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五八・史部・政書類

六典通考二百卷（卷一至卷六十）

〔清〕閻鎮珩撰

.....

光緒癸卯歲刊

六典通考

板藏北嶽山房

六典通考序

由三代而上治與道出於一由三代而下治與道出於二古之君天下者必負神靈首出之資通于天地之理達于萬物之情故仁義道德以為之體禮樂刑政以為之用自井田封建學校至于宮廬車服飲食凡民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因時而作之法量宜而設之制其法立其制定雖更千萬祀而莫能易此慮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為用中建極之聖後世舉無能及焉孔子生當周之末世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又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吾從周蓋三聖垂法各有典則雷貽王府至于周而增修之然後燦然大備觀太宰所掌之六典贊以司書貳以太史意此非特

六典通考

卷全序

文武周公之所手訂殆即黃帝堯舜以來所相與承守而勿替者也及周衰諸侯橫恣始大去其典籍重以暴秦之火典章文物掃地以盡漢興高祖起於細微躬習戎行日不暇給其臣又皆屠販武夫僅一叔孫通收拾殘缺旁貫古儀願其望慕風旨而為之者特苟焉抹一時之亟而已至于武帝三王六經孔孟之法度蕙然未之或遑也自茲以還文景之敦尚恭儉明章之崇飾儒術不可謂非天資近道之主然百家並進雜以黃老刑名之言而其本原已大非矣唐則貞觀開元宋則雍熙嘉祐號為盛平光美曩策而儒者猶時從而譏議之以為因陋襲舊不過區區一世之小康而非可語于三代致治之隆軌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直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奉一人以統臨天下必有聖明
作述之才兼父母君師而一之太上以道其次以德其次以
與德並秦漢以降功有餘而德或不足故其為治之具一切
狃于苟簡不能與二帝三王之道符合而擬以父母君師之
稱往往當之而有慙色焉有宋南豐曾氏嘗推唐六典獨得
周官精意而明太祖奮起千載之後首罷中書省專重六尚
書之權幾與周人設官之制無異至於今遂相沿不廢蓋嘗
聞之天不變道亦不變六經聖人經世之書其言無一不與
道俱者也漢以後諸君其于道或合或離然考其行事之得
失可以推見當時之治亂而六經典遺文僅賴史家之述
載以存者未嘗不與經訓相表裏蓋孔子所謂因革損益雖
六典通考 卷全序 十一

六典通考目錄卷全

卷之一 設官考

六官沿革總序 天官沿革

卷之二 設官考

地官沿革 春官沿革

卷之三 設官考

夏官沿革 秋官沿革

卷之四 設官考

冬官沿革 後周冬官府 諸儒冬官補亡

六官沿革表 三公沿革表 九卿沿革表

卷之五 設官考

六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十一

邦國之官 列國官制

卷之六 設官考

列國官制雜錄 官他國 官私家 相 大夫從士

韓申徒 歷代國官 漢州牧官屬 宋齊典義

卷之七 設官考

都鄙之官 唐仲友邦畿圖 杜預周世族譜

卷之八 設官考

歷代都鄙之官

卷之九 設官考

復逆之官 號令附

卷之十 設官考

歷代復逆之官 <small>璽附</small>	卷之十一	設官考
歷代復逆之官 <small>璽附</small>	卷之十二	設官考
官府入法 官屬 官職	卷之十三	設官考
官府入法 官聯 <small>祭祀聯事 賓客聯事 喪禮聯事 流禮聯事</small>	卷之十四	設官考
官府入法 官聯 <small>軍旅聯事 田役 徵稅聯事</small>	卷之十五	設官考
官府入法 官成 官法 官刑 <small>失刑</small>	卷之十六	設官考
官府入法 官計	卷之十七	設官考
歷代任官之法	卷之十八	設官考
歷代任官之法	卷之十九	設官考
歷代任官之法	卷之二十	爵命考
周爵命 <small>秦二 十等</small>	卷之二十一	爵命考

歷代爵命	卷之二十二	爵命考
歷代爵命	卷之二十三	爵命考
衣服之等	卷之二十四	爵命考
車旗之等 <small>儀仗 傘蓋 旌節 轂轡</small>	卷之二十五	爵命考
官室之等 圭璋 贊 笏	卷之二十六	爵命考
符節 歷代符印冊寶	卷之二十七	祿制考
歷代祿制	卷之二十八	祿制考
歷代祿制	卷之二十九	祿制考
周祿田	卷之三十	祿制考
歷代職田 <small>公廩田 官田</small>	卷之三十一	官政考
官政	卷之三十二	官政考

婦職 染采

卷之三十三 宮政考

親蠶祀先蠶

卷之三十四 宮政考

服飾 楊氏內司服圖

卷之三十五 宮政考

宮車命婦附 東宮車服聖附

卷之三十六 宮政考

宮中儀從齒簿儀仗

卷之三十七 宮政考

宿衛

六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卷之三十八 宮政考

宿衛

卷之三十九 邦計考

周邦計

卷之四十 邦計考

歷代邦計

卷之四十一 邦計考

歷代邦計

卷之四十二 邦計考

歷代邦計

卷之四十三 邦計考

歷代泉貨

卷之四十四 邦計考

歷代泉貨 唐飛錢 宋會子交子關子 金交鈔

元鈔法

卷之四十五 邦計考

斂賒平準均輸預買市易

卷之四十六 邦計考

斂賒 歷代和羅

卷之四十七 膳飲考

膳飲通論 六穀黍稷 八珍 六牲六獸 腊臘臘臘臘臘

骨體 龜象 互物 齊和之宜 酒式五齊三酒

六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四飲五飲六飲 巾罽 獻賜

卷之四十八 膳飲考

食禮通論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義 大夫相食

卷之四十九 膳飲考

燕饗通論 王朝饗禮 侯國饗禮

卷之五十 膳飲考

燕禮 侯國燕禮 儀禮燕禮 燕義 燕禮雜錄

卷之五十一 膳飲考

歷代膳飲 賜脯

卷之五十二 膳飲考

歷代燕饗

卷之五十三	膳飲考
燕兄弟	
卷之五十四	奄寺考
歷代奄寺	
卷之五十五	奄寺考
歷代奄寺	
卷之五十六	奄寺考
歷代奄寺	
卷之五十七	醫政考
醫政	
卷之五十八	醫政考
醫政	
大典通考	卷全目錄
醫政	
卷之五十九	民政考
民政通論	
鄉邑之政	
卷之六十	民政考
歷代民數	
卷之六十一	民政考
農政	
卷之六十二	民政考
農政	
農政	
農政	
卷之六十三	民政考
歷代田制	

卷之六十四	民政考
歷代田制	
卷之六十五	民政考
歷代賦稅	
卷之六十六	民政考
歷代賦稅	
卷之六十七	民政考
歷代征役	
卷之六十八	民政考
歷代征役	
卷之六十九	教典考
國學之教	
國學之教	
卷之七十	教典考
鄉學之教	
卷之七十一	教典考
奠菜	
卷之七十二	教典考
歷代國學	
鴻都學	
四門學	
卷之七十三	教典考
歷代國學	
卷之七十四	賓興考
周賓興	
鄉飲禮	

卷之七十五	鄉射禮	賓興考
卷之七十六	歷代賓興	賓興考
卷之七十七	歷代賓興	賓興考
卷之七十八	歷代賓興 武舉 武舉附	賓興考
卷之七十九	歷代委積	委積考
卷之八十	歷代委積	委積考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卷之八十一	歷代漕運 運河	委積考
卷之八十二	歷代常平 義倉 社倉	委積考
卷之八十三	歷代荒政 散利	荒政考
卷之八十四	歷代荒政 散利	荒政考
卷之八十五	歷代荒政 薄征	荒政考

卷之八十六	歷代荒政 緩刑 蕃樂 弛力 舍禁 去羨 告籴 散哀	荒政考
卷之八十七	荒政雜論 賑粥 勸分 捕蝗 社倉	荒政考
卷之八十八	市政 互市	市政考
卷之八十九	市征 權酷	市政考
卷之九十	雜征 材木 炭	市政考
卷之九十一	澤征 鹽政	市政考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卷之九十二	澤征 鹽政	市政考
卷之九十三	澤征 鹽政	市政考
卷之九十四	山征 茶法	市政考
卷之九十五	山征 坑冶	市政考
卷之九十六	歷代禮制	禮制考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反內

卷之九十七

禮制考

吉禮通論

卷之九十八

禮制考

天神郊祀

卷之九十九

禮制考

天神 歷代郊祀

卷之一百

禮制考

歷代等禮

卷之一百一

禮制考

地示方澤

卷之一百二

禮制考

六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十

祭山川四望 五祀

禮制考

卷之一百三

禮制考

百神 六宗

四方

四類

司民司祿

時及寒暑

蜡及百物

高祿

儺禮

卷之一百四

禮制考

因祭

按儀禮經傳通解及五禮綱目所載有巡狩朝會
建國出師田獵射侯凶旱牲馬嫁娶貞卜籍田等
祭茲編各附見 災沴 祈禳 疾病 盟詛 舞 祭
本事不重出 醴 祭無後主

卷之一百五

禮制考

天子廟制

卷之一百六

禮制考

禮制考

天子廟制

后妃廟

太子廟

卷之一百七

禮制考

諸侯廟

大夫士廟制

諸侯大夫士祭儀

卷之一百八

禮制考

四時祭

卷之一百九

禮制考

禘祫

卷之一百十

禮制考

禘祫

卷之一百十一

禮制考

嘉禮通論

冠昏通論

天子諸侯大夫冠禮

六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十一

卷之一百十二

禮制考

士冠禮

卷之一百十三

禮制考

冠通禮

司馬氏書儀

朱子家禮

冠變禮

符禮

書儀

家禮

卷之一百十四

禮制考

天子婚禮

王姬下嫁太子
納妃公主下嫁

卷之一百十五

禮制考

諸侯大夫昏禮

卷之一百十六

禮制考

昏通論

開元禮昏會

司馬氏書儀

朱子家禮昏

禮 昏變禮

卷之百十七 禮制考

凶禮通論

卷之百十八 禮制考

歷代大喪禮 王后皇太后皇太子 皇后皇妃喪禮附

卷之百十九 禮制考

歷代大喪禮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 皇妃喪禮附

卷之百二十 禮制考

歷代大喪禮 皇太后皇后太子 皇妃喪禮附

卷之百二十一 禮制考

諸侯喪禮 夫人皇太子妃諸 王妃公主喪禮附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三

卷之百二十二 禮制考

卿大夫喪禮

卷之百二十三 禮制考

士喪禮

卷之百二十四 禮制考

士喪禮 士虞禮

卷之百二十五 禮制考

喪通禮 喪變禮

卷之百二十六 禮制考

歷代服制

卷之百二十七 樂制考

歷代樂制

卷之百二十八 樂制考

歷代樂制

卷之百二十九 樂制考

歷代樂器

卷之百三十 樂制考

歷代樂器

卷之百三十一 樂制考

歷代樂歌

卷之百三十二 樂制考

歷代樂舞 四夷樂

卷之百三十三 禮器考

車輅

卷之百三十四 禮器考

服冕

卷之百三十五 禮器考

歷代儀衛

卷之百三十六 禮器考

歷代儀衛

卷之百三十七 禮器考

歷代儀衛

卷之百三十八 司天考

三

問朔	卷之百三十九	司天考
問朔	卷之百四十	司天考
測步景	中星	
卷之百四十一	占候 五星	司天考
	五星平行 <small>以下皆新法</small>	五星順逆雷疾
	五星交周緯度	分星
卷之百四十二	雲氣 風占	司天考
卷之百四十三		司天考
六典通考	卷全目錄	占
占候	十輝 月變	
卷之百四十四	漏刻 救日月	司天考
卷之百四十五	卜筮 占夢	司天考
卷之百四十六	建國通論 周初國名 春秋列國 徐 戎 狄 秦楚之際起兵自立者六國 項王所立諸侯王凡四	建國考
十國		
卷之百四十七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卷之百四十八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卷之百四十九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卷之百五十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卷之百五十一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卷之百五十二		建國考
歷代建國	明功臣	
卷之百五十三		兵制考
六典通考	卷全目錄	幸
歷代兵制		
卷之百五十四		兵制考
歷代兵制		
卷之百五十五		兵制考
歷代兵制		
卷之百五十六		兵制考
歷代兵制	兵器	
卷之百五十七		兵制考
歷代兵車	歷代舟師	
卷之百五十八		軍禮考
軍禮通論	蒐閱	

卷之百五十九 軍禮考

蒐閱 師祭 載祭 祭所過山川 命將

卷之百六十 軍禮考

出師 奏愷獻俘飲至 獻捷 獻旗 宣露布

卷之百六十一 軍禮考

賞功 師不功 射禮 天子射禮 諸侯以下射禮

武射 射器

卷之百六十二 王政考

王都禁令 門關之政 道路之政

卷之百六十三 王政考

恤窮之政 恤死之政 草木鳥獸之政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末

卷之百六十四 王政考

酒政 冰政 火政

卷之百六十五 王政考

馬政

卷之百六十六 王政考

馬政 馬祭

卷之百六十七 職方考

周初職方 東周列國分野 七國疆域 秦置郡縣

漢十三部 三國疆域

卷之百六十八 職方考

晉十九州 十六國疆域 七代地形 隋改州郡

唐十道 方鎮州境 五代州城 十國疆域

卷之百六十九 職方考

宋二十三路 遼金疆域 元十一行省

明十三布政使司

卷之百七十 職方考

險固邊防 鎮戍

卷之百七十一 職方考

險固邊防 鎮戍

卷之百七十二 職方考

險固邊防 鎮戍

卷之百七十三 職方考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北

險固邊防 鎮戍 海防 江防淮防 河防

卷之百七十四 刑典考

刑典總序 聽斷 赦宥

卷之百七十五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卷之百七十六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卷之百七十七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卷之百七十八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卷之百七十九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卷之百八十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復讎	
卷之百八十一	賓禮考
賓禮通論 三恪二王後	
卷之百八十二	賓禮考
諸侯朝禮 覲禮 饗禮 歷代朝覲禮	
卷之百八十三	賓禮考
歷代朝儀	
卷之百八十四	賓禮考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六
聘禮	
卷之百八十五	賓禮考
會同禮 諸侯聘天子 王朝遣使	
卷之百八十六	賓禮考
巡狩	
卷之百八十七	巡狩禮
歷代巡狩	
卷之百八十八	都邑考
歷代都城	
卷之百八十九	都邑考
歷代都城	

卷之百九十	都邑考
歷代遷國	
卷之百九十一	工政考
歷代工政	
卷之百九十二	工政考
歷代車政	
卷之百九十三	工政考
歷代明堂	
卷之百九十四	工政考
歷代明堂	
卷之百九十五	溝洫考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六
溝洫之制 歷代水利	
卷之百九十六	溝洫考
歷代水利	
卷之百九十七	溝洫考
歷代水利	
卷之百九十八	溝洫考
歷代河防	
卷之百九十九	溝洫考
歷代河防	
卷之二百	溝洫考
歷代河防	

自設官至醫政考凡五十八卷屬天官自民政至市政考凡三十七卷屬地官自禮制至司天考凡五十九卷屬春官自建國至職方考凡二十八卷屬夏官自刑典至賓禮考凡十四卷屬秋官自都邑至溝洫考凡十三卷屬冬官

大典通考 卷全 目錄

手

大典通考卷一

湖西閣藏板

設官考

六官沿革

古者準四時命官分象五方伏羲以龍紀官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神農氏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黃帝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鳥紀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顓頊

大典通考 卷一

以來始立五行之官謂之五官春官木正曰句龍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元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唐堯之代錄重黎後世號曰羲和使主天地之事分命仲叔四子以主四時為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為司徒秋官為士冬官為司空春官為秩宗故尚書曰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地官之事也皋陶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為秩宗典朕三禮春官之所司也又周禮正義云稷為天官羲和為夏官共為六官也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乃召六卿是也康成釋書大傳曰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士即刑官稱

士爲作士虞爲朕虞漢人之陋爾月令孔疏亦稱書傳有司徒司馬司空公此夏制也殷制天子建天官首太宰又建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或謂三王皆六卿而云五官何與鄭志答問云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蓋司徒以下法五行並太宰爲天官也孔氏正義曰殷立六官以象天之六氣又立五官以象地之五行天道尊陽故一卿以攝眾地道卑陰故五卿並陳也周黜殷命更制周禮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官之職統于冢宰各有官屬以周百事初春官大宗伯列

大典通考卷一

在地官大司徒上今周禮之文乃周公所更定也周衰官失其序莫克師古秦始置尙書四人漢成帝分立四曹尙書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置三公曹命曰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爲吏曹分二千石曹及客曹爲南主客北主客二曹又爲六曹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尙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時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尙書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尙書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六尙書齊梁別有起部之員然不常置也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尙書其後有吏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

曹等尙書又有金部庫部虞曹儀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倉太官所曹神都儀同曹等尙書北齊有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尙書後周放周禮立六官而無尙書隋開皇三年改度支尙書爲民部都官尙書爲刑部以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六部之名由此始焉唐制吏部兵部爲前行戶刑爲中行禮工爲後行其官屬自後行遷前行者以爲美則天光宅初改六部爲六官其名一準周禮已而復舊宋初或曰六曹或曰六部紹興八年依元祐制六曹皆置權尙書以處未應資格之人紹興又置權侍郎滿二年爲眞遼天祿四年建政事省漢人樞密院兼尙

大典通考卷一

書省吏兵刑有承旨戶工有主事書省兼禮部別有戶部使司其後更立六部長貳之官與唐制同金太宗法古立官因仍不革元廢尙書省猶存其官號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六尙書隸中書省至十三年誅胡惟庸罷丞相之秩而歸其權于六部成祖始建內閣洪熙後選舊臣入閣辦事自是閣權重無異宰相而六部之權漸稍輕矣今類採史傳雜說依周禮六官名次考定沿革其後代所無者闕不著

天官沿革

冢宰堯官也堯命羲和主陰陽羲伯司天官后稷事虞夏爲天官夏衰不窟失官其官遂廢殷爲冢宰周官在豐爲太宰

召公又居之秦漢魏無是職晉武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始置其官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復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帝諱改為太宰非周禮冢宰之任也時何曾汝南王亮並為太宰宋大明中江夏王義恭為之冠綬服秩悉同大傅齊以為贈梁初有之陳亦以為贈有事則權兼後魏初無孝莊時以太尉上黨王元太穆為之置佐吏北齊無後周依周禮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隋唐俱無宋崇寧時蔡京言僕臣之賤非宰相所宜稱乃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靖康末復舊遺金元明均無

書稱阿衡亦曰冢宰漢平帝加王莽為宰衡蓋兼此二義漢書黥布傳隨何因太宰以見淮南王是乃僭竊古

大典通考 卷一

官號如春秋吳楚列國之太宰非可比天子之卿也東漢諸冲主即位顧命大臣或以太傅錄尚書事猶有古冢宰總己之遺意魏晉以下尚書令總領紀綱事無不統殆猶周之冢宰故宋孝建詔云尚書百官之元本後周立大冢宰勢位最尊故宇文護以冢宰當國其權與莽卓相埒云

周冢宰今吏部尚書漢尚書五曹一曰常侍曹成帝增置五曹其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後漢光武又分為六曹常侍曹為吏部曹漢末又改吏部為選部專掌選舉事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改選部為吏部歷晉至宋孝武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廢五兵尚書尋復舊名齊梁陳後魏北齊

皆曰吏部尚書後周依周官置大冢宰卿一人七命隋復曰吏部尚書然此官歷代班序常尊不與他曹同漢官儀尚書秩五百石次補二千石晉令吏部尚書五時朝服納言饋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乘輅車自輪袁子正書曰尚書佩契刀囊執版加簪筆焉自魏至梁並第三品梁秩加至中二千石後定十八班班多為貴吏部尚書班第十四諸曹尚書班第十三陳梁隋吏部尚書並正第三品唐因之掌文官選舉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復故天寶十一載改為文部至德初復舊宋吏部尚書從二品並掌文武選舉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左選審官西院為右選遼北面有南樞密院掌

大典通考 卷一

文銓視吏部而南面吏部置官有尚書金太宗十二年始法古立官天德四年命吏部尚書蕭頤定河南北官通注格而審官院不屬吏部元吏部尚書三員從三品明置吏部即古選部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政歸六部吏部分四子部曰總部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後改總部為選部又改為文選司而吏部尚書之簡命禮數特異其勤勞茂著往往加贈以三公三孤蓋自罷丞相以後而統百官均四海責在吏部矣杜云參詳古今天官太宰當為尚書令非吏部之任

小宰今吏部侍郎漢尚書有曹郎晉宋有吏部郎則今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小宰一人中大夫隋煬帝三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第四品唐諸曹侍郎

降爲正四品下惟吏部侍郎爲正四品上龍朔二年改爲司
列少卿伯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改爲文部侍郎至德
二載復舊本一員總章二年與兵部各增一員光宅神龍並
隨曹改復宋吏部侍郎二員從三品掌文臣未改秩及武臣
未改秩者南渡初六曹尙書侍郎惟吏部備官建炎間置權
侍郎滿二年爲憲南面吏部尙書下有侍郎金侍郎一員
正四品元增爲二員品同金明吏部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
品

自漢末以吏部掌銓選延及魏晉吏部常尊于諸曹故
授此職者史必特書以其爲吏部尙書若授他曹但云
某爲尙書而已宋齊以後有起部駕部祠部金部等名

六典通考卷一

至隋而六部始備唐制吏部兵部最爲美階開元以來
宰相或兼領吏部其選試之任尙書掌其一侍郎分其
二謂之三銓宋初懲藩鎮之弊尙書侍郎皆爲空官或
他官兼領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六曹尙書侍郎爲長貳
元祐置權尙書然自唐以來尙書省以令僕爲最尊六
部特其屬官準以周之六典猶未盡合明太祖以胡惟
庸謀逆故革中書省于是中書之政移于六部隱然周
六卿之職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爲小異耳
小宰掌宮中刑禁宰夫掌臣民復逆漢御史中丞受公卿章
奏糾察百僚卽其職也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御史中丞爲御
史長史後漢復曰中丞魏初改中丞爲宮正舉鮑勛爲之百

僚嚴憚後復爲中丞歷晉宋齊梁陳並以中丞爲臺主齊梁
又謂中丞爲南司後魏爲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北齊復曰中
丞後周置司憲中大夫二人隋省中丞置御史大夫爲臺主
以持書侍御史代中丞之任唐避高宗諱省持書侍御史復
置中丞龍朔二年改曰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宋承唐制
以中丞爲臺長遼金俱有是官元御史臺外置行御史臺有
御史中丞明初以劉基爲御史中丞至十三年罷今直省巡
御史銜亦稱中丞
丞原出于此

鄭康成釋小宰云若今御史中丞案秦御史有兩丞一
御史丞一中丞漢因之名爲中執法晉以御史中丞爲
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宋中

六典通考卷一

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卽周小宰理王
宮政令之事也漢宣帝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
謂之持書御史唐六典御史中丞掌邦國刑憲典章之
政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令詰之大事
奏裁小事專決凡中外百僚應彈劾者大事方幅奏彈
小事署名而已卽宰夫敘百官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
民之逆之事也漢以後尙書中書門下省皆宰相之任
其職掌畧與宰夫相近詩小雅家伯維宰鄭康成以爲
卽周禮之宰夫則其任不輕矣
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今郎中之任秦有郎中以其爲郎侍
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尙書郎初從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尙

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也按
吏部郎中後漢置之職在選舉魏晉用人妙於時選其有諸
曹郎功高者選為吏部郎歷代品秩皆高于諸曹郎晉吏部
郎品第五諸曹郎第六梁吏部郎品第四班第六上諸曹郎
班第十陳因梁後魏北齊吏部郎品正第四上諸曹班品正
第六後周依周官隋初二十四司並為侍郎品從第五煬帝
三年置六司侍郎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吏部為選部郎
異于六侍郎之名唐為吏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業大夫
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官制行置吏部郎中主
管尚書左右選及侍郎左右選凡四人遼南面吏部尚書侍
郎下有郎中金吏部郎中二人元因之明改為文選司置郎

六典通考卷十

八

中一人

太宰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之任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
美遷為尚書郎後周依周官隋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
置員外郎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煬帝
三年又廢二十四司員外郎每司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
開皇員外郎之職曰選部承務郎一人唐尚書諸曹各置員
外郎吏部置二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制凡
郎官皆用知縣資序以上人充未及者為員外郎金吏部員
外郎二人元因之明文選司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掌官吏
選升改調之事山堂肆考吏部郎中三屬先小銓次格式員
外郎三屬先南曹次廣晉舊說吏部員外郎
為省

宮正宮伯秦為衛尉寺掌宮門衛屯兵漢因之景帝中六年
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
各掌其宮之職不常置後漢衛尉又有南宮北宮衛士令丞
晉百官表云衛尉品第二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
玉通江省宋孝建元年復置齊因之梁天監七年置十二卿
衛尉與廷尉大匠為秋卿班第十二位視侍中陳因之後魏
後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小宮伯貳之又有左右前侍
左右後侍掌御寢南北門之左右隋復置衛尉寺掌軍器儀
仗帳幕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
為司衛咸亨中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司衛神龍初復舊領

六典通考卷十一

九

武器武庫守宮三署令宋衛尉寺判寺事一人元豐定官制
置卿少卿各一人中興後廢衛尉寺并入工部遼以硬寨為
宮有護衛有禁衛有宿衛宿直金衛尉寺中衛尉掌總中宮
事務元世祖立衛尉院尋罷明置錦衣衛不設此官

徐堅初學記引齊職儀云衛尉秦官也蓋周禮宮伯宮
正之職尉者尉也言以羅罽主察奸非後周有左右宮
伯更直于內小宮伯貳之又有左右中侍掌御寢之禁
與周官宮正所掌略同唐六典宮正掌戒令糾禁凡宮
人以上不供職事司正以下起牒取宮正裁事小局司
決罰事大錄狀奏聞此則全放周制為之曹魏御史中
丞亦名宮正詳見前

宮人內宰闈人寺人戰國時有宦者令秦少府屬官有中書
謁者令丞又有將作衛尉少府各一人漢景帝中元六年改
將作爲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
太后與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正卿上
無太后則闈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
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
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
職吏皆宦者也後漢長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族
親當謁見者闈通之中宮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
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鑰左貂給事殿
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六典通考 卷一

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贊道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
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
改以金鑰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
接公卿乃以闈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
闈人不調他士自安迄桓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
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同日爲侯皆食邑故
世號五侯焉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闈
闈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
魏改漢制太后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
置無后則闈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卽尊號以官名置宜德
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

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闈官用事大者令僕
小者卿守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
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閣領掖庭
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伯中士等
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煬帝改內侍省爲長秋
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
宮闈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
者龍朔二年改爲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
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屬官有內給
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
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宋初有內班院清化五年改爲黃門

六典通考 卷一

九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爲前後省而入內
省尤爲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供侍殿
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有都都
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
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
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都供奉官內
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
二百八十人爲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選補則爲
內侍黃門後省官缺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
都都知遂爲內臣之極品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
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政和二年以通侍大夫易客省使正

侍大夫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慶使中衛大夫易宣政使拱奉大夫易昭宣使供奉官易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內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內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內侍高班而黃門之名如故蓋北面近侍局設於侍御司南面內省官曰內省使內省副使其內侍省官曰黃門令曰內謁者曰內侍省押班曰內侍左右廂押班曰內侍都知曰左右承宣使其上京東京各有內省司各置省使與省副使金內侍職入于衛尉司內內侍局中常侍入于宣徽使內其事多分領于宣徽使而內侍省不設元內侍省亦不設其職不專宮禁事即文階亦授之明吳元年置內使監設令丞奉御內使典簿等官三年改

大典通考 卷一

主

定內使監御用監秩皆從三品其官令從三品丞正四品皇門官秩從四品正從四品副正五品春官門官正副同二十年定制內官監十一曰神功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殿曰直殿皆設太監一人秩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六品三十年又置都知監秩正四品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享人秦為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置四丞魏亦屬少府晉屬光祿勳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分

太官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屬光祿卿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北齊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宋隸御厨勾當官五人以朝官并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掌供御之膳羞及內外饗餼割烹煎和素膳之事元祐初罷太官令二年復置崇寧二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明太官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祭祀官膳節筵給夷濟貧之事光祿寺本漢光祿勳晉始以太官令屬之後魏北齊光祿寺置卿掌諸膳食帳幕器物有藏隋光祿卿統太官肴藏良醞等署令丞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宰成亨初復舊光宅元年為司膳卿神龍初復舊宋光祿寺判寺事一人其太官珍羞良醞掌醞四署分隸御厨法酒

大典通考 卷一

主

庫本寺但掌供祠祭酒醴果實醞醱菹薪炭及點饌進胙之事政和六年御史王桓等言祭祀牲牢之具掌于光祿而寺禮畢須胙有故及小遼南面初設光祿寺後以太宗諱改崇祿寺其官曰卿少卿金燕饗御膳之事掌于宣徽院而光祿寺不設元光祿寺掌領尚飲尚醞局沿路酒坊明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凡厨役久得為王典膳移吏部庖人外饗有下士秦有太官丞漢置二丞後漢丞一人三百石又有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桓帝時太官置四丞又有左右丞魏晉宋齊並有太官丞梁有四人又有市買丞正厨丞後魏北齊太官丞一人後周內膳有中士四人隋太官署丞

八人唐置四人宋有令無丞

甸部漢司農屬官有籍田令文帝所置掌耕圃廟社稷之田東漢及魏並不置晉太始十年復置江左省宋文帝元嘉中又置北齊以孟春吉亥祀先農籍田令帥其屬以牛耕唐以司農卿行事不置令宋籍田令掌帝籍耕耨出納之事植五穀疏果藏冰以待用元豐三年詔籍田令隸太常寺渡江初闕紹興五年立籍田署隸司農司令一人明耕籍禮以應天順天府官行事不設籍田令歐人歐人腊人後代無考

醫師中士下士秦漢有太醫令丞主醫藥屬少府無員數後漢有藥丞一人魏因之晉宗正寺屬官有太醫令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品第七過江省宗正而屬門下省宋齊

六典通考 卷十一

古

隸侍中梁復隸門下省令班第十一丞位三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太常寺統太醫令丞後周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中士隋太醫署令二人煬帝置醫正醫監唐因之令丞各二人主醫藥凡醫針灸按摩呪禁各有博士五代時有翰林醫官使采制翰林醫官院使副各二人並領院事以尙藥奉御充或有加諸司使者直院四人尙藥奉御六人醫官醫學祗候無定員醫官有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夫保安大夫保和大夫翰林良醫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保和郎保安郎翰林醫正翰林醫官翰林醫效翰林醫痊翰林醫愈翰林醫證翰林醫診翰林醫候翰林醫學諸司使副有醫官使及副使元世祖中統元年置宣差提點太醫院事給銀印

掌醫事製奉御藥物領各屬醫職不隸太常院至治二年定制院使十二員同知僉院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歷都事各一員照磨兼承發架閣庫一員明洪武十四年設太醫院令丞吏目御醫如文職授散官尋改令爲院使丞爲院判嘉靖中定本院使一判二吏目一御醫十八人所屬惠民藥局大使副使生藥庫大使副使各一人吏九人院使掌醫療之法院判爲之貳元明大醫院俱不屬太常別爲一署

唐六典晉代以上手醫子弟代習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醫令奏置醫學以廣教授至三十年省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隋太醫有博士二人掌醫唐武德中博士一人助教二人貞觀中又置醫師醫工佐之掌教醫生

六典通考 卷十一

古

周禮醫師上士下士漢有醫工長第五倫補爲淮陽王醫工長是也隋太醫有師二百人唐置二十人醫工一百人後周有醫正上士中士下士隋煬帝置醫監五員醫正十員唐減之監四人正八人後周醫正有醫生三百人隋太醫有生一百二十人唐置四十人貞觀後置典學二人食醫中士二人後周有食醫下士隋門下省統尙食局有食醫四人唐加至八人後周有主食主膳等唐因之尙食奉御掌供天子之膳隨四時之禁適五味之宜當進食必先嘗宋尙食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膳工元豐改官制曰殿中監掌供奉天子玉食醫藥遊殿中司有尙食局奉御元主烹膳者曰博爾赤明內侍尙食局有典藥司藥掌藥等女使四人

掌醫方藥物

傷醫後周有傷醫上士中士下士自後無聞

獸醫後周有獸醫上士隋太僕寺屬有獸醫博士唐獸醫六百人博士一人太僕丞判寺事凡補獸醫生皆以庶人之子考試其業成者補為獸醫業優長者進為博士遼設醫獸局官曰部林牙金有尙康獸醫六貫石

酒正中士下士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光祿寺有清漳令丞主造酒冬春萬石夏秋半之後周如周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貞觀中加至二人宋良醞署屬御厨有內酒坊使掌造法糯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國之用監官三人監門

大典通考 卷十

共

二人以三班內侍充都麪院掌造麪以給內酒坊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諸司使副內侍充法酒庫掌造供御及祠祭凡祭祀共五齊三酒以實導醫監官二人以朝臣及三班使臣內侍充金尙醞署置令丞掌進御酒醴元中統四年立御酒庫設金符宣差至元十一年始設提點十六年改尙醞局掌醞造諸王百官酒醴提點大使各一人副使二人直長一人有大都上都二局明良醞署署正二人丞四供獻殿宮膳均給內外官人夷匠之事

酒人漿人後漢有湯官丞主酒漿晉有監醞吏四人齊酒吏一人隋置良醞署唐有掌醞二十人酒匠三十人後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因置法酒庫宋因之以內侍領其事

元殿上執事酒人六十人主酒二十人主通明亦置法酒庫內酒坊大使副使掌醞署供餉油醃漿梅鹽之事

膳夫凌人晉尙書有左士右士曹後魏都官尙書管左士郎北齊改左士為膳部郎掌侍官有司禮食餽饌屬都官尙書後周有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飲食屬大冢宰隋膳部屬祠部初置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膳部為司膳至德初復舊掌飲膳藏冰及食料宋膳部掌祠祀牲牢禮料及宴設酒食果實之事收冰藏冰賜冰以時無關事御厨翰林司牛羊司隸馬遼金元不設明精膳清吏司掌宴饗牲豆酒膳之事以贊尙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凡歲藏冰出冰移所司謹潔

大典通考 卷十

七

之永樂五年上林苑置冰鑑署宣德中罷之

漢魏及晉皆有凌室以藏冰其官未詳唐司農寺卿掌藏冰啟冰宋藉田令主藏冰以待用明光祿寺卿歲四月至九月凡御用物及祭祀之品皆用冰而謹潔以備不時之需則禮部精膳司主之杜佑通典合膳夫凌人二職為一誠以冰之出納惟時用于飲膳者尤多也

籩人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官令有餽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後無聞北齊餽藏令屬光祿寺後周有餽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唐因之長安中改為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宋珍羞署隸御厨有供備庫使副掌供尙食及內外膳羞米麪飴蜜棗豆百品之料監官二

監門一外物料庫掌給諸宮院油鹽米麩之品監官二人元立尚珍署掌供酒材設達魯花赤及令丞吏目各一人明珍蓋署正二人丞四人供宮膳茶飯之事

隨人隨人各有奄二人女奚數十人齊職儀諸公府有釀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醢署令丞各一人掌醢十人唐因之領主醢醬匠酢匠政匠菹醢等匠宋屬御厨有油醋庫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充掌造油醢截以供邦國膳蓋內外之用明掌醢署署正二人丞四人供祭祀茶飯齋禱之事

人後周有鹽人掌鹽政唐太官令籩實有形鹽羈人後世不見專官并入珍羞尚食等局

六典通考卷一

太

掌舍掌次幕人漢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護之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內監改殿內局爲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辰大夫咸亨元年後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而減二人幕士八十人宋尚舍掌次舍帳帟之事典御二人奉御六人下有幕士遼設殿帳局其殿中司所屬有尚舍局奉御金內官有司設司陳掌鋪設幃幕元中尚監秩正三品掌供內府陳設帳房帟幕明司設監掌御用儀仗輦輅輿帳初禱張設令丞各一人奉御四人

太府下大夫歷代不置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秩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

和中又改少府爲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北齊曰太府寺卿少卿各一人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供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家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藥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官尚方織染等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爲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宋太府寺舊置判寺同判寺各一人元豐中置卿少卿等官建炎詔罷太府寺以其職務撥隸金部紹興四年復置遼南面有太府監金太府監少監掌出納邦國財用錢穀之事元初太府監卿六監六少監五後

六典通考卷一

太

改爲宣徽太監凡內府藏庫悉隸焉大德中改爲院叅用宦者至大四年復爲監明不設太府上士梁太府丞一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如周制隋復置太府丞正七品唐置丞四人又有主簿二人亦周太府下士之任梁始置一人陳因之後魏同梁隋置四人唐因之減一人宋元豐置丞簿各二人元符元年增丞一人崇寧中置藥局又添丞一人宣和三年減罷紹興元年以章億守太府寺丞添置二人四年復置三丞金置丞二人元五人

人有經歷知事照磨無主簿玉府秦置上方令漢因之後漢主作手工作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兩漢又有考工令主作兵器其職稍同漢末

分尙方爲中左右三尙方魏晉因之過江惟置一尙方哀帝以隸丹陽尹宋武帝踐祚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左尙方而本置謂之右尙方並掌造軍器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卽其名置令一人隸門下孝武大明中改曰御府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尙方則漢之考工令如宋之尙方令尙方令如宋中署矣齊置左右尙方各一人梁有中左右尙方令北齊亦有三尙方隸太府隋煬帝分隸少府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尙署令丞各一人開元以後別置中尙使監之宋文思院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綵繪素裝鈿之飾監官文臣一員武臣二員遼金元並同明初設文思院等衙門掌造作諸事後俱裁革

大典通考 卷一

職幣外府玉府內府職內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曰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三人掌庫藏錢布帛雜綵右藏署令二人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綵色進貢雜物宋太府寺所隸官司二十有五左藏東西庫內藏庫奉宸庫祗候庫元豐庫凡封樁者皆入焉遼有內藏庫提點金太府監官屬有左右藏庫使支應所都監元太府監官屬內藏庫左右藏庫各有提點大使副使掌出納御用諸王緞匹紗羅香貨及收支金玉并和買紗羅布絹絲錦木棉衣

服等物明內承運庫外承運庫各有大使副使秩皆九品

秦治粟內史卽周之太府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

名大司農後或爲大農或爲司農或爲司稼今戶部亦

謂之司農又鄭注職內云若今之泉所人謂之少內賈

疏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爲名

司會鄭注若今尙書秦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

尙書尙主也漢承秦置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中

間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置尙

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及

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

奏萬機漢初尙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

大典通考 卷一

選部尙書始見曹名總謂尙書臺亦謂中臺宋書志尙書寺居建禮門內亦

謂之內臺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尙書稍疏遠至梁陳機要

在中書獻納歸門下尙書聽命受事而已後魏神廟元年始

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尙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尙書省

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尙書事謂之都省亦曰北省後周無尙

書隋唐略同北齊龍朔二年改尙書省爲中臺咸亨初復舊

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通天初復舊

長安三年又改爲中臺神龍初復爲尙書省自宋迄明詳見

總序

司書職歲漢張蒼主計居相府謂之計相魏有度支尙書隋

初爲度支侍郎煬帝改爲郎唐曰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度

大夫光宅元年復舊掌支使國用至德以後多以宰相兼度支使或云權判或云專判宋以三司度支使掌國計而度支郎中員外郎歲終會計出入屬戶部遼南面中京設度支使司元度支監有卿監少監至大二年改立度支院明度支屬戶部如唐宋之制

司裘唐殿中省尙衣局奉御掌供大裘冕裘以黑羔爲之元有貂鼠局提舉司秩從五品

掌皮漢少府屬官有胞人長丞元熟皮局掌每歲熟造獸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又有軟皮斜皮等局均屬內用監

內宰下大夫中官之長秦曰將作漢曰大長秋秩二千石魏晉宋齊因之梁有大長秋主諸宦者以司官闈之職陳氏同

大典通考 卷一

三

後魏有大長秋又置內侍長四人北齊中侍中省有中侍中

二人長秋寺卿中尹各一人後周有司內上士隋初內侍省

內侍二人卽舊長秋大業三年改內侍省爲長秋監置令一

人正四品唐復爲內侍省內侍二人中官之貴此爲極品季

春皇后親鸞及享先釐則內侍升壇執儀如周內宰之事焉

宋入內侍省有都知爲內臣之極品元置內宰司隸徽

政院內宰六人秩三品明初設內官監置監令正四品洪武

三十年置都知監太監一人正四品

內小臣後漢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宮門通中

外及中宮以下眾事自魏晉至梁陳無其職後魏有中給事

中後改爲中給事北齊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唐

復爲內給事置八人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二人主侍省有內謁者監六人遼內省設左右承宣使金內侍局給事中從五品又有內殿給使明小內使十五人宮門承制奉御五人

闈人隋置宮闈局唐因之置內闈人二十人宋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議察出入明宮門守門官正一副四皆八品寺人

隋置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唐因之內豎齊豎刁晉豎頭須左傳曹伯之豎侯孺注豎掌通內外者後無聞

九嬪世婦女御漢因秦制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好姬娥俗華充衣昭儀五官順常無涓共

和嫫靈保林良使夜者上家人于中家人于其大子妃有良

大典通考 卷一

三

姊孺子妻妾三等子皆稱皇孫皇孫妻妾無位號皆稱家人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好容華美人文帝增置貴嬪

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又置淑妃昭華脩儀自夫人以下

爵十二等晉武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淑妃淑媛淑儀

脩容脩華脩儀婕妤好容華充華爲九嬪又置美人才人中才

人爲散職宋初多因舊制孝建三年置貴妃進貴嬪貴人爲

三夫人置昭儀昭容昭華又置中才人充衣爲散位江左四

代互相沿襲無大異同後魏太武立昭儀貴人之號孝文立

左右昭儀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

卿世婦視中大夫女御視元士北齊文宣有夫人嬪御而無

員數武成依古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體左

右昭儀比丞相弘德正德崇德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崇德
上儀比三卿宣猷凝輝宣明順華凝華光訓下嬪比六卿世
婦比三品御女比五品又置才人綵女為散號後主又置娥
英淑妃隋高祖置嬪三世婦九御女三十八初無三夫人嬪
以下惟置六十員後乃置貴人三增嬪世婦御女皆依周禮
賜帝置貴妃淑妃德妃為三夫人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華
修容充儀充容充華為九嬪婕妤十二美人才人十五為世
婦寶林二十四御女二十四綵女三十二為女御總百二十
員又有承衣刀人無員數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淑
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美人四才人七宮官有差
後唐莊宗時後宮尤多名號明帝後有司寶司贊司膳司醴

大典通考 卷一

書

司飾司衣等名封國夫人或郡夫人小者縣君宋太祖因循
五代之制置司簿司寶並封縣君又置樂使太宗置尚宮太
監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並司簿或封國夫人郡夫人又置
寶省尚食封縣君又置司寶司儀司給或授郡君縣君樂使
又置副使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太監並號尚書司給
司簿同掌宮籍及司出納又有御侍司衣司飾司寢司藥等
名樂使為仙韶使副使弟子呼供奉又置直筆書省主事改
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閣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為掌
燈掌從物為直仗鉞線院為裁縫院又令司簿兼掌寶司言
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寶司儀及韶使副使封縣君又司記
知尚書內省公事皆賜帑帳真宗置淑儀淑容婉儀婉容並

從一品置貴儀在淑儀上司宮令在尚宮上遼聖宗以馬氏
為麗儀耿氏為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
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金內命婦品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
妃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曰
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曰
二十七世婦寶林正六品御妻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
七日八十一御妻貞祐後又有真妃麗妃而無德妃賢妃婕
妤下有麗人才人正三品順儀淑華淑儀正四品尚宮夫人
宮正夫人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
人資明夫人正五品而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之下
女官各統其職焉明洪武五年定女職立六局曰尚宮尚儀

大典通考 卷一

書

尚服尚食尚寢尚功一司曰宮正皆正六品
女祝後無女史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事漢武帝
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杜佑云在宮中為
女史之任唐內官有彤史二人宋太祖置司簿掌宮中簿書
金有司記女史六人明尚儀局有司籍掌籍女史十人彤史
二人
典婦功秦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簿帳公桑養
蠶及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
典官婢皆宦者並屬少府後周有典婦功奄中士下士唐內
官尚功二人掌女工課程司製司彩屬焉金如唐制明尚功
局掌督女紅秩正六品

典絲染人秦置平準令漢因之主物價練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北齊中尙方領滙州雍州絲局定州綢綾局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司染二署煬帝合爲織染署令唐因之有令丞宋綾錦院掌織絰錦繡及凡服飾監官三人文綺院掌纂繡供服御染局掌染絲帛帟監官二人金綾錦院置使副掌織造匹緞之事織染署令丞直長各一元置染局大使副使一人明因之

宋順帝諱準改平準署爲染署梁陳謂之平水韋昭釋名云平準令主染色染有均平之法故準而則之

與泉後無內司服漢以來皇后各有禮服北齊法古皇后用衣服後周有司服奄中士下士皇后衣十二等隋煬帝命

六典通考卷十一
牛宏制后服四等唐內官有尙服二人掌供內服用朱章之數後唐明帝置司衣封夫人縣君宋因之金有尙服夫人司衣御侍元內庭近侍有尙服奉御明尙服局有尙服女使二人

人
縫人漢有御府典官婢作藝衣服補浣之事魏晉猶置其職

江左乃省焉後周有縫工上士中士宋眞宗改鍼線院爲裁縫院元豐後曰裁造院掌裁造服飾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

內侍充金有司製典製等女使掌裁縫纂組之事明鍼工局掌造內府衣服設大使副使各一

道師唐內官有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後唐及宋有司飾等封夫人縣君金有司飾典飾御侍元有尙聲尙飾奉御明尙

服局司飾掌飾典飾各二人
履人後周皇后諸夫人皆烏履唐尙服所供惟見青鞵烏明洪武十二年設尙履監令丞各一人
夏采後周有夏采下大夫屬春官府

六典通考卷十一

考

六典通考卷二

湖西蘭鎮新輯

設官考

地官沿革

大司徒少皞祝鳩氏為司徒堯時舜為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為司徒契元孫之子曰微亦為夏司徒周時司徒為地官秦置丞相省司徒漢初因之至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後漢大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徒公建安末為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焉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民事考四方功課歲

六典通考卷二

十一

盡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亦與丞相並置齊司徒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梁罷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後周依周禮立大司徒卿隋及唐復為三公宋仍舊制政和二年罷遣金元復為三公明無是官元建三公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大司農大司寇五監察御史上言近聞禮部奉旨編大尉司空司徒等印共二十有九此輩無功於國家誠恐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以後凡開闢貴重勳業昭著者存革去制曰可

大司徒今戶部尚書漢武帝置尚書郎五人三曰民曹魏置左氏尚書晉省之而吳有戶部晉有度支皆主算計晉惠帝時有右民尚書東晉及宋齊有度支尚書後周如周制大司徒所屬有民部中大夫二人隋初度支尚書并後周民部之職開皇三年改為民部唐以太宗諱改為戶部顯慶元年改

為度支魏朔二年改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戶部光宅二年改為帝官尚書神龍元年復舊初戶部居禮部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戶部為地官遂居禮部前云宋初戶部判司事一人元豐改官制罷三司歸戶部左右曹三司者鹽鐵戶部度支也遼北面有北南大王二院分掌民政視戶部南面尚書同吏部金戶部尚書一員正三品元置三員明初沿唐制設戶部尚書隸中書省統民部度支金部倉部四部後改為十二部又改為十二清吏司永樂宣德間增十三司原古以戶部尚書參謀密勿加少保領尚書事十三司即成周三公領六卿之遺宣德五年命李昶為戶部尚書專督倉

杜佑謂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同若考其沿襲則戶部合出于度支度支主計算之官也唐六典序官曰戶部原出後漢之民曹亦兼及于度支二說微有異同今按周禮天官司會乃後世度支計算之任而戶部本為民部實兼前代左民右戶之職當依六典為允

六典通考卷二

十一

小司徒中大夫後周如周制隋煬帝始置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為戶部侍郎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伯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初戶部侍郎之職歸三司元豐中置侍郎二員左曹五案戶口賦稅農田檢法知難右曹五案常平免役坑塹場檢法知難遼南面戶部侍郎同吏部金戶部侍郎二員元因之明戶部侍郎左右各一人提督倉場侍郎或尚書一人

小司徒掌六畜車輦漢魏晉並太僕屬官車府令掌之東晉

省太僕丞隸尚書駕部宋齊梁陳車府乘黃令丞掌之後魏
北齊則乘黃車府令兼掌之後周則司車輅掌之隋又以乘
黃車府令丞掌之煬帝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唐因之
龍朔二年改爲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四人隋置唐
因之宋尚輦掌輿之事神宗詔御輦院不隸尚寺令專達
焉遺殿中司有尚輦局金有尚輦局使元侍正府尚飾奉御
兼尚輦明司設監

司徒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漢尚書郎一人主戶口墾田
吳有戶曹郎魏有左民部郎曹晉兼置右民部曹東晉及宋
齊有民部曹梁陳爲左戶郎後魏爲左戶曹郎北齊有左右
民曹郎隋初置侍郎二人煬帝除侍字改民部郎唐爲郎中

六典通考卷二

龍朔中改爲司元大夫後復改郎中宋郎中左曹右曹掌分
曹治事建炎三年省并郎曹惟戶部五司不并各置一員清
熙九年詔戶部郎中兼主管左藏南庫遼南而戶部郎中同
吏部金戶部郎中二員元因之明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
司徒屬官有上士今戶部員外郎之任隋開皇中置民部員
外郎煬帝改民曹承務郎唐改戶部員外郎貞觀咸亨龍朔
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員外郎二人掌天下州縣戶口之
數遼戶部員外郎同吏部金員外郎三員元因之明十三司
各員外一人
鄉師後周有鄉伯中大夫小鄉伯下大夫上士鄉正上士中
士自後無聞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管仲治齊士鄉十
五公與高國各帥其伍列國孤卿亦董鄉事自後無聞

州長黨正族師閭胥鄙師鄰長里宰鄰長杜佑曰皆鄉里之
官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
稅游徼巡禁盜賊漢鄉亭官皆依秦制高后元年初置孝悌
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後廢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
田無常員平帝置外史閭師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
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平其差品三
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
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

六典通考卷二

里魁長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
以告監官晉縣五百戶以上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
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
百戶置里吏一人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
四人宋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
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者有
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隋用周齊州郡縣職自
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自調用理時事開皇初
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十五年置州
縣鄉官唐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一鄉鄉置耆
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

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
上級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
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七十以
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家主之至
德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自宋至明鄉官不置皆為
職役

封人春秋時有頴谷封人儀封人自後無聞

鼓人漢有承華令與黃門鼓吹百三十五人屬少府晉置鼓

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太樂并鼓吹哀帝復省鼓吹而存太

樂太常屬鼓吹令丞及清商署陳因之後魏關北齊鼓

吹令丞及清商部並屬太常隋有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煬帝

六典通考卷二

五

罷清商署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頗與太樂同宋鼓吹

局令丞一人崇甯後隸大晟府遼鼓吹署有令丞各一人金

太樂署兼鼓吹署元無明亦不置

舞師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蓋列國有是職自漢迄明各有

文武二舞其籍總隸于太常舞師不見專官唐六典凡習樂

立師以教每歲考其師之課業為上中下三等其習業者既

成得進為師大抵歷代樂教多循此法

牧人秦漢內史左馮翊有廩犧令丞並掌犧令丞並掌犧牲

屬司農後漢河南尹屬官有廩犧丞魏晉宋因之齊職儀令

品第七秩四百石梁太常卿統廩犧令丞為三品勳位陳後

魏北齊隋皆有之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犧牲桑盛之事宋廩

犧局光祿寺有牛羊司供應所掌大中小祀之牲牲及大官
宴享膳羞之用監官三人監棧園三人金皇統八年以太廟
令丞兼廩犧署令丞元因之明洪武三年置神牲所設廩牲
令尋罷洪熙元年置犧牲所吏目

牛人漢六廐牛羊無數以給犧牲北齊太僕寺統左右牧駝

牛署後周有典牛中士隋有牛羊署令丞唐分為牧監宋有

牛羊司金尚廐局直長司馬牛羣元尚牧所提舉屬光祿寺

明初置司牲司後為司牧局有署正有丞

宰人載師後世不置

國師漢平帝設國師官後無聞

縣師遺人均人後周有司均上士中士掌遺中士

六典通考卷二

六

師氏中大夫漢置博士至東京十四人一人為祭酒謂之博

士祭酒本曰僕射中興轉為祭酒魏因之晉武帝咸甯四年

初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介幘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

玉舊視侍中列曹尚書宋不置學助教惟置一人而祭酒博

士常置太始六年置總明觀祭酒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博

士各十人齊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

士准中書郎助教淮南臺御史齊梁號為國師陳後魏亦曰

國子祭酒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寺祭酒一人隋

開皇十三年國子寺罷隸太常又改寺為學仁壽元年置國

子學立太學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

改國子學為監置祭酒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改祭

酒爲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監爲成均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置祭酒一人宋國子監判監事二人凡監事皆總之祭酒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小學之政令中興初并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中置國子監及祭酒復建太學遼南面國子監置于上京中京國子學隸焉官曰祭酒司業監丞主簿金海陵初置國子監國子學太學皆隸焉元至元初以許衡爲集賢館大學士國子祭酒二十四年始置監祭酒司業明洪武元年定國子學官制十年置中都國子學十四年定祭酒一人司業二人永樂元年設北京國子監後定鼎北京于留都加南京二字以別之保氏秦諫大夫屬中令無常員漢武帝置諫議大夫秩比六

六典通考卷二

百石魏因之晉宋齊梁陳並置後魏列正四品北齊集書省諫議大夫七人後周保氏下大夫一人隋如北齊置七人屬門下省唐置四人龍朔二年改爲正議大夫神龍初復舊宋初門下省置左諫議大夫元豐增置右諫議大夫屬中書省金立諫院左右各設諫議大夫元因之明諫議屬臺省不置此官
司諫後周有司諫上士中士宋置諫院知院官六人以司諫正言充職金諫院置左司諫右司諫皆正五品元如金制司救後周有司救上士中士
調人後周有調人中士下士屬秋官府媒氏後周有司媒士中士

司市下大夫其屬有廛人胥師司穢司稽肆長蓋諸市官也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市長丞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洛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隸丹陽尹宋齊因之梁改隸太府梁選部有大市令屬四品天監三年革其選陳因之後魏京邑市令從五品北齊司州牧領東西市署令丞後周如周制隋司農寺統京市令丞煬帝改隸太府唐因之兩京諸市各令一人宋置都提舉市易司金中都市易司令一人元有大都提舉市令司明以兩京府尹每月奏平市價不設市官
賈人秦置平準令漢因之秩六百石掌知物價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爲中準使宦者爲之列內署自是皆署悉以閹人爲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惟掌染順

六典通考卷二

帝卽位曰帝諱準改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曰平水令丞北齊平準屬司農後周曰平準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齊煬帝改隸太府唐因之令二丞四掌官市易宋市易上下界平百物通邊糴以都提舉市易司總焉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爲平準務金平準務使副各一屬戶部中統四年詔立平準庫以平物價明無
廛人中士下士後漢雒陽市丞一人三百石魏晉宋齊因之梁有大市北三市丞位在七班之下陳因之後魏關北齊有東西市丞後周有小司市上士下士一人隋有京南丞唐因之宋雜買物掌和買百物以供宮禁官府所需金中都買物司使掌收買宮中所用諸物亦其類也

泉府漢少府所屬有均官長丞王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黃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宋市易上界掌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金中都流泉務聽民典質物什取一為息使副各一人元廣誼司總和僱和買之務司令二員正三品初名覆實司辨驗官兼提舉市令司後改

泉府上士後世錢官漢武帝禁郡國盜鑄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名曰五銖錢初屬少府後屬水衡光武復五銖錢屬司農魏晉因之江左以來或屬少府或屬司農後魏鑄太和五銖北齊鑄常平五銖唐少府置十鎰諸州鑄錢監屬焉官及丞

六典通考 卷二

九

各一人宋因之遼鑄錢四等金諸州各設錢監元武宗始行錢法置寶泉提舉司明初行鈔太祖設寶源寶泉局各有使司而錢法以戶部總之

司門干寶注曰若今校尉漢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丞各一十二城門候各一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梁陳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管鑰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下士各一人城門中士下士各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隋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改隸殿中省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

城門部置四人復隸門下省唐因之城門郎置門僕八百人分番上下掌送管鑰宋以皇城司掌宮殿門又置監門衛上將軍總亦設皇城使金都城十四門各門有尉有副尉元大都城門尉二員副尉二員掌門禁啟閉管鑰之事凡十一門每門設尉及副隸大都留守明京城各門置守門千戶所司門下大夫歷代多闕後周依周官隋文帝置司門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司門上士後周依焉隋置司門員外郎唐因之大曆十二年拜劉迺為司門員外郎宋司門郎中分案二置吏五員外郎同掌門關禁令金刑部郎一員掌城門啟閉刑部所屬有

六典通考 卷二

十

司門部郎中員外各二人唐權德輿司門員外郎壁記曰周官司門為司徒之屬今為司寇之屬員外郎干周為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為丞務郎武德初定為今制秩從六品上士司關上士周尹喜為關令漢寧成為關都尉並其職也隋立上關中關下關令各一人唐因之金設關使兼護察官正七品明關隘要處各置巡檢司

掌節漢舊儀曰周禮有典瑞掌節之士所以宣命重威為國信者也漢少府官屬有符節令秩千石後漢有符璽郎四人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臺主符節事餘見春官典瑞遂人遂師遂大夫自秦廢阡陌遂制無聞其官亦闕

縣正春秋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其職一也至戰國郡大縣小故甘茂云宜陽大

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因秦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吏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後魏縣置三令長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爲郡守北齊制縣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隋縣有令有長唐縣有赤畿望緊

大典通考 卷十一

上中下七等宋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爲知縣復恭用京官幕職爲之遼五京諸州屬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令從六品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二萬五千以上爲次赤爲劇二萬戶以上爲次劇在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萬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下縣元至元三年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以上者爲上縣二千戶以上者爲中縣不及二千戶爲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萬戶上爲上縣一萬戶上爲中縣一萬戶下爲下縣上縣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尹一中縣正七品下縣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之制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爲中縣正

七品三萬石以下爲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六品

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土訓誦訓歷代皆闕

稻人上士中士下士漢有稻田使者魏有農部郎曹後周小司水上士唐有司田大夫亦曰水部郎中宋置農田水利司金章宗命勸農司興作水田元有稻田提舉司明初設庸田署令後置水部郎中主灌田水利舟楫磴碾不得與爭利山虞澤虞魏尚書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曰侍郎後魏北齊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雜木等並屬虞部尚書後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澤草木鳥獸而阜蕃之又有小虞部並屬大司馬隋初爲虞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

大典通考 卷十一

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虞部爲司虞至德初復舊宋建炎二年詔工部兼虞部明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一人林衡歷代不設惟明宣德中置林衡署典果實花木典署署丞各一人川衡漢武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王莽改後漢曰予虞光武省之并其職于少府每立秋獵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省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元康中復有水衡都尉宋都水使者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與御史中丞同孝武初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孝建元年復置齊有都水

臺使者一人梁初與齊同天監七年改都水使者為大舟卿
位視中書郎陳因之後魏初有水衡都尉承平二年都水臺
依舊置二使者北齊亦置二使者隋開皇二年廢都水臺入
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為監更名使者亦為監煬
帝又改為使者尋又為監加置少監又改監及少監並為令
唐武德八年置都水臺後復為都水署置令隸將作貞觀中
復為都水監置使者龍朔二年改都水使者為司津監丞咸
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都水監為水衡置都尉神龍元年
復為都水監置使者二人宋都水監判監寺一人同判監一
人建炎三年詔都水監置使者一員紹興十年省併其職於
工部遼南面都水監設太監少監並監丞主簿金都水監有

大典通考 卷二

三

都監少監元都監二員少監一員明設都水司官屬工部
逆人固人漢水衡都尉後漢曰上林苑令丞魏晉因之江左
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及
隋亦然唐因之令一丞四宋四園苑提舉官無常員東曰宜
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監官各二人又有西京官
苑司勾當官一人元豐後四園苑屬司農金上林署屬工部
設提點官從五品元置上林署令丞各一明上林苑監左右
監正監副監丞各一人
中人漢郡縣產鐵者置鐵官唐有鹽鐵使宋置提舉坑冶司
凡監治場務二百有一或以運司州縣官兼領金戶部郎中
掌鑄錫坑冶等事元有採金鐵冶都提舉司秩正四品又有

鐵冶提舉司淘金總管府明天順中開各直省金銀礦多以
中官提督焉明中官充鑛使不常設萬厯時景為民害
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沿革未詳

掌炭漢鈞盾令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鈞盾
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丞十二唐因之令
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鴉鵲蔽澤之物夫寶五載九月侍御史楊釗充木炭使自後相承或以京尹或以戶部侍郎為之宋以後不置宋司農寺置內柴炭庫掌諸薪炭以給宮城及宿衛班直軍士薪炭席薦之物炭場掌儲炭以供百司之用金設典給署即漢之鈞盾署掌官中薪炭水燭元上都大都柴炭局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隸徽正院明工部提督易州山廠一人主御用柴炭

大典通考 卷二

十四

掌茶掌蠶後世闕
場人漢有果丞唐有上林署令掌種植蔬果之事元有養種園提領供進蔬果明上林苑監屬有林衡嘉蔬二署典蒔藝瓜菜各典署一人丞一人
廩人秦有太倉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後漢太倉令六百石主受郡國轉漕穀其滎陽敖倉中興皆屬河南尹官魏品第七晉太倉令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品第七月俸月二十斛品俸與太醫令同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北齊司農統太倉令丞後周曰司倉下大夫隋置太倉署令二人米廩督二人穀廩督四人唐太倉署令三人東都曰含嘉倉宋京城諸倉總二十五各置監官二人元豐後二十

五倉屬司農中興後又有豐儲倉監官二員金大倉使副使掌九穀虞藏出納元京師二十二倉秩正七品使副各二人明初軍儲倉二十所各設官司永樂中置倉場總督一人舍人漢置中書舍人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魏初置中書通事一人主呈奏晉初置舍人一人東晉合通事舍人二職謂之通事舍人宋置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閣內梁多置通事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魏晉以來詔誥皆出於中書令及中書侍郎自是皆舍人專之後魏有舍人省置通事小史上士二人隋置內史舍人八員煬帝減四人後改爲內書舍人唐武德中改爲中書舍人置六員龍朔中改西臺舍人光宅中改鳳閣舍人開元中改爲紫微舍人宋初

六典通考卷二

五

中書舍人爲遷官不任職後復改知制誥及直舍人院元豐五年始正官名故事舍人年久者謂之閣老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中興以中書舍人爲長官後又詔以他官兼攝者稱權直資淺者爲直舍人院遼中書省設中書舍人院有中書舍人金元無明中書舍人屬內閣革中書省存中書舍人倉人魏晉而下有倉部郎中梁陳爲侍郎宋齊以度支尚書領之後魏有太倉尚書後周有司倉下大夫隋初置倉部侍郎煬帝止曰倉部郎唐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廩大夫咸亨復舊天寶爲司儲郎中宋設倉部判司事一人別置提點倉場官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金

有提舉倉場司使副元中都諸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及大使副使明戶部官屬四曰倉部如唐宋制司祿中士下士秦漢以來百官奉秩多掌于少府司農歷代因之唐則以太府監司農卿戶部郎中分主其事宋金元略同明併其事于戶部洪武十三年置判錄司掌京官俸給尋罷

司祿下士漢有農官屬大司農魏初置典農官晉太康二年罷典農官爲郡縣後復有之梁置勸農謁者隸司農卿陳因之後周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隋罷典農署置諸屯監各掌其屯稼穡畿內者隸司農自外者隸諸州唐因之置監及丞又改司農爲司稼大夫尋復舊宋立常平

六典通考卷二

六

斂散法置提舉司主行農田水利尋罷金立勸農使司興定二年改立爲司農使司掌勸課力田之事元世祖立務農司各行省設勸農營田司使副又召能種田者爲農師明農田隸戶部不設專官春人秦漢少府屬官有導官令丞主擇米以供祭祀及御膳後漢屬大司農令六百石丞三百石主春御米飛麩歷代皆有之並屬司農唐置令二丞四掌春碾米麩油燭之事宋以後不置宋司農寺置都麩院掌造麩以供內酒庫酒醴之用水磨務掌水磴磨麥以供尙食及內外之用元供膳司掌供給應需貨買百色生料隸司農有提點令丞等官又有油戶提領所麩戶提領所明無

簡人女館八人唐六典內官有典簿司簿掌簿等名宋金元明亦有之皆宮中女使
棄人後代無

春官沿革

唐虞伯夷為秩宗周曰大宗伯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大常存故稱太常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後漢同建安中為奉常魏黃初元年改為太常魏晉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太常用尚書亦轉為尚書齊因之梁為春卿位視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梁後魏為上卿兼置少卿官北齊為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後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為春官隋與北齊同煬帝加

大典通考卷二

七

世少卿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少卿二宋初設太常寺判事元豐中正名始專其職寺曰容臺曰司禮寺又曰禮院中興罷寺監獨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紹興復舊遼南面有太常寺卿金太常寺卿一員元置太常禮儀院仁宗復為太常天祿二年置院使二人明初置太常司設卿已又改司為寺永樂十九年定鼎北京在雷都者加南京二字
小宗伯今少卿之職秦漢無聞後魏太和初置少卿一人正四品上北齊因之後周為小宗伯景明初少卿為第一清選以明禮樂兼天文陰陽者為之隋初置一煬帝置二人唐因之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少卿無職事元豐正

名始有藏掌建炎初詔太常少卿一員兼宗正少卿遼金太常少卿皆一員元置太常院同知二員明南北太常少卿各一員

大宗伯今禮部尚書漢成帝置四尚書其次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分六曹吏部曹兼掌齋祀則夷狄齋祀皆今禮部職也尚書有祠部曹及晉江左有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後魏名儀曹尚書北齊復為祠部後周置春官大宗伯卿隋更為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中改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中為春官尚書神龍初復故宋禮部判部事二人元豐改官制其屬有四一日禮部二曰祠部三曰主客部四曰膳部遼北面以都司掌禮儀視禮部南面有禮部尚書

大典通考卷二

七

金禮部尚書一員元禮部尚書三員元貞元年復增一員領合四部事明初禮部尚書屬中書省後罷省升部秩定置一人禮部十三年置四輔官以五本等為春官尋罷
小宗伯後周如周制隋煬帝初置禮部侍郎唐龍朔中改為司禮少卿伯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開元中始以禮部郎掌貢舉遂為定制宋侍郎貳尚書之事南渡諸曹長貳互置紹興七年置禮部侍郎二員隆興初置一員遼南面禮部侍郎同吏部金禮部侍郎一員正四品元禮部侍郎二員明禮部左右侍郎各一人
肆師下大夫魏尚書有儀曹郎掌吉凶禮制歷代多有宋齊儀曹屬祠部後周依周官隋初為禮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

改爲儀曹郎唐武德初改爲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禮大夫咸亨初復故其後曹改而官不易宋禮部郎中掌文翰謂之南曹舍人又謂之名表郎官別有印建炎中詔禮部郎官一員兼主客遼南而禮部郎中同吏部金禮部郎中一員元禮部郎中二員明禮部儀制清吏司掌禮文宗封學校科貢之事以贊尙書郎中一人肆師上士後周依焉隋文帝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爲儀曹丞務郎唐武德三年復故其後曹改而官不改宋禮部員外郎參決儀制掌撰表文與郎中同遼南而禮部員外郎同吏部金禮部員外郎一員元增爲六明禮部清吏司員外郎一人

鬱人豈人雞人後周有掌鬱司豈司鷄中士正二命下士正六典通考卷二

一命司尊彝司几筵後周依周禮中士正二命下士正一命

天府唐有天府院藏大享之寶器宋有祭器庫法物庫專知官並屬太常元禮部所屬法物庫秩五品

典瑞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爲一臺屬少府魏同後漢晉太始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宋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餘同後魏後周有主璽下士隋初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爲郎唐因之長安三年改爲符寶郎神龍初復爲符璽

郎開元初復爲符寶郎宋無考遼符寶司屬門下省有符寶郎金護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屬殿前都檢點司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大德中改監爲院置使四員明尙寶司帥符璽郎少卿各一人

典命後周春官府有典命掌內外九族玉器衣服之令後改爲大司禮儀改爲禮部謂之禮部大夫時盧愷爲禮部大夫充聘陳使

司服戰國有尙衣尙冠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屬少府後漢有掌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晉屬光祿勳江左省宋大明中改尙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尙方其後又置初宋氏用三品勳

六典通考卷二

位明帝改用二品淮南臺御史掌金銀綵帛凡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宮梁陳其職隸左尙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中士各二人隋分屬殿內省後又改爲尙衣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三年改爲奉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減二人宋裁造院掌裁製服飾文繡院供乘輿服御並屬少府其尙衣使下又有衣徒遼內省置尙衣庫使其殿中司所屬有尙衣奉御金尙衣局提點使副掌御用衣服冠帶元大都尙衣局御衣局各有達嚕噶齊及提點一員屬將作院明宦官十二監有尙衣監太監一員掌御用袍服冠冕屨靴鞞之事

與祀中士下士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為祠祀武帝更曰廟祀後漢祠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宋曰明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社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統郊社署令丞又置門僕齋郎唐因之令丞各一人宋仁宗立郊社局令不主四郊之事至熙寧始正其職渡江初闕紹興十九年除韓彥直為太社令請給主簿金郊社署隸太常設祝史齋郎百六十人大安元年奏兼武成王廟署令丞各一員掌社稷祠祀祈禱並應舍祭器等物元郊祀署屬太常秩從六品令二丞一明太祖設各祠祭祀奉祀祀丞

大典通考 卷二

三

守祀後周守廟中大夫小守廟下大夫唐宋後多以太廟署令丞兼掌之

世婦每宮卿一人秦皇后之卿曰將行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舊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成帝省之以其職並長秋其中長信長樂宮置少府一人職如長秋長樂又有衛尉僕為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魏制太后三卿在九卿下晉如漢齊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陳亦有太后三卿北齊有長秋寺卿一人隋唐宋皆無金太后兩宮官屬有衛尉副衛尉太僕副僕等官元長秋丞徵長寧長慶寧徵諸寺各置卿少卿明無

內宗外宗後世為內命婦外命婦家人墓大夫後世闕

周禮官屬太常與周禮異

大司樂中大夫太師下大夫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明帝改太樂為大予樂令掌伎樂人凡國祭饗掌諸奏樂魏復曰太樂令丞晉亦有之齊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陳因之後魏置太樂博士北齊曰太樂令丞後周有大司樂後改為樂部有上士中士隋有太樂令丞一人唐因之宋太樂局令丞各一人樂正副使正各二人徽宗置大晟府以太司樂為長典樂為貳次曰太樂令主簿宣和二年罷之遼太樂署有令丞金太樂署兼鼓吹署直長一員又有太樂正太樂副正元天樂署令丞各二明置神樂觀提點一知觀二又教坊司左右司樂各一人

大典通考 卷二

三

隸禮部

樂師後周樂師上士中士又有小司樂下大夫上士隋太樂署樂師八人清商署樂師二人煬帝改曰正唐因之宋樂正三人金有太樂正副樂正元天樂署教師二人大胥小胥後周有樂胥中士下士

太師小師春秋列國多有之後無聞

瞽矇既矇後世闕

典同漢有協律都尉晉有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唐宋元明同後魏

磬師鐘師漢有磬工鐘工後周有司鐘磬中士下士

笙師箏師瑟師阮人後世闕後周有掌散樂中士下士

符節符章後周無符節有符章中士下士

魏儀氏後世問後周有典夷樂中士下士歷代夷樂詳見樂制考

典庸器後周與庸器中士下士

司于後周有司舞中士下士

太卜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于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太卜

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龜占中

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唐因之宋以太卜隸司天臺不置專

官明初置稽疑司有令及左右丞尋罷

龜人占人筮人後周有龜占筮占中士下士明初設司筮無

員數尋罷

華氏後世闕

大典通考卷二

畫

占夢既後周有夢占視祿中士下士詳見司天考

太祝殷官周因之秦漢有太祝令丞後漢亦曰太祝令丞晉

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隋置太祝署太祝

令丞煬帝罷署太祝八人唐初七人後增為九人開元減置

三人宋太祝次奉禮郎後無員數遼太常寺主簿下有太祝

金太祝掌奉祀神主元太祝十員明一人

小祝後周有小祝下大夫

喪祝甸祝詛祝司巫後周有是四官並中士下士

男巫女巫隋太卜署有男巫女巫唐巫師十五人

太史下大夫秦為太史令漢武置太史公宣帝以其官為令

後漢因之自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

朝亦與漢亦同後魏北齊如晉宋隋太史曹置令丞各二屬

秘書省煬帝改曹為監有令唐初改監為局置令龍朔二年

改太史局為秘書閣改令為郎中丞為秘書閣郎咸亨初復

舊初屬秘書省久視元年改為渾天監不隸麟臺改令為監

置一人又改為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為太史局隸麟臺其監

復為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改局為監不隸秘書閣元

二年復改令為監十四年復為太史局置令二復隸秘書後

又改局為監乾元元年又改為司天臺宋有司天監天文院

鐘鼓院元豐正官制以太史局隸秘書省其官有令有正有

春夏中秋冬官正及靈臺郎保章正遼南面司天監有太史

令其下有司曆五官正丞主簿等員金司天臺隸秘書監少

大典通考卷二

畫

監判官教授司天管勾長行人五十人元初因金制立司天

臺後改臺為監置司天監三少監五丞四明初以劉基為太

史令後改為院以基為院使洪武元年改為司天監二年改

欽天監三十一年并麻法于欽天監置監正監副其屬主簿

春夏中秋冬官正五官靈臺郎五官保章正五官挈壺正五

官監候五官司麻五官司辰漏刻博士

馮相氏登高臺以視天文漢太史有二丞一在靈臺掌候日

月氣魏太史有靈臺二丞晉宋齊梁陳太史皆有靈臺丞隋

唐置天文博士掌教習天文氣色長安四年省博士置靈臺

郎宋因之遼如宋制金有司天管勾從九品天文科女直漢

人各六人元太史院靈臺郎一員正七品明五官靈臺郎八

人洪武四年改為
司正郎後復舊

保章氏中士下士秦漢以來無其職後周春官府置保章上士中士即其任也隋置歷博士正九品上唐初因隋長安四省省歷博士置保章正宋道皆有之金司天臺置算歷生八人元置保章正副各五員明五官保章正專志天文定察吉凶秩正八品

太史小史後周小史下大夫上士秦有太史令胡無敬漢武帝置太史

公司馬遷父子為之宣帝以其官為令其修撰以他官領之王莽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漢以後無聞唯魏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唐武德初因隋置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

大典通考 卷二

章

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成置史館于門下省南其修撰以他官兼領開元中宰相李林甫監史奏移于中書省北宋置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元豐改官制日麻隸國史案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紹興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遼國史院設官曰監修國史曰史館學士曰修撰曰修國史金初國史院監修國史修國史皆一員同修國史二員編修入檢閱十元以翰林兼國史順帝時常以右丞相統之明初設起居注尋設翰林編檢等官皆充史官內史中大夫蓋後世中書之任也漢中書謁者令屬少府

復逆武帝以司馬遷為中書令漢舊儀云中書謁者令領贊之官武帝以司馬遷為中書令漢舊儀云中書謁者令領贊尚書秩千石後漢省魏武帝置秘書令文帝改為中書令置監與令各一人晉氏監令並第三品秩千石東晉并入散騎省後復置宋齊同晉梁監令並增秩至二品陳因之後魏太和中定監從第二品令正三品北齊因之後周依周官增為上大夫隋改中書省為內史省置監令各一尋廢監置令與知政事遂為宰相之任煬帝改為內書省唐初為內史省尋改為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省為西臺令為右相咸亨初復舊光宅二年改中書為鳳閣令為內史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為中書省金初立中書省至海陵罷之元置中書令以皇太

大典通考 卷二

章

子為之明初仍建中書省不設令有左右丞相至十三年罷秦京師為內史漢景帝分立左右內史諸王國亦有內史皆與周官名同而實異元至元二十九年改王傅為內史秩從二品延祐五年升正二品亦沿漢王國之制惟隋文帝改中書省為內史省唐光宅改中令為內史則與周之掌入枋貳國令者為近焉

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方志及三皇五帝之書並後世秘書之職也漢氏圖書或貯外府或藏中禁後漢桓帝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太常後省魏文帝改秘書令為監掌文籍其蘭臺亦有藏書御史掌之晉惠帝置秘書監領著作局掌三閣圖書宋與晉同梁曰秘書省陳因之後魏亦有之

北齊依魏後周置外史下大夫隋亦置秘書省改監爲令唐初復爲監龍朔二年改爲蘭臺監其監曰太監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爲麟臺監神龍初復舊其後國史太史分爲別曹秘書省但主校勘書寫而已宋太宗建崇文院及三館秘閣元豐正名以崇文院爲秘書省罷館職立監少官其屬有五著作郎著作佐郎秘書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于長貳遼如宋制金秘書監設監少及丞各一員元制秘書監掌歷代圖籍卿曰太監少監監丞各二明不設秘書監圖籍禁書藏之內府

御史職國時秦趙滬池之會各命御史書其事蓋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並爲二府亦曰

大典通考 卷二

憲臺後漢謂之御史臺又曰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爲憲臺咸亨元年復舊初武后改御史臺爲肅政臺置左右肅政臺龍朔後去肅政之名爲左右御史臺太極元年罷右臺定制大夫一中丞二侍御史四殿中侍御史六監察御史十主簿一宋立三院曰臺院殿院察院始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定制復六察以御史專領焉遼南面御史臺有大夫中丞及侍御史金御史臺增設治書侍御史二監察御史十二元皇慶間定制御史大夫二員明初設御史臺多仍宋元之制後改爲都察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十二道各設監察御史建文改爲御史府革十二道

設察院改諸御史爲拾遺補闕靖難後復故巾車漢太僕屬官有車府令卽巾車之職沿革詳見小司徒又魏晉尙書有駕部郎其原出于巾車沿革詳見校人典路車僕後周有典路司車並中士下士又有司車路下大夫

司常後周有司常中士下士唐以後有三十二旗之名物掌于武庫令

大典通考 卷二

都宗人家宗人後世關凡以神士者後周有神士中士下士

六典通考卷三

湖西閩鎮珩輯

設官考

夏官沿革

大司馬黃帝時容光為大司馬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之任顓
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和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后稷
居其職故尚書中侯曰稷為大司馬舜為太尉周文王時拜
太公為大司馬成王以畢公為司馬秦漢之際項羽以曹無
咎周殷並為大司馬漢武帝元狩四年罷太尉始置大司馬
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
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

六典通考卷三

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去大司馬印綬官屬旋復賜印
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始置此官議者以漢有軍侯
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字王莽居攝以漢無少司徒乃定司馬
司空之號並加大字後漢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
代之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靈帝末始置焉魏黃初二年復
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
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吳有左右大司馬晉定令亦在三司
上武冠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與大將軍同宋時唯元
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齊以為贈梁時置官屬陳以為贈
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後周
復為夏官謂之大司馬卿自隋而無韋昭釋名曰司馬武也
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

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制
馬為武者取其運行也

大司馬今兵部尚書魏置五兵尚書中兵外兵騎晉初省太
康中置七兵尚書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宋五兵尚書唯領
中兵外兵二曹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為七兵尚書北齊為五
兵統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五曹後周依周置
大司馬卿其屬有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其職並缺隋
改為兵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
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夏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
為武官至德初復舊宋仍唐制元豐中詔民兵悉隸兵部建
炎中併衛尉歸兵部遼北面有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視兵
部南面有兵部尚書金兵部尚書一員正三品元尚書三員

六典通考卷三

世祖中統元年以兵刑工為右三部置尚書二員總領三部
事已又別置工部以兵刑自為一部尚書以二員為額明初
設兵部尚書屬中書省永樂辛丑兵部改置北京
小司馬中大夫後周依周制隋置兵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中
改為司戎少常伯光宅中改為夏官侍郎咸亨神龍隨曹改
復舊制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宋南渡後置侍郎二員隆興
置一員遼南面兵部侍郎同吏部金兵部侍郎一員正四品
元至治三年增侍郎二員品秩同吏部明兵部左右侍郎各
一人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改王邦瑞為兵部左侍郎
協理戎政專一操練遂為常制明設四輔以杜敷等為
軍司馬下大夫與司馬中士魏有五兵晉有七兵皆置郎中

歷代或單爲郎或爲郎中後周中兵下大夫與司馬下士隋初爲兵部侍郎及員外郎煬帝改侍郎爲兵曹郎員外郎爲兵曹丞務郎唐武德三年復爲兵部郎中員外郎龍朔中改司戎大夫司戎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宋隆興初詔爲兵部郎官共一員遼南面兵部郎中員外郎並同吏部金兵部郎中一員員外郎二員元增郎中爲二員員外郎同金明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又添設武選郎中一人

真司馬上士今駕部郎中沿革見後

行司馬中士後周有軍司馬旅下士唐節度有行軍司馬一人

大典通考卷三

三

司勳上士歷代無聞後周吏部有司勳上士一人掌六勳之賞隋文帝置司勳侍郎二人煬帝改爲司勳郎唐初爲司勳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勳大夫咸亨初復故宋司勳掌勳賞事隆興初詔省以司封郎中兼領元無專曹官有勳封科以令史分頭掌之明改爲稽勳司置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馬質量人小子歷代闕後周有司量中士下士屬冬官府羊人後周有典羊中士下士

司燃漢有別火今主改火之事後周司火中士下士又有司烜中士屬秋官府漢以後火政不修官失其守說見火政考

掌固後周有司固上士中士

司險魏尚書有水部郎歷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齊有水部屬

都官尚書掌舟船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中大夫隋初爲水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中改水部爲司水至德初復舊後周又有小司水上士隋改爲員外郎唐龍朔二年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宋水部掌川瀆河渠津梁舟楫運漕水碾磴及隄防疏濬之政令金元無水部而以都水監兼治其事又有津渡河橋管勾等員明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

掌疆歷代無考

候人環人後周有武侯率武環率上士

挈壺氏春秋列國得置挈壺氏見詩小序秦漢無聞後周有

大典通考卷三

四

司晨中士下士隋設漏刻博士及生員唐曰挈壺正宋因之金有漏刻科三十五人元復爲挈壺正明改曰挈壺郎射人檀弓射人師扶左蓋諸侯司射之臣亦云射人後周有司射下大夫上士又小司射上士唐開元禮左右司射二人明集禮司射亦二人

服不氏後世闕後周有捕獸中士下士屬秋官府宋養象所掌調御馴象

射鳥氏下士羅氏下士漢飲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後周有弋禽中士下士屬秋官府

掌畜下士漢右扶風屬官有掌畜令丞後周有掌禽中士下士屬地官府唐京都諸園苑監掌蕃養六畜宋太僕所屬有

致遠務掌分養雜畜明上林苑監所屬有蕃育署育鵝鴨雞
典署一人正七品署丞一人正八品

司士杜佑云今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士後周有司士上
士中士殷制司士與司徒等並列為五官唐大朝會侍中奏中殿外辦殿中

侍御史糾不如儀者與此職相近

諸子鄭眾云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此職同秦置中庶子

庶子員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為中

庶子王莽改為中尚翼子後漢中庶子五員職如侍中庶子

無員魏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官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

版籍魏因之在吳為親近之官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

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參選若

六典通考 卷三

五

釋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

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官十四年又詔還直

東宮齊庶子用人卑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

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為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為

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

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四人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

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

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典書坊庶子四人隋分為左右庶

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

坊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

侍中右擬中書令宋太子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其制不常設

多以他官兼領仁宗神宗升儲庶子諭德各置二人欽宗升
儲置一人孝宗以建王立為皇太子置庶子諭德各一人除
右虛左其後左右並置遼南面左春坊長官曰太子右庶子
元置中庶子一人明左右春坊各置一人

司右列國車右皆有專職詳見邦國之官秦漢不見此職後

周有司右中大夫小司右下大夫上士

虎賁氏下大夫中士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無

員數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

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鵝尾紗縠單衣虎文

綉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將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

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自魏至隋皆有後周又

六典通考 卷三

六

唐以後不設元至元十六年立虎賁軍元貞元年改為虎賁
親軍都指揮使司續漢書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

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虎賁
比二百石皆無員數直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鵝冠虎文單

衣

旅賁氏漢衛尉屬官有旅賁令中興省宋初置旅賁中郎將

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後周有右虎賁倅長右旅賁倅長上

士下士又有右旅賁率上士中士唐初置率府有中郎郎將

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中改諸率府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其

郎將改為翊軍後或改或省

節服氏方相氏後世闕隋唐儀禮有方相氏喪禮亦設方相懸頭皆非常職

太僕下大夫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掌輿馬秦因之周官

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太僕兼其任焉漢初夏後嬰常為之領

五監六廐令王莽改太僕爲太御後漢太僕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魏因之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過江後或置或省太僕既省而驂駟廐爲門下之職晉宋以來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則省齊亦然梁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陳因之後魏兼置少卿北齊太僕寺統驂駟左右龍左右牧乘黃車府署卿及少卿各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如北齊煬帝加置少卿一人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爲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僕神龍初復舊卿一少卿本一員景雲元年加一員宋太僕寺判事一人中興後廢寺并入兵部遼南面有太僕寺金不置元太僕寺隸中書至大四年定太僕卿少卿等官明太

大典通考 卷三

僕寺卿一少卿三一佐寺事一督後又立北平行太僕寺丞

樂遷都舊寺在滁州者改爲南京太僕寺

秦蕙田曰周太僕主正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漢之尙書

唐之門下是其職與後世之太僕不同

小臣後世中涓謁者之屬沿革未聞

祭僕御僕隸僕沿革無考

弁師秦以來尙冠統于尙衣唐織染署令掌供天子冠冕元

近侍有尙冠奉御副奉御將作院所屬有漆紗冠冕局明內

省置巾帽局掌造內府冠帽設大使副使各一人秩皆九品

又有尙冠奉御秩六品

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漢有武庫令屬執金吾秩六百石

後漢太僕屬官有考功令丞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

付執金吾入武庫魏晉因之宋尙書庫部屬官有武庫令掌

軍器齊因之梁衛尉寺統武庫署令丞掌甲兵及吉凶儀仗

後周依周官衛尉寺統武庫署令二人唐因之後減置一

人丞一人宋不置所掌屬之內庫及庫部郎中金武庫令丞

各一掌諸路甲仗武器署別置提點及令丞掌旗鼓笛角之

事元武備寺所屬有利器庫廣勝庫秩皆從五品又庫部郎

中之職始亦出于司甲等四官魏尙書有庫部郎晉因之宋

庫部主兵仗歷代或有或闕後魏北齊庫部屬度支尙書掌

凡戎仗器用後周有武藏中大夫隋初屬兵部爲庫部侍郎

煬帝除侍字唐武德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庫大夫咸亨

大典通考 卷三

初復舊天寶十一年改庫部爲司庫至德初復舊掌軍器儀

仗鹵簿法式及乘輿等初後周依周禮司兵中士設小武藏

下大夫又有司仗司弓矢司甲司稍司刀盾等中士下士隋

改置員外郎宋庫部郎中員外郎一人建炎三年以駕部兼

庫部明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添設武

庫主事二人

繕人上士下士彙人中士主弓弩矢箠隋少府所屬有弓弩

署唐因之置弩坊署令丞各一監作二人宋軍器監有東西

作坊繕治兵器又有物料庫掌收羽箭皮角場掌收筋角金

有利器署掌修弓弩元武備寺所屬有弓局箭局弦局各使

副又有弓匠提舉司

戎右齊右後周有戎右齊右下大夫

道右後周有道右上士

大馭後周有大馭中大夫又有小馭下大夫

戎僕齊僕後周有戎馭齊馭下大夫

道僕田僕後周道僕田僕上士

馭夫後周有奉車馭夫不列命數唐太僕寺所屬有執馭馭士等名宋亦有之詳見儀衛篇

校人中大夫趣馬下士圉師圉人漢西京太僕有龍馬長東

京有未央廄令掌乘輿及宮中之馬其後左駿廄令別主乘

與御馬魏為驂廄晉有驂驪龍馬二廄自宋以後分驂驪

廄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廄及內外等廄陳因之北齊有驂驪

大典通考 卷三

左右龍廄等署後周左右廄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齊唐改龍

廄為典廄署置令丞而殿中省尙乘局有奉御直長掌內外

閑廄之馬武后置仗內六閑以中官為內飛龍使又置閑廄

使分領殿中太僕之事宋太僕寺屬官有左右驂驪院左右

天驄監掌國馬別其鷲良以待軍國之用鞍轡庫應奉御馬

鞍勒有使副及監官二人金殿前尙廄局設提點使副掌御

馬調習牧養大定未增副使一員管小馬羣元尙乘寺掌羣

牧騎馬驢騾及取南北遠方馬匹置卿少卿各二員所領有

資乘庫提點大使副使明御馬監掌廄馬匹令一正七品丞

一從七品建文又放唐制立典廄署成祖罷之

秦漢以來養馬之官皆隸太僕北齊十二閑之馬有驂

驂署奉乘統之唐尙乘局屬殿中省奉御四人一人掌

左六廄馬一人掌右六閑馬一人掌粟草飼丁一人掌

鞍轡轡勒唐職官志習馭掌調六閑之馬掌閑掌飼六

閑之馬以周官考之唐之奉御周之校人趣馬也唐之

習馭掌閑周之廄人圉師也

校人牧師皆馭部之任杜佑云與司馬巾車並同斯職魏晉

尙書有馭部郎宋馭部屬左民尙書齊亦有之後魏北齊並

曰馭部郎中後周有馭部郎中大夫屬夏官隋初為馭部侍

郎屬兵部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

司與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馭部為司駕至德初復舊

掌輿輦傳乘郵驛廄牧司牛馬驢驘關遺雜畜又周官有輿

大典通考 卷三

司馬上士後周依周制設小駕上士隋開皇六年改置員外

郎煬帝改曰承務郎唐為馭部員外郎龍朔咸亨光宅神龍

並隨曹改復宋馭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輿輦車馬驛置

廄牧之事建炎三年詔并大僕寺隸焉金殿前司所屬有尙

輦局使副使掌承輿輦事元罷衛尉院立尙乘寺有卿少

卿掌上方輿輦鞍轡明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

各一添設車駕郎中一人主事二人

牧師下士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魏晉以下因之隋有典牧

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唐置乘黃等四署令丞各四人掌外牧

及造酥酪脯腊之事宋羣牧司制置使一人副使一人都監

二人判官二人掌內外廄牧之事遼而面有諸牧監金明昌

四年置諸羣牧所又立提舉園牧所泰和三年隸各路統軍司元典牧監置卿監等官掌羣畜之事屬詹事院明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太僕專領之而苑馬寺卿少卿所領有六監二十四苑每苑設園長一人又漢太僕屬官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中興省漢陽有牧馬苑令羽林郎監領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牝典牡上士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唐初因之分爲上中下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宋太僕屬官有駝坊車營致遠務掌分養雜畜以供負載般運元祐初置左右天廐坊聽民間承佃牧地

大典通考

卷三

十一

紹聖初置羣生監中興後改屬兵部元至大三年立羣牧監置卿少卿掌官中位下羣畜隸徽政院明有南京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各以地方分屬各屬皆有管馬官府以通判州以判官縣以丞簿衛以指揮所以千百戶弘治十八年令各州縣馬不及五百匹者罷管馬官以掌印官帶管

巫馬下士醫四人北齊內廐局有馬醫二人唐尙乘局置獸醫七十人掌療治病馬及申駒數

廐人下士閑二人北齊驛驛署有奉乘十人管十二閑馬後周左右廐各有奉乘二十人隋煬帝置尙乘局奉乘十人唐增至二十二二人每閑二人金尙廐局有掌廐都轄副轄不駒員數

職方氏歷代無聞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職方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堠防人路程遠近歸化道渠又周官職方上士後周依周官隋改置員外郎同戶部宋職方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掌天下地圖以周知方域之廣及城障堡塞烽候之事蕃人歸明內附之事建炎三年并省冗職以兵部郎中兼職方明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添設職方郎中一人主事四人

大典通考

卷三

十二

形方氏歷代不置
山師川師中士下士漢山海之禁掌于少府後周依周制設山師川師唐四方山川之異產籍隸于戶部郎中在外則司士參軍通山澤之利致壤異之貨凡知山澤有異寶異木及金玉銅鐵彩色雜物處堪供國用者奏聞宋提舉院治司掌收山澤之利元立屯田打捕總管府掌湖泊山場漁獵以供丙膳又有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秩正四品明有河泊所山厥提督亦其類也
遷師中士下士後世闕
匡人後周有司匡中士下士屬秋官府
揮人沿革無考

都司馬若後世王國中衛王府司馬之屬
家司馬若後世公府參軍州郡別駕之屬

秋官沿革

大司寇今刑部尚書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殷為司寇周
為大司寇秦置廷尉位次三公亦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
置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光武
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
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于諸曹魏青龍二年置尚書
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復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皆
主法制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
四曹齊梁陳並有都官尚書後魏亦有都官尚書北齊都官

大典通考 卷三

三

統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諸曹囚
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屬殿中尚書後周有秋官大司寇
卿掌刑邦國其屬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
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都官為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比部
司門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刑部尚書為
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后改刑部為秋官神龍初復
舊天寶中改為憲部至德初復舊總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門
事宋刑部判部事二人淳化二年以刑部覆大辟案增置審
刑院知院事一人凡四方以刑獄來上則讞于審刑院大中
祥符二年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元豐三年併歸刑部五年官
制行刑部始專其官遼北面有夷離畢院掌刑獄之事視刑

部南面有刑部尚書同吏部金刑部尚書一員正三品元刑
部尚書三員正三品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中統元年以

兵刑工為右三部至元元年析置工部而兵刑仍為一部七
年始別置刑部尚書明初設刑部尚書掌天下刑名及徒隸
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曰憲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後
改為十二部又改為清吏司永樂辛丑北京建置刑部

小司寇掌大夫後周依周官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
朔二年改為司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
官不易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宋侍郎
一人舊制定奪審復除雪敘復移放尚書專領之若制勘體
量奏讞糾察錄問長貳通治之中興長貳互置隆興置一員

大典通考 卷三

四

遼南面刑部侍郎同吏部金刑部侍郎一員正四品元刑部
侍郎二員明刑部左右侍郎各一人唐職林云有大獄即命
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
理卿充謂
之三司使
士師下大夫今刑部郎中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
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罰獄訟之事或為侍郎或置郎中後
周有小刑部下大夫屬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煬帝除侍
字又改為憲部郎唐武德三年改為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
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又大司寇之屬有上
士後周依焉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為憲部承務郎
唐武德三年改為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宋刑部
郎中二人分左右廳掌詳覆敘雪之事建炎時郎中二員職

無分異紹興時詔依元豐舊法分屬治事左以詳覆右以敘
雪員外郎一人遼南面刑部郎中員外郎並同吏部金刑部
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主事二員從七品元
刑部郎中二員員外郎五員後省爲二主事大德三年置司
程官四人明刑部所屬有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主事二
人添設司主事一人漕運理刑主事一人

周秋官之任古爲大理列國時亦有大理秦爲廷尉漢因之
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眾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
廷尉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
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皆處當以
報皆以世家爲之而郭氏尤盛建安中復爲大理魏黃初元

六典通考 卷三

五

年改爲廷尉歷代皆爲廷尉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
改爲廷尉舊用黃門後視祕書監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
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元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
方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陳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
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
附萬人之罪屬大司寇隋初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
唐龍朔二年改大理爲詳刑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
司刑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掌鞠獄定刑名決諸疑讞少卿
二人宋大理寺以朝官一員或二員判寺事一員兼少卿事
熙甯九年置卿一少卿二丞四建炎三年并省寺監而大理
如故省卿而斷刑治獄少卿各一員遼南面大理寺官曰大

理寺卿寺少卿丞主簿金大理寺天德二年置自少卿至評
事漢人通設六員女直契丹各四員元世祖陞大理寺爲都
護府至大四年置經正監本卿太監少監監丞明初置大理
寺正三品設卿少卿丞評事其後旋革旋復永樂中定設大
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一人

秋官卿師之屬秦爲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魏晉謂正監
平爲廷尉三官其後皆有隋開皇三年增爲四員煬帝增爲
六員唐二人通判寺事龍朔二年改爲詳刑大夫咸亨初復
舊宋神宗復置大理獄後置寺正元豐五年刑司乞分評事
司直與正爲斷司丞與長貳爲議司凡斷案先上正看詳當
否論難改正然後過議司覆議建炎并省斷治獄寺正各一

六典通考 卷三

六

員遼有大理正金元皆有明置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各一人
鄉士遂士縣士後周有鄉法遂法縣法上士中士
方士後周有稍法畿法上士中士又有方憲上士中士
訝士中士唐主客郎中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與此職
相近又經文云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出入則道之唐宋
有四方館使引進使明有提督四夷館主客主事九關通事
使皆其類也惟不見理四方獄訟之事
朝士後周有掌朝下大夫小掌朝上士唐門下省典儀二人
掌殿中版位之次元有殿中司御史二人明殿廷儀禮司使
副各一人

司民中士漢尙書一人主戶口魏有左民郎曹西晉兼置右

民部曹東晉及宋齊惟有民部曹梁陳為左戶郎後魏為左戶曹北齊有左民郎曹隋初民部郎曹置侍郎唐改為民部郎中高宗改為戶郎自唐至明天下戶口版籍皆以戶部郎中掌之漢魏以來州郡皆有戶曹掾隋日司戶參軍唐改為戶曹參軍
司刑後周有司憲上士中士又有司憲旅下士
司刺後周有司刺上士中士

職金魏書有金部郎其後歷代多有之北齊金部主才量尺度內外諸庫藏文帳隋初為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金部為司珍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為司金至德初復舊掌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自
大典通考 卷三

開元二年置鑄錢使皆以他官為之宋金部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庫藏出納之節金貨財貨之用皆歸三司而權衡度量之制出于太府本司無所掌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建炎元年詔常平司見管山澤坑冶並依舊撥隸金部三年罷太府寺隸金部明戶部屬有金部官無定員

司厲下士漢有都宮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屬司隸校尉魏明帝置都官郎晉宋齊都官郎中二人北魏後齊一人後周秋官府有司厲之職掌諸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籍之事隋初置都官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隸大夫光宅元年復故又後周依周官有司厲下

士隋文帝改為員外郎煬帝改曰承務郎唐為都官員外郎龍朔光宅隨曹改復宋都官判司事一人元豐定制郎中員外郎參掌徒流配隸及吏籍之事建炎三年詔以都官兼比部金刑部員外郎一員掌宮戶配隸明刑部所屬有都官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

司刑中士下士漢之獄城曰圜武帝置中都官獄有掖庭獄丞都監史晉令有獄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獄丞二人後齊北齊同正九品下隋置獄掾八人歷代並以卑微下士為之唐置丞四人以流外入仕者為之宋神宗置大理獄丞四人金上京中都各有司獄一員元大都置司獄司司獄丞各一員獄典二員明太祖置獄日貫城隸大理寺刑
大典通考 卷三

部所屬有司獄司司獄六人提牢主事月更一人犬人下士漢有狗監主給天子獵犬後周有掌犬中士下士唐開慶使押五坊五曰狗坊以供時狩
掌囚後周有掌囚中士下士
掌戮沿革無考

司隸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成帝元延四年省綬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

後漢復爲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無所不糾惟不察三公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九卿下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部官從事史最爲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司隸于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周儀而俗稱之司州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爲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爲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李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爲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

大典通考卷三

九

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而置司隸從事之名不爲常員臨時遷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唐無司隸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宋無遼無司隸校尉之名五京各置警巡院官曰警巡使東京別置軍巡院官曰東京軍巡使中京別置巡邏司官曰中京巡邏使所掌皆司隸校尉事也興宗重熙十三年又置契丹警巡院金請京置警巡院使一員掌平理獄訟警察別部總判院事副一員掌警巡之事元上都留守司屬有警巡院達魯花赤警巡使各一員副使二員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司屬有左右警巡院達魯花赤及使各一員副使判官各三員明巡警改置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初設兵馬指揮司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尋改兵馬指揮司指

揮使副指揮知事城門設兵馬洪武十年改爲指揮副指揮革知事二十三年定爲兵馬指揮司建文中改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靖難後復故本司各指揮一人副指揮五人指揮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事副指揮爲之貳

罪隸掌隸閩隸吏隸貉隸後周有掌罪隸掌蠻隸掌戎隸掌狄隸掌夷隸皆中士下士

布憲後周有布憲下大夫小布憲上士明有憲部清吏司一禁殿監禁暴氏後周有禁殿監中士下士禁暴中士

野廬氏後周有野廬中士下士

蜡氏雍氏萍氏後世闕

大典通考卷三

十

司寤氏干寶注今都候之屬後漢左右各一人主劔錢士微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見尙書令僕射尙書皆執板拜見郎對揖屬衛尉後無

司烜氏後周有司烜中士下士

條狼氏後世闕

修閭氏後周有修閭中士下士

冥氏沿革無考

庶氏後周有庶蠹中士下士

宓氏後世無聞

柞氏雍氏後周有司柞司雍中士下士

周氏後周有翦蓋中士下士

翦蓋氏赤友氏姻氏壺涿氏庭氏後世關唐長孫无忌云覆其設著族之官去

翦蓋氏之職唯施周代事不通行

衛枚氏後周有衛枚中士下士屬夏官府

伊耆氏後周有伊耆氏中士下士

大行人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初為連敖後改為

鴻臚景帝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詔

諫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詔諫策中六年

改大鴻臚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

屬官行人為大行令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

之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鴻臚後漢大鴻臚卿一人諸王入

大典通考卷三

三

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王

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

召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魏及晉初皆有之自東

晉至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字但曰鴻臚卿

位視左書左丞常導護贊拜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

有卿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有蕃

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有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

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

儀崇元三署煬帝降卿為從三品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同

文正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賓寺卿神龍初復舊卿

一人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冊諸蕃酋渠則奉命往少卿本一

員景雲二年加一員宋鴻臚寺判寺事一人元豐官制行置

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中興省併入禮部遼南面鴻臚寺卿

少卿如宋制又有北面客省局南面客省局使副等官金宣

徽院所屬有客省引進東西閤門諸使而鴻臚寺不設元以

禮部會同館掌接伴引見外國之來朝貢者以通政院廩給

司掌各官四方邊遠使客飲食供張等事而鴻臚寺亦不設

明初置待儀司九年改為殿庭禮儀司三十年始改鴻臚寺

設卿一人少卿二人

文獻通考周禮大行人掌九儀及賓客之位漢有通事舍

人宋朝橫班有內客省使引進使四方館使唐四方館使

判獄中書省石晉始有卿監專掌判館者東上閤門使西

大典通考卷三

三

上閤門使其供職於內者多用國戚世族號為華要禮均

侍從政和官制橫班使副之名既改為大夫而其職任則

命內外官知焉其後所除總名知閤門事仍兼客省四方

館之職焉靖康元年詔閤門並立員額 故事閤門無通

事舍人而通事舍人沿唐制自隸中書省如抽赴閤門並

稱閤門祇候其後直接閤門通事舍人非舊制也天禧中

去閤門二字政和六年改為宣贊舍人又舊以閤門通事

舍人閤門祇候二等謂之閤職

小行人下大夫馬融云掌使之官行夫下士鄭云主國使之

禮春秋列國有行人漢常以中郎將建節使絕域不立專官

唐宋元俱無惟後周有司行下士明置行人司司正一員左

右司副二員行人三百四十五員後減為二十七員

司儀漢大鴻臚有理禮郎又有大行治禮丞自後無聞後魏

太和置司儀官北齊置署令丞後周司儀上士一人中士

一人隋如北齊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領司儀齋郎掌設幕

士等宋鴻臚寺官屬有中太一宮建隆觀等各置提點所掌

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事元置侍儀使掌外國朝覲

之事屬禮部明鴻臚寺屬官有司儀署丞一人鳴贊八人序

班五十四人又設通事司儀典陳設引奏典贊禮儀皆以署

丞領之鳴贊贊禮凡內贊通贊對贊接贊傳贊各供其事序

班侍班齋班糾儀及傳贊

司儀上士中士即後世典儀之任齊職儀云東宮殿中將軍

六典通考 卷三

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有典儀之

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

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

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和唱之節

及殿庭版位之次宋無考遼北面敵烈麻都司掌禮儀金無

元世祖至元八年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章外國進獻

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隸典儀司明初設司儀四人秩九品

建文罷司儀署成祖復舊

環人中士後世闕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秦漢以來置謁者臺主賓贊

受事隋始置通事舍人十六人煬帝改為通事謁者置四方

館隸鴻臚寺以待四方使者唐復改為通事舍人通奏張納

以善詞令者為之隸四方館宋有閣門宣贊舍人又有禮賓

院掌譯蕃語屬鴻臚寺遼門下省置通事舍人金閣門通事

舍人二員掌通贊勞問之事元侍儀司所屬通事舍人十六

員譯史一人通事一人明設翰林院提督四夷館有各國通

事少卿一員主之其審言語譯文字考校四夷館譯字生通

事之能否則專屬于禮部主客郎中

掌客上士中士秦官有典客漢改為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

令丞魏改大行令為客館令晉改為典客宋分置南北客館

令齊梁陳皆有客館令丞後魏初曰典客監太和中置主客

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置東西南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

六典通考 卷三

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煬帝改為典蕃署唐為典客署置令丞

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宋鴻臚

寺官屬有往來國信所掌大遼使介交聘之事都亭西驛管

幹所掌河西蕃部貢奉之事禮賓院掌北諸國朝貢館設及

互市譯語之事懷遠驛掌南諸國貢奉事同文館管勾所掌

高麗使命元至元二十五年改會同館為四寶庫置大使副

使明鴻臚寺官屬有司賓署丞一人典外國朝貢辨其等秩

教其禮儀又禮部主客郎中其原亦出于周之掌客漢金岑

為主客服虔云主胡客屬大鴻臚成帝初置尚書有客曹主

外國裔翟後漢光武分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魏亦為南主

客事晉分為左右南北四主客或單為客曹宋齊梁陳單有

主客後魏吏部管南主客祠部管左主客北齊改左主客爲
主尚南主客爲主客隋初爲侍郎煬帝除侍字尋又改爲司
藩郎唐武德初改爲主客郎中龍朔二年又改爲司藩咸亨
元年復舊掌二王後又典諸藩朝聘宋主客掌諸藩朝貢宴
設賜予之事建炎三年詔禮部郎中一員兼主客元令史分
掌名頭四方使客隸于禮部明主客清吏司掌華彝朝貢往
來宴賜之事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提督四彝館主
客主事一人

掌訝後周有掌訝中士下士

掌交後周有掌交中士小掌交上士

掌察後周有掌察中士下士

大典通考 卷三

三

掌貨賄後周有掌財賄中士掌貨賄下士

朝大夫後周有掌朝下大夫

都則都士後周有稍法箴法上士中士

大典通考卷四

湖西閣鎮新輯

設官考

冬官沿革

大司空古官天文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少昊
鳩氏爲司空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元孫之子曰冥亦爲
夏司空般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成王以毛公爲司空宋以武
公之諱改司空爲司城楚改司空爲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省
司空漢初因之至成帝綬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
空初改爲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爲大司
空亦以別小大之文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

大典通考 卷四

十一

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後漢初爲大司空建武
二十七年去大爲司空公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
史大夫都慮免不復置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
太尉同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水土祠祀掌埽除
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後周爲冬官謂之大司
空卿隋及唐復爲三公宋仍唐制政和二年罷遣金元亦爲
三公元又有大司空明無是官

大司空今工部尙書漢成帝初置尙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
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尙書
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尙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
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尙書北齊起

部郎亦掌工造屬祠部尚書後周依周官置冬官大司空卿一人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開皇三年始置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爲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后改工部爲冬官神龍初復舊總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宋制工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隸三司修造本曹無所掌元豐官制行尚書工部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寶之事百工山澤溝洫屯田之政令是時尚書猶未除入紹興三年并少府監歸工部以文思院屬焉建炎并省將作少府軍器監並歸工部隆興以後各分職掌分

六典通考 卷四

二

案六曰工作營造材料兵匠檢法知雜舊又專立一案以御前軍器案爲名遼北面以宣徽北南二院掌御前祇應之事視工部南面工部尚書同吏部金工部尚書一員正三品掌修造營建法物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澤之禁江河隄岸道路橋梁等事元工部尚書三員正三品掌天下營造百工之政令中統元年右三部置尚書二員至元元年始分立工部尚書明初設工部尚書其屬四曰營部虞部水部屯部洪武二十九年改營部爲營繕虞部爲虞衡水部爲都水屯部爲屯田俱稱清吏司永樂辛丑改立北京工部尚書後又改置沙魚口清縣尚書侍郎等官嘉靖六年裁革小司空中大夫後周依焉隋煬帝初置工部侍郎唐因之龍

朔二年改爲司平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掌與造工匠諸司公廨屋宇五行並紙筆墨等事宋侍郎一人南渡初長貳互置隆興詔各置一員遼南面工部侍郎同吏部金工部侍郎一員正四品元工部侍郎二員明工部左右侍郎各一人易州厥侍郎一人

大司空之屬司水下大夫晉宋齊皆有起部郎中梁陳改置起部侍郎後周置冬官小司空下大夫隋初爲工部侍郎煬帝改起部郎唐武德三年改爲工部郎中龍朔中改司平大夫咸亨復舊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又周禮司水上士後周置小司空上士隋開皇六年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起部承務郎唐改爲工部員外郎龍朔中改司平員外郎咸亨光宅

六典通考 卷四

三

神龍並隨曹改復宋郎中一人舊制凡製作營繕計置採伐材物按程式以示有司則郎中員外郎亦掌之建炎三年詔工部郎官兼虞部屯部郎官兼水部隆興元年詔工部屯田各一員兼領遼南面工部郎中員外郎並同吏部金工部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主事二員從七品元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二員品秩同吏部主事五員明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經營興造之事嘉靖中間興大工添設郎官數倍營繕司尤盛郎官多至十餘員匠師下大夫秦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

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爲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
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魏晉因之江左至宋
齊皆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改爲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
之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後周有匠師中大夫掌城郭
宮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隋與北齊同開皇
二十年改寺爲監大匠爲大監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太監少
令唐復舊爲匠龍朔二年改將作爲繕工監咸亨元年復舊
光緒元年改爲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少匠二人
天寶中改大匠爲大監少匠爲少監領左校右校甄官中校
四署宋將作監判監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匠工之
政隸三司修造案本監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鎮石炷香焚版

六典通考 卷四

四

築之事元豐正官名置監少監各一人丞主簿各一人掌宮
室城郭舟車營繕之事建炎初省併工部紹興三年復置金
將作監不設元將作院置院使七員又置同知同僉院判等
員中統二年立宮殿府專掌營繕至元十九年以其事屬大
都留守司將作所屬歸之明初置將作司卿少卿隸工部洪
武六年置營造提舉司二十五年改將作司爲營繕所置所
正所副各二人以諸匠之精藝者爲之
匠師中士漢置將作監丞二人後漢一人秩六百石魏晉因
之東晉以後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天監七年置大匠丞一
人班第三陳因之後魏從五品北齊四人從第七品後周置
匠師上士一人隋將作丞二人唐四人從六品宋隆興初將

作監唯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元將作院有經歷都事等
員明初置將作丞正五品後罷

考工之職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後唯置左右校
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魏併左右校于材官晉左右校屬
少府宋以後並有左校令丞別置材官校尉司馬北齊太府
寺有左校署令丞後周有掌材上士隋左右校令丞屬將作
掌營繕工作之事唐因之又秦漢中校署令自後無唐置令
丞各一人掌舟車雜兵仗廐牧唐又有中尚署令丞各一人
屬少府監掌宮中營造雜作宋修內司掌宮城太廟繕修之
事監官二人東西八作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勾當官各
三人作坊物料庫掌儲積財物以備給用監官三人金修內

六典通考 卷四

五

司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宮中營造元立中尚監總領九
司局其工部所屬有諸色人匠總管府掌百工之技藝又有
尚工署令丞掌百工名數興造程式與其材物隸內正司明
工部營繕司典經營興作之事工匠凡二等曰輪班曰住坐
輪作者曰正工曰雜工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漢有東園主章令武帝更名木
工如酒曰章謂木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更名章曹掾顏師
古曰令所謂木鐘者蓋聲之轉耳東園主章掌材以供東園
匠東園匠官名主作陵內器物屬少府後無聞唐有左校署
令丞二人掌營繕木作採材等事將作所屬有百工就谷庫
谷斜谷太陰伊陽等監監各一人掌採伐林木以供修造宋

竹木務掌受諸路水運材租抽算商販竹以經營造勾當官
一人事材場掌計度財物前期模斲以經營造監官二人退
材場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掄其長短曲直中度者以給
營造及薪爨監官一人遼金無考元修內司所屬有大木局
小木局提領管勾又有木場提領大使副使掌受給營造材
木明工部營繕司凡物料儲待曰神木廠大木廠以葺材木
曰臺基廠以貯薪藁皆以供修作之用

攻金之工築治梟棗段桃秦及漢郡國置鐵官長丞晉衛尉
屬官有冶令丞掌工徒鼓鑄江左省衛尉而冶令始隸少府
宋有東治南治各置令丞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
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後魏

大典通考 卷四

六

聞北齊司冶令丞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掌冶署
令二人并管諸冶煬帝改屬少府唐于京師置冶署令丞各
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宋少府所屬文
思院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又有諸路鑄錢監監官各一
人遼有鐵坊使副使五治太師等官金尙方署令丞掌造金
銀器物元初立金玉局後改置總管府所屬有金銀提舉司
又有鐵冶管勾所二處隸中政院明工部虞衡司掌諸冶飭
其材審其模範付有司火器鑄于內府又漢有考工令作兵
器成則付執金吾入武庫晉諸冶官庫各置督一人北齊諸
冶皆有局丞後周始置軍器監唐初因之貞觀元年罷軍器
太監置少監後省以其地隸少府監爲甲弩坊開元初復置

軍器使三年改使爲監更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
事一員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復隸少府爲甲弩坊十
六年移其名于北都置軍器監天寶六年復于舊所置軍器
監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丞主簿各一人宋軍器初領於
三司官曹案無專職熙寧六年廢曹案乃案唐令置監元豐
正名令案五所隸官屬四東西作坊掌造兵器旗幟戎帳行
物監官二人作坊物料庫掌收鐵錫羽箭油漆置官與東西
作坊同建炎併歸工部爲軍器所提點官二員提轄監造官
各二員幹辦受給監門官各一員掌鳩工聚材製造戎器之
政令紹興中改隸工部罷提舉官後復以中人典領工部侍
郎黃中請復隸屬從之孝宗卽位改稱提舉免隸工部後改

大典通考 卷四

七

隸步軍司尋復舊遼北面有五冶官金承安二年設軍器監
泰和四年罷復併甲坊利器兩署爲軍器署置令丞直長隸
兵部至寧元年復爲軍器監軍器署利器署隸焉置監少監
丞直長掌修治戎器元初爲武備寺置卿少卿等員至元五
年始立軍器監後改爲武備監隸衛尉院又改監爲寺明製
造軍器等事屬軍器局及虞衡司隸工部錦衣衛又有管軍
匠司
攻皮之工函鮑韞章裘漢少府屬有胞人長丞隋置甲鏡署
唐更爲甲坊署令丞各一人又有右尙署令二人造甲冑
具及皮毛雜作宋軍器監所屬有皮角場掌收皮角筋革以
供作坊之用金初設甲坊署令丞直長後廢元有甲匠提舉

司大都雷守司所屬有甸皮局管匠三十餘戶歲辦熟造紅甸羊皮明工部屬官有皮作局大使一人副使二入秩皆九品

設色之工畫績鍾篋幌漢有暴室丞主掖庭織作染練之事暴室者取暴曬為名又考工令主織綵諸雜工唐有左尚書掌車蓋繖扇膠漆畫績等作令丞各一人宋文思院隸工部有提轄官監官監門官等員掌綵繪裝鈿之飾凡儀物器仗權量與服供尚方給百司者于是出焉將作監屬有丹粉所掌燒變丹粉以供繪飾監官一金有文繡署令丞各一掌繡造御用服飾及燭籠花卉元立章佩監大都有畫局提領掌殿宇藻繪之事明初設文思院等衙門掌諸造作後裁革內

大典通考 卷四

官有顏料局掌燒造銀珠等項大使一人

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後漢尚方令掌上手工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宦者蔡倫為尚方令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代法唐治署令掌琉璃玉作等事宋凡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彩工巧之事分隸于文思院後苑造作所金文司署令丞各一掌造分印合傘浮圖金銀等物元將作院有玉局提舉司大都有減鐵局銷金局雕木局各提領明工部統文思院內監置銀作局各有大使副使塋埴之工陶瓶後漢將作大匠屬官有前後中甄官令晉少府領甄官署掌磚瓦之任宋齊有東西陶官民署督令各一人北齊太府寺統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後周有陶工中士

一人掌為尊彝簠盤等器隋甄官署屬太府供琢石陶土及作磚瓦瓶缶改屬將作又有右校署令丞二人掌管土作瓦泥并燒石灰厠澗等事宋務務掌陶土為磚瓦以給營繕及餅缶之用監官三人金甄官署置令丞及直長掌剡石埴埴之事元工部有光熙門窑場提領又有大都四窑場提領大使副使營造琉璃磚瓦隸少府監明工部營繕司所轄有黑窯場燒磚版以陶瓦器

周世樞曰周成王仰法前代訓迪厥官周官一篇第舉其綱未及其目周禮三百六十屬則其目也然猶是官有古重而後世輕者少昊名官首及麻正唐堯分職先命羲和至後世星術之屬降為雜流矣有古設而後世廢者太皞

大典通考 卷四

九

以還皆有五行之官若勾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至後世不過司天一家畧寓其意其實官之廢久矣有猶是官而分合異者有虞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而兵刑並掌于皋陶至後世禮樂合為一官而兵刑分為二矣有猶是官而統屬異者殷之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皆屬于太宰其五官則有司士無宗伯至周則改司士為宗伯而祝宗卜史屬之矣凡此設官不同總因世運為升降耳

論曰天地不言而運四時四時積而歲功成故先王法象兩儀以立官萬物之權衡人事之矩矱盡在是焉蓋天無所不統六官之事皆受成于冢宰天道也地無所

不發司徒之職先養民而後教地道也天地之功交修互治則又分象四時各立一官俾奉則而行之是以毛髮絲粟之務罔不就緒荒遠窮僻之人無勿得所自秦變古罷六官而漢始設尚書五曹光武增之為六其職猶卑魏晉而下或五或六進退無恆及隋定為六部更今千有餘載其能易馬明抑丞相之權分授于六部而吏部尤為崇重蓋周人所謂大家宰者庶幾近之明初學士之秩特以備顧問其後參贊機密遂當鈞軸之任固非太祖初意也夫古今之變不同因革之道各異自魏晉至唐尚書與門下中書並為三省兼總宰相之權宋又益以樞密兩制明之中葉六部之權轉歸內閣綜

大典通考卷四

是數者莫不有利有弊要而論之惟以得人為本故法古不必是變古不必非得人以行其權則人事浹而萬物靡不理矣

後周冬官府官屬

天地等五官
各目分見前

正六命小司空上大夫 正五命工部匠師司木司土司金
司水中大夫 正四命小匠師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小司
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織司卉下大夫 正三命工部小匠師
內匠外匠掌材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鍛工函工小司水典
壅司玉小司皮小司色小司織小司卉上士 正二命工
部內匠外匠司量司準司度掌材車工角工彝工器工弓工
箭工廬工復工陶工塗工典非治工鑄工鍛工函工雕工典

掌津舟工典魚典篋璫工磬工石工裘工履工鞞工韞工
韞工膠工蠶工績工漆工油工弁工織絲織綵織桌織組竹
工籍工罽工紙工中士 正一命工部旅司量司準司度掌
材車工角工彝工器工弓工箭工廬工復工陶工塗工典非
治工鑄工鍛工函工雕工典壅掌津舟工典魚典篋璫工磬
工石工裘工履工鞞工韞工膠工蠶工績工漆工油工
弁工織絲織綵織桌織組竹工籍工罽工紙工中士

宋元諸儒冬官補亡

王次點曰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
田萊溝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
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

大典通考卷四

生非地利而何小宰言六官之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
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
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泰火之
餘簡篇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其實未嘗亡也
俞廷椿復古編以天官之屬獸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
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桌改入冬官以地官之屬封人載師
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
林衡川衡澤虞非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圃人場人改入
冬官以春官之屬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
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禁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
師川師遂師改屬冬官

邱葵冬官補亡五十四人司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均人
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
染草園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鼈人雞人犬人獸
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染人弁師追師履人典瑞典同
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彙人冢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
氏形方氏山師川師

方等曰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
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為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
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
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鄴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
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

大典通考 卷四

主

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
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屨山澤之所
產也故各存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
故有逆人圉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
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
財用者生于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
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令方形方山
師川師選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
道路除不獨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
氏除毒蠱猛鳥獸蠹物鼃鼃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替族氏
翦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雍氏亦皆

司空之事也

方苞曰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
乃分割五官以為事典是之謂不知而作也夫五官之事
皆基于事典故洪範之述官政首司空而後及其餘而是
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尚書周官所
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即是以求之則
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迷謬不足辨矣蓋惟
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事各異方雖若有連而不相及
也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
里之役要以敬司空之辟蓋任役事者地官之民徒而與
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今其所謂辟者安在哉大司馬之

大典通考 卷四

主

職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蓋聚大眾故以司馬之法
治植要習軍中之塚壘然司馬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非
司空而誰哉川澮溝洫之積數遂人掌之量人量之司險
設之而規五溝五涂之深廣相因山通川之地勢要箱道
路以立關梁時式險易以傳眾力溝或以水激防或以水
濬則司空之法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大司徒
制之大司馬正之量人量之職方氏辨之土方氏相之形
方氏正其華雜選師辨其名物而鄉遂郊關以封域而別
其遠近農士工商以作業而異其遊居城郭渠落以嚮山
經水而審其面勢則土深以求泉順地防以行水春築隄
防冬繕城郭則司空之法也其在他職則事更無聯焉者

徒始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宋亦有八公齊時三公惟有大傅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國儀同三司等官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爲贈官三公之制開黃閣廳事置鴈尾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名三師謂之上公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其府三門當中門黃閣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史同太尉府後周置六卿改三師官曰三公又置三孤以司徒爲地官大司馬爲夏官司空爲冬官如周制焉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置四輔官隋置三師不主事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大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參議大事依北齊置府寮

大典通考卷四

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攝行事尋省府寮佐置公則坐于尙書都省朝之眾務總歸臺閣矣煬帝廢三師官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型四海置三公無人則闕天寶以前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人五代時多以畀藩鎮及贈官宋承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太尉舊在三司下由唐至宋加重以太尉居太傅上若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在位久近或已任司空司徒則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爲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

政和二年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言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爲次相之任遼北面于遼府有大于越無職掌班百僚上非有大軍功者不授高麗置三師府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又有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公師府有掌印官一人金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海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正一品元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太宗建三公其拜置歲月皆不可考世祖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以後三公並建無虛位又有

大典通考卷四

大司徒大司空大尉之屬或開府或不開府東宮嘗置三師三少亦不恆有也時馬祖常上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人臣之極位近歲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徒司空恐貽天下口實非便仁宗延祐五年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濫冒太尉司徒國公接迹于朝近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九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開闕貴重勳業昭著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可明初設三公府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太祖建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綬者而公孤絕不以爲贈太宗罷公孤官仁宗復設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無定員專授爲勳戚文

一人	剛因周大府監	府寺亦置	有少府	監	至元七月初設
泰治粟黃初元	哀帝齊同後魏大司農寺	龍朔二司農寺	南面至元	七月初設	初設
力史漢年改大	并都水晉梁司農北	楊帝加年改	為建炎三	司農寺年置	大司農司
梁帝改司農	孝武後魏置	司農置二少	司農光年罷	金興定司農	司農并廢
為大農	置	魏故時寺後周	置	宅初後復	復二年改後改
今大府	置	司農上	為司農	立司農	司農寺
更名大	因之	士	司大	農一人	
中改為					
大農					

記曰外有九宮九卿朝焉九卿之名肇于夏后氏王制天子九卿鄭康成以為夏制是也伊尹對成湯亦稱九卿通寒暑周以三孤卿並六官正卿謂之九卿故周禮列九棘之班位焉自秦變三代之制漢因之以太常光祿勳衛尉

六典通考 卷四

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寺大卿後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三卿屬太尉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屬司徒宗正大司農少府屬司空多進為三公各有署舊據史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魏九卿與漢同晉以太常等九卿兼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太康四年增九卿禮秩宋齊及梁初皆因舊制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為冬卿

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以太常光祿勳衛尉為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六卿各有少卿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大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隋九寺與北齊同煬帝降光祿以下八寺卿階品而少卿各加置二人唐九寺與北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龍朔二年改九寺名卿皆加正後各復舊自漢以來九卿皆數少府北齊及隋則不數後漢省衛尉東晉及宋齊省太僕齊宋以前無太府宋初雖有九卿皆以為命官品秩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中興併省冗職除太常寺大理寺不置外宗正以太常兼而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鴻臚併

六典通考 卷四

禮部紹興復置宗正大府司農餘遂廢遼金元三代大抵沿唐宋舊制諸卿所居曰寺曰監曰院曰司遼無衛尉而設衛最悉金省光祿太僕鴻臚三卿元罷鴻臚少府並其職於他官又改衛尉寺為衛尉院旋遂廢罷明初以六部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其糾劾則責之都察院章奏則達之通政司平反則參之大理寺亦謂之九卿而都察院權尤重與六部埒又謂之七卿論者以為得周漢遺意至司農衛尉少府明既不設又改宗正寺曰宗人府雖存九卿之名而官多非其舊云
杜佑曰三代以上分置六卿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猶制度未繁後漢有三公九卿而尚書之任又益重矣魏晉以

降職制日增後周依周禮制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司空職事其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

廿二史攷異漢以太常光祿勳等為九卿而官名無卿字魏晉宋齊並因漢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于官名下繫以卿字今晉書諸傳間有稱某卿者如王覽傳以覽為宗正卿何遵傳遷太僕卿衛瓘傳轉廷尉卿司馬允之傳追

六典通考 卷四

吉

贈太常卿山濤傳除太常卿何攀傳廷尉卿諸葛沖擊虞傳父模魏太僕卿虞為衛尉卿太常卿周浚傳父斐少府卿下敦傳父浚歷位廷尉卿謝安傳父袁太常卿孫綽傳

六典通考卷五

湖西閩鎮珩輯

設官考

邦國之官

生人之初未有君長嗜慾既啟爭亂斯萌乃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德大者為之天子功高者為之諸侯其餘各量賢能所宜授以卿大夫士自黃帝畫楚分州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唐虞之世有九牧百辟遣吏治國或出自天子孟子論象封有庠之事是也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又曰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若罔聞知

六典通考 卷五

是時太康失德諸侯離叛有窮之后曰羿因夏民以代政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龍圍而信寒泥泥伯明氏之讒子殺羿桃林而取其室生鼻及豷實滅斟灌斟尋封鼻于過封豷于戈恃其武力不恤民事夏有貴臣曰靡因有鬲氏收斟尋而滅過戈遂輔后相復禹舊業其後桀為不道章顧昆吾相輔作奸謂之三孽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佐湯伐夏九有成歸于是建國三千立官五等諸侯之上大夫曰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

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矣小誤脫耳或者欲見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爵異固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為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春秋傳謂士為微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孔穎達曰殷之方伯皆有三人輔之監所領夫為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為武庚也與此別

六典通考卷五

二

猶黃帝四監之遺制也周初古公肇邑于岐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鄭元以五官為殷之制左氏亦云職官五正封于夏墟五正即五官也大雅綿之詩曰乃召司徒乃召司空孔穎達說以為周自后稷封邰為上公至太王為殷大邦宜備三卿司徒司空並卿官也不言司馬者以營國之功職無與焉當文武未伐紂以前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見于牧誓常伯常任準夫牧人見于立政又有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千夫長百夫長皆官名之徵著者也豕卿三老三及周公相成王裁定官制其屬三百有六十大抵在王朝畿內于侯國

無與也惟秋官大行人及春官典命稍著其交際之禮與其命數而職事則無聞焉春秋距成周數百年矣列國官制附見左史猶得什一於千百雖或羣后僭竊妄有增改然規模不甚相遠也王制大國之卿命於天子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案宣十六年晉侯請王命士會為太傅是卿命於天子之證也鞏朔晉上軍大夫而王謂其未有職事於王室是大夫不命於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官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為太宰夏父弗忌為宗伯則當時僭擬非周制矣左氏紀晉事職官雜見孔氏為疏證明之如御戎當周

六典通考卷五

三

戎僕司士當周司右騶當趣馬公族當諸子公路當巾車本末燦然可攷其名或出天子或列國自命不可得而知矣至陳宋均立太宰以其為三恪之後而吳楚亦有之則僭王耳秦始罷侯置守盪滅古制自漢及明封建或行或否然親藩之署時有輔佐之哲綜攷其同區別其異原出周禮因時變更亦論古者所不遺也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日治典以經邦國二日教典以安邦國三日禮典以和邦國四日政典以平邦國五日刑典以詰邦國六日事典以富邦國大日邦小日國邦國邦亦曰國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乘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日牧以地得民二日刑以詰四方

長以貴得民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日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元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數亦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民守其村物以時入于王府鄭伯謙曰或問九兩曰牧曰長其餘於萬民富謂數中村物鄭伯謙曰或問九兩曰牧曰長吏皆助君分理其得民宜已至如師儒宗族朋友及山林藪澤之豪豈嘗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而均之曰得民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王畿之外公侯伯子男皆牧伯也王畿之內鄉遂都鄙其官皆長吏也卿有邦縣公有邦都其人

六典通考 卷五

四

皆主也牧伯有分地公卿有采地長與吏無地而食其祿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夫蚩蚩之民聚必以類分必以羣不為兩則渙散四出勢不可合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縱也聽其兩而縱其民他日有懷詐怵邪傾側擾攘者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參互於其間昔者孔孟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師表一世門弟子不遠千里而從之雖饑寒流落濱死不去此師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畏壘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於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莊齊諸田楚懷屈率以強宗大族繫屬人心若漢郭解之遊俠輕財重義出

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則民心爭慕恐後蜀卓氏孔氏程鄭刁閒之徒占山林藪澤之利富比封君隱民間取食焉此三者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後世王制不明徒為之牧長主吏而所謂朋友富豪大族未嘗過而問焉至州縣守令大抵以辦財賦為職而得民之道無一人經意故秦漢以來番令吳芮南海尉佗得江湖嶺海之人心遂王其地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挺矣由不知九兩繫民之說而失先王防患之意也

論曰天下之情近易給而遠難周王畿雖曰千里然鄉遂之小吏得以其情進言于天子而天子又自以歲時

六典通考 卷五

五

臨問之故民與國常為一體無待乎立法以相繫也至于九服以外遠者乃數千萬里其情際而難通其勢渙而易離建之牧樹之長董之以師儒馭之以政教固宜民之尊且信矣然而相生相養之道猶或有未盡焉是故饒之以藪澤之富聯之以宗子之恩拊之以慈愛之吏有無相通而任恤之風行緩急相助而親睦之誼篤民之朝夕與接于耳目者非其父兄族人即其婚姻故舊雖有疾病札喪不以重累其心雖有饑饉兵革不忍輕去其鄉其視祖宗邱墓之所斯須不可或離夫然後能與國社共存亡而長為不怨不叛之民焉後世人心既偷里俗寢薄雖父子兄弟終日聚處而無綢繆渥洽

之意上之政教既不足以服其心下之生業又不足以庇其身平居無事徒手惰遊蒲博飲酒以為笑樂而其心常不可測一遇水旱流移相率為盜剽劫四起嗚呼由秦漢以來上之所以繫其民與民之所以自繫其身者有如周官九兩之法者乎無怪乎治世少而亂世多也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更申教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其輔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為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崔靈恩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也

大典通考卷五

六

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職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由司空為大司寇蓋由小司空為小司寇也而言大司寇者諸侯惟一司寇故亦稱大司寇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疏諸侯之下無一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既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既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既其命之數 禮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元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

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謂得天子之命得為軍將也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或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命以下各以命數為降殺但大夫五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繡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亦無車 鄭鏗曰公之孤四命比天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出封為子男故得視子男之君子男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士不命當亦比一命之士以為之儀而減殺焉否則與庶人未仕者等矣 王氏詳說曰此經侯伯之卿大夫命數與公之國無孤其卿不得與次國異至周則大國有孤次國無孤是以降於大國一等矣故卿大夫不嫌同也亦或記禮者據春秋傳而為 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其所掌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 九儀謂命治

大典通考卷五

七

伯子男也爵者四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孤卿大夫士也 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 他皆既小國之君 鄭志趙商問大行人曰凡大夫之孤執皮為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耶反怪此更張積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觀也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小國同職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既小國之中與例似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於朝位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 文獻通考王制云殷時天下諸侯國千七百七十三內大國二百四十九次國五百一小國一千二十三內大國則皆三卿五

下大夫二十七上士唯小國二卿其大夫與士如大國次國之數大凡列國卿大夫士有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沈彤周禮外諸侯官數考上公六等自孤而下侯伯五等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無中上公為大國三鄉三遂卿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八人中士族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鄣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千一百三十

六典通考卷五

八

鄙中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各如縣鄙之數侯伯為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鄣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為小國一鄉一遂卿鄉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三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

下士為鄙師如其數通計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侯千五百二十二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子四百有八人男二百一十三人其他有爵官及婦官及在官庶人女給事之在內外諸侯者數皆無考何以知上公一孤典命云公之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無中士春秋公羊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公羊所謂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謂公侯伯亦無中士傳之誤也王畿之鄉遂比長里宰以下士而大國次國乃無爵何也曰降王畿一等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其國不設中大夫故州長遂大夫知並以下大夫為之遞降而下則下士適當閭胥鄣長矣小國之閭胥鄣長何以知非下士也曰小國無中大夫且無中士則下適當為族師鄙師又降大國次國一等也大國次國之野皆中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何以知之曰野在遠外降於遂一等遂之縣正鄙師以上中士則野之縣正鄙師以中下士明矣小國之野上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不於遂嫌乎曰小國之野其鄙師亦掌五百家政令義無不以下士者而中士本無則縣正亦不得以

六典通考卷五

九

周家外諸侯官數經無明文杜君卿通典馬貴與通攷但標舉成數而未嘗分晰言之近吳江沈氏作祿田考準王官之數以推見外官之數言之鑿鑿足補注家所未備

大射禮小卿賓西東上辨賁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燕禮小臣戒與者曾子問太祝禘冕小宰舉幣升凡祭祀贊幣玉爵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是也太宰太宗皆禘冕少師奉子以衰廟之官少師主養子之官詩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疏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

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六人此天子之官也諸侯禮亡其官屬不可得知燕禮注云樂正於天子為樂師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祭統曰尸飲酒以散爵獻土下言祭之未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周官司樂師其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下無舞人此諸侯官有之

公言錫爵 散 疏天子備官擊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其職焉 雞人故擊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 魏詩美無度殊異乎公路美如英殊異乎公人諸侯則無 行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趙盾為旄車之族是也公行從公之晉成公乃宦卿之適子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

大典通考 卷五

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別為軫車之族是其事也服虔云軾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周禮六官無公族公行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國語衛武公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 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 位亡有官師之典中謂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 倚几有誦訓之諫 誦訓工師所誦也居寢有警御之箴也 臨事有警史之道 事戎事也警樂也 史太史也 宴居有師工之誦 誦箴也 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 掌詔禮事 左傳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側室支大夫有貳宗以訓御之 貳宗宗子士有朋友庶人工商自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助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 謂太史君 警為詩 警官詩以工誦箴諫 箴諫之辭 大夫規誨士傳言 聞君過失傳告大庶人 誘商旅于市 旅陳也 陳其貨物 百官獻藝 獻其技藝夫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木鐸 遺書道人行人之官也 木鐸官師相規 自相規箴 工執藝事以諫 獻藝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豕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謂季孫介次也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

大典通考 卷五

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乃使以葬 晉人來討叔孫姑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在禮卿得會伯子男 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古制公為大國侯伯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春秋時強弱為也 為次國子男為小國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大小故衛雖侯小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 以盟主故先晉

徐自明曰春秋列國之卿藉口當小國之君每以臣敵君

氏云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及東周時諸侯皆帝制自為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官事不攝况諸侯乎然三卿舊制終不可沒即以左傳觀之子產入陳命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皆三卿並列而不及宗伯司寇其為添設明矣侯國無太宰惟宋為王者後故有之若吳楚之有太宰僭也侯國之官但有宗人無宗伯其刑官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國之有宗伯大司寇亦僭也王制三等之國皆有五大夫所謂五大夫者崔氏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及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寇及小司空司馬之下置小司馬也至於宗人並不在五大夫之列按成王

六典通考 卷五

末

封魯分以祝宗卜史則宗人之秩蓋在卜祝之間

晉中軍謂之政卿卿一人佐一人上軍卿一人佐一人下軍卿一人佐一人新上下軍新中下軍亦如之三軍或稱三帥

成二年賜三帥或稱大夫宣十二年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先路三命之服或稱大夫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信三十二年以箕冀缺為下軍大夫

晉自曲沃武公以一軍命為諸侯閔元年獻公作二軍

僖二十三年文公作三軍始為大國之制二十八年作

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注

曰晉置三軍今復增置三行避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

佐疑大夫為之帥三十一年罷三行更為上下新軍傳

曰作五軍禦狄是也三十三年於五軍十卿之外別立

卻缺為卿比於天子六卿且將倍之文六年舍二軍復三軍之制成三年作新軍杜預曰舊有三軍今增為六軍十六年罷新上下軍新軍惟一凡四軍八卿鄭子展所謂八卿和睦是也襄十四年舍新軍左氏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自此終晉世不改

太傅大師文六年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孔穎達曰太傅尊於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傳昭五年傳有孤二人者晉為霸主多置羣官不能如禮傳楚子稱叔向為上大夫明此以上大夫為傳也諸侯之有孤卿猶天子之意以士渥濁叔向等皆為卿故為太傅若大夫何得居此非也司徒桓六年申繻曰晉以信侯名司徒大司空莊二十六年申繻曰晉以信侯名司徒司空文二年申繻曰晉以信侯名司徒司空文二年申繻曰晉以信侯名司徒司空文二年申繻曰晉以信侯名司徒

六典通考 卷五

七

修士為之法此以大夫為之非復卿矣宣十二年韓中軍司馬張臣為中大夫之日中軍司馬晉上軍司馬定十三年上軍司馬籍素又襄又掌諸司寇襄三年魏絳請歸死於司寇

晉自廢司徒以後諸司皆為散職或以大夫為之成二年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蓋軍中所置司馬若周禮軍

司馬與司馬之類司空主軍中營壘與齊銳司徒辟司

徒相等又國語以中軍司馬為元司馬上軍司馬為與

司馬在周禮夏官為下大夫上士而晉皆大夫則司寇

之職亦必以大夫為之非復諸侯三卿之例矣

元帥僖二十三年謀元帥使卻毅將將軍日知錄春秋傳晉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以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不

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不

較守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衛鹿舟較
皆官也 疏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此
置虞衡以守山林是也舟行水之器較大魚之名故以名官
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使大澤大數中士四人數是少水
之澤立官使之侯望故以虞侯爲名海是木大神有時祈望
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 甯邀爲大田隰朋爲大行東
皆齊自立名與周禮不同

郭牙爲諫臣王子成父爲大司馬弦章爲大理春秋

齊之官制內外傳所記甚簡略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

鄉是以上卿爲軍將猶周制也然管子所定一時之權

制耳非常法而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亦不必盡合周禮

鄭正卿襄二年子駟爲少正襄二十二年使少正公孫僑注

爲卿知少正即卿官春秋之上卿襄二十六年傳注云上卿

在四二九年平氏冢宰昭元年請于冢宰注冢宰子產

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冢宰顧棟高曰冢宰執政之美稱猶南

六典通考 卷五

遺稱季孫爲冢卿士會稱爲太宰襄十一年太宰石爨如楚

放爲宰非鄭獨設冢宰之官程啟生日太宰之官非鄭

所令正襄二十六年子太叔爲六卿襄九年鄭六卿公子驪

重孫公孫董公司徒司空襄十年子駟當國子國爲司徒

昭十八年司馬司寇列居火道素齋田

日司寇與司馬並稱疑司寇亦卿也

顧棟高曰鄭六卿其名可見者司馬司空司徒三官襄二

年傳云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十年傳云子駟

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盜殺子駟子

國子耳子孔當國十九年傳云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

政立子產爲卿三十年傳云子皮授子產政曰虎帥以聽

誰敢犯子子產爲政是鄭卿最重者當國當國之下復有

爲政一人此二卿未知以何名命之子產以少正爲卿則

六卿之中當有少正又與宋六官不同名

門子襄九年大夫門子注門子卿之適子疏周禮小宗伯掌

父當門者也是卿太史襄三十年使太史命伯石爲樂師

之適子爲門子也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五年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昭二年傳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注市官也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封人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十一年仲足宗人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者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司墓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夫昭元年使太史書其名

六典通考 卷五

其徵縣士也疏謂司寇之官在野者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

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禱

之禁令知諸侯縣士亦當然也

火于元冥回祿

鄭在春秋初祭仲以天子命卿首專國政其後有上卿

次卿屢見內傳六卿之名傳未盡詳大抵僭周制而

爲之顧氏以少正當六卿亦無確據方子產執政百務

更張左史稱其上下有章等威有辨至於官制之僭竊

相沿已舊卒不能有所變革

衛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聃季

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陳傳良曰殷民七族

實封唐叔蓋世家大族禮法足以齊其家 酒誥太史友內

恩義足以帥其族正有國者所以爲治也

史友太史內史掌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

事百尊不可不慎況汝身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馬乎況能迫過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司若保宏父定辟也

先儒謂諸侯有太史無內史春秋傳稱鄭使太史命伯石為

也梓材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朱子

言司徒司馬司空蓋謂克商時侯國之官故內則以冢宰敷

三也詩子子干旌在浚之郊注旌于干首大夫之旌世

也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此據貴者為言故知是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箋周禮建旗則州長之屬疏鄉射

六典通考卷五

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

是士也鄉則州大夫以下或亦為士鄭族以下大夫夙退母使

卑皆非士矣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大夫夙退母使

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

然則卿大夫右宰年右宰穀從而逃歸少師以公孫免餘

少為少師公使為司寇冠昭二十年奪之司寇注齊約為衛二

卿少師非卿官司寇冠昭二十年奪之司寇注齊約為衛二

士注治獄官也司徒哀十五年夏期為司徒太史四史華

龍滑與禮孔二人日我太史也實掌其祭顧棟高曰周禮

也祀太師之卒章注太師掌樂大夫樂人師曹請為之將軍

衛將軍祝定四年傳注祝祝太祝子魚哀占夢侯占夢變人

占夢中人比周禮筮史占之注救筮史行人行人子用褚師

園子駢乘昭二十年宗魯駢乘顧棟高曰封人注官名正義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疾革公曰社稷之臣也與之縣

邑命子孫無相忘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不知柳莊

于衛何功也論語直哉史魚集注云史官名或是太史

柳莊者意史魚之徒與漢武帝稱汲黯為社稷臣以其

守節不屈則莊之居官可知矣

陳司徒昭七年司徒昭入年司徒司馬司空視視社司

夫也與雙雙昭八年與雙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與為眾非

六典通考卷五

周語單襄子假道於陳侯不在疆侯侯人也掌司空不

視塗司空卿官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司里不授

館司里里宰也陳有四官而曠其職故單子譏之又史

記索隱司徒招一作若使楚見殺

楚令尹莊四年令尹闢祈文王時彭仲爽莊二十八年子元

是三十三年子文信二十三年成得臣二十八年為呂臣

年子子越諸殺般而代之以孫伯卒成嘉為令尹宣四年闕般

年子子馮二十五年子襄十五年公子午二十一年子重襄二

年子子墨肱是年棄疾即位子旗為令尹十七年陽句二十

年子子囊瓦定六年子西哀十六年沈諸梁兼令尹司馬是年

楚以令尹執政最為貴卿左氏所記凡二十八人惟彭

吳行人始於巫臣子狐庸在成七年伍員司馬哀十一年孫
從司馬注從少司馬國語攝少命茲與士五太宰論語正義
吳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鄭云是吳太
宰也左傳哀十二年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
貢帥一國語行頭皆官帥注官帥大夫也韋昭曰此將軍吳
對官帥一將軍注命卿也下大夫國語十行一變大右校夫差
十旌一將軍注命卿也下大夫國語十行一變大右校夫差
史記吳世家將軍孫武下大夫國語十行一變大右校夫差
使太宰嚭為左校王孫駘客卿吳越春秋專諸之子拜為
右校司馬左校王孫駘客卿吳越春秋專諸之子拜為

吳越春秋巫臣子狐庸由行人為吳相任國政蓋吳之
諸官以行人為最貴雖重臣如子胥終老此秩不復別

選

越五大夫舌庸苦成文種范蠡相國范蠡文種上將軍范蠡
越五大夫舉如並見韋昭注相國范蠡文種上將軍范蠡
越世三百人入事吳國若宦豎然前馬前馬在

六典通考卷五

日知錄越語勾踐身親為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為吳王洗

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為吳兵先馬走原當作荀子天子出

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

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

御宋王駿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驅然則先馬者馬前

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庶養之

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

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攷周禮齊右職云凡有

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

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

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謂朋前馬

秦風既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小臣也疏燕禮小戶
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右大夫二說成
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者注秦之掌憲
詹囊十卜人倍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占據所見雜
占而醫昭元年和五殺大夫奚百里上大夫叔
左傳僖十五年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注不詳其官

名秦本紀載三帥自徵敗歸復官秩如故亦不言所任
何官左傳成十三年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
皆秦官名詳爵命考

曹風彼侯人兮荷戈與又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侯人道路送
賢者之官不過侯人芾韞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疏周禮天
子之官侯人是上士下士諸侯之侯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
乃身荷戈受謂作侯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也天子侯人
之徒百二十人諸侯侯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其職云侯人

六典通考卷五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侯人注云禁令備姦也以

設侯人者選士卒為之引此詩彼侯人兮荷戈與疏是使

亦名為侯人也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司城哀七年使

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大夫司城哀七年使

司城以聽政程啟生曰司城宋官曹不應有蓋登倍二十

伯之後衰弱奉末之政令已久其見滅於宋宜矣八年獲其

豎通使命者隨少師桓六年使戎右戎右少師蔡司

馬襄八年公子西號祝應宗區史蔡宗宗人史太史也

秦詩奉時辰牡箋謂虞人也則秦有虞人之官陳詩夫

也不良傳夫傅相也正義曰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

傅相則陳有師傅之官曹詩傳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而

公羊氏乃謂曹無大夫殆臆說爾

春秋繁露大國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

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

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次國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二良人二卿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下士一作傅士宿衛公

大典通考 卷五

三

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士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小國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氏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卿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通一作大夫上

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此周制也按董子所述小國大國皆三卿與周禮王制不合

論曰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眾勢積於下故一尊成乎上未有子焉孤立而可臻於理平者也古者大侯受封不過五百里比於後世纔一郡縣之地然其輔佐繁多等列差別故在開國胙土之日必有世家大族與國同休戚其或退居燕閒之地常有左右論諫為君效耳目至于出入使令建節宣力號為奔走後先禦侮之材者又不可殫數也國君之視羣臣如其一身羣臣之視國事如其家事民之遠在數百里外者不獲覲其君

大典通考 卷五

三

則時見其臣水旱疾苦無有隱鬱而不達刑獄輕重無有頗僻而不得其平又非直此而已鄉遂之吏各掌徒役而徵發之令不煩閭井之人並出車乘而攻戰之資素備即有奸宄異類出于其世則屏諸郊遂納諸園土務使其畏罪改操而後已故三代之盛天下累數百年未嘗有非常暴起之變流血丹野之禍豈非君自私其國人而臣各戴其君上之效乎後世以郡縣理天下大者兼地或盈數圻守令之才不必皆賢其為僚佐者丞尉司馬三數輩而已師友賓客非可共腹心之謀僕從徒隸非可寄耳目之司守令端坐拱默於上而百姓蹙蹙怨歎於下養之既失其方教之又無其具夫

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

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

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

乎注叔籍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

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

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莊二十四年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劉敞曰非也曹鄭皆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宜無大

夫豈獨曹哉今公羊不曰鄭無大夫而曰曹無大夫似見曹

之大夫著於經者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

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六典通考卷六

徐邈曰於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位下同士故

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若魯慶宮季孫宿其弟快皆特

以事書非實能貴略名而已楚雖荆蠻漸通諸夏故莊二十

三年書荆來聘文九年又襄而書名然當僖文之世楚猶未

能自同列國故得臣越椒並略名惟屈完來會諸侯以殊禮

成之楚莊王之與為江漢盟主與諸夏之君權行抗禮故春

秋書之遂從中國之例夫政俗隆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

失其序而諸國乘間與之代興因詳略之文可以見時事之

實矣秦爵伯也上據西周班列中夏故得稱師有大夫其大

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蓋于時晉主魯盟而秦方

敵晉則魯於秦情好疏矣又吳札不書氏以成尊於上劉敞

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恭此皆因事為義劉敞

曰列國之卿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

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

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偽彼固不知王者諸

侯之制度班爵云耳

公穀稱無大夫者六國曹莒邾婁以小國而無大夫楚

秦及吳以夷狄而無大夫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

公羊曰邾婁無大夫以近書也何休解曰大國有大夫

小國略稱人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于邾婁者自近

始也附會傳意曲為之說休之迂詭又甚于公羊矣顧

氏日知錄云僖四年屈完來盟楚始有大夫公羊傳謂

文九年越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大抵公羊好為異說

六典通考卷六

三

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敵位敵也

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行理以節逆之也

境謂闕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行理以節逆之也

迎也執瑞節為信而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卿出郊勞聘禮

至於近郊君使卿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宗祝執祀伯祝

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宗祝執祀伯祝

大祝執祀將有事於司里授館於里授館於里授館於里

廟則宗祀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於里授館於里授館於里

具徒具徒設修道司空視塗視險司寇詰姦姦盜虞人入材

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火燎庭

禮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火燎庭

也燎水師監濯水師濯之事者膳宰致餐日餐食廩人獻饋禾米也

司馬陳芻司馬掌芻圍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補傷敗也百官

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蒞臨也上卿監

之 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廢繕
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公室圻人塗者諸侯
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
轄巾車主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右二條述侯國禮賓之官頗詳足補周官王制之缺章
昭解周之秩官爲常官篇名竊意周公定官制必有成
書如晉百官注之類當春秋時猶存至戰國諸侯惡其
害已而盡去其籍後世遂不可復見矣

官他國

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
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

六典通考卷六

四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獲戾而逃唯
執政所實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
敏也使從嬖大夫 蔡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
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
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
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
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
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郟晉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返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

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爲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

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

蘇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

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宣四以爲謀主鄆陵之

役楚農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

六典通考卷六

五

時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兵 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
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卻
以政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若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
師夷傷也吳楚之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爲也

官私家

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臣之奢富疑於國君敗亂之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

謂君與臣同國臣與僕相 等輩而處是謂君臣 王命侍御

遷其私人私人 人家臣也 止義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

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中治雖是王 官事不攝焉得儉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
 常兼數事管仲不然言其多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
 疏熊氏以為獻子
 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殿是家臣亦有司徒
 也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桓子咋謂
 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冢也爾以是繼之對曰不敢愛死孟
 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 公南為
 馬正使公若為邱宰武叔使邱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
 人叔孫之 殺公若 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 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
 之力士 禮大夫驂乘有 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
 從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
 之對曰臣聞三世仕家君之事之如國君也 再世以下主

六典通考 卷六

六

之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
 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固不敢不君 叔向見宣子曰昔所
 實直而博晉祜宣子家臣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吾聞國家有大事
 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 屈到有疾召其宗
 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
 沈彤曰宰者家之貴臣也喪服傳謂之室老曲禮謂之家
 相詳表服在王畿公以卿為之孤卿以大夫為之大夫以
 上士為之由王畿例推則上公之孤之宰當卿卿之宰當
 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
 當上士子男之卿之宰當上士矣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
 為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為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

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潘景昶云陽貨為季氏宰而
 則餘所推者亦無不得矣文子子車果皆卿乎曰苟子車
 非卿而大夫其宰安得並稱大夫至文子聽衛國之政亦
 見檀弓焉有聽國政而非卿者上公之孤四命燕禮稱孤
 為公益如王之公王之公以卿為宰故知上公之孤亦以
 卿為宰而不與三命卿之宰同也王之公果以卿為宰乎
 曰左傳有所謂王叔之宰者王卿士之大夫也襄十年傳
 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按王叔伯與卿以大夫為
 宰則公之宰卿而大夫之宰上士可知矣凡宰之人數各
 有幾曰制事之謂宰本白蓋家止一人猶王之有家宰諸
 侯之有執政也

六典通考 卷六

七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為右相仲
 虺為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
 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禮記月令命
 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
 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
 時一人特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
 秦相後又為丞相也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備子為齊相不
 相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為之輔相不必名官是
 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
 彼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傳說

為相而曰王置諸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

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

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於齊侯曰管夷吾

治子高侯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

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為令

尹淮南子言子產為鄭國相傳止

言執政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

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

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秦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

論語

與求也相夫子是相

季氏而非相魯君

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

慶封為左相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

夾谷孔正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為小相焉之相史遷

述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為大司寇攝相是誤以債相之相為

六典通考卷六

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

晏子春秋

聖相荀子有坐篇孔子為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

遂有孔子為相國之說而經史問答力辨孔子以卿當國亦

未足信又韓子外儲說

左言孔子相衛尤妄

大夫從士

晏子答家老之言曰惟卿為大夫杜預曰此士喪禮也時之

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晏子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

譏之故遜辭略答正義云周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亦大

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攷之春秋凡書大夫皆卿也非卿

則書人晏子所謂惟卿為大夫者言已非命卿不得為大夫

韓申徒

司徒古官見于虞周之書迨春秋戰國之際官稱各從其國

其自我作古者多矣豈復可繩以虞周之舊哉意申徒之在

韓國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記高祖與魏將皇欣

魏申徒武滿軍并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

王豈亦徒不晉故官耶功臣侯表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史記

申與司徒相近字由此雜亂刊誤亦曰申徒

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耳

歷代國官

漢州牧官屬

秦滅九國立郡守治民丞佐之郡有邊戍者丞為長史

漢因之王國有長史宋齊以下長史職最貴至明遂專

設長史司秦又有監郡御史放黃帝四監殷三監之意

而別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及漢末改刺史為

六典通考卷六

州牧其任浸重官屬詳具宋書百官志

漢儀帝子為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

王僕一人秩千石郎中令秩六百石置官如漢官官吏郎大

夫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漢置內史一人秩千石治國如

郡太守都尉職事調除吏屬

淮南王安與太子反謀召相二

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

史中尉不來無益也觀此知諸侯王國兵權相與內史中尉

兼掌之互

相中尉傳不得與國政輔王而已當有為移書告

內史內史見傳相中尉禮如都尉太守

按太守當

相置長史

曹參相齊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乃厚請之蓋中尉及

公曰治道貴清淨清淨民自定參用其術齊國安集

內史置丞一六百石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傅一人

齊人也治詩景帝時相一人皆二千石傅主導王以善禮如

以廉直拜清河王傅

太醫太倉侍醫太倉尙方注云志樂方大少史河間王怨侍
中書問侍中君卿常侍舍為常侍長史梁平王傳曰欲司
馬司空太倉公傳齊潘子太子師傅吳王大將軍吳王濞
伯為大將軍齊王襄以魏勃為將軍關內侯霍光傳姊夫
將軍左右閣都尉太倉公傳齊大與功臣表關氏節馮解散
古曰大與主冗從師古曰冗職之從王者也內官夫人川
爵祿之官王傳明正夫人修美人淮南王傳令故美人材人上八子
高五王傳以令置孺子中山哀家人子傳外戚永巷僕射川
王傳使其大婢為僕射主承巷

太平御覽云漢書王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或曰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以命士其所不言則為

六典通考卷六

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為百石是漢初之制猶為近
古又漢王國有師百官表及續漢志皆不著僅見前書
王式傳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
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式亦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
王忠臣孝子之篇為王反覆誦之危亡失道之君未嘗
不流泣為王深陳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
以聞得減死論

後漢王國有傳二千石如師不臣皇太子疆求乞自退封東
為傳從駕南巡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相
詔惟林守慎有召必至特授賞賜又辭不受帝益重之
秩二千石不隸字子榮為魯相行縣三老執轡學官處士皆
乘牛馬隨後所頓亭傳報講經袁忠為沛相乘葦車以清亮

稱內史如郡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郎中令一人僕一人比千
石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
並馬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曰僕減其秩
治書比六百石本尙書更名大夫職官錄漢制典書本日尙
書為典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
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
後減據太子洗馬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則王國之謁者
則王國之謁者所掌亦宜如之或云掌冠長別是一禮樂長
官如禮樂長衛士長之類則員不得若是之多也
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宦者主宮中
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無員其紹封
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每國置相一人其秩

六典通考卷六

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會稽典錄駱俊字孝遠靈
賦並起陳與接壤四面受敵後屬吏民為之保障發倉以贖
貧民鄰郡土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
教主者厚致米肉生但納租於侯以戶數為限其家臣置家
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
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
滿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荀淑傳補朗陵
侯國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諸公主
為令也東萊之不其亦侯國而董恢傳稱除不其令諸公主
各置家令一人東觀漢記曰其主其家

附州牧官屬 宋百官志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
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
主兵事部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錄閣

下眾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一人
主選用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
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
一人主一郡文書漢制也今有別駕從事史治從事史主
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
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晉成帝咸康中江
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而別駕從事史如故今則
無也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治中主眾曹文書事西曹
即漢之功曹書佐也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鏡之屬
揚州無祭酒而主簿治事荆州有從事史在議曹從事史
下大較應是魏晉以來置也今廣州徐州有月令從事若

六典通考 卷六

諸州之曹史漢舊名也晉東海王越為豫州牧置長史參軍庾凱為長史譙覽為參軍

魏武初建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
建安十八年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
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
覬和洽為侍中文帝制王公國有保傅相常侍侍郎魏略云王為侍郎應中令魏志少好學為王郎中令王宿聞其
令與諸子遊郎中令儒者常虛心從學禮亦敬恭以授王由
是大得中尉大農文學宋志前漢王國已置文友漢東平憲
賜遺將軍辟杜樞為西曹掾尋以謁者大夫諸雜署令公主有家
為師友魏諸王置友一人令僕丞行夜督郵王太妃有家令僕丞初武帝封諸子為侯
精選賓友鄭袤與徐幹俱為臨淄文學掌書校典籍明帝時
中山王哀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不止文

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錯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
遂共表稱陳袞聞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而
諸君乃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蜀先主為漢中王依漢初諸
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
左右常從督以領之亦有傅相孫奮徙王南昌殺傅相謝慈
等

晉制大國置上軍中軍下軍三將軍次國上軍將軍下軍將
軍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咸甯三年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
大國梁趙崇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
邑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
五千戶止置一軍千人亦中尉領之諸王侯支子封為大王
國次國者亦各置軍領以中尉其文武官屬皆自選置
國有傅亦謂之師山公啟事曰王封廣陵王以劉寔為
文王仲尼文學各一人愍懷太子封廣陵王以劉寔為
四友之名文學各一人師孟斯為友楊準馮蓀為文學改太

六典通考 卷六

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武帝時詔壽陵公鄭沖及
尉大農為三卿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晉起居注云成帝延甯
贊相威儀省郎中置侍郎二人晉百官表注云侍郎朝服武
獻納威儀省郎中置侍郎二人晉百官表注云侍郎朝服武
置四人小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晉武置學官令主貢典書
丞各一人晉起居注云晉武置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

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八人典醫丞典府丞
各一人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廿二史考異晉時郡置
名稱率相亂如陸雲稱清河內史亦稱太守桓彝稱宣城內
史亦稱太守蘇峻稱歷陽內史亦稱太守孫敷稱瑯琊太守
亦稱內史邵存稱武邑內史亦稱太守周廣稱豫章內史亦
稱太守王曠稱丹陽太守亦稱內史王承稱東海太守亦稱
內又置主簿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
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

等員 元帝紀帝即位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探屬拜 初武帝踐

祚封宣帝孫永為東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

大小無定制泰始初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

有備帝以安平王孚明德屬尊當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

馬齊王攸傳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奏議曰昔聖王

使藩國自除長史今雖庸蜀順軌吳猶未宜宜侯清泰乃議

復古制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

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 惠帝時東海國有參軍長史

才皆朝廷之事其令自上請之 惠帝時東海國有參軍長史

劉真為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威也近則汗

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密視天下兵簿倉庫牛馬器械水陸

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與既 舊制典書令在

見越應機辨畫越傾膝酌接即以爲左長史 舊制典書令在

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

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

六典通考 卷六

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吏職皆以次省焉 郡國戶不滿五千者

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

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

公侯以下置官師各有差 劉聰以河間王易爲太尉初置相

漢輔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統級遠遊冠置輔

龍驤虎牙十上軍輔軍各衛京左右前後上下軍輔冠置軍

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

六夷十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並典

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

皆亞公以子祭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江都王延年錄

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顛爲太保馬

諸公延選英備乃更猥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攝等爲國

卿者皆降其爵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雷安樂五公皆降爵

爲侯 成都王李雄尊范長生日四時入節天地大師諸將

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閔或上書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

度從

宋氏一用晉制雖大小國皆有三軍 王鳴盛曰按州郡志揚

長自南豫州以下始有國相然甚少 江州一州各郡所屬之

縣幾盡是公侯伯子男國相令但一二見而已此下青冀司

仍多是令其下荆鄆湘雍四州令與相相聞其下梁州秦州

益州甯州廣州交州越州又純是令長而國相偶一見焉若

云近京都者不以封國遠者則封之或云有實土者不以封

寄治假立之名則以封二者皆不然也凡此諸國皆是以空封

不之國也而其立制之意則似隨 王國有師改傳爲之內

取縣名以封之而未有一定制之例 王國有師改傳爲之內

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 孔穎達思遠爲江夏內史好酒

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又有醉而明曉政事咸曰一月二

筭日記室之要須通方敏思性情縝密者爲之 別有長史

參軍別駕從事等員 世祖時周朗上書曰王侯議未堪務不

應強仕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何必

六典通考 卷六

列長史參軍別駕 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

從事然後爲貴哉 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

孝武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

已劉邕嗣封南康侯河東王欽之嘗爲南康國相素輕邕後

酒平飲之效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 自明帝以後皇子

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孔穎達衡陽王義季記室奉

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 孔穎達衡陽王義季記室奉

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 顛學不崇實性又疏情 小號將

何可以屬知秘記乘筆文閣假吹之尤方斯匪 齊職儀宋孝

軍爲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 武帝大明年

開府儀同及三公府 公主有傳令傳令不得朱服

王鳴盛曰封國之制王國之相名內史公侯伯子男國之

相名相王公等皆不治民但食其祿耳相則治民內史治

民視太守公侯等相治民視令長就州郡志約之當如此

六典通考 卷六

八九

以內史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南平長沙衡陽零陵臨慶始建是也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巴東廣興是也若豫章南郡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若南康以公相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此則例之變也

齊備郡縣為國者為內史相王國師王琨為武陵王師時王儉為宰相屬現用東海郡迎吏現謂使人曰語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友竟陵方小郡當乞寒賤首官何容復奪之遂不果其事文學明良傳為宋邵陵王友名友尋廢此官不知南史何文學永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各一人又置諮議張岱字何昌寓為竟陵王文學意好甚厚陸慧曉由司徒從事中議三王行事舉而情得左右長史陸慧曉由司徒從事中卿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慧曉歷輔五

六典通考 卷六

六

政僚佐以下造請輒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公侯置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公侯置郎中令卿一人餘與晉宋同永明中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京邑士人盛為文章談議皆湊於西邸子良職為征北司徒記室職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事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平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身病而未歸承瞻前良在已何若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齊河間之館則速東平之僚此諸賢所當深察也古之王侯延四方之士則有輻湊燕路慕若王之義讓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襲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

附宋齊典鐵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鐵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鐵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鐵典鐵之權稍重後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鐵皆出納教命執

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宗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鐵怒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六十為國竭命止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鐵共臨之喜稽首流血乃止大明二年三典鐵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戴法興吳昌縣男戴明寶湘鄉縣男蔡開高昌縣男開時已卒追加爵封

齊初諸王出鎮皆置典鐵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出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方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事之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奸利武陵王暕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鐵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暕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戌瑯琊欲暫遊東堂典鐵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鐵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係尚方然

六典通考 卷六

九

桓命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鐵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供病典鐵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尊微求衣食必須諮訪宣城王遣典鐵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瑯琊城有守兵宣城王恐其不肯就死以問典鐵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鳩偏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

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其故對曰
大主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藁一杯漿皆吞鐵帥鐵帥不
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典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
陵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意詣鐵帥參軍范雲曰詣長
史以下皆無益詣鐵帥立有倍本之價謂所恃以詣鐵帥而
本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鐵殺之
竟無一人能抗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
而復害之若不立鐵帥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鐵之
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鐵入都自
是典鐵之權亦輕矣齊職儀諸公領兵局有典鐵二人

六典通考卷六

蕭子顯曰帝子臨州親民尚小防驕翦逸積代恆典故輔
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
行飲食遊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行事執其權
典鐵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
已莫由成不在身恩未接下一朝艱難總集望釋位扶危
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
在齊而彌弊也馬端臨曰宋齊之制諸王為刺史者立長
童稚之年府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皆長史典鐵也宋齊
梧王以囚狂逼嗣明帝即位江州長史鄭琬不受命奉晉
安王子勛起兵稱帝晉長史孔覲雍州長史孔道存俱
不受命皆奉其主以應晉安未幾兵敗臣主俱誅而孝武
之子孫職焉及齊明帝以支代宗欲盡除高武之子孫皆
以典鐵殺之然則長史典鐵之設所以禍諸王而當時之
居此職者皆輕躁傾險之人或假之稱亂或賣之為功其
情雖異構禍則同童子無知驛首橫死於鋒鎗鴆毒之下
至誓不願生帝王家及乞為
奴以紆死而不可得哀哉

梁制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武陵王在東州頗驕縱上召江
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乃除折衝將軍東中
郎武陵王長史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華清麗
豈能一日忘之乃表革同行又除南中司馬從事中郎諮議
郎長史革凡歷官入府長史四王行事
參軍及掾屬中錄事中心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
室中兵等參軍文學天監初臨川王以下並置主簿正參軍
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通典王加將軍開府則置長史司
宣城王長史徒御史中丞武帝使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
憲直道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代周閱蔡廓並以侍中為之
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嗣王府則減皇弟皇子府師友文學
王府員重故有此旨唐六典注梁選部皇弟皇子府有正參
長兼行參軍軍副王府則行參軍降正王府一階替王府
則又減嗣王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等員自此以下則並不登二品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官

六典通考卷六

又置典祠令廟長陵長典醫丞典府丞典書令學官令食官
長中尉侍郎執事中尉司馬謁者典衛令舍人中大夫大農
等官嗣王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等員蕃王則無
常侍自此以下並不登二品諸王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
郡縣者境內稱之曰第下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
主國其文書下羣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皆稱臣上於天朝
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南平元襄王偉
遊士知名者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
第又加穿築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
盛無過焉王以下各置相縣國典祠典書令典衛長一人而
伯子典書謂之長典衛謂之丞男典祠謂之長典書謂之丞
無典衛諸公已下臺為選置相知百姓事典祠以下自選補

上諸列侯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員不滿千戶則但置庶子員

陳承梁制親王加將軍方得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

官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將軍一人餘置將軍又置司馬一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官亦準此為差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

參軍友掾屬記室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迭減之王國置郎

中令將軍常侍典祠令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減其員唐

典注梁陳王府有中錄事參軍及錄事各一人公主則置家令王國侍郎奉朝請嗣

王行參軍並起家官未合發詔命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為清

濁或有選司補用亦有府牒即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

府之日唯賓遊宴賞時復修參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

六典通考 卷六

僚佐等或亦得預催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世祖入纂帝位

為始與王舊制諸王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尚書入座奏言皇子新除始與王伯茂宜加甯遠將軍置佐史詔可

後魏天賜元年十二月詔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

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

人皆立典帥職比家丞總統羣隸諸王侯亦各有師唐六典

始藩王二藩王三藩王各有所傳友文學侍郎掾屬舍人等官時王國舍人

清修之門咸陽王禧乃取任諸王領鎮者各有司馬常山王

城王隸戶為之為孝文所責諸王領鎮者各有司馬張山王

司馬在并州雖戎馬填委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長史張充

美景嗜遊遊以談為事士人謂之方外司馬長史張充

沮陽人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遷為皇子府有中兵參軍

左長史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皇子府有中兵參軍

臣古禮所不載則家臣不得統諸王師第三品諸王友從四品下主簿從六品王公國郎中令第七品王公國大農從第七品侯伯國郎中令王公國中尉第八品侯伯國大農王公國中尉第九品王公國中大夫子男國大農從第九品

後齊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位置師一人友一人第五

司馬長史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各一人侍郎

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唐六典北齊皇子府有中兵外

因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閣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等令各

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廩牧長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典府丞一

人執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等員諸王國皆有主簿加

六典通考 卷六

陵長廟長常侍各一人而無中將軍自上中大夫各減一人

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諸公又減諸

夫員公主則置家令丞等官

後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為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諸王公

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領兵軍數一如

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嫡子但知其政不干

其位國相以下見嫡子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答拜

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答拜其文書稱嗣子曰王嗣

子公侯嗣子子繫父爵明不專國其燕見則稱第下文書表

皆皆臣禮而不稱臣皇弟皇子置友員各二人王蕭大國除滕

王適友適嘗

問大淵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手對日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帝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殿鑿不遠足為成例學士六人餘吏闕問齊王憲文武賢吏後多仕至台牧

隋皇伯叔昆弟皇子為親王置師友各一人親王師從三品學品從六二人開王則長史司馬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武幹用為并州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諮議參軍事簿錄事參軍東西閣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

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典鐵二人上柱國嗣王郡王無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閣祭酒長兼行參軍等員而加參軍事為

五行行參軍為十二人柱國又無騎兵參軍事水曹行參軍等員而減參軍事行參軍各一人諸王置國官有令大農各

六典通考卷六

一人尉各二人典衛各八人常侍各二人侍郎各四人廟長

學官長各一人食官廩牧長丞各一人典府長丞各一人舍

人各四人等員上柱國柱國公減典衛二人無侍郎員侯伯

又減典衛二人食官廩牧長各一人子男又減尉典衛常侍

舍人各一人上大將軍大將軍公同柱國子男其侯伯減公

典衛侍郎廩牧丞各一人子男無令無典衛又減舍人一人

上開府開府公同大將軍子男其侯伯又無常侍無食官廩

牧丞子男又無侍郎廩牧長上儀同儀同公同侯伯子男其

侯伯又無尉無學官長子男又無廩長食官長二王後置國

官與郡王同郡王上柱國公同國公無上開府已上官者上

開府公同散郡公與儀同侯伯同散縣公與儀同子男同

典通

煬帝更名王府參軍為諸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為名改國令為家令餘以國為名者皆去之諸公主各置家令丞主簿

郡主唯無主簿初高祖分王諸子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

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

時元嚴王韶以骨鯁知名拜嚴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

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

參相齊之意也李微有文武才幹詔總晉王府軍事時蜀王

如李廣煬帝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拜柳謩之為齊王長史

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前北面引謩之西面立牛

宏宣敕謂齊王曰我昔出藩之初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

堂令高頴虔慶則等送王子相於我時誠我曰汝幼冲未更

時事令子相輔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近昵小人吾奉

六典通考卷六

救後不敢失墜微子相吾無今日若與謩之從事一如子相

也又敕謩之曰卿善思匡救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當鍾卿

一門有不善罪亦相及

唐制親王府傅一人從三品掌輔正過失諮議參軍事一人

正五品上掌訂謀議事友一人從五品下掌侍遊處規諷道

義侍讀無定員文學一人從六品上掌校典籍侍從文章東

西閣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掌禮賢良導賓客自祭酒以下

為王官武德中置師一人常侍二人侍郎四人皆掌表啟書

疏贊相禮儀舍人四人掌通傳引納謁者二人舍人二人諮

議參軍事友皆正五品下文學祭酒皆正六品下初武德四

天策上將軍宮城西作文學館以代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

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簡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

議參軍事友皆正五品下文學祭酒皆正六品下

初武德四年太宗為

聖一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孫官員神龍二年閏正月敕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甯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景雲元年六月敕公主置府近有敕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魏元忠女在內男在外男女有別剛柔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大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建府僚崇置官秩若以女家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無爽可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也君侯不正誰正之哉開元制府主薨則諸府佐視事帳內遇葬追退雖無妻子亦准此其國官聽終喪若有襲爵者聽其遇事諸公主邑

六典通考卷六

司並隸宗正寺出降者不置

附論方鎮官屬 唐廢封建而方鎮強盛貞元以還武夫坐擁疆土侵叛攻伐不貢不臣幾與晚周七國之事無以異考其幕府僚佐協心盡規往往而有文學雄俊之士亦多出於其間固唐之初制然也蓋自秦漢以來有郡守以理民有都尉以備亂而舉察之任則以刺史領之降及魏晉州牧都督之名最為崇重至後周又有柱國總管之設唐則參取而酌用焉方岳之員大備矣宋以後安撫都轉之號事勢略殊不具論云徐自明曰漢初藩國二千石以文帝之世淮南厲王逐漢所置二千石諸自置七國之叛衡山淮南之亂大抵皆私自置官也唐節度置後皆得辟置其賢者既歸之而怙強負固得以私恣庶而成藩鎮之亂亦不識內外之勢矣

宋制親王府傅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友記室參軍王府教授小學教授傅及長史司馬有其官而未嘗除清化中張洎上疏曰前史皇子封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有郡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以揚益潯幽荆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如段文昌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勳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上命改正太平興國八年諸王出閣楚王府置諮議參軍二員翊善一員陳王府置諮議翊善各一員韓王翼王益王置翊善各一員後又置記室及諸王府侍講一員並以常參官兼充其後多議翊善記室大中祥符九年仁宗初封壽春郡王置友二員或止一員

六典通考卷六

亦以常參官兼充天禧二年進封昇王友遷諮議仍置記室一員又皇姪皇孫侍教南北伴讀無定數至道初太宗以皇親子孫就講學欲令皇孫皇姪皆環衛之職請以教授為名從之遷京朝官通經者充其後又令王府記室翊善侍講分兼南北宅教授凡大中祥符三年又有侍教之名自是南北院或有伴讀凡諸宮皆有教授初無定員英宗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官纔六員乃詔增置教授官凡皇族年三十已上百一十三人講書四員年二十以上百十三人講書四員年十五已上三百九人增教授五員年十四已下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其子弟不率教俾教授官本位尊長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責教授官不職大宗正司密訪以聞舊制親賢宅置講

書紹興十二年改為府教授掌教親賢宅南班宗子淳熙十
二年詔建魏惠憲王府置小學教授二員以館職兼充掌訓
皇孫既長趨朝謁則不以小學名而講習如故自後皇姪皇
孫皆置教授

遼王傳府置王傳親王內史府置內史長史參軍諸王文學
館置諸王教授諸王伴讀又有王子院掌王子各帳之事置
王子太師王子太保王子司徒王子司空王子班郎君又有
王府近侍王府祇候親王祇應司其屬國之官大者擬王封
小者准部使有裕悅原作于越左相右相特哩袞原作楊隱亦曰司徒
太師太保司空本名達林原作闡林節度使司節度使節度副使
詳衮司原作穩司詳衮都監將軍小將軍

六典通考 卷六

手

金親王府屬官傳正四品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若親王在
外亦兼本京節鎮同知府尉從四品本府長史從五品明目
三年改掌警嚴侍從兼總統本府之事司馬從六品同檢校
門禁總統府事文學二人從七品掌贊導禮儀資廣學問記
室參軍正八品掌表牋書啟之事大定七年八月始置二十
年不專除令文學兼之提舉衛紹王家屬提舉從六品同提
舉從七品舊為東海郡侯邑令丞提舉鎬厲王家屬提舉同
提舉以上二宅天興提控鞏國公家屬提控章宗初年雅愛
尉官以傳導德義及承中承蹈之誅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
傳府尉檢制王家苛問嚴密門戶出入皆有籍而衛王乃永
能故章宗愛之

布根鄂蘭烏克三王有之餘皆稱府尉別於王傳之下司馬
之上而三員並設又多寡不同或少至一員或多至三員齊
王又獨設王傳一員諸王有文學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詔
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直講陳顥為仁宗潛邸
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直講說書仁宗居懷慶
顯從行日開陳以古提舉司等員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立諸
聖賢居艱貞之道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立諸
益都至元二十七年置斷事官秩正三品理王府詞訟之事
斷事官十六員正三品經歷知事各一員令史三人二十九
年封晉王於太祖四鄂爾多之地改傳為內史秩從二品置
官十四員延祐五年升正二品給印分司京師并分置官屬
延慶司秩正三品掌王府祈禳之事使三員正三品同知二
員正四品典簿一員從七品令史二人譯史知印通事各一

六典通考 卷六

手

人奏差二人
明王府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人正五其屬典簿一人正九
所轄審理所審理正一人正六副一人正七典膳所典膳正
一人正八副一人從八奉祠所奉祠正一人正八副一人從八
品典樂一人正八典寶所典寶正一人正八副一人從八紀善所
紀善二人正八良醫所醫正一人正八副一人從八典儀所
典儀正一人正九副一人從九工正所工正一人正八副一
人從八品正八諸所副官嘉伴讀四人從九品後教授無定員從九
品引禮舍人三人從八倉庫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從八使後皆
革儀衛司儀衛正一人正五副二人從五典仗六人正六護
衛指揮使司設官如京衛承奉司等見郡王府教授一人從九

典膳一人正八品鎮國將軍教授一人上品長史掌王府之

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總其庶務焉

劉璟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幼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不能開門使劉璟其人上也上領之即日授谷王長史教提調肅遠慶甯燕趙六王府事張景明為與府左長史袁宗舉為右長史景明獻為善最樂詩

以萬規諷凡請名請封請婚請恩澤及陳謝進獻表啟書疏

長史為王奏土若王有過則詰長史肅王槩以樞密衛卒三

長史會經過犯之人毋得選用是職審理掌推按刑獄禁詰

橫暴無干國紀典膳掌祭祀賓客王若妃之膳羞晉王榻就

道等膳夫帝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為姑息獨膳夫奉

徐與肅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

祠掌祭祀樂舞永樂中安惠王楹封除府僚及樂戶皆罷

徵鈴請樂戶祀安王明年樂平王徵鈺援徵鈴例以請禮部

言親王有樂戶與郡王別城居者有事假鼓吹於有司其附

六典通考卷六

親王國者假樂戶於長史典寶掌玉寶符牌紀善掌諷導禮

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良醫掌醫典儀掌

陳儀式正德中宸濠反典儀閣順工正掌繕造修葺宮邸廡

舍伴讀掌侍從起居陳設經史教授掌以德義迪王校勘經

籍凡宗室年十歲以上入宗學教授與紀善為之師齊王博

擊臣請罪教授葉垣等帝曰王性凶悍朕溫詔開諭至六

七猶不悟教授輩如王何垣等先自歸發其事可勿問引

禮掌接對賓客贊相威儀儀衛掌侍衛儀仗護衛掌防禦非

常護衛王邸有征調則聽命於朝洪武初置王相府左右相

文相一人武相一人王傅府左右傅文傅一人蜀王椿博綜

雅帝嘗呼為蜀秀才在鳳陽時關西堂延李叔荆蘇伯衡商

推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為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學以風蜀

人武傅一人參軍府參軍一人錄事二人紀善一人各以其

品秩列朝官之次又置典籤司諮議官尋以王府武相皆勳

臣令居文相上王相府官屬仍與朝官更互除授是年置王

府教授四年更定官制左右相正二品文武傅從二品參軍

副正七品紀善正七品各署典祠正典寶正典儀正典膳正

典醫正工正醫正並正七品副並從七品牧正正八品副從

八品引禮九年改參軍為長史罷王傅府及典籤司諮議官

增設伴讀四人選老成明經慎行之士任之侍讀四人收掌

文籍少則缺之尋改王相府所屬奉祠典寶典膳良醫工正

各所正并紀善俱正八品副從八品十三年并罷王相府陞

長史司為正五品置左右長史各一人典簿一人定王府學

牲所倉庫等官俱為雜職二十八年置靖江王府諮議所諮

議記室教授各一人建文中增置親王賓輔二人伴讀伴講

六典通考卷六

伴書各一人長史二人郡王賓友二人教授一人記室二人

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儀

典藥五署官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

一人其賓輔二伴賓友教授進見時侍坐稱名而不稱臣禮

如賓師成祖初復舊制改靖江王府諮議所為長史司萬歷

間周府設宗正一人後各府郡王府增設教授一人又洪武

七年公主府設家令一人正七品司丞一人正八品錄事一人正九品

置護軍府洪武三年置儀衛司司設正副各一人秩比正副

千戶司仗六人秩比百戶四年改司仗為典仗五年置親王

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

千戶二人百戶十人又設圍子手二所每所千戶一人九年
罷護軍府建文中改儀衛司為儀仗司增置吏目一人成祖
初復舊制王府宦官承奉司設承奉正正六品承奉副從六品
所曰典寶典膳典服同前門官設門正一人正六品門副一人
從六品又設內史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各公主
下設中使司司正司副各一人

封諸侯王輔導之功專責傅相而治民則以
中尉至晉司馬氏又等別為三軍二軍
牙之勢而厚維城之固原其初制幾與殷周
盛王無異矣願行之未數十年而漢有吳楚七國之難
晉有齊趙八王之禍厥故何哉蓋王侯子弟生於深宮

大典通考 卷六

書

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驕縱固其天性習慣浸為自然而
為之傅相者將欲督以繩約範之大道彼不上書告訐
即操刃而刺其胸袁盎王尊之事其明驗也且又連城
數十帶甲累萬富極貴溢觀視易生幃幄詭秘之謀傅
相不得與聞諂佞傾覆之徒因緣以圖非望小則廢鄭
信之朝大則興晉陽之甲禍機既萌雖有內史中尉不
能堅握虎符奉兵柄而還之天子適以櫻凶暴之刃而
已矣魏宋以下矯枉過正燕居無師友之助左右皆禁
防之人雖名建國有同拘囚至于飲食起居事皆稟于
典籤跬步之頃不得自由重以宵小媒孽其閒皇族既
盡祚亦不永唐貞觀之初嘗討論周漢之制羣儒獻議

是非鋒起卒乃舉而廢之豈非鑒於前代之覆車與明
興大啟土宇立長史之司重府僚之選既而燕王革命
宸濠叛滅其他削除護衛罪連官屬以悖戾而廢為庶
氓者又不可勝數也及其季末諸王遺胄各舉義旅賢
豪託之效忠奸隱借以為名一蹶不振明社卒屋

大典通考 卷六

書

六典通考卷七

湖西閣鎮珩輯

設官考

都鄙之官

古者天子度土中而宅都制地方千里唐虞以上謂之服夏謂之縣殷謂之畿至周或曰畿或曰甸所謂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唐虞之世外置八伯以長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四百國在其畿內及夏衰或滅或遷其存者九十三國而已殷湯代夏因而不革爲大國方百里者九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

六典通考卷七

子弟爲次國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爲小國方五十里者六十有三大夫之田二十有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以其佐公論道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詩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說者謂殷都河內三面阻險立政之書稱三亳阪尹皆殷時王官也周制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距王都二百里謂之甸郊里公邑連接其間其外三百里曰稍大夫以爲采邑四百里曰縣卿以爲采邑五百里曰疆公以爲采邑其餘閒田在公邑者悉以待未封之

子弟雖與殷制間有異同然要以拱衛神州襟帶肘腋強本幹弱枝葉之道也及平王東遷洛邑棄其國都虛而不居舉豐鎬之遺壤盡爲秦人所有而先世公卿大夫所食之田邑或以與晉或以與鄭由是幅員日削輔車無依而守府之空名僅存矣漢興外接于胡越內距山以東皆諸侯地而天子獨有三河東郡及山南北與隴蜀以西十五郡之地列侯公主又頗食邑其中蓋猶師周之遺意焉當周盛時鄉遂之兵足以扞禦外侮方伯之賢有以匡救王室內外相維而天下無或有動搖之勢後世或偏重在內則強臣從而專制或偏重在外則叛將起而爲暴至于五代及宋南北內之京師無世

六典通考卷七

家大族外之方州無牧伯連帥是以夷狄乘其瑕隙長驅徑入環境以內莫與枝梧由世祿之封不廣而根本之地先虛也作都鄙之官考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眾都鄙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其名也馭其眾在畿內者祭視其先君社稷五祀法則其官之制度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疏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疆地則三公之采也王親子弟與公同處次疏者與六卿同處次疏者與大夫同處禮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則王子母弟食采邑者未必別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

魏了翁曰賦者井地所出如禹貢則壤成賦及左史悉率做賦是也貢兼土地所產康成以漢制解經謂賦口率出泉誤矣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為不便況成周乎

論曰王者任地之所出有賦有貢凡以備百官祿養之資賓客祭祀之奉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緣分義之當然而為之制非強設名而暴取之也愚讀班史本紀有口賦算賦起於漢之中世蓋軍興一時苟且之計而康成氏取以詁禮經謂成周立法實然嘻何其果於誣聖人乎昔者三代聖王之於民自生齒以上歲書其名於版掌之以司民藏之於天府其敬重也至矣以為吾祖宗社稷之靈依託在茲不可用貴而製賤奈何反

六典通考 卷七

三

因之以取利乎章帝東漢之賢主也詔民產子者復勿算其言曰為民父母有惻怛之實匍匐之救而貢禹亦言古民無賦自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生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其言之悲痛如此百世而下仁人君子聞之猶為流涕況於文武為之君周公為之臣而忍親觀此慘切之事豈遽章帝貢禹之勿若乎傳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夫賦出於地情之近民者也賦出於口則不情之甚而民之所大不便也奪民之生以快其求殺人之子以縱其欲如貢禹所陳是亂主之所甘心而中智以上或不屑為矣當康成之時去章帝貢禹未遠其詔奏著在國史不容都不聞見胡乃

泥於一時之做法而強以合古昔之盛規耶宋儒王炎有言六官制度不明由康成氏以緯書汨之以臆說亂之若斯之類所謂以臆說亂之也

姚鼐都鄙攷周室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于向月令曰母休于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于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

六典通考 卷七

四

郡之稱蓋始于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為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與于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為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
周天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山澤不以封
疏造都鄙大都小都邑謂家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
都百里小都五十里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制其域
者謂疆太史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掌固若造都邑則治
其固與其守法為城郭亦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野涂五

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
皆三野涂以為都經涂經亦謂城中道都天子有田以處
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

制度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都城不過百
雉家富不過百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
雉者此所謂大逸周書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

六典通考卷七

里西土岐周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
通為圻內

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居其一九分都鄙不過百室
以便野事耕桑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居治也治鄙以農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工賈百
治國家以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工賈百

臣僕各冀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胥待也

禮書先王建都鄙大者百里次七十里下五十里而外有
封疆溝樹之固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

泣事王朝而退食於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至
五百里鄭武公為周司徒其詩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祭兮鄭氏謂還在采邑之都然列職於朝常往返數百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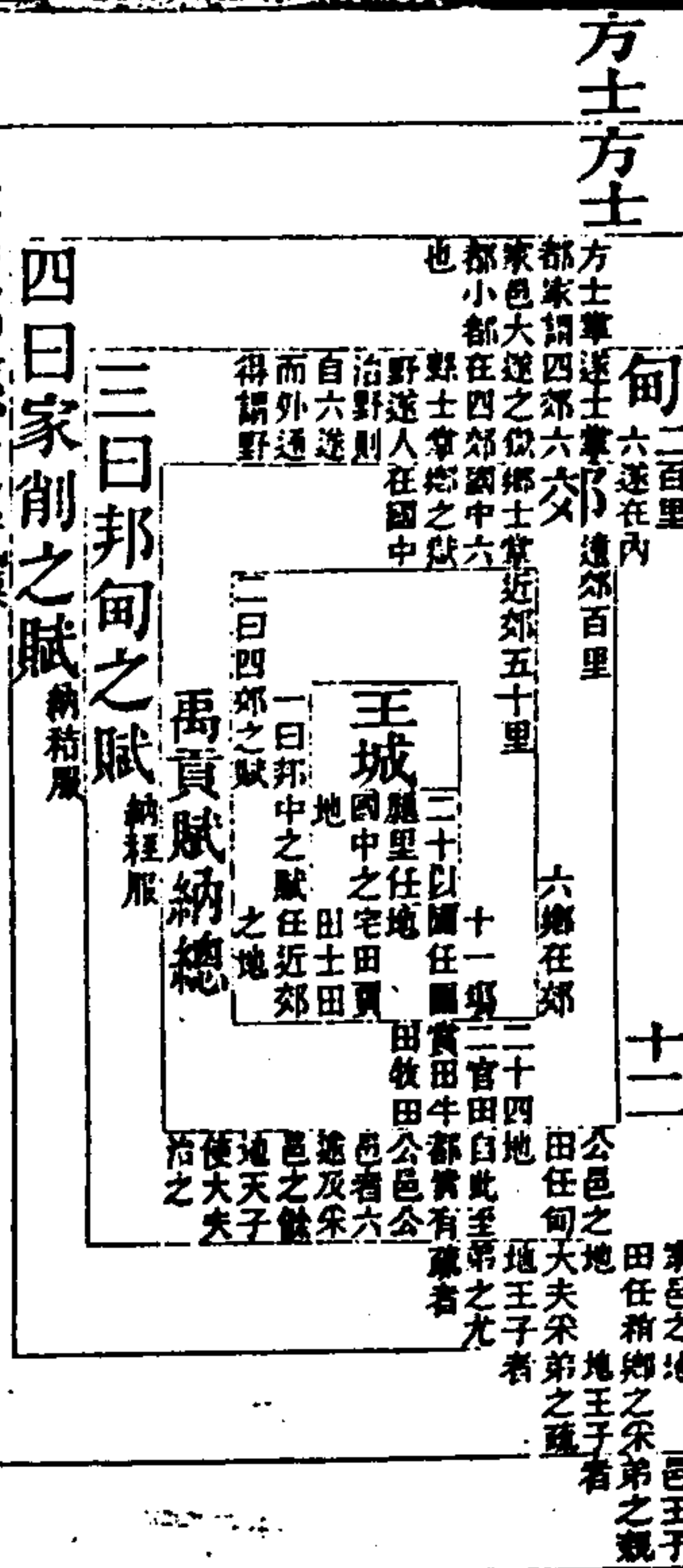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里之遠則在途日多在朝日鮮鄭氏之說果然乎

都 五百里 亦曰縣 縣 四百里 甸 三百里 甸 二百里 甸 一百里

方士方士 方士掌運土掌六郊 六鄉在郊 六甸在甸 六采在采 六衛在衛 六蠻在蠻 六夷在夷 六鎮在鎮 六藩在藩 六蠻在蠻 六夷在夷 六鎮在鎮 六藩在藩



六曰邦都之賦 五曰邦縣之賦 四曰家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 二曰邦采之賦 一曰邦衛之賦

六典通考卷七 右唐仲友司徒建王國之圖

王畿方千里面五百里王城之內謂之國中厘里任焉六

鄉之民所居也其賦曰邦中之賦五十里為近郊鄉田之

外場圃宅田土田賈田任焉百里為遠郊鄉田之外官田

牛田賞牧田任焉其賦曰邦甸之賦其獄則鄉士治之二

百里為甸六遂在焉餘為公邑其賦曰邦甸之賦遂獄在

四郊遂士治之鄉遂皆出軍乘馬之法始於公邑以甸法

在焉故曰邦甸公邑之獄縣士治之三百里為稍家邑任

焉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家稍之

賦稍削皆小稱之言采地之小者也四百里為縣小都任

焉卿與王子弟之疏者所食采邑也其賦曰邦縣之賦五

百里為置大都任焉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

賦曰邦都之賦

賦曰邦都之賦邦家之獄方士治之三等采地之餘皆爲公也孟子言天子三公受地視侯卿受地視伯大夫受地視子男此家削小都大都之等差也受地不得視司徒邦國之封疆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田而已都鄙制以室數而出賦以邱采則采地之大者其民不過六萬夫其兵不過百乘較之外諸侯其勢相什自稍至都近者愈小遠者愈大防微杜漸之意深矣禹貢百里納總二百里納秬三百里納秠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率以百里爲差此王畿出賦輕重之法也郊有遠近以別任地之征都有大小以明采地之等曰四郊以見四面相似曰家削以別公邑小都曰縣合縣而成都大都曰置在國之境也自公邑

六典通考 卷七

九

至于大都通謂之都鄙兼君子野人所居而言也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周禮折衷五都三卿者不足于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亦謂之長如外諸侯但在王畿內不復有帥牧耳書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都家無卿官朝大夫乃止上惟都宗人司馬秩雖均上士而職之與名則兩卿之似者茲其謂之兩與小都有家宗人而司馬則以其家臣爲之伍其都家之士及都則之屬殷則下士庶子輔則胥徒也沈彤曰在公爲大夫殷爲上士在卿則兩爲大夫伍爲上士殷爲下士在大夫則兩爲上士伍爲下士春秋傳謂周公舉蔡仲爲已卿士瑕禽爲王卿士伯與之大夫是公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

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正都禮與其服禁督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失者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

注立祖王之廟鄭氏鏗以爲祖所自出之廟詩正義魯

有姜嫄之廟謂之神宮卽祀其祖所自出之廟也或謂

諸侯不祖天子王子弟安得立祖王之廟或者國遷而

舊都存如文王廟在豐之類然亦不常有矣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

廟掌家禮與其宮室衣服車旗之禁令正也都司馬掌都

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庶子卿大夫士之子

以國法掌其政學政謂賦稅也以聽國司馬聽者受行其所

大司馬之屬皆是家司馬亦如之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縣士

六典通考 卷七

十

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爲公野族大夫食縣元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野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野謂之縣縣士掌其獄馬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獄野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縣野獄在四百里上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野方士掌野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野於國野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于都野元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野國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民數民不純野屬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野凡都家野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野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野其方以王之車動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野眾則爲班禁令焉野其職掌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野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野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積方士以四時修此野法歲終又省之則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野都家之士也野與掌民數亦相近

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告于司寇聽平之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都家
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主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
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于朝者 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 國有政
令則令其朝大夫 都家之治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
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 平理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
平理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有不及謂
之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馬家司馬 都則 關 都士 關 家士 關
三應電曰祭祀名器禮之大經於是有都宗人庶子兵馬
國之大柄於是有都司馬法則者馭官之大權於是有都
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於是有方士治中者攷治之樞要
於是有都士家士至王朝有令於都家都家有治於王國

六典通考 卷七

十一

不可以無統也於是有朝大夫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
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一聽于王官非若小事其君長得以
擅爲此政教所以齊一其廢置皆由冢宰非若小吏其君
長得以專易此血脈所以流通也六官唯大夫則取都家
之士而專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國之士各居其國使其臣
正于宗伯司馬司寇者也
沈彤內諸侯官數考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二等自
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
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
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鄙之士皆
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縣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

鄙大夫二鄙上下士皆各如縣鄙之數通計在公四十七
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其王子弟之官在親者如
公在次疏者如孤卿在更疏者如大夫公之都八十里受
田者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以萬五千家爲六縣中含三
十鄙餘千三百八十四家以爲三鄙餘三百八十四家當
亦爲一鄙并二鄙當亦爲一縣故七縣三十三鄙卿之都
四十里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以二千五百家爲一縣
中含五鄙餘千五百九十六家以爲三鄙餘九十六家并
三鄙當亦爲一縣故二縣八鄙大夫之邑二十里受田者
千有二十四家以千家爲二鄙而奇零附之蓋亦並計其
家之中數而定也其以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如男

六典通考 卷七

十一

國所謂禮窮則同耳公都加爲百里亦有鄉遂乎曰在畿
內爲鄉遂則嫌於有其國且上擬天子大司徒施教法於
邦國都鄙下連令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似都鄙亦有鄉何
也曰既名都鄙安得有鄉特使倣州黨以下之法教民耳
然則大宗伯註云都家之鄉邑非歟曰此鄉邑謂鄉遂公
邑也 郊野設官何以知之曰小司徒見四郊之吏遂大
夫見凡爲邑者縣師見都鄙稍甸郊里之羣吏固歷有明
文郊之官爲縣正鄙師鄭長而爵爲上中下士野之官爲
縣正鄙師而爵爲中下士何也曰遂之法計家以爲縣鄙
而郊野如之則卽其縣鄙以設官亦如遂至爵等則遞降
於遂也郊野亦爲縣鄙何也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旄大

司馬鄉遂載物郊野載旄州里卽鄉遂也於鄉舉大於遂舉細郊野卽縣鄙也大司馬舉其地司常舉其家互相備也且縣鄙對州里言則不在六遂而在郊野明矣郊野對鄉遂言則在鄉遂外而爲縣鄙明矣王畿百同私田當五百一十三萬夫通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率而家受二夫當二百五十六萬家則一同當二萬五千六百家郊地四同當十萬二千四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鄉餘二萬七千四百家以二萬五千家爲十縣中含鄙五十鄉二百五十餘二千四百家以二千家爲四鄙中含鄙二十餘四百家以爲四鄙四鄙當亦爲一鄙并四鄙當亦爲一縣則爲縣十一鄙五十五鄉二百七十四也野有甸稍縣置四等

六典通考卷七

圭

地甸十二同當三十萬七千二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當二十三萬二千二百家稍二十同當五十一萬二千家縣二十八同當七十一萬六千八百家置三十六同當九十二萬一千六百家去六遂家數存二百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家則爲縣九百五十五中含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也若其家各有增減則縣鄙亦從而增減焉縣鄙者都家之所居也經於采邑必兼都鄙稱之都家無定數縣鄙有常數計縣鄙則於官爵多少考稽尤便也郊野官之爵等遞降於遂何也曰野與郊之差猶鄉遂也鄉遂制同而鄉內遂外則遂官之爵降鄉官一等郊野制同而郊內野外則野之官之爵亦降郊一等至郊在遂內爲六鄉餘地

而官之爵反降於遂者乃因郊之家亦以縣鄙名爲六遂屬別之餘其地等之降固殊常也然則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何在野而不在郊也曰野對郊爲甸稍縣置獨舉則或兼郊與鄉遂人治野之溝塗兼郊而復兼鄉經田野而造縣鄙不兼鄉而已兼郊則名郊之家爲縣鄙何疑郊之官自里宰而下野之官自都長而下曷不并計其數而別之曰是皆官之無爵者無爵則無祿與遂之鄰長同至序官無郊野官、脫耳否則卽遂官爲例而省也

六典通考卷七

圭

易訟六三食、德貞厲終吉、許慎五經異義曰爻位三爲公公曰食舊德食父故祿也困九二困、食朱紱方來、惠棟曰坎爲酒食二爲大夫坤爲地困于酒食以喻采地薄不足已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

六典通考卷七

圭

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豐在岐三百餘里文王既遷于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地也言分采地當是申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春秋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邱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也何爵也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次子名諡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王質曰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以書禮推之君奭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樂記武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當是周公已沒畢公

代任畢命所云今予命爾以周公之事是也周召官也自
二公為之後世相承不改桓十八年周公黑肩被殺于辛
伯成十二年周公楚出奔於晉文四年襄王使召公過賀
秦穆公司馬氏所謂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至秦漢為
左內史左馮翊右內史右扶風蓋其遺制此詩當是此地
所採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徧
東徧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
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太室宣榭與宗廟周制可謂重矣

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食采于召作上公
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
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
行從政大夫即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

六典通考 卷七

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為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是文
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召伯為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
皆有大夫各屬其卿左傳曰伯與之大夫取亦此類也
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乃出境之辭

召公食采在文王作豐之後及武王伐紂有天下又以
上公作二伯故謂之召伯正義以為王官之伯是也又

詩小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羔裘傳大夫羔裘

以居皆指召南之大夫言於召公為屬官焉鄭箋云鵲

巢之君積行累功在位卿大夫競相勸化鄭所謂卿者

即太宰都鄙之兩卿與

書立政大都小伯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
伯也大都言都伯不言小伯言伯不言都

互見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通達卿大夫
及都家之政

于國 疏周禮有都家之官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言卿大
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

邑所有 蔡仲之命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

命諸王邦之蔡仲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

新蔡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重
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書命之
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幸爾而特命君陳大其

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之者故命君陳分

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鄭元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

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是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眾民命畢公使安
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詩大雅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多百辟卿士之事也 小雅
卿士卿士之事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皇父甚自謂聖擇
三卿 疏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增一卿以比列國也詩
左傳杜注河內軹縣西有地向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詩

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 疏芮
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杜預云芮國在

六典通考 卷七

馮翊臨晉縣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亦為宗伯畿內有

國者亦為入畢亦在畿內顧命注又云畢公為司馬是也

鄭風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

之祭兮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
居卿士之位焉適之館舍祭也諸侯入為天子卿

士受采祿 箋卿士于王 逸書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

宮有館舍于畿內有采祿 逸書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

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勿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侯有三卿諸
侯可知也

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諸侯入

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日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

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兩

食之何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子

太子食采者儲君嗣主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

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

故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采示與民同有無也

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

寘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

與朝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寘內諸侯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

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聘禮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稟命于君無私

朝聘莊公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號周公忌父王卿惠王

立而後復之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疏祭伯者祭國伯爵也

卿大夫欲外交鄰好而來通魯以其無主命故不得言聘不

仕王朝故得責其不稱朝也徐邈云祭叔為祭公使則徐意

以為祭叔為祭之大夫也范以叔閔公二年辛伯診周桓公

為名似同徐說但舊解不然桓十八年云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成公十二年春周公

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

六典通考卷七

其私土而出也疏周公本是小國諸侯而入為天子三公於

國例齊召南曰傳言私土指采地言何氏襄公十五年

謂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因私土二字而誤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

稱劉何以邑氏也何休曰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

得有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

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願

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富

使三公故取去定公四年劉卷卒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

寘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寘內諸侯

非列土之諸侯雖天王崩為諸侯主也疏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書葬

胡渭曰天子之大夫雖曰縣內諸侯而實無五等之號春

秋所書王臣來接於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季叔

為字無異說矣惟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

公亦皆以為天子之三公獨子伯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

羊以為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為寘內之諸侯是亦以伯為

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左傳於祭伯凡伯單伯皆曰伯爵

而伯於是乎始為爵矣其曰子者公羊穀梁無說杜於蘇

子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亦與

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下云子爵成十七年單子

注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為爵矣學者多宗杜氏

遂謂周畿內有伯子之爵至宋趙鵬飛據黎錞之說以伯

與叔季皆為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注於凡

伯渠伯糾單伯毛伯皆以伯為字不以為爵王臣稱子自

六典通考卷七

文十年蘇子始子者男子之美稱蓋文宣以後尊王卿士

之稱非五等之子也天子公卿之大夫元子祿視外諸侯

而無五等之封虞及商周末之或改也

杜預周世族譜祭氏祭公謀父為周穆王作祭伯祭公祭

叔路史祭伯爵商代國後為周畿內穆傳正公祭父城在開

尹氏尹子尹武尹圉尹文公路史尹子朝入尹周地尹

甫墓記即其邑左傳正義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蘇氏

秋以來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于尹世為周卿士

蘇忿生司寇蘇公是蘇子温

左傳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今温原在沁

西稀在野王樊一名陽樊野王隔在懷縣攢在修武

向縣西南今州陘在修武懷今懷縣凡

六典通考卷七

一〇七

蘇念生之田獵茅曠
屬汲郡餘皆屬河內

毛氏毛伯 衛毛伯 毛得 毛伯得 路史毛伯得 原父得 毛

近上邦 樊氏仲山甫 宣王時 樊侯 樊皮 樊頌子 路史

樊景王後 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里 皮子城是水經淇涇陽

城即樊氏邑 毛詩正義 周語 稱樊仲山甫 諫宣王是山甫

為樊國之君也 韋昭云 食采于樊 倍二十五里 左傳 說晉文

公納定襄王 賜之樊邑 則樊在東都畿內也 如預之言 畿

內無侯爵 傳言 郭氏郭盼 郭羅 路史 郭子朝之亂 郭郭皆

郭南郭之名 今鞏西南有地名郭中 成氏成肅公 成簡

有郭谷水 故郭城即大夫郭盼采 成氏成肅公 成簡

公成桓公 羅泌云 成十三 單氏單伯 單伯武公 穆公

路史 單成王 子單子 國單襄伯 甘氏甘成公 甘景公 甘簡

子也 今單之單父 非魯之單伯 甘氏甘成公 甘景公 甘簡

公甘悼公 過簡 甘平公 甘桓公 昭公 生 成公 成公 生 簡

公及悼公 過簡 元云 河南城西二十五里 劉氏康公 子也

有故甘城 俗曰鑿城 在甘水東十里也 劉氏康公 子也

六典通考 卷七 九

食采 劉定公 又曰 官師 獻公 擊定公 伯蚡 卷九 獻公之庶子 文公

于劉定公 又曰 官師 獻公 擊定公 伯蚡 卷九 獻公之庶子 文公

世族譜云 伯蚡 劉文公 桓公 文公 子 路史 獻康公 邑在緄

劉狄 劉卷 劉子 為一人 桓公 文公 子 路史 獻康公 邑在緄

也 魯地 非也 襄公 十五年 盟于 穀地 不在 周 南宮氏 南宮

極南宮 騫 極子也 路史 周武王 時有 南宮 仲見 宣和 博古

呂后封 張 鞏氏 鞏成 公鞏簡 公鞏伯 今河 縣鞏 縣 西 周 故

偃為侯 國 鞏氏 鞏成 公鞏簡 公鞏伯 今河 縣鞏 縣 西 周 故

居鄭氏 云有 鞏 故城 洛地 圖 周氏 周桓公 周公 宰 周公 宰

周公閱 周公忌父 周公楚 邑未聞 原氏 原莊公 原襄公 原

伯絞 公子 跪 尋 說曰 原伯 魯原 壽過 水縣 西北 有故 原城 晉

召昭公 召桓公 召戴公 召武公 召襄公 召莊公 召簡公

召伯 召桓公 宣公六年 有召桓公 成公八年 復有召桓公 未

東南有召亭 離今鳳翔 天與東遷 後采于垣 則今縣東北六

十里 召原也 有康莊 公廟 廟在王屋 西三十五里 原在縣西

四里 郭齊 師所記 垣之古棠 為公分 陝之地 非也 說文 邵晉邑

謂郭 郭齊 師所記 垣之古棠 為公分 陝之地 非也 說文 邵晉邑

陽郭 郭齊 師所記 垣之古棠 為公分 陝之地 非也 說文 邵晉邑

云周 郭齊 師所記 垣之古棠 為公分 陝之地 非也 說文 邵晉邑

凡伯 周公之弟也 詩正義 凡國 伯魯 世在 王朝 蓋畿內之

也 路史 凡伯 魯之 共 縣 於 漢 屬 河 內 郡 蓋 在 周 東 都 之 畿 內

共 縣 東南 有 凡 城 袁 山 松 曰 西 南 郡 國 志 共 汎 亭 詩 凡 伯 國

代 凡 伯 者 周 分 為 東 西 都 其 王 官 食 采 有 世 守 者 有 革 除 者 載 籍

湮 微 多 不 可 考 惟 杜 預 世 譜 詳 氏 族 所 出 羅 泌 後 錄 著

采 地 所 在 今 列 杜 於 前 附 羅 於 後 俾 覽 者 得 以 推 見 周

六典通考 卷七 辛

之遺制 其世譜所無 而後錄所有者 別登如左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密 盟會 圖云 周圻 內國 宣王 滅之 此河南 密齊 桓公

者服事之稱也所謂亮采一作采爾雅云尸采也采寮官也郭璞云官地爲采同官爲寮義亦同采取以奉君子故亦用菜猶備食菜字書又作采集韻音菜云臣食邑內諸侯祿有采者也外諸侯嗣有國者也圻外之侯惟嫌紛變是故必世子而世祿圻內之侯入爲王官必選賢德是故異於外侯有祿而不必世然有大功亦有采地以嗣其子所謂官有世功有官族者邑亦如之所以處子孫也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故古之有功德於民者與民共封之所以繫民心也至於後

六典通考卷七

圭

嗣弗能遵守廢祀失國則民望於是絕故必興而繼之使歸心焉漢追何後魏錄繇世縱其不肖猶當十世宥以勸能者後世不知此見功臣子孫有無功而受祿則思所以削而奪之而不知其乃祖乃父固嘗功於民功於我矣吾之有天下亦猶是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成季之勳宣孟之烈而訖無後則爲善者懼矣苟有先祠何廢二勳若子文而無後奚以勸善官人以世雖紂之批政然賞延于世者皋陶之訓仕者世祿亦文王所由興也勾龍共工皋陶伯夷昭明伯益相士伊陟三五之時祿不免世春秋胡爲譏世卿哉

列國都鄙之官

日知錄詩毛氏傳下邑曰都後人以爲人君所居非也帝世紀天子所宮曰都考之經則書之云大都小伯詩之云釋名都者國君所居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傳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故晉二五言於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謂蒲也屈也士伯謂叔孫昭子曰將館子於都謂箕也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謂成也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謂郕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歲克敵今又勝都謂廩丘也孟子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謂平陸也韓子衛嗣君以一都買一胥靡謂左氏也史記趙良勸商君歸十五都灌園於鄙秦封商鞅十五邑秦王謂藺相如召有司

六典通考卷七

圭

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張儀說楚王請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而陳恢見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於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九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甸爲縣四縣爲都注四縣方四十里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於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馬其後乃爲大邑之稱耳縣土注距王城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故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命農勉作母休于都而宰夫掌羣都縣鄙之治注羣都諸商子采邑也言百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亡於秦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則皆小邑之稱也

莊公二十八年築郟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

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祭非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大夫曰雨

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令倍其賦者古

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疏鄭元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

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

受其采邑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故云古者家有國邑言以

國邑為已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已而貢之故以重賦為罰

言三分有二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邱成也強

入於公也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盛將為國害故仲

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仲尼命申勾須樂頎下伐之三

魯大夫仲尼得志於叔孫氏費人北二子奔齊二子不狃遂墮費將墮成公

時為司寇叔孫氏費人北二子奔齊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北境故且成孟氏之

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我將不墮公圍成

六典通考 卷七

弗克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邱師墮費據城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曰家不滅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師

師墮費邱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

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賦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

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

者舉墮城為重雉者何五板而堵凡八尺曰板堵五堵而雉

二百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

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家語孔子言於定公曰家

貳宗適子為小宗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庶人工商各有

分親皆有等殺庶人以親疏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

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

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太原去洛八百里故曰

甸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在閭闔之

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閭闔外亦名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

宗也曲沃桓叔所封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

當為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

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

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

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

六典通考 卷七

遺二公子出都之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

則晉方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唯二姬之子在絳 晉侯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

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還為太子城曲沃賜

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焉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晉文公官方

定物正名育類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都范武子佐文

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顧棟高曰山東

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不應拓土至此季

氏私考遂以為隨之別名按宣十二年鄭之戰稱隨武子十

五年荀林父滅鄩十六年士會滅甲氏雷吁晉侯請于王命

為太傅王享之其時止稱武子而不稱隨十七年請老遂稱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側室眾大夫有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 晉始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

父猶子以瓜行之縣士會滅甲氏雷吁豈獨無賞傳但載其
將中軍為太傅而偶遺其封邑耳春秋時狄之疆域甚遠伐
邢而邢遷夷儀據邢地入衛而衛遷邱處殷之故墟其
後屢侵齊魯曹濮之境狄地實相犬牙而晉獻之世以蒲屈
為邊案蒲屈為今平陽府臨吉二州之境自此以後皆齊地
故曰狄之廣莫狄之東為衛衛之東為齊故其時晉之與齊
甚遠遠及既滅潞氏二年而武子遂封范中閭不聞別侵齊
魯故知范為狄之故地無疑自是以後衛之故封如河內朝
歌邯鄲百泉之地悉為晉邑幾有中大夫與齊魯晉三國
為鄰境鞍之戰遂卷甲而人齊矣後漢東昌之冠縣為晉冠
氏邑邱縣為晉乾侯邑而齊烏餘以原邱入晉康邱亦范境
此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隨在今山西介休
縣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即此土會既受范隨仍歸
於晉案吳季札封延陵稱延陵季子後更封州來稱延州來
季子以兩邑並食故得兼稱今魏獻子為政魏舒分祁氏
范氏惟稱范故知更不食隨也

六典通考 卷七

之田以為七縣陽塗水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銅鞮平司馬彌牟為鄔大夫太原縣賈辛為祁大夫太原縣司馬
陽揚氏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在太原晉陽縣南知徐吾
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太原榆次縣北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孟丙
為孟大夫太原縣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
朝趙勝曾孫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縣孔穎達曰此祁氏與
平陽平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縣孔穎達曰此祁氏與
羊舌氏之田舊是私家采邑二族既滅其田歸公分為十縣
為公邑故選置大夫也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
趙氏邑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蔽扞
為治也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賦稅保障蔽扞
遇入簡子曰保障故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簡子誠襄
保者簡子曰保障故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簡子誠襄
子襄子簡子之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
遠必以為歸 鄭武公取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段
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二百雉故其大都不

得過先王之制大都參國之一三分國一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君將不堪太叔完聚完城部繕聚人民繕
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之太叔出奔共 孫林父以戚如
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
罪故專發之 疏釋例云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
城故有干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
疏西鄙之地以懿氏為名蓋上世有大 楚靈王城陳蔡不
夫姓懿氏食邑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 楚靈王城陳蔡不
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為蔡何如對曰擇

六典通考 卷七

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子元鄭莊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屬公因齊桓
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見殺齊桓
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城穀在莊公二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元鳥氏丹鳥氏
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五官元鳥氏丹鳥氏
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
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邱實
殺無知渠邱今齊國西安縣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哲問於范無宇曰吾不
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干

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
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
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
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
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
徵衙實難相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
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
不勤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
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
如牛馬處鬻之既至蚩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六典通考卷七

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焉

顧棟高曰三代之都邑即後世郡縣之制而三代封建之
國大者僅如今之縣至春秋中葉強兼弱削列國已半為
郡縣初不始于秦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都
孔子言邑自十室至千室其大小可知蓋古之疆域不及
今五分之一而執玉帛者有萬其勢弱其力分故無能抗
衡為患方伯連帥得以臂指相使又其時風俗淳古無有
兼併吞噬之患故夏商之時有王者無羣雄三代諸侯皆
以次相授其更姓改物另為建置者不過百餘國耳杞鄫
薛越傳國幾及二千年之久論者徒謂封建之子孫不能
皆賢余謂不待其子孫也即其祖宗已不可恃何則三代

之取天下其君臣皆有望人之德治定功成剖符析土創
法垂制踰數百年至戰國而有七雄矣世益降則割據益
橫非得窮信韓彭凶虓暴桀之徒則不得芟除羣醜削平
叛亂而其人大抵出於賈豨屠狗庸奴氓隸之中至如斛
律金王君廓輩則又不識一字即使為郡縣長無異豺狼
之牧斯人何況世有爵土與國長久哉是故漢之七國晉
之八王皆及身蒙禍論者謂非封建之害患不行教學齒
胷之制耳嗚呼今之郡縣設立師儒教授之官尚不能施
行教化漸於禮義而謂行封建之後能馴習膏粱紈袴之
徒使明於君國子民之道此又如寸莛之撞巨鐘龍肉欲
以療饑耳余觀春秋中葉如楚之申息晉之荀賈秦之少
六典通考卷七

夫

梁吳之州來初皆小國諸侯而夷為都邑豈非天子方伯
交失其道而強侯之攘竊并吞于其下者多乎後之有天
下者精擇守令用久任超遷之制則能熟知民之利病而
施教化慎簡督撫授以專制一方之柄則皆習知吏之賢
否而加黜陟用後世郡縣之制而兼有三代封建之利聖
人復生計無易於此矣

論語儀封人正義曰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元云畿上有
封人亦然也左傳言穎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
蕭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是
國之邊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正義曰千
邑也乘之家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左傳曰唯
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
也一
同 孟子之平陸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

蓮勺音輦郟陽秦厲公置在臨晉故名秦獲之重
泉謂泉師古音合即詩祓禘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
武城秦師古音合即詩祓禘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
雲陵昭帝萬年高帝置葬曰異赤三輔黃圖云長陵高
陽陵昭帝萬年高帝置葬曰異赤三輔黃圖云長陵高
雲陽昭帝萬年高帝置葬曰異赤三輔黃圖云長陵高
右扶風秦內史高帝元
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
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扶助也
師古曰主爵都尉本秦之主爵中尉掌列侯治內史右地東
至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而治於內史右地東
朔傳建元三年詔中尉左右內史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
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
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
論罪輸掌畜官使研莖東方朔又有都水鐵官廢雍廚四長
日益爲右扶風畜牧之所在也

六典通考 卷八

丞皆屬焉五時在雍縣二十一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
帝元鼎三年更名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
有扈所伐美陽周太王所邑有高郿秦昭襄王封
道都夷莽美陽周太王所邑有高郿秦昭襄王封
黃帝以下祠三漆水在縣西有鐵起郡雍秦昭襄王封
百三所有鐵官漆水在縣西有鐵起郡雍秦昭襄王封
帝子祠莽陳倉秦有羽陽宮杜陽杜水南入渭
汧水出西好時好時曰號號宮秦宣安陵惠帝置
北入渭好時好時曰號號宮秦宣安陵惠帝置
茂陵武帝置戶六萬一千八百七口宣陵昭帝置
功新光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服虔曰皆治在
日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尙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
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爲
渭城以西爲右扶風也 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

六典通考 卷八

四年更置二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據百官表三輔各有一
高陵縣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郿縣右輔都尉治京兆尹獨無
都尉此係疏漏趙廣漢傳云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
都尉甚明張敞傳云京兆典與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
劇左輔有都尉無京兆典與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
人補左馮翊二百石所卒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郡人而
卒本郡人祿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凡卒史皆引農郡元鼎
用本郡人祿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凡卒史皆引農郡元鼎
日右縣十一弘農故秦函盧氏昌富陝國北號在太
隊在秦陽西號在宜陽有鐵官昭池高帝八年復昭池
雍州秦曰黃眉宜陽有鐵官昭池高帝八年復昭池
縣二十四東二十八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
是四之字之誤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
後於此是爲虞公爲猗氏解蒲反蒲城河北詩魏國晉獻公
畢萬曾孫絳左邑北汾陰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
年行過聞南越澤汾陰在南山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
破改曰聞喜越澤汾陰在南山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
國晉獻公滅之陽大夫趙夙後十長修平陽韓武子元孫貞
世獻侯徙中平有鐵官趙夙後十長修平陽
香平襄陵晉曰絳周厲王所奔晉曰黃楊
莽曰蒲子武帝置師古曰絳晉武公自曲沃
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
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
農河南二郡凡七位望降於牧伯銀印青綬河內郡元鼎
爲股國二年更名縣十八懷有工官莽汲武德始皇東巡置
天波有緜城晉文山陽東太行河陽莽曰州共曰共伯入

為三公平舉左傳曰晉侯送女朝歌封所都周武王弟康叔
者也晉始敗南陽秦改曰修武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
修武趙長平西伐修武時秦未兼天下修武之名久矣
故國蘇忿桎王淮陽徙此秦所奪自獲嘉武帝行過更名軹
生所封文沁水隆慮國有蕩陰西伯所拘河南郡故秦三川
公所圍戶五萬二千八百三十縣二十二雒陽是為成周春
九葬曰保忠信鄉屬司隸也
其地大成周之居敬王莽曰宜陽榮陽應劭曰故號偃
師都曰放所成京平陰在平中牟有筦叔邑趙獻平莽曰陽
武都曰河南故都為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緱氏劉聚周
子邑莽卷原武原桓鞮所居穀成師古曰即故市密故國有
日中庭卷原武原桓鞮所居穀成師古曰即故市密故國有
新成惠帝四年置鞮鞞所居穀成師古曰即故市密故國有
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獸即獻苑陵莽曰梁西周徙其君
天子天子畜之東號號曰獸牢苑陵左亭梁西周徙其君

六典通考 卷八

於此陽人聚秦滅新鄭後為韓滅白平陽徙都之
東周徙其君於此新鄭後為韓滅白平陽徙都之

漢書考異京兆馮翊扶風不言屬司隸者尊京輔也恆農
河東承三輔之下故亦不言所屬河內河南則中隔太原
上黨兩郡故書屬司隸以別之王莽傳河東河內恆農河
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以志考之南陽為前隊河內為後
隊潁川為左隊恆農為右隊河東為兆隊前隊河內為後
之榮陽莽傳云祈隊故榮陽也 王鳴盛曰京兆尹下當
有都尉闕漏不書別見他如河東都尉趙護拜為廣漢太
守見成紀及薛宣傳張湯元孫放亦為河東都尉見湯傳
周陽由亦為河東都尉見酷吏傳河東有都尉甚明景帝
召拜枚乘為弘農都尉據志武帝元鼎四年置宏農

六典通考 卷八

歸舉廉為宏農都尉各見本傳宏農有都尉甚明義縱遷
河內都尉見酷吏傳河內有都尉甚明宏農郡宏農縣下
注云故秦函谷關考杜周會孫業為函谷關都尉亦見周
傳而辛慶忌之子遵亦為之見慶忌傳丞相車千秋之弟
亦為之見魏相傳張敞亦為之見本傳此百官表所謂關
都尉也志但注關名不言有關都尉係脫漏

後漢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
改曰河南尹 應劭漢官曰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策
不虛譽甚得遺事之實後人是贈王公無以過此二十一城
秋采毫毛之善取繼介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二十一城
雒陽南今之雒陽 周時號成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
所都 河南梁榮陽卷原武陽武中牟開封苑平陰穀城緱氏

六典通考 卷八

鞏成皋京密新城區師新鄭平河內郡 高帝置雒陽十八城
懷河陽軹波沁水野王温州平皋山陽 順帝阿母宋武德獲
嘉嘉公主子 修武共汲朝歌蕩陰林慮河東郡 秦置雒陽
里博物記曰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 二十城安邑楊平
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絕也 二十城安邑楊平
陽馮奮所封平 臨汾汾陰蒲坂大陽解皮氏聞喜和帝女聞
絳邑永安河北猗氏垣襄陵北屈蒲子濩澤 更始孫劉巡所
澤侯 端氏弘農郡 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 九城宏農陝
鄧 池新安宜陽陸渾盧氏湖華陰京兆尹 建武十五年屬雒
也 天子注曰京兆十城長安 安帝永初四年置京兆虎 霸陵杜
陵鄭新豐藍田長陵商上雒陽陵 錢大昭曰錄續劉寬碑陰
彥又有京兆下主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郡今郡 左馮翊西六
國志無疑司馬氏視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

鞏成皋京密新城區師新鄭平河內郡 高帝置雒陽十八城
懷河陽軹波沁水野王温州平皋山陽 順帝阿母宋武德獲
嘉嘉公主子 修武共汲朝歌蕩陰林慮河東郡 秦置雒陽
里博物記曰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 二十城安邑楊平
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衰絕也 二十城安邑楊平
陽馮奮所封平 臨汾汾陰蒲坂大陽解皮氏聞喜和帝女聞
絳邑永安河北猗氏垣襄陵北屈蒲子濩澤 更始孫劉巡所
澤侯 端氏弘農郡 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 九城宏農陝
鄧 池新安宜陽陸渾盧氏湖華陰京兆尹 建武十五年屬雒
也 天子注曰京兆十城長安 安帝永初四年置京兆虎 霸陵杜
陵鄭新豐藍田長陵商上雒陽陵 錢大昭曰錄續劉寬碑陰
彥又有京兆下主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郡今郡 左馮翊西六
國志無疑司馬氏視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

百八十八里決錄注 十三城高陵池陽雲陽葭陽萬年

蓮勾重泉臨晉邵陽夏陽衙栗邑右扶風

槐里安陵平陵茂陵鄠郿武功陳倉汧渝廉

而志無此縣未知其審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漢安郡

邑美陽漆杜陽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魏氏受禪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並冀州

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

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榮陽分雍州之

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

六典通考 卷八

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河南郡

河南尹及百河南城東都王鞏周孝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

官列城內

號河陰新安

新城有延壽關故陸渾王伐陸渾是也

榮陽郡

始皇陽武苑陵中牟

農帝遷於新安湖陝

南上洛郡

郡立統縣十二

永安

汾公國

北屈

皮氏

河東郡

安邑

襄陵

絳邑

喜故曲垣汾陽

所耕河北汲郡

漢武帝行過時獲修武河內郡

那侯自襄河陽沁水軹山陽温

水廣平相侯

發干東武陽陽平樂平魏郡

安陽蕩陰內黃

陰安衛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劉聰聰以洛陽為荊州及石勒

復以為司州石季龍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榮陽兗州

之陳雷東燕為洛州

六典通考 卷八

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

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

揚州大明三年罷州以其地為王畿以南臺侍御史部諸郡

如從事之部傳焉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八年罷王畿復立揚

州揚州還為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省東揚州併揚州順

帝昇明三年改揚州刺史曰牧領郡十領縣八十丹楊尹

郡治今吳興之故都縣漢初屬吳國吳王濞反敗屬江都國

武帝元封二年為丹揚郡治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

年分丹揚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揚領縣八建康令秣陵令

丹揚令江甯令永世令溧陽令湖熟令句容令會稽太守

治吳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領縣十

令永興令上虞令餘姚令剡令諸暨令始甯令句章令鄞令

山陰

山陰

山陰

山陰

山陰

魏建武強真君二年併信都太和經真君二年併東郡秦置
 臺城晉改為濶陽後復天興領縣七東燕有燕平昌年分白
 中置充州太和十八年改領縣七東燕有燕平昌年分白
 馬置治白馬有朝溝白涼城有涼城酸棗有酸長垣真君八
 平昌城五年復有長樂武泰初分涼北廣平郡廣平置領
 平丘城匡城蒲城任後漢有廣平鄉襄國更名二漢屬趙
 縣三南和一名嘉和城宛鄉城豐城襄國更名二漢屬趙
 國晉屬後併任太和林慮郡永安元領縣四林慮前漢名隆
 二十一年復有襄國城林慮郡永安元領縣四林慮前漢名隆
 魏帝名改焉真君六年臨淇天平初分朝歌共星城凡城
 併朝太和二十一年復臨淇天平初分朝歌共星城凡城
 魏德分朝歌置頓丘郡帝置頓丘頓丘民在畿外者景明
 中衛國有衛國城改臨黃真君九年併衛國太和陰安真君
 併衛國太和十九年漢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太和十二
 年復有陰安城漢陽郡屬齊州孝昌末又屬西兗天平初
 屬領縣四廩丘屬漢陽郡屬城陽陰後屬郵城屬黎陽郡中分

六典通考 卷八

十

汝郡置治領縣三黎陽有黎陽山東黎分黎陽置頓丘太和
 黎陽城後屬永安元年清河郡帝置領縣四清河前漢日唐
 分入內黃天平中罷武城晉日東武
 改為甘陵晉貝丘屬侯城置有侯城武城晉日東武
 改有河城貝丘屬侯城置有侯城武城晉日東武
 後齊司州置牧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
 西曹書佐記室戶曹功曹金曹租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
 郡等從事員主曹置西曹又領西東市置令丞及統清都
 郡諸畿郡清都郡置尹丞中正功曹主簿督郵五官門下督
 錄事主記議及功曹記室戶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史等
 員鄴臨漳成安三縣令各置丞中正功曹主簿門下督錄事
 主記議及功曹記室戶田租兵騎賊法等曹掾員鄴又領右
 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領十二行經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

六典通考 卷八

十

置正成安又領後部北部二尉後部管十一行經途尉凡七
 十四里里置正清都郡諸縣令以下官員悉與上上縣同諸
 畿郡太守以下悉與上上郡同
 後周置雍州牧及京尹改東雍為華州北雍為宜州南雍為
 蔡州華州為同州後又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
 隋開皇二年因周制置雍州牧京兆郡置尹丞正功曹主簿
 金戶兵法士等曹佐等員並佐史合二百四十四人大興長
 安縣置令丞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等員並佐史
 合一百四十四人煬帝大業三年京兆河南俱為尹並正三
 品罷長史司馬置贊務一人以貳之從四品次置東西曹
 掾從五品又置京輔都尉從三品立府於潼關主兵領邊

並置副都尉從四品大興開皇三年置後周舊郡置縣日萬
 長安河南帶郡有洛陽有漢已來舊都後魏置司州東魏改
 開皇元年改六府置東京尚書省其年廢東京六府洛州總管
 廢總管置河南道行臺省三年廢行臺以洛州刺史領總監
 十四年於金墉城別置總監煬帝即位廢省舊河南縣東四
 縣令並增為正五品其後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
 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又改郡贊務為丞位在通守下縣尉
 為縣正尋改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河南洛陽長
 安大興則加置功曹而為三司司各二人京都諸坊改為里
 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掌諸巡察
 別駕二人從五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
 四人正六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

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察
強姦得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
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
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者
每年二月乘輅巡郡縣十月入奏置丞從六品主簿從八品錄事
從九各一人後又罷司隸臺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
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裴蘊為御史大夫欲重已權令
威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

唐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自秦漢以來為雍洛并州周隋或置
總管都督通名為府開元初乃為京
兆府河南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牧古官并置十二牧是也
秦以京城守為內史漢武改為尹
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尹各一員從三
品後魏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閣長史知府事

六典通考 卷八

三

城守秦曰內史漢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內史武德初置牧以
長史總府事開元初洛并改為府長史為尹從二品專
總府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魏晉以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
為司馬漢初改為少尹司錄參軍二人正七品下錄事四人
從九
品功倉戶兵法士等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府史
隋書參
軍事六人正八品下執刀十五人典獄十一人問事十二人白直
二十四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醫藥
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京兆府領縣二十三有府百
三十一
日真化匡道水衡中山新城寶泉萬年赤本大興武德元
年更名二年折置善信鳳神安業平香太清餘皆遷萬年
縣七年省首總章元年折置明堂縣長安二長安折置乾封縣
年省天寶七載日咸陽武德元年折置興平載本始平景龍二
年折置長安二年省本咸陽咸陽始平置興平載本始平景龍二
年折置引義後更名咸陽咸陽始平置興平載本始平景龍二
年折置主薛吐蕃至此改日雲陽赤武德元年折置石門縣三年
以金城至德二載更名雲陽石門溫秀置泉州貞觀元年州廢

省溫秀更石門日雲陽雲陽日池陽八年省雲陽更池陽日
雲陽天授二年以雲陽涇陽醴泉三原置州大足元年州
廢涇陽三原次赤武德四年日池陽六年日華池折置
渭南武德元年隸華州五年還隸雍州天授二年折置南
門大足元昭應次赤本新豐垂拱二年日高陵折置鹿苑縣
年貞觀元同官次赤藍田更日甯民又折置白鹿縣三年
年貞觀三郭次赤文明元年折置醴泉始平好時武
年乾州及覃王出鎮又以畿內好時置故上宜武德二年折
置之好時武功整屋醴泉隸好時置故上宜武德二年折
置宜入岐陽二十一年省好時岐陽復武功置故上宜武德二年折
置州之郿鳳泉置樓州又折始平置扶風縣四年以岐州之
川隸之七年以郿隸岐州貞觀元年州廢省扶風以圍川鳳
泉隸岐州蓋屋武功隸雍州天授二年復以武醴泉次赤武
德元年功始平奉天整屋好時置樓州大足元年州廢醴泉次赤武
德元年析置溫秀縣後省醴泉貞觀十華原華原天祐三年李茂貞
年

六典通考 卷八

三

墨制以縣美原歲咸亨二年折置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
置鳳翔府扶風郡赤上輔本岐州至德元載更郡日鳳翔二
載復郡故名號西京為府上元二年罷京元年日西都未幾
復置郡縣九天興赤岐山次扶風次麟遊次普潤次寶雞次
統次郿次盩厔次右京畿採訪使治京城內河南府隋河南
郡武德四年置洛州總管府領洛鄭熊穀嵩管伊汝魯九州
洛州領河南洛陽偃師鞏陽城緱氏嵩陽陸渾伊闕等九縣
其年罷總管府置陝東道大行臺九年罷行臺置洛州都督
府領洛懷鄭汝等四州權置尚書省貞觀八年移治所於河
南縣之宣範坊十八年廢都督府省緱氏嵩陽二縣顯慶二
年置東都官員準雍州光宅元年改東都為神都神龍元年

復為東都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天寶元年改東都曰
 東京縣二十河南亦洛陽赤偃師畿鞏畿緱氏次陽城畿登
 封畿陸渾畿伊闕畿新安畿澠池畿福昌畿長水畿永甯畿
 壽安畿密畿河清畿潁陽畿伊陽畿王屋畿右都畿採訪使
 治東都城內北京太原府隋太原郡武德元年改為并州總
 管領晉陽太原榆次太谷祈陽置壽陽孟樂平交城石艾文
 水遼山平城烏河榆社十六縣三年廢總管四年又置總管
 管并介受遼太榆沁七州其年改為上總管五年又改代石
 二總管其年改上總管為大總管六年又改朔州總管七年
 改為大都督府貞觀八年以廢受州之壽陽孟樂平石艾又
 割順州之燕然凡五縣來屬督并汾箕嵐四州龍朔二年進
 六典通考卷八

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又置北
 都改并州為太原府天寶元年改北都為北京縣十三太原
 赤晉陽赤太谷畿祁畿文水畿榆次畿盩畿壽陽畿樂平畿
 廣陽畿清源畿交城畿陽曲畿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
 陽六縣謂之京縣令各一人正五丞二人從七主簿二人從八
 品錄事二人從九佐二人史四人尉六人從八司功佐三人
 司倉佐四人司戶史十司兵史六司法史十司士史四典獄
 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十八人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五十
 人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諸縣謂之畿縣令各一人正六丞一
 人從八主簿一人正九尉一人正九錄事二人史三司功佐三
 司倉史七司戶史七司法史四典獄十四人問事四

人白直十京令一佐一史二經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四十人
 宋京畿路皇祐五年以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為
 輔郡隸畿內并開封府合四十二縣置京畿路轉運使及提
 點刑獄總之至和二年罷京畿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其曹陳
 許鄭滑各隸本路為輔郡如故崇甯四年京畿路復置轉運
 使及提點刑獄先是改開封府界為京畿路是年又於京畿
 四面置四輔郡潁昌府為南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建
 拱州於開封襄邑縣為東輔並屬京畿大觀四年罷四輔政
 和四年復東南西北輔宣和二年又罷之舊開封府界仍為
 京畿統縣十六開封赤祥符赤東魏赤儀儀縣大尉氏陳酉
 雍邱畿封邱畿中牟畿王城畿青陽城畿陽武畿延津畿酸棗畿
 六典通考卷八

縣政和七年改長垣隋匡城縣建隆元年東明乾德元年置扶溝乾德
 陽陵乾德考城乾德大觀四年廢拱州二縣復來隸太康年復隸拱
 州六年仍咸平咸平通許咸平許州咸平京東路府一濟南州七青
 密沂登萊維淄軍一淮陽縣三十八青州望北海郡鎮海郡
 節度慶歷三年初置京東東路安撫使密州上本防禦州建
 隆元年為防禦開府五年升安化軍後降防禦六年復為節
 度濟南府上濟南郡興德軍節度本濟州先屬京東路政和
 六年升為府沂州上琅邪郡登州上東牟郡萊州中東萊郡濰州上
 團練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為北海軍乾德二年升昌邑
 縣為州又增昌樂縣濰州上淄川郡淮陽軍同下州太平興國
 七年以徐州下邳縣建為軍并以宿遷來屬西路府四應天

襲慶興仁東平州五徐濟單漢拱軍一廣濟縣四十三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至道中爲京東路景德三年升爲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爲南京熙甯五年分屬西路襲慶府魯郡秦甯軍節度本兗州大中祥符元年升爲大都督政和八年升爲府徐州大都督彭城郡武甯軍節度本屬京東路元豐元年割屬京東西路興仁府輔濟陰郡彰信軍節度本曹州建中靖國元年改賜軍額曰興仁崇甯元年升曹州爲興仁府復還舊節大觀二年以拱州爲東輔升督府政和元年罷督府復爲輔郡東平府東平郡天平軍節度本鄆州慶曆三年初置京東西路安撫使大觀九年升大都督府政和四年移安撫使於應天府宣和九年改爲東平府

六典通考 卷八

夫

濟州上濟陽單州上礪郡建隆元年濮州上濮陽拱州保慶軍節度本開封府襄邑縣崇甯四年建爲州賜軍額爲東輔大觀四年廢拱州復爲襄邑縣還隸開封政和四年復爲輔郡宣和二年罷仍隸京東西路廣濟軍乾德元年置發運務開寶九年改轉運司太平興國二年建爲軍四年割曹澶濮濟四州地復置縣隸焉熙甯四年廢軍元祐元年復爲軍京西路舊分南北兩路後併爲一熙甯五年復分南北南路府一襄陽州七鄧隨金房均鄧唐軍一光化縣三十一襄陽府望襄陽郡山南東道節度本襄州宣和元年升爲府鄧州望南陽郡武勝軍節度舊爲上郡政和二年升爲望郡隨州上漢東郡崇信軍節度乾德五年升爲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

年改今名金州上安康郡乾德五年改昭化軍節度房州下房陵郡保康軍節度雍熙三年并爲軍均州上武當郡武當軍節度本防禦乾德六年移入上州防禦宣和元年賜軍額鄧上富水唐州上淮安郡建隆元年升爲團練光化軍同下州乾德二年以襄州陰城鎮建爲軍熙甯五年廢軍改乾德爲光化縣元祐初復爲軍北路府四河南潁昌淮南順昌州五鄭滑孟蔡汝軍一信陽縣六十三河南府洛陽郡因梁晉之舊爲西京熙甯五年分隸京西北路潁昌府次府許昌郡忠武軍節度本許州元豐三年升爲府崇甯四年爲南輔隸京畿大觀四年罷輔郡政和四年復爲輔郡宣和三年復罷輔郡鄭州輔滎陽郡奉甯軍節度熙甯五年廢州以管城新

六典通考 卷八

七

隸開封府省滎陽滎澤縣爲鎮入管城原武縣爲鎮入陽武元豐八年復州元祐元年還舊節崇甯四年建爲西輔大觀四年罷輔郡政和四年又復宣和二年又罷滑州輔靈河郡太平興國初改武成軍節度熙甯五年廢州元祐元年還舊節度孟州望河陽三城節度政和二年改濟源郡蔡州緊汝南郡淮甯府輔淮陽郡鎮安軍節度本陳州政和二年改輔爲上宣和元年升爲府順昌府上汝陰郡舊防禦後爲團練開寶六年復爲防禦元豐二年升順昌軍節度政和六年改爲府汝州輔臨汝郡陸海軍節度本防禦州政和四年賜軍額信陽軍同下州開寶九年降爲義陽太平興國元年改信陽軍遼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爲畿甸冠以節度承以觀察防禦

團練等使分以刺史縣令大略採用唐制其間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築城賜額謂之頭下州軍唯節度使朝廷命之後皆歸王府不能州者謂之軍不能縣者謂之城不能城者謂之堡其設官則未詳云

金上京路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會甯府下初為

州太宗以建都升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帶本府尹兼

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按察司本提

年以上京東京等提刑司並為一提刑使兼宣撫使勸農探

訪事為官稱副使判官以兼宣撫副使判官為名復改宣撫

為安撫各設安撫判官一提刑一通四員肇州下防禦使舊出河店也天會八年

以太祖兵勝遼遂建為州天眷元年置防禦使隸會甯府承

安三年以太祖神武隆興之地陞為節鎮軍名武興五年置

六典通考 卷八

漕運司以提舉兼州事後廢軍貞祐二年復為武興軍節鎮

置招討司以使兼州事利涉軍節度使古扶餘之地遼太祖

時有黃龍見名黃龍府天眷三年改濟州以太祖來攻城時

大軍徑涉不假舟楫置利涉軍天德二年置上京路都轉運

司四年改濟州路轉運司大定二十九年嫌與山東路濟州

同更今名貞祐初陞為隆安府泰和八年十一月省議以轉

指錢穀送詔中都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穀事餘諸路按察使

兼轉運使副使兼同知簽按察兼轉運副使按察判官一員

為六品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轉運司事遼東

路惟上京按察安撫使及簽事依舊署本司事遼東轉運使

兼按察副使同知轉運使兼簽按察司事轉

運副使兼按察判官添知事一員知法二員東京路府一領

更為東都太宗天會十年改南京路平州軍帥司為東南路

都統司之時嘗治於此以鎮高麗後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

二年改本路都總管府後更置留守司諸京留守司留守一

員正三品帶本府尹

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同留守一員正四品帶本府少尹兼本

路兵馬副都總管副留守一員從四品帶本府少尹兼本

從五品都總管判官一員從五品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

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堡五十六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

遼統和二十五年建為中京國初因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為

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諸京警巡院使一員正六

總判院事副一員從七品掌警巡之事判官二員正九品掌

檢稽失簽判院事司吏女直中都各三人上東西三京各二

人餘各一人漢人中都十五人南京九人西京八人東

京六人北京五人上京四人惟東西北上京無副使

府下總管府遼為上京國初因之天眷元年改為北京天德

六典通考 卷八

二年改北京為臨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轉運司為臨潢府路

轉運司天德三年罷貞元元年以大定府為北京後但置北

京臨潢路提刑司西京路府二領節鎮七刺郡八縣四十鎮

九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晉雲州大同軍節度遼重熙十三

年升為西京府金因之皇統元年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

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舊置兵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

置本路都總管府諸總管府謂府尹兼領者都總管一員正

知都總管一員從三品掌統諸城隍兵馬甲仗總判府事同

揮使三副指揮使二知事一提控案牘一司吏八至元二十九年置警巡院正六品達嚕噶齊一警巡使一副使二判官二司吏八開平縣正六品達嚕噶齊一尹一丞一主簿一尉一典使一司吏八

明北直隸順天府元大都路直隸中書省洪武元年改為北平府三年

四月建燕王府永樂元年升為北京政府為順天府領州五

縣二十二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通州洪武初

以州治潞縣省入西距府四十里領縣四三河武清灤縣寶

坻霸州洪武初以州治益津縣省入北距府二百十里領縣

三文安大城保定涿州洪武初以州治范縣省入東北距府

百四十里領縣一房山昌平州正德元年升為州旋罷八年

六典通考 卷八

三

復升為州南距府九十里領縣三順義懷柔密雲薊州洪武

初以州治漁陽縣省入西距府二百里領縣四玉田豐潤遵

化平谷保定府洪武元年為府二年來屬領州三河間府洪武

元年為府二年來屬領州二真定府屬領州五保定府領縣

北距京師六順德府洪武元年為府領縣一廣平府洪武元年

九東平府洪武元年為府領縣一永平府洪武元年

京師千里大名府洪武元年為府領縣一保定府領縣

為平澤府四年為永平府領州一保定府領縣

屬北京行部十八年直隸京師保定府領縣

日延慶州領縣一保定府領縣

安衛十三年正月復置州於衛城屬北京行保定府領縣

部十八年直隸京師保定府領縣

正三府丞一人正四治中一人正五通判六正六品嘉靖推官

一從六儒學教授一從九訓導一其屬經歷司經歷從七知

事一從八照磨所照磨從九檢校一所轄宛平大興二縣各

知縣一人正六縣丞二人正七主簿無定員正八典史司獄

司司獄從九都稅司大使從九副使一宣課司凡四正陽門

家灣蘆稅課司凡二安定門各大使一從九稅課分司崇文

門德各副使一遞軍所批驗所各大使一府尹掌京府之政

令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實戶口糾

治豪強隱恤窮困疏理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歲立春迎春

進春祭先農之神月朔望早朝奏老人坊廂聽宣諭孟春孟

冬率其僚屬行鄉飲酒禮凡勳戚家人文引每三月一奏市

易平其物價遇內官監徵派物料雖有印信揭帖必補牘面

奉若天子耕藉行三推禮則奉青箱播種於後禮畢率庶人

六典通考 卷八

三

終畝府丞貳京府兼領學校治中參理府事以府尹丞通判

分理糧儲馬政軍匠薪炭河渠堤涂之事推官理刑名察屬

吏二縣職掌如外縣以近洩輦下故品秩特優總督前遼保

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嘉靖二十九年置先是前遼有

警問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至是以邊患溢甚始置總督開

府密雲轄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兼理糧餉萬歷九年加兼

巡撫順天等處十一年復舊天啟元年置遼東經略名起於

萬歷二十年宋應昌暨後楊鎬至天啟元年崇禎四年併入

又以內閣孫承宗督師經略山海關稱樞輔

總督十一年又增設總督於保定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兼整

飭薊州等處邊備一員成化二年專設督御史贊理軍務巡

撫順天永平二府尋兼撫河間真定保定凡五府七年兼理

八府八年以畿輔地廣從居庸關中分設二巡撫其東爲巡撫順天永平二府駐遵化崇禎二年又於永平分設巡撫兼提督山海軍務其舊者止轄順天等關兼管河道一員成化二年分居庸關以西另設巡撫保定真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六府提督紫荆倒馬龍泉等關駐真定萬歷七年兼管河道南京應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師永樂元年仍曰南京領縣八上元江甯句容溧陽溧水高淳江浦六合應天府尹一人府丞一人治中一通判二推官一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各一儒學教授一訓導六所轄上元江甯二縣各知縣一人縣丞二主簿二典史司獄織染局大使左右副使各一都稅司宣課司凡四龍江江東稅課司凡二龍潭各大使一副使或一或二龍江遞運所大使副使各一批驗所大使河泊所

六典通考卷八

六

官一龍江關石灰山關各大使一副使四洪武三年改應天府知府爲府尹正三品賜銀印十三年立儒學洪武二年詔以臨濠爲中都置留守衛指揮使司隸鳳陽行都督府十四年置中都留守司統鳳陽等八衛鳳陽衛鳳陽中衛鳳陽右衛皇陵衛留守中衛長淮衛懷遠衛防護皇陵設留守一人左右副留守各一屬官經歷嘉靖十八年改荆州左衛爲顯陵衛置興都留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防護顯陵設官如中都焉

論曰漢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因言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至秦中宜徙天下豪宗大戶內實關中北備胡東制諸侯爲強本弱末之計高帝聽用其言終西漢之世二百二十餘年未嘗有

蒙塵移蹕之禍唐興天下府兵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僅當關中之半宜乎人莫敢校然祿山一呼河朔瓦解兩都連陷明皇西幸及于代宗德宗回紇吐蕃相繼犯闕唐幾不保其宗社原二代之初制所以深根固本者情事略同而其後成敗異勢何也蓋嘗論之高帝雖結和親之約然孝惠高后時匈奴倍叛數盜北邊至文帝中年慨然發憤從六郡良家才力之士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臨于廣武感馮唐之言思得古將帥爲己用武帝因之崇任衛霍攘除萬里幕南之庭寂無虜迹昭宣以後傑俊蜂起趙充國辛武賢陳湯甘延壽傅介子之徒破氏羌斬郅支禽樓蘭威讐遐裔

六典通考卷八

六

號曰強漢此百數十年間君以英武奮其討伐臣以果毅作其士氣故鋒鏃所加莫之敢撓非特腹心右壤藉豪宗爲扞蔽而已唐之初起高祖臣事突厥貽笑後世太宗末年困于高麗之役師出無功及天寶以還府兵萃于范陽京師內空悍酋外叛郭子儀借回紇之眾收復兩京畱其種類雜居汧渭久而遂成養癰之患貞元初載宦寺以宮市牟利計臣以間架買怨是以朱泚之亂人心離攜莫肯用命王室多戾厥有自來故夫河山之險天府之雄非有改于秦漢之舊也而四世播遷顛覆狼狽喪其國祚豈非君荒于上臣虐于下之咎與而蘇子由徒歸過于府兵之廢壞抑其末矣且夫天下之

禍常出于意料之外漢之威伸于朔虜而主莽以外戚小侯篡奪其宗唐之力疲于四夷而朱溫以盜賊匹夫闖于其位雖曰天命不可測抑有人事存焉且自古京師之地人庶浩穰貨利輻湊四方遊手不軌之民率羣聚而伺焉當西漢盛時京輔守令必慎擇其人而用之史稱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小民歌思累世不衰至胡建以渭城令追射公主從奴何並以平陵令捕治太后外家史臣偉其節人主嘉其功其他清廉刻苦峻法奉公任正道以行而不避豪貴之勢者又比比而有矣降逮東都董宣爲洛陽令號稱強項陽球李膺官司隸校尉搏擊凶奄不遺餘力自唐以來爲京牧畿令者罕見其

六典通考

卷八

吏人

比後唐莊宗之代張全義爲河南尹以強直忌洛陽令卒讓而殺之雖郭崇韜爭之而不能得宋之開封明之順天名能任其職者不過清獄訟謝請託求其誅鋤桀猾摘奸弊如神明若漢趙張三王之類者予未睹其人也唐雖有京畿採訪之使明雖有兵馬指揮之司然藉權嚮利巧弊叢生且其所委任者多科舉鄙儒文墨俗吏仁而無術懦而不斷是以奸民靡所顧忌白晝剽攘橫行都市官司熟視莫敢誰何天下之人見夫輦轂之下王綱之不肅如此尙復何所畏憚哉且奸民者大盜之先資夷狄之囊橐也天下一有小警叫呼扳援攘臂羣鬪乘輿之前殞發不測充其所至殆不忍言嗟乎三

代世祿采邑之制後世既不可行矣然如漢之選重守令俾畿甸千里之間聞風震慄奸盜小民相顧逡巡而莫敢動不亦救時之藥石乎

六典通考

卷八

吏人

六典通考卷九

湖西閣鎮珩輯

設官考

復逆之官 號令附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夫揚于王庭言其宣揚于王者朝廷其用至大也昔在帝堯試舜以尊顯之官大錄萬機之政故尚書稱納于大麓麓錄也後漢有太傅錄尚書事蓋出于此書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在漢為謁者僕射之職帝又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在漢為尚書令僕之任故司馬彪輿服志云尚書幘名

六典通考卷九

曰納言取古之官稱今之服其來固有自矣當唐虞盛世文簡事省而皋陶益稷相與吁咈于朝史臣序著其辭謂之典謨及夏衰而五子作歌諷諫述皇祖大禹之訓所謂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者是也商湯始興仲虺作虺誥伊尹相太甲作伊訓傳說相高宗作說命盤庚徙都殷民咨嗟作盤庚三篇其餘臣工多有論述然文字放佚或篇目僅存而已周武王克殷成王嗣立殷遺不靖于是作大誥徧及于多方多士又有康誥洛誥梓材諸篇武庚既誅三叔伏罪作微子蔡仲之命其詞反覆詳明嚴正而深婉優柔而平中方是時周公以上聖之才而兼著作之任故渾噩之文炳焉與虞夏同風班固

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後世文辭日繁非復如三代之簡質而機宜密勿之地又制于宦寺孽臣之手如趙高隔絕李斯霍氏屏去副封卒以凶于家而害于國迨及魏晉建立三省以分其權由是議論紛紜意氣勝而朋黨作矣今綴次眾經旁貫傳疏以存成周一代之制秦漢而下別緝為卷

太宰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為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王有朝外朝斷疑獄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非正朝故知治朝 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在外時是路門外 眡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眡之則助王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眡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

六典通考卷九

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 國語天子合民事於外朝則外朝非獨決疑獄凡治皆聽焉秋官職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太僕又達傳遽之令其間文牒煩委內史受以詔王王豈能盡治哉亦使冢宰平斷而已然又有御史贊之則冢宰權不得獨專聽畢仍以告王爾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恆次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冢伯維宰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日逆逆謂上書 疏自上而下日順故自下而上日逆上書者今之陳及之曰敘羣吏之治至萬民之逆即漢尚書職上表是也

事今章奏告報是也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奏

詩家伯維宰先鄭云周官宰夫康成云太宰先鄭以太

宰不當列司徒下故以宰夫當之康成以宰夫不得單

稱宰故以冢宰當之此經注不泥詩箋仍從先鄭殆不

欲沒其家法與

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內史副寫其書疏

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內史掌敘事之

法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敘六敘也納訪納謀

於王也六敘六日以敘聽其情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進王恩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王氏詳說曰言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為出

六典通考卷九

王人

封者設爾蓋策命非常命也書曰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曰康王命作冊畢左氏曰王命內史叔與父命晉侯為諸伯後

世有內制其古之策命與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

方出之賞賜亦如之若今尚書入省事贊為之為之辭也鄭

子春云方直謂今時讀也疏古時名為方漢時名為牘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

王有詔敕則副寫一鄭鏐曰策者簡牘之辭方版也其制方

通藏之以待勘校也方言其義內史既贊為之又以方出之則王命合義可書之

以為後法故藏其貳春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內

史叔與父策命為侯伯則周之家法猶有可考晉克齊使鞏

朔獻捷定王使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私賄鞏

伯使相告之勿籍則賞賜非義而內史不書可知矣外史

掌書外命掌四方之志王命下畿外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劉彝曰四方之

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分封始末朝貢斷續政教從違禮樂更革俗尚醜好若士均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為志藏之以掌達書名於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待王之顧問之文字得能讀之鄭鏐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使四方知書之亦異欲使天下誦讀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世音讀與後世亦不可以不達大行人九歲論書名蓋若以書使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論之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命以授使者黃度曰令猶今言制救也書猶今言制書救書也

陳傅良曰內史猶今內制翰林外史猶今外制舍人凡策

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圖之

者冢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叶否非有文墨議論之

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罪雖當功罪而褒貶益損之文

或作於好惡往往傷王言之體於是二史屬春官而冢

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是故號令當而賞罰

六典通考卷九

四

公亦所以輯眾美昭令聞也其見於傳襄王使召武公及

內史過賜晉惠公命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

則二史從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德誼文辭甚美雖東

周尚如此亦足以觀史氏之典型矣自秦變古辭令在尚

書郎則尚書重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號

喉舌之官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

中書則並掌職務至有中書監遷尚書令自謂奪鳳池之

恨而中書亦擅天下兩省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元別置

學士院白麻獨在學士為天子私人稱內相矣以一辭令

之官所鄉輒偏重權傾君相而朝廷不尊然後知周家以

冢宰建六典實掌六卿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

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眾職交修而無詭隨之患
所謂周道如砥者以此

四方之志非必已有成書列國風土民物利病諸侯各
據實奏聞天子命外史書而藏之謂之志後世方志之
作始於此若列國私史不得專以志名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呂祖謙曰則官御史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傳命令者耳至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于大王御史通池之會命各御史書事于堯曰御史在前執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詩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詔文疏若今詔敕之書

王之策命內史書之王之治令御史贊之內史任重其
權與太宰埒御史秩卑不過與冢宰為佐然亦有以補

六典通考卷九

救其徧而糾察其所不逮漢以後詔令出於尚書而三
公不得與聞御史遂為臺諫之任矣

太僕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謂奏事也逆謂受下也王昭兩曰太僕出入王之大命特以其在王左右為侍御掌趨走奉行之事而已若書言龍作納言詩言仲山甫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出納王命則異於是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門下矣政鼓節與早宴黃度曰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窮達與違令而已加節直事鼓所太僕聞鼓速逆皆其政也窮與違令皆應亟報故不待眠朝擊鼓而奏之更始張夫事抵破案於是百官不敢奏事以待達窮者與違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免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免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免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免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

聞鼓聲則速逆此一方苞曰直日御於王所者則曰御僕分
官當受其事以聞 守路鼓者則曰御庶子蓋太僕與御僕常在大寢之門內而
御庶子在門外故太僕聞鼓聲則速御僕使迎受御庶子之
所達速御庶子使迎問鼓者所欲達也肺石所達窮民乃不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故朝士以達於司寇也路寢所達窮
者則吏士枉抑於長官及獄訟不能自直於司寇者而太僕
以達於王也王制司寇以獄之成質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蓋於刑獄惟恐有蔽壅多方以求達民隱如此 小臣掌王
之小命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命時事所執問也鄭歸其入朝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日以事聞于祭僕掌受命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重也祭僕掌受命
于王以眠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

六典通考卷九

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掌王之燕
令以序路鼓羣吏序吏以下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更疏即云直事鼓太僕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序更者即上鄭
所者也
陳及之曰掌復逆者受羣下書奏也漢之公車司馬今之
登聞檢院皆掌天下章奏乃一官耳太僕掌諸侯復逆小
臣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而宰夫又掌諸臣之復萬民
之逆不亦多乎蓋官府有尊卑爵秩有高下太僕大夫也
則下掌吏民之復逆御僕下士也苟上掌諸侯及公孤之
復逆則情意不相通官高則此不肯受官卑則此不肯授
於是上下之勢懸隔而天下之事壅於上聞今太僕掌諸

侯小臣掌孤卿大夫御僕掌吏民則勢敵情通不敢逗留章奏矣然其事所係甚大故又俾太宰之屬掌之然後以所言告之冢宰與王謀議其事而行不特是也秦章邯奏事趙高為丞相留司馬門不進是與章奏者非王之近臣也若太僕小臣御僕皆王之侍御僕從受章奏而達於王無所關決而大臣亦不得自便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道言也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諸臣也傳道世世所傳說也古之也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故書傳為傳杜子春云傳當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布告以教世善惡也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大司寇達窮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

六典通考卷九

七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無兄弟日俾無子孫日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朝士右肺石達窮民焉

王應電曰命令者操御天下之大柄一有所移則威福自下出而篡弒之禍作矣復逆者通達天下之大機一有所塞則下情無由達而亂亡之基生矣虞書出納朕命此主傳命令於外也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此主達復逆於上也唐虞事簡總為一官初命龍而後典工故各舉一事周制凡王有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獻可替否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太僕小臣傳達於外善則行之有弗當得駁正

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詔書是也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羣吏庶民在外分接為之傳達其善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矣宰夫以敘進其治則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則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答問使得獻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治則宰夫白於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是也蓋周人治制備故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各有所屬其與有虞小異者以此愚因是而知周官之善矣太宰主贊王治可以詔王而不敢與也內史主代王言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甯有下

六典通考卷九

八

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萬民之復逆矣而有內史掌敘事之法以受之宰夫掌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受之者非一人下之復逆豈有壅蔽之患哉沿革傳曰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為尚書魏晉為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由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為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嘗參諸古今而斷曰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宦官禍天下先竊宰夫之權居中承受章奏而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與國樞機以至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夫人主親覽章奏則勞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為大

中之法凡有章奏宰夫看詳各盡所見白小宰以及大宰然後進呈天子謀謀既定命內史宣行之則治出於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

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簡記策書也諱先王

名惡忌日若子卯歲終羣臣孔穎達曰太史之官典掌禮事

國之得失是其所掌禮運云天子適諸侯而不以禮籍入是

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

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誦訓云掌道方懸以詔辟忌注云

方懸四方言語所惡是也月令孟春命相布德和令行慶

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善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

知事者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

六典通考卷九

承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尹曰雷將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

亦道人之言其奮之人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警幾聲之上下左史右史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皆樂人

襄二十五年載齊大史書崔杼之事非書勳平僖二十八年

王命內史策命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

晉侯非書言乎有史官也熊氏云下大夫不得有象笏又云有地大夫故用

象朱子曰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

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

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

家語云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左傳昭十二年楚

左史倚相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右史不見於傳而鄭注書內史友云記言之官蓋即此右史也漢藝文志

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不同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

為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為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

鐸是已有以木為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為春周官小宰小司

振皆云正歲率其屬而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綽言言出彌大也綽今有秩

丘濬曰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

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

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蓋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

六典通考卷九

日星畏之如雷電去之愈遠見之愈大人君其可以不謹

哉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遇也后人

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丘濬曰昔人有言風者

周福之象以施其命周誥四方也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

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

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

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

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

不謹哉 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程子曰兩風相

隨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事隨

重異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丘濬曰先儒謂異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異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異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於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机捩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程子

六典通考 卷九

十一

日君臣台德以剛中正異順之道治渙唯在淡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淡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以濟天下之渙 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淡於四體也

王弼渙六四注云得位體異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故能散羣之險以光其道竊意古之密勿大臣惟周公吉甫足以當此

繫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孝經衍義居其室為在陰之象出其

言為鳴鶴之象千里之外應之為其子和之象應固難也和其善者傳之四方為風動之具垂諸簡策而昭如日星和其不善者傳之四方為風動之具垂諸簡策而昭如日星和其悖而入不可不慎乎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與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道以誥天下眾圍及於御治事者書及之 疏鄭元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王則是不為臣呂祖謙曰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矣大聖作則豈惟是乎 革商為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為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

六典通考 卷九

十二

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聯亂階寢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邦之人明昭於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周公以王命作誥為後世代言之始漢時儒者附會新莽遂以周公自稱王雖康成大儒猶沿其謬

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康叔之諡曰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日康叔諸侯之長周 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 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

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眾士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

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

知是周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

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夷履

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警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

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

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本於是兵寢

刑措者四十有餘年其亦訓誥之助與周官王曰嗚呼凡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

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子大夫

六典通考卷九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也

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欲則民其信歸之蔡沈曰反

汝所出之令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

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丘

潛曰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

令也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

令以達之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可行而無弊然後

出之既出之後必通行而無礙不至壅塞而反逆可也然惟

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公微則將反

逆而不可行矣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誓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

唐叔之封或以為周公或以為史佚冊命大典成於一

言之戲是教王遂過耳柳宗元辨之最當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疏周禮內史云

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凡命諸侯及孤

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孔穎達曰漢初不得

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

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肫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

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

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

正伯冏臣名也太僕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之

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

六典通考卷九西

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于德嗣先人作宅丕后順其事以命

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忱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懷

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呂祖謙曰自周公作立政而

歎殺衣虎賁知在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

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昔在文武聰

作命書至與君牙大司徒路等流風猶未遠也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御僕從罔匪正人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

疏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蔡沈曰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

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

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

皆得其正人則承願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

正救亦豈小補哉

一三三

六典通考 卷九

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賴左右前後有職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特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蔡沈曰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今予命汝作大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無敢佞偽也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大小親疏皆當勉汝君為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蔡沈曰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文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僕臣與此所謂正於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呂祖謙曰自古小人之蠱其君必使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

六典通考 卷九

五

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則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不足論也

孔疏以太僕正為太御中大夫蔡傳以為即太僕下大夫竊意蔡說得之按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經云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即正服位之事也又云發號出令罔有不臧即出入大命之事也若太御所掌專在戎事穆王曷為及此又曰命作大正正于羣僕蓋欲其董率祭僕以下諸職

詩大雅抑之篇曰訂謨定命遠猶辰告箋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事告施之輔廣曰所謀者大則命令之出必審定而不易朝令夕改者不能訂謨者也所圖者遠則告戒於下必以時而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不忽號令不時者不能遠猶者也

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無易由言無日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我執持其舌者言不可逝矣箋云女無令無日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可得已乎孔穎達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也

舌是也孝經重遠法言亦此類也

烝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疏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能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與此出納王命者異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否謂善

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朱子曰王職有關失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

六典通考 卷九

六

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尹氏掌命卿士而鄭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小雅家伯維宰疏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者蓋兼內史也小雅家伯維宰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聚子內史內史中大夫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家宰

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諫也史獻書史外師箴箴刺小師箴箴刺百工諫百工瞽獻典無日曰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師箴箴刺小師箴箴刺百工瞽獻典無日曰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師箴箴刺小師箴箴刺百工

子日瞻賦賦公卿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師箴箴刺小師箴箴刺百工瞽獻典無日曰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師箴箴刺小師箴箴刺百工

列士所獻書也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師箴箴刺小師箴箴刺百工瞽獻典無日曰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師箴箴刺小師箴箴刺百工

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親戚補察補察補過瞽史教誨瞽史之教而後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修之耆艾師傳也修而後

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聽於民聽於民也於是使工誦諫於朝工誦諫於朝工誦諫也誦誦讀也列者獻詩使勿兜兜謂公卿至於列士風聽臚言於市臚言於市臚言也采聽商旅所辨妖祥於謠妖祥也謠善也考百事於朝考百事於朝考百官問傳善惡之言辨妖祥於謠妖祥也謠善也考百事於朝考百官問傳善惡之言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丘潛曰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不可違天之道臣不可侵君之事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不足以

六典通考 卷九

繼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之命則不知所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下知所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其威命自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上衛稽首者首至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芮將

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疊疊恍

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背秦陵其民者也而卑其上不敬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替廢其執摯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鎮重誣王無民夫天

事恆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也阿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隨也阿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

懷公無胃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子公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舍於宗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庭燎設大燭及期命於武宮期將事之日武宮文公之祖設

六典通考 卷九

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太宰蒞之晉侯端

委以入服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受王命以俟伯待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致餐兼之 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

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

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

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置守固不偷節度不

搆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
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施三謂三讓也義宜也守禮不淫

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

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報也王從之使

於晉者道相建也建及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

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離且獻楚捷

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

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

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

戎輅戎車二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形赤弓旅黑弓弓一

諸侯賜弓矢 拒密一亩拒黑黍鬯香酒所虎賁三百人曰王

六典通考 卷九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逃遠也有惡於晉侯

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

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

會葬

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王使內史過往則內史兼主祝

宗之事僖十六年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吉凶焉

在則內史亦掌占侯災祥之事顧氏棟高以為蓋太史

之屬是也此年經書叔服來會葬疏云傳稱內史叔服

內史於周禮為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

也要之內史禮官之屬吉凶皆得與焉吉則錫命凶則

會葬

襄公十年晉侯以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

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

廢置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 孔穎達曰禮天子不滅

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

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

不自專也霍邑或稱霍人猶晉邑謂之柏人也 屠蒯曰味

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以定言在心為志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變叔侍御君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太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

於寢庭路寢孔穎達曰沈氏云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

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為僕大夫故

六典通考 卷九

知寢庭路寢之庭也 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顧棟高

曰周禮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

也逆謂受下奏則此僕人正御僕之職也

國語云僕人授公公讀書注云僕人掌傳命儀禮燕禮

注諸侯之官有小臣傳君命賈疏以為當天子太僕之

事如韋昭說則此僕人為晉侯之內小臣而杜氏謂之

御僕者據夏官掌復逆言也

襄公三十年鄭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還則

請命焉請大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

惡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孔穎達曰洛誥史逸

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三

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案觀禮賜諸公奉篚

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顧棟高曰案周禮

史今鄭以太史主之孔疏以為諸侯兼官無內史然尚書酒

話有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得立內史或鄭命太史兼攝耳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勿忘賜汝

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鄭

子產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會朝之不做使命之不聽

下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

蔡公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正僕太子之近官孔穎達曰

正僕人即太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 論語天將以夫子為

六典通考卷九

木鐸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論曰周以尙文立國觀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禮儀繁

多而訓辭深厚一代述作炳於詩書之記載者燦然可

睹也每讀兩漢人教令雖單幅寸簡必有可觀後之文

士窮力追攀而不能至因是而知三代盛時其公卿大

臣類皆出於庠序俊秀之選而諸侯世家之胄子自其

少時已預聞乎詩書禮樂之型仁義道德之旨理得諸

中誠形乎外故雖偶爾發舒各極天理人情之至而非

秦漢以下揆藻之才所能逮惜乎列侯既廢其籍而暴

秦又重以火千百之畱不能什一使後世讀者慨然有

不完不備之憾焉然在春秋之時去周初已數百年一

二詔策之文列於左史彬彬焉與成康盛時同風至於呂相之絕秦叔向之告子產婉復詳盡美其詞者比之詩書然則文武周公之流澤遠矣

六典通考卷九

三

六典通考卷十

湖西閻鎮珩輯

設官考

歷代復逆之官璽附

戰國遊士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御史當世主書官也
張倉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謂四方文書後
仕漢為列侯主郡國上計者以明習天下圖書文籍號
為計相云武帝以司馬談為太史公四方計偕先上太
史公卻付丞相是太史亦主書官也語具應劭漢官儀
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
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其官曰尚符璽郎秦以趙高行

六典通考卷十

符璽事漢有趙堯為符璽御史故百官表云其御史尚
符璽者有印綬也漢之二府最為機要並太尉為三公
諸本紀列傳中多有稱制詔丞相御史大夫者至文帝
改元大赦并及太尉焉漢十一年求賢詔曰御史大夫
昌下相國相國不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三王世
家曰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
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此其布詔
之次第也王嘉傳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章文
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王尊傳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又
漢舊儀云詔書以朱鈞施行此其下書之准式也文帝
遺單于書牘尺一寸後漢以板長尺一寫詔書名曰尺

一陳蕃傳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陽球傳敕吏不得稽
留尺一是也漢詔細綿方底盛以皂囊外施檢報書用
綠囊至羣臣奏書言密事亦以皂囊封上謂之封事張
酺言文帝飾帷帳以皂囊即上書囊也其報邊事則赤
囊見丙吉傳上官桀詐書告霍光石顯使人告蕭望之
皆候其休沐出乃奏之是時二人方領尚書事不敢使
之親見故俟間而行耳又有平尚書奏事多以他職權
處之張敞光祿勳于定國光祿大夫皆兼官也藝文志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唐六典尚書左右丞郎察
稽違失即其事也百官表云御史中丞受公卿章奏舉
劾按章後齊及隋設御史臺糾不如儀者亦其類也師

六典通考卷十

丹嘗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傳聞四方哀帝以問朝臣
皆曰大臣奏事不宜漏洩請下廷尉治後漢明帝詔曰
尚書出納朕命幾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是以孔光
入直禁省不言温室之樹當時稱賢焉班固武帝紀贊
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公孫宏亦云詔書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
爾雅訓辭深厚考其時東馬嚴徐之徒侍從左右高文
典冊多出其手而帝尤篤好文術為諸儒倡則知二臣
之論不虛矣哀帝時傳太后崩遺詔益封高安侯賢二
千戶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後世封駁之例自嘉始後漢

鍾離意敢諫爭
數封還詔書

秦始皇二十六年羣臣上尊號為皇帝命為制制者裁也上

之制令為詔照人之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

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二十七年七月始皇帝至

沙邱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丞

相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秘之置始皇居輜輅車中

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輅車中可請奏事趙高因

留所賜扶蘇璽書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

為書賜長子扶蘇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等奉書賜扶蘇

於上郡扶蘇得書遂自殺秦焚燒詩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

於上郡扶蘇得書遂自殺秦焚燒詩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

所用三日刻符施於符傳四日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五

六典通考卷十

日書為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日署書門題所用七日爰

書銘於戈戟入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

邈獨斷聖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

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

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

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

獨以印稱璽又獨以尚書周內史之秩秦少府遺吏四人在

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後遂以為官置令丞僕射秦誅嫪毐

出呂不韋司空馬奔趙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

書習秦事蓋當始皇之初是職已號要劇焉齊職儀秦漢之

書之職掌於封奏章昭辨釋名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

辨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尚食尚

方亦侍中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

故謂之侍中或曰侍中古官秦始皇復古置侍中之秩冠武

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

應劭漢官儀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

居高食潔目在殿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

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謁者屬郎中令掌儀贊受事冠高

關百寮之中莫密於茲謁者屬郎中令掌儀贊受事冠高

山冠無員數有佐弋謁者及中謁者令始皇為荆軻所劫變

起兩楹之間其殿後謁者持匕首刺股及漢高帝偃武修

後漢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云給事黃門侍郎與侍

中並管門下眾事或謂之門下省齊亦呼侍中為門下

云

漢因秦置尚書令多用士人秩二千石張安世以善書給

置丞郎通典秦置尚書丞一人漢因之並屬少府至武帝時

省罷成帝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鄭崇為尚書僕射數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為人所謂上真崇曰君門如市

何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恐下獄治死獄

六典通考卷十

中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奏章之事及封奏宣示內

外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

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中書令本尚書官武帝

人所置以其總掌禁中書記謂之中書司馬遷既被腐刑之後

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位在丞相之上謝靈運晉志本名中書

也初帝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始用宦者典尚書通掌圖

書章奏之事其後遂罷尚書置中書謁者令盡用宦者宣帝

時宏恭坐腐刑累遷為中書令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與僕射

石顯相比用事權傾內外及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

僻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

六典通考卷一〇

近刑人元帝不聽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為之臣賈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中書官宏恭為令石顯為給事中承秦所置漢儀注曰上朝

謁平尚書奏事以有事殿內故曰給事中無員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劉向諫議大夫並為給事

中魏相由御史大夫任給事中本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

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巳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龜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初武帝時有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宣帝時于定國以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奏事其後多以將軍大夫居樞要領尚書事霍光大將軍張安世車騎將軍蕭望之前將軍師丹左將軍王鳳大司馬王

六典通考 卷十 五

音車騎將軍史高車騎將軍大司馬鄭寬中孔光周堪皆光祿大夫霍山奉車都尉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每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問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與議也又孔光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修政不希苟合上問溫室省中

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親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

襦紉袴鷄冠惠帝時侍中鷄冠貝帶傅脂粉張辟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為

侍中侍中舊視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鞠曰武帝時仕進不止欲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塞塞車馬武帝時

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

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為僕射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

時侍中馬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謁者屬元祿勳多至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儼恪能償贊者為之秩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初高祖起為沛公曹參周勃並以中涓從及為漢王拜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關人為之請官加中者多關人也又得石奮

以為中涓既即帝位有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大謁者襄章奏報可惠帝時中謁者張釋卿寵幸用事呂太后專制羣臣皆因以關說以勸王諸呂功封列侯按國語楚靈王見其

今中涓也漢書注中涓如中謁者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中書之名始自秦時韓愈毛穎傳累拜中書令上嘗呼為中書君其言必有所本至魏文帝立中書令監遂定

六典通考 卷十 六

為中書省矣後漢易領尚書為錄尚書事章帝時太傅趙熹太尉牟融尚書有錄名自二人始

後漢尚書令一人千石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鮑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隆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

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名也帝報曰吾故尚書僕射一人六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

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眾事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侍者分置左尚書六人六百石世祖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

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

筆墨諸財用庫藏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二人

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漢官儀云能通

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韋彪字孟達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

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

一也郎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恥焉時孝廉丁郎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

耻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遣出竟不能為郎日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竟不能為郎又

郎中裴著詣闕上書訟梁冀矯暴冀陰殺之學生劉常當代名儒素善著冀召常

補令史以此辱之尚書寺居建禮門內謂之中臺五尚書

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令主贊奏典紀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公為令僕射者朝

會不陞奏事天子封禪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藏封之禮光

以侯霸為尚書令每春常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命皆霸所建也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敷納忠諫陳忠為尚書令前

六典通考 卷十

後所奏悉條於南宮閣上以為故事鄭 尚書郎初從三署郎

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賤奏初入臺稱郎

中滿歲稱侍郎永甯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古者帝王

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尚書出納帝

命為王喉舌臣等愚聞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

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尚書

與抱才懷能隨筆稱選誠可歎惜詔拜興為尚書郎尚書

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繡縑為之給帷帳氈褥通中

枕大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孰果實之屬給尚書侍使

一人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

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謂之丹墀尚書郎口

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

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王譯為尚書侍郎臺閣議

表又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闕下或

從昏至明天子默使持被覆之不驚也日暮諸郎下豹每獨

嘉之天子所服五時衣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

大筆一雙除糜墨一丸杜佑曰尚書文昌天府眾務淵藪內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斗

爵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僕丞總

領綱紀無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

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

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公車司馬令掌宮南

關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明帝時

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公車以

關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符節令一

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

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史二

六典通考 卷十

百石掌書中平六年始 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選明法

律者為之漢舊儀曰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

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

律當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

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

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順帝專用宰士有

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威烈赫

奕莫之敢犯真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絨上事言守闕移

稱真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二曰

印曹掌刻三曰供曹掌齋四曰尉馬曹掌殿五曰乘曹掌車

豹尾之內便為禁省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給

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為一官掌侍從左右給事

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

又漢舊儀曰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瑣門在內宮

衛瑣注吳都賦曰劉向與子歆書曰黃門郎顯處也則前漢

世已為黃門侍郎矣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

號曰黃門令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也獻帝

初即位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

幄省尚書事後更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

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

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荀悅為黃

况以后弟小心謹慎年十六為黃門侍郎謂者僕射一人比千石為謂者臺士主

六典通考 卷十 九

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常侍謁

者五人比六百石主殿上持節威儀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

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

問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八人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

謁者胡廣云灌者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柏後遂假茲

謁者名馬融曰灌者習所職也應奉曰高帝承秦禮儀多

謁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列於漢書

也雷義為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凡

七十和帝代陳郡何熙為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漢

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二漢隸光祿勳有黎陽

以補之功次當選欲留增秩者許之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使小黃門郎受

事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

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眾事

蔡邕獨斷天子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

戒書策書者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丈不書於策其制長

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書起年月日

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

亦以策書誅諡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

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者也

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

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由下上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為

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

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

六典通考 卷十 十

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詔書

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

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

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

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戒書者戒敕刺史

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為戒敕也世

皆名此為策書失之遠矣 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

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

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

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

卿校尉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
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
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章曰報聞公
卿使謁者將大夫以下至吏民尚書左丞奏聞報可表聞
報已奏如書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其有疑
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
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懇議異其非
駁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漢
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
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
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

六典通考 卷十

以下亦為朝臣 天子命令之別名一曰命出君下臣二

曰令奉而行之三曰政著之竹帛

徐天麟曰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
則知三代之時雖王言惟作命亦必有代言之官公孫宏
謂武帝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解深厚然在西都初不著
所掌之官武帝每為淮南王報書必召司馬相如視草乃
遣此亦一時眷遇之厚非常典也至范史始言尚書侍郎
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然則兩漢代言之人當在尚書
元帝時楊興欲薦賈捐之為尚書令謂捐之曰君房下筆
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至安帝
時尚書陳忠薦周興亦曰興屬文著辭有可觀采漢世君

臣其畱意於代言之官如此宜乎王通氏謂漢制幾於典
誥而兩都賢主以七制稱良有以夫十七史商榷黃瓊傳
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黃香傳遷尚書令
上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尚書
為臺閣也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
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御史為外臺是為三臺據
此則臺閣者尚書也又楊球傳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開達
故事其章奏常為臺閣所崇信

王鳴盛云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
無中書蓋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考漢自
成帝時罷中書令改置中謁者令至東京並中謁者亦
省之故謝靈運云成帝以後無復中書之職而王氏乃
因萬表不載曲為解說謬厥旨矣

魏尚書令與漢同冠進賢兩梁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六典通考 卷十

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薨於朝堂發哀陳矯字季弼

明帝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策行文書

耳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

帝應太和帝中王肅上疏曰唐虞設官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

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漢初依擬前

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

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

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

進廢禮復興僕射省置無恆徐宣字實堅為左僕射加侍中

者奏呈文書詔曰吾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時欲以賈詡為

僕射詡辭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屬其奈於國朝何
尚書郎有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
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非復漢時職任青龍二年尚書令
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

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韓宣為尚書郎常皆縛束杖未行文初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丞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帝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中書令之為宰相始於此矣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其權益重中護軍將濟上疏諫曰夫人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誠權在下者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今外所言輒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迴附向之請分任眾官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司馬景之命也書令虞松作表至再不可意松竭思不能改正鍾會視其草為定五字松大說服文帝又置通事郎掌詔草即漢次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尚書郎之位

六典通考 卷十

主

為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明帝詔舉中書郎不在盧生耳又魏末張華遷長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又有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明帝時有密書丞與蘭臺令史謂之臺閣太和中秘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侍中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植集贈祭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給事黃門侍郎並為侍衛之官員四人入侍帷幄出擁華蓋給事黃門侍郎並為侍衛之官員四人杜恕字務伯為黃門侍郎每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舊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舊白筆側陞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何當如今直備位但毘筆耳

晉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始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

省事蓋自此始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姚萇圖符堅遣僕射其壞傑問曰卿於朕代為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僕宰相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僕射分為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荀勗字景倩其外甥陳泰啟勗代已泰薨代泰為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受領承泰後加之淑慎綜覈名實風俗澄一又武帝詔曰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劭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處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若無令則左僕射為省主與令同若左右並闕則直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

尚書左右丞銅印青黑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左丞主臺內禁令寢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置吏急假兼糾彈之事傅咸答辛曠詩序座以下居萬機之會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又却說為左丞奏推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却丞而還奏我此挽弓自射之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刑獄兵器所謂

六典通考 卷十

主

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武帝時置郎中二十三人魏舒字元陽為尚書郎時欲沙汰人也襍被而出同寮中書監令一人始皆同車後乃異焉無清論者咸有愧色中書監令一人始皆同車後乃異焉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為令荀勗為監矯意抗節荀銅印墨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始異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輅車吳紀亮為尚書令每朝會吳主以屏風隔其坐晉書張華為監裴楷為令共掌機密又王治字敬宏為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後治子珉又為中書令時謂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為奕世令德鳳凰池焉荀勗守中書監侍中比贊朝政又遷尚書令勗久我鳳凰池諸中書侍郎員四人江左初改為通事郎尋復為公何賀焉中書侍郎員四人江左初改為通事郎尋復為中書侍郎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張華兼中書郎從駕征鍾會掌書疏表微又荀勗泰始中書郎張華王濟猶尚自起草及後遂失舊體又稽含

字君道為中書郎書晉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
檄雲集舍初不立草晉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
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通事書差侍
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徐邈為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
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每應時取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
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
多門下省散騎常侍掌規諫不與事貂瑠插右騎而散從又
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
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泰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
始以孟達補之久之者為祭酒 泰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
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
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 賈充為常侍後改常侍為侍中未詳
事雖隸門下而別為一省 潘岳云寓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
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

六典通考 卷十

五

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以陪乘請詔曰
使鄭常侍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背州內舉卿也為十二
郡中正舉也又傳元為散騎常侍與皇甫陶俱掌直諫又華
瞻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
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 泰始九年省符節令并蘭臺署
文章門下撰集皆典掌統之 漢獻帝世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洛陽
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城南井中孫堅討卓其帳下兵見井有
五色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袁紹有僭盜意拘堅妻奪之紹
敗徐璆得而上之漢及魏文帝慕璆歸於晉趙王倫篡立使
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武帝篡魏璆歸於晉趙王倫篡立使
義陽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永嘉五年王彌入寇
洛陽執懷帝及傅固六璽獻劉曜後為石勒所并璽復屬勒
刻一邊云天命石氏石氏為冉閔所滅璽又屬閔敗璽存
其大將軍蔣幹所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購得之穆
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
板天子
宋因晉制事無大小咸歸令僕 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
局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 僕射勝右減左右
以詔能濟業也更可明體制責厥成也

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執 王敬宏為僕
初不省讀嘗陪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宏不對帝變色問左
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宏曰臣乃得訊牒正自不解帝
不悅後遷 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 徐湛之為尚書僕
尚書令 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 射令何尚之
之國威任遜隆重欲以朝政推之諸司訴絕不料省湛之亦
以令掌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
之互相推諉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左
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
右丞與晉同中書又置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閣內出宣詔命
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
矣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板給書僮
孔顛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 孔顛性素儉蘭臺
輕顛也散騎常侍四人屬集書省
齊尚書左僕射為臺主右僕射次之黃案左僕射右僕射署
六典通考 卷十

六

朱符見字經都丞竟右僕射橫畫成目左僕射畫令畫右官
闕則以次并畫凡尚書左右丞各一人白案右丞上署左丞
次署黃案左丞上署諸立格制及詳識大事宗廟朝廷儀體
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自令僕以下五尚書八座二十曹各置
郎中令史以下又置都令史分鎮之僕射掌朝軌尚書掌識
奏都丞任碎在彈違諸曹掾常及外詳識事應須命議相值
者皆郎先立意應奏黃案及關事以立意官為議主凡辭訴
有慢命者曹掾咨如舊若或命有咨則以主意者為議主中
書侍郎四人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
四戶權傾天下 茹法亮久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
入太微太尉王儉謂武帝曰天文與給事中為一流散騎侍
乖誤此由四戶帝納之而不改

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周盤龍曰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者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乘輿六璽以金為之並依秦漢之制高帝受禪謝朓為侍中當解璽賜朓不知日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門掖

梁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僕射副令凡諸尚書文書詣中書省者密事皆以挈囊盛之封以左丞印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郎署備員縑紙文案貴尚虛閒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三年置侍郎視通直郎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轉之又有五都令史與左右丞共知所司舊用人

六典通考 卷十

七

常輕九年詔集書省置官如晉散騎省常侍侍郎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文書意異者隨事為駁集錄比詔比璽為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常侍高功者一人為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違天監六年詔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黃門郎中書省置監丞各一人掌出內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員及置令史以承其事任昉雅善屬文尤長刀筆才思無窮遷中書侍郎高祖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梁臺既乘輿印璽並如建禪讓文詰多昉所具及踐祚拜黃門侍郎乘輿印璽並如齊制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乘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

陳承梁制國之政事皆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劉師知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高祖入輔領主事十人書吏三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此官多擅威勢亦有給事省文奏

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二年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有文簿當曹敷奏欲以省彈駁之煩四年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宋衣執笏謂之流外勳品天賜元年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職分主省務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至神麿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

六典通考 卷十

大

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舊例尚書簿諸曹須即出借任城王澄為尚書時公車署以理宛事奏請宜案澄執奏以為尚書政本特宜遠懷故凡奏所事關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甯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宜盡寫其事意以左丞為上階右丞為下階中書監令如晉制編蟻有國喪帝遣高閭為書與之不敘凶事時孝文謂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辭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又崔光為中書令敕光為中書侍郎四人舍人無員數集書省掌諷議詔遂巡不作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通墮致使王言違滯起居不修又宋弁為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特二衛之假攝不其資敘為第三清武明為常侍加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又有黃門侍郎崔光為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世祖時關左懸登閣敬人有窮冤則擢

公車上
奏其表

後齊尚書省置令僕射又有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丞右丞各一人并都令史八人共掌其事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錄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八人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又領舍人省掌行下宣旨中書舍人主書各十人顏之推武成時為中書舍人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文字監較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

六典通考 卷十

九

職 集書省掌獻納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六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常侍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天子六璽並因舊式皇帝行璽封常行詔敕則用皇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召諸州刺史用之並白玉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冊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鬼神用之並黃金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又有傳國璽白玉為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書為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

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

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小內史下大夫小史上士二人又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八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有六官外又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皇帝入璽神璽明受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寶而不用皇帝負辰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其六璽並因舊制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太祖得蘇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又命綽為大誥自後文筆皆依此體隋初改中書為內史置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煬帝減侍舍人八人去四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尋廢監置令二人煬帝加

六典通考 卷十

十

起居舍人初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庚自直崔濬祖虞南蔡允恭等皆為此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謁者三十人煬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為內書後復為內史令唐初因之唐內史令蕭瑀對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黃閣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初尚書省各置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初尚書省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顏慈楚者文學名增秘書郎為從五品加置佐郎四人以貳郎之職降著作郎階為從五品又置儒林郎十人掌明經待問唯詔所使文林郎二十人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

楷書郎員二十人掌抄寫御書初吏部置給事郎而給事黃門侍郎六人屬門下省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又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初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神璽實而不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

六典通考 卷十

三

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號為內相又為天子私人職無定員自諸曹尚書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居宰相下一品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文獻通考中書以黃白二麻為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非國之重事拜授與德音赦宥則不得用與元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諸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與促迫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謂合歸職分尚書省尚書令一人其命將相制詔付中書行遺物議是之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啟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

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官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一曰受二曰報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宣告之節以歲終為斷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書曰太常伯侍郎曰少常伯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左臺俄曰文昌都省垂拱元年曰都臺長安三年曰中臺右丞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付諸司之務舉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以都事受事發辰察稽失監印給紙筆以主事令史書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門下省侍中二人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顛判省事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以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學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

六典通考 卷十

三

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行幸則負寶以從版奏中嚴外辦四夷朝見則承詔勞問臨軒命使冊皇后皇太子則承詔降宣命慰問聘召則洩封題發驛遣使則給角符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授之中官既書復洩其記注職事官六品以下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退之武元年改侍內曰納言二年曰侍中龍朔二年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垂拱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開元元年曰黃門省武后垂拱二年魚保宗上書請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於朝堂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祕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

充使知匭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匭使後同為一匭
天寶九載元宗以匭聲近鬼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至德元年
復舊寶應元年命書門下擇正直清白官一人知匭以給
事中中書舍人為理匭使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為理匭使
諫議大夫一人為知匭使投匭者使先驗副本開成三年知
匭使李中敏以為非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乃奏罷驗副
封給事中四人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宏文館繕寫讎校之
課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
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
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事
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侍中而

六典通考 卷十

更馬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通典給事中
有南北朝屬集書省隋吏部置給事郎凡入煬帝移為門下
之職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
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
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為之藩曰別以白
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均言於帝以宰相器柳氏家學
錄給事中駁正制敕定其是非開元中李又多駁正姚崇惡
其權自後唯署案牘而已 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
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
於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
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武后
延載元年改符璽郎曰符寶郎開元元年亦曰符寶郎中書
省中書令二人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凡王言之制
有七一日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

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日慰勞制書褒
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
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
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
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大祭祀則相禮親征纂
嚴則戒飭百官臨軒冊命則讀冊若命於朝則宣授而已冊
太子則授璽綬凡制誥文章獻納以授記事之官武德三年
改後書省
日中書省內書令日中書令龍朔元年改中書省日西臺中
書令日右相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日鳳閣中書令日內史開
元元年改中書省日紫微省中書令日紫微令天寶元
年日右相至大歷五年紫微侍郎乃復為中書侍郎 中書
侍郎二人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為使則
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贊幣則受以

六典通考 卷十

付有司郭正一除中書侍郎明習舊事制敕多出其手當時
皆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勅位而已其無事也
河日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有所司方為濟理豈可悅
默倫安而為儀祿士也自後每 中書舍人六人掌侍進奏參
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書既下則署行其
禁有四一日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制敕既行
有誤則奏改之大朝會諸方起居則受其表狀大捷祥瑞百
寶表賀亦如之冊命大臣則使持節讀冊命將帥有功及大
賓客則勞問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冤滯百司奏議考課
皆預裁焉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
誥顯進畫給食於政事堂其餘分署制敕以六員分押尚書
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唯樞密遷授不預通典唐武德
三年改內書

舍人為中書舍人置六員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濟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彙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姚崇為紫微令奏大事舍人為商量狀與本狀皆下紫微令判二狀之是否然後乃奏開元初以它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肅宗即位又以它官知中書舍人事兵興及於權便政去臺閣決遺顯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押六曹之奏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先是知制誥率用前行正郎宣宗時選尚書郎為之主書主事各四人杜佑曰後漢章和以後尚書為機衡之任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詔令曹公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魏文帝改秘書為中書自後歷代相沿並管樞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之尚書郎乃中書舍人也武太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盛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關禮宰相相顧失色中書舍人

六典通考 卷十

書

王敦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瞻時人歎服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頌在太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頌曰乞公稍遲禮等無不闕決開元二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舍人六員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連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望於兩狀復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雷事敕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復分知機務既文書填委遂令書錄委之堂後人其權勢傾動天下姚竟因主書趙誦賦右散騎犯所累罷相姚誠多才而驟政擅權以成斯弊哀哉右散騎常侍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修記言之史錄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季終以授國史有楷書手四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殿庭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則導其進退而贊其拜起出入之節蠻夷納貢皆受而進之

有令史十人典謁十人亭長十八人掌固二十四人武德四年廢謁者臺改通事謁者曰通事舍人王鳴盛曰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官官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鑿其弊樞密以大臣為之改左右神策為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梁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唐常以宦者為之梁太祖戒其禍始更用士人以備顧問參謀議是時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旨宣之宰相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宋若學士院諸報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俗猶謂之記事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

六典通考 卷十

書

宣而出之夢溪筆談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勳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頭子但中書制字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相以次向下樞密制字樞密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退朝錄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載朱梁貞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貞明年是李振為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日宣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疑降宣始自朱梁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繫日月姓名者聞今尚仍舊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為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為之前朝因金鑾殿以為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為之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以金鑾為名非典也後唐同光初置護金鑾書制學士以趙鳳為之明宗即位四

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

莊宗復樞密院以情於文義郭崇韜為樞密使

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

班在翰林學士上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

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

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請今後召試新

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

院召試從之

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

人畫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六年六月敕翰

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暫停

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卻仍舊貫宜復置翰林

六典通考卷十

考

學士院中書門下奏准敕製皇帝受命實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周顯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

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賜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論曰周人爵祿廢置之權統于太宰佐之者內史而已

其職在漢為尚書臺在魏晉為中書門下省至唐開元

益以翰林學士院主宣白麻號曰內相是亦周內史之

類也及代宗時軍國多故乃更置內樞密使以寵待宦

官其秩不過漢中書令謁者之比而其權則與宰相侔

重矣自後神策禁軍歸于闕寺天子廢立出其掌握舉

天下之大臣民之眾無一人敢與抗者良由帷幄腹心

之任內官獨自制之言出而莫子違令行而不吾禁雖

三省宰執之尊不過拱手以受成事而已況其下焉者

乎昭宗天復之初劉季述既伏誅乃詔近年宰相延英

奏事樞密院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

撓權亂政自今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

承受公事則當時樞密使之專橫較之宏恭石顯尤有

過焉彼其視天子宰相如狐鼠孤豚向何綱紀名分之

足言哉梁懲其弊禁用宦者遂改樞密院為崇政院以

敬翔領之及後唐仍復舊名而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

其事二人者皆唐之腹心大臣也身位三省之長而兼

主樞密之事意欲與宦豎爭權而不知適以自喪其體

統而已嗟乎古之八柄惟太宰得而操之惟內史得而

六典通考卷十

考

參之後世既建三省又立翰林學士又有內樞密之使

是一職而分為三為四為五也唐既亡于宦官後唐又

從而踵其轍卒也崇韜重誨困于小人之讒而沙陀之

祚亦以不永豈非政出多門之咎哉

六典通考卷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設官考

歷代復逆之官 璽附

宋制門下省受天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

進請寶印 周廣順中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

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凡中書省

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為底及向書省六部所上

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

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

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

六典通考卷十一

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

中校其任歷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

改爵秩加敘勳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退送尚書省

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

之元豐官制行釐中書為三省門下九分房曰吏曰戶曰禮

曰兵曰刑曰工皆視其房之名而主行尚書省六曹二十四

司所上之事曰開折房曰章奏房曰制敕庫房亦視其名而

受遣文書表狀與供閱敕令格式擬官爵封勳之類惟班簿

本省祿務則歸吏房給事中四人分治六房掌讀中外出納

及判後省之事若政令失當除授非人則論奏而駁正之凡

章奏日錄日以進考其稽違而糾治之故事詔旨皆付銀臺

司封駁始以封駁司隸銀臺 元豐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

職而封駁司歸門下 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稟議七年有紹

聖四年葉祖洽言兩省置給舍使之互察今中書舍人兼權

封駁則給事中之職遂廢詔特旨書讀不迴避餘互書判元

三年翰林學士會肇言門下之職所以駁正中書違失近日

給事封駁中書錄黃乃令舍人書讀行下壞壞官制有損治

體願正紀綱為後法重和元年給事中張叔夜言凡命令之

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然後付尚書頒行而樞密被旨者亦

錄付門下此神宗官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而諸房

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讀殆成虛設矣乞立法禁從之

分案五曰上案主賓禮及朝會所行事曰下案主受發文書

曰封駁及試吏校其功過 按宋會要治平三年知封駁事韓

封駁司直送本家乞追還以正官 曰諫官案主開報文書曰

法據此則宋又有知封駁事之職 記注案主錄起居注其祿務則所分案掌焉

六典通考卷十一

事 中賈宅除工部侍郎門下後省關官乃 通進司隸給事中

詔檢正李與權審讀此事亦前未有 掌受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及章

奏房所領天下章奏案牘具事目進呈而頒布於中外進奏

院隸給事中掌受詔敕及三省樞密院宣劄六曹寺監百司

符牒頒於諸路凡章奏至則具事目上門下省若案牘及申

稟文書則分納諸官司凡奏牘違戾法式者貼說以進 四年

詔應朝廷擢用材能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中書舊制通進

檢正樞密院檢詳官月以事狀錄付院騰報天下 銀臺司知司官二人兩制以上充通進司掌受銀臺司所領

天下章奏案牘及閣門在京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以進

御然後頒布於外銀臺司掌受天下奏狀案牘鈔錄其目進

御發付句檢糾其違失而督其淹緩發敕司掌受中書樞密

院宣敕著籍以頒下之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登聞鼓院隸
司諫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
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改換文
資改正過名無例通進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為所抑則詣檢
院並置局於闕門之前按登聞鼓院與隋調者臺唐之團使
路相近原出於周官大僕建路鼓於
大寢門外以
待達窮者中興後檢鼓糧審官官告進奏謂之六院例以
京官知縣有政績者充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
諫章疏羣臣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事凡
命令之禮有七日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子大長公主拜三
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
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廷除授則

六典通考卷十一

用之曰誥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敘贈
典應合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
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
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用之曰敕榜賜
酬及戒厲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
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畱其所得旨為底大事奏稟得
旨者為畫黃小事擬進得旨者為錄黃凡因革損益非法式
所裁者論定上之諸司傳宣特旨承報審覆然後行下分房
八曰吏曰戶曰兵禮曰刑曰工曰主事曰班簿曰制敕庫房
元祐後析兵禮為二增催驅點檢分
房十有一後又改主事房為開折凡吏房掌行除授考察
升黜賞罰廢置薦舉假故一時差官文書戶房掌行廢置升

降郡縣調發邊防軍須給貨錢物禮房掌行郊祀陵廟典禮
后妃皇子公主大臣封冊科舉考官外夷書詔兵房掌行除
授諸蕃國王爵官封冊房掌行赦宥及貶降敘復工房掌行
營造計度及河防修閉凡尚書省所上奏請給諫所陳章疏
內外臣僚官司申請無法式應取旨者六房各視其名而行
之主事房掌行受發文書班簿房掌百官名籍具員制敕庫
房掌編錄供檢敕令格式及架閣庫催驅房督趣稽違點檢
房省察差失宋中書省在左掖
門外西面北廊元祐三年詔應除授從中批
付中書省者並三省行紹聖五年詔臣僚上殿劄子中書省
進呈取旨其承受傳宣內降非有司所可行者申中書省或
樞密院奏審續通考度宗咸淳九年置機速房於中
書省樞密院泄漏兵事稽遲邊報之弊令掌佐

六典通考卷十一

天子議大政授所行命令而宣之臨軒冊命則讀冊建儲則
升殿宣制持冊及璽綬以授太子大朝會則詣御座前奏方
鎮表及祥瑞國朝未嘗真拜以他官兼領者不與政事容齋
續編五年宣麻制除開秀王伯圭中書令侍中中書令為兩
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書令在侍中上肅宗以
後始以虛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等皆為之然不與國事
懿德昭之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
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救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
尤多國朝初尚仍舊吳越王錢俶等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
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前處親王嘉
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份官制
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後不復有之侍郎掌貳令之職參議大政授所
宣詔旨而奉之凡大朝會則押表及祥瑞案臨軒冊命則押
冊引案以所奏文及冊書授令四夷來朝則奏其表疏以贊
幣付有司官制行以尚書右僕射兼右別置侍郎以
代參知政事建炎初復改侍郎為參政舍人四

人舊六人掌行命令為制詞分治六房隨房當制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國初為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凡有除拜中書吏赴院納詞頭其大除拜亦有宰相召舍人面受詞頭者若大誥命中書并敕進入從中而下餘則發敕官受而出之及修官制以實正名而判後省之事分案五曰上案掌冊禮及朝會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書曰制誥案掌書錄制詞及試吏校其功過曰諫官案掌受諸司關報文書曰記注案掌錄記注其襍務則隨所分案掌之元祐元年詔舍人各簽諸房文字其命詞則輪日分草九月詔時暫闕官依門下尚書省例送本省官兼權紹聖四年蹇序辰請自今

大典通考 卷十一

五

命詞以元行遣文書同檢送兩制舍人從之葉夢得曰國初官遷除磨勘移易差遣中書皆命詞給告不勝其繁元豐官制行始命階官職事官選人入品者給告無品官者但給黃牒元祐末猶以為多復命內外差遣及職事官本等內改易或再任者亦止給黃牒紹聖中朱服為舍人以為監司初除初除不給告禮太薄乃詔待制以上知州及帥臣監司初除再任並出告尚書侍郎兩省御史臺官外餘官并監司本等內改易者仍給黃牒後復行之不建炎後同他官兼攝者則同元符初中書省復檢舉如前令建炎後同他官兼攝者則稱權舍人資淺者為直舍人院文獻通考故事入西閣皆中不召試而授其後楊億陳堯佐歐陽修亦如此例富弼為知制誥徽還劉從愿妻封隨國夫人詞頭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徽詞自弼始元豐五年詔中書舍人印為中書後省之印曾鞏陸佃並試中書舍人自是始正官名遂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元祐初以蘇軾直舍人院有司言自官制行舍人院廢今為中書後省乃改為權中書舍人遂為故事嘉泰四年李季章壁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諱季章辭有旨權以直舍人院繫街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矣蓋大臣失於討論也春明退朝錄父子掌誥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王文正王安簡文元

錢希白梁莊肅呂中裕宋敏求蘇儀甫 檢正官五房各一人掌糾正省務熙寧三年置以京朝官充選人即為習學公事官制行罷之建炎三年中書門下省言軍興以來天下多事書別無屬官元豐以前有檢正官後因置左右司遂不差致朝廷及應報四方行移稽留無檢舉催促今欲差官兩員充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內一員檢正吏禮兵房 從之 指揮中書門下省併為一尚書省掌施行制命受付六曹文書聽內外辭訴御史失職考校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詔廢置賞罰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決之應取裁者隨所隸送中書省樞密院事有成法則六曹準式具鈔令僕射承檢察簽書送門下省畫聞審察吏部注擬文武官及封爵承襲賜勳定賞之事朝廷有疑

大典通考 卷十一

六

事則集百官議其可否凡更改申明敕令格式則議定奏覆大常考功諡議亦如之季終具賞罰勸懲事付進奏院頒行設官九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六曹尚書選用宜在軍領官書事其下有左右丞六曹尚書蓋以萬機之繁故眾建官職以綜理之章宗時章彪上疏天下樞要在尚書今超陞此位者徒曉習文法察察小慧而無大能夫樞要之地必忠厚純實知國家大體者然後可以綜理萬務補偏救弊為國家安靜和平之福消苛澆刻覈之風也今之彌給省局者固亦得人然章彪所言或尚有之又徘徊觀望不敢制決使樞要之地壅塞不分房十曰吏戶禮兵刑工各視其名而通此今日之大患也分房十曰吏戶禮兵刑工各視其名而行六曹諸司所上之事曰開折房主受遣文書曰都知樞房主行進制敕目班簿具員考察都事以下功過遷補曰催廳房主考督文牘稽違曰制敕庫房主編檢敕令格式簡納架

省吏徑稟宰丞請筆以草檢令承從官齎赴郎官廳落日押字謂宜遵守元豐及崇甯舊法諸房各具簽帖先都事自點檢次郎官押訖赴宰丞請筆行下於是詔都司省吏自今違法事其左右司官尚書具事舉劾建炎三年詔減左右司郎官兩員置中書紹興三十二年詔尚書省吏兵房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尚書省刑戶工房三省樞密院看詳賞功房尚書省禮房令左右司郎官四員從上分房書擬隆興元年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乾道七年添置右司郎官二人編修敕令所掌裒集詔旨纂類成書乾道六年置詳定司以右丞相虞允文提舉參知政事梁克家同提舉慶元二年提舉以右丞相余端禮兼同提舉以參知政事京鏜兼仍以編修敕令

六典通考 卷十一

九

所為名詳定以待從官兼刪定官以就職事官內差兼清熙年詔趙如恩進所纂集國朝名臣奏議君道至邊防終之以總議凡一百五十卷孝宗諭宰相周必大等曰治道盡在此矣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凡侍衛諸班直內外禁兵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皆掌之以升揀廢置揭帖兵籍有調發更戍則遣使給降兵符除授內侍省官及武選官將領路分都監緣邊都巡檢使以上大事則稟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則擬進其付授者用劄先具所得旨關門下省審覆面得旨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並留為底惟以白紙錄送皆候報施行其被御寶批旨者即送門下省繳覆應給詔者關中書省命詞即事干大計造作支移軍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軍三路沿

邊帥臣太僕寺官文臣換右職仍同三省取旨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共一院但行東院印而職事條目頗多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殿慶曆中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建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仁宗以為然詔中書同議諫官張方平亦言中書宜知兵事乃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象並兼樞密使熙甯初滕甫言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願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元祐四年司諫劉安世言國朝革五代之弊文武二柄未嘗專付一人乞依故事命大臣兼領靖康元

六典通考 卷十一

十

年知樞密院事李綱言在祖宗時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自童貫領樞密院事為宣撫使既主兵權又掌兵籍虎符今日不可不戒乞將團結到勤王正兵並付制置使行營司兵付三衙從之元豐分房十逐房五人守關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書令史十五人元祐既親支馬小吏二房增令史為十四人書令史十九人瓶正名帖八人樞密使知院事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副使簽書為之貳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干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檢詳官一員計議官四員編修官隨事置無定員馬端臨曰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祕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敕各下乃謂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

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可預文史之事也慶厯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大事三省與樞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廡三省始進呈三省事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定例然熙寧初以司馬溫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密院維持正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即位蔡確爲樞密公爲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溫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言然則樞密院雖可以參謀三省之事而又在所委任之者如何溫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除惇正人至紹聖以後兩翰林學士院掌制詔令撰述之事凡立后妃封親王拜宰相樞密使三公三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加封加檢校官並用制賜大臣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詔書餘官用敕書布大號令用御札

六典通考 卷十一

戒勵百官曉諭軍民用敕榜遣使勞問臣下口宣凡降大赦曲赦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取旨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天子御內東門小殿宣召面諭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內侍鎖院門禁止出入夜漏盡具詞進入遲明白麻出閣門使引授中書中書授舍人宣讀其餘除授并御札但用御寶封遣內侍送學士院鎖門而已至於赦書德音則中書遣吏持送本院內侍鎖院如除授焉凡撰述皆寫畫進入請印署而出中書省受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未盡及舛誤則論奏貼正凡宮禁文詞皆掌之乘輿行幸侍從以備顧問有獻納則請對仍不隔班凡奏事用榜子關白三省樞密院用詔報不名凡初命爲學士皆遣

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敕設會元豐中始命佩魚自蒲宗孟始見執政議事則繫鞵蓋與侍從異禮也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爲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靖康元年吳玠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學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一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凡它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它官暫行院中文書謂之權直乾道九年崔敦詩初以樞密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敦詩再入院議者以翰林應奉之所非專掌制誥之地更爲學士院權直後復稱翰林權直然亦互除不廢權正或至三人洪适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輔臣奏自來無翰苑兼西掖者上曰洪适在後省甚稱職且要其整頓綱紀故事給舍繳駁施行者皆封付三省素垣提舉太平宮

六典通考 卷十一

論曰自漢用尚書郎入直殿廷含香握蘭號爲美選至唐更立翰林學士院命曰天子私人名雖變古而其崇禮之實與漢無以異也考其時預斯選者必皆宏通淹雅之材博聞練達之識或推勞而授或循階而進入可以備顧問出可以宣詔敕雍容侍從于殿陛之間而文章炳焉與兩漢儒者同風故茲官在唐得人特盛自北宋以後未有能及焉者也夫人之性分各有短長匪可拘以一途其能已見其效已著因其所有而授之未有不當其職者唐之翰林不必皆由進士起家苟稱是位

雖布衣處之而不以為嫌李白之召為供奉是也明初太祖因求賢館為翰林院於時海內耆彥碩儒多自布衣簡任最後乃定制非進士不得入選終明一代之人才遠不如唐宋則科舉資格之嚴實有以限之矣夫國家所取乎翰林者非以其能為制誥章奏之文乎顧其平日所習不過四子章句帖嘩蹇淺之術非有詣于國故朝章也所求非所習所取非所用夫如是則修德抱道者莫不卷懷而退而庸鄙齷齪之夫相與駢肩而來矣且漢唐以制策試天下士故通經學古之才各得以自見至近代以八韻楷書懸為一定之程則其技愈下其法愈舛雖使樂工賤胥一朝操寸管而得之儼然服

六典通考 卷十一

主

朱紱而佩銀魚矣孰得議其非宜哉明洪武初詹同遷翰林直學士太祖諭之曰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薄言哉斯言乎夫天下最號為浮薄者孰有過于今日進士之文挾其迂謬之識空疏之學非特與道術時務大戾也即賈以一藝之工而不可得故數十年以來翰林一途天下羣用為口實而千百庸鄙齷齪之徒且紛紛然覬望求進而莫之止也

遼南面中書省初名政事省太祖所置世宗天祿十二年改中書省有中書舍人院太宗入汴受冊禮詔室昉知制誥天祿中為南京留守判官應歷間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闈十餘年保甫間兼政事舍人院官如唐制按遼設三省與唐宋同史文簡略不詳各官職掌列傳

知樞密院使詰院給事南面樞密院設樞密使副使同知樞密使事及簽書樞密院事餘官曰都承旨副承旨曰林牙曰知院貼黃曰給事知聖旨頭子事曰掌院頭子又有散史郎君通事掾史等員北面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其官曰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左林牙右林牙又有文班未詳所掌其官曰文班太保文班林牙文班牙署文班吏南面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官曰翰林都林牙蕭罕嘉努聖宗時樞密林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為時大儒是用授應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南面林牙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王鼎清甯五年擢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多諳訪壽隆初升觀書殿學士翰林祭酒知制誥御前寶金鑄文曰御前之寶以印臣僚宣命詔書寶文曰書詔之寶凡

六典通考 卷十一

西

書詔批答用之契丹寶受契丹冊儀符寶郎捧寶置御坐東吏部印銀鑄以印又官制詰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軍職制詰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印軍職制詰天子符瑞於是歸還傳國寶秦始皇作用藍玉印軍職制詰漢高祖王莽篡漢平皇后投璽殿階角微沾獻帝失之孫印軍職制詰堅得於井中傳至孫權以歸於魏魏文帝刻眉際曰大魏印軍職制詰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晉亡歸道白三國以來借偽印軍職制詰諸國往往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聖宗開印軍職制詰泰十年魏驛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印軍職制詰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天祚印軍職制詰保大二年遣傳國寶於桑乾河

金天會四年建尙書省遂有三省之制海陵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尙書省二年罷尙書省文資令史出為外官金初置左右司侍郎天眷三年始更郎中舊凡視朝報政官親報奏自天德二年詔以付左右司官為定制左司郎中一

員外郎一員掌本司奏事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付事兼帶修起居注官迴避其間記述之事每月朔朝則先集是月秩滿者為簿名曰闕本及行止簿貼黃簿并官制同進呈御覽畢則受而藏之每有除拜凡尚書省所不敢擬注者則一闕具二三人以聽制授焉都事二員貞元二年左右司官官色人內通選三年以監察御史中出身並進士令史三相應人取次稟奏不復擬注掌本司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省內宿直檢校架閣等事右司所掌同左司郎中員外郎各一員掌本奏事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兼帶修注官迴避其間記述之事都事二員尚書省管勾同管勾總掌察左右司大程官追付文牘并提控小都監給受紙筆餘管勾同吏部尚書掌文武選授勅封考課出給制誥

六典通考 卷十一

五

之政以才行勞效比仕者之賢否以行止文冊貼黃簿制各闕之機要正七品以上以上省聽制授從七品以下每至季月則循資格而擬注自八品以上則奏以下則否郎中掌文武選流外選用官吏差使行止名簿封爵制誥一員掌勳級酬賞承襲用蔭循遷致仕考課議諡之事承發司管勾同管勾掌受發省部及外路文字兵部近侍局提點掌侍從承勅令轉進奏帖直長正八品中常侍正五品給事中從五品內殿通直正六品先名黃門郎從六品內謁者正七品審官院承安四年設安二年罷之若注擬失知院一員掌奏駁除授失當事隨朝當止令御史臺官論列知院一員掌奏駁除授失當事隨朝外路五品以上官除授並送本院審之補闕拾遺監同知審察雖七品亦送本院或御批亦送稟惟部除不送同知審官院事一員掌書四人女直漢人各二人以御登聞鼓院知登聞鼓院同知登聞鼓院事掌奏進告御史臺登聞檢院理斷不當事承安二年以諫官兼知法二員從八品登聞檢院知登聞檢院同知登聞檢院掌奏御進告尚書省御史臺理斷不當事知法從八品天輔七年始置樞密院官制與宋遼同都事一員掌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宿直之事翰林學士院天德二年命翰林學士院自侍讀學士至應奉文字通設漢人十員女直契丹各七員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內帶知制誥趙可仕至翰林直學士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翰林待制正五品不限員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內帶知制誥翰林修撰從六品不限員掌與待制同韓昉為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性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廟德神功碑當世稱之應奉翰林文字從七品蕭懷英能屬文工篆章宗當世稱之

六典通考 卷十一

六

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傑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黨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減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明昌五年八月上願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告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黨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願以行止為警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為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為翰林修撰史臣曰世宗章宗時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經國書命察然有可觀者矣符

寶郎四員掌御寶馬殿前都點檢司

元初置中書令銀印世祖以皇太子兼之時趙天麟上策略

開津天門之鎖鑰舉四海蒼生之命掌萬春皇闕之家任之

當則奠枕磐石不當則瘵官病政實國家股肱心膂之臣也

太子任天下副君何須銀章玉帶輝一時之華

階祕府都堂占大臣之上位重之實以輕之

參議中書省事 順帝時又置中書 典左右司文牘為六曹管

韓軍國重事咸與決焉曰參議府 續通考自唐時杜淹以吏

秘書監參預政事其後或曰參議或曰參知皆宰相職

也設府自元始考宰相表已不列入則為曹司之長耳

十五年分置左右兩司左司掌吏禮房之科九一南吏二北

吏三貼黃四保舉五議禮六時政記七封贈八牌印九好事

知除房之科五一資品二常選三臺院選四見闕選五必里

克選戶雜房之科七一定俸二衣裝三羊馬四置計五田土

一海運二僦運三邊遠四

誅程應辦房之科

四回書寫一人漢

竹五一邊關二展

云令二彈盜三功

段匹三歲賜四營造五應辦六河道令史以下並同左司檢

校官四員掌檢校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牘稽失之事書

吏六人大德元年置管勾一掌出納四方文移緘騰啟折之

事郵遞之程期曹屬之承受兼主之典史八人世祖使集公

卿雜議中書

院臺行移之體許衡日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

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曰臺院

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禮部

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

尚書三員凡儀制損益之文符印簡冊之信神人封諡之法

忠孝節義之褒悉任之初至元七年議立三省高鳴上封事

曰三省設自近古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

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

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

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連署參

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

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議遂罷阿哈瑪特諫大

書兩省為一拜右丞相安圖為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

議王磐言合兩省為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

舊三公既不合兩省為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

不宜虛設其議遂沮

翰林兼國史院正二品中統初以王

六典通考卷十一

大

鶚為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王鶚字百一

世祖

士承旨制諸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上奏自古帝王得失

與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

不臣服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稽恐久而

遺亡宜置局纂修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

下置宏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之後設內外學士

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今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上皆從之

始立翰林 蒙古翰林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聖書並用

國史院十二年別立翰林院置承旨直學士各一員待制二

員修撰一員應奉四員寫聖旨筆且齊十一人凡宣命一品

至元七年立尚書省明年罷其後再立再罷並其職入
中書省故中書事益繁冗而應奉文字多出於禮部翰
林矣其樞密院專掌兵事亦不能與中書省繁重又編
修官本宋樞密院官元始屬之翰林其檢閱亦宋樞密
檢詳之職以翰林文繁事劇故移以併入焉

明太祖鑒前代壅蔽之禍革中書省罷丞相洪武十五年始
倣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明百官述直文淵閣諸
大學士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檢討吳伯宗為武又置文
華殿大學士徵書儒鮑恂余詮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建文
改大學士悉罷諸大學士一人又改謹身成祖即位特簡解
縉黃淮楊榮等入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機務自此始然其

六典通考卷十一

九

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
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仁宗以東宮舊臣陞楊士奇為禮部
侍郎尋陞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
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謹身殿大學士仁宗始置閣職漸崇其後士奇榮等
皆選尚書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景泰中王文始以
吏部尚書入內閣自後詔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
承奉意旨靡所不領而閣權益重世宗三殿成改華蓋為中
極謹身為建極閣衙因之大學士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
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達下曰詔曰誥曰制
曰冊文曰諭曰誓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進畫以下之諸司
下之達上曰題曰奏曰表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冊曰揭帖曰

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大典
禮大政事九卿科道官會議已定則按典制相機宜裁量其
可否斟酌入告頒詔則捧受禮部會敕則稽其由狀以請宗
室請名請封諸臣請諡並擬上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
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明鄭曉直文淵閣諸臣表序
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
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
常是時翰林奉功官看詳諸司奏啟署翰林院兼平取諸司
文章事某官某職殿閣大學士如宋謝吳伯宗皆是左右備
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等七人
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自建文四年始閣中有文淵閣印
印文符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印
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
入內閣自解縉始欽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
公孤自西楊始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
謹身殿之有大學士自東楊始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
蓋自王文始先朝童蒙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不得領

六典通考卷十一

十

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內閣未有兼四官
者有之亦自文始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
兼大學士自署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
邱濬以孤卿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議少卿少詹事侍郎
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璠以侍郎兼學士故內
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官府之名雖廢而內
閣之權中書科舍人掌書寫詔敕制詔銀冊鐵券等事凡草
請諸翰林實請諸內府左券及勘籍歸諸古今通集庫詔敕
公侯伯及一品至五品勘合籍初用二十八宿後用急就章
請命六品至九品敕令勘合籍初用二十八宿後用急就章
為號詔敕之號曰仁義禮智公侯伯蕃王一品二品用之曰
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文官三品以下用之曰千字文武官續
詰用之皆以千號為滿滿則復始王府及駙馬都尉不編號
士官以文武類編凡大朝會則侍班東宮令節朝賀則導駕
侍班於文華殿冊封宗室則充副使其鄉試會試殿試間有
差遣充授並加科員

大祀南郊則隨駕而供事員無正貳印用年深者掌之文華殿舍人職專奉旨書寫書籍武英殿舍人職掌奉旨篆寫冊寶圖書冊葉內閣誥敕房舍人掌書辦文官誥敕番譯勅書并外國文書揭帖兵部紀功勘合底簿制敕房舍人掌書辦制敕詔旨誥敕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各王府敕符底簿永樂初命內閣學士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騰副繕正皆中書科入辦事竣輒出宣德初始選能書者處於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敕房而諸學士掌誥敕者居閣東具稿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敕房此係辦事若知制誥衙惟大學士與諸學士可帶正統後學士不能視誥敕內閣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於是內閣又有東誥敕房因劉鈺不與輔臣會食始嘉靖

六典通考 卷十一

末復以翰林史官掌外制而武官誥敕仍自其屬為其直文之若誥敕改革之類必由閣臣翰林諸臣不得預其直文華武英兩殿供御筆札者初為內官職繼以中書分置後亦專舉能書者大約舍人有兩途由進士部選者得遷科道部屬其直兩殿兩房舍人不必由部選自甲科監生儒布衣能書者俱可為之不由科甲者初授序班及試中書舍人不得遷科道部屬後雖加銜九列仍帶銜辦事楷書出身者或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者禮部尚書凡傳制誥開讀詔敕表箋及上下百官往來移文皆授以程式焉尚寶司掌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皇帝奉天之寶為唐宋傳璽祀天地用之若詔與赦則用皇帝之寶冊封賜勞則用皇帝行寶詔親王大臣及調兵則用皇帝信寶上尊號則用皇帝尊親之寶論

親王則用皇帝親親之寶其天子之寶以祀山川鬼神天子行寶以封外國及賜勞天子信寶以詔外服及徵發詔用制誥之寶敕用敕命之寶獎勵臣工用廣用之寶敕諭朝親官用敬天勤民之寶若御前之寶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寶璽司官二員以寶導駕俟陞座各置寶於案立待殿中禮畢捧寶分行至中極殿置案而出駕出幸則奉以從焉歲終移欽天監擇日和香物入水洗寶於皇極門籍奏一歲用寶之數凡請寶用寶捧寶隨寶洗寶繳寶皆與內官尚寶監俱凡金牌之號五以給勳戚侍衛之扈從及班直者巡朝者夜宿衛者曰仁其形龍公侯伯駙馬都尉佩之曰義其形虎勳衛指

六典通考 卷十一

揮佩之曰禮其形麟千戶佩之曰智其形獅百戶佩之曰信其形祥雲將軍佩之半字銅符之號四以給巡城寺衛官曰承曰東曰西曰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點察焉令牌之號六曰甲以給金吾諸衛之警夜者曰木曰金曰土曰火曰水以給五城之警夜者銅牌之號一以稽守卒曰勇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公侯伯曰勳駙馬都尉曰親文官曰文武官曰武教坊司曰樂嘉靖中總編曰官字某號朝參佩以出入不則門者止之私相借者論如律有故納之內府祭牌之號三陪祀官曰陪供事官曰供執事人曰執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錦衣校尉之止直者曰善以飭光祿胥役之供事者符驗之號五曰馬曰水曰達曰通曰信符驗之至

之狀起馬用馬字雙馬用遠字單馬親王之藩及文武出鎮
用通字起船者用水字並船用信字撫行人通使命者則給之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成驗而
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六科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
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
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抄出參署付
部駁正其違誤吏科凡吏部引選則掌科即都給事中以掌
同至御書請旨外科領文憑皆先赴科畫字內外官考察
自陳後則與各科具奏拾遺糾其不職者戶科監光祿寺歲
入金穀甲字等十庫錢鈔雜物與各科兼泄之皆三月而代
內外有陳乞田土隱占侵奪者糾之禮科監定禮部儀制凡
大臣曾經糾劾削奪有玷士論者紀錄之以核贈諡之典兵

六典通考 卷十一

三

科凡武臣貼黃誥敕兵科一人監視其引選畫憑之制如吏
科刑科每歲二月下旬上前一年南北罪囚之數歲終類上
一歲蔽獄之數閱十日一上實在罪囚之數皆憑法司移報
而奏御焉工科閱試軍器局同御史巡視節慎庫與各科稽
查寶源局而主德闕違朝政失得百官賢佞各科或單疏專
達或公疏聯署奏聞雖分吏六科其事屬重大者各科皆凡
得通奏但事屬某科則列某科為首凡
日朝六科輪一人立殿左右珥筆記旨凡題奏日附科籍五
日一送內閣備編纂其諸司奉旨處分事目五日一註銷覈
稽緩內官傳旨必覆奏復得旨而後行鄉試充考試官會試
充同考官殿試充受卷官冊封宗室諸蕃或告諭外國充正
副使朝參門籍六科流掌之登聞鼓樓日一人皆錦衣官監

洪武元年以監察御史一人監登受牒則具題本封上週
決囚有投牒訟寃者則判停刑請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
大獄廷鞠六掌科皆預焉即海曰我朝始分六科設都給事
設員凡奏章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佚抵牾更易紊亂皆有
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
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
人人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寄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
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於汎然散處通政使掌受內外
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寃滯或告不法
等事於底簿內騰寫訴告緣由齎狀奏聞凡天下臣民實封
入遞即於公廳啟視節寫副本然後奏聞即五軍六部都察
院等衙門有事關機密重大者其入奏仍用本司印信凡諸
司公文勘合辨驗允當編號注寫公文用日照之記勘合用

六典通考 卷十一

三

驗正之記關防之凡在外之題本奏本在京之奏本並受之
於早朝彙而進之有徑自封進者則參駁午朝則引奏臣民
之言事者有機密則不時入奏有違誤則籍而彙請凡抄發
照駁諸司公移及勘合訟牒勾提件數給繇人員月終類奏
歲終通奏凡議大政大獄及會推文武大臣必參預初洪武
三年置察言司尋罷十年置通政使司以會秉正為通政使
論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
正百官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
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畱難十二年撥承敕監給
事中殿廷儀制司九關通事隸焉按元通政院專掌站赤不
關朝政至明之通政司則
內外兼掌蓋參取宋通進司登聞鼓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
院二職而并為一故位列在九卿

翰之事以考議制度詳正文書備天子顧問凡經筵日講纂修實錄玉牒史志諸書編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統承之詔正統中王直王英禮部侍郎兼學士專敕以學士一人兼領領詔敕後罷宏治七年復嘉靖六年復罷以講讀編檢官管之大政事大典禮集諸臣會議則與諸司參決其可否侍書掌以六書供侍詔掌應對孔目掌文移內省文書房十員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并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關票在內之搭票一應聖諭旨意御批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凡升司禮者必由文書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

論曰三省之制昉于魏晉凡國家文告機務靡不由之以出至唐增設翰林學士宋又增樞密院使明則總其務於內閣數者皆因時而創制者也若舉其得失論之則事權畫一莫如明之內閣爭論紛紜莫如宋之三省樞密院夫樞機之地不可以委授私人漢武帝設中書令而有宏恭石顯之禍唐代宗設樞密使而有楊復恭劉季述之變古今宦者之害惟二代之末流最烈然而中書之令樞密之院實為首禍之階君子不能不歸咎于武代二主焉宋承五季之陋官制叢雜政出多門中書樞密互持異端各不相下其賢者斤斤焉為天下之公其不肖者嘒嘒然為一己之私至元祐諸賢分黨攻擊而小人竊命于其間國遂以亡故宋之人才非遽乏于前代徒以議論多而成功少是非鋒起遲久不決雖

大典通考 卷十一

美

天子亦莫知所嚮則其立法之傲實然也明之內閣首稱三楊其後通賢碩夫相繼柄用雖有逆奄之徒假其權以濟威虐然終明之世閣務未嘗廢弛也自古文章與世高下而國運之盛衰繫之文中子稱漢之制策詔命幾乎典詰非獨其朝多著作之才與其時之去古未遠也抑所謂盛世之音宏達而疏遠者彼實有庶幾焉若至季葉道喪禮樂崩離人心闇於義理科第半由賄進于是盡天下不學無術之輩簪筆持橐於廟廷之上而一切撰擬進奉之文匪蹇蹇而難通即佻薄而寡實四方內外用此輕量朝廷之無人而其國運亦從可知矣悲夫

大典通考 卷十一

美

六典通考卷十二

湖西閣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

朝廷者天下之本也官府者萬化之基也大臣總治於上
百官分任於下事有統紀效有責成然後庶績釐而天下
定故曰惟治亂在庶官揚子雲曰斷木為棊揆革為鞠
皆有法焉而況朝廷之大百官之眾乎昔之盛王選賢能
稽勤惰嚴賞罰俾人才各自矜奮於其世而內外遠近
之事纖悉無所不理及秦以來人主操法過密朝夕舉持
繩目以相督迫而略無忠厚矜惻之意百官

六典通考卷十二

庶司慄慄焉救過不暇何暇竭力以圖治哉至陳隋五代
之季屠販盜賊奮為帝王君不君臣不臣綱紀掃地篡弑
相踵非其才盡不肖也無法則然耳夫聖人之法不虛立
循之則治悖之則亂後世有起自偏荒肇基側微而成一
統之業者其法度必粲然可觀往往於周官之意十得六
七焉嗚呼豈偶然哉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百官所居曰府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以治
官府二曰教典以教官府三曰禮典以統百官統猶合也四曰政
典以正百官五曰刑典以刑百官六曰事典以任百官凡治
以法待官府之治 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
官府之治逆迎受之貳副也 疏迎受令於百官府曰各修

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待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王昭曰
百官府乃治事於王宮者大刑非特常刑也宮 宰夫掌治
法以考百官府之治

府者官居之總名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注長
府官府名曲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注官謂版圖文書
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其見於傳記者或曰宅或曰
署或曰次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昭云宅有司
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官文子對公曰有司來命易臣之
署又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後世官署之稱昉此左
傳襄二十二年公鉏為馬正恪居官次注次舍也朝退
之次亦曰室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康成曰九室

六典通考卷十二

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外路門之表也秦漢時丞相曰
府御史大夫曰寺史記范雎傳須賈入秦相府漢官舊
儀云丞相門署用板方圓三尺不塗色不郭邑署曰
丞相府又云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署用梓板不
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顏師古漢書注曰凡府庭所
在皆呼為寺元帝紀毀壞官寺是也風俗通曰寺嗣也
理曹之吏嗣續於其中漢書稱丞相御史曰二府劉向
傳二府奏倭調不當在位後書何敞傳二府以為故事
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亦
稱兩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瀉曰兩府
丞相御史也車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

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天子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做薛宣傳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謫兩府是也亦稱大府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郡吏太守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後書又多稱三府承宮傳三府更辟皆不應注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郎頡傳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注三公也賈琮傳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朱浮傳光武不復委任三府陳元傳事下三府寒朗傳章帝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又通鑑永平十四年御史塞朗理楚王英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胡三省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亦稱三司胡廣傳與故吏

六典通考卷十二

三

陳蕃李咸並為三司鄭康成傳辟大將軍三司府此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蓋太尉即司馬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亦稱四府趙典傳建和初四府表薦注四府大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質帝紀四府掾屬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和熹鄧皇后紀選四府掾史應奉傳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是也亦有以三公并太傅稱之者虞詡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或稱五府樊宏傳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是也

官屬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大傅也

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 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 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 日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日 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日秋 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日冬官 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大事從其長 若庖人內外 若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為一官六官 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 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 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高愈曰六官皆稱其屬六十今考天官之屬浮其一而教 官浮十有九春官浮其八夏官浮其十秋官浮其六疑若

六典通考卷十二

四

數過多然地官自卿大夫至比長自遂大夫至鄰長共十 二職俱無府史胥徒乃即民間賢能舉而長其民者而比 長每鄉至二千四百六十人則非王朝之官也自胥師至 肆長六職皆係市賈而為長豈得云官則實計教官之屬 止六十一耳而春官內外宗係同異姓之女醫矇則盲夫 眇瞭則細民俱非官也實計春官之屬止六十有四夏官 三司馬皆闕又方相氏為狂夫圉師圉人為廝養不得居 官數實計政官之屬亦六十有四而秋官五隸皆俘奴賤 役不得稱官則秋官之屬亦止六十有一而與每屬六十 之數固相符也或者以為五官皆有溢額欲取以補冬官 之闕謬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冢宰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
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 宮正正長也
宮中官也 宮伯伯長也 王應電曰天官之職宮中為至要故小宰宰夫以宮職為至重宮正宮伯與小宰宰夫相戒交舉乃天官第一義 膳夫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 庖人庖之言苞也
苞內饗 膳夫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 庖人庖之言苞也
直內饗 膳夫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 庖人庖之言苞也
師外日甸師猶長也甸 獸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
師主共野物官之長也甸 獸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
自膳夫至膳人凡十官為一屬皆奉王飲食之事也天官自

六典通考 卷十二 五

宰夫而下首列官官所以擁衛王居而防肘腋之變次列食官醫官所以保護王躬而防意外之虞 醫師醫師醫之長 食醫食有和齊 疾醫癘醫 癘也 獸醫 獸之類 馬 賈公彥曰自醫師至
藥之類 疾醫癘也 獸醫獸之類 馬獸醫 獸之類 馬 賈公彥曰自醫師至
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 酒正酒正
之酒人漿人凌人 籩人籩人籩人籩人籩人
也 醢人鹽人糶人 以中覆高愈曰自酒正至糶人共九職皆
主王飲食供養之事但女酒女漿皆以女人在王宮內內外
貴有別故不與膳夫庖人相次 官人官人掌舍止之處 幕人幕人
幕帷覆 掌次次自修 賈公彥曰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
上者 大府大府為王治藏之 玉府玉府玉府玉府玉府
行之事 大府大府為王治藏之 玉府玉府玉府玉府玉府
內外府 主泉藏司會會大計也司會計司書主計會職內主
者外府 在外者官之長若今尚書

也若今之泉所 職歲以歲計職幣司裘掌皮高愈曰二職係入謂之少內 郝敬曰自大府至掌皮十一職皆貨財之司
有會計故列會 而大府與司會為出入之長王飲食居處外財用為至急君
心荒於侈與羣小因緣為姦亦唯財為甚故冢宰兼領之後
世宰相領度支儒者非之不知後世之失在別設宰相不在
領度支也 內宰內宰內宰內宰內宰
者圍御苑 寺人寺之言侍也 內豎內豎內豎內豎內豎
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
宮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婦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女御女御女御女御女御
宰所掌自內豎以上所以紀綱王宮之治自九嬪以下所以
輔成王之內治 女祝女祝女祝女祝女祝 典婦功典婦功典婦功典婦功

六典通考 卷十二 六

絲泉功典絲典泉陳傅良曰三官悉用士人以此人主奢儉
國亂政必不得已與內宮相通如內司服長有女御者以衣
服進或當于王廣 綰人綰人綰人綰人綰人
其禮使無色過 綰人綰人綰人綰人綰人
采為綰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 賈公彥
曰自內宰至履人陳后夫人以下內教婦人衣服之事君子
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
其死事故於末言之
陳傅良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環衛之人
二供奉飲食酒漿之人三出納財賄之人四宮中使令之
人蓋此等與天子勢狎或用內卿或用女妾他卿不能誰
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

其功 司干持謂楮也 高愈曰大司樂學官之長太師教樂

之官小師其副也自典同至司干共十二職皆太師之屬而

總隸於大司樂 大卜卜師卜人問龜曰卜大卜龜人取龜

蕪氏蕪之類 占人占蓍龜之類 占筮占易 高愈曰大卜

卜師卜人三官同署龜人以下皆其屬 占夢占夢 祝祝

新成祥者梓慎云 大祝祝官 小祝祝喪 祝甸祝甸 祝田祝田 祝

吾見赤黑之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祝祝

大典通考卷十二

十一

至正此之謂與 大史史官 馮相氏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

保章氏保守也世守 內史內史 御史御史 有二十人

也 秦憇田曰曰大史以下皆史官大史位下大夫卑於內史

而列職在其前者大史兼掌天事內史專掌人事古者以天

事為重故也馮相保章大史之屬漢以內史治三輔而御史

大夫班亞丞相謂之副相與周禮名同而實異惟大史令即

周大史之職凡都國計書先上大史以其副下丞相與周禮

掌六典法則之意同 巾車巾車 巾車巾車 巾車巾車 巾車巾車

司常司常 司常司常 司常司常 司常司常 司常司常 司常司常

采者自衣服宮室而外莫過於車旗後世名分僭差亡等圖

上多自此始故巾車司常二官為禮官重職 都宗人都宗人

弟所封及公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凡以神士者

無數以其藝之貴賤為之等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

易祓曰大宗伯以天神人鬼地示為主小宗伯建國之神

位肆師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祭祀始於裸而告時告

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凶禮為謹終之事冢墓職喪所以

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備矣自大司樂至司干二十職皆

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柅人心而歸之於中

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為用皆

所以輔成乎禮者也自大卜而下皆卜筮之事大祝而下

皆巫祝之事大史而下皆紀策書之事始於宮庭達於天

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復以神士者終焉非以吉禮為五

禮之本乎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

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

十有二人與眾也 行謂軍行列等作 黃度曰司馬置屬與五

官稍異小司馬而下與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軍司馬兼掌

之 司勳司勳 司勳司勳 司勳司勳 司勳司勳 司勳司勳 司勳司勳

值量人值量人 值量人值量人 值量人值量人 值量人值量人 值量人值量人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而不相統攝然司勳以下三官夏官所重而司燧羊人協於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則燧火則燧火

大典通考卷十二

十一

大夏南方之火故先列之 掌固 固國所依阻者也 司險掌

疆也 候人 候候迎賓環人 環猶卻也 以擊壺氏 擊讀如絮

盛水也 世主 高愈曰自掌固至環人共五官皆主封疆防

禦巡徵之事禦姦宄而察非常宜在先矣而擊壺氏縣壺戒

夜亦軍務所重故附焉 射人 射武事服不氏 服不射鳥

氏 亦武事羅氏 能以羅網搏鳥者郊特牲曰 掌畜 畜謂飲高

愈曰自服不氏至掌畜凡四官或養獸或養鳥或射羅鳥其

職相類而服不射鳥二官皆有職於射者故次於射人之下

王氏傳以為天文南方為朱鳥故掌畜屬之夏官 司士 其

職與功故列職於此 諸子 主公卿大夫士之 司右 右謂有

士充王 高愈曰自司士至司右凡三職一掌羣臣之版一掌

六典通考 卷十二 主

國子之倅一掌羣右之政其職相類而各不相統 虎賁氏

不言徒曰虎士則虎 旅賁氏 節服氏 世為王節 方相氏 方相

士徒之選有勇力者 旅賁氏 節服氏 所衣服 方相氏 猶言

放想可畏 高愈曰自旅賁至方相皆當為虎賁之屬 大僕

小臣祭僕御僕 僕侍御於尊者之 隸僕 此吏而曰隸 弁師 弁

古冠之 高愈曰大僕主王服位傳王大命小臣御僕祭僕皆

其屬大僕得自辟除其官則唐虞之納言漢之公車令唐之

門下省宋之直登聞鼓院明之通政使也屬之夏官者軍政

機密尤宜速達於王後世以大僕之官端與牧馬則名存實

亡矣隸僕亦大僕之屬 案大僕掌正王服 司甲 甲今之鏡

也善 藥人 藥讀為芻藥之藥箭幹謂之藥 高愈曰甲兵弓矢

俱軍需重器故設司甲至藥人六官而其官之尊者或至於

下大夫其慎重如此與後世以武庫兵器賜弄臣者異矣

戎右 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 齊右 充玉路金道右 充象路大

馭 馭之戎僕 馭言僕者此齊僕 齊僕 古者王將朝觀會同必道僕

與諸朝莫夕主御王以 田僕 馭夫校人 校之為言校也主馬

馬官趣馬 趣養馬 巫馬 巫馬知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者

之長 趣馬 趣養馬 巫馬 巫馬知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者

同牧師 而養之 廋人 廋之言 圉師 養馬 圉人 薛衡曰自戎

右至馭夫凡九職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掌五

路之馬 職方氏 方氏 主四方之職貢者 職土方氏 主四方邦

方氏 方之民及其物 合方氏 方之事 訓方氏 方之民 形

方氏 國之形體 山師 川師 遷師 廣平者 匡人 匡正也主正

六典通考 卷十二 主

擯人 主擯序王意 高愈曰職方氏以下六官皆以氏為名若

世修其職者蓋以四方山川險阻與夫風俗土地所宜非久

於其任世修其職者不能習也職方掌天下之地圖最煩瑣

故分山林川澤原隰三者立三師分掌之則規記各有所專

而不病煩擾矣自土方氏至擯人凡十官皆職方之屬 都

司馬 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 家司馬 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

馬 卿大夫采地也司馬正其職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

馬 卿大夫采地也司馬正其職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

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 陳及之曰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

至藥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 與戎事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自服不氏至掌畜則

易祓曰司寇掌刑士師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隸言其用刑自布憲至銜枚氏言其用禁序言用刑而掌戮必在其後序言用禁而禁殺戮必居其先是爲政尤惡於用殺也大行人掌客之類疑於春官掌禮者朝士掌交之類疑於夏官掌政者聖人不列於春夏二官必列於刑官之屬蓋止其刑於禮文之始制其行於政治之後設官之意如此冬官秦蕙田曰事官之屬已亡所可推而知者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二人匠師下大夫四人據大宰疏云匠上師司空之考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爾

附錄諸儒冬官未亡說 俞廷椿復古編以天官之屬獸人鼈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履人掌皮典絲典帛改入冬

六典通考

卷十二

七

官以地官之屬鼓人舞師改入春官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士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邠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圉人場人改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彙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邇師改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改入春官 邱葵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載師封人壘人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邠人角人羽人掌染草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鼈人雞人犬人獸醫司裘掌皮司

服典絲典帛染人弁師追師履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彙人冢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邇師 方孝孺曰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司寇者十有三以爲司空土地無可治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鄗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所萃也故有迹人圉人場人穀粟土

六典通考

卷十二

大

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廩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邇師所以辨土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稼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蠱猛鳥獸蟲物鼈龜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哲簇氏翦氏赤友氏蜎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雍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絲是復其始 方苞曰司空之亡自漢以後無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爲事典是之謂不知而作也夫五官之事皆基於事典故

洪範之述官政首司空而後及其餘而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尚書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即是以求之則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迷謬不足辨矣

論曰自化迹萬肇情偽滋萌世匪胥庭有資損益之道人違穀飲或開爭詐之風爰乃廣選賢能參陳賤賤位列凡百道統一尊堯曰疇咨首還重黎之族舜與側陋遂居百揆之長命暨於鳥獸草木分司乎水土百物自茲以降醕朴道散六卿乃召兵刑無兼主之名阿衡左相台揆有代岐之號酌文質而得中順時勢以制宜故蒼姬革統碩膚創度法四序之推易象二曜之晷纏鑿

六典通考 卷十二 六

轍曩代垂則萬禩宣父以郁郁興歎子輿謂大略可述迹聖賢之所折衷抑亦判途而同會也嘗謂應俗適事難準常條豐約不齊致化則一如使熙帝亮工預該三百六十之員黜殷顯庸僅備元凱二八之數則上世病於煩冗近古虞其龐亂是知舟楫無推陸之理琴瑟可移柱而調今繁於古元黃迭遷張而不弛文武弗為睹咫尺者茫於千里惑丹采者輕其素質徒申一隅之說類乖通方之訓也

官職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官職請六 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

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司馬主九職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以為民極極中令天下不失司寇司空各有職而百事舉 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均平四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治統百官均平四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之吉凶實軍嘉五禮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之吉凶實軍嘉五禮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伐統正六軍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伐統正六軍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者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者

六典通考 卷十二 三

分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利 大戴記古之御政以治天下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 大戴記古之御政以治天下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 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轡故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

此御政之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空

右六官之職 蔡墨曰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有罪失官不食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其物乃至設水官修若泯棄之物乃坻伏坻滅也鬱湮不育

六典通考卷十二

三

鬱湮也溼塞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

上古官制溼無徵其軼時見於左氏內外傳若鄰子

蔡墨觀射父之徒所言是已又呂氏春秋任數篇云大

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擬作容成作麻義和作占日向

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

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

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

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也按諸官名他

書罕見獨賴此以存其槩

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實八曰師鄭元云此數者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之官若宗伯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諸盜賊之官實掌諸侯朝

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

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明堂之位曰篤

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

六典通考卷十二

三

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

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

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

行賜與侈於近臣避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室欲不從太

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

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

仰視瞻無儀妄顧咳唾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

任也天子宴膳其學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

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

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餒飽而強飢而憊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迭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 晉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

右百官之職 荀子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

六典通考 卷十二

圭

亂雅大師之事也修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間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尙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化於一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鑽龜卦主禳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坐跛擊之事也修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實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并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

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論曰人主所與共天下者大臣而已大臣失其職則事權分裂四出而小臣得以越職用事體統乖失名分顛倒爵祿輕濫於是上下無以相臨而人主靡所顧忌遂至有輕殺大臣之禍故大臣者不可一日失其職者也夫坐而論道細務勿親所以養其尊然而職事所屬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未嘗不兼攬而固持之大臣不自以為嫌人主不敢疑其專治道之本其在乎此矣昔者成周盛時三公攝冢宰冢宰兼六卿於事無所不統而

六典通考 卷十二

圭

內外之臣脈絡相通自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至於王府財用便嬖使令靡不舉而屬之冢宰焉蓋臨之以尊嚴之分則下兢兢於職業而不敢以惰游自恣輔之以啟沃之勤則上凜凜於公義而不敢以情情欲自私網紀名分嚴肅修整而凡左右侍御僕從無敢有蠱惑人主之心術而竊取大臣之權柄者夫是之謂體統之得正矣後世則不然奪大臣之權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歸之百官出內廷之士大夫置之外廷大臣擁虛名於百官之上拱手無所事事而上不得臨下外不得制內人主燕居深宮左右側媚諛言日聞其勢不得不趨於非僻矣故自漢以來出納不領於大臣而

宰夫爲中書尙書之任是以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焉宿衛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爲光祿衛尉之任由是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焉供奉不領於大臣而膳夫掌次諸職改爲少府太常之任其弊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及於烹庖樂工之賤而太僕之司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非大臣所與聞則房闈啟制政之漸闡寺擅廢立之權人主且不自安而國事復何問焉嘗推論所由蓋始於陳平自棄其權而武帝遂舉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何以言之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之本民之命也而陳平之對文帝以爲欲問刑獄責廷尉欲問錢穀責內史則是九

大典通考卷十二

蓋

卿中二千石之事宰相不得聞惟是坐鎮以鳴高而已至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爲外朝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內朝外廷之事宰相舉不得聞焉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尙書文墨小技一言合意立取榮寵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是豈復有綱紀名分也哉及丙吉相宣帝尙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官者遂乘閒用事至於四曹之置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尙書中書始表裏爲姦矣後世英俊之主欲復古治務在行周官之法而重宰相之權庶幾百職就理而事可次第舉矣

大典通考卷十三

湖西閣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

官聯

三日官聯以會官治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玉盃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火大喪大宰贊玉名玉司徒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糾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

祭祀聯事

大典通考卷十三

一

太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前期前所謂之日也卜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祀大神元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伯大史之屬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執事諸有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與之者當視墨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宿先卜龜人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大卜大祭祀則既高命龜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篇

右時日卜筮聯事

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祀大神元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以武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射人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

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祭祀之事諸掌其治達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 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

其法事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

事所當共之事也 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 條狼氏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大夫曰敢不聞鞭五百誓師

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詳官

右誓戒聯事通典云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戒羣官又有誓命之辭郊特牲卜之日

膳夫王齊日三舉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

之 司服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

右齋戒聯事

鄉士大祭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野廬

氏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 蜡氏凡

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

野獨讀如吉主權禱之主潔也刑者黥劓之屬 銜枚氏國

之大祭祀令禁無囂祭令主 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毆烏鳶

盜便汗人

右禁令聯事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詔百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

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日宗人朝服北面口請祭期主

人日此於子宗人日且明行事告時者至此且明而告之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且鳴鈴以和之聲且應和 小宗伯祭之日告時於王告備於王時薦陳之既

右為期聯事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宿眠滌濯泣玉鬯省牲饗

宿中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眠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饗逆盥

人之盛以入省 太宰及執事眠滌濯執事初為祭事前祭

祭之日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盥六穀也在器

右省眠聯事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

木典通考卷十三

重帝重案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野次謂

重帝重案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謂接祭退俟之處

案牀重案也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眾也公卿以下即

待事為之張大幕尸次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

八尊詳見天 冪人凡祭祀共其帷冪幄帶綬

右張設聯事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

頒之毛馬齊其色也 司常凡祭祀各建其旗 節服氏掌

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大

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

驅之乃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祭軌乃飲詳禮 旅賁

氏凡祭祀則服而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王齊服服 齊右

掌祭祀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車金路王自整齊而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與齊僕同車凡有牲事則前馬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師氏凡祭祀王舉則從保氏凡祭祀王舉則從

右出路聯事

大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小臣大祭祀沃盥王盥小祭祀掌事如大僕之法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相盥者謂奉梁授巾與登謂為王登牲體於俎大祝辨九摯一曰譜

首二曰頌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摯六曰凶摯七曰

奇摯八曰褒摯九曰肅摯以享右祭祀詳吉大史大祭祀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謂校呼之教其辨事者考焉不信者

六典通考卷十三

誅之謂抵罪其職事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涖玉鬯奉

玉盥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玉禮神大宰祀五帝及納

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

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率牲大夫贊之日且明也祀大神元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

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

之事又從大宰射人祭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凡

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肆師祭之日相治小禮誅

其慢怠者大祝凡大禮祀肆享祭元隋爵逆牲逆戶令鐘

鼓右亦如之隋爵謂薦血也凡血祭日爵既隋爵來瞽令舉

舞舉瞽為卒嗥呼之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謂君率

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飲神也毛炮充人展牲則告牲

豚者燭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

六典通考卷一三

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日宗碩牲則贊贊助君率牲人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蒸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豨郊

大僕贊王牲事牲事殺割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

俎豆制牲制體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大司徒祀五帝奉

牛牲羞其肆陳骨體也進所肆解骨體享先王亦如之

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羊人祭祀割

牲登其首登升也升首報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

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殺體解節折也肉豆大司寇大祭祀

奉犬牲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

體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詳食小司馬小祭祀

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小子祭祀贊羞量人凡祭祀制

六典通考卷十三

其從獻脯脯之數量詳膳小宗伯祭之日逆盥省饌逆盥

饌視亨腥孰饌者明所佐小祝大祭祀逆盥盛贊奠奠奠爵也祭祀

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

右臨祭聯事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荆州之鱧魚亨

人祭祀共大羹鉶羹大羹肉清鉶甸師共野果蔬之薦菓

李之屬蔬瓜瓠之屬甸人祭祀共庶羸蚺以授醢人庶羸蚺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凡腊物酒正凡祭祀以法

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

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詳見膳酒人凡祭祀共酒以

往小祭祀冰人祭祀共冰鑑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

之實未食未飲曰醢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 醢人

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齊菹醢屬醢人 醢人祭祀共

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 川衡祭祀共川

奠魚鱉蠃蛤之屬澤虞凡祭祀共澤物之奠澤物之奠亦

之屬蕝蒨芡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鄭司農

稟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為一板再之板 舍人凡祭

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春人祭祀共盥盛之米 饌人掌凡

祭祀共盛共之 司兵祭祀授舞者兵授以朱干 服不氏

凡祭祀共猛獸謂中膳 掌畜祭祀共卵鳥其卵可 司巫

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雷禮

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主先

六典通考 卷十三 六

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其茅長五寸實於筐儀於西

站上又曰祝盥升取菹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箱

鄉師大祭祀共茅菹菹士虞禮所謂菹茅長五寸束之者

于菹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 甸師祭祀共蕭茅蕭香蒿也

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 甸師祭祀共蕭茅詩所云取

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炳

蕭合馨香合馨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

以縮酒也

宗廟之祭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以共菹館士虞禮所

謂刈茅長五寸是也圓丘之祭甸師送茅與鄉師鄉師

為苴以縮酒齊桓公責楚貢包茅是也賈公彥又謂鄉

師得茅以共茅菹則司巫之菹館亦由鄉師共之而其

茅皆取諸甸師云

右共具聯事

大祝相尸禮延其出入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贊隨

也祭 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

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詳見

右事尸聯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

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順祝順豐

也瑞祝逆時而宣風旱也筮祝遠罪疾辨六號一曰神號二

曰鬼號三曰元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神號若云

幣云量幣牲號謂犧牲皆有各號齋號謂黍稷皆有各號也

凡大禮祀肆享祭元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桓所共

享執之如以六號 建邦國頒祭號於邦國都鄙祭號 大宗

六典通考 卷十三 七

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詔大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

右祝號聯事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卒受福之

尸王此其卒爵也鬱人受王之卒爵王出房 量人凡宰

時也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

祭與鬱人受尊歷而皆飲之尊讀如故尸

右受爵聯事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胙俎最尊其餘 大祝既祭

令徹 小祝大祭祝贊徹 小子祭祀受徹焉 肆師凡祭

祀禮成則告事畢 小祝大祭祀送尸 司巫凡祭祀守瘞

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

右祭畢聯事

大宗伯以展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主其禮者警其
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
祀與都同若先王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祭內於君所謂歸昨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展謂遂視其牲體數也

右致福聯事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凡大祭祀王后不

與則攝而薦豆薦徹豆祭僕掌受于王以眡祭祀

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

共之牲物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

六典通考卷十三

王所不與同姓
有先王之廟

右王不與祭聯事 楚語古者民神不雜謂司民司神民

之精爽不懣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

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

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

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

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

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

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

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

之神氏姓之出所自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伯也于是乎

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
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
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

賓客聯事

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猶至也告告於司關

凡四方之賓客啟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

內之謂朝聘者也啟關猶謂關人也有送環人掌送逆邦

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通賓

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掌訝若將有國賓客

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官謂牛人羊

之屬士訝士也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

六典通考卷十三

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

右迎賓聯事

遂人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委積於遂師賓客則巡其

道修庀其委積巡其道修行射人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

從作者選使從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

從王見諸侯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

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掌訝凡訝者賓客至而

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鄉士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

令 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

右戒令聯事

庖人共賓客之禽獻禽獻獻禽外饗掌祭祀之割亨共其

脯修刑臚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饗食之事亦如之 獸人凡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敝人凡賓客共其魚

之鱸麇 腊人凡賓客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川衡賓客共川奠 澤虞賓客共澤物之奠 場人賓客共其果蘇

凌人賓客共冰 酒正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醴醫醢糟皆使其士奉之 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 酒人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詳見膳 漿人共賓客之稍禮 稍禮非殽饗之禮 留

六飲而已 籩人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賓客之禮共醢

五十瓊 致饗 醢人共醢五十瓊 鹽人賓客共其形鹽散 六典通考 卷十三 十

鹽形鹽之 亨人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 饌人凡賓客共其

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牛人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實射共其膳羞之牛 牢禮殽饗也積所以給賓客

者也膳所以開禮賓客若掌客云股膳太牢羞進也所以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幣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 封人賓客則飾其牛牲 羊人賓客共其法羊

圍人凡賓客牽馬而入陳 黃客之馬王 典瑞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四圭 司服凡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奉猶送也送 禮主之屬

右共具聯事 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詔百官凡國之大賓客亦如之 闈

人設門燎蹕宮門凡賓客亦如之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射 賓 旅賁氏凡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服而趨也 射鳥氏祭祀以弓矢陂烏鷺凡賓客會同亦如之 烏鷺善鈔 小史大賓客佐大史

右賓至聯事 小宰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 唯裸助宗伯其 餘皆助太宰 大宗伯大

賓客則攝而載裸 詳贊 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贊裸 肆師大賓客泣筵几築鬻贊果將 此王所以禮賓客酌 鬱人

掌裸器凡祭祀賓客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鬱草名十 二十貫為築以煮之焦中 典瑞裸圭有瓊以裸賓客 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

右裸禮聯事 六典通考 卷十三 十一

小宰凡賓客贊裸凡受幣之事 小宗伯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謂所齋來貢 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 賓客之幣馬來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 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幣 右受幣聯事 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

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

必亡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開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

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泣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喪禮聯事

大沉大喪始崩曲禮曰王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戒鼓擊鼓以警眾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喪始崩及窆時也

大沉莫小祝

右始死聯事 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

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

衛侯爲之司空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

第六毛公領之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

六典通考

卷十三

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

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文武布其重光崇聖之德

肆不違命克達股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

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

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責於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

衣於庭綴衣輓輦羣臣既出帷帳於越翼日乙丑王

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求之

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大祖

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天子之禮也太祖始祖廟也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太常今以復去其旒異之 祭僕大喪復於小廟小廟高祖以下隸僕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玉府大喪共復衣裳

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玉府大喪共復衣裳

至四郊元謂復於四郊以綏 司服大喪共其復衣服皆

掌其陳序

右復聯事 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

人設階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小臣復復者朝服君

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頰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

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

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小臣君之近臣也復用死者之祭

六典通考

卷十三

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禮衣侯伯以

鷩其夫人用綌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類亦以

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元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

禮衣榮屋翼以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

危棟上也號若云某某復也司服以僅待衣於堂前

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 大司寇凡朝覲

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師氏喪紀王舉則從

保氏喪紀王舉則從 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其職與

其位 小司馬小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司士大喪作

士掌事事謂奠射人大喪作卿大夫掌事 宰夫大喪小

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

冢宰掌小宰以法掌賓客之戒具喪亦如之戒官有事所

舊法雞人大祭祀夜啼旦以詔百官喪紀亦如之 司隸

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溷廩宰夫

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旅冢宰虎賁氏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旅賁氏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葛葛經武 司士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大司徒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

崩 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

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右戒臣民聯事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 玉府大喪共角枕角

以枕尸角相角也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詳陳殯章 掌

六典通考 卷十三

次掌張事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

承塵 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木材給張事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聯事

象胥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

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

序使相 內宗大喪序哭者序次內外宗及命婦哭王 九嬪若有賓客

則從后大喪帥序哭者亦如之亦從後帥猶道也后哭眾之次敘者乃哭 司士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守官不可空也

右哭位聯事

小宰喪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 司常大喪

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

右含襚為銘聯事

鬯人大喪之大泔設斗共其鬯鬯酒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

為鬯鬯酒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 鬯人大喪之泔共其肆器鬯大記曰君設大盤造水

併瓦盤無冰設泔鬯第有枕 肆師大喪大泔以鬯則築鬯

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肆師大喪大泔以鬯則築鬯

為鬯鬯酒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 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縗縗者

屬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凌人大喪共

夷盤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

堂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

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玉府大喪共含

玉 舍人喪紀共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皆四升實者唯盈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聯事

六典通考 卷十三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泔杜子春讀泔為泔以秬鬯泔尸元謂大肆始陳尸伸之

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泔尸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 小祝大喪贊泔

女御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

右沐浴聯事 喪大記管人汲投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

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塗於西牆下陶人出重

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昨薪用爨之

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它日小臣孤手

剪須濡濯棄於坎差泔也泔飯米取其泔以為沐也浴沃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泔也

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大祝大喪相飯 大宰大喪贊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維

諸侯使某含則 諸侯含以璧

右飯含襲聯事

小祝置銘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士喪禮曰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一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元謂墳大也樹於門外闔人喪紀之事設門燎燎地

右置銘為燎聯事

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牲 牛人喪事共其奠牛謂股奠遺奠也喪所 獸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廩人喪紀共其魚之蠶蔞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以上七官並陳大敘奠至祖奠遺奠通用

六典通考 卷十三

六

右陳小斂衣奠聯事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 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者可以相助 大祝大喪贊斂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右小斂聯事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胥當為祝侍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

斂主

大祝大喪徹奠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 小祝贊

徹贊奠

右小斂徹奠聯事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代更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 君喪虞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

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 為滿刻分時而更哭也 大夫官代哭不縣壺下君士代哭不以官 疏哭也

右代哭聯事

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荏蓀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几奠也荏如葦而細者柏梓字磨滅之 在賓則梓既定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 仍几仍因其質謂無飾也 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璜為組渠眉

六典通考 卷十三

七

右大斂及殯聯事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 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 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

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

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喪其事喪祝及朝御

廟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也禮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小喪亦如之喪祝乃奠乃奠朝小喪於祖周朝而遂殯

亦如之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喪祝乃奠乃奠朝小喪於祖周朝而遂殯

遂師大喪共轎車之役轎車極路也極路或即四輪

稍人大喪帥轎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轎車及役送人共之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極實出送送人共之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

中車小喪共轎路轎路也圉人凡喪紀牽馬而入陳

喪紀之馬斂馬亦如之斂馬造車之馬人

右朝祖奠薦車馬聯事斂馬亦如之斂馬造車之馬人

縫人喪縫棺飾焉孝子既斂見棺猶見親之身既斂飾而以

六典通考卷十三

大記曰飾棺衣衣翼柳之材也先經衣其材乃以張飾

小喪共轎路與其飾轎路載轎車也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

事而飾棺焉斂馬亦如之斂馬造車之馬人

右飾棺聯事

司服大喪共其厥衣服厥衣服所司常大喪建厥車之旌

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車僕大喪厥革車造車不徒

有焉葬云建之則行車僕大喪厥革車造車不徒

墓也造車司裘大喪厥裘飾皮車皮車造車之革路厥與

一曰造車司裘大喪厥裘飾皮車皮車造車之革路厥與

衣之凡為神之偶校人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則

馬乃塗車圉人凡喪紀厥馬澤人喪紀共其葦

蒲之事葦以闕廣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共喪事者

司兵大喪厥五兵士喪禮下篇司弓矢大喪

共明弓矢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司干大喪厥舞器樂

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大司樂大喪泣厥樂器鐘師之

屬眡瞭大喪厥樂器笙師大喪厥其樂器鐘師大喪

厥其樂器籥師大喪厥其樂器典庸器大喪厥筥虞

右陳明器聯事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

小斂章有封人等七官大斂章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

章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章籩人共薦籩羞籩外

饗實鼎俎世婦濯概為盥盛內豎為內人踴皆祖奠所

六典通考卷十三

大帥大喪帥贊而厥作醴醴謂其治功之詩贊諫諷

誦詩世奠擊鼓琴瑟功之詩以爲論世之而定其樂謂書於

琴瑟以播其音美之小師大喪與厥師大祝作六辭

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

誄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大史大喪遺之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

於此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大史大喪遺之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

師又帥贊厥之而作誄凡喪事攷焉得為小喪賜諡大夫也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諡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

右祖奠讀諡誄誄聯事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奉

小

司馬小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
存者謂大喪時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 遺奠
與葬也 禮之於祖廟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
祀齋送也 送道之奠謂遺奠也 分其牲 量人掌喪祭奠
禮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 竈之俎實 喪禮下篇曰藏包筭於旁

右大遺奠聯事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使其幄帟先者大宰
先所以為葬空之閒先張神 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
座也 道野役帥以至墓也 方相氏大喪先匱之葬使 喪
令帥其屬夾道而踴 以下 鄉師及葬

祝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二人小喪亦如之 鄉師及葬
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 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
師之於司徒也 鄉師主役匠師

六典通考卷十三 主眾匠共主葬引朝拜葆幢也 爾雅曰纛
駢也 以指麾挽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司士作六軍之
士執披 謂之載結披也 披係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
束大夫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勸防謂執披備傾虧 小喪亦
如之 大史大喪執法以泣勸防 勸防引 巾車大喪及葬

執蓋從車持旌 從車隨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
旌 御僕大喪持髮 髮棺飾也 持 女御后之喪持髮 髮棺
持而從 冢人大喪及葬言驚車象人 驚車巾車所飾遺車
也 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者於是中車行之孔子謂為
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平

虎賁氏及葬從遺車而哭 遺車王之魂 遂士六卿若有邦
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大夫有邦事則為
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右匱行聯事

巾車大喪及墓噉啟關陳車 關墓門也 車貳車也 土喪禮下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 方良 壙穿地中也
天子之梓柏黃腸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 壙謂穿中也 說載
為裏而表以石焉 小喪亦如之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
可舉移安錯之屬令 小喪亦如之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
闔壙之蜃 互物蜃蛤之屬 壙猶塞也將 稻人喪紀共其簞
事 簞以問壙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器章 詳陳明

右至壙聯事

冢人共喪之器 下棺豐碑之屬 喪大記凡封用綽 鼓人
大喪詔大僕鼓 大僕大喪始崩戒鼓 窆亦如之 窆春秋傳
而崩禮記謂之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之役
封皆葬下棺也

六典通考卷十三

邱籠之役 籠復土也 其器曰籠 蜃車 柩路也 行至壙乃說更
復載以龍輻 蜃役謂執綽者磨者適歷 執綽者名也 遂人主
陳之而遂師 鄉師及窆執斧以泣 匠師執斧以泣之使戒
其事 冢人及窆執斧以泣 臨下 遂入藏凶器 器明正墓位踴
墓域守墓禁 後也 禁所為禁限 司常建厥車之旌及葬亦
如之 詳陳明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哭此樂器 大司樂泣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笙師
亦帥之 厥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鑄師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箛
師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司干厥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校
人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也 器章 典瑞大喪共贈玉 蓋璧
也 贈有束帛 大宰大喪贊贈玉 助王為之也 贈玉 小宗
六幣璧以帛 成葬邱已封也 天子之家蓋不一日而
伯成葬而祭墓為位 畢位壇位也 先祖形體託于此地 祀其

六典通考卷十三 主眾匠共主葬引朝拜葆幢也 爾雅曰纛
駢也 以指麾挽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司士作六軍之
士執披 謂之載結披也 披係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
束大夫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勸防謂執披備傾虧 小喪亦
如之 大史大喪執法以泣勸防 勸防引 巾車大喪及葬

執蓋從車持旌 從車隨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
旌 御僕大喪持髮 髮棺飾也 持 女御后之喪持髮 髮棺
持而從 冢人大喪及葬言驚車象人 驚車巾車所飾遺車
也 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者於是中車行之孔子謂為
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平

虎賁氏及葬從遺車而哭 遺車王之魂 遂士六卿若有邦
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大夫有邦事則為
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神以安之 冢人凡祭墓爲尸或禱祈焉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

右寔聯事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禮也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以

牲號蓋號之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其當供物者給屬當以祝之國者由其君或言公或言國言司巫祭祀則共藉館所

三虞祭聯事

古大喪禮散見經傳佚脫不完宋楊氏復抄集周官戴

六典通考卷十三

書

記準儀禮士喪禮節次分著其目略存天子諸侯以下卒葬之典近代婺源江氏作禮書綱目稍增衍之今參取二家所錄篇第爲聯事考雖不能盡窺先王制禮之全然大略可觀矣

荒禮聯事荒禮詳具荒政考茲姑舉其大凡

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荒人有害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札疫癘膳夫大荒則不舉司服大荒素服

大司樂大札大凶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弛釋下之若令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日喪荒之式荒凶年也典瑞珍圭以

卹凶荒珍當爲鎮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小行人若國凶荒則

令賜委之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士師若邦凶荒則以

荒辨之法治之詳見官法考

逸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園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惰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日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於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口不食饗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眾無敢有違詰退驕

六典通考卷十三

書

頑方收不服慎惟怠墮什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灑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留戍城不留口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於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游旅使無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蛋暮閭次均行均行眾從積而勿口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無播蔬無食種以數度多少省用祈而不竇祭服漱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肉

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
務非公卿不實實不過具哭不畱日登降一等庶人不獨
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六典通考卷十三

美

六典通考卷十四

湖西閩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瀆官聯 軍旅聯事

大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禮庫曰古者二伯專征王

法王有征伐則冢宰徵師於四方小典瑞牙璋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牙璋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大司徒大軍旅大

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徵衆刻日樹縣師

若將有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

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詳

法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

六典通考卷十四

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戎戟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

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既告王

言之也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泣大卜帥執事泣擊主

及軍器臨大卜其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下謀是謂參

及軍器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

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

及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

右戒令聯事

虎賁氏掌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介披太僕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王通鼓佐鼓人凡軍旅夜鼓警軍動則鼓其眾夜

戒守鼓也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警夜半擊壺氏掌擊壺

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畜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

詳見大軍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司農云以師曠

多死聲楚必無功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抱式以

知天時小史佐大史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

軍社之所里軍壁曰壘州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

在軍者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

上下相見皆曰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此軍中名朝

之驗不必王親在行乃謂之朝方氏苞訓里作屈引詩

云如何里云云竊謂軍之所居皆有步數量其數而分

界自明當從鄭義訓居為長

六典通考卷十四

諸子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

禮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國子屬太子司馬大司馬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王巡守若會同司

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右在軍中聯事

幕人軍旅其其幕幕幄帝綬封人軍旅則飾其牛牲廩

人凡邦有官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日糧謂糈

也米外養師役則共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謂酌委人軍

旅共其委積薪芻遺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牛人

軍事共其犒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

以載公任器稿師之牛牽傍在轅外執牛也人御之伊耆

氏軍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小行人若國師役則

令槁檜之故書槁為橐鄭司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齊其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

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

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詳兵

右共給聯事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五日軍禁古之禁書亡矣今軍街

枚氏軍旅令銜枚禁詔呼喚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

道者銜枚為其言語以相誤禁詔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

行禁令司恒氏軍旅修火禁鄉士大軍旅則各掌其鄉

之禁令遂士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

六典通考卷十四

縣士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方士凡都

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

也方

右軍禁聯事

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職事而賞

罰致鄉士致民於司馬比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示犯誓必殺之大司寇大軍旅泚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誓曰

社于小司寇小師泚戮小師王不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

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旅反將命也鄉師凡

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右賞罰聯事

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律所
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
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樂示喜也 大司
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獻獻于社 樂師凡軍大獻
教愷歌遂倡之樂師主 眠賧賓射皆奏其鐘鼓鑿愷獻亦
如之擊棘以奏之其登歌太師自奏之愷獻功愷 鑄師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右獻愷聯事

田役聯事

獸人掌呂田獸時田則守呂及弊田令注于虞中凡田獸
者掌其政令呂田也呂田以罔搏所當田之獸時守備獸獲弊
田捕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眾得禽 迹人
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

六典通考 卷十四

四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麇卵
者與其毒矢射者田之地若今苑也令謂時與處也禁毒矢
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鄉師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
卒伍田灋人徒及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
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
斷其爭禽之訟陳之以旗物以 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役
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司徒之于 黨正凡作
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族師若作民而師田
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
戒禁刑罰 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

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之役謂師田遂凡事致野役
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軍旅田獵平
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平謂正其行 縣正若將
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移用
助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稍人若有師田之事則以縣
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軍
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邦國都鄙 鄉師大役則帥
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
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辟法也事功力之事秩常也
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

右政令致民聯事

六典通考 卷十四

五

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萊除其 澤虞若大田獵則
萊澤野毛萋曰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楊柳以爲
之左右者之右 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
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萊艾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
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 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
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

右萊野聯事

幕人凡田役共其帷幕幄帘綬共之者掌 掌次師田則張
幕設重帘重案不張幄者于其是臨誓 諸侯師田則張幕設
案謂諸侯從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師
席王師田者 司服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其服 巾車木
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木路不挽以革漆 田僕掌馭田

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田路木路也鄙循行
使前趨獲逆衛司弓矢夾弓庾弓以授射鳥獸者往體多
遠之使不出圍日夾庾射鳥獸近凡矢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短矢弗矢
射也近射用弱弓用諸弋射

右共張聯事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正田役以磬鼓鼓役事磬鼓

大司馬中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

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

也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

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

右鼓行聯事

六典通考卷十四

山虞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弭焉弊田田者止也植猶

者皆致其禽而校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弭

其耳以知獲數也大司馬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

澤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也致禽饁獸

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田僕令獲者植旌

及獻比禽植旌以告獲也田弊獲者各

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祝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

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

饋也所以獲獸饋於郊禰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二十八人腊人也

右致禽聯事

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肆習也若

徒府也小宗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祭師

伯主其位

其神蓋蚩尤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
或曰黃帝禰亦如之禱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詳見

右田祭聯事

斂弛聯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九功謂

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司會以九功之法致邦國之

六典通考卷十四

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

用灋司書掌九職九正九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

政令以時徵其賦凡無職者出夫布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

郊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

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凡征役之施舍夫家猶言男女也謂九比者家宰職出九賦

者廢疾謂癡病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

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

戒令糾禁聽其獄訟詳見官

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謂若今八族師以十九十復養卒也疾者謂若今廢不可事者復之邦比之灑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則轉委積之屬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營原隰之營無其勞也遂人以下劑致配配猶備備無知之貌致猶會也劑為率謂可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任者家二人

六典通考卷十四

八

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起政役謂職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衛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投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土徒役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方苞曰六聯惟斂弛事不紛然賦稅地官之事也而受法於司書入於太府則天官亦有事焉征役之施舍亦地官之事也而國政不及國子凡國之政事諸子存游倅則夏官亦有事焉

論曰古者百工技藝各效職于官府奔走煩苦以食其

力而農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處安而思危督逸而就勞先王順人情之所嚮而不忍遽盡其力也于是地有嫩惡歲有上下野有遠近必為辨而均之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自七尺以下征之以其才自六十以上舍之以其齒記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蓋其不能不役者朝廷之體臣子之義也其辨而舍之者大君之仁格外之賜也下服義故犯難而不辭上施仁故盡人而知感方是時大東酒漿之困與北山采杞之刺不作于下而民各懽欣踴躍以赴藝鼓之召警諸手足之衛頭目

六典通考卷十四

九

隨其意所指使而已自周既亡秦始皇立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貴者猶然賤者可知至于晉之絳縣老人尋在泥塗雖趙孟為政莫之知恤然則周公之令典其為後世所蕩棄者多矣

官常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王氏詳說曰官常者數

之謂也如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之類宰夫八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辟下土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王安石曰眾有從謂之旅數則一二三四是也官常所以聽官治而旅掌之數則府史所

掌而旅治之周禮命官員數公鄉老每二鄉公一人鄭注

六鄉則公卿太宰一大司徒一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注大卿

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大宗伯一世婦每宮卿一人注王
司徒非六官兼鄉大夫也冬官已亡不能
宮則十二人疏大司馬一大司寇一司空一知其官數員數
謂此為奄也凡二十四人中大夫小宰二司會右天官小司徒二師氏
一州長每州一凡三十州計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
計六人遂人二右地官共小宗伯一大司樂二內史一右春
五小司馬二戎右二大馭二戎僕二校人二職方氏四右夏
十四小司寇二大行人二右秋官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宰夫
四太府二司會四內宰二右天官共鄉師四黨正每黨一人
凡一百五十黨計一百五十人保氏一司市一司門二遂師
二縣正每縣一人凡三十縣計三十人廩人二右地官共
肆師每宮四人六宮當二十四人家人二墓大夫二
六身通考卷十四
樂師四太師二太卜二太祝二大史二巾車二右春官共
司馬四射人二司士二諸子二虎賁氏二太僕二司甲二司
弓矢二齊右二齊僕二職方氏八右夏官共士師四小行人
四右秋官凡二百九十三人上士宰夫八宮正二膳夫二醫
師二太府四玉府二司會八司書二職內二職歲四職幣二
內宰四內小臣奄上士四鄭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愚按此
官之類如酒人只稱奄後人則泛泛趨走鄉師八族師每族
之奄與府史等也右天官共四十六人鄉師八族師每族
一凡七百五十族計七百五十人載師二縣師二師氏二司
市四泉府四司門四司關二掌節二遂師八鄙師每鄙一人
凡一百五十鄙計一百五十人土均二稻人二廩人四舍人
二右地官共九肆師八天府一職喪二樂師八小師四卜師

四大祝四喪祝四大史四內史四外史四都宗人二巾車二
家宗人二右春官共與司馬八司勳二掌固二候人六射人
四司右二小臣四繕人二戎右二道右二道僕十二田僕十
二校人四土方氏五右夏官共鄉士八職金二司儀八掌客
二右秋官共凡一千一百二十三人中士宰夫十六宮正四
宮伯二膳夫四庖人四內饗四外饗四獸人四獻人二食醫
二疾醫八酒正四宮人四玉府四內府二外府二司會十六
司書四職內四職歲八職幣四司裘二內宰八典婦功二右
官共一百鄉師十六閭胥每閭一凡三千閭計三千人封人
四鼓人六牛人二載師四閭師二縣師四遺人二均人二保
氏二司諫二司救二司市八質人二廩人二泉府八司門八
六典通考卷十四
司關四掌節四遂師十六鄧長每鄧一人凡七百五十鄧計
七百五十人旅師四委人二上均四稻人四土訓二誦訓二
迹人四邝人二廩人四廩人八舍人四倉人四司祿四右地
九千八百肆師十六天府二典瑞二典命二司服二典祝二
世婦每宮八人六宮四十八人家人四墓大夫八職喪四大
胥四典同二磬師四鐘師四笙師二鑄師二籥師四籥章二
卜人八龜人二簪人二占夢二眠視二小祝八喪祝四司巫
二巫師二小史八馮相氏一保章氏二內史八外史八御史
八巾車八典路二車僕二司常二都宗人四家宗人四右春
官共二百人行司馬十六馬質二司險二掌疆八司士六諸子四虎
賁氏十二旅賁氏二祭僕大司甲八司兵四司弓矢八棄人

四馭夫二十職方氏十六懷方氏八合方八訓方四形方氏
 四山師二川師二邊師四匡人四揮人四右夏官共一鄉士
 十六遂士十二縣士三十二方士十六訝士八朝士六司民
 六司刑二司圜六司隸二布憲二司儀十六環人四掌訝八
 掌交八掌察四方士八都則一都士二家士二右秋官共一
 凡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太宰旅三十二宮正八宮伯四
 膳夫八庖人八內饗八外饗八亨人四甸師二獸人八獻人
 四鬻人四腊人四醫師四瘍醫八獸醫四酒正八淩人二宮
 人八掌舍四幕人一掌次四太府八司裘四掌皮四典婦功
 四典絲二典泉二染人二追師二履人二夏采四右天官百
 司徒旅三十二比長每比一人凡一萬五千比計一萬五千

六典通考 卷十四

士

人封人八舞師二牧人六牛人四充人二遺人四均人四調
 人二媒氏二司市十六賈人四廛人四泉府十六司門十六
 又每門二王城十二門計二十四人遂師旅三十二里宰每
 里一人凡三千里計三千人旅師八稍人四委人四土均八
 草人四稻人八土訓四誦訓四述人八邠人四角人二羽人
 二掌葛二掌染草二掌炭二掌茶二掌蠶二圃人八廩人十
 六倉人八司祿八司稼八右地官共一萬八宗伯旅三十二
 鬱人二鬯人二雞人二司尊彝二司几筵二典祝四職喪八
 樂師十六小胥八磬師八鐘師八笙師四鐃師四誅師二旄
 人四籥章四鞀鞀氏四典庸器四司干二卜人十六箬氏二
 占人八小祝十六喪祝八甸祝二詛祝二小史十六馮相氏

四保章氏四內史十六御史十六巾車十六典路四車僕四
 司常四右春官共二司馬旅三十二司勳四量人二小子二
 羊人二司燿二掌固八司險四候人十二環人六挈壺氏六
 射人八服不氏一射鳥氏一羅氏一掌畜二司士十二司右
 四旅賁氏十六節服氏八御僕十二隸僕二弁師二司戈盾
 二繕人四馭夫十四校人十六趣馬一巫馬二牧師四廋人
 二土方氏十山師四川師四邊師八右夏官共二司寇旅三
 十二司刺二司約二司盟二職金四司厲二犬人二司圜十
 二掌囚十二掌戮二司隸十二布憲四禁殺戮二禁暴氏二
 野廬氏六蜡氏四雍氏二萍氏二司寤氏二司烜氏六條狼
 氏六修閭氏二冥氏一庶氏一穴氏一翼氏二柞氏八雍氏

六典通考 卷十四

士

二哲族氏一翦氏一赤友氏一蠲氏一壺涿氏一庭氏一衛
 枚氏二伊耆氏一行夫三十二掌客四掌貨賄十六都則二
 都士四家士四右秋官二百凡一萬九千二百零九人 命
 官難考員數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
 人小山下士二人族黨州縣鄉鄙遂皆有定數可以推官
 可知為六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則七百五十族可知為七
 百五十人之類若山澤之名數則注家不言其有幾所以難
 考官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二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
 麓如小山之虞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中川下士四人小
 川下士二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澤中
 藪如中川小澤小藪如小川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司關每關
 下士二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都司

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
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無命
官酒人奄鄭注謂官人賈注謂不樂人奄邊人奄醢人
人奄鹽人奄冪人奄閻人寺人內豎九嬪女御女祝女史
司服奄縫人奄胥師賈師司蔬司稽肆長鄰長春人奄饕人
奄奄橐人奄守祧奄警矇奄眠瞭凡以神仕者方相氏圉師罪
隸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

馬端臨曰周禮冬官已亡無所稽據餘五官所掌有命官
而難考員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
小山二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是也有元無命
官者如酒人漿人之爲奄女御女祝之爲女方相氏爲狂

六典通考 卷十四

四

夫蠻隸罪隸爲徒隸是也此外則昭然可考大槩公三人
卿二十四人六官六卿六鄉六世婦六宮十二 中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
二百九十三人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四千五百
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零九人自公至下士總二
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此內官可考之數也

杜佑通典唐虞官各六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
員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
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零三十二人馬氏疑杜君所
述內官之數與周禮不符而王與之周禮訂義列教禮
政刑四官員數亦微與馬氏不合近吳江沈氏參校諸
家增闕補漏爰附著如左

沈彤考定周官爵數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
夫上士中士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婦官亦六等女給事
屬焉天子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冬官亡地官鄉
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
地官五人州長三十人遂大夫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
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
人黨正百五十人縣正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
人秋官八人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
四十八人族師七百五十人鄙師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
人夏官六十七人僕夫十人六繫爲厥厥一僕夫六繫二
十匹當爲十應故十僕夫秋官二十人象胥六人凡千一百五十人中

六典通考 卷十四

五

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閭胥三千人鄒長
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
五十二人象胥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
百七十九人寺人五人故闕今考入 地官二百七十二人比長
萬五千人里宰三千人司門王城十二門二十四人司關
王畿十二關二十四人場人九穀九場十八人春官二百
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馭夫二人良馬三皂爲繫
一皂爲六十繫當六十馭夫馭夫六起馬 馭馬百九十二
人馭夫則十二馭馬當有二十下士爲馭夫 馭馬百九十二
人校人云良馬三乘爲皂皂一馭馬爲馬三良馬之數八
乘良馬一馭馬四乘馬二馭馬二皆宜爲六麗耦也二耦爲
止八百六十四匹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四匹爲皂百八十八
馭馬百八十八人馭馬八百六十四匹爲師十二當馭馬 十二人并爲百九十二人 廋人天子十二

閑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條狼氏八人故六人象胥今考正六翟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上士為郊之縣正中士為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十一縣五十五鄙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為郊之鄙長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鄙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鄙鄣之數凡五千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庶人在官者府天官八十五人地官七十九人司門十二人司關十二人場人九人春官百十二人夏官七十六人秋官七十七人凡四百五十五人史天官百四十八人地官百七十一人司門二十四人司關二十四人場人九人春官二百七十一人春官占人之史宜與職人辨人諸官同二人史共二百七十一

六典通考卷十四

夫

夏官百八十一人廋人十二閑二十四人秋官百五十九人凡千有十一人胥天官百七十四人地官二百有二人春官百六十六人夏官二百四十五人秋官百五十九人條狼氏八人故六人今考正凡九百五十四人徒天官二千二百有四人地官二千五百三十二人司門四十八人司關四十八人場人百八十八人春官千八百四十人夏官千九百四十八人廋人二百四十人趣馬千有八人圉師千五百一十二人趣馬之徒皂四人良馬百八十趣馬當七百二十皂當二百八十徒驚馬十二趣馬一趣馬六皂則有七十二人良馬五百四十乘當千有八十徒驚馬四百三十二乘當二千一百一十六乘當四百三十秋官千九百九十八人條狼氏八十八人其職云王出入八人夾道公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夾道者八則應獲之

胥亦當八胥為什長象胥百二十人掌客二十人故三十人今考正凡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天官賈四十四人奄二十五人工二十二人閹人二十八人故無此數今考定內豎十人地官賈八人奄十二人春官奄八人醫曠三百人眠瞭三百人鞮師舞者十六人工百有四人夏官賈八人虎士八百人狂夫四人工四人馬醫四人圉師六百一十二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二千一百六十四為六十圍驚馬麗一圍六麗一師八百六十四匹為四百三十二麗當七十二師四百三十二圍故圉師六百一十二人閹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秋官賈四人罪隸百二十人蠻隸百二十人閹隸百二十人夷隸百二十人貉隸百二十人凡五千五百有五人通計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婦官之爵夫人視

六典通考卷十四

七

公三人嬪視孤卿九人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視中大夫后六宮凡十二人見賈下大夫每宮四人凡二十四人天官女祝四人女史八人皆視上士凡十二人春官世婦每宮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天宮內司服女御四人故二人今考正縫人女御八人皆視下士凡十二人通計百二十人給事之女府及史春官世婦每宮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名凡十二人天宮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女選十五醢二十女醢二十女鹽二十女糝十女工八十女春梳二女饎八女漿十六春官女祝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疏則十六人皆類於胥凡三百四十七人天官奚六百七十二人地官奚四十五女樂奚四十春官守祧奚三十二世婦每

宮奚十六人則九十六人皆類於徒凡八百八十五人通計千一百五十六人五官之屬上士都司馬二八家司馬二八朝大夫二人中士山虞四人澤虞八人都司馬家司馬各四人馬各四人都則一人都立二人家士二人下士山虞十六人林衡川衡各二十人澤虞三十二人都司馬家司馬各八人朝大夫四人都則一人都士四人家士四人庶人在官者山虞百八十三人林衡二百二十五人川衡二百二十五人澤虞三百六十六人都司馬家司馬各九十八人都司馬職云家司馬亦如之若移此文于序官都司馬後則所云亦如之者謂每家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與春官家宗人秋官家朝大夫三十一人都則八十七人都士五十人家士五十人司市胥師賈師各一人史

六典通考 卷十四

大

四司疏二司稽四胥十肆長二十其官本無爵數亦無常者春官之屬四男巫女巫凡以神仕者故以仕爲士王旌人舞者然以五官爵數之可周知者去其婦官與公孤及鄉遂郊野官鄉遂官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有二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五分取一以例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鄉遂郊野官平時屬司徒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於餘人司空故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其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遂人之職起野役則令各師其所治之民而至蓋鄉自州長以下遂及郊野自縣正以下皆受法于司空以治在官庶人五分取一在冬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六官凡五萬九千四百餘人 掌客之徒三十而破爲二十何也曰胥爲什長胥一則徒十胥十則徒百掌客之胥一則徒當二十也

掌客之府史胥皆半於掌訝徒亦當半之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曰必十徒不足供一胥之科次故浮於常五官或有徒無胥者何曰其事易供無庸有才智者率之耳 工賈序官多列胥上或無胥而但有工賈則類胥奄不稱士而領其官則類府闈人內豎按其職則類胥若徒瞽矇分上中下眠瞭爲相亦如之二職相近而並列府史胥上則上瞽與其相類府中瞽與其相類史下瞽與其相類胥也執師舞者列史下徒上則類胥虎士列胥下則類胥狂夫掌帥百隸當在徒上其等未詳馬醫列府上則類府圉師下有徒則類胥圉人役於圉師則類徒五隸皆爲役亦類徒胥師賈師下各有一史則類府司疏司稽列史

六典通考 卷十四

九

下胥上按其職則類胥肆長列胥下則類徒朝大夫都則之史下徒上各有烹子則皆類胥也胥師賈師至此皆五隸守王宮野舍諸役者固自爲隸也其役於百官府及校人掌畜牧人服不氏者當卽爲諸徒及圉人而類徒中復計之大僕有云御庶子者何也曰卽宮伯所掌王宮之庶子直事路鼓所者非朝大夫都則一庶子之比也詳朝大闈人爲二十八何以定之曰序官云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宮門臯庫雉應路凡五當二十人圍游之門蓋二又當八人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註以雉門爲中門是專守雉門與序官云每門異何也曰疏云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有守者圉人掌圍游之守

禁游即在囿中而蒙上每門四人之文殆各有當守之門
 一矣 世婦卿視中大夫何也曰王之九卿六命十二小
 卿皆中大夫四命九嬪視九卿此卿十二人當視四命中
 大夫也天官之世婦即春官之世婦而爵數獨詳於春官
 則未歸于一朱子以周禮為草本謂此類也女祝女史視
 上士何也曰女祝所掌略如太祝女史所掌略如太史女史云凡后之事以禮從註云亦如大史之從於王詳周禮訂義黃度說大祝大史之長下大夫
 次上士后官事小故女祝女史視上士也內司服縫人領
 之以無爵之奄宜不得視士名之以女御則御敘於王所
 者不得視府史也內司服女御之數何破二為四也曰考
 女御之凡當七十二人固不可少此二人女祝女史十二人中士四十八

六典通考卷十四

辛

人內司服縫人十二人而內司服之女御於王后九嬪外內命婦之
 服無不掌則二人亦不足也何以知世婦之中士為女御
 也曰女御者九御之屬九御者世婦之卿大夫也卿大夫
 為九御則中士為女御明矣且內宰教九御在教九嬪之
 下九嬪掌教九御而經無教世婦之文則九御非世婦之
 屬歟世婦之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并三十六人則
 為九御者四九御非世婦之卿大夫歟九嬪教九御各帥
 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則九御所帥者女御也女御非
 九御之屬歟何以知女祝女史之為女御曰上蒙女御之
 文也苟非女御則七十二人而少十二人尤不可也女御
 七十二人其數八九得倍於世婦之卿大夫其屬乃屬且

合夫人嬪婦計之於王妃百二十之總數仍無闕也世婦
 女御之數與昏義所云不合何也曰此周制也昏義所云
 夏制故各與其外官之數相當周六卿之屬中大夫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與世婦卿大夫之數適相當惟上士以下參差耳 康成以昏義註周官誤也白虎通
 云卿之言章夫之言扶士之言事婦人有是德亦以是爵
 爵之內宗外宗其人皆因事而至非專官雖有爵而無祿
 註疏云胥有才智為什長徒給使役女酒三十人而奚三
 百女酒為十奚之長女遵十人而奚二十人則一
 女遵為二奚之長故女酒等類胥奚止堪給使役故類徒
 也寺人職有內人及女宮內人謂女酒女遵之等而上及
 女府女史女宮謂奚也然則註以內人為女御非歟曰女

六典通考卷十四

辛

御與九嬪世婦皆為內命婦內宰註已言之且閹人於外
 內命婦出入為之辟而內人之出入無帥則幾是又下於
 內命婦之微本姜氏北錫周禮輔義安得以內人為女御也女宮為
 奚何以知之曰女宮刑女在宮者見寺人註而序官酒人
 奚在女酒下註以奚為宦女禁暴氏奚與隸並稱註以奚
 為女奴女奴即司厲入春稟之女子此盜賊之幣從坐者春稟在宮中宦
 女即掌戮守內之宮者司刑宮罪註兼宦男女則二者即此宮者亦不當專指宦男
 在宮刑女故知女宮為奚也
 周語襄王曰內官不過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嬪九嬪居之外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深奉禘左傳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至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 尚書大傳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禮志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氏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 春秋

六典通考卷十四

三

爲一選三臣應天之制也故用百二十臣以率比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爲三慎而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以爲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人百二十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勢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人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實之爲十二長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人之選也天子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侯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

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上下率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亦各三人

日知錄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四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考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受斯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六典通考卷十四

三

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毫版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

論曰先儒謂王有三公象天之三光國有六卿法易之六子天以三百六旬有六日而成歲功王以三百六十有餘屬而成治道是故員額雖多人各宿其業祿廩雖廣食必稱其事自台衡之長下達于抱關擊柝莫不從容展布以盡其長而未始有形勢約束之患官師相規

不為讒慝僚友相補不為比黨非獨其時人心風俗之厚抑由上之程能以授官者考察詳而推擇審也唐杜佑通典及鄱陽馬氏通考各記周人官數而微有異同至廬陵歐陽氏謂六官之屬見於經者五萬餘人其多如是祿養何以給焉愚意先王立法不瀆不濫有已行其事而即罷其官者月令所謂罷官之無事是也有特存其名而不必備其員者注家所謂三公兼六卿是也其餘或一事而互連或異職而兼攝故官之數則倍於古矣而未嘗有僥幸于其列者焉宋葉時之論曰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

六典通考卷十四 禮存官之名斯可與言官制矣

六典通考卷十五

湖西閣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官成

五日官成以經邦治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凡治以官成待萬民之

治成八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日聽政役以比居

二日聽師田以簡稽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四日聽稱責以傅

別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日聽取予以書契七日聽賣買以

質劑八日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謂發兵

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此居謂伍籍也此地為

士卒兵器簿籍簡籍也稽籍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

閱其兵器簿籍之要簿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

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

六典通考卷十五

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稱責謂貸子傅別為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

約末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

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

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月終則令正月要傅別故傅辨鄭大夫讀為符別杜子春

讀為傅別元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

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

中字別之書契謂出子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

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

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 宰夫掌百

券書也事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宰夫掌百

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日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日師掌官

成以治凡三日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日旅掌官常以治數五

日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日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日胥掌官敘

以治敘八日徒掌官令以徵令別異諸官之入職以備王之

率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凡治若月計也司辟

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

考今責券立保也別朝士所謂判書判書稱責之要也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稱者執之

禮命

大宰祿位以馭其士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閨寶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筆門閨寶小戶穿壁取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駢旄赤牛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閨寶其能來東底乎

六典通考 卷十五

四

且王何賴焉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之辭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為夏禹掌

大夫奚仲遷於邳下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

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虺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居

周世不得以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

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

書契

質人掌稽市之書契稽考也治也書契取于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泉

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賒賈也以祭祀喪制九十日有秩曲禮

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臣王曲禮

獻粟者執右契獻田宅者操書致契券要也士師掌士之

八成八成者行時決事比遂士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王制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

成之小大猶言輕重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

書之先動者誅之鬪怒辨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

二千石以令辨仇怨後復其姓名辨本也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

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

名已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

夕三月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

者之

鄭君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引春秋傳

王叔不能舉其契為徵今按士師八成以下皆獄訟要

辭也故類附之

六典通考 卷十五

五

質劑

司市以質劑結信而訟止益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質人

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劑者為之券藏之

屬用長券小市兵器凡治質劑者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

珍異之物用短券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

都三月邦國期內聽期外不聽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

所以息文書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

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

次之治學之約次之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

也神約謂命祀社稷及所祖宗也變子不祀祝融楚人

族七歲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

謂王公國公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

用也學約謂王帛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約

禽鳥相與往來也

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
丹圖未聞或有離器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
練也書於丹書今俗語有鐵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
券丹書豈此書與之遺言 若司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
者服墨刑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元謂訟訟
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 司盟凡民之
信不如約也珥讀曰珥謂殺雞取血燻其戶 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不信則不敢聽此 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
盟詛所以省獄訟 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也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
其有後事六 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辟法者考按讀
官又登焉 其然

要會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

六典通考 卷十五

六

日成 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司會以
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酒正之
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
於酒正酒正月 職幣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
盡言於小宰 贊之 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 給子人以物曰齋今
論曰莊生有言以法爲分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
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莊生者學老氏
之書用清淨爲治道其於聖人之說非必有得也然其
意時若有合焉蓋古今之事參差而岐出生人之情巧
僞而萬變禮教以齊之刑政以肅之猶懼有異心也於
是爲書以載其法立法以待其事以法爲斷以書爲程

昔之聖人計深而慮遠矣書敘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
契以代結繩之治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國曰上古九州
之志謂之九三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俗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於此書也夫舉天下而託之於子孫子孫又託
之於其臣其才否賢不肖豈得而預知哉故莫如一
決之於其法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易之爲象始
于乾終於夬夬者決也聖人起教於微渺而防患於未
然非故以不肖之行待天下後世要使吾法既立足以
備不肖而杜姦萌則子孫世守之天下可安坐而理
也或曰後世之患不在無法與書也法愈積書愈多官
不能以盡知知之者吏胥而已彼吏胥者父子相承徒
黨相授操縱任其心高下出其手是以官無封建而吏
胥有封建天下之事悉限於一成之例則雖有豪傑之
才不能不牽制於文墨之議論往往動遭拘縛而無所
成曷若取書與法而盡廢之使人各得以自見而吏胥
亦不至緣以爲姦與應之曰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
君子子徒有激於人之不可任遂欲并書與法而罪之
雖然昔之爲書與法者豈嘗有過哉荀卿子稱有治人
無治法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無人焉故耳是故君
子於法之所不載必參之以人得其人則人能用法失
其人則法能制人不人之求而斤斤焉書與法之罪所
謂刻舟而求劍者吾未見書與法之果可棄矣

六典通考 卷十五

七

官法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乃

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正謂

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

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

空亡未聞其考凡治以法待官府之治 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

而斂之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

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

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

十 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

之治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

者國有常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六典通考卷十五 八

木鐸木舌也文事奮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治朝在

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正歲則

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正歲之正月以 司會掌

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大司

徒正月之吉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

斂之乃施教象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司徒以

至正歲又書 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

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其鄉吏州 正歲

令羣吏考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州長各掌其

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二千五百家為州春秋傳曰 土均禮

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

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

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瘠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

於地財順於鬼神合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之治掌

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逆迎也

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 凡辨法者考焉

治也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鄉之職 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

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

日而斂之 太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隱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入法入則也邦國之都鄙官府亦用 都司馬以國法

掌其政學以國聽司馬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

六典通考卷十五 九

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方士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見都 司

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

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器數修法則法八則也 月令乃命

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 孟秋之月命有

司修法制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飭國典

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 古之王者知命之長

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話言爲

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

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

也即就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侯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曰庀女而不在死也庀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

牢禮財用之法

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法謂其禮法也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既滌濯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寶賜之殮牽與其陳數見膳飲考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式法作酒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法尊卑之差庖人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六典通考卷十五

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 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職歲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日薪細者曰蒸林衡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入出舍人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詳宮政考 師田戰守之法 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縣師若將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 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其所謂若在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法作之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詳建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 掌固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凡守者士庶子及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都邑亦他要害之守吏 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授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 射法

六典通考卷十五

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其三公位法以射法治射儀射法王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讀法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屬猶合也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 春秋祭祭亦如之祭謂雩祭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 閏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祭謂社 社黨祭族也也役田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 族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嫻有學者春秋祭脯亦如之月吉每月朔日也

明會典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律期於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長幼之節遂為定制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官刑

虞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又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撻即扑之異名皋陶明五刑有五服三就之文三就者原野市朝甸師氏皆官刑也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

六典通考 卷十五

三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隱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圖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惜窮匱天下之民比之三凶謂之饕餮饕餮貪婪之類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天下咸服禹戮防風啟誅有扈其後數世仲康作允征之命曰義和尸厥官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成湯表正萬邦用人惟賢爰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恆於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正義曰服墨刑者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是也周之官刑制自元公太宰總之司寇治之其刑大夫也於朝其刑士也於市故法立必行先自責近始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官刑謂司刑所掌墨罪也以八柄詔王馭官刑謂司刑所掌墨罪也六典通考 卷十五

三

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廢猶放也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官刑在王宮中者正歲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於王宮憲謂表縣之若令於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大司徒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太史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見 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能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典六典也以六法八法也以八法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故書 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二曰議故附作付猶著也

之辟故謂舊知也故舊三曰議賢之辟若今時廉吏有罪先

四曰議能之辟不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詳過惠訓

之以勸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六曰議貴之辟若今時吏

先請也七曰議勤之辟謂勤者八曰議實之辟謂所不臣者三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

羣士羣士以下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洵洵讀如酌酒者

若今時刺探尚書事二曰邦賊為逆三曰邦謀為與國四曰

犯邦令教令者五曰擄邦令稱詐以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

七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八曰為邦誣

誣謂君臣誣事失實訝士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臣

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疏漢書呂步舒事

董仲舒明公羊春秋仕為丞相長史時淮南王劉安與其太

六典通考卷十五

子遷謀反武帝詔使宗正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

劉德與步舒窮驗其事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

亂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亂毀齒也男入歲女七歲

漢法居官有重罪者男沒為奴女沒為婢是以待盜賊

之法待其臣作備於秦商鞅極於始皇李斯雖文景之

賢不克改先王貴貴之義非徒不忍刑其身且不忍致

其後嗣陷於卑辱故曰刑賞忠厚之至

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

殺罪五百墨點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

大夫則制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司約若有訟者

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條

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

小史曰盟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自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

誓誓左右及取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

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轅謂車裂也師

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

後鄭解師為樂師宋易氏被謂太師聽軍聲者無目之

民先王宜曲加矜宥予以鞭扑罰亦過矣或引衛獻公

鞭師曹三百為證亦非盛世之事方氏苞以師為百夫

長頗與秦誓文合而疑太史曰殺之文出自劉歆增竄

恐亦臆說

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

六典通考卷十五

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為治獄吏娶尊者也躬身也

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

為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鐵嚴子

為大坐士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諸甸掌囚王之族

為大坐士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諸甸掌囚王之族

羣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

羣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

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掌戮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

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髡者使守積

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

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
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
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
哭之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緇殺之曰啓不於市朝者隱之也
體也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鞠官制注刑成平也獄之言白
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後也對答也素
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親服臣大夫
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
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
皮弁矣親哭之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
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
無官刑不翦其類也犯猶干也術法也

六典通考 卷十五

未

朱子曰刑於甸師特不以示眾耳則固不可免也今之法
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極寡故
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
法令不可不革

雜記君為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
殯不舉樂此變禮之等差也公族之喪與異姓不同故
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總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
牀三月不御於內今雖以罪死猶如常禮其所降絕者
特衰麻之文耳程子曰有罪如其倫之喪無服則無罪
者有服矣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為明竈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
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三

夫為屋誅一家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元謂屋讀如其刑則
之則其罪法也司烜掌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囚
明竈則罪人夜葬與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囚
孔平仲雜說王制注形渥謂沾濡之形唐書元載傳以為刑
刑廣韻刑音屋周禮司烜邦有屋刑鄭注曰謂所殺不於市
而以適甸

先鄭以屋誅為夷三族賈公彥謂參夷為亂世之法三
代無此刑其說當矣而鄭氏鑄以屋誅為舉一家屋誅
之引檀弓邾婁定公之事義亦不倫臣殺其君子弑其
父既洿其宮毀其室矣安得官為設明竈以葬乎罪人
夜葬亦甸師氏之所刑者蓋明揭其罪使人知其當殺
之由而不以晝而以夜亦刑於隱之意與班固序傳云
底刑鼎臣服
重誅也九家易云既蒙公餗信有罪過當加重誅

六典通考 卷十五

七

曲禮刑不上大夫不與賢否犯法其法則在入議輕重不
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囚
無刑不上大夫之事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
夫以上適甸師氏今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言則
於禮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則皆在入議此經
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王庶姓之士及
諸侯大夫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亦在朝也諸侯
列國大夫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亦在朝也諸侯
大夫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亦在朝也諸侯
大夫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亦在朝也諸侯
於市是也 王制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
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終身不齒詳見 大戴禮記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
不廉污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姪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
飾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輒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
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謹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

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蓬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有罪名爲之諱所以媿恥之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致辟謂誅殺四謂致其出入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

六典通考卷十五

太

疏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主拘繫當刑殺者郭鄰中國外地名不知在何方徒之郭鄰而又囚之霍叔罪輕不死不遷降已詩詩人孟子作爲此詩罪已定矣而將有免爰爰

雉離於羅子貢詩傳長宏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免申培詩說亦同朱子所謂忠直受禍者蓋祖季文子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毀則壞掩則

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九刑之書今亡孔子爲魯司寇朝政

七日而諫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諂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

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衰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也以七子異世而同惡不可赦也 晉語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嘗是犯也嘗慙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於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往使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

六典通考卷十五

九

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不刑必自殺也蛾析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教之以報警君益赦之以報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

之司馬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輯之誓曰
 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也止獲偽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
 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
 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
 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越行事乎丁丑斬
 慶鄭乃入絳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
 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
 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今治
 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
 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 晉侯之弟
 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大典通考卷十五

三

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
 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
 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
 囚叔向於是祈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
 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
 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申公巫臣子久而無成士
 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也蔽斷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
 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
 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

大典通考卷十五

三

殺皋陶之刑也逸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栝
 華弱於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栝於
 朝難於勝矣司武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
 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
 門日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服虔云子罕不阿同族
 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 穀梁傳宋殺其
 善樂轡如初是為慈柔吐剛喪其志矣 禮公族有罪刑于
 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師氏所以尊異
 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 蔡聲子曰善
 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 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

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失刑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

六典通考

卷十五

圭

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也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晉人執衛侯使醫鳩殺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諱也大刑用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數至者中刑用刀鋸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其次用鑽竿鑽竿刑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百人爲卒二人爲行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

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講謀也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論曰漢景帝時鄧通以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因盡沒入其家通遂餓而死夫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於匹夫之產何有焉非景帝居心刻薄孰肯爲此其後武帝窮兵討伐嚴刑重斂用張湯杜周爪牙之吏所在多沒人財產中家以上無慮皆破於時人民之失業而爲盜賊者益不可殫數焉夫景帝之於鄧通人知其有宿怨

六典通考

卷十五

圭

也非若武帝廣心肆欲絕不顧生人之困急而爲之者然併而論之皆衰世弊濫之法仁人誼主所不忍爲也鄭康成生東漢之季習見夫順桓以來強臣貪暴禍身赤族賂賂朝入夕登於天府邸藏雲連俄充乎軍犒因是而意三代之法亦然其注周官太宰奪以馭貧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吁可謂蔽於時而戾於古矣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禮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釋者曰謂若臧紇奔邾以爲後魯之類是也是故人臣知其時而

不敢自安則素車白馬遠待於郊境之上人君念其舊而不忍卒絕則恤其妻子收其宗族斟酌所以待之而不使至於窮乏天理人情之則亦若是而已矣安有盡沒其財如鄧通之一錢不名者乎且君者元首也臣者股肱也股肱有傷同體相關既與我共富貴立功名矣而一旦陷於大戾遽斃之使無所歸至於操瓢爲溝中之瘠王者忍爲是乎有以知其不然矣漢梁冀之死縣官收其財貨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此亡國亂臣之事康成舉以擬三代盛明之法多見其不知矣

六典通考 卷十五

書

六典通考卷十六

湖西閣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官計

古者五載一述職職備則賞不備則罰堯將授舜三載稽厥行事無不時敘然後巽位舜朝覲羣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二十二人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尚書大傳曰三載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天道三年一閏三三而九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陞之

六典通考 卷十六

十一

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大禹謀九功皋陶謀九德九功惟敘九德惟歌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皋陶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承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浚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夏后氏之訓曰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大事天討有罪五刑五月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歲南巡望秩大會諸侯於會稽之山會稽者猶言會計也成湯放桀於南巢反自東郊作大誥告羣后曰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厥命周革殷亂四方咸和爰以歲時朝於方岳而大明黜陟之典焉其在邦內則太宰以八

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子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蓋周之官人先使司徒進之又俾司馬論之內自朝廷外達郊邑長官各得考其屬吏而文簿既成以時上之冢宰使專決之一歲之終聽其治而有廢有置焉三歲之終課其成而有誅有賞焉其位尊故考一人而下皆整齊其數少故智易精而不謬能否曰幸曰行曰福皆賞之類也曰貧曰罪曰過皆誅之類也故八柄者操縱天下之權而先王進退人才之具莫大乎此焉由漢以後百官各有考課之法其原出於虞書周官而隨時損益

六典通考卷十六

不同其詳著在任官篇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處也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考之三歲則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考之三歲則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考之三歲則大計也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以敘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以廉為本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杜子春云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

用長財善物者賞之羣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一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為書以空歲終則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警勅戒也司農云正歲之正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也良猶善也小宰太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考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也功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也吏職也結其志業宮伯行其秩敘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掌其誅賞秩職也宮伯行其秩敘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掌其誅賞才等也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

六典通考卷十六

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郊四郊去國百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以參互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猶子春謂為參互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國之治亦鈞考以告鈞謂正也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械猶兵也逆受而鈞考之凡邦治考焉考其法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教官屬六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疏謂正直理其文書不得濫失以爲功狀然後致其職事以待考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治成治事之計疏屬官謂教官

也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眾寡
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三三三三鄉

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歲終則考六鄉之治

以詔廢置疏責其治政文書考其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

器展事以詔誅賞疏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否察辭鄉

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州

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疏會計黨正三年大比則大考州

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黨正歲終則會其黨

政帥其吏而致事疏會計一黨之政治功狀帥其族師以下

鄉大夫鄉大夫致與族師歲終則會政致事縣師三年

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司諫以考鄉里之治以詔

六典通考卷十六

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遂大夫令為

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

遂大夫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興廢之四達者

亦施焉車大通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畜鄙師歲終則會其鄙之

政而致事

四達之說不一易被謂公邑四達於邦甸家邑四達於

家削都邑四達於小都大都黃度謂達於四疊劉氏彝

謂四事上達於王曰食達兵達賢達能達鄭鐸則謂由

下達上遂大夫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大司徒大司徒達

之於王王安石又謂自上達下王達之大司徒大司徒

達之遂人遂人達之遂大夫遂大夫達之凡為邑者說

皆可通惟劉氏頗近鑿空鄭注所列亦未見確然不可
易或曰公邑有四治化四達於公邑之地故云

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

之治察其當黜陟者治中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

其功鄉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為六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

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法施於民事功曰勞以勞定治

功曰力若伊尹戰功曰多勉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

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子八

曰奪周禮義疏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

六典通考卷十六

此內史之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

治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小司寇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得其屬之事乃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計曲禮四郊

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壁也數見侵伐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

則多壘荒穢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

之官則聽其僇之事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

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

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

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

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養之也成歲事所計要也疏
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
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
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
天子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當時博士掇取舊制附以
漢事故多與周禮不合陳澹集說謂六官不言大宗伯
以禮樂事行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
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當會之爾此亦強爲之說六官
之屬各考於其長由其長達之司會司會達之天子樂
正司市何獨舍其長而徑從司會以質於王耶孔疏事
少之說亦未足據

六典通考卷十六

六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大戴禮記盛
德篇刑罰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
以正法也歲終聽不行德法之法正論吏公行之是故古者
天子孟春論吏德能功考羣臣之德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
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
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春論班賞冬考量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
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
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惰 官人篇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
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

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思內觀民
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于
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法
者則有司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論曰周之初興官無冗食朝無倖位其上法度修明其
下功過暴白雖巧於文飾者無所用其欺焉故自六官
之長以至三百六十之屬日皆有成月皆有要歲皆有
會其屬先考於其長則朝夕相接耳目易以周察其長
又進達於其上則都畿以外賢能不患壅隔至於賞罰
廢置之權雖詔自冢宰而上斷以天子之聰明下輔以
羣臣之公議不敢一毫任其私意以爲喜怒其賞之者

六典通考卷十六

七

必其功也其罰之者必其罪也當是時人人洗濯磨厲
不勝其鼓舞激昂之心是以官不曠職事不墮功成康
之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孰非吏得其人人盡其力之
效與後世親民之官莫切於州縣能進退之者二三封
疆大吏而已廉謹者民之所歸也彼或不以爲功貪殘
者民之所棄也彼或不以爲過是故能承意旨則獎之
能供趨走則陟之歲時之所甄別與百姓之毀譽士大
夫之是非不必相符也內之吏部不及知外之監司不
敢言舉天下爭爲邪媚阿諛之術而人材敝而國事廢
矣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弦而更張之世
將有善治者出焉吾知其不俟終朝而改計也

易大有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司馬光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無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受其至辱災及其身言官不勝任將有幽黜之事

書泰誓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洛誥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有大功則列大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

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乃定論功莫先於宗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知矣 詩序無羊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大雅江漢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句偏也召公召康公也為之植幹之臣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 齊語正月之朝五屬大夫

六典通考 卷十六 八

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謂謫也 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一則則宥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

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晉文公蒐於被廬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日旃通帛日旃祁瞞姦命修為姦軍令 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石權代舟之僑也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獻楚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 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顯顯祁詩

六典通考 卷十六 九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

以賞 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 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

利以賜天下故能載 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悼公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其正室皆與舊族出滯賞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也

謂之門子與舊族出滯賞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也

城頓而還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助為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竿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

六典通考 卷十六

主

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眎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陵饜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陵饜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賜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齊威王初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諸侯黜陟

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

六典通考 卷十六

主

如此而偏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偏矣九伐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國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國同應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所共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 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舉猶察也不順者謂若也律法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功不獻捷也其有功則賜之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襄二十六年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尙加殺膳况弓矢之賜焉得無其禮也 韓弈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韓侯命爲侯伯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度其爾位度固共朕明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也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以韓侯賢故於入觀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因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其後追貊爲蠻抗所逼程子曰松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命諸侯文武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

六典通考 卷十六

夫

觀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是爲盛哉天子之事固如是也至於厲王王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爲可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也 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義和晉之字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主瓊可知卣中樽也當以書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馬四匹曰乘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瓊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春秋傳曰魯賦八百田是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瓊者資也

於天子之國然後祭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殺其君孽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子也宗適子 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天子紕之率備也一紕少也征伐也 諸侯以漸也再紕少紕以地謂六年三紕而地畢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圭以歸其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紕以爵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

六典通考 卷十六

夫

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 白虎通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尙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止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

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柁增爵爲侯未賜鉄鉞者從大國連帥方伯而斷獄受命之王致太平之主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賢者之體能否一也百里公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二削爲五十里

六典通考 卷十六

六

子三削盡地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盡地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先削地後黜爵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君幼穉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諸侯暗聾跛蹙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

齊語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祭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

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公懼出見客客宰曰天威不遠顔咫尺遠也顔眉目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旗九旒渠門赤旗賈侍中云大路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旗大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紗也正幅爲參旁屬爲旒鉤纓額之鈞樊馬大帶無當胸制平爲之皆以五采屬飾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洛邑王勞之以地賞之晉語王饗醴命公胙傳曰戰克而王饗醴飲酒也命加命服賜公南陽陽樊也陽賜祭肉也傳曰幣謂既食以來帛帛公賜公南陽陽樊也陽賜祭肉也傳曰幣謂既食以來帛帛公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六典通考 卷十六

九

顧棟高曰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自天子統壹宇內與列侯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不濫斯稱上理焉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子失其柄而旁落於諸侯諸侯失其柄而僭竊於大夫陪臣皆由刑賞失政爲之當春秋之初爵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篡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滅其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姑息養癰馴至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頹子帶侵犯王室則避而出奔爵命至於獎築弒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然賞不足

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姦徒擁空名於其上而已魯為望國
 陵夷更甚慶父弑二君再世負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
 父欲張公室而衰經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於仲遂文
 公以後刑賞出於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
 而撻荆楚晉文舉卻縠而刑三罪庶幾得命討之義迫其
 衰也綱紀蕩焉其始諸侯猶以專殺為罪後乃大夫自相
 殺齊殺國佐晉殺欒盈或出於鬪鬪或出於權臣諸侯并
 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為罪後則大夫自出奔以
 抗國君若孫林父奔晉宋魚石奔楚借援大國為國生患
 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要其上矣惟明天子振興大
 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於正一國正則家臣陪
 六典通考 卷十六 三
 隸無有敢踰越犯分者此孔子春秋之所為作也

六典通考卷十七

湖西閣鎮珩輯

設官考

歷代任官之法

昔在唐虞闢門額俊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二十有二人
 寅亮天功天工人其代之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知人則
 哲惟帝其難之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隴散檮戴大
 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即垂益禹皋陶之倫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也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即稷契朱虎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也元善此十六

六典通考卷十七

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百事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
 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內平外成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
 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之禹曰
 何皋陶曰寬而慄寬引慄柔而立柔而恭亂而敬亂治擾
 而毅擾順也直而溫直而廉簡而廉性簡易而剛剛而塞剛斷而
 強而義強而廉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日宣三德夙夜
 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日嚴祗敬六德亮采
 有邦嚴敬其身德六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有夏續緒顓俊
 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即皋陶所陳者是已桀弗

率舊惟暴德是任簡賢附勢用即于亡亦越成湯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日三有俊克即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四方丕式見德齊召南日三宅三俊始終是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意三宅共政者也三俊待用者也克即宅言舊任者不曠職克即俊言新取者皆得人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為保衡在太戊孫太甲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在祖巫咸治王家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說王人秉德明恤小臣俾屏侯甸羣臣咸奔走惟德之稱用又厥辟亦越有周文武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六典通考卷十七

俊有德械樸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言文王能官人也武成之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言武王任用得人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董正庶官今尚書所載周官之篇是也及春秋之衰上下陵替三家傾魯六卿分晉故經書尹氏卒以著世卿擅朝之戒而其時漢上有荷篠之客夷門有抱關之夫至如孔孟大聖皇皇道途卒老于行曾不得須臾在位焉及于戰國游說之士立談取寵朝為傭隸暮躡台衡漢氏初起蕭曹以刀筆致位丞相其後公卿豪英往往拔自小吏魏晉以九品官人州郡用中正選士由隋唐迄于今日科舉文詞之業實為進身之階總此數者有得有失難拘一

轍而閔氏攀其華胄杜君方之射覆斯其末弊然于若夫清濁不辨惟利是視販鬻名器賄賂公行商賈自優搢紳比列而流品之淆溢乃于斯極焉作歷代任官之法攷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乘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曰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生養也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凡言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

六典通考卷十七

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太宰既以詔王內御史凡數從政者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元以爲不辭故改之云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元以爲不辭故改之云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食稍食以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惟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常品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中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然後使之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

然後爵之爵謂正位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司馬辨論官材論

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器其論定然後官之之使

守任官然後爵之之命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任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射御決勝負見勇力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

百工此言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亦欲專其事出

鄉不與士齒也於其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亦書周

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疏張官設府使

委能令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制有序故夏商官倍亦克用又

官二百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六典通考卷十七

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 同命后

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充備侍從在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若用

貨之人則視聽之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子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

王曰嗚乎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

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大臣 葵邱

之會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士

祿而不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士

士必得其人大夫有罪必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人取 尹氏

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世卿

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著氏禮公卿大夫

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

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

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滅其君

先君子矣其未則正其本見讓于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

廷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按賞則眾譽不能進無功

案見惡行誅則眾齊崔氏出奔衛稱崔氏譏世卿世卿非

禮也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晉文公舉善援能官方定物

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尊貴寵賞功勞事者

老禮實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樂邵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晉悼公即位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魴

會于頡魏頡子武趙朔子此荀家荀會樂厭韓無忌為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使士渥濁為太傅使

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

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并糾御戎校正屬焉并糾樂糾也使

六典通考卷十七

訓諸御知義戎士尚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右司士車使訓勇力

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訓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

令軍尉攝而巳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絳張

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使

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六駟六駟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也 晉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

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虞丘書

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鄭子產

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
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馮爲大
司馬子馮叔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
莫敖屈到屈公子追舒爲箴尹莊王子屈蕩爲連尹養由基
爲宮殿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
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覲詩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

六典通考卷十七

六

官人也實也行也周備也言我思得賢人置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天子所居千里
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
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偏成責焉無已
智者不能給求焉無廢天地不能贖也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爲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
敵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漢制郡國之官非傅相他皆自署置又調僚屬及部人賢者
舉爲秀才廉吏貢于王庭多拜爲郎高祖制諸侯王得自除
相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

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
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佗官以補闕員初孝惠高后時市
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文帝因晁錯言務農實粟詔許人納
粟得拜爵及贖罪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貧多不得
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賞算十以上則得官賞少則不得官
朕甚愍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買人有財不得爲吏賞
疾吏之貧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賞武帝元光元年舉賢
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
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
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

六典通考卷十七

七

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
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
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
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
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
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得而官使也無以日月爲功實試用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錄謂存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
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
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

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朔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闕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也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錫簡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蹏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則奔立則蹏人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言馬有跡弛之士跡者跡落無檢局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超等軼羣不與凡同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絕遠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率多驕

六典通考 卷十七

八

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宜

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賢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以所舉不得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賦滿三口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推如此法也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

六典通考 卷十七

九

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諸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時丞相王嘉上疏曰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材賢材賢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

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厚慰其意誠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有

六典通考卷十七

章劾事畱中會赦一解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事迺下惟陛下畱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于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拜爲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先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及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

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尙書爲吏曹尙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尙書亦曰選部而尙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百官志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它狀舉非人兼不舉者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罪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府八奏四科補殿和帝元光五年詔曰郡縣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

六典通考卷十七

在所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布以來二千石曾不承奉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赦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尙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時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尙書順帝陽嘉元年詔曰災異屢臻盜賊多有皆由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公其簡敘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成厥衷二年上疏曰今選舉收守委任三公長吏不良既谷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貢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尙書頭對曰今選舉皆

庸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蜀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資序時健為蜀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策洪未去郡而祇已為廣漢郡守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大中正郡國小中正皆掌選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議考課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略曰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

六典通考卷十七

古

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者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散騎常侍傅元奏曰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不當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賜拜不在職者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兩而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誠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餘皆歸農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

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武帝善之而不能山濤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每官缺輒啟擬數人日侍中彭用權選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顯問之秀聖意憐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尚書令缺能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整肅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開猶宜得健者征北將軍璠貞正靜一中書監尉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原情不察以清輕重任意或謂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清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清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軍情乃服清所奏欲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又王戎字濬沖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郡官居職未周而戎奏遷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讓而驅善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

六典通考卷十七

古

與賈郭通親於時風教雖頹失尚有清議陳壽居喪使女奴竟得不坐丸藥積年沈廢鄒誥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愛憎由己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魏初權時之制非可經久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詳見賈時始平王文學李重上疏曰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郡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及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

皆不行孫吳以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監峭刻好清議為
三署皆高就下降損教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汚者皆以
為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監用私庸公監坐自
殺

宋制州秀才郡孝廉及公卿所舉皆屬吏部敘才銓用凡舉

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初廢

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

日黃門以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屈懷自此以上自宜共參同

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

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文帝

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左衛將軍謝

莊以其時搜才路狹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

委之選部以一人易限之鑒照天下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

六典通考 卷十七

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令大臣各舉所知付尚書銓用不從

帝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野曰

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

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

周禮始于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

家州里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

于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

眾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

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絲壑釋言觀行猶懼弗同况

今萬品于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伍專斷于一司于是羈風

遂行不可止也已擊鼓擗袂填彼寺臺求者于進以務必得

加之以詔甄吏曹按閱闕而還舉弗違訪採于鄉邑父誨其

齊因宋限年之制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甲族二十登仕後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齊因宋限年之制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甲族二十登仕後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齊因宋限年之制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甲族二十登仕後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門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皆厚結姻援

六典通考 卷十七

梁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

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

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

素之隔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選舉皆須

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

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

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勳別

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

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

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

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

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

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

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
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
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脩容整儀送所授
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勅可黃紙寫
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
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
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
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但更年互遷驟班進
秩後徐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
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

六典通考卷十七

六

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也諸
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爲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
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
答令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爲郎吏又守宰宜使更
事者浩固爭而遺之高允聞之謂人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
其非而校勝于上何以能濟又季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
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
日鄉選高第是郡吏耳北而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
官月餘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
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爲吏部尚書重惜官位銓授得人必
能久矣之然後下筆事頗爲稽遲當時怨其後中正所銓但
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太和中詔
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已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
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太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
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墜於下位各

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
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
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
申獎勵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
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
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宣武帝詔
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除吏部尚書車駕北
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允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
盡其能者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兄子瑒爲吏部郎性貪
婪鬻賣吏官宣武孝明之時中正不盡得人或有蕃落庸鄙
操銓覈之權而選敘頽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
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

六典通考卷十七

九

官還役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
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
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積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
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
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
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
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
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
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
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
流所攀選朝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
 張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
 夫怨怒懸榜於衢會期屠害仲瑀父子神龜二年羽林虎賁
 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訾求尚書郎張始均不獲投瓦礫
 擊臺閣京師懾震遂聚火就焚其第執始均生投火中仲瑀
 被創竄免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冤
 痛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應調者多選
 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
 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
 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滯者皆稱其能時亮外甥司
 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
 乃署中正諱覲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

六典通考 卷十七

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理道立
 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
 汰之理未精而勇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
 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
 有深致可靜念吾言吾廉正六為吏部郎中三為尚書銓衡
 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廉正六為吏部郎中三為尚書銓衡
 所宜煩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何者昔有中正品其
 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
 吾謂當爾之時無蓋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
 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
 而欲究鑒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
 羽林入選武夫雖起而不懈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
 而已忽令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刃而使割割又
 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
 授況一人莫一官何由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昔子產鑄刑書以教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之此指其由
 權宜哉仲瑀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
 是也但令當今君子知吾意焉 葉適曰蕭寶寅傳載魏世
 外官代還六年方敘內官四年為限今亮立此格專以停罷
 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為有意
 則謂在己人不得干雖曰失之猶有所度不若後世沈塗考

任無復正法容微俸長躁求使士大夫後甄琛元脩義城陽
 王微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
 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部
 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敘
 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
 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
 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致令
 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益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
 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游雋才莫肯居此宜
 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
 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

六典通考 卷十七

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不歷郡
 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書奏會帝崩及孝莊
 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
 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
 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敘薛淑為吏部
 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
 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積勞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先
 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此籍有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
 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不
 報

北齊文襄王初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
 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
 其弊也疏袁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辨給所

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衡鑒之美一人而
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
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
人每三年內各舉一人或沈屈未用或先官見停或巾褐未
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實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
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舉薦之文指論事實
隨能量用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止在一職三載內有犯
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
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
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
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凡刺史於所管之

六典通考 卷十七

三

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
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
曹掾以下及管內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
中郡並三年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餘郡守不在舉限
揚情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誇言
以為情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葉適曰魏以停年
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材用足以赴功名自不係
君德也銓敘羣彥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
一職業中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
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後州郡
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故外吏不得精覈云
後周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貳之初
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

罷門資之制察舉加精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詔山東諸州
舉明經幹當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樂遜上疏論
賞錄勳賢補擬官爵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觀白日其
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若方州列郡自可
內除此外外付選曹銓敘者事何可密凡人修身履行以基聲
名達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眾心明白使功勤
見知品宣帝大成元年詔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
於朝廷

隋開皇七年制工商不得入仕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
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
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為稱職尚書舉
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六品以下咸吏部所掌自是一命以
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北齊州郡僚佐多為吏部
所授至隋一切歸省同牛弘舊問

六典通考 卷十七

三

於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則吏倍於前判官減即不
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終考其殿最案不重
校文不繁悉府史之長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其里
追盜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引
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今則不遑處其何事何由炫曰往
者州置紀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
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大小之官由吏部繼介之迹屬考
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弘善其言而不
能行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
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愆紛紜愷及道衡
皆除名沈既濟曰天產萬物美寡惡眾人分九流君子孤而
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
而不仁自遠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擠也暨張彞皆以不及
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益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煬
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帝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昭然者乃擢之大業
三年始置吏部侍郎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

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蠶
政害人實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及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敕選部門下內
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
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胡寅曰此三千餘人皆志雖鬼
上知其不免於瘞曠之負也故善為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
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唯恐壅於上聞也專願已私者
不為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而嶄然見頭角者則消磨
汰斥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
睢鬼項之流而天下之鵲亂起矣

杜佑曰始後魏崔亮為停年格時沈滯者皆稱其能魏之
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罷州郡之
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

六典通考卷十七

書

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徵體國推誠代天
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總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
流叢湊掄才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
劣求無其失豈不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
論之方擇於書判閱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
之格立選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
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
程之弊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
國資乎人毗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
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
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

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
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
剝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六典通考卷十七

書

司之最三日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日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日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事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明供承疆濟為監掌之最十九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三

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塵弗擾姦盜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收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纒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親王及中書門下

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護節度觀察使則奏功過狀以覈考行之上下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災蝗祥瑞戶口賦役增減盜賊多少皆上於考司監領之官以能撫養役使者為功有耗亡者以十分為率一分為一殿博士助教計講授多少為差親勳翊衛以行能功過為三等親勳翊衛備身東宮親勳翊衛備身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及親勳翊衛主師校尉直長品子雜任飛騎皆上中下考有二上第者加階番考別為簿以待郎顯掌之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為四等清謹勤公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貞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四

分校京官外官考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泄之職監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其後屢置監考校考知考使故事考簿朱書吏錄為姦咸通十四年始以墨武選凡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為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納資二歲第四等納資三歲納已復試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滿不試免當年資遭喪免資無故不輸資及有犯者放還之凡捉錢品子無違負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其視品國官府佐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歲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其功過而增損之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

史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四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

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官則否六品以下官而皆勅授不屬選司開

元四年始凡內外官清白著稱強幹有聞若上中則中書門下有改授清白等稱皆須每在使狀一清考詞二清經三任

既無考詞每使狀有一清字亦準任數為等第強幹若第二有聞科等第亦準此科等第一等清白第二等

授焉其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為南選應選之人各具言出身由歷選數作簿書預申省所司具勘曹名考第造

麻子印署與選使勘會將就彼銓注訖然後進申以聞日

六典通考卷十八

五

知錄唐貞觀元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設東西二曹兩都分簡雷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三年八月王賓勅自今每年遣五品以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報大厥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使停遺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李峴傳曰代宗即位徵峴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州選補使又曰罷相為吏部尚書知江州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與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得赴調乃命滋江州選以便宜嶺南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入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

不求祿官不充員有司移符州縣課人赴調遠方或賜衣續食猶解不行至則授用無所黜退不數年求者浸多亦頗加簡汰唐承隋制初則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

選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唱訖尚書侍郎通掌六品以下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授

之其銓總也南曹總之廢置于奪之銓曹注擬之尚書門下兼司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至肅宗即位靈武強寇在郊始命書以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眾請四時注擬十九年馬周以

四時選為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太宗嘗謂攝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後敗

職雖刑戮之而民已敝矣乃欲放古令諸州辟召會功臣行世封乃止它日復顧侍臣曰致治之術在於得賢今公等不

知人朕又不能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可乎而魏徵以為長澆競又止貞觀九年敕每年冬薦官吏部

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為三等並舉主姓名錄奏試日

仍令御史監試馬周上書曰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

六典通考卷十八

六

內官縣令刺史頓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能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壯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才堪宰茲高宗總章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王府都督都護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

之其後李敬玄為少常伯委專於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姓麻改狀樣銓麻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眾庸愚咸集有偽主符造而矯為官者有承接它名而參調者

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以遏之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餘多委積不可

遣有司患之謀為黜落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目無復求人

之意而吏求貨賄無復升降劉祥道上疏曰今選司取士傷百人雜色入流不加銓簡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開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以有數共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今內外文武官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則一萬五千人頃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兩倍又在官者猶多今年當入流者遂踰一千四百計數餘亦言入流者多為政之弊事竟不行武后初試選人皆糊名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館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謠又以鄧玄挺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李嶠為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世家親戚給俸祿使釐務至與正官爭殿者又有檢校勅攝判知之官陸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七

日則天太后臨朝欲收人心洪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必試然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效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則天傳太后不惜爵位以寵四方豪傑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故當時有把推盤脫之語而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中宗時肆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又以鄭愔為侍郎大納貨賂選人畱者甚眾至逆用三年員闕而綱紀大潰韋氏敗始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願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悉奏罷斜封官量闕畱人雖資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未幾璟元之等罷殿中侍御史崔洎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

人失其所而怨積於下必有非常之變乃下詔書復斜封別勅官玄宗即位勵精為治制凡官不歷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院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勅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戶部侍郎宇文融又建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頌等分掌吏部選而天子親臨決之尚書侍郎皆不聞議者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帝悟復以三銓還有司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八

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客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有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材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馬端臨昔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自西漢有之矣然未嘗專以為用人之法至崔亮裴光庭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庸碌者便於升不致沈滯特者不能脫穎以出遂至適遇宋璟二公皆以為非明皇雖從其言而不能易其法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蓋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則則則不

政以自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
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於上遙晉卿欲附之
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弼爲之首羣議
沸騰安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弼手持試紙
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遙晉卿等皆坐貶官九年勅
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今後簡縣令但才
堪政理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初請司官兼知政事者至
吏部尚書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關注唱開元以來宰
相位望漸崇雖尚書知政事亦於中書決本司事而左右相
兼兵部吏部尚書者不自銓總揚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
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眾定罷放乃先遣吏
密定員關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誇神速
或於宅中引注統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醜者指名以爲
笑故事兵部吏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道者
謂之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列於前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九

是過門下矣日既對注擬即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
無可道者至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極言其敝曰
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它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
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爲當輕其
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
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
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麻言辭
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
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眾
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
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案前代選用皆州府察

舉至于齊隋警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
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
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
不可以坐守刻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
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
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
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
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逃聽遐視
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
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
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帝不能用初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十

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吏因
得以爲姦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
陸贄爲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
以爲常是時河西隴右沒於虜河南河北不上計吏員大率
減天寶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選
而考覈遷除之法浸壞帝初任楊炎慮杞引植私黨排陷忠
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
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
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
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非便帝甚嘉之然卒停薦
士詔贄疏曰臣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
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

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
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
內具擇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
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舉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
可開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
以宣行南宮舉人纒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
累經薦延多歷仕任議其資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
未聞于闕敗而議者遂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其行能
也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謹謀其始詳慮其
終有疑則勿果于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其終其謀乃考其
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復有疑待其終其謀乃考其
美夫如是則苟無其才效當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而成
之聖王委任責成無其才效當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而成
非穩便不能偏諸多士備命官罕有不涉私請今又將徇浮
臣安肯無詐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請今又將徇浮
專任宰臣除吏彼不徇命官罕有不涉私請今又將徇浮
職之失也訪于朝列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
擇貞元九年御史中丞韋正伯劾奏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
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不到京銓試懸授官告其選文違格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十一

者不覆驗或與注官使衣冠以貧乏待闕姦濫以賄賂成名
非陛下求才審官之意由是前尚書劉滋及侍郎杜黃裳皆
坐削階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定考遷之格諸州刺史次赤府
少尹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上州以上上佐東宮官詹事
諭德以下王府官四品以上皆五考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
御史十八月監察御史二十五月三省官諸道敕補檢校五
品以上及臺省官皆三考餘官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
品以上及臺省官皆三考餘官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
楊於陵為吏部侍郎建言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
計員為階選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詔三考官止較科目
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麻南曹置部相檢實吏不能
為姦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義
試其斷割觀其能否後選人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
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乃徵辭書曲學隱伏之義問
之惟懼人之能知也張鷟有龍文宗太和二年敕三銓已授
筋鳳隨判白樂天集有甲乙判

官都省落者並依舊注限五日內畢如官超一資半資以
今授稍優者至後選日量事降折時尙書左丞崔弘景以吏
部注擬多不守文選人僥倖者眾糾按其事落甲敕選人
經宰相喧訴故特降此敕京尹刺史於常選人中擇堪為縣
先申牒觀察使考選送吏部錄事參軍人具課績間薦
試時務狀詩以理民之術及自陳歷仕課績其理識優長者
以大縣注擬如刺史所舉併兩入得上下考者加爵秩在任
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其縣令錄事參軍得上下考兼陟狀
者許非時放選如犯職舉主量削階秩或移守僻遠觀察使
委中書門下奏應進止所舉人中兩入善政一人犯職亦得
免昭宗天祐元年敕天下州府令錄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四
月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道薦奏量階即度可否施行
馬端臨曰唐取人之法禮部試以文學日策日大義日詩
賦吏部試以政事日身日言日書日判然吏部所試四者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辯是非
發擿隱伏皆可以此規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僻書曲學
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儷
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則所得者不過學問精通
文章美麗之士耳雖名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
以異矣陵夷至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於是所謂試判
遂有一詞莫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以應舉益判
詞本無益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視之耳

後唐莊宗時選人偽濫者眾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
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纒數十人塗毀告
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泣道路或餒死逆旅豆盧革傳唐梁
之際仕宦遭亂

州判司上縣簿尉太廟齋郎入下州判司中縣簿尉郊社齋郎試銜無出身人入下州判司中下縣簿尉諸司入流人入下州判司凡非登科及特旨者年二十五方注官凡三班院二十以上聽差使初任皆監當次任為監押巡檢知縣凡流外人三任七考有舉者六員移縣令通判有班行舉者三員與磨勘凡進納人六考有職官或縣令舉者四員移注四任十考有改官者五人舉之與磨勘初定四時參選之制凡本屬發選解並以四孟月十五日前達省自千里至五千里外為五等日期離本處若違限及不如式本判官罰五十直錄事參軍本曹官各殿一選諸州四時具員闕報吏部踰期及漏誤判官罰七十直錄事參軍以下殿一選左京百司發選解及送闕違期亦有罰諸歸司官奏年滿俟敕下準格取本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五

司文解赴集流外銓則據其人自投狀申奏亦依四時取解參選開實初令選人應格者到京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及成磨勘注擬及點檢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歲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後又以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當受罰者皆如耗戶口降考州縣官益戶增稅受代日並書於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民亦如之神宗時凡職皆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重書獎勸若監司以上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虧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屏盜勸課農桑振德義清謹公

平勤恪為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繼又令長吏無甚臧否不須為優劣二等區別太祖乾德二年命陶穀等議凡拔萃制舉及進士九經判中者並入初等職官判下者依常選初入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者並授將仕郎試校書郎周三年得資即入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並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周二年得資即入兩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並授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周一年入同類職事諸府少尹又周一年送名中書門下仍依官階分為四等已至兩使判官以上次任入同類職事者加檢校官或轉運憲衙凡觀察判官以上緋十五年乃賜紫每任以周三年為限閏月不與其常考依令錄例書中上公事闕遺曾殿罰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六

者降考一等若校成殊考則南曹具功績請行酬獎或考滿未代更周一與成第四考隨有罷者不赴集其奏授職事書校考第並準新格參選時國家闕土既遠吏多闕歲常放選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依次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即特詔免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而取解季集之制漸廢迺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等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參校詳議為書上之文獻通考先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為三等二道道前次而文稱堪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二職事官加一階州縣官超一資判中依資判下入同類黃衣人降一資至是詔增為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無庶僚皆得引對敷納可采者超擢之復慮矯飾幸進乃詔臨軒所選官吏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舊制州縣官

歷任功過須經南曹考驗至是令幕府官罷任並歸銓曹其
特除拜者聽朝旨又詔獄官關繫尤重新及第人爲司理參
軍令長吏察視不勝任者奏判司簿尉對易張知白上言唐李嶠嘗云安人
之方須擇郡守軒廷重內官輕外任望於臺閣選賢良分典
大州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請行遂以本官出領郡今江浙州
郡方切擇人臣願繼前修帝日知白
請重親民之官可嘉也然不允其請仁宗時議者以身言書
判爲無益乃罷凡磨勘遷京官始增四考爲六考舉者四人
爲五人曾犯過又加一考得被舉者須有本部監司長史按
察官乃得磨勘官一考方許薦任凡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
郊限半年赴銓試命兩制三員鑠試於尚書省糊名磨錄習
辭業者試論詩試賦詞理可采不違程式爲中格習經業者
人專一經兼試律十而通五爲中格聽與選七選以上經三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七

試至選滿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補遠地判司簿尉無舉主者
補司士參軍不赴試無舉者不與選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歲
首赴試於國子監考法如選人中格者調官兩任無私罪而
有部使州守倅舉者五人入親民舉者三人惟與下等釐物
務官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
幕職官爲知縣又立舉任法以重令選然被舉者日眾有司
無闕以待之中書奏罷舉縣令法神宗欲更制建議之臣以
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畱礙始刊削舊條務從
簡便因廢南曹併歸之於銓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
縣有奏舉皆不隸於有司暨元豐罷奏舉闕屬之銓曹而堂
選亦不領於中書熙寧四年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

月八日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
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爲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
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
任有舉者五人免選注官任子年二十聽赴銓試試不中或
不能試滿三載許注官惟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任子年三
十方許參注選人應改者必對便殿舊制五人一引不過二
人至是待次者多有踰二年乃得引帝閱其畱滯詔每甲引
四人又謂宰臣曰祖宗百戰得天下今州郡付之庸人常切
痛心何如而得選任之要文彥博請擇監司而按察之陳升
之曰取難治劇郡擇審官近臣而責以選才宜可得也先是
乞罷堂選會公亮執不可王安石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
該堂選徒畱滯不能精擇宜歸之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六

當擇百官之長其長各擇官今之審官苟得人安有不能精
擇百官者哉元豐四年堂選堂占悉罷初有司屬職卑者不
在吏銓率命長吏舉奏都水監主部李士良言沿河幹集使
臣凡百六十餘員悉從水監奏舉往往不諳水事干請得之
迺詔東西審官及三班院選 哲宗時御史上官均言今仕籍
合文武二萬八千餘員吏部逆用兩任闕次而仕者七年乃
成一任當清其源詔議之司諫蘇軾曰祖宗舊法凡任子年
及二十五方許出官進士諸科初命及己任而應守選者非
逢恩不得放選先朝患官吏不習律令欲誘之讀法乃減任
子出官年數去守選之格槩令試法通者隨得注官自是天
下爭誦律令人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
選人無復選限吏部員今年已用後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
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選滿之日兼行試守之科事報聞初

人改官歲以百人爲額元祐變三人爲甲月三引見至紹聖初待次者二百八十餘人詔依元豐五日引一甲甲以三人歲毋過一百四十人俟待次不及百人別奏定又令歷任通及三考而資序已入幕職令錄方許舉之改官從吏部言悉復元豐舊制罷舉崇寧元年詔吏部講求元豐本制酌以時宜使才能閎闊兩當其實時權姦柄國官員益濫臣僚言吏員增多益因入流日眾熙寧郊禮文武奏補總六百一十一員元豐六年選人磨勘改京朝官總一百三十五員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補一千四百六十有奇選人改官三百七十有奇欲節其濫惟嚴守磨勘舊法今之磨勘有局務減考第有川遠減舉官有用酬賞比類有因大人特舉有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九

託事到闕不用滿任有約法違礙許先次而改皆棄法用例苟不裁之將又倍從請詔三省若吏部舊有正法毋得用例迺詔川廣水土惡地許減舉如制餘悉用元豐法徽宗欲優宗室多得官而膏梁貪恣出任州縣贖貨虐民議者頗陳其害欽宗即位始令不注郡守縣令仍與在部人通理名次高宗建炎初行都置吏部時四選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諸道州府軍監條具屬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歷仕功過舉主到罷月日編而籍之詔京畿京東河北京西河東士夫在部注授雖銓未中而年及者皆聽注官二年命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在部知州軍通判僉判及京朝官知縣監當以三年爲任

者權改爲二年以赴調者萃東南選法留滯故也文獻通考言者論自京師用事有請堂及吏部闕者制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以自效爲寒遠患除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或自今堂中或取部之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廢闕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廢墜無幾尤闕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員郎官二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敍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詔曰六官之長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亂離以來士大夫流徙有徒跣而赴行在者注授榜闕姦弊日滋寒士困苦甚可憫焉宜令三省議除其弊嚴立賞禁仍選能吏以主之御史臺常加糾察於是三省立八事曰注擬減闕申請微幸去失艱難刷闕減裂開會淹延審量疑似給自邀求保明退難又詔館職選人到任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改京官二年呂頤浩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十

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餘闕并寺監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準備將領正副將以上其部將巡尉指使以下並歸部注從之又復文臣銓試以經義詩賦時議斷案律義爲五場榜首循一資武臣呈試合格者並聽參選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時建議者云親民莫如縣令今率限以資格雖貪懦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邑得以自擇請詔監司郡守條上劇邑遴選清平廉察之人爲之既而又詔知縣依舊法止用兩任關升通判資序孫洙資格論曰選舉之法始終一切皆於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

也簡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類禍決
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人之有
大材大智非以爵榮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
日而取貴仕君子則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自於上而愚者
格閱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於下
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求非所求非所任非所任夫計歲
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
闕而爭年勞者甚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其行義去而
羣爭烈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其行義去而
賈亡後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
歲滿又去而虐一州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爾牙而食於
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故曰民之困於
虐政暴吏者資格之失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復
行於唐之裴光庭二子者當世固已罪之矣然行之前世不
過數十年後得稱職者為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
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
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
也
宣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官人之道朝廷當量人才
銓部宜守成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例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三

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用例破法今之
患在因例立法諺稱吏部為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
不復疏略然守之亦可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
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新例常寬今法令繁多
官曹冗濫蓋緣此也望令哀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
行考定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昧墨之姦絕冒濫之
門塞矣從之
華通曰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
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
之不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
毫之信汝也汝一毫之不信也其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
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關之多少則曰是一
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
一舉措手足者願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自束縛蒙
以謀生民之命致治之本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蒙
大藏之源乎
宣熙三年中書舍人程大昌言舊制選人改秩

後兩任開升通判通判兩任開升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
除授之際又有別以知縣資序隔兩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
遣以通判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上而提刑轉運亦然
隔等而授是擇材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得材能
資格俱應選者為上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
作郡初任通判以上許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作職司
庶幾人法並用從之紹定元年臣僚上言銓曹之患員多闕
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嘗命選部職官稟闕各於元
出闕年限之上與展半年用闕歷年寢久入仕者多即今吏
部參注之籍文臣選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萬七
千餘員大率三四人注一闕膠滯壅積不可行乞命吏部錄

六典通考 卷十八

三

參司理司法令丞監當酒官於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從之
七年監察御史陳垓建言乞飭銓法十弊一曰添差數多破
法耗財謂俸貳幕職參議機宜二曰抽差員眾州縣廢職謂
司帥守幕屬多差見三曰攝局違法蠹政害民謂監司帥守
任州縣他官權攝四曰須入不行徼倖撓法謂規免作縣苟圖京局職末
屬等五曰奏辟不應奔競日甚謂或以初任或以闕六曰改任
巧捷紊亂官常謂既授是官復謀他職七曰薦舉不公多歸
請託八曰借補繁多官資泛濫九曰瘵曠職守役心外求十
日匿過居官翫視國法謂既遭彈劾未經建炎兵興雜流補
授者眾有日上書獻策日勤王日守禦日捕盜日奉使皆闕
帥假便宜承制之權以擅除擢有進士徑補京官素身冒名

或為郎大夫乃詔從軍應賞者第補右選以清流品又有民
商願習射者其姓守令月一試取藝優者如三路保甲法
區用紹興初嘗以兵革經用不足有司請募民入資補官帝
是也知樞密院季回曰此猶愈科率於民乃許淳熙三年
詔罷密院除歲民願入粟振饑聽補官語見警備篇

楊萬里曰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
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
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者據案執筆閉目
以書紙尾而已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
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意則信官法則未嘗信
官朝廷亦不自信也夫朝廷立法所以防吏之姦而其用
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吏

於吏若是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今有一事於
此法曰如是可如是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
而請曰我應夫法之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
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
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
不可有一定之法而用法可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
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
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
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乎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
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盡取
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朝廷不訶也

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乎其端在於忽大體謹小法
故吏得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為人
主者誠知小法之所可否無繫於大體之利害使吏部長
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不失夫銓選之大體不害夫立法
之大意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
以有為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又曰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
者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否也召醫而視之探其有疾與
否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曰銓量者
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
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蔡廓授吏部尚書先使人告
宰相徐羨之曰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

六典通考 卷十八

吏

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黃門散騎
皆由吏部較選是當時之為吏部者豈止取若今所謂應
格者而為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邪
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
品皆吏部得專去爾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
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間刺才能長短惟以資歷深淺臣
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
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
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察之至於縣
宰寄以百里之民守貳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
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
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
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

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不能察三數百人
之能否則其爲尙書者亦偶人而已月計之不粗歲計之
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
十而三四哉或曰尙書權重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
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
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
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
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
其私乎精擇尙書而假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
而無專拘以文法庶不才之吏可汰而天下之治猶可復

大典通考卷十八

五

起也與

大典通考卷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設官考

歷代任官之法

宋初入仕有遠州銓有流外補有補蔭有保任川峽閩廣阻
遠險惡中州人多不願往初銓格稍限以法凡州縣幕職每
一任近卽一任遠川峽廣南及沿邊不許挈家者爲遠餘悉
爲近分川峽四路廣南東西二路福建一路增荆湖南一路
立八路定差之制許中州及土著在選者隨意就差名曰指
射神宗更詔川峽福建廣南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
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於是八路自常選知州而下轉運司置

大典通考卷十九

員闕籍具書應代時日下所部郡眾示之凡見任距受代半
年及已終更者許用本資序指射有司受而閱之定其應格
當差者上之審官東院流內銓審覆如令卽奏聞降敕若占
籍本路或游注此州皆從便惟不許官本貫州縣曾鞏曰均
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境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
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
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相易而
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激急湍隕崖落石之
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籠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
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
士風氣難得也則多愁居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
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不可守之法也或九州
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與馬不
必力而己傳其邑都坐其堂與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
虞無有接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
其里

川之形土田市井風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
 質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
 如之先生老耆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
 如此故得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
 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胸 建炎初詔
 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 福建初詔
 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惟四川仍舊制凡流外補選五省御
 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職掌每歲遣近臣與判銓曹
 就尙書同試律三道中者補正名理勞考三館祕閣楷書皆
 本司試書札中書覆試補受後以就試多懷挾傳授乃鎖院
 巡搜餽名凡試百司吏人問律及疏既考合格復令口誦所
 對其自敘勞績臣僚為之陳請特免口誦謂之優試得優試
 者率中選後遂考試百司人歲以二十人為額毋得微幸求
 優試為職掌者皆限年授外州司戶勒留至諸衛長吏兩

六典通考 卷十九

二

省主事者學士審官審刑院登聞檢鼓院糾察刑獄司皆選
 取諸司吏人或以年限或理本司選然中書制敕及五院員
 闕多即遣官特試書劄驗視材質制敕院須堂後官以下親
 屬五院須父祖有官者樞密院亦如之惟本院試驗宣徽院
 三司各省閤門三班院皆本司召補至其首者出職凡出職
 者樞密院三司皆補借職以上餘或補州縣內廷諸司主吏
 三司大將亦有補三班借職者中書主事以下三司句覆官
 以上各帶諸州上佐樞密院主事以上皆帶同正將軍餘多
 帶遠地司戶簿尉保任之職大中祥符五年始定制自翰林
 學士以下常參官歲各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
 官一人著其治行所宜任令閣門御史臺歲終會其數如無

舉狀即具奏致罰冬季差出須舉官後乃入辭諸司使副承
 制崇班曾任西北邊川廣鈐轄親民者倣此諸路轉運使副
 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奏舉部內官屬則不限人數或在任
 勞績無可舉及顯有踰濫者亦須指述不得願避以次年二
 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違期則都進奏院以名聞論如不申
 考帳法三司使副舉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凡被舉者中書
 歲置二籍疏其名銜下列歷任功過舉主姓名及薦舉數一
 畱中書一進內明年籍內仍計向來功過及舉主數使臣即
 樞密院置籍兩省尙書省御史臺官凡出使回須採訪所至
 及經歷鄰近郡官治跡善惡以聞轉運使即提點刑獄官知
 州通判赴關各具前任部內官治迹能否如鄰近及所經州

六典通考 卷十九

三

縣訪聞善惡亦許同奏先於閣門投進方得入見凡朝廷須
 人才及欲理州縣弊政劇務即籍內視舉任及課績數多而
 資歷相當者差委於宣敕內盡列舉主姓名或任內幹集特
 與遷秩否則雖不去官亦移閑僻遠地內外羣臣所舉及三
 人有成績中書樞密院具姓名取旨甄獎如併舉三人俱不
 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奏裁當行責降或得失相參亦與折
 當元祐中司馬光為相奏曰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
 可乘之士臣職當選官識短見狹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
 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
 各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
 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
 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六
 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書筆法可備書寫科八曰
 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
 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尙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

不同者任回亦降凡官資以三十月為考職事官每任以三十月為滿羣收使及管課官以三周歲為滿防禦使以四十月三品以上官則以五十月轉運則以六十月為滿司天太醫內侍官皆至四品止凡外任循資官謂之常調選為朝官謂之隨朝隨朝則每考陞職事一等若以廉察而陞者為廉陞投東北沿邊州郡而陞者為邊陞凡院務監當差使則皆同從九品凡品官任部事與事主事知事及尚書省令史覆實架閣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長副檢法知法院務監當差使及諸令史譯史掌書書史書吏譯書譯人通事并諸局分承應有出身者皆為流外職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統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凡省選之制內外

六典通考 卷十九

六

官以三十月為考隨朝官以三十月為任陞職一等自非制授尚書選在外官命左司移文勾取承安三年始命置簿勾取大定十五年制凡二品官及宰執樞密使不理任每及三十月則書于貼黃不及則附于闕滿簿內外三品官以五十月為任泰和三年制凡文資右職官應選三品職事者五品以上歷五十月六品以下及門蔭雜流職事至四品以上而散官應至三品者皆歷六十月方許告遷七年自接察使副依舊三十月理考外內外四品以四月理考通八十月遷三品廉察之制正隆二年六月有廉能官復與差除之令大定三年命廉到廉能官第一等進官一階陞一等其次約量注授污濫官第一等殿三年降二等次二年又次一年皆降

一等詔廉問猛安謀克廉能者第一等遷兩官其次遷一官污濫者第一等決杖百罷去擇其兄弟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復職蒲葦決則罷去永不補差舉薦之制興定元年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未六十不犯賊堪任使者一人三年定辟舉縣令制稱職則元舉官減一資歷中平約量陞除不稱罰俸一月犯免官免所居官及官當私罪解任杖罪賊污者約量陞除污賊至徒以上及除名者一任不理資考三品以上舉縣令稱職者約量升除不稱奪俸一月若被舉者犯免官等罪奪俸兩月賊污至徒以上及除名者奪俸三月獄成而會赦原者原之舊制保舉縣令秩滿之後以六事論升降三事以下減一資歷四事減兩資歷六事皆備則升職一

六典通考 卷十九

七

等省令史選取之門有四曰文資曰女直進士曰右職曰宰執子其出仕之制各異文資者舊惟聽左司官舉用以令史執者彭刺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粘割幹特勃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謀楊伯通賈鈺孫鏗孫即康賈益謙皆有傳凡選監察御史尚書省具才能者疏名進呈以聽制授任滿御史臺奏其能否仍視其所察公事具書於解由以送尚書省如所察事皆無謬戾為稱職則有陞擢庸常者臨期取旨不稱者降除任未滿者不許改除貞祐二年定制以所察大數不及且無切務者為庸常數凡門廕之制天眷中八品用內有二事不實者為不稱職廕不限所廕之人貞元中七品用廕方限以數文始於將仕武始於進義以上至七品儒林忠顯各七階許廕一名至六品承直昭信計九階許廕二人自大定十四年文武官從下

各增二階其七品視舊為九階亦廢一名至五品凡十七階

方廢二人其五品至三品並無間越唯六品不用廢泰和二年定制

文武官一品廢子孫至曾孫及兄弟姪孫六人因門廢則五人

文二品則子孫至曾孫及兄弟姪五人因門廢則四人三品

子孫兄弟姪四人因門廢則三人四品五品六品七品

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孫兄弟一人因門廢則六品七品

孫兄弟一人舊格門廢惟七品一人餘皆加一人明昌格自

五品而上皆增一人凡進緒官舊格正班三品廢四人雜班

三人正班武略子孫兄弟一人雜班明威一人懷遠以上二

人鎮國以上三人司天太醫遷至四品詔換文武官者廢一

人凡武舉泰和三年格上甲第一名選忠勇校尉第二第三

名選忠翊校尉中等遷修武校尉收充親軍不拘有無廢視

舊格減一百月出職下等遷敦武校尉亦收充親軍減五十

月出職凡勞效謂年老千大定五年制河南陝西統軍司千

戶四十年以上擬從七品三十年千戶四十年以上之謀克

六典通考卷十九

從八品二十年以上千戶三十年以上謀克從九品二十年

以上謀克與正班與差使十年以上與銀絹皆以所歷千戶

謀克蒲葦月日通算十七年定制其猛安日都將謀克日中

昭信注九品職事以隊功酬虧永之制凡諸提點院務官三

正陞中尉中尉陞都將功酬虧永之制凡諸提點院務官三

十月遷一官周歲為滿止取無虧月日用之大定二十九年

定制比永課增一酬遷一官兩酬遷兩官虧課亦如之各

兩官止明昌五年制馬牛羊虧元數十之一一驍馬百死四十

數一分馬百死四十微虧不得者杖八十降同前

元制選舉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

事備者為上選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二事有成者為中

十八年詔路府州縣長官宜選用漢人素有聲望及勳臣故

家并儒吏出身資品相應者佐貳官遴選色目漢人參用庶

期政平訟理而五事備矣凡進用武官軍官有功而升職者

以其子襲職陣亡者許承襲若罷去以有功者代至大二年

首領官至經歷以上不得升除似與官軍一體其子孫乃不

得承襲今後年除七十散官至正從四品者宜正從五品軍

官內任用四年詔軍官有故令嫡長子繼嫡長子亡令嫡長

孫為之嫡長孫亡則令嫡長孫之嫡長子為之若嫡長俱無

則以其兄弟之凡入粟補官天歷三年河南陝西等處民饑

子相應者為之凡入粟補官天歷三年河南陝西等處民饑

省臣議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實之家願納粟補官者驗糧

數等第從納粟人運至被災處即出給勘合朱鈔實授茶鹽

流官凡獲盜賞官大德五年詔獲強盜五人與一官捕盜官

及應捕人本境失盜而獲他境盜者聽功過相補獲盜過五

六典通考卷十九

人捕盜官減一資至十五人升一等應捕人與一官不在論

賞之列諸用廢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婢生子及傍廢者皆於

合敘品從降一等凡遷調闕廣川蜀雲南官員每三歲遣使

與行省銓注以監察御史泣之至元十九年省議江淮州郡

若腹裏常調官遷入接連兩廣福建溪洞州郡者於本等資

歷上例升二等餘州郡例升一等福建兩廣官五品以上照

勸員關移咨都省銓注六品凡文武散官多采用金制初散

官例降職事二等至元二十年始升官職對品九品無散官

謂之平頭敕蒙古色目初授散官或降職事再授職雖不降

必俟官資合轉然後升職漢人初授官不及職再授降職授

官惟封贈廢敘官職各從一高歷官二品官必從職不復用

理算法凡遷官之法從七以下屬吏部仁宗時由進士入官

位顯要者常十之九秦定帝欲以中書參議傳屢起為吏部尚書御史韓籍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屢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歲起累正七以上屬中書三品以上非有司與奪由中書取進止六品至九品為教授則中書牒署之一品至五品為宣授則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寶二品以上玉寶特旨則有告詞其理算論月日遷轉散官內任三十月為滿外任三歲為滿錢穀典守二歲為滿而理考通以三十月為則內任官一考升一等十五月進一階京官一考視外任減一資外任官或一考進一階或兩考升一等或三考升二等四品則內外考通理凡選用不拘常格省參議都司郎中員外高第者拜參預政事六曹尚書侍郎及臺幕監察御史為憲司官外補官已制授入朝或用敕除

六典通考卷十九

十

朝蹟秩視六品外任或為長伯在朝諸院由判官至使寺監由丞至卿館閣由屬官至學士有遞升之法凡吏部月選十九年議到部解由即行照勘合得七品者呈省從七以下本部注擬餘流外人員不拘多寡一月一次銓注凡官吏遷敘舊以二十月遷轉太速六十月遷轉太遲凡覃官內官四品以下普覃散官一等服色班次封廢皆憑散官三品者遞進一階至正三品上階止應入流品者有出身吏員譯史等考滿加散官一等凡注官守闕已除官員無問月日遠近許準守闕未奏注者許注六月滿闕六月以上不得預注凡歲貢吏員各道按察司上路總管府凡三年一貢儒吏各一人下路二年貢一人以次籍記遇各部令史有關補用若隨路司吏及歲貢儒人先補按察書吏然後貢之於部按察

書吏依先例選取考試唯以經史吏業不失章指者為中選元貞元年詔諸路有儒通吏事吏通經術性行修謹者各路薦舉廉訪司試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委官立法考試必中程式方許錄用錢大昕曰元時由吏出身者可致宰執臺諫以後士大夫之於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吏員遂無可用者矣凡職官充省令譯史文資居職參注一考滿合得從七品注從六品未合得從七品注正七品如勒留一考同隨朝升一等一考滿未得從七注正七品者回降從七還入正七一考滿合得從七注從六品合得正七注正六品者免回降正從六品人員不合收補省令史譯史如已補人員同隨朝一考升一等注授凡補用吏員有出身人員遇省掾有關於正從七品文資職官并臺院六

六典通考卷十九

十一

部令史內從上名轉補翰林兩院同六部令史有關於隨路儒學教授通吏事人內選補樞密院御史臺令史省掾有關於上轉補考滿除授於正從八品文資官及六部令史內轉補至正六年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省斷事官令史與六部令史一體三考出身於部令史內發補少府監令史擬於六部并諸衙門考滿典吏內補用凡考課六部侍郎正四品通理八十月升三品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考滿升二等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三十月考滿升一等兩考通升二等凡官員考數從九品擬歷三任升從八正九品歷兩任升從八正八品歷三任升從七從七歷三任呈省正七歷兩任升從六從六品通歷三任升從五正六歷兩任

考第一考對官品加妻封號第二考令子弟承廕敘仕第三考封贈祖父母品格不及封贈者量遷官品其有政績殊異者六次升擢

明任官之法進士為一途舉貢為一途吏員為一途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甲第一名從七品第三甲第一名從八品第四名從九品第五名從十品第六名從十一品第七名從十二品第八名從十三品第九名從十四品第十名從十五品第十一名從十六品第十二名從十七品第十三名從十八品第十四名從十九品第十五名從二十品第十六名從二十一品第十七名從二十二品第十八名從二十三品第十九名從二十四品第二十名從二十五品

六典通考卷十九

主

選其序定於單月改授改降丁憂候補者單月急選其揀選三歲舉行舉人乞恩歲貢就教無定期凡陞選必滿考若員缺應補不待滿者曰推陞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會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參以下及吏部於弘政門會選詹事由內閣各衙門由各掌印在外官惟督撫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員缺三品以上官會舉監司則序遷其防邊兵備等率由選擇保舉付以敕書邊府及佐貳亦付敕在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屬員皆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憲宗時吏部尚書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注牘至期引奏填榜更無舛錯而庶官得人一日大監單昌詒裕日先時選官奏入上必命司禮監看詳然後報可

近日日上李尚書梗直人必其初用拈鬮法至萬厯間變為

擊籤二十九年文選員外郎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

日議擊籤尚書李戴擬行報可孫丕揚踵而行之後雖有議

其失者終明世不更也先是大選外官競為請託不揚創為

東為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

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為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

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為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

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為主而

以廣西之柳州南甯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

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吏部之

不揚始也初太祖嘗御奉天門選官且諭毋拘資格選人有

即授侍郎者而監司最多進士監生及薦舉者參錯互用給

事御史亦初授陞遷各半永宣以後漸循資格而臺省尚多

初授至弘正後資格始始舉貢雖與進士並稱正途而軒輊

不啻霄壤隆慶中大學士高拱言國初舉人躋八座為名臣

者甚眾後乃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極矣請自授官

以後為考政績不問出身然勢已積重不能復返崇禎間言

者數申三途並用之說間推一二舉人如陳新甲孫元化者

置之要地卒以傾覆趙翼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

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遙遠簡小之缺其升調

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

首及馬不數年即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沈淪外僚但就常

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疏請變通

隆慶中閣臣高拱亦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

給事中御史謂之科道科五十員道百二十員明初至天順成化間進士舉貢監生皆得選補其遷擢者推官知縣或學官其後監生及新科進士皆不得與或庶吉士改授或取內外科目出身三年考滿者考選內則兩京五部主事中行評博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外則推官知縣自推知入者謂之行取其有特薦則俸雖未滿亦得與焉考選視科道缺若干多寡無客額其授職吏部都察院協同注擬給事皆實補御史必試職一年始實授惟庶吉士否萬曆二十五年臺省新舊人數不足當額設之半四十六年掌河南道御史王象恆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給事中止五人而冊封典試諸差及內外巡方報滿告病求代者踵至當亟議

大典通考 卷十九

西

變通之法大學士方從哲亦言考選諸臣守候六載艱苦備嘗吏部議咨禮部都察院按次題差蓋權宜之術不若特允部推令諸臣受命供職足存政體卒皆不報至光宗初前後考選之疏俱下而臺省一旦森列矣考選之例優者授給事部曹用雖臨時考試而先期有訪單出於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九卿臺省諸臣之手往往據以為高下保舉之制自洪武十七年命天下朝覲官舉廉能屬吏始永樂元年命京官文職七品以上外官至縣令各舉所知一人量才擢用永樂七年在北來賓等二十人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資言循理等一途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致乘等為序班論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此分矣後以貪污聞者舉主連坐洪熙元年特申保舉之令

京官五品以上及給事御史外官布按兩司正佐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惟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會犯賊罪者不許薦舉其他官及屈在下僚或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字者悉以名聞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為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宋此知本之論也後復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正統元年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七年罷薦舉縣令之制十一年御史黃裳

大典通考 卷十九

五

言給事御史國初奏遷方面郡守近年方面郡守率由廷臣保陞給事御史以糾參為職豈能無忤於一人乞敕吏部仍按例奏請除授帝是其言命部議行明年給事中余忭復指正莊等事敗謂宜坐舉主且言方面郡守有缺吏部當奏請上裁尚書王直英國公張輔等言方面郡守保舉陞用稱職者多未可擅更易英宗仍從輔直言而採忭疏許言官指劾十三年御史涂謙復陳舉薦得方面郡守輒改前操之弊請仍遵洪武舊制於內外九年考滿官內揀擇陞授或親擇朝臣才望者任之詔可大臣舉官之例遂罷天順二年詔罷舉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景泰中復行保舉給事中林總陳推說先濫無裨實用也舉陞遷之弊言今缺參政等官三十餘員請暫令三品以上

官保舉自後惟布按兩司三品以上官連名共舉其餘悉付吏部詔並從之成化五年科道官復請保舉方面吏部因并及郡守帝從言官請而令知府員缺仍聽吏部推舉踰年以會舉多未當并方面官第令吏部推兩員以聞罷保舉之令既而都御史李賓請令在京五品以上管事官及給事御史各舉所知以任州縣從之孝宗銳意求治命吏兵二部每季開兩京府部堂上及文武方面官履歷具揭帖奏覽第兼保舉法行之不專恃以爲治也正德以後具帖之制漸廢嘉靖八年給事中夏言復請循弘治故事且及舉劾賢否略節每季孟月部臣送科以達御前命著爲令而保舉方面郡守之法終明世不復行矣考滿考察二者相輔而行考滿論一身

六典通考卷十九

六

所歷之俸其目有三曰稱職曰平常曰不稱職爲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內外官計之其目有八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罷曰不謹考滿之法三年給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職掌事例考覈陞降諸部寺所屬初止署職必考滿始實授外官率遞考以待覈雜考或一二年或三年九年郡縣之繁簡或不相當則互換其官謂之調繁調簡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課朝覲官殿最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十四年其法稍定在京六部五品以下聽本衙門正官察其行能驗其勤怠其四品以上及一切近侍官與御史爲耳目風紀之司及夫

醫院欽天監王府官不在常選者任滿黜陟取自上裁直隸有司首領官及屬官從本司正官考覈任滿從監察御史覆考各布政使司首領官俱從按察司考覈其茶馬鹽馬鹽運鹽課提舉司軍職首領官俱從布政司考覈仍送按察司覆考其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以上任滿黜陟取自上裁內外入流并雜職官九年任滿給由赴吏部考覈依例黜陟果有殊勳異能超邁等倫者取自上裁又以事之繁簡與歷官之殿最相參互覈爲等第之陞降其繁簡之例在外府以田糧十五萬石以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或親臨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并有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供給處俱爲事繁府糧不及十五萬石州不

六典通考卷十九

七

及七萬石縣不及三萬石及僻靜處俱爲事簡在京諸司俱從繁例十六年京官考覈之制稍有裁酌俱由其長開具送部覈考十八年吏部言天下布按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稱職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稱職者十之一而貪污聞茸者亦共得十之一帝令稱覈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付法司罪之 者免爲民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己亥之歲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別致仕降調開任爲民者有差具冊奏請謂之京察自弘治時定外官三年一朝覈以辰戌丑未歲察典隨之謂之外察州縣以月計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歲計上之布政司至三歲撫按通核其屬事狀造冊具報應以八法而處分察

舊官洪武三十一有新官成祖以軍政五年一考選先期撫

按官上功過狀覆核而去留之五府錦衣衛堂上各總兵官

皆自陳取上裁推舉上二人都指揮以下上一人武之軍政

察也成化二年令見任掌印帶俸差揀及初襲官一體考核

十三年令兩京通考以爲常在內五府所屬并直省衛所官

悉由巡視官及部官註送在外都司衛所官由撫按造冊繳

部副參以下千戶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註送撫按各部考舉

題奏錦衣衛管戎務者倍加嚴南三鎮撫次之各衛所及凡

地方守禦并各都司隸巡撫者例同惟管漕運者不與考

大選曰色目曰狀貌曰才行曰封贈曰襲廢其途有四曰世

職曰武舉曰行伍曰納級初武職率以勳舊太祖慮其不率

以武士訓戒錄大誥武臣錄頒之後乃參用將材三歲武舉

六歲會舉每歲薦舉皆隸部除授入之法紀墮壞選用紛雜

正德間冒功陞授者三千有奇嘉靖中詹事霍韜言成化中

六典通考卷十九

增太祖時軍職四倍今又增幾倍矣錦衣初額官二百五員

今至千七百員殆增八倍洪武初軍功襲職子弟年二十者

比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中者食全俸仍

不中者充軍其法至嚴故職不冗而俸易給自永樂後新官

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此軍職所以日濫也永樂平

交趾賞而不陞邇者不但獲馘者陞而奏帶及緝妖言捕盜

者亦無不陞此軍職所以益冗也宜命大臣循清黃例內外

武職一切差次功勞考其祖宗相承叔姪兄弟繼及或洪永

年間功或宣德以後功或內監弟姪恩廕或勳戚駙馬子孫

或武舉取中各分數等默寓汰省之法或許世襲或許終身

或許繼或不許繼各具冊籍昭示明白以爲激勸於是給事

中夏言等查覈冒濫指陳其弊言鎮守官奏帶舊只五名今

三四百名一人而奏帶數處一時而數處獲功復巧立名色

絕驗不加審覈銓選又無駁勘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

弊端百出宜盡革以昭神斷部核如議恩倖冗濫者裁汰以

數千計宿蠹爲清萬厯十五年復詔嚴加察核且嘗命提鎮

科道會同兵部品年資課技藝序薦刻分爲三等名曰公選

云明初定例嫡子襲替長幼次及之絕者嫡子庶子孫次及

之又絕者以弟繼永樂後取官舍旗軍餘丁會歷戰功者令

原帶俸及管事襲替悉因之其降級子孫仍替見降職事引

治時令旁支減級承襲正德中令旁支入總旗嘉靖間旁支

無功者不得保送凡陞職官舍如父職其陣亡保襲者流官

六典通考卷十九

一等凡襲替官舍以騎射試之大抵世職難覈故例特詳焉

官之大者必會推五軍都督府掌印缺於見任公侯伯取一

人僉書缺於帶俸公侯伯及在京都指揮在外正副總兵官

推二人錦衣衛堂上官及前衛掌印缺視五府例推二人都

指揮留守以下上一人正德十六年令五府及錦衣衛必由

都指揮屢著勳猷者陞授諸衛官不世獨錦衣以世

日知錄萬厯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爲

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

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

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

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厘厘施之選人乎掣籤之法未行

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尙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斤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卽唱之龐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大昕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爲二等而督撫又請揀發人員到省試用于是部選之缺扣畱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

六典通考 卷十九

筆

日甚一日此不信銓部而信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顧氏但知掣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有鬻缺之病國殃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丕揚掣籤之法未可厚非督撫既有舉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內輕而外重恐非杜漸防微之計也論曰自銓選專屬于吏部而限人以一定之法後魏及唐謂之格宋謂之例二者最便于庸人而易以束縛豪傑使有才者沈抑而不得遽進則公而不明之害大矣方其法之始行非不足以破僥幸之端而息紛紜之論久而僥幸愈多紛紜愈甚吏胥因緣邀求厚賂以竄易

其簿籍而爲之吏部者終日執筆塊坐盡諾惟謹其果中格與否與者不得知也受者亦不得知也上下于吏胥之手而顛倒乎是非之論謂之自亂其例可耳何得人之足云哉有明之初太祖頗病資格拘人乃詔三途並用故有進士舉貢又有保薦吏員相承百餘年得人爲多自後中外委任交重進士而舉貢乃不得與并朋黨之爭勢如水火士旣日絀國亦以亡夫言語之不可以取人孔子猶失之于宰我況于進士之文浮巧詭薄其言不根于中其實不適于用徒以合有司之尺度選取而加諸兆姓之上其天資篤厚者或知謹身而寡過其縱恣不仁者必至罔法以殃民是故進士之貪暴昏

六典通考 卷十九

筆

庸往往什倍于他途而當事之人又爲恣慮而假借之是以釀成天下無窮之患善夫顧甯人之論曰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夫糊名之與掣籤不可謂非公矣然其如不明何上之司衡者拙于知人下之任職者巧于避事久而百度頽弛民窮盜起然後破除尋常尺寸之法以求適時定亂之才而事已不可復爲明之末造是也古者一命之秩必由學升自漢晁錯始創爲入粟買爵之令其後桑宏羊踵而行之二人者習申商刻薄之術爲苟且聚斂之計固君子所羞道矣然方其時挾貨以求易者不過邊塞武功之爵與入羊爲郎而止有

虛名而無實位其受爵之人猶不致加害于民也及後漢靈帝築第西園以納四方之賕在位三公貽誚銅臭由是豺虎塞塗盜賊羣起不旋踵而國亡矣宋紹興初有司以軍用不足請募民入貲補官帝難之後雖聽參政樞密之說然所授不過六等其奏補出身不得注令錄及親民之官區區之宋危而不亡未始不係乎此嗟乎躋商賈于衣冠之列而欲責士大夫以知廉恥不可得矣士大夫既棄廉恥而欲生民之不窮天下之不亂且亡亦不可得矣故晁錯桑宏羊實千古作俑之罪人而如宋之高宗猶爲稍知政體者也

六典通考 卷十九

書

六典通考卷二十

湖西閣漢珩輯

爵命考

周爵命秦二
十等

古者天子無爵其內臣則公卿大夫士其外臣則公侯伯子男各隨其大小而授之命有命則有爵自黃帝建三公以親黎元堯始命羲和爲六卿並掌方岳謂之四岳虞夏以來或六或九甘誓曰乃召六卿昏義曰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氏以爲夏制是也五瑞五玉始記於舜典先儒引周官文釋之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其爵

六典通考 卷二十

凡五等也夏因於虞不改至殷人易之以三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周監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始復唐虞之舊武成之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何休說公羊傳曰質家爵三等法天之三光也文家爵五等法地之五行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繁其言必有所受之矣尙書不見三公之文而伊尹爲阿衡仲虺爲左相蓋猶虞之百揆周之太宰也他書載湯問於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通於天道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

故鄭兼言伯其牧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九州有牧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觀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

王制州有伯伯即牧也商謂之伯虞夏周謂之牧牧伯皆曰作其權重位尊非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不得與焉王安石云九儀之命皆加命

六典通考卷二十

四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節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大行人職則有王之三諸侯圭籍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凡諸侯之適子命數耳王之上下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與

馬之禮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賦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視小國之君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因周制也王氏詳說曰周公封魯不之魯太公封齊不之齊稱公者終其身而已宋自微子庸建上公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宋公蓋二王之後及其子孫得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其子孫不得稱公者所以旌有德王制次國之卿與大國之卿異周禮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蓋王制所言夏商之制上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周之上國有孤次國無孤是降於大國一等矣卿大夫士之命同亦無復嫌於其間內史八枋一曰爵司士以德詔爵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受其職居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六卿治六官之屬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二伯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職方職主也東伯其損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自其私土之外天子之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

六典通考卷二十

五

司士以德詔爵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受其職居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六卿治六官之屬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二伯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職方職主也東伯其損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自其私土之外天子之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

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乎子於內自稱曰不穀稱穀善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

觀禮大國曰伯父伯舅小國曰叔父叔舅牧尊於大國而曰叔父叔舅者蓋避二伯而因以別異於大國之不爲牧者鄭氏所謂損之而益是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稱晉文公爲叔父以州牧之稱稱之也昭九年稱晉侯爲伯父以大國之稱稱之也二伯惟三公爲之外諸侯無爲二伯者昭十一年單子爲王官伯二伯謂之王官伯所謂五官之長曰伯也僖元年凡侯伯分災救患討

六典通考 卷二十

罪禮也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爲侯伯州伯謂之侯伯所謂九州之長於外曰侯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天子之言出諸侯之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絕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王制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凡五等疏五等謂虞夏及周殷則三等公侯伯也

葉夢傳曰公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無私爲德侯伯遠天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屈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德足以長人子養也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諸侯亦人君也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

尚仕有所事則曰士王晉天也諸侯地也地統於天雖其卿大夫士猶不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雖諸侯必純臣於天子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李氏馬職云凡制軍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軍將皆命卿爲之則知雖畿內之小國猶一卿命於天子也二卿皆命於君者畿內制三公一命若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則異大夫皆同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

六典通考 卷二十

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疏諸侯大夫有大功德亦得世祿

胡安國曰帝王不以私害公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伊陟象賢後相大戊太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見囚仲爲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穉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侮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祭統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爵命屬陽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

獻君降立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尸也舍

而祭曰奠 易師九二王三錫命象曰王三錫命懷萬邦

也以其功故 大有九三公用亨於天子易緯乾鑿度注曰

文王享天子之位 益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公者臣之

足以下之大者則稱王次 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靡散也與賢者 孔子曰易有六位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

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於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為元士

卑下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天子上為宗廟宗

人之道 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為

參則也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

六典通考 卷二十 八

天子者爵號 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

公不悅周公作君傳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分 蔡仲之

命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仲

曰周召分陝圻內諸侯二卿治事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

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三少雖三公之

故曰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三公三孤周

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 尚書大傳古者天子三

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

之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子

者若此而已 逸周書人生而重大夫謂之胥子胥子成人

能治上宮謂之士士率眾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眾與百

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

君立民生物謂之君也 君有廣德分任謂侯而敦信曰

子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合五等之尊

以爲之名者也

通典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當周之

世有功之臣無如太公周公然封爵皆為侯詩曰乃命魯

公者魯人之稱 而春秋有虞公虢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

或嘗為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 日知

錄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

此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大雅古公亶父箋

六典通考 卷二十 九

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皆襲其君

為公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

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不容僭差

秦誓則本國之書公之媚子從公於狩亦秦人之詩也

論曰周制三公八命王者之後九命其稱名同其等秩

異宋雖爵為上公不在加命之例特以承祀上公而已

至三公進秩出為方伯則四方有不庭者得稟命而討

伐焉管仲述召康公之訓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

也專征而有功例得進地然其爵不過侯故齊以侯爵

而受上公之地周公於魯亦然天子六命之卿加命得

為侯伯四命之大夫加命得為子男其元士三命加命

則為附庸附庸者進命不進爵以其德未周備與士同稱名春秋傳附庸之君則名是也侯伯功德兼備物望攸隆則加命而為收故曰八命作收收在外亦曰伯以伸於羣侯之上伯在內亦曰收以屈於二伯之下至列國三命再命之卿亦必上聞天子而不敢私自署置焉若是者所以一眾志而統萬國也當宣王中興韓侯在韓申伯在荆成康舊制猶未盡泯及平王東遷收伯之職不舉而外制於夷狄內失其國都徒恃晉鄭二邦為屏衛而已然而文侯之賢既歸之國鄭伯之才又奪之政周之事勢自是不可復為矣厥後強以弱眾暴寡天下兵爭靡有時已而先王五等之封僅存者無幾焉然

六典通考卷二十

齊僖衛宣未嘗受命專討而齊自以為東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之職責衛侯春秋於蒲之役書曰胥命蓋若有私冀然者是時小國奔走流離無所控訴唯望大國之庇已而共主拱默於其上曾不聞發一策出一令故周之不競莫茲為甚雖欲諸侯之不離叛豈可得哉然則五等之爵後世不可復乎曰存五等之名世其祿不世其位有能則進有罪則黜雖聖王復起不可易也詩序旄王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也疏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蓋康叔之後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公爵仍侯也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在之何嫌不可以此言

則宣公德適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國人宜之任伯故為伯 緇衣美武公也 武公始並晉國其因美其德 緇衣美武公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 武公始並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王母弟車服得然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子 駟鐵美秦襄公也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服也 始命諸侯也 下泉思治也 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四國有王 邠伯勞之 邠伯勞也 職疏左傳祝純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 小雅赫赫師明自曹以外爵皆尊於伯故知邠為侯爵也 尹民具爾瞻 師太師周 皇父卿士番為司徒家伯維宰皇父家伯皆字番氏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也 暴公為卿士而謂蘇公焉 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 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堯時四岳內典朝

六典通考卷二十

諸侯之事如收伯故又述諸侯之職 韓奕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侯伯也 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趙岐曰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白虎通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伯者百也子者孽也

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繇士起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士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 王

六典通考 卷二十

三

者所以立三公九卿者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百二十官夏時之制 期之官三百六十

論曰鄭康成稱殷因夏制建爵三等至宋胡銓氏非之以爲五等始於唐虞歷三代未之有改箕子殷之子爵也其時亦必有男爵銓之說於古無徵然其詞則辨矣康成答張逸問箕子微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

之君銓駁之曰微箕非子男之子則三公亦非公侯之公平愚攷之書微子將去紂告於父師少師父師者箕子也是時爲太師三公之官故微子以師尊之及後入周武王訪範封諸朝鮮然後有子之稱焉蓋朝鮮東夷之國而夷狄之君爵不過子故箕子之爲子始於周非始於商也若書記釋箕子之囚亦周人從後追稱云耳文王老於西伯而詩書美之曰王田成終於大夫而齊人歌之曰子豈可援以爲生前之本號哉微子帝乙元子也當時父師少師皆命曰王子以爲封子爵者經傳未有明文子考三代之禮迭有損益而夏之於虞獨不言損益董仲舒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禮亂世者其道異

六典通考 卷二十

三

當文命受終塗山之會執玉萬國彼皆有虞之羣后也因其號不改其制聖人何所容心哉若夫有夏昏德聿顧昆吾同惡相助於時有爲湯所誅絕者有爲強侯所并吞者度其勢之將窮而通之以變亦王者改物創制之義也至於武成大告勞巨者既爵以侯伯庸薄者復錫以子男反商季之政率虞夏之舊故曰質家三等文家五等因時立事亦各從其便耳攷鄭孔二說互有異同而杜佑通典折衷孔氏愚因之有取焉至胡氏引据天問欲以懸斷前典而自是其臆說非君子闕疑之道也

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

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合伯子男為一皆從之李桓公九年鄭忽出奔忽何以
 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公小國稱伯子男是則公
 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遺喪未葬
 年之葬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木
 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
 此更無所降不得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天子者爵稱也徐彥曰案辨名記云天子無爵而言天子
 為爵稱者言爵者也所以離盡其材天子有聖德居無極
 之尊位謂之爵稱亦何傷而云天子天王使召武公內史
 無爵者謂無如諸侯以下九命之爵天子使召武公內史
 過賜晉侯命受玉隋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
 而隋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諸侯即位天子襄
 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文公命晉侯郊勞及期命於武
 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

六典通考卷二十

古

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晉於五軍將佐十人之外別立卻缺
 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
 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仲行伯之於晉也其位
 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
 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古制公大國侯伯次
 之太小命數為之等差也春秋之世強者為雄史書時事大
 小為序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

不復記爵之尊卑故衛雖春秋繁露周爵五等春秋爵三
 侯爵稱為小國地狹故也春秋繁露周爵五等春秋爵三
 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
 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 周爵五等上三品
 文多而質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上二等文多而質
 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
 曰附庸三代共之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五官亦然
 天子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十
 王侯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
 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各五人
 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
 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

六典通考卷二十

古

大夫元士臣亦各三人大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
 一下士亦有五適大夫立上士下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
 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適
 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子男五適
 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卿臣三人餘並春秋釋例居三公
 九卿之位者皆以伯爵居位而別食采邑經自因氏以為氏
 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之公也稱伯稱子皆爵稱也通經
 傳既無稱侯又無稱男者天子之制本不以此爵賜畿內也
 毛凡之等始以列國人為公卿但事天朝而本封絕滅者若
 滅虢郟之等或畿內諸侯據其本封兼任王朝者也王之公
 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中士

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於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也單伯或稱子時王降爵也附庸稱名耶犁來是也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一命也大夫及士經皆稱人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之世子則名附庸之世子稱人此皆典策之正文也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公侯伯子男及其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春秋時漸已變改是以仲尼正明據時之宜仍其行事不復與周官同也而先儒考合周官禮記各致異端大事表三傳多附會而公羊尤甚如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本闕文也而習公教者遂謂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於紀進爵爲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漢氏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爲侯進大六典通考卷二十

其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朝雖賤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卿爲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則應書於經徒以卑陋制不合禮失禮之例杞降爲夷蕭楚日記夏再書侯其後書子以杞用夏變夷不足于侯也吳楚自號稱王而經書子其意方以王法一天下不容有二王亦以二國皆夷不足以王也古者華耦具官君子貴之至於此等卿而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略賤也諸儒以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例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爲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日知錄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六典通考卷二十

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欒也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祁氏之稱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諡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稱諡也於此可以見

世之升降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度為諸侯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使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分當

大典通考卷二十

末

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甯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八九矣然文武

之祀猶絲絲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顯王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昭公時三晉強盛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 衛文侯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古

大典通考卷二十

末

梁氏曰今史記多訛為上問惟索隱本作上問或云問音中間之問恐誤 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按伯即二伯史記越 衛鞅入秦孝公拜為左庶長漢書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封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十為左庶長 秦紀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是歲周桓王二十二年則秦有此官久矣至商鞅遂因其名以為封爵耳 陳軫見昭陽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圭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史記楚國之法主執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 五大夫秦爵見於本紀者有五大夫禮五大夫賈據呂氏春秋續經仕趙五大夫是趙亦有是爵又呂覽長見篇載荆文王曰竟譴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不以吾身

爵之則後世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是楚亦有斯爵又在春秋初矣

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賜爵一級爲公士謂爲國君列士也有爵命異賜爵二級爲上造上造乘兵車也賜爵三級爲

賜爵四級爲不更不更主一車兩馬於士卒賜爵五級爲大夫大夫主一軍屬三十六人賜爵六級爲官

大夫官大夫領車馬賜爵七級爲公大夫公大夫領行伍兵加官公者賜爵八級爲公乘與國君同車言得乘公賜爵九

級爲五大夫左庶長十爵右庶長十一爵言爲左更十二爵中更十三爵右更十四爵主領更卒少上造十五爵大夫

上造十六爵駟馬庶長十七爵乘駟馬之大庶長十八爵侯

六典通考卷二十

十九爵當作列侯二十爵劉邵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

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

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

治之出使長之也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

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其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

黨正州長卿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

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

則在軍吏之例自列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至五

大夫五等皆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至大庶

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

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

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

以殊國君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

右車大夫任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

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士造造成也古者成士

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

者要褻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

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

夫在車左者也六爵官大夫七爵公大夫八爵公乘九爵五

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同產然

則公乘者軍吏爵之最高者也雖非臨陣得公卒車故曰公

乘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

六典通考卷二十

庶人更卒也故以庶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

左右偏裨將軍也

論曰古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故慶賞之行必在宗廟

之中示不敢自私也自商鞅變法仲公戰抑私關懸爵

二十等以激勸天下武勇之士士非有軍功論不得爲

屬籍於是百姓翕然嚮風秦以富強而六國憚其威然

而爵賞之濫實自鞅始當秦師之圍長平也昭王自之

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請軍所自是而

後有馳道之治則賜爵有遷徙之役則賜爵下至宦者

有斬級之功亦賜爵原商君之意以爲爵不尊賞不優

則民不勸故行之十有餘年民皆奮迅以赴戰陣者食

其利之重也而其既做則爵不擇人流品消雜備販徒隸之賤皆得齒於搢紳士大夫之列而禮義之俗泯然矣漢衛宏曰秦制爵等生以為祿位死以為謚號蓋是時內自卿輔外達守宰莫不起於將卒之吏人情擾擾不見德義唯勝敵之是求唯詐力之欲聞卒也一夫大呼四方響應殺守劫令攘臂羣起其向時操戟荷戈之徒果安所用也耶趙高以宦者而弑逆章邯以貴帥而請降王離以宿將而被虜其他賈豎通謀受金陰為反間疑幟一張望風納款至於符組係頸軛道乞哀曾不聞有一人一吏仗節而死義者故曰國以此始必以此終唐安史之變武臣悍卒徧列方鎮數傳以後驕佚

六典通考卷二十

圭

難制五代因之篡弑滋起至於三光滅絕父子殘夷其事亦可悲矣嗟夫人主以武功定天下而不知修文德以守之雖有高爵厚祿不足以得忠賢之臣適以自速其亂而已矣秦隋五季之事是也

六典通考卷二十

湖西閻鎮珩輯

爵命考

歷代爵命

漢興制二等之爵分王子弟大啟九國謂之諸侯王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獨斷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列侯列侯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後更曰列侯列侯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侯歸國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別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關內侯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也承秦賜爵十九等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有賜特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圭

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位有功德天子命為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限諸侯凡諸侯王皆金璽蓋綬古印璽掌治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教曰令初漢諸王因王之制地廣大至千里王嫡子嗣位受拜舉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階禮訖又拜其細封爵者內史官屬亦以率減元朔中令諸王推恩凡皇子封王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帝女承秦制曰公主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諸王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

初高帝起沛武臣多以功增爵邑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封執帛也楚爵也號曰建成君遷為執珪食祿比封君而無邑君曹參建成君樊噲賢成君鄒食其廣野君鄒商信成周勃君灌嬰宣陵君又號昌文君傅寬共德君斯欽臨平君周勃賜爵五大夫晉威武侯賜爵列侯樊噲賜爵國大夫即官大夫春秋秦獻公賜晉列大夫大夫賜上聞爵得徑上封號賢成君賜重封重封者加更賜爵列侯夏侯嬰爵七大夫賜執帛更賜爵列侯號昭平君灌嬰爵七大夫賜執帛又賜執珪爵列侯號昌文君劉昭曰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項梁為武信君陳餘為成安君李左車為廣武君高帝二年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也高帝二年立漢社稷賜民爵漢官舊儀秦制二十爵男子賜爵一級以六十乃免老有五年詔曰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各極其刑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田宅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復其身及一戶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大夫五大夫也七大夫公大邑者則自君其人異日秦民爵公大夫者令丞與充禮今吾於爵非輕也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勞行田宅行猶有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願不得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八年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孝惠帝初即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

滿六歲中郎省中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盾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孝景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侯爵相右庶長雖有尊官未必有賜爵武帝元朔六年有司奏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也以顯軍功多用超等茂陵中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開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宣帝本始元年詔賜右扶風德周典屬國武廷尉光正德大鴻臚賢詹事時光祿大夫吉內京輔都尉廣漢賜爵關內侯德武食邑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皆有差中都官謂在京師諸官也自左更至五大夫元康元年賜勳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自此以下差降元帝初元二年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日知錄列侯曰侯關內侯曰君孔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哀成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君其號也蓋曰烈君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哀帝時平當為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有侯號而居更春乃封以冬月非封侯時自公孫宏後丞相京無食邑更春乃封常封侯第二等爵故賜御史大夫夫關內侯第十九等爵也宏本傳云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宏無爵土於是詔封丞相宏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

平帝元始四年賜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自
 五大夫以上各有差五年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
 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是時王莽上奏
 曰周爵五等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殷爵三等有其說
 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
 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
 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及莽即位封王氏齊
 衰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任
 也男服 男以睦女以隆為號漢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為公
 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奪爵
 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為侯國封邑小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四

大不同其位序則與公卿相配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
 視上卿鄉亭侯視中二千石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
 三公中興以來惟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高密侯
 特進奉朝請固始侯李通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鄧
 騭封上蔡侯位特進馬廖馬防馬光皆封列侯以特進就第
 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富平侯張奮來朝
 鄧禹孫康以侍祠 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
 賢三梁冠官品第三都鄉侯在列侯下關內侯上所食有戶
 數亦各有所封之地皇甫嵩封槐里侯中常侍趙忠張讓
 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賜為都鄉侯趙忠以與誅梁冀功封
 都鄉侯延熹八年賜為關內侯良賀卒帝封其養子為都鄉
 侯三百戶梁冀得罪 鄉侯下有都亭侯凡言都亭者亭侯日
 錄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為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
 恐不然靈帝以解濟亭侯入繼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為縣

侯尹勳等七人為亭侯列傳中為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
 和以後丁繼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樊宏願還壽張食小
 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為鳴
 雌亭侯裴松之曰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蓋為不
 然五等諸公金章朱綬朱質四采元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
 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
 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
 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
 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常為衛公安
 為宋公以為漢實在三公上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
 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 是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志子
 敬其先聖封其後而已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封孔子後孔
 損承元四年徙封褒亭侯均為褒成侯 廿二史攷異郡國
 志無褒成侯國當是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 初世祖閱
 亭侯或偶脫亭字蕭宗因誤以為徙封褒亭爾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五

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詔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
 子孫見名尚書封拜至建武十三年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
 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
 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
 侯者凡一百七十三人日知錄安眾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
 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
 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惟安眾以故
 國紹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
 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襲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
 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二人同
 宗共祖者弗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表魯王閔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
 得而復降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明
 帝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立學校四姓外戚樊氏郭氏陰氏

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顏氏家訓謂以少年獲封故曰小侯鄧禹少子鴻好姓及梁鄧小侯賜帛馬鉅為常從小侯外戚恩澤侯建武中封者四十五人顯宗在位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章帝

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四年天下豐稔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皆為列侯和帝元興元年追爵諡皇后父鄧訓為平壽敬侯順桓以後外戚擅權封爵踰制內寵浸盛恩澤侯

多以無勞受封者時趙典上奏請削免不從宦者封爵始於順帝陽嘉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桓帝以梁冀兄弟專國詔中常侍單超等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封

超新豐侯二萬戶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左官上蔡侯唐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六

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靈帝時例封宦者以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強辭讓舊制丞相拜日封為

列侯列侯為丞相相國號君侯袁夢麟曰漢初丞相選用列遠未有爵邑於是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始光武中興仍前制伏湛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後免以侯稱代之

僅封關內侯歷九年而薨帝始下詔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因追封為侯忠臣之義不欲相贈不得過公乘過者得移與子若同產子皇女封公主者所生

之子襲母封為列侯馬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瑯琊孝王京女為縣公主

東漢會要王侯號靈壽王彭城靖王重熹王樂城靖王承

義侯完成義侯梁興義侯况奉義侯丹輔義侯鈞扶義侯辛助義侯三襄親侯史襄義侯侯襄德侯卓歸德侯劉成侯孔顯親侯友建策侯漢建功侯蓋宣因侯陰討姦

侯杜折姦侯燕征羌侯欽破虜侯沈不義侯蒼頭破羌侯鬼率眾王倫率眾侯其至徐天麟曰漢世封侯皆以縣邑

其後或以鄉亭皆視其所食之邑而名之至於功名顯著則有特加美名者西都信武冠軍富民博陸之類是也東

漢因之時有美號至於彭寵蒼頭以奴弑主而封之不義侯夫果不義則不應封爵使其功可封則非可言不義矣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七

受廩祿而已然西都景武而後漢置內史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沆列侯乎然所謂

侯者尚裂土以封之至於東都始有未與封邑先賜美號之例如靈壽王征羌侯之類是也至明帝時有四姓小侯

乃諸外戚子弟以小年獲封者肅宗賜東平王蒼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二者皆是

未有土地先佩侯印受俸廩至此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

魏制國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又置九品第一品黃鉞大將軍三公諸國王公侯伯子男爵大丞相第二品諸大將軍第三品九卿諸縣侯爵第四

品諸鄉侯爵第五品諸亭侯爵第六品諸關內名號侯爵諸王公友第七品諸封公保傅相第九品異族封公世子庶子初太祖建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外侯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鈕亦墨綬王榮爵論曰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為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賞人皆不由等級故無爵封為列侯原其所以爵廢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以賞也乃積累焉須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為而及時也上觀古比高功臣白起衛鞅皆稍爵為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暮進者逐之不倦矣皆不食租虛封自時董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昭曰明公邁威德明法術而定基之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八

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後太祖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建文帝黃初元年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弟力田人二級王榮爵論曰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今爵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為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為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為賞者民勤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子為亭伯又詔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之封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六年改封諸王為縣王明帝太和六年詔改諸侯王以郡為國於是改封郡王者凡十有六人青龍元年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崔林後年遂為司

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少帝甘露元年賜大將軍昭襄冕之服赤舄副焉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并前共二十郡夏五月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亦虛封也蜀封爵名號都亭侯馬都亭侯張飛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都鄉侯劉璋南鄉侯劉延班漢成亭侯許允當陽亭侯姜維永昌亭侯趙雲城陽亭侯陳震綿竹侯吳班賜爵關內侯黃忠王謀法逸董榮張嶷宗預輔祭劉邕平陽亭侯王連孫福顯明亭侯向朗漢興亭侯李恢陽德亭侯呂凱亭侯王伉彭鄉亭侯馬忠安漢侯王平陽武亭侯鄧芝都亭侯張翼安陽亭侯蔣琬威武侯馬岱追賜關內侯龐統亭侯陳到中鄉侯輔弼通典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纁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之喪在纁經之中若因喪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王命則吉服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胙之爵嘉慶事則有醮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九

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纁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之喪在纁經之中若因喪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王命則吉服拜受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胙之爵嘉慶事則有醮

禮之儀若君薨太子卽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歛羣臣以策書宣成王命以命康王是爲受顧命之戒非卽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嗜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不可以爲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孝子孝孫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按拜陳思王子志爲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王嗜醴畢然後使者出今據鄭元說卽位醴之以成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臣猶以爲非禮之衷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嗜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而無冠醴此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冠醴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嗜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所加如禮不嗜既告反服卽位而哭詔從之飲至齒不入口日嗜居重喪但不取其禮而不取其味

論曰二漢中衰爵賞猥濫或婦豎而竊王寵或宦寺而盜井邑逮於靈獻綱紀下替雖劫拜大典不復關預人主權姦自以其私相授受而已曹氏依託共主仗順討逆河北諸藩俯首就夷於是中原粗定計功而封列將高者佩通侯之印受苜蓿之賞史冊所記凡二十有餘人其餘以次論封亦不可選紀焉是時天子充位於其

上拱揖聽命唯恐後時既而又設名號之侯以獎勵戰士遭時擾攘權以制宜比諸茂陵武功之爵命名雖殊用意一也然介冑之夫輕冒矢石蹈死不避非盡出忠義之性不過曰彼將以富貴寵利我耳今也設空名文書而曾靡尺寸之實祿彼何所樂而爲我效命哉故王粲之論以爲奪之不懼賜之不喜其旨可謂深切矣自茲以還襲爲故事蓋有窮年汗馬身經百死而區區被無謂之虛號其實與市井之貧民無以異耳又其甚者夷爲餓隸散爲盜賊伏莽之戎由此興焉夫與人同樂然後人憂其憂與人共安然後人恤其危今固不然方其事之迫急也懸列高爵厚賞以招徠一世之材俊及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大盜既平諸將解甲而歸田里爲之主者坐視其饑寒困辱曾無徹車故帷之戀焉嗟乎此介子推所以仰天叩心而甘焚戮於窮山者乎善夫漢高帝之詔曰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蓋帝崛起細微與諸將併命行閒深悉其艱苦故言之殷勤若此彼守成拘文法者烏足以語斯哉

晉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等侯爵凡九等武帝泰始元年封建子弟爲王二十餘人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先是裴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

及帝即位議郎段灼上表曰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俱小平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寸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允常不肖耶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諸侯之例帝異其奏二年詔曰五等之封皆錄舊勳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封十分之一咸寧三年詔諸王公皆歸國中尉領其兵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主

承隋王萬各於秦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以上始封王之支子為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諸人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博士孫敏等議按周禮典命之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珪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

使其子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家子若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秦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練朱綬遠游三梁冠絳紗朝服佩山元玉開國郡公縣公金章阜朱綬綬郡侯青朱綬同進賢三梁冠絳紗朝服佩山元玉開國縣侯伯子男金章朱墨綬冠玉亦同惠帝元康初楊駿輔政普進封爵石崇與何攀立議奏曰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年之後莫非公侯竊謂秦始之初及平吳制度名牒悉存縱不能遠準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尋駿被誅汝南王亮為太宰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致亮書曰自古封賞未有若此者也及永康初趙王倫僭帝位郡縣二千石令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主

長赦回者皆封侯諸將並列大封其餘超階越次不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以府庫不充於賜故有白版之侯馬端臨曰晉侯之秩已不一及楊駿輔政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議者以為優於秦始革命之初及諸侯平吳之功其後趙王倫既誅賈后遂竊帝位在職者皆封侯厮役亦加以爵位故元帝始白版之侯君子恥之則其所濫及者不可勝道矣建中興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熊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授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帝不從自漢魏以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王導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

請也

論曰賜爵之典肇自暴秦其始特以激干賞蹈利之士
既而積漸成俗民不見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
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涼薄之風至斯已極是
以陳涉首難天下瓦解不數月而國都為墟焉夫賞罰
不並科功罪不同等若賜爵可以減罪則獲爵者不甚
愛惜而犯罪者益無忌憚豈非大便夫姦惡之民而於
國家甚不利乎漢祖受命狃於積習不能改革其時將
相大臣又多起自武夫徒聞衰世苟且姑息之政而不
知先王慎重名器之義是以孝惠即位普賜天下民爵
斯又效秦法而失之彌濫者也自茲以來國有大慶大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古

恤與夫改元加服之類輒推曠恩以給臣庶及神爵五
鳳之閒郡國希旨盛言符瑞帝固信之不疑也於是爵
級之賜徧加閭閻紛紛然與粟帛同賤當是時小人懷
僥幸之心無故而叨竊天榮者何可勝道哉夫恩不欲
瀆瀆則玩賞不欲輕輕則褻漢之民習見朝廷之爵賞
可以苟且獵取也是以人人有睥睨名器之志而苟悅
氏之論乃以為宣恩惠慰人心毋乃閭蔽而失其事理
乎當塗應運文明二后放舉故事比於漢氏十纒二三
晉惠失御九服板蕩三王權以濟難創為己亥之格其
後依格施行收擢猥雜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赫
之手故陳頌上奏議其降辱天官黷賤王爵痛哉斯言

乎江左區區一隅羯虜外張生民多故而熊文遠為之

建議方欲踵仍漢家舊式斤斤以市美名可謂務小惠
而不知大體者矣元帝屏而不用其猶得君人之道哉

宋制王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

兩梁冠佩山元玉大司馬大將軍位從公第一品諸大將軍

第二品大將軍乃三公之職與諸將軍迥別諸將軍加大者

縣侯第三品鄉侯第四品郡國內史相亭侯第五品王國公

關內侯第六品侯都亭侯武帝永初元年封晉帝為零陵

王詔曰晉氏封爵咸隨運改至於德參微管動濟蒼生雖在

異代義無泯絕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

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始安公封荔蒲縣侯長沙公封醴陵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古

縣侯康樂公即封縣侯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
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元一依本秩無所減降
運謝封康樂侯表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功參盤鼎胙土
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鴻鈞曲成乃眷遐績式
是典徵分虎紐初檀道濟從帝創義入京城以建義勳封吳
興縣五等侯錢大昕曰五等之封但假虛號未有戶邑長沙
五百戶道濟初封博陵縣五等侯後封侯唐壽縣子食邑五百
戶王鎮惡初封山陽縣五等侯後封侯漢壽縣子食邑五百
戶向靖初封西安縣五等侯後封侯南陽縣男食邑五百戶劉
粹初封平昌縣五等侯後封侯沅陽縣男食邑五百戶孟龍符
初封臨川縣五等侯後封侯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胡濬初封吳
平縣五等侯後封侯山縣男食邑五百戶
廿二史考異劉秀之封康樂縣侯而謚忠成公以贈三公
故也徐湛之本枝江縣侯以贈司空謚忠烈公何尚之本

都鄉侯以贈司空謚簡穆公袁湛晉甯縣男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敬公王元謨曲江縣侯以開府儀同三司贈莊公袁淑袁昂殷景仁王敬宏皆無封爵淑以贈太尉昂以司空景仁以贈司空敬宏以贈開府儀同三司故皆謚曰公若位非台司又無五等之封而得謚者例稱子如張緒謚簡子裴子野謚貞子之類是也

齊制王侯出身官無定准其封爵之等史無明文高帝建元元年賜人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詔降宋晉熙王變為陰安公江夏王躋為沙陽公隨王翽為舞陰公新興王嵩為定襄公建安王禧為荔浦公郡公主為縣君縣公主為鄉君詔曰宋氏通侯隨運省替降差之典宜增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

大典通考 卷二十

其

公可為侯萍鄉縣侯可為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宏何無忌後劉校襲爵鄱陽侯受齊國除夏侯恭叔上書以五月詔曰宸運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雖宜省替其有預效宣力者一任本封有司奏雷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亭等百二十二人徐孝嗣襲爵枝江縣明帝即位陳顯達封鄱陽郡公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錢大昕曰宋齊之世三公出也五等封爵無判事之職徐孝嗣以定策勳進爵為公增封云判鄱陽郡公亦非也二千戶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

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

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稱皆曰寡人五等諸公位視三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祿大夫次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武帝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詔曰興運升隆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改降省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是日詔封文武功臣新除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又詔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於後降封新塗侯故南康縣侯子恪祁陽縣侯子範甯都縣侯子顯新浦縣侯子雲並降爵為子故巴陵

大典通考 卷二十一

七

王寶義封巴陵郡王以奉齊後定制自郡王以下列爵為縣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戶王之庶子為縣侯五百戶諸侯功臣爵邑無定科中大通六年詔宗戚有服屬者並賜湯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為差次先是特進位從公帝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定體於是革之

陳封爵亦為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第二品開國郡縣侯第三品開國縣伯第四品開國縣子第五品開國縣男第六品湯沐侯第七品鄉亭侯第八品關中關外侯第九品通典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郡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湯沐侯鄉亭侯外侯凡十二等凡親王起家則為侍中若加將軍方有佐史

皇太子冢嫡者起家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
書郎諸王子并諸侯世子起家給事三公子起家員外散騎
侍郎初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世祖即位
封伯山爲都陽王欲重其事乃遣散騎常侍度支尚書蕭贊
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
於太社蕭摩訶以功封綏遠郡公改授驃騎大將軍舊制三
公黃閣廳事置鴟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廳事
寢堂並置鴟尾

後魏王開國郡公第一品儀同三司開國縣公散公從第一
品諸將軍加大者開國縣侯第二品金紫光祿大夫散侯從
第二品開國縣伯第三品散伯從第三品開國縣子第四品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六

散子從第四品開國縣男第五品散男從第五品爵凡十二
等道武皇始元年初封拜五等天興元年詔吏部尚書崔宏
立爵品天賜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其秩五品屬
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
令長八品署丞九品其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皇子及異
姓元功上勳者封王宗室及始藩王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
侯子亦以此爲差於是封王者十人公二十二人侯七十九
人子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小郡侯大縣子小縣王第一品
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
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太武時方士所織奏立四
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
以致吉除災詔崔浩與學士
崔浩對曰先王顯祖天安元
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爲
福世祖從之

詔諸詐取爵位罪特原之削其爵職其有祖父假爵號貨球

以正名者不聽繼襲諸非勞進超遷者亦各還初延興二年

詔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不得

世襲顯祖崩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

皆賜爵程駿表曰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

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宗

廟獲賞疆土自皇道開符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

附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豈

足爲長世之軌從之高祖太和十六年制諸遠屬非太祖子

孫及異姓爲王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子男仍舊皆降將

軍之號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至是改降五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六

九

等革之襲爵而已又令諸有封爵者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
有養繼國除不襲時尉元降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
百戶陸叡以父麗勳著前朝封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
長孫觀襲祖爵上黨王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特不降十
八年詔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
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廿二史攷異考文遷洛之後魏
內郡國不以分封故河南王幹
徙封趙郡魏州王雍徙封高陽平陽公不徙封新興山陽公
尉元改封博陵侯李冲改封陽平河東侯薛建改封華
陰陸麗源賀皆異姓爲王當依例得公爵及麗子叡以自訟
得之讓以丁銀不容及例直至宣武之世上表陳請始得授
北馮翊郡開國公此事之可疑者按諸傳稱封爵者皆不言
食邑獨陸叡封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源懷封馮翊郡
開國公食邑九百戶竊意魏制公侯五等皆虛名無食邑懷
難襲公爵而未食邑戶故云不露茅土之錫也又官氏志開
國郡公第一品散公從第一品世宗永平二年詔五等諸侯

比無選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清修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下可依此敘之孝莊初以爾朱榮有扶翼之功拜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史以上黨王天穆為太宰增佐史杜佑曰天柱之名尊崇莫大昔王莽末劉伯升起兵自號天柱大將軍而梁末侯景克建業亦自為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凡公主皆嫁於實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漢書武帝見此制又江陽王女卒盧太后詔贈鄉主

九品之名始於曹魏後魏更為正從之制自是沿為定例迄今不廢漢書翟義傳義自號柱天大將軍後漢交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辛

趾屯兵稱柱天將軍天柱之號西漢已有不始於伯升也

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諸王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冊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齋召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輅車既入至席尚書讀冊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乘輅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闕闕門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就第則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冊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輅

車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冊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冊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冊乘輅車至州如王第文宣天保元年詔封魏帝為中山王食邑萬戶封王諸子為縣公食邑千戶其宗室降爵各有差孝昭皇建元年八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宏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自天保以來爵賞多濫至楊愔輔政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皆從黜免大昕曰楊愔尚書令封公故稱令公斛律光利士開皆官丞相封王故稱相王爾朱世隆稱令王以官尚書令封也後主承武成之弊政委權庸豎羣小爭進張景仁出自寒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一

壬

微以侍書開府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詔除王妃與諸主郡君同在朝列見者慙悚初神武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頗蒙寵遇又有劉郁斤等並為神武驅使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曹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並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以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

論曰魏自中世凶豎干紀悍臣專命爾朱榮挾其翊戴

之勳跋扈自雄凡爲之將士者不論功實俱蒙優秩繼以世隆橫恣爵益猥濫衣冠之列咸懷作恥鼎祚遂移職此由矣齊氏初政因襲弊軌至於武平枉濫益甚或斯隸而鼎貴朝右或嬖弄而暴擁冠蓋城狐社鼠布滿於宮掖開府封王直等諸兒戲乃至犬馬雞鷹叨食縣邑郡君之號假及飛走李延壽以爲書契以來未之或有國運短促不其宜哉夫齊魏之先世本皆代貉之殊族鮮卑之賤種生殺任其喜怒勳賞靡所準依天將穢亂中原塗毒區夏煽犬羊之威虐縱異類以憑陵而一世鬼瑣猥狎之徒階緣際會濫廁圭組朝爲俳優暮膺茅社豈天固好弊亂人乎殆所以醜夷德而彰其腥濁也當是時士之懷資抱道蘊憤而不得遇者豈可勝道哉豈可勝道哉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圭

六典通考卷二十二

湖西閭鎮珩輯

爵命考

歷代爵命

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凡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初爾榮拜柱國大將軍榮敗後此官遂廢大重者亦居此職凡有八人稱門閥者咸稱八柱國家云隆西郡開國公李虎廣陵王元欣趙郡開國公李弼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南陽郡開國公趙貴常山郡開國公于謹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順開國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開國公宇文導開國公侯莫陳順開國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開國公宇文導開國公宇文貴開國公賀蘭祥開國公楊忠開國公王雄凡開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一開府領一軍是爲二十四軍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

六典通考卷二十二

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廢帝三年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內命謂王朝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十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孝閔帝元年封魏帝爲宋公武帝保定二年詔曰寇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雖錫以茅土未及租賦諸柱國等

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准別制邑戶聽寄食他縣三年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正九命

隋制正一品王爵太尉公司徒司空公從一品上柱國郡王爵國公爵開國郡王公爵正二品柱國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開國侯爵從二品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銀青光祿大夫開國伯爵從三品上開府儀同三司正四品開府儀同三司開國子爵正五品儀同三司開國男爵開國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進爵封為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為親王及大長公主長公主皆置官屬其冊命諸

大典通考 卷二十二

二

王公之禮帝臨軒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冊訖授茅土焉初高祖受禪以周帝為介國公邑五千戶為隋室寶周室諸王盡降為公詔曰自古帝王受終革代建侯錫爵多與運遷朕君臨海內事有不同立功立事爵賞仍行無計今古之殊其前代爵品仍可依舊煬帝大業六年詔曰王業艱難仗股肱疇庸茂賞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垂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皇運之初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宜率遵先典自今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改封安德王雄為觀王初雄封廣平王改清漳郡王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王令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

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至是改觀王

錢大昕曰楊素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戶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別封子義康郡公邑萬戶素以宰相國公僅食千戶而其子封郡公邑乃萬戶蓋五等封邑皆虛名非真有食戶也唐人結銜有食邑食實封之別蓋因於此宋則并所食實封者亦有名而無實矣

唐爵凡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

大典通考 卷二十二

三

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皇兄弟皇子皆封國為親王皇太子子為郡王親王之子承嫡者為嗣王諸子為郡公以恩進者封郡王襲郡王嗣王者封國公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視一品皇太子女為郡主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從二品凡王公十五以上預朝集宗親女婦諸王長女月二參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至大歷三年封王異姓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食封者百餘家自至德二食四萬四千高祖武德元年六月奉隋帝為鄰國公八月贈八百六十戶高祖武德元年六月奉隋帝為鄰國公八月贈隋太常卿高頌上柱國公上柱國賀若弼杞國公司隸大夫

辭道衡上開河縣公刑部尚書宇文弼上開府平昌縣
公左朔衛將軍董純柱國狄道公右驍衛將軍李金才上柱
國申國公左光祿大夫李敏柱國觀國公范祖禹曰自晉魏
以來驍臣篡奪除
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
一軌傳日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
之子孫由漢以來最爲貞觀五年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
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貞觀五年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
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
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
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
固讓明年詔停襲封刺史初高祖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
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
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

六典通考卷二十二

四

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向不得茅土所以
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
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
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王珪奏
言三品
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建法申敬有乖儀准太宗日卿皆
自尊而卑吾子乎選自自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
三品皆天子所宜當也詔從之高宗龍朔二年制諸王子
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眾子封郡公從五品上敘
永清元年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欲開府置寮屬吏部郎中
王方慶曰案周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不立
太孫但封王耳晉立愍懷太子子或爲太孫齊立文惠太子
子昭業爲太孫便居東宮而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未有前例

上曰自我作古可乎乃使方慶詳求典故奏太孫府置師傅
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
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爲疑竟不補授而止凡諸王及
公主皆以親爲尊皇之昆弟妹先拜於皇子上書稱啟神龍
初下詔革之二年勅公主府設官屬永清之前親王食實戶
八百增至千輒止公主不過三百而太平公主獨加戶五十
及聖曆時進及三千戶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
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實封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甯安
樂二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備肖宮省神龍
時與長甯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
屬視親王安樂戶至三千長甯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宜城

六典通考卷二十二

五

定安非車后所生戶止二千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
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
樂公主中宗女恃寵驕恣欲皇后臨朝冀得自景雲元年六
立爲皇太女遂同謀鴆殺既誅廢爲庶人焉景雲元年六
月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
鎮國太平公主府卽宜依舊開元初詔外繼嗣王者皆歸宗
乃以嗣江王禕爲信安王嗣蜀王禕爲廣漢王嗣密王徹爲
濮陽王嗣曹王璿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王武陽王繼
宗爲禮國公四年三月制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
三分減一十年加永穆公主封千戶初永穆等各封五百戶
左右以爲太薄上曰夫
百姓租賦者非吾有也皆宗廟社稷蒼生是爲爾邊隅戰
士出萬死不顧一生所負賜纜不過一二十疋此輩何功於
人頓食厚封約之使知儉吝不亦可乎左右以長公主皆二
千戶請與比上曰吾嘗讀後漢書見明帝日朕子不敢望先

帝子車服下之吾未嘗不廢卷歎息如何欲令此輩望長公主手左右不敢復言是公主等車服不給故加焉自後公主皆封千戶凡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勅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庸調送入京肅宗嘗問李光弼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能得以調功為今計俟天下既平其若疏得土以賞功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比今小郡豈難制哉乃萬世之利也上曰穆宗即位詔與元奉天功臣及蔡鄆立功將士普恩之外更賜勳焉

開元禮臨軒冊命諸王大臣將冊命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六

展宮懸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羣臣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大橫街之南俱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於大橫街南俱東面以北為上並如常儀設受冊者位於大街之南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俱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受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與羣官俱集朝堂次羣官各服其服贊者乃引羣官俱出次典謁引就朝堂前位版奏請中嚴級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

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閣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引羣官入就位又引受冊者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中書侍郎以冊置於案令史二人皆絳公服對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版辨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與舉麾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樂止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入就位立定受冊者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案進入於中書令之南少退俱西通事舍人引為首者一人少前北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七

面中書侍郎取冊進授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訖受冊者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冊者進受訖典謁引退復位又通事舍人引次受冊如上儀遍冊訖中書令以下還侍位持案者以案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與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閣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若冊三師三公親王皇帝服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諸衛設黃麾半仗受冊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

位樂止冊畢初行樂作出門樂止餘同上儀冊開府儀同
三司太子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丞相京都牧河南牧並
如臨軒冊命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制將校已官者與加爵邑初唐室食實
封者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
而罷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

宋爵九等曰王曰郡王曰國公曰郡公曰縣公曰侯曰伯曰
子曰男分國三等大國二十七次國二十小國二百二十
中謂春秋秦漢以來及皇朝所封舊名分別大小三等以爲定制焉
文臣少卿監以上內職
崇班以上有封爵丞相學士刺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
封但以增邑數爲差不繫爵級邑過其爵則并進爵焉止於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八

開國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
戶皆六等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至萬餘者實封至
數千者又於王爵之上有所加也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
平南平之號皆非常典所加也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
四百戶危言曰宋祖取天下易於反掌而獨運籌策削平僭
識耳其參謀密勿勸定四方者不過趙普曹彬潘美數人非
有諡善其平之奇房杜魏徵之議韓彭英衛之勞也而藩鎮
之勢固其本爵授之故封典關焉其後惟崇文事不
尚武功雖以李繼隆狄青之勳未有封爵而文臣至於宰執
則無不封侯公者漢法非軍功不侯而宰相封侯者班史列
之思澤傳蓋彼以分封爲重此以名器爲重古今異變不可
論也餘降麻官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五百戶實
封二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實封一百戶食
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
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惟將相食邑萬戶

即開國亦或謙而不就者慶曆七年郊惟夏棘滿萬戶中書
皆得封杜衍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惠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郡國公蓋異禮也
宰相親王樞密使
經恩加一千戶兩府使相節度使七百戶宣徽三司使觀文

殿大學士以下至直學士文臣侍郎武臣觀察使宗室正任
以上皇子上將軍駙馬都尉加五百戶宗室大將軍以上加
四百戶知制誥待制并文臣少卿監武臣諸司副使宗室副
率以上并承制崇班軍員等初該恩加三百戶承制崇班軍
員再該恩二百戶二千戶以上雖有加例緣無定法親王重
臣特加有至萬戶者食實封宰相親王樞密使經恩加四百
戶兩府使相節度使宣徽使皇子上將軍并宗室駙馬都尉任
觀察使已上加三百戶觀文殿學士并宗室正任已上騎都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九

尉加二百戶武臣崇班宗室副率已上加一百戶五百戶已
上雖有加例緣無定法親王重臣有特加至數千戶者皇屬
有特封郡公縣公或贈侯者無開國字侯無開國字在
以來伐國降主及外臣叛命赦不誅者亦封侯皆因名以著
罪焉開寶四年劉錡封恩赦侯九年李煜封其王公以下封
國之名舊有大次小三等以爲進封之次然或封拜又有權
升次小者爲大國者淳化五年九月詔升壽爲大國列於晉
封安王升安爲大國景德二年八月詔封王乃升
封爲大國大中祥符七年五月詔封王乃升
大國乾興元年三月追封鄭申 初太祖卽位遷周恭帝於西
冀三大長公主并升爲大國 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建隆元年詔賜內外百官軍士爵賞貶
降者敘復父母該恩者封贈又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端拱

上將軍太子賓客詹事侯用之一等十二張法錦標兩面
撥花紅牙軸色帶給事中中書舍人通議大夫司成左右諫
議大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閣待制太中大夫祕書殿
中監伯用之一等一十張法錦標撥花常使大牙軸色帶中
大夫七寺卿京畿三路轉運使發運使中奉中散大夫通侍
大夫樞密都承旨祭酒太常宗正少卿祕書殿中少監正侍
中侍大夫入內侍省內侍省都知諸州刺史中亮中衛大
夫防禦團練使太子左右庶子諸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典樂
子用之一等八張盤毬錦標大牙軸色帶七寺少卿朝議奉
直大夫左右司郎中司業開封少尹少府將作軍器監都水
使者拱衛大夫太子詹事左右諭德左武右武大夫入內內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十一

侍省內侍省副都知樞密承旨副都承旨諸房副承旨起居
郎舍人侍御史左右司員外郎六曹郎中朝請朝散朝奉大
夫京畿三路轉運副使諸路轉運使副使知上州提舉三路
保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押班武功至武翼大夫開封左右
司錄事蕃官使臣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正言監察御史和
安大夫至翰林良醫男用之內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用九
張蕃官使臣用大錦標背帶此其小異者也中綾紙二等一
等七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諸司員外郎朝請朝散朝奉郎
少府將作軍器少監諸位將軍太子侍讀侍講中亮中衛左
武右武郎中知下州諸路提點刑獄發運判官提點鑄錢承
議郎武功至武翼郎太子中允舍人親王府翊善贊讀侍讀

符寶郎太常中正祕書殿中丞六尚奉御大理正著作郎通
事舍人太子諸率府率直龍圖閣開封府諸曹事大晟府樂
令直祕閣崇政殿說書和安郎至翰林醫正用之一等六張
中錦標中牙軸青帶奉議郎七寺丞祕書郎太常博士著作
佐郎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監丞國子博士大理司直評
事修武敦武郎通直郎內常侍轉運判官提舉學士諸州通
判御史臺檢法官主簿九寺主簿親王記室閣門祇候樞密
院逐房副承旨從義秉義郎太學武學博士開封諸曹掾陵
臺令兩赤縣令忠訓忠翊郎節度防禦團練副使行軍司馬
太醫令太史局令正丞五官正翰林醫官辟廱博士太子諸
率府副率用之小綾紙二等一等五張黃花錦標角軸青帶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十二

校書郎正字宣教郎太常寺協律奉禮郎太祝郊社大官令
律學博士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監主簿宣義郎保護成
忠郎大學正錄律學承事承奉承務承信承節郎門下中書
省錄事尚書省都事三省樞密院主事辟廱正錄用之一等
五張黃花錦標次等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三省樞密院令
史書出流外官諸州別駕長史司馬文學司士助教技術官
用之凡內外軍校封贈綾紙三種分四等大綾紙二等一等
七張法錦標大牙軸青帶遙郡刺史以上用之一等七張大
錦標大牙軸青帶藩方指揮使御史前忠佐馬步軍都副都
軍頭馬步軍都軍頭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用之內帶遙郡
者法錦標色帶中綾紙一等五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都成

候以上諸班指揮使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藩方馬步
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用之內加至爵邑者用大綾紙大牙
軸大錦標小綾紙一等五張黃龍錦標次等角軸青帶諸軍
指揮使以下用之如加至爵邑者同上凡封蠻夷酋長及蕃
長綾紙兩種各一等五色銷金花綾紙一等十八張翠色獅
子錦標法錦韜紫絲綉子銀份鎔滴粉縷金牡丹花玳瑁軸
色帶南平占城真臘閩婆國王用之中綾紙一等七張法錦
標中牙軸青帶藩蠻官承襲轉官用之

遼制五院部在朝曰北大王院六院部在朝曰南大王院伊
寶部在朝曰伊寶原作乙室王府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統名四
大王府皇族孟父房蜀國王揚珠原作巖仲父房隋國王寶嚕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西

原作又有親王國大東丹人皇王國掌公主帳宅則有駙馬
都尉府其爵三等國王郡王郡公郡名率以添水柳城混河
蘭陵亦如宋高密建安之類國名則屢進屢改有加至二國
者其初宗室與勳戚無異太祖神冊六自道宗以後獨皇子
得高封餘或黜或降太康五年詔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削
罕嘉努蘭陵蓋虛崇爵號略如宋制而食邑戶數亦不可考
其外戚多以功封非盡由恩澤

金封爵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
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舊曰縣伯承正五品曰縣子從
五品曰縣男凡食邑封王者萬戶實封一千戶郡王五千戶
實封五百戶國公三千戶實封三百戶郡公二千戶實封二

百戶郡侯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郡伯七百戶縣子五百戶縣
男三百戶皆無實封自天眷定制凡食邑同散官入銜鐵券
以鐵為之狀如卷瓦刻字畫欄以金填之外以御寶為合半
畱內府以賞殊功也官誥親王紅遍地雲氣翔鸞錦標金鸞
五色羅十五幅寶髮犀軸十品紅遍地雲鶴錦標金雲鶴五
色羅十四幅犀軸二品三品紅遍地龜蓮錦標素五色綾十
二幅玳瑁軸四品五品紅遍地水藻戲鱗錦標大白綾十幅
銀裏開鏡軸元牙軸承安四年改之大安二年復改為金縷
角六品七品紅遍地草錦標小白綾八幅角軸大安加銀
縷太宗天會三年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六年宋二帝
入見於乾德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天眷元年詔百官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五

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漢人封叔宗強為紀
王宗敏邢王太宗子斛魯補等十三人為王其年始禁親王
以下佩刀入宮定封國制三年初定公主郡縣主及駙馬官
品皇統元年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昏德公趙佶為
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

元爵八等王正一品郡王從一品國公正二品郡公從二品
郡侯正三品郡侯從三品郡伯正四品郡伯從四品縣子正
五品縣男從五品郡王國公時有除拜者元興宗室駙馬通
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甚優且渥然初制簡樸無位號
惟視印章為輕重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如舊其封
一字王者金印獸紐兩字王者金印螭紐次有金印駝紐金

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而以最聞者皆給本身誥勅七
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告命六品以下授勅命
一三代四品二品三代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一
代二品八品以下流內官本身一軸一品軸以玉二品軸以
犀三品四品軸以犀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公侯伯視一
金五品以下軸以角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公侯伯視一
品外內命婦視夫若子之品生日封死日贈若先有罪謫則
停給其封贈後而以墨敗者則追奪凡歲請封宗室王郡王
將軍中尉妃主君各以其親疏為等百官於宗王具官稱名
而不臣王臣稱臣於其王

論曰隋唐以來人主推恩於臣下之父母生則有封沒
則有贈及藝祖肇基遂定為著令今考宋史職官志凡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大

一命以上莫不因其身以榮其親而特立美號以褒之
禮文繁幽于是極矣相沿至今千有餘年上以為浮文
下以為優寵覈其名實多不相符而亦莫有議其非焉
者也夫人才之賢否不同流品之清濁亦異嘗有祖父
厠迹微賤行事不齒於鄉閭迨其子孫一朝鼎貴遂乃
飾情上陳強丐華耀而綸綍之集於其門者累累未有
已也媼伶之下隸混於搢紳傭賈之舊貫尊為耆德又
其甚者富人出百石之粟假託津要多方浼請有司不
問其誰何以是為臺器故事準例酬給焉而已至其草
麻之詞任意鋪張盛談虛美述門第則亞於崔盧論德
行則班於曾閔當之者冥不知愧忤聞之者傳以為戲

笑輕襲名器不亦甚乎或謂繇極而禹興父頑而子聖
苟可以掩其先慝雖崇之錫典何害應之日易云幹蠱
書著益愆犁牛之有駢角山川勿舍為子之令聞克家
者言也若乃行身污穢居官狼藉貪墨登於白簡謗怨
盈於道路遭會寬大脫死為幸願當其筮仕之始朝廷
已嘗褒厥父祖而授之封秩矣逮晚節潰敗又未必果
追而奪之而彼其人自視有中書之制誥命之冊方且
岩衣大冠詡詡然附託於鄉老大夫之列若是者人心
刑敵廉恥道喪非百年必世其孰得而易之乎

婦人爵命

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二

大

人婦之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妾於天子
也無后與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
婦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諸侯
婦婦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
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
日君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
夫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為大至秦
凡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左傳齊辟司徒之妻封之石節是春
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秋時已有之漢高祖與項氏戰厄于
延延婦有崔母者免其難故以延婦為封王
封延婦有崔母者免其難故以延婦為封王
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高后二年封蕭何
夫人同為鄧侯呂祖謙曰婦人古無封侯者呂后以女主稱
景帝封王皇后母曰平原君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

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列侯乃尊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

後漢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畫駟車帶綬以采組為緹帶各

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顯宗時東海王疆上疏言

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

須封為臨光侯何順帝封宋娥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尚書

令左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誠不宜追錄小恩

虧失大典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

聖為野王君造生護賊今阿母躬蹈儉約而與王聖同爵號

懼違本操乞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帝卒封之安帝封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

君靈帝封何皇后母與為舞陽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

君獻帝封董卓母為池陽君

六典通考卷二十二

野君萬戶供湯沐邑薨贈以長公主赤綬諡曰敬君梁冀為

大將軍宰宣言冀有周公之功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

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冀一門夫人女食

邑稱君者七人

魏文帝欲封皇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

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

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載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華陵公何曾皆

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封虞潭

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太康元年封羊祜夫人為鄉

君孝武時哀帝外祖母高安鄉君進封宣城君廣德君

高祖母蕭氏初封豫章國太夫人妻臧氏為國夫人鄒陽

五世王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御史中丞袁豹以

為婦人從夫之爵檀王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

晉令式云郡公侯太夫人中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宋齊之

後多用其制至隋氏始定品格高涼女子洗氏世為南越首

人蕭繹總油絡駟馬安車旌節尚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冊

為護國太夫人仍開護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唐外命婦之制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內命婦職員令中其

制大約皆出於諸王母妻及妃王母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

公其非始封者帶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

四品妻為郡君若勳官二品有五品母妻為縣君若勳官三

五品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

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一

六典通考卷二十二

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若准此

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

妃以下無者聽之其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

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陰門施榮戟制之儀太

時契丹寇平州平州刺史鄭保英妻爰氏率城內女子助守

賊遂退封為成節夫人又成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為魯國

夫人諡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

為夫人母加大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

殊恩或頒異姓妻或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

依往例自今以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為妃乾元

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為太常奏周禮有

命婦與百官雜處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

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

明外命婦之號九公曰某國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因其子孫封者加大字

夫在則否三母不並封兩封從優品嫡在不封生母生母未封不先封其妻妻之封止於一嫡一繼凡功臣推封制封某

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

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

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六典通考卷二十一

書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湖西閣鎮珩輯

爵命考

衣服之等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用等者牲器辨吉凶之五服大夫士之服掌衣服之賞賜有功者家宗人掌家禮與

其衣服之禁令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

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

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

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自公之衮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

皆元冕而祭於己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諸侯以

自相朝聘皆皮弁服又加總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

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總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

所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

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袷尺二寸大夫已上之

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袷三尺三寸袷尺八寸

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瑱玉笄侯當為公字之

蒼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旂皆

就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旂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

瑱塞耳者故書瑱作璫司農云纁當為璫諸侯及孤卿大

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各以其等纁

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

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

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纁皆朱纁韋弁皮弁則

積禁命者不得用諸諱也玉藻曰君未命不敢即乘服不
 言冠弁冠弁兼於車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
 無飾 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
 章冕服者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 玉藻諸侯
 元端以祭為冕字之誤也 禕冕以朝 朝天子也禕冕公衮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素衮也退適路
 寢聽政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又朝服以食 王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卷俗讀也其通則
 復加一命則服龍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
 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弁弁而祭於己唯孤爾 士弁而親迎
 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攝盛服爾非常也 玉藻朝元端
 夕深衣 謂大夫 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紃纁邊 笄今
 也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有笄者屈組為紃垂為飾無笄者纁而結其條纁邊組側亦
 也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纁耳士之皮弁無玉象即飾
 衛風淇澳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充耳瑩也琇瑩
 瑩也弁皮弁也 齊風著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充耳以纁瑩瑩所謂統也尚加也 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
 瑩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瑩也 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
 瑩乎而石似玉者亦美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美石似
 者玉

右冕服弁服 禮書詩大車毳衣如葵 子男入為大夫者
 裳繡皆有五色 唐風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六兮 侯伯
 其青者如雞 七章天子之卿六命鄭氏曰七章禮器曰禮有以文為貴
 之服晉舊有之變七言六者謙也 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
 藻十有二旂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朱綠似禮

有順而討也 若天子十二公九 有放而文 若天子服日有
 放而不致 若諸侯自書大傳曰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
 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典命上公衣服以九為節衮冕而
 下是也侯伯衣服以七為節鷩冕而下是也王之三公八
 命出封加一等故三公一命衮而衣服以九為節其未出
 封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公之
 孤四命而服希冕三章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服元冕
 一章王之公卿大夫其衣服各降命數一等詩言周大夫
 服毳衣則上大夫卿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則希冕
 元冕也然則上公自衮冕而下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服
 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服三孤自希冕而下服二賈公彥曰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諸公纁玉同文惟一冕以冠五服其說是也祭統君純冕
 立於阼鄭氏謂諸侯祭宗廟惟魯及二王後衮冕餘皆元
 冕考雜記大夫致隆於公不敢與己同其服則諸侯以鷩
 冕希冕祭於王端冕祭於己宜矣玉藻元端以祭元端無
 章則三旒之冕可知鄭氏易端為冕過矣觀禮侯氏禕冕
 曾子問曰太祝禕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禕冕
 荀卿曰大夫禕冕鄭康成釋禮曰禕之言埤也釋玉藻
 曰禕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
 為禕衣拘矣 聘禮賓皮弁聘 服皮弁者朝聘 公側受宰
 玉褻降立 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 君使卿車弁歸饗餼
 五牢 韋弁韋之弁皮韋同類取相 君使卿皮弁還玉於
 近耳蓋韋布以為衣而素裳

館也玉圭 觀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詩淇澳曰會弁如星會謂弁之纒中飾之以玉 鵠鳩其弁伊騏騏當以玉為類弁有類者弁實維伊何朝服以宴 賓之初筵側弁之俄屢舞僭僭禮記檀弓周人弁而葬商人尋而葬曾子問諸侯相見皮弁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祭義君皮弁素積書曰四人棊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棊文鹿子皮弁亦士 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

玉藻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諸侯緇布冠有纁尊者飾也 元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元冠棊組纁士之齊冠也四命以上 緇冠元冠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古 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紕紕緣邊也 間傳曰垂綌五寸情游之士也情游罷民既祥元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所放者居冠屬武著冠於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綌者去飾 大帛不綌大帛謂白布冠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蔽之可也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綌委武元緇而后綌 不綌質無飾也 大白冠大元元冠也緇緇冠也 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綌也布鬼神尚冠而蔽之可也 三代改制齊士冠禮緇布冠缺項 青組纁屬於缺緇纁廣終幅長六尺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四

其際結項中為房四級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類為之耳今未冠者皆著冠類象之所生也勝者名齒為類屬猶著冠今之續梁也 經充也纒一副長六尺足以 小雅彼都人士臺笠緇攝其制小僅可攝其髻也

右冠制 禮書檀弓曰古之冠也緇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雜記曰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條屬者通指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纒屬之冠小功以下左辟 吉冠則纒武異材右纒者右辟而縫之輕也 蓋一幅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緇縫順緯為衡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緇縫今吉冠衡縫而喪冠緇縫故記者譏之右為陰左為陽凶陰事也大功以上右辟而縫之以明凶也吉陽禮也小功以下左辟而縫之以趨吉也其飾有緣貫有笄束有武係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五

有纒垂有綌記曰素冠徹緣又曰緇冠素紕則冠有緣矣國語曰范文子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矣居冠屬武則非居冠不屬矣喪冠不綌則吉冠皆綌矣緇布冠類詩以弁之貌鄭氏讀缺項為類無所 武古者施冠於首加武經見緇布冠謂之緇緇無梁

長及武笄以貫之 綌詩曰葛屨五兩冠綌雙止檀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綌綌謂蜩喙長在腹下 紕天子冕而朱紕諸侯冕而青紕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纁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紕纒邊卿大夫冕弁之紕無所經見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紕纒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邊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飾謂之紕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

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綫

玉藻深衣三祛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縫齊倍要
 縫袂也袂下齊倍要袂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袂者古
 中齊丈四尺四寸袂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袂者古
 名焉袂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袂者古
 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則變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長中繼
 揜尺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袂二寸也
 也緣廣寸半也
 短毋見膚取長毋被土辱也
 袂若今曲裾也袂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袂者古
 袂衣袂當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袂者古
 二寸則袂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制
 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謂胡曲袷如短以應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六

方領如小兒衣領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謂裝與後幅相下
 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
 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
 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
 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
 為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
 若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銀濯灰治繩之以采善
 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緝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
 素緝畫也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
 寸矣惟袷廣二寸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
 衣用素皮并服朝服元詩唐風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侯之服繡黼領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朱繡即

而丹朱純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右深衣長衣中衣禮書漢江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曲裾
 後垂交輸交輸制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
 傳姬榮受為廣川王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
 戴王莽傳有人著赤績方領上服也馬援傳朱勃衣方領
 能矩步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玉藻言深衣之制而
 間以長中繼揜尺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以其衣裳窳謂
 之深衣祛褻長謂之長衣有表而在中謂之中衣檀弓曰
 練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為裏則中衣亦有裏皇侃說
 凡祭服先加明衣次中衣冬次加袍夏葛次加祭服朝服
 亦先明衣次中衣冬次加裘裘上褐衣褐衣上朝服夫裘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七

上褐衣即朝服耳其言褐衣上又有朝服是襲鄭氏之論
 也禮言繡黼詩言朱襮皆諸侯禮而天子領緣之制無聞
 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大裘羔裘黼裘以羔
 省當為黼黻秋田也君有黼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
 誓稱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
 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君之右虎裘厥左
 可褐也袒而有衣曰褐必覆之者裘裘也
 狼裘宜武猛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君子狐青裘豹
 褻元綃衣以褐之大夫士也綃綺麕裘青紆褻絞衣以褐之
 也狐裘黃衣以褐之黃衣先祖之服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諸侯朝服也羔羊之皮素絲五
 也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諸侯朝服也羔羊之皮素絲五
 絀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羔羊之革素絲五絀革猶皮也
 絀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絀革猶皮也
 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以偽裘也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飾絳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羔裘晏兮三英榮兮晏詳盛也
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之二英裘飾
也未詳論語縮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縮黑羊皮麕
其制鹿子色白狐色黃衣縮黑羊皮麕
以裘裘欲其相稱長欲其短右狐貉之
厚以居深溫厚玉藻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不文飾也不
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
之襲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是故尸襲尸執王龜襲重寶也無
事則裼弗敢充也謂已致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者故大裘
不裼謂祭表裘不入公門表裘外襲裘不入公門當裼也
右裘制及裼襲禮書狐善疑貉善睡疑斯戒睡斯安燕
息者之事也故燕居與蜡服之終南詩箋以狐裘為行禮
之服謂狐白上衣皮弁非詩意也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綃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八

衣以裼之蓋大夫士之燕服狐白象德之成狐青象仁之
發故狐白人君之服狐青則大夫士同之紂以狐白兔西
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其貴可知
士不衣狐白裘不特其德未成亦不敢以賤服貴歟羔裘
以素絲為組施於縫中以為英飾其界有絨有殺有縫其
別為純其聚為總又飾之以豹示與大裘異也豹取其武
而有文青豸取其仁而能守祖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
曰襲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錦衣亦然鄭氏崔靈
恩以為袒而有衣曰裼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
正服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耶檀弓鹿
裘衡長祛裼之可也亦裼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
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綺帶謂大帶也而素終辟諸侯也
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練也士以下皆禪不合
而練如天子大夫亦如之率練也士以下皆禪不合
飾其制人君充之大夫禪禪謂禪也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
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
繩結三齊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
分帶下而三尺則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
高於紳也結約餘也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
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猶飾也即上之
朱下以絲終之大夫禪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禪垂
之下外內皆以繚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
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禪之如士帶矣無肆
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禪帶亦用箴功凡帶不禪下士也肆
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為肆肆餘也餘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九

革帶博二寸
右帶禮書易言鞶帶許慎服虔皆以鞶為帶鄭氏以男
鞶革為盛悅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長杜預皆以厲
為帶之垂者鄭氏以而厲為如裂亦誤也辟猶冠裳之辟
積率縫合之士冠禮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
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士辟下二寸則所辟其
下端二寸再繚四寸則結處再繚屈之四寸鄭氏以華為
黃以凡帶為有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禪
以二寸為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
合皆非經據之論士喪禮韜帶搢笏鄭氏曰韜帶用革笏
搢於帶之右旁然則革帶博二寸用以繫佩韜然後以大

帶而佩繫於革帶笏指於二帶之間晉語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祛則革帶謂之鉤牒唐以玉為鉤牒與古異矣

玉藻一命緼敝再命赤鞮三命赤鞮此元冕爵弁服之鞮尊亦蔽也緼赤黃之小雅赤芾金舄會同有鞮赤芾諸侯之鞮金舄諸侯之鞮

而加金飾亦玉藻鞮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元端服之鞮也諸侯之服

凡鞮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鞮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鞮圓殺直目

制公侯前後方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角

圓其上方變於君也鞮士前後正正直方之謂也天子之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鞮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

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雜記鞮長三尺

大典通考 卷二十三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玉藻齊則精結佩而爵鞮爵鞮者齊服元端

右鞮 禮書爾雅蔽膝謂之鞮鞮名鞮蔽也鞮之作在衣

之先其服在衣之後色則視裳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

命其助祭聘王以元冕纁裳故赤鞮以其第前曰鞮以其

一巾足矣曰鞮以色曰緼以緼質曰鞮鞮士冠禮於皮弁

元端言鞮於爵弁言鞮鞮詩於素鞮言鞮於朱芾言芾鞮

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鞮鞮異其名尊祭服也諸侯朝王赤

芾君子之齊服皆爵鞮采芾言鞮以朱瞻彼洛矣言鞮以

士

佩玉有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珪

珪鞮蓋兵事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鞮鞮鞮

鞮即緼鞮也鞮長三尺象三才頸五寸象五行下廣二尺

象地上廣一尺象天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

五寸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鞮其上與旁純緣其下去會

與純各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天

子之鞮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

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古者喪服用鞮無所經見詩曰

庶見素鞮是祥祭有鞮也劉熙曰鞮以蔽前婦人蔽膝亦

如之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婦人有鞮也荀子曰共

艾畢說者曰蒼白之韋是罪人有鞮也及戰國連兵鞮非

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鞮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

大典通考 卷二十三

為之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士右徵角左宮羽徵角在右事

勞宮羽在左君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至應門謂之趨行以肆夏樂節

周還中規反行折還中矩宜曲行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

鏘鳴也揖之謂小俯見於前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

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大戴禮上車以和

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璜衡牙衡平也半璧曰璜

玼珠以納其間玼亦瑀瑀以雜之者曰玼或曰瑀美玉瑀石

次行以采芡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凡謂天

士佩玉有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珪

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玟而縵

組綬玉有山元水蒼者觀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孔子

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君在

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

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結齊則結結

佩結其綬不使鳴也一命縵黻幽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赤黻

衡又屈之也大雅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

容刀舟帶也鞞刀鞘也瑤刀上

右佩 禮書詩有蒼蔥衡晉語白玉之衡六雙楚語楚之

白珩大戴禮曰上有雙衡韋昭曰衡似磬而小孔穎達曰

佩玉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蟻蛛前後下端垂以璜中

央下端以衝牙珩貴白而賤幽綬貴元而賤素方叔非止

三命而佩蔥衡者孔穎達曰自三命至九命皆蔥衡也方

叔乘路車服朱芾則所佩豈特三命之衡哉爾雅青謂之

蔥佩玉之制或結或垂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以適文

質之儀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

有所制

士冠禮履夏用葛元端黑履青絢純純博寸履者順裳色

元裳為正也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素積白履以魁杼之

如刀衣鼻在履頭總縵中緗也純緣也

縵絢純純博寸魁杼蛤爵弁纁履黑絢純純博寸爵弁

黑爲飾爵弁尊其履飾以績次冬皮履可也不履總履縵不灰內則偃履

著綦縵行縵綦小雅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偃也邪縵

右履 禮書士虞禮曰足有緣之爵謂之縵爵則縵緣也

赤縵黃縵以赤黃之絲爲下緣鄭康成曰縵縵中緗正義

曰縵者互底相接之縵縵條於其中鄭釋履人曰縵謂之

拘釋士喪禮曰絢在履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賈公彥

曰拘謂履頭以條爲鼻或謂用緗一寸屈之爲絢以受繫

穿貫者以絲爲之所以自拘戒童子不拘未能戒也喪禮

無絢去飾也人臣去國鞞屨不拘以喪禮處之儀禮組綦

繫於踵又曰綦結於跗連絢內則曰履著綦鄭氏曰綦履

繫也所以拘止履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綦屬於跟後以

兩端嚮前而結之 邪幅左氏曰帶裳幅爲幅所以自偃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束故謂之偃即滕約之也漢謂之行滕內則男子事父母

有偃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偃特婦人不用

秦滅齊獲其君冠而制高山冠形如通天冠頂不邪卻直豎

鐵爲卷梁高九寸無山展笄一名側注冠其體側立以賜近

臣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等又以楚君冠賜御史曰法冠

以纏爲展笄鐵爲柱卷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之獬豸冠獬豸

能別曲直惠文冠故趙君冠秦以賜近臣胡廣曰武靈王效

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

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惠者嚙也其冠文細如蟬翼

或曰齊人見干歲涸澤神曰慶忌大冠乘小車疾馳因象其

冠

漢初不設重衣之禁高祖詔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
紵屬等非公乘毋得冠劉氏冠成帝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
蓄奴婢被服綺縠過制敕有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
武弁一名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

貂尾為飾侍中插左貂常侍插右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隨服色

又名鷓鴣冠鷓鴣即鷓鴣山雉之屬幸臣閭孺為侍中皆服大冠又雙

鷓鴣冠左右名鷓鴣冠也天子武騎冠之樊噲冠漢將樊噲所

冠以入項羽軍制似平冕廣九寸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

衛士服之或曰噲裂裳以裹盾冠之入軍門

後漢三公諸侯山龍九章九卿以下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

佩赤舄絢履以承大祭冕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五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為組纓旁垂黻纒郊天

地祀明堂則冠之百官執事者冠長冠即劉氏冠餘各服長冠

冠以從大射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冠委兒衣玄端素裳執

事者冠布弁衣緇麻衣阜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深衣

有袍隨五時色或曰周公抱成王寢居故施袍凡旒冕長冠委兒皮弁爵弁

建華以織為柱卷貫方山以五采穀為之祠巧士高七寸前

服唯長冠諸王國諸君以為常朝服云漢官儀諸侯王冠遠

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一梁宗廟祠祀皆冠長冠阜

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綺絲五郊色從其方色焉安帝立

萬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侍御史任方奏請

非乘從時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加

諫大夫洗馬職如諫者故宮門吏僕射等冠卻非冠以長冠

皆服其服方言可表可宮門吏僕射等冠卻非冠以長冠

五寸有五官左右虎翼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紗

縵單衣虎賁將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冠虎文單衣襄

邑歲獻織成虎文云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

二丈八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

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

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

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綬皆長三尺

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綬者古佩也佩璣相迎受故曰

綬紫綬以上綬綬之間得施玉環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

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

黑綬以下綬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

一采宛轉縵織長丈二尺

魏明帝以公卿袞黼之飾擬於至尊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

漢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為五時朝

服又有四時朝服

晉制王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組為纓色

如綬文武眾官皆服革帶有囊綬則綴於革帶其戎服以皮

絡帶代之八座尚書以生紫為袷囊綬之服外加於左肩為

朝服袴褶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長四寸廣一

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鞶古制也漢世著鞶者側在中官紫

要間或謂之旁囊或謂之綬囊

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不綴標畋獵巡幸則從官戎服帶盤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盛服則雜寶爲佩金銀校飾綬黃赤纁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纁紺相國綠纁綬三采綠紫紺郡公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尙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祕書監皆黑丞皆黃諸府丞亦然其佩刀者以木代真刀也

宋王公卿祭服制同後漢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皁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執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皁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袴各一烏袜各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六

一量簪導餉自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皁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諸在官二品以上非禁物皆得服之三品以下不得服三鑲以上蔽結爵又假眞珠翡翠校飾纓佩雜采衣栝文綺齊繡黼離褂袍六品以下不得服金鑲綾錦繡七緣綺貂裘金又鑲鉞八品以下不得服羅綺綺縠雜色眞文騎士卒百工人不得服大絳紫襪假結眞珠瑠璃犀瑁瓊越屐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衣食客不得服白幘縞絳金黃銀又鑲鈴鐺鉞履色無過純青諸王公佩山元玉郡公侯卿校以下佩水蒼玉齊因宋制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皁爲之佩玉與晉宋制同建元四年制王公侯卿尹珠水

精其餘用牙蟬太官宰人服離支衣後定

梁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祭服有中衣卽今中單也從漢祭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襪示赤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無侯於袴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九年司馬筠等議玉藻諸侯玄冕以祭禮冕以朝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尙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無冕服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齊官例著白衣絳襪中單竹葉冠

陳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素帶黑烏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絳紗朱衣助祭郊廟皆袞玄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烏絢履餘文官朝服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縠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閣將軍諸殿王帥朱衣正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七

直絳衫從則襴褙衫太子衛率率更令丞皁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玄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構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閣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國子生服白紗巾晉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入殿中以代手版宋末闕其制齊立學太尉王儉更造今形門有籠冠者著之有纓則下之介幘不得上正殿及東西堂臺官問訊皇太子朱服著襪謁諸王單衣幘庶姓單衣帽諸三公必衣帽至黃閣下履過閣還著履漢明帝始復制佩而案識其形復造焉今之佩案所制也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做品秩以示差等後齊平冕黑介幘青珠旒上公九三公八諸卿六以組爲纓

色如其綬衣皆玄上纁下三公山龍八章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廟服之遠遊三梁諸王所服未冠則空頂黑介幘開國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如之進賢冠二品已上三梁四品已上兩梁五品已下皆一梁致仕者冠委貌主兵官及侍臣著武弁侍臣加貂璫御史大理著法冠諸謁者太子中導客舍人著高山冠宮門僕射殿門吏亭長太子率更寺宮門督太子內坊察非吏諸門吏等皆著卻非冠羽林武賁著鷩冠錄令以下尚書以上納言幘請雨服緇幘東耕青幘庖人服綠幘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則像劍帶真劍者入宗廟及升殿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六

若在仗內皆解劍一品及散郡公開國公侯伯皆雙佩二品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皆隻佩綬亦如之

後周諸公服九章章數隨冕而降其一九等以山為領標諸侯服八章而下八等華蟲為領標諸伯服七章而下七等火為領標諸子服六章六等宗彝為領標諸男服五章藻為領標三公服章六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為八等公卿服章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七等以粉米為領標大夫服章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六等中大夫下大夫服章各三衣重粉米為五等四等士則祀弁爵弁玄冠服皆玄衣其裳上士玄中士黃下士雜裳謂前玄後黃庶士玄冠服其在官府史之屬服緇衣裳武帝初服常冠以阜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腳

胡漢曰紗幘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為兩帶上結兩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四脚之變也其後則以垂者左右橫之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為六角天子侍衛之近者則武其一脚翹其一脚大象二年詔天監近侍及宿衛官皆著五色衣以錦綺縠縹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禮則服冕

隋制衮冕九章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及三公助祭者服之鷩冕七章衣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侯伯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服之雉冕五章衣宗彝藻粉米裳黼黻子男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服之緋冕三章三品至五品助祭服之王公以下服章皆縹祭服冕皆簪導青纁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縹領縹以下單青縹裙革帶鈎鐮大帶朱韎韎隨裳色裳縹韎火劍佩綬鞬赤舄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九

爵弁服九品以上助祭服之其制玄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標襪裙革帶大帶練帶紐其垂內外爵鞬鞬赤履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上下通服四門生服之朝服亦具絳紗單衣白紗內單早領袖早襪革帶鈎鐮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鞬舄綬劍珮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珮綬餘並同絳紗單衣革帶鈎鐮假帶方心鞬履紛鞬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劍珮綬餘並同白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各從絳紗單衣革帶鈎鐮假帶方心鞬履紛鞬從五品以上服之絳構衣公服袖袂形直如構內餘同

從省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十二衛大將軍將軍太子左右諸衛內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劔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袴直閣將軍直寢直齊太子直閣亦如之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開皇十二年制凡朝會之應登殿坐者劔履俱脫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劔煬帝時百官從行唯服袴褶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解劔煬帝時百官從行唯服袴褶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襪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吏胥青庶人白屠商阜士卒黃

唐羣臣之服二十有一一品袞冕九旒青璫為珠貫三采玉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纁充耳寶飾角簪導青衣纁裳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絳為纁徧衣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襪裾朱韞赤舄革帶鈎鑠大帶黻隨裳色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幸

金寶玉飾劔鏢首山玄玉佩綠綬綬綠質綠紫黃赤為純長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郊祀大尉攝事亦服之二品鷩冕八旒青衣纁裳七章如隋制銀裝劔佩水蒼玉紫綬紫質紫黃赤為純長丈六尺廣八寸百八十首革帶之後有金鏤犖囊金飾劔水蒼玉佩朱韞赤舄三品毳冕七旒寶飾角簪導五章如隋制轂二章山火紫綬如二品金銀鏤犖囊餘同二品四品絺冕六旒三章粉米在衣黼黻在裳中單青領轂山一章銀鏤犖囊自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紅為純長丈四尺廣七寸百四十首餘同三品五品玄冕羅為之五旒衣轂無章裳刺黻一章角簪導青衣纁裳其服用紬大帶及裨外黑內黃黑綬紺質青紺為純長丈二尺廣六寸百二十

角同三品三品以下私祭皆服之平冕郊廟武舞郎之服也黑衣絳

裳革帶烏皮履爵弁六品至九品從祀之服納為之無旒黑纓角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青領標襪裾革帶鈎鑠大帶及裨內外皆緇爵鞞白鞞赤履五品以上私祭皆服之武弁武官朝參殿庭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按工之服也有平巾幘武舞緋絲布大襲白練襜褕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皮鞞鼓人朱鞞衣草帶烏皮履鼓吹按工加白練襜褕弁服九品公事之服也鹿皮為之通用烏紗牙簪導纓一品九璫二品八璫三品七璫四品六璫五品五璫犀簪導皆朱衣素裳革帶犖囊小綬雙佩白鞞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璫及犖囊纓佩六品七品綠衣八品九品青衣進賢冠者文武朝參三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幸

老五更之服也黑介幘青綬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上及國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有黃金璫附蟬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諸州大中正一梁絳紗公服殿庭文舞郎黃紗袍黑領襪白練襜褕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遠遊冠者親王之服也黑介幘三梁青綬金鈎鑠大帶金寶飾劔玉鏢首纁朱綬朱質赤黃纁紺為純長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黃金璫附蟬諸王則否法冠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高山冠內侍省內調者親王司閤調者之服委貌冠郊廟文舞郎之服有黑絲布大襲白練領標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卻非冠亭長門僕之服平巾幘武官衛

官公事之服金飾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袴烏皮鞋白練襦
襦起梁帶陪大仗有襦襜騰蛇朝集從事州縣佐史岳瀆祝
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緋褶大口袴紫附袴文
武官騎馬服之則去襦襜騰蛇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細綾及
羅爲之六品以下小綾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
綠九品以上碧襦襜之制一當胸一當背短衷覆膊騰蛇之
制以錦爲表長八尺中實以絳象蛇形起梁帶之制三品以
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下金飾隱起黑介
幘者國官視品府佐謁府國子太學四門生俊士參見之服
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襦領革帶烏皮鞋履未冠者冠則空頂黑
介幘雙童髻去革帶書算律學生州縣學生朝參則服烏紗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圭

帽白裙襦青領未冠者童子髻介幘者流外官行署三品以
下登歌工人之服也絳公服以纓緋爲之制如絳紗單衣方
心曲領革帶鈎釵假帶鞮烏皮鞋履九品以上則絳襦衣制如
絳公服而袂衷形直如溝不垂緋褶大口袴紫附袴去方心
曲領假帶登歌工人未連裳革帶烏皮鞋履庭加白練襜襦
平巾綠幘者尙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
奉禱之服也青絲布袴褶羊車小史五辨髻紫碧腰襪青耳
屬滿刻生漏童總角髻皆青絲布袴褶具服者五品以上陪
祭朝饗拜表大事之服亦曰朝服冠幘簪導絳紗單衣白紗
中單黑領裏黑襟襦白裙襦革帶金鈎釵假帶曲領方心
絳紗蔽膝白鞮烏皮鞋舄劍紛鞶雙佩雙綬六品以下去劍

佩綬七品以上白筆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筆白紗中單以履
代舄從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謁見東宮之服亦曰
公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鈎釵假帶方心鞮
履紛鞶雙佩烏皮鞋履六品以下去紛鞶雙佩三品以上
有公爵者嫡子婚假紕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爵弁
庶人婚假絳公服腰帶者摺垂頭於下名曰鉞尾取順下之
義一品二品鈐以金六品以上犀九品以上銀庶人鐵袍衫
親王及三品二王後服大科綾羅色紫飾玉五品以上服小
科綾羅色朱飾金六品以上服絲布交梭雙紉綾色黃六品
七品服絲飾銀八品九品服青飾金石勳官之服隨其品而
加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純布色用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圭

黃白飾以鐵銅太宗又命七品服龜甲雙巨十花綾色用綠
九品服絲布雜綾色用青後以紫爲三品服金玉帶鈐十三
緋爲四品服金帶鈐十一淺緋爲五品服金帶鈐十深綠爲
六品服淺綠爲七品服皆銀帶鈐九深青爲八品服淺青爲
九品服皆鎡石帶鈐八黃爲流外及庶人服銅鐵帶鈐七
臨曰紫緋綠青爲命服倣於隋煬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
於唐然揚子雲言紆青拖紫丹朱其載則漢時青紫亦貴官
服之唐初士人以棠苧襪衫爲上服一命以黃再命黑三命纁
四命綠五命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請加襪袖
標襪爲士人上服開袴者名曰鞞袴衫庶人服之又請裏頭
者左右各三襪以象三才重繫前腳以象二儀詔皆從之太
尉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襪緋紫綠皆視其品太宗製

進德冠以賜貴臣玉璫制如弁服以金飾梁花跌三品以上加金絡五品以上附山雲冠制如幘頭皇太子乘馬則服之朱子語錄唐人幘頭初以紗爲之後以軟漆研木作一山子在前視起名曰軍容頭起於魚朝恩其先幘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縣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後來藩鎮備用士夫因亦用之唐初賞朱紫者服於軍中其後軍將亦賞以假緋紫有從戎缺斃之服不在軍者服長袍或無官而冒衣綠開元中詔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繡文于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威衛以豹領軍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行六品者冠去璫珠五品去鞞囊雙佩幘頭用羅縠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衛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書

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算袋佩刀礪石至睿宗時罷佩刀礪石而武官五品以上佩鞞七事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喊厥鉞筒火石是也文宗定袍襖之制三品以上服綾以鶻銜瑞草雁銜綬帶及雙孔雀四品五品服綾以地黃交枝六品以下服綾小窠無文及隔織獨織

宋初諸臣祭服九旒冕無八旒六旒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雉五章緋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緋蔽膝繡山火二章白花羅中單玉裝劔佩革帶量錦綬二玉

環緋白羅大帶緋羅鞞履親王中書門下奉祀則服之其冕無額花者玄衣纁裳悉畫小白綾中單師子錦綬二銀環餘

同上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導衣裳五章同唐銀裝佩劔革帶餘同九旒冕九卿奉祀服之五旒冕青羅衣裳無

章銅裝佩劔革帶餘同七旒冕四品五品爲獻官服之六品以下無劔佩綬紫檀衣朱裳羅爲之阜大綾綬銅裝劔佩御

史博士服之平冕無旒青衣纁裳無劔佩綬餘同五旒冕太祝奉禮服之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請修製五冕及爵弁服凡祀四望山川義冕祭社稷五祀綿冕朝夕日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左冕若七祀蜡祭百神先蠶五龍中

與更定爲四等一鷲冕八旒二雉冕六旒三絺纁四旒四玄冕無旒禮部言國家承唐初有五旒後去三公衮冕及絺纁冕無旒但行七旒鷲冕五旒雉冕無旒玄冕三等自尙書服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書

冕冕以至光祿丞亦服焉貴賤無差今合增鷲冕朝服一爲六旒復置絺纁冕爲四旒并及無旒玄冕共四等朝服一進賢冠二貂蟬冠三獬豸冠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塗金銀

花額犀玳瑁簪導立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阜標襪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劔佩銀革帶量錦

綬二玉環白綾鞞阜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冠加籠巾貂蟬三梁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劔佩師子

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兩梁冠犀角簪導銅劔佩練鵲錦綬銅環餘

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中單劔佩綬御史冠獬豸角衣中單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色白綾

中單白綾袴白綾方心曲領本品官導駕則騎而服之袴褶

之制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鞞騎
 馬服之金飾即附蟬也一品九二品八三品七四品六五品
 五侍中中書令散騎加貂蟬導駕官朱衣冠履依本品三品
 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
 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鞋進賢冠漆布為之上縷紙為額花
 差凡七等以羅為纓結之貂蟬冠一名籠巾織藤漆之形正
 方如平巾幘飾以銀前有銀花上綴珠瑠蟬左右為三小蟬
 銜玉鼻左插貂尾獬豸冠即進賢冠其梁上刻木為解身角
 碧粉塗之梁數從本品立筆之制前竹為幹裏以緋羅黃絲
 為豪拓以銀鍍葉插公服謂之常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
 上朱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襖束
 以革帶幘頭烏皮鞋王公至命士通服之元豐元年去青階
 官至四品服紫六品服緋佩魚九品以上服綠武臣內侍服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美

紫不佩魚帶制有金毬路荔支師蠻海捷寶藏方圓二十五
 兩惟毬路方
團勝悉方勝荔支或
 為御仙花束帶亦同金塗天王八仙犀牛寶瓶荔支師蠻海
 捷雙鹿行虎窟面束帶有金荔支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荽
 鳳子寶花金塗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有上等次等以牯特
 為別出黔南者在
 南海之下太平興國七年學士李昉等奏請三品以
 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朝官已賜紫緋內職諸軍將校並
 服紅鞞金塗銀緋方升朝著綠者公服上不得繫銀帶餘官
 服黑銀方圓胯及犀角帶恩賜者不用此制荔支帶本內出
 以賜將相庶僚豈合僭服官至三品乃得服之士庶人之服
 阜白衣鐵角帶不得服紫文武升朝官及諸司副使禁軍指
 揮使廂軍都虞候之家子弟不拘此限幘頭巾子高不過二

寸五分一名折上巾初以藤織草巾子為裏紗為表塗以漆
 後惟以漆為堅去藤裏前為一折平施兩脚以鐵為
 之中與士大夫之服一深衣二紫衫三涼衫四帽衫五襪衫
 清熙中朱熹定祭祀冠婚之服頒行之凡具盛服有冠者幘
 頭帶鞞笏進士則幘頭襖衫帶處士則幘頭阜衫帶無官者
 通用帽子衫帶其冠禮三加
 服詳冠禮篇深衣用白細布如古制大帶緇
 冠幅巾黑履
 遼臣僚戴檀冠金花為飾或加珠玉翠毛額後垂金花織成
 夾帶中貯髮一總或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擬雙耳額前
 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服紫穿袍繫鞞鞞帶以黃紅色條
 裏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琬石綴飾謂之盤紫太宗更以紫袍
 金帶公服謂之展裏著紫清宣元年詔非勳戚之後及額爾
 奇木副使並承應有職事人不帶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美

巾便衣謂之盤裏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披貂裘以
 黑色為貴青次之銀鼠尤潔白賤者貂毛羊鼠沙狐裘漢服
 親王遠游冠陪祭朝饗拜表大事服之冠三梁加金附蟬黑
 介幘青綉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阜領襪裾白裙襦革帶
 鈎釧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鞞舄劍佩綬二品以上遠游
 冠三梁黑介幘青綉進賢冠三梁寶飾二梁金飾
 一梁無飾降殺一如古法公服一品
 至五品冠幘纓簪導謁見東宮及餘公事服之絳紗單衣白
 裙襦革帶鈎釧假帶方心鞞履紛鞞囊六品以下冠幘纓簪
 導去紛鞞囊餘並同常服五品以上幘頭紫袍金玉帶文武
 官佩依唐制烏皮六合鞞六品以下幘頭緋衣銀帶魚袋佩
 八品九品幘頭綠袍鍮石帶鞞並同

金朝服一品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
導佩劍緋羅大袖緋羅裙緋羅蔽膝各一緋白羅大帶天下
樂量錦玉環綬一白羅方心曲領白紗中單銀褐勒帛各一
玉珠佩二金塗銀革帶烏皮履白綾襪二品七梁冠銀立筆
犀簪導不佩劍緋羅大袖緋羅花帶錦玉環綬餘並同四品五
梁冠銀立筆犀簪白獅錦銀環綬珠佩銀革帶御史中丞則
獬豸冠青荷蓮綬餘並同五品四梁冠簇四金雕錦銅環綬
銀珠佩餘並同六品至七品三梁冠黃獅錦銅環綬珠佩銅
束帶餘並同給享攝官導駕二品冠七梁三品四品六梁服
有金花五品至七品各減一梁監察御史獬豸冠青綬八品
九品冠二梁餘製並同祭服攝官則朝服散官則公服公服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夫

文資五品以上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服大獨科花
羅徑五寸執政服小獨科花羅徑三寸二品三品散搭花羅
謂無枝葉者徑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
徑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麻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武官
服紫親王玉帶佩玉魚一品玉帶佩金魚二品金帶佩金魚
三品紫帶佩金魚四品紫帶佩金魚五品紫帶佩金魚六
品紫帶佩金魚七品紫帶佩金魚八品紫帶佩金魚九品紫
帶佩金魚
紅鞋烏犀帶武官一品二品佩帶同三品四品金帶五品六
品七品紅鞋烏犀帶皆不佩
魚八品以下並卑鞋犀帶
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皮鞋其
束帶曰吐鶴巾以卑羅若紗為之上結方頂折垂於後頂下
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橫
額上或為一縮襍積貴顯者於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
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其衣

色多白三品以卑窄袖盤領縫腋下為襍積而不缺袴其胸
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多鶻捕鴉雜花卉之飾
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為文其長中軒取便於騎也
吐鶴玉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鈔周鞋小者閒置於
前大者施於後左右有雙銳尾納方束中其刻琢如春水秋
山之飾左佩牌右佩刀刀貴鑲柄尚雞舌木黃黑相半有黑
雙距者為上或三事五事寶飾以醬瓣樺鑲口飾以鮫或屑
金鏤和漆塗鮫隙而礪平之醬瓣樺者謂樺皮斑文色殷紫
如醬中豆瓣也
明昌六年制文武官六貫石以上者許用牙
領不得用絲雜色圓板條羅帶不得用紫鞋用黃及黑油阜
等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夫

元司徒大禮使祭服籠巾貂蟬冠青羅服用領袖俱紅羅裙
為襍紅羅蔽膝俱係牡丹白紗中單黃綾紅組金綬紳金
語言訥克實
各佩玉環二銀束帶玉佩白羅方心曲領赤革履白綾襪諸
執事官貂蟬冠獬豸冠七梁冠六梁冠五梁冠四梁冠三梁
冠二梁冠青羅服用領袖俱紅綾裙為襍紅羅蔽膝紫羅公
服用梅白紗中單黃綾織金綬紳各佩銅束帶白羅方心
曲領銅佩展角幘頭塗金荔枝帶烏角帶卑鞋赤革履白綾
鞵及祀日遇陰俱衣紫羅六品以下皆借紫
百官濟遜冬
服九等大紅訥克實一大紅克默爾里克一大紅官素一桃
紅藍綠官素各一紫黃鴉青各一夏之服凡十有四等素訥
克實一聚線布哩頁蘇訥克實一棗禍渾金間絲蛤珠一大

紅官素帶布哩頁蘇一大紅明珠褶子一桃紅藍綠銀褐各
 一高麗鴉青雲袖羅一馳褐茜紅白毛子各一鴉青官素帶
 布哩頁蘇一百官公服以羅大袖盤領俱右衽一品紫大獨
 科花徑五寸二品小獨科花徑三寸三品散荅花徑二寸無
 枝葉四品五品小雜花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小雜花
 徑一寸八品九品綠羅無文幞頭漆紗爲之展其角偏帶一
 品玉或花或素二品花犀三品四品黃金爲荔枝五品以下
 烏犀並入跨鞋用朱革鞞以阜皮爲之延祐元年定服色等
 第職官除龍鳳文外
 一品二品服渾金花三品服金裕子四品五品服雲袖帶
 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職事散官從一高
 明親王冕服如東宮冕旒用五采玉圭長九寸二分五釐青
 衣纁裳皮弁及常服亦與東宮同嘉靖七年定保和冠制用
 九徽去簪與五玉後山一

大典通考 卷二十三

手

用分畫爲四服青質青
 綠前後方龍補身用幞世子夜冕七章冕三采玉珠七旒圭
 長九寸青衣三章織華蟲火宗彝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
 素紗中單青領襪赤鞞革帶佩白玉元組綬綬紫質用三采
 紫黃織成間織三白玉環白鞞赤舄永樂二年更定冕冠前
 後各八旒每旒五采藻八就貫三采玉珠八赤白青色相次
 玉圭長九寸青衣三章火在肩華蟲宗彝在兩袖皆織成本
 色領襪襪餘俱與親王同領織文減二皮弁用烏紗帽
 之前後各八縫每縫綴三采玉八其圭佩帶綬鞞如冕服
 內制常服亦與親王同嘉靖七年定保和冠以燕弁爲準用
 八徽去簪玉後山一扇分畫爲四服郡王冕冠前後各七旒
 每旒五采纁七就貫三采玉珠七圭長九寸青衣三章粉米

在肩藻宗彝在兩袖皆織成纁裳二章織黼黻各一中單領
 織文七皮弁前後各七縫每縫綴三采玉七餘皆與親王
 世子同常服亦如之郡王長子朝服七梁冠大紅素羅衣白
 素紗中單大紅素羅裳及蔽膝大紅素羅白素紗二色夾帶
 玉朝帶丹礬紅花錦錦雞綬玉佩白絹鞞阜皮雲頭履鞞公
 服阜鞞紗幞頭大紅素紵絲衣玉革帶常服烏紗帽大紅紵
 絲織金獅子開襟圓領玉束帶阜皮銅阜鞞其保和冠如忠
 靜制用五徽服與郡王同補子用織金方龍文武官朝服俱
 用梁冠赤羅衣白紗中單青飾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
 大帶赤白二色絹革帶佩綬白鞞黑履公冠八梁加籠巾貂
 蟬立筆五折四桂香草五段前後玉蟬侯七梁籠巾貂蟬立

大典通考 卷二十三

手

筆四折四桂香草四段前後金蟬伯七梁籠巾貂蟬立筆二
 折四桂香草二段前後玳瑁蟬俱插雉尾駙馬不用雉尾一
 品冠七梁不用籠巾貂蟬革帶與佩俱玉綬用黃綠赤紫織
 成雲鳳四色花錦下結青絲網玉綬環二二品六梁革帶綬
 環犀餘同一品三品五梁革帶金佩玉綬用黃綠赤紫織成
 雲鶴花錦下結青絲網金綬環二四品四梁革帶金佩藥玉
 五品三梁革帶銀鈹花佩藥玉綬用黃綠赤紫織成盤鵬花
 錦下結青絲網銀鍍金綬環二六品七品二梁革帶銀佩藥
 玉綬用黃綠赤織成練鵲二色花錦下結青絲網銀綬環二
 獨御史服解廡八品九品一梁革帶烏角佩藥玉綬用黃綠
 織成鴻鵠二色花錦下結青絲網銅綬環二嘉靖八年更定

上衣赤羅青緣長過腰指七寸毋掩下裳中單白紗青緣下
裳七幅前三後四每幅三疊積赤羅青緣蔽膝綴革帶綴各
從品級花樣革帶之後佩綬繫而掩之其環亦各從品級用
玉犀金銀銅不以織於綬大帶表裏俱素惟兩耳及下垂緣
緣又以青組約之佩玉去雙滴及二珩三品以上玉四品以
下藥玉及鞞履文武官公服盤領右衽袍用紵絲或紗羅絹
袖寬三尺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
袍未入流雜職官同八品公服花樣自一品大獨科花至八
品均同元制幘頭漆紗二等展角長一尺二寸雜職官幘頭
垂帶後復令展角不用垂帶腰帶一品至四品同元制五品
以下烏角鞋用青革仍垂撻尾於下鞞用阜凡常朝視事以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圭

烏紗帽團領衫束帶爲公服其帶一品玉二品犀犀三品金
級花四品素金五品銀級花六品七品素銀八品九品烏角
凡致仕及侍親辭閑官紗帽束帶爲事黜降者服與庶人同
一品二品用雜色文綺綾羅絹頂用金帽珠除玉外隨所用六品至
九品用雜色文綺綾羅絹頂用銀帽珠除瑪瑙水晶公侯駙馬
香木一品至六品穿四爪冠以金補爲之者聽伯服繡麒麟白澤
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
五品白鵬六品鸞鷟七品鸚鵡八品黃鸝九品鶴鷄雜職練
鵲風憲官解鷹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
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
綾羅絲繡官吏衣服帳幔不許用元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
文嘉靖中制忠靜冠倣古元冠冠匡如制以烏紗帽之兩山

俱列於後冠頂仍方中微起三梁各歷以金線邊以金緣之
四品以下去金緣以淺色絲線忠靜服倣古元端服色用深
青以紵絲紗羅爲之三品以上雲四品以下素緣以藍青前
後飾本等花樣補子深衣用玉色素帶青表綠緣邊并裏素
履青緣條結白鞞禮部又奏定文武官不許擅用蟒衣飛魚
斗牛違禁華異服色其大紅紵絲紗羅服惟四品以上官及
在京五品堂上官經筵講官許服五品官及經筵不爲講官
者俱服青緣錦繡遇吉禮止衣紅布絨褐錦衣衛指揮侍衛
者仍衣麒麟其帶俸非侍衛及千百戶雖侍衛不許借用狀
元冠二梁緋羅團領白絹中單錦綬蔽膝紗帽光銀帶藥玉
佩朝鞞鞞皆御前頒賜進士巾如烏紗帽頂微平展角闊

六典通考卷二十三

圭

寸餘長五寸許系以垂帶阜紗爲之深藍羅袍緣以青羅袖
廣而不殺革帶青鞋飾以黑角垂撻尾於後
論曰天之大數極於十二故王者衣十有二章冕十有
二旒法天之完數也自諸公而下位有等差是以數爲
迭減遭秦焚書蕩滅既盡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因時
立度未盡諧古至後漢明帝始詔諸儒採取尙書周官
戴記之文定從夏侯氏說諸王公卿冕用珠旒然五冕
之制不具又皆有前無後故雖名復古而其實多與古
戾焉後周及唐斟酌損益依準司服弁師一職而當時
禮臣進議以爲四旒三章獨宜臣下天子則否可謂不
惑傳註不徇曲說者矣宋承五季參校唐制獨去其所

謂八旒六旒者偏持異端非有準據南渡以後言者謂臣子地道象陰不宜襲九七五之制上同人主乃復八旒六旒其四旒如故夫臣下之飾不得僭擬天子者惟旒十有二得天備數最為尊異其他未嘗不可通其所謂諸公而下如王之服是也典命掌五等之命始於一終於九陰陽之數於是焉備如謂九七五之旒非臣下所宜服則命數亦可從而減乎金皇統中以朝服為祭服冕旒廢而不用及世宗大定議復唐制卒格不行明代冕旒但施諸王不及品官曷若仍循唐制為不愆先聖之儀哉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三

書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湖西閣鎮珩輯

爵命考

車旗之等 辨仗 傘蓋 旌節 鞍轡

小宗伯辨車旗宮室之禁 家宗人掌宮室車旗之禁令

也 巾車服車五采孤乘夏篆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

棧車庶人乘役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夏赤也或曰篆讀為圭

畫無珠爾璽車不畫也棧車不革輓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

其用無常 給游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 陳祥道曰篆

者雕篆之文夏篆者篆其車而五采畫之也夏纓五采畫之

而不篆墨車墨漆之而不畫棧車素之而不漆考工記曰飾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車欲侈棧車欲尊者侈而伸卑者尊而屈故也春秋傳曰

山崩川竭君降服乘纓則纓車無文非夏纓也 吳起曰纓

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則士車非役車也鄭氏釋詩以棧車

為役車釋周禮以棧車飾以漆役車載任器又以篆為畫以

畫為畫轂其說誤也役車牛車棧亦作轉齊達丑父寢於轉

中是也 大行人上公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侯伯樊纓七就

貳車七乘子男樊纓五就貳車五乘 每乘一處五采備為一就

就成也 少儀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此蓋製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 郊特牲乘大路諸

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玉藻君羔辟虎植皆如直道而行

侯之僭禮也 大路駸天 玉藻君羔辟虎植 皆如直道而行

此君齊車之飾也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士齊車鹿辟豹植

臣之朝車與
齊車同飾

禮書韓奕詩曰鞞鞞淺幟淺虎皮淺毛也幟覆式也少儀曰御負良綏中之面拖諸幣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篋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大禩疏飾素車大禩素飾藻車鹿淺禩革飾駝車然禩柴飾漆車犴禩雀飾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荀卿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春秋傳曰齊侯魯侯會於野井以幣為席許慎曰幣髮巾也王之五幣皆有飾則諸侯之虎植大夫士之豹植蓋其飾也幣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用有辨虎以其威猛而有義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豹之於虎為威小矣齊於朝為禮異矣故諸侯勤王虎淺幣齊則羔幣虎飾而已士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二

之齊車鹿幣豹飾則朝車之幣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幣豹飾者屈於君故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諸侯建旗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送出軍賦象其守猛也謂之師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送出軍賦象其守猛也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大行人上公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常旌旗也旒其屬修垂者也禮書先儒以為王之常曳地諸侯之旒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觀大常之旒使人維之則曳地可知矣侯伯建常七旒子男五旒而均於齊軫以其皆君故也春秋之時

楚令尹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齊樂高伐虎門公使

王黑以靈姑鉞率告請斷尺而用之以其不可與君同制則諸侯齊軫可知矣家語曰鈐旗縮紵下蟠於地後漢志龍旗九旒以齊軫熊旗五仞以齊肩應地四仞大司馬軍吏載旗考工記熊旗六旒以象伐以齊首白虎宿與參連體熊虎之旗蓋皆六旒先儒以為遂大夫而六星故六旒四命四旒鄉大夫六命六旒不可考也其杠之長短則有差鄭氏曰山虞之旗其仞數則短是也秦四時各有旂春青旂夏赤旂中央黃旂秋白旂冬黑旂鄭有蚤弧晉有邊旗吳王建肥胡田蚡曲旂後漢雲罕皆一時觀美而已豈古制哉禮物之旂經無其說周禮典命車旗各眡其命數禮物之旂亦稱是與旂旗旒旒之旂有常數者異也先儒以為禮物旂如燕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三

尾此不可考聘禮卿載禮也既夕士載禮攝也朝則建大赤燕出入則載旒田則建大麾鄙則載旌旒旌旒皆注旒而旒與羽又注於旌分魯公以大路大旂此大路金路賜同姓諸侯車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綰枝旂旒少帛雜帛也綰旒太赤取染革名也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大路嚴衣也嚴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綈天子旌畫日月鄭公孫釐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也穆叔如周聘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昭公四年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車也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

不亦左乎家鄉謂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

於朝而聘於王夫子謂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

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

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鄆克士變樂書已嘗受王先路之物

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

斥侯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絳之富商韋薄木楹以過於朝唯其功庸

少也韋薄韋蔽前後木楹木楹也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四

不往也萬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

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通帛曰旃

禮書虞人掌田獵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燕故招以旃士

君所禮故招以旃庶人孤卿所治故招以旃春秋時齊侯

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王制曰

上大夫卿則孤卿上大夫也弓聘士之物詩曰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旃士以弓以其所當用者招之非

先王之禮然也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旃芋尹無宇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折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召陵之會晉人假羽旌於鄭鄭

人與之明日或旃以會晉人施其晉於是乎失

諸侯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景帝中六年詔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

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末軛

有吉陽箛中二千石以上右駢三百石以上阜布蓋千石以

上阜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

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

車皆兩大車璆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五

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此

追捕考按有所勅取者所乘諸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軌

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安

車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五吏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主車

導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

者乘牛車其後牛車稍通貴者所乘程氏演繁露曰自吳楚

故貧者或乘牛車緣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車玄成以列侯

侍祠天雨淖不駕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勅奏削爵東晉

惟許乘車騎者御史彈之共駕車改用牛王導駕短轅轎車

王濟之八百駁駁赤牛也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里石崇之

牛疾奔人不能追所以寶之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輓下

牛以祭項羽案上古駕車皆駕牛無用馬者易曰服牛乘馬

諸侯以下建龍旂九旂七仞以象大火鳥旂七旂五仞以象

鶉火熊旗六旂五仞以象參伐龜蛇旒四旂四仞以象營室

孤旌枉矢以象弧

後漢制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卓縉蓋黑轡右

駢中二千石二千石皆早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

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仞後謙一

寸若月初生示不能自滿也郭賀傳舊典傳車駢駕乘赤帷

新途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轡儀式時

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何議曰明使

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

即投傳去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公卿以

下至縣三百石長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

車從導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

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

右駢駕兩環駑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公以下至二千石

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

列建弓韜九韃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

都官騎張弓帶韃遮迺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

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

假漢駢馬車止用四馬而鄭玄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旗漢太

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周之州統於縣比漢太守品秩不伴

不足為據然太守用諸車之文諸侯王倚虎伏鹿棨文畫轡

五馬後漢已然矣 諸車之文諸侯王倚虎伏鹿棨文畫轡

轡吉陽箭朱班輪鹿文飛輪九旂降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二

熊黑幡朱班輪鹿文飛輪九旂降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二

下有駢者縵屬汗青翅尾當盧又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

上及使者有駢駕云

魏因漢制文帝問東平王有駘為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

五駘金駘以封同姓諸侯得與天子同乘金駘非特賜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轡車以賜王公阜輪車駕牛形如轡

與漆較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

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如轡車阜輪

但不漆較王公大臣有勳德特給之通轡車駕牛如轡車但

舉其轡通覆車上諸王三公並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

望小車三望如四望油幢給車如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乘

次三望平乘車竹篋子雙轡其後形龍牽金塗支于花細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亦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諸公給朝車駕

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及令史皆阜鈴特進以下諸

將軍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

大車立乘駕四致仕告老賜安車駕四郡縣公侯安車駕二

右駢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卓縉蓋黑轡五旂皆

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銅五末駕二千石

六百石朱左轡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七旂

侯元子五旂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公卿二千

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蘭輿皆朱轂赤

展白蓋赤帷裳追捕勅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轡

輓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幔如軺車駕二以迅速為名戎陣間

為傳乘輅車古將軍所乘傳也漢輅輅黃而輅輅車魏晉貴輅車而輅輅輅三品將軍以

宋因晉有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漢

舊制駕二馬旂旗旂王公八侯七卿五皆降龍公卿中二千

石郊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去位致仕皆安車四馬

中二千石皆阜蓋朱轡銅五末駕二右駢王公世子侯世子

並同晉制

齊制黃屋車建碧旗九旂九旂輅輅也以黃絛九命上公所

乘青蓋安車朱轡班輪駕一左右駢通轅車為副諸王禮行

所乘阜蓋安車朱轡漆班輪駕一通轅牛車為副三公禮行

所乘安車黑耳阜蓋為車朱轡駕一牛車為副國公列侯禮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

乘餘同晉法

梁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輅車駕牛伏兔箱青油

幢朱絲絡網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給鹿

轡輅車耳後戶阜輅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

祕書監給鳳轡輅後戶阜輅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

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輅無後戶漆輪車騎驃騎及諸王除刺

史帶將軍給龍雀輅以金銀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輅形小加

傘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阜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

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轅王公加禮者給

油幢轂車駕牛朱輪華轂方州刺史並乘通轅平肩輿從橫

施八橫亦得金銀裝較天子至

下賤乘步輿方四尺上施隱漆以及漆舉之無禁限載輿亦如之但不施輿以其就席便也優禮者人輿以升殿

後魏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

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射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輅車駕一馬或

乘四望通轅車駕一牛

北齊因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紫傘皇宗及三品

以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從一品執事

散官及儀同三司乘油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

三品乘卷通轅車車牛金飾七品以上乘偏轅車車牛飾以

銅

後周諸公輅九方輅各象方碧輅金輅皆錫面鞞纓九就金

鉤象輅犀輅貝輅革輅篆輅木輅皆疏面鞞纓九就皆以朱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白蒼三采諸侯輅八無碧輅諸伯七又無金輅諸子六又無

象輅諸男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三公車輅九祀輅犀

輅具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纓墨車輅車自篆以下金塗諸末

錫鞞纓金鉤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鞞纓皆九就三孤輅八

無犀輅六卿七又無貝輅上大夫六又無篆輅中大夫五又

無木輅下大夫四又無夏篆士車三祀車墨車輅車凡就各

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絲三采司常掌繼旗四以旒軍

旅一曰麾供軍將二曰旛供師帥三曰旒供旅帥四曰旒供

倅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旗象輅建物木輅建旒諸

侯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

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象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

輅貝輅篆輅建壇木輅建旒夏篆夏綬及輓車建物孤卿已下各以其輅建其旗旒紅六刀諸侯五刃大夫四刃上三刃輅凡注毛於杠首曰綬折羽曰旒全羽曰旒其旒皇帝諸侯輅建焉關輅以佩獨關數方六尺而被之以織唯皇帝諸侯輅建焉關輅同

隋制公及一品象輅黃質象飾諸末建旗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畫熊虎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木輅漆飾建旒畫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輅以下旂及就數各依爵品輅車駕牛自王公以下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幟朱裏五品以上紺幟碧裏皆白銅裝唯有慘及弔喪者不張幟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輅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車弗許施幟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幟車其後停不用以互幟代之三品以上通幟車青壁一品輅車油幟朱網唯車輅一等聽勅始得乘之開皇十四年置王五等開國第一第二畫龍一升一降右建開戟第三第四品輅朱質朱蓋左建旂旒建旒通帛爲之旂旒皆赤其旒及樊纓就數各依其品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唐車府令掌王公已下車輅辨其名數及馴馭之法一曰象輅二曰革輅三曰木輅四曰輅車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一升一降右載開戟革輅以革飾諸末左建通帛爲旒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三輅皆朱質朱蓋朱旒旒一品質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輅凡春秋二時謁陵冊命王公及內外職事四品已上拜官正冬朝會婚葬奉使皆視其品秩而給之親王以象輅三品已上以革輅五品已

上以木輅京縣令以輅車道大駕及初上給之其婚葬則從京官三品已上給其馭品給馭士親王十有八一品十有六二品十有四各駕以馬駱四駱車一三品十有二四品五品凡輅車之馬率馭士預調習之然後入輅及車以牛駕者亦如之馬珂如隋制六品以下車去通幟及珂親王兩簿有清道六人爲三重武弁朱衣草帶次幟弩

一執者平巾幘緋袴褶騎次青衣十二人平巾青幘青布袴褶執青布仗袋分左右次車輻十二分左右車輻棒也夾車而行故曰車輻執者服如幟弩次戟九十執者絳綦襖冒分左右次絳引旛六分左右橫行以引刀楯弓箭稍次內第一行廂執刀楯絳綦襖冒第二行廂執弓矢戎服第三行廂執稍戎服大袍廂各四十人次節一夾稍二各一人騎執平巾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續大口袴緋衫次告止旛四傳教旛四信旛八凡旛皆絳爲之署官號篆以黃飾以鳥翅取其疾也金塗鈎竿長一丈一尺執者服如夾稍分左右次儀鎧二儀鎧六油戟十八儀稍十細稍十執者皆絳綦襖冒次儀刀十八執者服如夾稍分左右次誕焉八馭者服如夾稍分左右次府佐六人平巾幘大口袴緋襖騎持刀夾引次象路一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草帶居左一人緋襖襜大口袴持刀居右駕士十八人服如夾稍次繼一雉尾扇二次朱漆團扇四曲蓋二執者皆絳綦襖冒分左右次僚佐本服陪從次麾幢各一左麾右幢次大角鼓吹一品鹵簿有清道四人爲二重幟弩一騎青衣十人車輻十人戟九十絳引旛六刀楯弓箭稍皆

八十節二大稍一告止旛傳教旛皆二信旛六誕馬六儀刀
 十六府佐四人夾行革輅一駕四馬駕士十六人繖一朱漆
 團扇四曲蓋二僚佐本服陪從麾幢大角鏡吹皆備自二品
 至四品青衣車輻每品減一人二品刀楯弓箭戟稍各減二
 十三品以下每品減十而已二品信旛四誕馬四儀刀十四
 革路駕士十四人三品亦如之儀刀十革路駕士十二人四
 品五品信旛二誕馬二儀刀八木輅駕士十八人自二品至四
 品清道二人朱漆團扇二曲蓋二儀弩一騎旛竿長丈繖一
 節一夾稍二萬年縣令亦清道二人儀弩一騎青衣車輻皆
 二人戟三十告止旛傳教輻信幡皆二竿長九尺誕馬二輅
 車一馬駕士六人繖朱漆團扇曲蓋皆一非導駕及餘四等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三

縣初上者減儀弩車輻曲蓋戟亦減十內命婦夫人鹵簿青
 衣六人偏扇團扇皆十六執者閒綵裙襦綵衣革帶行障三
 坐障二厭翟車駕二馬馭人十內給使十六人夾車從車六
 乘繖雉尾扇皆一團扇二內給使執之戟六十外命婦一品
 亦如之厭翟車馭人減二有從人十六人非公主王妃則乘
 白銅飾轎車馭牛馭人四無雉尾嬪青衣四人偏扇團扇方
 扇十四行障二坐障一翟車馭人八內給使十四人夾車四
 乘載四十外命婦二品亦如之乘白銅飾轎車青通幟朱裏
 從人十四人媵好美人才人青衣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十行
 障二坐障一安車駕二馬馭人八內給使十人從車二乘載
 二十太子良娣良媛承徽外命婦三品亦如之白銅飾轎車

從人十人外命婦四品青衣二人偏扇團扇方扇皆八行障
 坐障皆一白銅飾轎車馭人四從人八餘同三品惟無戟自
 夫人以下皆清道二人繖一又有團扇二天寶中置節度使
 賜旌節得專制軍事行即建節府樹六纛旌以絳帛五丈粉
纛以青帛四丈朱帛三丈黑帛二丈畫虎有銅龍一首
 盤三相去數寸許馬垂赤麻餘與旌同
 宋親王一品二品奉使及葬並給革輅制同乘輿之副惟改
 龍飾為螭六引內三品以上乘革車赤質制如進賢車無案
 駕四赤馬駕士二十五人其緋幟衣絡帶旗戟綱杠繡文司
 徒以瑞馬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太常
 卿以鳳駕士衣亦同縣令乘輅車黑質兩壁紗窗一轅金銅
 飾紫幟衣絡帶並繡雉銜瑞草駕二馬駕士十八人元豐三
年詳定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三

禮文所言鹵簿公卿奉引開封令乘輅車開封牧單旗大常
 卿鳳旗司徒瑞馬旗御史大夫獬豸旗兵部尚書虎旗而乘
 革車謹案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孤卿建旌
 大夫建物請開封令乘墨車建物開封牧乘墨車建旗太常
 卿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夏綬司徒乘政和中定制象輅以
 象飾諸末朱班輪八鸞在銜左建旂右載闕戟駕馬四親王
 昏用之革車赤質載闕戟緋羅繡輪衣簾旗鞞杠絡帶駕赤
 馬四王公一品二品三品備鹵簿皆供革車一乘其輪衣簾
 旗鞞杠絡帶繡文開封牧以隼大司樂以鳳少傅以瑞馬御
 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輅車黑質紫幟衣絡帶並繡
 雉施紅錦簾香鑪香寶結帶駕赤馬二駕馬皆有銅面插羽
 擊纓擊胸鈴拂緋絹屨紅錦包尾禮制局言成周上公九命
建常九旒侯伯七命建常
七旒子男五命建常五旒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卿建常
當六旒大夫建物當四旒至於三旒則上士所建也其闕封

令宜乘墨車而建物四辟開封牧御史大夫尚書皆御也宜乘夏綬而建旗六旂詳定官蔡攸又言開封故率王徽之眾而衛上師都之任神宗優待宗室老疾不能騎者出入聽肩也宜建旗從之

與熙甯五年太宗正司請踏引籠燭不得過兩對中與後人

臣無乘車之制從祀以馬常朝以轎舊制輿轎有禁至是王

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飾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以篾席為

障左右設牖前施簾昇以長竿二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王

公鹵簿中道清道六人次轎弩一騎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

及職掌局長院官各一人擗鼓金鈺各一大鼓長鳴各一十

八擗鼓金鈺各一次引樂官二人小鼓中鳴各一十次麾幢

各一節一夾稍二誕馬八每匹控馬各二人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

士二十五人散扇十方繳二朱圓扇四夾方繳曲蓋各二次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大角八次後部鼓吹丞一員錄事一人次饒鼓一簫四笳四

大橫吹六節鼓一夾色二笛簫鶯栗笳各四次外仗青衣十

二車輻棒十二戟九十絳引幡六刀盾稍弓矢各八十儀刀

十八信幡八告止幡傳教幡各四儀錠二儀鐙斧掛五色幡

六油戟十八儀稍十二細稍十二次左右衛尉寺押當職掌

一十一人騎部轄步兵部轄騎兵太僕寺部押人員各一人

教馬官各一人押當職掌四人騎一品鹵簿命婦中道清道

四人轎弩一騎大晟府前部鼓吹令職掌一人局長院官各

一人擗鼓金鈺各一大鼓長鳴各十六麾幢節各一稍二誕

馬六次革車一乘駕赤馬四駕士二十五人命婦厭翟車駕

品三品散扇八二品減四三品減六命婦散扇五十方繳二

準此

朱圓扇四曲蓋二大角八命婦馬車六駕黃牛十八駕士五

次後部鼓吹丞一員錄事一人引樂官二員饒鼓一簫笳大

橫吹各四節鼓一笛簫鶯栗笳各四外仗青衣二人車輻棒

十戟九十刀盾稍各八十弓矢六十儀刀三十信幡八告止

幡傳教幡儀鐙斧掛五色幡各四次衛尉寺排列押當職掌

一十一人部轄人員太僕寺部押人員教馬官各一人押當

職掌四人二品三品以次迭減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

龍虎各一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旗以紅縑九幅上設耀

籠鐵鑽髹杠緋繡旌用塗金銅螭頭髹杠綱以紅縑畫白虎

頂設髹木盤周用塗金飾節亦用髹杠以金塗銅葉上設髹

圓盤三層以紅綠裝釘為旄並綱以紫綾覆囊又加碧油絹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袋麾槍設髹木盤綱以紫縑覆囊又加碧油絹袋豹尾製以

赤黃布畫豹文並髹杠神宗詔新建節并移鎮並降勅太常

寺排比旌節下左右金吾街仗司驥驥院給執掌人員鞍馬

高宗表韓世忠之旗曰忠勇表岳飛之旗曰精忠孝宗詔以其滿即旌節迎置天章閣

金制一品轅用銀螭頭涼棚杆子月板以銀飾三品以上轅

頭不得施銀涼棚杆子月板聽用銀五品以上轅獅頭六品

以上轅雲頭庶人坐車平頭用黑油親王鞍塗金銀裹仍銀

以開花障泥用紫羅飾以錦轡以塗金銀裝束用絲結一品

至三品障泥許用金花若經賜或御毬場內不在禁限承安

制護衛劍裝鞍轡不得借人庶人馬鞍許用黑漆以骨角鐵為飾不得用玉鞍具及金銀犀象飾鞍轡親王引

接十人阜衫盤裏束帶乘馬捧攏官五十人首領紫羅襖紫

幘頭執銀裹牙杖繖子紫羅團荅繡芙蓉襖開金花交脚幘
頭餘人紫羅四襖繡芙蓉襖兩義黃絹義襖並用金鍍銀束
帶幘頭同邀喝四人繖青表紫裏金鍍銀浮圖椅用銀裹圈
背水罐斲鑼唾盃並用銀一品朱衣直省各十人三公稱捧
擁官各六十人並服紫衫帽銀偏帶內執藤棒骨朵牙杖各
三對簇馬六人繖子二人交椅水罐斲鑼盃子唾盃等事以
次執之服阜衫帽塗金銅束帶後凡執色邀喝四人繖用青
羅紫裏銀浮圖交椅用銀裹圈背紫絲條結二品三品從人
服紫衫銀帶銀裹圈背交椅銀水罐斲鑼盃牙杖內銀裹
骨朵大劍各兩對及邀喝巡使無大劍四品五品從人並服
紫衫角束帶直背銀交椅斲鑼盃子唾盃牙杖繖用青表碧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六

裏青浮圖防禦刺史知軍用銀裹骨朵大劍一對

元制職官車輿除不得用龍鳳文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閒金

裝飾銀螭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

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青幔鞍轡一品飾金玉二品三品以

金四品五品以銀六品以下並以鍮石銅鐵大徽赤質正方

以黃金紫羅表絳縹裏諸徽蓋宋以前皆平頂金加金浮屠

紫方徽制如大徽而表以紫羅紅方徽制如大徽而表以絳

羅華蓋制如華蓋而頂隆起赤質縹羅花雲龍上施金浮屠

曲蓋制如華蓋而頂隆起赤質縹羅花雲龍上施金浮屠

制如朱繖而色黃葆蓋金塗龍頭竿懸以纓絡銷金圓裙六

明親王象輅高視金輅減六寸廣減尺轅長視大輅減尺輅
座高三尺有奇餘飾同金輅輅亭高五尺二寸有奇紅髹四

柱檻座上四周紅髹條環板前左右有門高四尺五寸有奇
廣二尺二寸有奇門旁榻各二及明杖後五山屏風皆紅髹
用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亭底紅髹施紅花毯紅錦褥席其
椅靠坐褥帷幔紅簾之制俱同金輅輅頂并圓盤高二尺四
寸有奇用抹金銅寶珠頂餘同金輅天輪三層皆紅髹上雕
木貼金邊耀葉板六十三片內飾青地雕木五彩雲文三層
間繪五彩雲襯板六十三片四周黃銅裝釘上施紅綺瀝水
三層每層八十一摺繡瑞草文前垂青綺絡帶二俱繡升龍
五彩雲文圓盤四角連輅座板用攀頂紅線圓條四并紅髹
木魚亭前後闌干同金輅左右闌干各一扉內嵌條環板皆
紅髹計十四柱柱首雕木紅蓮花線金青綠裝蓮花抱柱前

六典通考 卷二十四

七

闌干內布花毯紅旗二與金輅所樹同竿上垂紅纓五其踏

梯行馬同金輅帳房用綠色螭頭餘與東宮同郡王無輅有

職官一品至三品用閒金飾銀螭繡帶青縵四品五品素獅

頭繡帶青縵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青帶青縵同車制庶

民車轎用黑油齊頭平頂阜纒禁用雲頭景泰制在京三品

以上得乘轎弘治七年令應乘轎者四人昇之其五府管事

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太

不欲動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永樂元年駙馬都尉胡

觀越制乘晉王濟煇朱蕪樓轎為給事中周景所劾詔書切

責大臣得乘安車後久廢正德四年禮部侍郎劉機請定轎

扇繖蓋品級等差帝卻其請而命轎扇俱如例嘉靖十五年
從禮部尚書霍韜言定四品下不許乘轎亦毋得用肩輿隆

慶二年給事中徐尙劾應城伯孫文棟等乘轎出入坐奪俸
乃諭兩京武職非奉特恩不許乘轎文官四品以下用帷轎
者禁如例萬歷三年定勳戚及武臣不許用帷轎肩輿并交
牀上馬宣德中少保黃淮陪游西苑嘗乘肩輿入禁中嘉靖
中嚴嵩年八旬出入得乘肩輿武臣則郭勛朱希忠
特命乘肩輿扈南巡釋織蓋之制庶民不得用羅絹涼織但
後遂賜常乘皆非制也織蓋之制庶民不得用羅絹涼織但
用油紙雨織尙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常卿應天府
尹國子祭酒翰林學士許張織蓋一品二品織用銀浮屠頂
三品四品織用紅浮屠頂俱用黑色茶褐羅表紅絹裏三檐
雨織用紅油絹五品紅浮屠頂青羅表紅絹裏兩檐雨織同
四品六品至九品用紅浮屠頂青絹表紅絹裏兩檐雨織俱
用油紙官員織蓋不許用金繡朱丹裝飾公侯駙馬伯與一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品二品同鞍轡之制庶民不得描金惟銅鐵裝飾公侯一品
二品用銀鍍鐵事件靴用描銀三品至五品用銀鍍鐵事件
靴用油畫六品至九品用擺錫鐵事件靴用油畫凡官民人
等馬領下纓并鞅轡俱用黑色不許紅纓及描金嵌金天青
朱紅裝飾軍民用鐵事件黑綠油靴親王儀仗宮門外設方
色旗二青色白澤旗二執人服隨旗色並戎服殿下絳引旛
二戟篋二戈篋二鎗篋二皆校尉執殿前班劍二吾杖二立
瓜二臥瓜二儀刀二鐙杖二骨朵二斧二響節八皆校尉執
殿門交椅一腳踏一水罐一水盆一團扇四蓋二皆校尉執
殿上拂子二香鑪一香合一唾壺一唾盂一交椅盆罐初用
銀後悉改用金建文四年增紅油絹銷金雨織一紅紗鑪籠
紅油紙鑪籠各四號鑪二大小銅角四承鑪

三年命紅銷金織以用寶郡王儀仗令旗二清道旗二幡竿
珠龍文凡世子儀仗同郡王儀仗令旗二清道旗二幡竿
一刀楯十六弓箭丁八副絳引傳教告止信幡各二吾仗儀
刀立瓜臥瓜骨朵各二戟十六稍十六麾一幢一節一響
節一紅銷金圓織一紅圓織一紅曲柄織二紅方織二青圓
扇四紅圓扇四誕馬四鞍籠一馬杌一拂子二交椅一腳踏
一水盆一水罐一香鑪一紅紗鑪籠二觥燈二帳房一座舊
郡王儀仗有交椅馬杌皆木質銀裏水盆水罐及香鑪香
合皆銀質抹金量折銀三百二十兩嘉靖四十四年停止
論曰古者車飾以纓旗表以流大抵視其爵之命數為
等差過則有禁違則有罰自漢景帝寵幸母弟梁孝王
始以天子旌旗假借用之故其在國出稱警入稱蹕一
切僭擬乘輿之尊以長其驕侈之漸而幾陷其身於大

六典通考卷二十四

惡此鄭莊公待共叔段之意非所謂仁人之親愛者矣
考之周禮雖曰金輅以錫同姓象輅以錫異姓然不過
乘之國中以示異於其臣民焉耳至其入覲於朝也則
不乘輅而乘墨車蓋去君遠則威得以自伸去君近則
義嫌於相偏若乃纓十二就旗十二旒雖國中亦不得
行焉惜乎漢世諸臣無有以此告景帝者魏晉以來羣
儒貢議攷訂古制準降殺以兩之文辨九六五七之義
時勢迭變因革不同至宇文氏復六官建五等車旗之
數自九而迭殺其一將以存周之舊典也及隋唐改更
王公卿士輅用三等餘惟輅車通轎而已宋制臣下無
鹵簿之名遇升儲則草具儀注南渡以後粗加討論然

家士工商在焉九里之城固不能容則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為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則王城之郭其廣不特九里也康成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是連五堵而為三丈也凡雉所處各有分域而飛不過三丈古者立雉制取此毛氏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韓詩傳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皆不可考鄭氏曰長三丈然板廣二尺雉高一丈先儒之所同也

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疏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殿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丈故知此九尺者則家不臺門爾雅闕者管仲山節藻稅君子以為監矣法也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棟謂之節梁上楹謂之稅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棟諸侯斷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正義曰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棊謂斲為四棊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明堂位云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故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廣榮開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其稱天子也高宮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斲其材而礪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棊士首本庶人到加密石礪之天子賁庸大牆正直之巖諸侯疏杼疏杼亦礪也言其殺其上士大夫有石材質也庶人有石承不出外為飾也大雅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門王之郭門位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朱子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論語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屏謂之樹塞門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禮書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於外諸侯設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子當在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也國語曰越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季孫之憂在蕭牆則屏又謂之蕭牆鄭氏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矣孔穎達曰漢時謂屏為思思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則思思小樓故城隅闕上皆有之漢書五行志曰東闕思思思思闕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外近右執法所以壅蔽帝庭也

公羊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之天子宮門曰司馬關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關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闕入之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

唐制凡太廟太社及諸宮殿門東宮及一品以下諸州門施戟有差凡太廟太社及諸宮殿門各二十四戟東宮諸門施十八戟正一品門十六戟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若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相國帶職事二品已上中都督府上州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門各一十戟文宗詔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五品堂五間七架門三間兩架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六

六品七品堂三間五架庶人四架而門皆一間兩架常參官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楸乳梁
宋制門戟木為之而無刃門設架而列之謂之榮戟天子宮殿門左右各十二應天數也宗廟門亦如之國學文宣王廟武成王廟亦賜焉惟武成王廟左右各八臣下則諸州公門設焉私門則府第恩賜者許之太宗淳化二年詔諸道州府軍監奏乞鼓角戟稍如令文合賜即下三司指揮仁宗天聖四年太常禮院言準批狀詳定知廣安軍范宗古奏本軍乞降稍檢會令文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都護門十四戟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並官給所有軍監門不載伏請不行神宗元豐之制凡門列戟者官

司則開封河南應天大名大都督府皆十四中都督皆十二下都督皆十品官恩賜者正一品十六二品已上十四中興仍舊制臣庶室屋制度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臺曰部

曰寺曰監曰院在外監司州郡曰衙在外稱衙而在內之公卿大夫士不稱衙按唐制天子所居曰衙故臣下不得稱衙後在外藩鎮亦借曰衙遂為臣下通稱今帝居雖不曰衙而在內省部寺監之名則仍唐舊也然亦在內者為尊私居親王曰府餘官曰宅庶民曰家諸道府公門得施戟若私門則爵位尊顯經恩賜者許之在內官不設亦避君也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柱栝諸州正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鵠六品以上宅舍許作烏頭門父祖舍宅有者子孫許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為飾仍不得四鋪飛檐庶人舍屋許五架門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七

一間兩厦而已
明制親王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門前後殿四門城樓飾以青綠點金廊房飾以青黛四城正門以丹漆金塗銅釘宮殿窠拱攢頂中畫蟠螭飾以金邊畫八吉祥花前後殿座用紅漆金蟠螭帳用紅銷金蟠螭座後壁則畫蟠螭彩雲後改為龍立山川社稷宗廟於王城內所居殿前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太祖曰使諸王親名思義以藩屏帝室九年定親王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命中書省臣惟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其他居室止飾丹碧諸王府制中曰承運殿十一間後為圓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間承

運殿兩廡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運周迴兩廡至承運門為屋百三十八間殿後為前中後三宮各九間宮門兩廂等室九十九間王城之外周垣四門堂庫等室在其間凡為宮殿室屋八百間有奇郡王府制天順四年定門樓廳廂廚庫米倉等共數十間而已公主府第廳堂九間十一架施花樣獸脊梁棟斗拱檐枋彩色繪飾惟不用金正門五間七架大門綠油銅環石礎牆瓦鑄鑿玲瓏花樣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許雕刻古帝后聖賢人物及日月龍鳳俊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員任滿致仕與見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歿子孫許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員營造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檐重拱及繪藻井惟樓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廳七間兩廡九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五

八

架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三間五架用金漆及獸面錫環家廟三間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拱檐枋綵繪飾門窗枋柱金漆飾廊廡庖庫從屋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斗拱檐枋青碧繪飾門三間五架綠油獸面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檐枋青碧繪飾門三間三架黑油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飾以土黃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品官房舍門窗戶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後畱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許那移軍民居止更不許於宅前後左右多占地構亭館開池塘以資游眺三十五年制一品三品廳堂各七間六品至九品廳堂梁棟祇用粉青

飾之庶民廬舍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采色不許造九五間數房屋雖至一二十所隨其物力但不許過三開正統十二年令稍變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開少者不在禁限

圭璋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等齊王執鎮圭鎮安也所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為瑞飾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為身象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圭飾文有農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女執珩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典瑞掌以蒲為瑞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符信也服飾服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玉之飾謂繅藉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五

九

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於王觀日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過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邦隱公朝於魯春秋傳瑤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類聘瑤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眾來曰小行人成六瑞類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珠有圻鄂珠起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皆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執觀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為七寸元謂五寸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龍謂雜也元謂瓚讀為瓚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

三五玉纒子男執皮帶以約皮表之為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
皮此說玉及皮帛者 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纒皆九寸
遂言見天子之用贊 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纒三采六等朱白蒼
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纒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
薦玉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纒或作纒今文作纒
問諸侯朱纒纒八寸 於諸侯曰問記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
元纒繫長尺絢組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為地今以絢
約 禮器諸侯以圭為瑞家不藏圭 瑞信也諸侯執瑞
禮書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
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也三采六
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 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覲禮侯氏奠圭於纒上聘禮
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十

左氏曰藻率鞞鞞昭其數也鄭氏謂纒所藉玉以韋衣木
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玉之就以纒
而纒之長既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王五采五
就色不過五公侯伯三采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
夫聘玉亦二采禮窮則同也纒或作藻冕纒織絲為之則
圭纒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亡據也纒可垂而
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既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子男
執璧則博刻者公侯伯之圭而已鄭氏釋雜記曰作此贊者
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纒而已鄭氏釋雜記曰作此贊者
失之矣其說是也圭纒皆有組以繫之聘禮元纒繫長尺
絢組璧纒蓋亦然春秋傳楚康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先

儒以垂纒為有藉屈纒為無藉考之於禮玉有以纒為之
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
已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
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裼襲所以不
同孔穎達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其廣狹如
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猶今之台符也天子以一
瑁冒諸侯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圭四寸所
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羣瑞諸侯朝天子執瑞圭搢象
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搢者禮曰見於天
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觀所執小球
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然小球者蒲璧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十一

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
與三尺之圭矣
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以享大夫以享大夫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
寸有纒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攻出者也勺故書或作
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
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
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璋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
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則用中璋殺文飾也於
小山川則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
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
飾黃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於束帛也亦如之
者如邊璋七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題聘也瑑文飾也瑑
日類特來日聘禮曰凡四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所獻於
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

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實而已楚遠啟疆曰朝聘有圭
享頰有璋蓋朝聘之禮重於殷頰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
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啟疆之言
亦有其大率者也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上之所以示信
於下者惟圭璧與符節而已封建則有圭璧諸侯朝於天
子則執其所受之圭以合焉所謂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
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圭男執蒲圭是
也徵召則有符節掌節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典瑞所
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是也
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古者人朴俗淳故雖有圭璧
符節而其用甚簡必大朝會大徵發則以之示信後世巧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古

詐日滋而防制益密故璽書印章之用甚煩而猶懼其不
足以防姦莊周所謂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蓋有激也然則
圭璧蓋符節璽印之類世徒見繪禮圖者繪天子諸侯被
冕服執圭璧遂以鎮圭桓圭以下爲服飾之具又見尙書
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之說遂以圭璧爲費見之物然
皆非也舜典輯五瑞之下繼之以班瑞修五禮五玉之下
繼以如五器卒乃復益索之以別其僞而復還之耳

費

虞書言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如五器卒乃復
孔注五器卽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也三帛諸侯世子執
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

一死士執雉五器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周禮小行
人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
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
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康王之誥
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蓋諸侯之朝
天子有圭璧以爲信有馬幣以爲贄並陳於庭圭璧則
合而還之馬幣則受之至於諸侯世子以下則無圭璧
直以三帛二生一死效贄而已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 孤執皮帛卿執

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以皮帛者束帛而表

豹皮帛如今璧色緇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

候時而行推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難取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古

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續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
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
續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
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禽不以
命數凡摯 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
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摯者所以爲用告神爲至也童子
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禮也
禮也說者以匹爲爲 飾羔雁者以續續畫也諸侯大夫以
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 婦人無外事見以修物也根棹木
馬繁纒也拾謂射講 婦人之摯棋棹脯修棗栗 婦人無外事見以修物也根棹木
棹實似 栗而小 魯夏父展曰夫婦費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
帛禽鳥以章物也 異物也 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
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 齊伐魯晉士執趙鞅荀寅救魯
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

是始尚羔獻子士執也簡子道快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

白虎通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己之誠致己之悃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卿大夫贄古以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章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

大典通考卷二十五

六

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婦人之贄以棗栗服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閒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服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

禮書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故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不一焉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

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賓還之大夫於常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奠贄左傳言委質為臣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受之納其德也膳之用其德也然所受特禽鳥而已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寶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寶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周禮言三帛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言三帛孔安國以為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鄭氏以為高陽

大典通考卷二十五

七

氏之後用赤緇高辛氏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已謂用緇誤矣大宗伯射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纁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纁小國之君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纁小國之君王人古者制幣長丈有八尺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故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雁以纁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雁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

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實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實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贊禮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天子宗廟灌以圭瓊巡狩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贊鬯之器蓋圭璋也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圭璧以朝君皆贊瑞也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績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如面左頭如麕執之先儒謂飾績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五

大

珪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雁成羣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執璧則先王贊禮沿歷漢魏大略尚存然周禮三公在朝服鷩冕執信圭及王服鷩冕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常禮誤矣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鶡雉不飾以布士卑也不維以索用死也臣之於君奠贊而不授自敵以下授贊而不奠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贊雉也蓋親迎稱實則贊以雁三月稱壻故贊以雉周禮庶人執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為鷩鷩為物有馴擾而無散透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鷩李巡曰鷩鴨也野曰鳧家曰鷩則庶人執鷩非鳧士相見禮庶人

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庶人見君無贊矣鷩之為贊特施於下其君者工商亦然童子之禮衣不裳屨不絢服不總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贊於君遂以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用贊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笏

荀卿曰天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刺過今之持板以象焉胡氏曰古者君臣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五

九

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摺之用以記事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乃不修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天子摺筵方正於天下也 此亦笏也謂之筵筵之言筵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 諸侯茶前訕後直讓於天子也 書曰班玉六寸明自昭 諸侯茶前訕後直讓於天子也 為舒遲之舒舒者所畏在前也訕謂謂其為茶 大夫前訕後首不為推頭諸侯唯天子訕焉是以謂為茶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殺猶斲也天子笏上終夫士又杼其下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 摺本去筵茶佩土首廣二寸半

飾本 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也命所受君命者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禮也廟之中唯君當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也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也盥矣搢笏輒盥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

禮書天子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於天子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為臣於天子為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所搢者笏諸侯朝大夫聘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必搢茶大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五

三

夫執聘圭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荀子諸侯御茶鄭氏曰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畏在前也考工記弓人曰斲目必茶鄭曰茶徐也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茶萬物而養之史日月朧則王侯其茶蓋古者茶舒通用茶之度二尺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庾氏曰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考之書大傳曰東海魚須目鄭氏曰魚須今以為簪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則大夫以之飾笏宜矣陸德明讀須為班蓋竹取其堅貞有節也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儀禮士竹笏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蓋竹本堅貞而有節士以節義為尚故

用焉象諸侯以為笏者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天子曰珽諸侯曰茶大夫以下曰笏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 馬端臨曰圭鎮寶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為信笏則執之以為飾晦庵言笏只是君前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乎蓋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為之其制以圭而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後人或誤以圭為笏然笏者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搢之而即奠之不常執也嘗見繪禮圖者繪上公衮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是矣至卿大夫無圭璧則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羔雁者在手殊為可笑蓋誤以圭為笏誤以鎮信之具為服飾之具故也

六典通考 卷二十五

三

輿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劍漢高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晉志云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也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三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囊之名曰笏五代志云中世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為袂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為朝服蕭

騎子云名契囊案趙充國傳云張子孺持囊簪筆從備顧問有所記也

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

北齊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

唐制五品已上用象上圓下方六品已下用竹木上挫下方開元八年敕諸笏三品已上前訕後直五品已上前訕後挫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爵服笏假板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三

官者亦依此例張九齡體弱故事公卿皆指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爲笏囊自九齡始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

罷則置於架上百僚則各有笏囊吏持之

宋制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

千牛衣綠亦用象庭賜緋綠者皆給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

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訕於禮未合今

欲倣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

寸其厚以鎮圭爲約從之大觀中詳定儀注所言王者及羣

臣助祭本無執王帛羔雁之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脫笏非古也說者以爲太廟

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羣臣冕助祭執笏當事則搢其

陪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

朱子語錄曰今官員執笏最無義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元三獻官祭服象笏五助奠官象笏三十銀杏木笏一百七十社稷祭服象笏一十三枝木笏一百一十枝曲阜祭服象牙笏七木笏三十有八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三

明制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六品至九品笏俱槐木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爵命考

符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
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本邑有命者亦自
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
其制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未詳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執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
澤多龍以金爲節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
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
節或曰英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蕩畫函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十

反節門關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
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及家從則鄉遂大夫爲之
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從則鄉遂大夫爲之
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
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
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
今宮中諸官詔符也重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操
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者皆以道里日時課於今節凡
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凡
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節而出者遠行無有不得
節爲信耳傳說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內之小行人達天下
所齎操及所適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內之小行人達天下
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
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謂邦
也達之者使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
節聘則以金節授之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
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
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

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從鄉遂
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
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
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
子法式存於國

禮書掌節所掌謂之邦節則使邦國者所執也鄉大夫謂使
於天子諸侯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邦國都鄙使者所
執也掌節無使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
行之小行人無璽節以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
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
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以適齊杜預曰珪
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考工記
牙璋穀珪七寸琬圭琿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二

寸則先王之節其長亦不過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
觀蘇武杖節則非以寸計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
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
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
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調人凡和難弗辟則
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圭也行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
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比長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
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鄉大夫國有大故以旌節
輔令則達之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
節者不行於天下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
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

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惟有節者達之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達之以節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周語先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敵國實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緡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爲無虞而輕廢不爲有警而後設 禹貢揚州貢篠蕩大射禮蕩在建鼓之間則蕩竹也詩曰一矛重英又曰朱英綠滕則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爲之而有飾焉先儒以爲畫函其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三

說是也凡使邦國者所執之節皆金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他也周禮職金揭而璽之左氏曰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也宏漢舊儀曰諸侯玉印黃金橐它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唐符寶郎武后改符璽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得傳國璽方圓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則漢天子之璽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可知

歷代符印冊寶

拾遺記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後龜領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龜者陰也抱甲負文隨時蟄臧以示臣道功成而退所以虎鈕者虎者獸之長取其威猛以繫服羣下也

漢制天子璽符節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銅虎符第一至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四

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辰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霍光持節從諸侯王金璽璽綬王黃金璽橐它紐文曰璽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丞相將軍黃金御史大夫銀印青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日卯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綬和元年長相皆黑綬

建平二年復黃綬孔氏雜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綬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渙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印即艾印綬綬十云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謂印文丞相曰卿及守相印文不足宣帝時始賜匈奴單于印璽與天子同五字者以之足之王莽既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多齎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駿既至授單于印璽令上故印

後漢尚符璽郎中掌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為符節璽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為封榮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初光武即位復設諸侯王金璽緋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五

吾河南尹諸郡太守國傅相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儀曰馬防為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中外官秩千石以下六百石至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曹長丞尉秩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銅印黃綬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銅印黃綬通典佩雙印長寸二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勝贊白珠赤蜀紫諸侯王以下皆赤絲縵縵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馬剛卯既決靈受四方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凡六十六字馬接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大外嚮城舉令印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建武二十六年賜南

匈奴黃金璽盤綬先禁網尚關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以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董卓議廢立袁紹掛節葆為赤葆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傳信也古者或用榮或用緇帛榮者刻木為合符也景帝四年復置諸關出入用傳時以七國新反備非常終軍從濟南步入關關吏子軍繡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文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繡而去後漢書謂之關符郭丹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六

買符入函谷關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符即繡也舊制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繡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非真符也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殿取榮信閉諸禁門注云榮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中宮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榮傳審印信然後受魏武設官令曰魏諸官印各以官為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咸熙元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吳孫權以無工刻玉璽用金為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驪駝馬鳴頭雜印晉制諸假印綬而官不給璽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

限外者不假印太子衛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盤
太子常從武賁督銅印環鈕墨綬獸爪盤殿中將軍員外將
軍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盤殿中內外局監
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諸縣署太子諸署丞王
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綬諸縣尉銅印環
鈕單衣黃綬獸爪盤諸將軍領兵滿五十人給銀章不滿五
十人除板而已不給

陳諸王三公五等侯印並如梁天監故事尚書令僕射金章
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盤尚書無印綬及盤諸將軍除並假
給章印綬板則止建威牙門以下諸將軍並銅印環鈕墨綬
獸頭盤其在官以功次轉進應署威以下諸號不限板除悉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九

給印綬

後魏之初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高祖詔軍警給雀印傳符
次給馬印

北齊皇太子璽黃金為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
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諸侯印綬二品以上並金
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三品以上凡是五省官及中四品得
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以下凡開
散品名號侯皆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
為銀章不為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
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藩國王之章上藩用金下
藩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
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為官長者給印餘非長官雖位尊

不給

後周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
命以上銅皆龜鈕三命以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
文曰某公官之印其組綬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
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
自紅以下三公如諸公三孤如諸侯六卿如諸伯上大夫如
諸子中大夫自紫以下士自緌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

隋皇后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並黃珠
各以笥貯進於座隅貴妃以下並給印三妃九嬪金章龜鈕
世婦銀印珪鈕文各從其職皇太子妃金璽龜鈕文如其職
煬帝幸遼東命鄭玄為京師留守樊子蓋為東都留守俱賜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十

玉麟符以代銅獸

唐設主符主節掌守幡節分番官掌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
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以起軍旅
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諸軍折衝府諸處提二曰傳符以
給郵驛通制命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
告謀反大逆其符付以三日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徵召
次官無次官付受告符之司三曰隨身魚符已上都督刺四
親王及二品已上散官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隨身魚符四
史大都督府長史司馬諸都護副都護並給隨身魚符四
曰木契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
兩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並行軍所及領兵五百人者以
上馬五百匹以上征討亦各給木契其在外及行用儀式並
准魚五曰旌節周禮掌儀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獸節
符用旌節蘇武在匈奴教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
漢節毛落並其事也

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用以次發之大事兼勅書替代雷守軍將及軍發後更添兵周而復始使若禁推請假勅許及別小事但降符函封追遣使合而行勅解任者皆須得勅書之典就門下對封封內連寫勅符與左魚同函封上用門下盛封印亦准此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雷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雷守人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隨身魚符皆名其官只有一員者不須著姓名即官名其曹司同者雖一員亦著姓名隨身者仍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者不佩魚符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勅負檢校並領兵在外不別給符契若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十一

須週改處分者勅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符同然後承用若傳佩魚符須遞相符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勤合然後鳴鼓立武門苑內諸門有喚人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監門有勅召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勅書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關一首為窳貫以韋大將出賜旌以顛賞節以顛殺旌以絳帛五帶其後罷之文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旛紫練為袋油囊為表節縣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司寶掌琮寶符契圖籍凡神寶受命寶銅魚符及契四方傳符皆識其行用之別

安置具立文簿外三款仗奏聞同檢出付仍錄案記符還朱書記之凡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壘皆金為之藏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雷守給雷守印諸司從行者給行從印建中三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長慶三年鑄御史臺行從印二出使印李說請為監軍使王定遠別鑄印上許之監軍有印自印定遠始元和十三年賜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諸司皆用銅印貞元十年詔賜南詔蠻異牟尋鑄印一用黃金銀為窳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十二

宋初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詔罷券乘驛者復制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銀二飛鳳下銀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康定元年學士李淑請造銅兵符給諸路總管主將發兵三百人或全指揮以上即用別傳信朱漆木牌給應軍中往來之處傳達關報及發兵三百人以下即用又檢到符彥卿軍律有字驗乞令移牒傳信牌上兩處參驗使用一銅兵符漢制銅鑄上刻虎形今聞皇城司見有木魚契乞令省司用木契形狀精巧鑄造陝西五路每路依漢制各給一至二十計二十面更換給用仍以公牒為照驗二傳信木牌舊制用堅木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脚置池槽牙縫相合又鑿二窳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以皮繫往來軍

吏之項臨陣傳言竝以爲符寫其上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迴熙寧五年詔鑄造諸銅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大內鑰匙庫諸門輪差人依時轉銅契入赴庫勘同其鐵牌請人自執在外仗止宿本庫依漏刻發鑰匙付外仗驗請人鐵牌給付候開門訖執鐵牌納鑰匙請出銅契至晚請納其開門朝牌六面隨銅契發放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南郊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樞星門朱雀門南薰門皆勘箭熙寧中王珪議罷而勘契之式尙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請車駕出入罷勘契從之建炎三年改鑄虎符樞密院主之以銅爲之長六寸闊三寸刻篆而符制以緋裏紙版謂之號皇城司掌之敕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三千道人殿門黃絹以方一千道入宮門黃絹以圓八千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圭

道入皇城門黃絹以長三千道後更宮又有檄牌金字牌日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凡青字牌黃青字牌日行三百五敕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紅字牌提舉官催督校選速以議賞罰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尙書省諸司印方二寸尙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節度使州有三印節度使印隨本使使缺則納有司觀察使鎮兵仗則節度使判官掌書記推官書狀用節度使印田賦則觀察判官支使推官書狀用觀察印符刺屬縣則本使判官書用軍則專制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其風俗言刺使則其州事諸王節度觀察使州府軍監縣印皆有銅牌長七寸五分諸王廣一寸九分餘廣一寸八分諸王節度觀察使牌塗以

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其奉使出入皆給奉使印景德初別鑄兩京奉使印又有朱記給京城及外職司及諸軍將校等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凡內外官請於朝則鑄給焉用木者易以銅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漢書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入蜀子孫遂爲蜀人於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令溫柔改鑄焉咸平三年賜山前後百蠻王諾驅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後都鬼王之印爲文景德四年鑄交趾郡王印製安南旌節付廣南轉運司賜之熙寧五年詔內外官及谿洞官合賜牌印並令少府監鑄造送禮部給付元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圭

豐三年廣西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獅子馬遂賜以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印爲文並爲丹州刺史印賜之詔毀其舊印舊制貢院專掌貢舉印日禮部貢舉之印至是別鑄中興仍舊制惟三省樞密院用銀印六部以下用銅印諸路監司州縣如之寺監惟長貳給焉屬則從其長若倉庫關涉財用司或給之監司州縣長官日印僚屬日記無記者令本道給以木朱記文大方寸或銜命出境以奉使印給之復命則納於有司後以朝門出州縣者亦如之新進士置團司亦假奉使印結局還之南渡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尙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乾道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者毀而更鑄紹興元年禮部侍郎李獻言

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姦給毀悉經省部然州縣相沿或以縣佐用東南將印掾曹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弊亦難防請令有司製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毀之紹興十四年鑄成都府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爲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爲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爲文合同印十二鈕內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合同印爲文蕃國效順給銅印南安國王李天祚乞印文曰南安國王之印西蕃隴右郡王趙懷恩乞印文曰隴右郡王之印宜州界外諸蠻印文曰宜州管下羈縻某州之印凡六十顆

遼制金魚符七枚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於內府銀牌二百面長尺刻國字文曰宜速又曰勅走馬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五

牌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割給驛馬若干驛馬闕取它馬代晝夜馳七百里次五百里所至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木契面爲陽背爲陰閤門喚仗用之木箭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用之皇后印文曰皇后敕印皇太后皇太子寶制均未詳吏部兵部之印並銀鑄見復契丹樞密院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諸行宮都部署印銀鑄文不過六字以上銀朱爲色南北王以下內外百司印並銅鑄黃丹爲色諸稅務赤石爲色木麻印木麻鷺鳥之總名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金收國二年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金牌授萬戶銀牌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輦所佩大定二十九年製綠油紅字

及朱漆金字並左右司掌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如臺部別奉聖旨文字亦給之虎符之制五左一右左者謂御前其右付隨路統軍司長官若發兵三百人以上及徵兵召易本司長官從尙書省奏請左第一符近侍囊封付主奏者尙書備錄聖旨與符封用尙書省印記之皆專使帶牌馳送主符者視其封以右符勘合然後奉行主者復用囊封貯左符上用職印具發兵狀以本司印封還付使者送尙書省若復有事左符以次出貞祐三年更定樞密院用鹿符宣撫司用魚符統軍司用虎符若發銀牌若省付部及點檢司者左右司用篋封印驗封交受若發於他處並封題押以篋貯之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印前所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六

帶印記悉上送官正隆初內外官印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乃定制命禮部吏鑄焉三師三公親王尙書令金印方二寸重八十兩馳紐一字王印方寸七分半金鍍銀重四十兩鍍金二字諸郡王印方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國公無印一品印方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二品印方寸六分金鍍銅重二十六兩東宮三師宰執與郡王同三品印方寸五分半銅重二十四兩四品印寸五分五品印寸四分銅重各二十兩六品印寸三分七分銅重各十四兩朱記方一寸銅重十四兩大定二十四年鑄行尙書省御史臺並左右三部印泰和元年安國軍節度

使高有鄰言本州掌印三日安國軍節度使之印曰邢州觀察使印吏戶禮案用之曰邢州之印兵刑工案用之名實不正乞改鑄宰臣奏謂節度使專行之事用節度使印觀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點所軍兵民訟則用本州印著為定制八年勅殿前都點檢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火土五水為號本司差人則給之

元制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為伏虎形首為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一品三臺金印二品三品兩臺銀印其餘印皆用銅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製蒙古字書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然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又押字用印之始也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七

明制宣召親王必遣官齎金符親王之藩及鎮守巡撫諸官奏請符驗俱從兵部奏行尙寶司領之凡軍情重務奉旨差遣給驛者兵部給勘合即赴內府關領符驗給驛而去事竣則繳嘉靖三十七年制南京鳳陽守備內外官並各處鎮守符驗奏事凡監槍整飭兵備並一城一堡守備官不許關領符驗其制上織船馬之狀起馬者用馬字號起船者水字起雙馬者達字起單馬者法武四年始製寶金牌凡軍機文書自都督府中書省長官而外不許擅奏有詔調軍中書省同都督府覆奏乃各出所藏金牌入請用寶又造軍中調發符牌用鐵長五寸闊半之上銀二飛龍下銀二麒麟首為圓窠貫以紅絲條嘗遣官齎金牌信符詣西番以茶易馬其牌四十一篆文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永樂

二年製信符金字紅牌給雲南諸蠻武臣懸帶金牌則洪武四年所造闊二寸長尺上銀雙龍下銀二伏虎牌首尾圓窠貫以紅絲條指揮佩金牌雙雲龍雙虎符千戶佩鍍金銀牌獨雲龍獨虎符百戶素雲銀牌符太祖親為文銀之日上天祐民朕乃率撫威加華夏實憑虎臣賜爾勳衛扈從公侯駙馬五府都督日直錦衣衛當直及都督率諸衛千戶夜巡內皇城金吾諸衛各輪官隨朝巡綽俱給金牌有龍虎麒麟獅雲以官為差其扈從金字銀牌以銅為之塗以金高尺闊三寸分字號五仁字銀獨龍蟠雲花公侯伯都督佩之義字銀伏虎盤雲花指揮佩之禮字銀獬豸蟠雲花千戶衛鎮撫佩之智字銀獅子盤雲花百戶所鎮撫佩之信字銀盤雲花將軍佩之牌下鑄守衛二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六

篆字背鑄二十四字首竅貫青絲鎮撫及將軍隨駕直宿衛者佩之下直則納之凡夜巡官於尙寶司領令牌禁城各門金吾等衛指揮千戶分領申字號牌午門一至四長安左右門東華門五至八西華門九至十二玄武門十三至十六五城兵馬指揮亦領令牌東西南北中城分領木金火水土五字號守五衛巡城官並金吾等衛守衛官俱領銅符留守衛指揮所領承字及東西北字號牌俱左半字陽文左比金吾等衛端門承天門東西北安門指揮千戶所領承字及東西北字號俱右半字陰文右比銅符字號比對相同方許巡行內官內使之出亦比對銅符而後行皇城九門守衛軍與圍子手各領勇字銅牌錦衣校尉上直及光祿寺吏典廚役

遇大祀俱佩雙魚銅牌凡郊廟諸祭分領牙牌圓花牌陪祀官領之長花牌供祀官領之長素牌執事人領之謂之祀牌凡駕詣陵寢扈從官俱領小牙牌凡文武朝參官錦衣衛當駕官亦領牙牌以防姦偽其制以象牙爲之刻官職於上不佩則門者卻之私相借者論如律公侯伯以勅字駙馬都尉以親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樂字入內官以官字正德十六年禮科邢寰言牙牌惟常朝職官得懸比來權姦侵柄傳旨升官者輒佩牙牌宜清竅以重名器乃命文職不朝參者毋得濫給牙牌武官進御侍班佩刀執金鑪者給與洪武十五年製使節黃色三簷寶蓋長二尺黃紗袋籠之又製丹漆架一以節置其上使者受命則戴以行歸則持

大典通考卷二十六

九

之復命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爲節柄長八尺其毛三重而黃公紹謂會注漢節柄長三尺毛三重以旄牛爲之詔從三皇后金冊二片依周尺長尺二寸廣五寸厚二分五釐字依數分行鐫以眞書上下有孔聯以紅絲開闔如書帙藉以紅錦褥冊蓋用木飾以渾金瀝粉盤龍紅紵絲襪裏內以紅羅銷金小袂外以紅羅銷金夾袂包之五色小縑縈於外寶用金龜鈕篆文曰皇后之寶方五寸九分厚一寸七分寶池用金闕取容寶篋二一置寶一置寶池每副三重外篋用木飾以渾金瀝粉蟠龍紅紵絲襪裏中篋用金鍍蟠龍內小篋飾如外篋內置寶座四角雕蟠龍飾以渾金座上用錦褥以銷金紅羅小夾袂裏寶篋外各用紅羅銷金大夾袂覆之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有印妃用鍍金銀冊二片廣長與后同冊蓋飾以渾金瀝粉蟠

鳳其印用金龜鈕尺寸與諸王寶同文曰皇妃之印篋飾以蟠鳳皇太子冊用金二片制與皇后冊同寶用金龜鈕篆書皇太子妃冊用金兩葉重百兩每葉高尺二寸廣五寸藉以錦聯以紅絲條墊以錦褥裏以紅羅銷金袂其蓋飾以渾金瀝粉雲鳳內有花銀釘嵌金絲鐵筭籥外以紅羅銷金袂覆之親王冊制與皇太子同寶用金龜鈕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寶妃金冊子妃冊減一公主銀冊二片鐫字鍍金藉以紅錦褥冊蓋飾以渾金瀝粉蟠螭印同宋制金龜鈕文曰某國公主之印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印池用金外篋用木親王世子承襲授金冊傳用金寶世子妃印制親王妃金印郡王鍍金銀冊鈕篆文曰某世子妃印鍍金銀印冊文視世子妃止有銀冊洪武初鑄中外諸司印

大典通考卷二十六

十

正一品銀印三臺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在外各都司正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二分厚八分餘正從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惟衍聖公正二品三臺銀印順天應天二府正三品銀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五釐其餘正從三品俱銅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惟太僕光祿寺並在外鹽運司俱從三品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正四品從四品銅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品從五品銅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惟在外各州從五品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正六品從六品銅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釐七品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八品銅印方二寸厚二分五釐九品銅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釐未入流者銅條記闕一寸三分長

二寸五分厚二分一釐以上俱直鈕九疊篆文初雜職亦方印洪武十三年改條記凡百官之印惟文淵閣銀印直鈕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征西鎮朔平蠻諸將軍銀印虎鈕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葉篆文公侯伯及都督充總兵官曰掛印將軍征伐則命佩印以往旋師則上於朝初太祖重御史之職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二印文曰繩愆糾謬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內府有事受以出復命則納之洪武二十三年改製某道監察御史奉差者則曰巡案某處監察御史銅印直鈕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明初賜高麗金印龜鈕方三寸文曰高麗國王之印賜安南鍍金銀印駝鈕方三寸文曰安南國王之印賜占城文曰占城國王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圭

之印賜土蕃金印駝鈕方五寸文曰白蘭王印

論曰書契代興人事日繁上下之交互設防制自朝廷達於官府莫不有章記篆刻以爲之信至其外施於四方也或剖圭璧以爲符或斲竹木以爲節禁姦宄備禍亂其術至精且密矣然而究無以革人心之詐僞也莊周氏有激其事從而爲之說曰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夫民既流入於詐僞矣一旦欲使復還朴鄙之俗是猶逆坂而輓千鈞之車其勢豈可得哉昔之聖人預識其然是以多爲之制嚴爲之備天下後世幸賴其法制之存人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公然爲亂此則聖人之功也由秦漢以來通郵置傳使者齎尺寸之函不終朝而足

蹟及於數百里不可謂非敏且速矣然今日之士大夫猶以是爲迂緩而不足稱於是取外夷所謂電信者斤斤而慕效之其速百倍於傳郵其費亦且萬倍而不啻然天下不幸有變則彼爲之反間者不過用一夫一刃之力足以制其去留而無難吾不知機巧自炫之徒將恃何術以備之也舉天下之人是今而非古賤中國而貴夷狄舍堯舜以來數千年之法制不用而輕信夫荒誕怪幻之說以爲制勝之策是大惑也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六

圭

祿制考

歷代祿制

漢儒述王制多采夏殷之法自鄭康成孔穎達皆有是說及觀孟子與北宮錡論周室爵祿往往異於王制所云然則三王之制大抵各從其宜爾傳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畜馬乘不察雞豚大臣有以貪穢敗者不謂之貪穢謂之簠簋不飭每歲用季秋之月收祿秩之不當者參酌而增易之蓋先王刑賞忠厚專以風厲百司之廉恥而使之克己自新其意深矣故三代盛時朝無佞

位官無冗食一命之士辨材然後授之官位定然後給之祿其貴賤有秩其多寡有程自王之支庶子弟達於在朝之公卿大夫無人不有田邑以供宗廟之祭祀而瞻其身家之養下至府史胥徒鄉遂小吏外及列國之卿大夫士亦然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樂記曰武王克商庶士倍祿元公因之訂為常經于是司祿之秩設焉及周衰禮廢上下僭竊大國之侯兼地千里其臣下亦各務廣私地之封是時齊有晏子佐景公定崔慶之亂公與之邶殿之邑六十辭而不受其言曰民生厚而利用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故其相齊數十年躬行儉節推恩親

故三黨無凍餒之人國中賴以舉火者七十有餘家焉又魯公族大夫季文子歷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忠勤之義聞於鄰國自是而外黷貨性成驕溢無度晉之六卿族大窳多范中行比最先亡智伯以汰侈亦亡韓魏與趙連謀遂舉晉地而瓜分之齊田氏用豆區金鍾之量厚施得民卒行篡奪攘有齊國至魯季孫意如逐其君昭公三分公室之賦君取一臣取二流及戰國并而為七又分封其子弟大臣於是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黃歇恃其富厚有土之資招致奸俠為世大患由是言之封建之法既壞雖世祿不可復行語曰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秦有天下盪滅古法子弟無尺土之

封功臣無立錐之地豈獨其資性刻薄哉亦有鑒於周末之已事而然耳漢魏以來封建浸微郡縣守令貪廉雜用然爵祿慶賞之典豈嘗一日或廢哉作祿制考其屬目二曰祿田曰職田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 內史掌王之八枋二曰祿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為之辭也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版也賞賜亦如之 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官詳任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

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魏成子食祿於魏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

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今考周禮地官司祿職掌獨闕疑即孟子所謂惡而去之者傳曰君取一臣取二孟子謂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竊意司祿之文必有尤不便于諸侯者故去之特急當孟子時已無可考非待秦火始亡也

秦始制祿以石大事記曰秦之祿秩於史無所考漢制三公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五

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考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按范睢毀穰侯之辭曰自斗食以上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王翦攻闕與居斗食以下秩居斗食以下者謂佐史也呂不韋死其舍人六百石以上尊爵以此三事考之則漢之祿秩大率皆秦制其間小有增損則不可知耳趙翼曰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子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案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十斗為斛一斛即是一石後世五斗為斛兩斛為一石宋時已然

制萬石穀月三百太師太傅太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前後左右將軍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滿也月後左右將軍中二千石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真二千石外賦傳俗華秩視真二千石在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得千八百石又高注汲黯傳云諸侯相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臣瓚注詹事引茂陵書秩真二千石而百二千石得千四百四十石太官表乃無此秩東則有之太子少傅詹事茂陵書秩真二千石太子太傅荀悅漢紀自太子太子少傅詹事真二千石將作少府大長秋長樂少府建平四年四大后各置少府皆中二千石長信少府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京輔都尉左輔都尉右輔都尉司隸校尉荀悅漢紀校尉並比二千石城門校尉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

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六

賁校尉諸侯相初真二千石郡太守增秩者為中二千石長信中太僕諸侯太傅諸侯御史大夫諸侯中尉哀帝曰傳相中尉皆國二千石中少府左曹右曹大郡都尉州牧真二千石長陵令呂后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大內比石穀月丞相司直護軍都尉光祿大夫亡印殺增秩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監羽林中郎將西域都護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郡都尉千石穀月解丞相長史大司馬長史御史中丞將軍長史太常丞光祿丞衛尉丞六典注太僕丞大鴻臚丞宗正丞大司農丞少府丞執金吾丞廷尉正監廷尉左監廷尉右監荀悅漢紀正監丞秩比千石侯郎中令諸侯僕武帝損郎中令秩萬戶縣令比千石八十八斛太中大夫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謁者僕射期門

僕射八百石成帝陽朔二年除吏入百石比八百石諫大夫

六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將作少府丞詹事丞水衡都尉丞廷尉左平

廷尉右平京兆丞左馮翊丞右扶風丞京輔都尉丞左輔都

尉丞右輔都尉丞郡長史州刺史郡太守丞郡都尉丞萬戶

縣令朔方刺史太子門大夫太子庶子太常掌故武騎常侍

公車司馬令大廡令未央令家馬令車府令路輪令騎馬令

駿馬令式道左候式道右候式道中候廩犧令外史閭師比

六百石秩月六博士議郎左中郎右中郎五官中郎戊己校

尉太子洗馬謁者五百石成帝陽朔二年除吏五百石縣長

四百石秩月五縣丞縣尉比四百石秩月四五官侍郎左侍

郎右侍郎三百石秩月四次縣長比三百石秩月三五官郎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七

中左郎中右郎中二百石秩月三左馮翊卒史縣丞縣尉比

二百石秩月二御史屬左右內史卒史郡國五

經卒史大行卒史長安游徼長安獄吏趙廣漢為京兆奏請

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比百石斗食師古曰斗食者言一歲

不滿百石日佐史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三等自

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吏理也主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

之秩斗食月奉十斛佐史月是為小吏王莽詔曰自公卿以

布二匹或帛一匹子每念之今奉祿一歲六十斛凡吏比二

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時亦有

不具耳 初孝惠帝即位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

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孝宣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母侵漁百姓難

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又應劭漢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

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之二漢時王成為膠東相黃霸為潁

川守皆以治行增秩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郡大

守秩成帝綏和元年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二年又益

三百石以下奉

章俊卿曰漢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下至百石吏祿各有

差其見於百官表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

將軍俸錢月六萬是漢祿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

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八

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

當時亦不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

無冒恥干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

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勤事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裕至平帝

時諸吏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比二千

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

損之耳

後漢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

斛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俸月百斛千石俸月八

十斛六百石俸月七十斛比六百石俸月五十斛四百石俸

緝五十匹秋百匹綿百斤尚書令食俸月五十斛春絹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太子太傅少傅食俸日三斛春錫絹五十匹秋百匹綿百斤通典不載魏晉祿制馬氏通考取晉書職官志以此一條以補之然志文簡略不全他書又無可考姑仍其舊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宋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永元初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其郡縣

田祿武帝永初二年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前制計月分祿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十一

齊氏眾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永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里

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一品秩萬石第二第三品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二千石及侯景之亂國用常福京官文武月

唯別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京口甯桂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甯桂

等小州比參軍甯州理建甯桂州理始安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公府參軍官品第六丹陽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尹理建康吳郡會稽並列郡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七高原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原晉康並郡軍署者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吏為

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即以居下為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略不得而詳

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

臺附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勅而裁凡加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益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鮓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婚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公給

陳氏祿秩自萬石至二百石多依梁制又有戎號擬官第一品比秩中二千石第二品至四品秩中二千石第五至第六

並千石第七至第八並六百石第九品並四百石諸將起自第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雖除不領兵領兵不滿百人并除

此官而為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二千石減為千石千石降為六百石六百石降為四百石自四郡縣自各以本秩論凡板將軍皆降除一品諸依此減降品秩其封爵第一品秩萬石二品至四品並視中二千石第五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十二

至第六並視二千石第七至第八並視千石第九品視六百石

後魏初無祿秩至孝文帝太和八年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周禮有食祿之典二漢著受俸之秩逮於魏晉莫不率稽

往憲經綸治道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二匹穀

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兼商用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又詔曰俸制班行

以十月為首每季一請於是內外百官受祿有差九年制皇子封王者皇孫及曾孫紹封者皇女封者歲祿各有差十年

議定州郡縣官依戶給俸十八年詔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

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十
九年減閑官祿以裨軍國之用千忠傳太和中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乃悉歸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天下之民絹布一匹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正光三年詔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不聽錮貼店肆爭利城市時薛虎子上疏曰陛下遠崇古典留意治方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令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蓄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練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恐聞賦重更懷進退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書

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奏文明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小有不即便虧通式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高閭表曰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中原幅裂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大魏應期紹祚式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利潤之厚如何可改且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

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息其濫竊貪者感而嚮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詔從閭議

北齊秩一品每歲八百匹為一百匹從一品七百匹為一百匹二品六百匹為一百匹從二品五百匹為一百匹三品四百匹為一百匹從三品三百匹為一百匹四品二百匹為一百匹從四品一百匹為一百匹五品一百匹為一百匹從五品八十匹為一百匹六品八十匹為一百匹從六品六十匹為一百匹七品六十匹為一百匹從七品四十匹為一百匹八品四十匹為一百匹從八品三十匹為一百匹九品二十匹為一百匹從九品十匹為一百匹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匹司縣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為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中下下各以二十匹為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匹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四匹中下下各以

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匹司縣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為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中下下各以二十匹為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匹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四匹中下下各以

十匹為差州自長史下逮於史吏郡縣自丞以下逮於掾佐亦皆以帛為秩郡有尉者尉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給之自一品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流外勳品或以五人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諸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皆聽勅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

後周制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五

上下畝至四金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金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金為下年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

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為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二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一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推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開皇八年

五月高祖奏請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以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收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廩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廩錢物出舉與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壞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廩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義甯二年唐王為相國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唐初官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四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六

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歲給之外官則否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廩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廩本錢以番官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又詔得上下考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匱宜給祿養親自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以十五石為一等八品

九品以二石五斗爲一等無粟則以鹽爲祿十二年罷諸司公廩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閭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廩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况塵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二十二年置京諸司公廩本錢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腳直爲京官俸料冊府元龜是年詔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宜準致仕例給以半祿并賜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顯

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七

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職事官又有防閭庶僕一品防閭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有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外官以州府縣

上下中爲差少尹長史司馬及丞減長官之半參軍博士減判司三之二主簿縣尉減丞三之二錄事市令以參軍職田爲輕重京縣錄事以縣尉職田爲輕重羈縻州官給以土物關監官給以年支輕貨折衝府官則有仗身上府折衝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長史別將三人兵曹二人中下府各減一人皆五十日而代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廩雜用不給員外官檢校判試知給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勳官衛官減四之一四夷宿衛同京官通典內供奉及裏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閭庶僕一事以上並同正官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食料賜會與京官同諸檢校及判試之等官不帶內外官者料度一事以上准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檢校及判試知處正官見關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人正官者亦給其侍御史殿中監及監察御史知試等官並同內供奉裏行例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史

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太

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爲百官俸料京官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下縣三十八萬五千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麟德二年給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閑幕士爲之咸亨元年與職事官皆罷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閭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廩出舉典史有徹垣墉鬻田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

儀鳳三年于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防閣庶僕邑士仗身封戶調露元年職事五品以上復給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執衣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為之防閣庶僕皆滿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通典諸州縣官流內九品以上及在外監五品以上皆給執衣隨身驅使典執舉視其監官於隨州縣取充關津嶺都護府不治官並不給分爲三番每周而代不願代者聽之都護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護四人副都護長史司馬三人諸曹參軍事二人上鎮將四人中下鎮將上鎮副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鎮倉曹關令丞成主副各一人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三品以上仗身三人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收課親王出藩者府佐史典軍副典軍有事力人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當及應子以兵及勳官為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

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閣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州縣典史捉公廩本錢者收利十之七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眾祕書少監崔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開元十年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遂罷天下公廩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通典省王公以下視品官參佐及京官五品以上給防閣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十八人七品十二人八品八人九品六人特封縣主三十四人京官仕兩職者從多給凡州縣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八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八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諸親王府屬十八年州縣籍一歲稅錢為本以高戶並給士力數如白直

六典通考卷二十七 年
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天下公廩本錢收贏十之六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閣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百二萬四千三百萬七千四百品萬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祿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三品四百斛從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從四品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斛從五品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為率至從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為率至從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先是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

者開月督課爲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
縣官天寶初給員外郎料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
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以爲便自開元後置使甚眾每使各
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
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
萬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
一通典天寶七載九月敕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
及太守等並聽常蓄絲竹以展權煥行樂盛時式羣中外
至入載六月敕其男口給使王家不過二十人其職事官
一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
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
不得過一人百官家蓄絲竹及給使口並是朝恩優寵資給
故附於庶僕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
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元年亦給外官半料及職田京官給手
力課而已永康末取州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苗子三之一
市輕貨以賑京官大祿元年秋天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
萬緡輸大盈庫封太府左右藏鑄而不發者累歲二年復給
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以三之一供軍餉增稅青苗錢一畝
至三十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楊綰常袞
爲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
錢楊綰定州府官月廩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江淮
大州月千緡而山劍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
舊制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
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
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

居三之一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爲相又增
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
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外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
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日私馬四曰手
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
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絨射生神策軍大將
軍以下增以鞋比大祿制祿又厚矣冊府元龜貞元三年敕
通賞減黜官員人人皆怨是年李泌作相請復之以從人欲
救出日於本貫及寄住處州府支給至貞元四年 李泌以度
支有兩稅錢鹽鐵使有筭推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
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關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
萬緡京兆和羅度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取之減王公以下
永業田詳職田考尚郡主檢校四品京官者月給料錢三十萬祿
百二十石尚縣主檢校五品京官者料錢二十萬祿百石者
百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爲不可勝削矣然有名存而職廢
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遂爲常法于時祠祭
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
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
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人破
首詣閑廩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使捉
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議

者以兩省尚書省御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倍稱息利非馭
官之體元和九年戶部除陌錢每緡增墊五錢四時給諸司
諸使之餐置驛使官督之御史一人覈其侵漁起明年正月
收息五之一號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錢初捉錢者私增
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為姦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
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得踰
官本其後兩省捉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間鬻茶鹽以撓法
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為差其後宰
相李珣楊嗣復奏堂廚食利錢擾民煩碎於是罷堂廚捉錢
官置庫量入計費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
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

大典通考卷二十七

七

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
太傅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節
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
丞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祕書殿中內
侍監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鴻臚太僕光祿衛
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
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
左右庶子節度副使刺史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尹
少監少卿國子司業少詹事六萬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
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
牛衛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諭

德家令寺僕寺率更寺令親王傅別敕判官觀察團練判官
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
將軍諸府大都督司錄參軍事鵠赤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
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常侍侍御史殿中侍
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祕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都宮苑總
監監都水使者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推
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事畿縣上縣令四萬懷化
中郎將三萬七千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
衛殿前左右射生軍神策軍大將軍左右衛金吾衛將軍三
萬六千補闕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
五千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遺司天少監六局奉御內常侍

大典通考卷二十七

七

監察御史御史臺主簿太常博士陵署令大理司直中書主
書門下錄事太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司馬驍衛武
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軍歸德中郎將
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巡官鵠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
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城門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六局直
長十六衛六軍諸府十率府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鵠赤縣
主簿尉二萬五千歸德司階二萬二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
郎陵署丞諸寺監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都水監丞詹事
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文學三寺丞五局郎王府諮議參軍
支畿縣上縣主簿尉二萬懷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
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三百五十歸德中候萬七

千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宏文館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郊社太樂鼓吹署令四門助教京都宮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軍衛佐尚書省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大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左右郎將親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僕寺進馬三千七百一十二符寶郎內謁者監九寺諸監詹事府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事太子文學侍醫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直兩赤縣錄事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化執戟長上萬一千門下省典儀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表

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率府衛佐諸司主事御史臺主事萬二千司醫太醫署丞歸德執戟長上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監內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錄事主事八千司階千牛備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都園苑四面監監兩京諸市中尚武庫武成王廟署令王府掾屬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七千司天臺主簿靈臺郎保障正上局醫令七品陵廟令京都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監監太子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邑司令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泉副監五千書算律學博士內謁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京挈壺正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副監醫鍼博士醫監陵廟令司竹溫

泉監丞太子藥藏局丞王府參軍事王國大農公主邑司丞四千獄丞國子監直講掌客司儀中局署丞監膳監作監事食醫尚葷進馬奉乘主乘典乘司庫司廩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胡府兵曹參軍事司天臺司辰司厯監候內坊典直官教博士樂正醫正卜正按摩祝禁卜博士針醫卜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署丞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簿親王國尉丞三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八百五十日知錄北夢瑣言唐舉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為太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詳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日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日某每歲公稅享六十楊事例錢荷無敗關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

六典通考 卷二十七

表

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相宜平臺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安請令長安游微散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番人誠清吏之本務矣 大中六年中書門下奏應諸州刺史既欲責其潔已須令俸祿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級無制致使俸薄處無人願去祿厚處終日爭先應中下州司馬軍事俸料供不滿一百千者請添至一百千緊上州添至一百五十千雄望州則添至二百千先已過者即仍舊信昭亂離國用窘闕至章俊卿曰唐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廩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厯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厯大厯中權臣

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於內官有自方鎮為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 顧炎武曰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多有員外置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官員加一分仍為常式而白居易為整屋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宴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

大典通考 卷二十七

考

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為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鏞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梁開平三年詔百官俸料委左藏庫依則例全給 後唐同光初租庸使以軍儲不充百官奉錢雖多而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奉復從虛折 後漢乾祐三年勅諸道州府令錄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與俸戶逐戶每月納錢五百與除二稅外免放諸雜差遣不得更種職田所定

俸戶於中等無色役人戶內置不得差令當直及赴衙參若更納課錢並許百姓陳告 周顯德五年中書奏諸道州府縣官及軍事判官並宜則例定料錢及米麥等以來年支給其內外官課戶莊戶俸戶柴炭紙筆戶等並停如今後更有入戶願充此等戶者仰本州勒充軍戶配本州牢城執役

自漢以後唐之祿制最為優厚顧氏所述是已五代承僖昭喪亂之後軍儲不足百官僅支半俸仍從虛折而殿廷有買宴之錢州鎮有進奉之儀其將安所取給乎考其時民間有課戶有俸戶有莊戶至于薪炭紙筆之役亦各有戶則吏人之饜養亦多途矣史稱北漢國小

大典通考 卷二十七

考

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三十緡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愚以為生其時者幸而為吏不幸而為民吏貪可以責之民而民則既厄于兵戈又困于敲扑吾不知其何計以舒死也

祿制考

歷代祿制

宋乾德四年詔曰州縣官奉皆給他物頗聞貨鬻不充其直責以廉隅斯亦難矣至有賦於匪肆重增煩擾且復抵冒公憲自罹刑辟甚無謂也漢乾祐中置州縣官奉尹除二稅外獨其他役周顯德始革其制自今宜逐處置回易料錢戶每本官所受物凡一千分納兩戶忝其貿易戶輸錢五百獨役之令悉如漢詔所賦官物令諸州計度充一歲所給之數與蠶鹽同時並給之其萬戶縣令五萬戶州錄事兩京司錄舊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月奉錢二萬者給四十戶率是為差簿尉及戶法掾舊月俸六千者增一千如所增之數給與奉戶是歲令西川官全給實錢開寶四年詔節察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事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太平興國元年詔罷天下奉戶其本官奉錢並給以官物令貨鬻及七分仍依顯德五年詔增給米麥二年詔諸道所給幕職州縣官俸頗聞官高不能充七分之數宜令三分給一分見錢二分折色令通判面估定官物不得虧損其價又令西川諸州幕職官奉外增給錢五千端拱元年詔曰州郡從事之職皆參贊郡畫助宣條教而州縣之任並飭躬莅政以綏吾民虞祿之制

宜從優異除川陝嶺南已給見錢外其諸州府幕職州縣官料錢舊三分之二給以它物自今半給緡錢半給它物漕化

三年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幕職州縣官料錢給以它物者每千給錢七百

初川陝廣南福建幕職州縣並許預借奉錢大河北河東絳邊州軍自今許預借兩月近地一月奉錢

真宗咸平元年詔文武羣臣有分奉它所而身沒未聞計已給者例追索可憫自今川陝廣

南福建一季餘處兩月悉蠲之三年詔羣臣月奉折支物無

收其算尋又增川陝路朝官使臣等月給添支

知制誥楊億外官俸錢支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閑庶僕親事帳內執衣

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資於家本司又有

公廩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

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罷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

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需於市廛裁得其三

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詔吏能勤事而俸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今之結髮

登朝陳力就列其俸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

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寮之師

長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甚可駭也欲乞百官俸祿

雜給並景德四年詔自今掌事文武官月奉給折支京師每

一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願給他物者聽大中祥符五年

詔文武官並增奉司御史大夫六尚書中丞郎兩省侍郎太

常宗正卿內客省使上將軍各增十千橫班諸司各增五千

朝官五品正中郎將已上諸司使副各增三千京官內殿承

制崇班閣門祿候各增二千供奉官各自乾興已後添給兼

增一千五百奉職借職增一千餘如舊人餐錢至嘉祐始著於祿令自宰相而下至嶽瀆廟主簿凡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一 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
樞密院事二百貫春冬服小綾各十匹絹各
少師少傅少保三百貫春冬服羅二匹小綾三十匹職事官職
錢開封牧百貫春冬服羅一匹小綾二十匹百兩 太子太師太
傅太保二百貫春冬服羅一匹小綾十匹絹二十匹 少師少傅少
保百五十貫春冬服小綾各七匹絹各二匹 御史大夫六部尚
書小綾五匹絹十七匹冬冬服綾絹同各五十匹 翰林學士
承旨翰林學士五十貫同上 左右散騎常侍五十貫試四十四
五員春服小綾三匹冬冬服小綾五匹 權六曹尚書御史中丞六曹
侍郎並同常侍太子賓客行五十貫守四十七貫試四十五
太子詹事小綾各三匹給事中中書舍人行五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守四十五貫試四十四 左右諫議大夫行四十五貫守四十貫
六曹侍郎行四十五貫試四十四 太常宗正卿行三十八貫守二十五貫
序祕書監行四十二貫守三十七貫 七寺卿國子祭酒行二十五
二貫試太常宗正少卿祕書少監行三十貫守二十八貫 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左右司郎中行四十貫守三十貫 國子司
業少府將作軍器監行三十貫守二十八貫 太子少詹事行三十
三十二貫 太子左右諭德行二十貫守十八貫 太子少詹事
人侍御史行三十七貫守三十三貫 左右司員外郎六曹郎中
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行三十五貫守三十一貫 左右正言行三十
三十貫試諸司員外郎同司諫少府將作軍器少監行三十
二十八貫試 太子侍讀侍講行二十五貫守二十二貫 監察御史同正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言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九貫試十八貫 太常丞太醫令宗
正丞知大宗正丞祕書丞大理正著作行二十五貫守二十
元年指揮宣教郎任館職寺監丞簿評事臺法主簿寺
簿正司直添給職錢十六貫指揮每月支米三石 七寺
丞行二十二貫 祕書郎行十八貫 太常博士同七寺丞著作
佐郎同祕書郎國子監丞同七寺丞大理司直評事同著作
郎少府將作都水監丞行二十貫 祕書省校書郎行十八貫
四正字行十六貫 御史臺檢法主簿九寺簿行二十貫 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太學武學博士行二十貫 諸王府翊善贊讀直講記
室料錢並 律學博士行十八貫 太常寺奉禮郎行十六貫 太常
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六貫 太官令行十六貫 五監主簿行十六貫
太學正錄武學諭行十八貫 律學正行十六貫 樞密院

官屬都承旨承旨 料錢四十貫職錢三十貫承旨二十五貫
後五匹絹十五匹副都承旨料錢三十貫職錢二十貫承旨
 同主管承旨司公事加五貫春衣羅檢詳諸房文字職錢三
 一匹絹十五匹冬絹同絹三十兩 凡諸職事
 日五百計議編修官 添支錢十貫第三等折食錢
官職錢不言行守試者準行給職事官衣如寄祿官例及無
立定則例者隨寄祿官給職料錢米麥計實數給兩應給者
從多給 諸稱請受者謂衣糧料錢餘並為添給舊制
觀文殿大學士三十貫 米三石 觀文殿學士資政保和殿大
學士二十貫 資政保和殿學士十五貫 米並同上春冬小
 冬絹十五匹兩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學士直學士
 十五貫 春冬小綾各三匹絹各十五匹 保和殿龍圖天章寶文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七

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同大觀中添支改名貼職錢觀文殿
大學士 貼職錢百貫米麥各二十五石 添 觀文殿學士資政
保和殿大學士 八十貫米麥同 添 資政保和殿學士 七十貫
 添支米麥同萬字茶二斤春冬綾五匹 端明殿學士 五十貫米
 添支米三石麵五石萬字茶二斤春冬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
 綾五匹絹十七匹羅一匹冬冬絲五匹兩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
徽猷敷文閣學士樞密直學士 正三品四品四品米麥各十石
 二斤春冬綾五匹絹十七匹 龍圖天章寶文徽猷敷文閣直學
士保和殿待制 三十貫米麥各十七石五斗春冬綾各龍圖
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 二十貫米麥各一十二石
 十五匹春羅一匹 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祕閣修撰 各十
 匹冬冬羅五十兩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直祕閣 各十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直祕閣 各十 宣和間

賜賜賜錢仍舊制紹興因之諸學士添支錢曾任執政官以
 上者在京外任並支其餘在京支外任不支米麵茶炭奉馬
 儻人衣糧內外任並給酒添支馬草料外任勿給在外知判
 州府軍監等荆南永興江甯揚潭州三十千鳳翔洪州二十
 千 廣州知州七百千逐月均給成都府給鐵以都總管經略
 安撫等使者河北四路陝西逐路河東路前任兩府並五十
 千大中大夫待制以上三十千特添二十千 知大名府如常
 同知并州帶學士三路管幹機宜文字朝官十千京官七千
 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經略安撫使自太中大夫以上
 三十千 朝臣充廣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 河北沿邊安撫
 副使都監以橫行使充三十千 自橫行副使并武功大夫至
 敦武郎以上充二十千乘議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八

都監 郎十五千 同管幹河東沿邊安撫司公事以橫行副使
 至敦武郎以上二十千乘義祇候十五千通判大藩京朝官
 有二十千至十千者餘州軍十千至七千者京官七千 通判
 成都府給錢入十千京官六十千朝官通判成都 三都路
 府梓州夔州路州軍府給錢七十千京官五十千 三都路
 轉運使淮南荆浙 置茶鹽礬稅都大發運使太中大
夫待制中 上三十千朝官充發運使副二十千 武
 大夫至武 充發運使副 三門白波發運使朝官二十千
 都監同 充判官十千 諸路轉運使副朝官二十千 任成都梓州夔
 朝官充判官十千 諸路轉運使副朝官二十千 任成都梓州夔
 千千至四十 府界并諸路州府軍監縣鎮監當朝官七千京
 千凡三等 官五千至四千二等武功大夫以下至進義校尉自十千至
 二千七千 朝官任川陝州府軍監給錢五十千京官三十
 千至二十五千凡二等進義校尉以上成都梓州

自六十千至朝官充陝西及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舉
二十五千凡五等提點鑄錢等公事自二十千至十五千二等朝官充都大提
舉河渠司幹當及提舉宮觀併催遣輦運催綱諸州監物務
等自十五千至七千三等任川路給錢七十千京官充催促輦運催
裝斛斗綱船並諸州監物務等自七千至五千二等任川路
五十都大提舉修護黃河防滯岸諸處巡檢並監北京大內
軍器庫并蔡河撥發催綱等並以兩省供奉官以下至內品
充自十千至三千七等凡外任添給羊二十口至二十口六等
米二十石至二石七等麩三十石至二石七等儻二十人至
二人七等馬十匹至一匹六等祿粟及隨身元隨僕人之制
宰相粟百石隨身七十人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九

同知樞密院事粟百石隨身五十人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
傅少保百石舊制百石隨身百人太尉百石隨身五十人節度
使百五十石承宣使百石元隨各五十人觀察使防禦使百
石團練使七十石元隨各三十人諸州刺史五十石元隨二
十人捧日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都團練使五十石儻十人
龍神衛右廂都指揮使帶遙郡團練使同殿前都班直都虞
候諸軍都指揮使遙郡刺史二十五石儻五人神龍衛都虞
都指揮使帶遙郡刺史同觀文殿大學士儻二十人觀文殿
學士資政保和殿大學士儻十人資政保和殿學士龍圖天
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學士儻七人樞密都承旨儻十人
副都承旨諸房副承旨七人餘京畿守令幕職曹官自十石

七石五石至二石各有等凡一石給六石米麥各半熙寧中
石兩石者中書堂後官提點五房公事逐房副承旨自七
人五人至一人各有數公用錢自節度使兼使相給二萬貫
次萬貫至七千貫四等節度使萬貫至三千貫四等節度觀
察留後五千貫至二千貫四等觀察使二千貫至二千五百
貫二等防禦使三千貫至千五百貫四等團練使二千貫至
千貫三等刺史千五百至五百貫三等觀察使以下在京
守任邊要或加錢給者如故皆隨月給受咸平五年令河北
給京師或月給或歲給章俊卿曰祖宗兩意養賢前代俸
給未有實數今皆以實給之省官益俸見於開寶優游養賢
見於雍熙祥符則加之實元則不減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十

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寄祿
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入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
祐最為優異矣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
品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又美以省言也元祐
稍減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已計如此至崇觀
姦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糧等錢有言之者則
曰減俸非治世事噫古之制祿為天下公後之制祿為一己
私竭膏血之私奉裕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後一
洗陋政增損得其道矣然嘗考祖宗之制大要有三一日優
小吏二日優外臣三日優故老選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
俸紹興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

王鼎田見於慶麻按文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

趙翼曰宋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然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置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十一

宋祿制自宰執以下有茶酒廚料及薪蒿炭鹽之給中書樞密請司院有給紙者諸使臣或給驛券倉券館券為道路廩食之費其事瑣屑今不備錄宋又有祠祿之制以佚老優賢其初以大官主管某宮某觀公事或是監當差遣如監船場酒務之類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士大夫異議乃創為宮觀祠祿以待之然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元祐以後致仕之官多自陳乞有兼領者有再任者自是頗多泛濫南渡後申明條法仍復舊制

全百官俸給正一品三師錢粟二百貫石麩米麥各五十稱者春衣羅秋衣綾各五十匹春秋絹各二百匹縣千兩三公

錢粟二百五十貫石麩米麥各四十稱石春羅秋綾各四十匹春秋絹各百五十四匹縣七百兩親王尚書令錢粟二百二十貫石麩米麥各三十五稱石春羅秋綾各三十五匹春秋絹各百二十四匹縣六百兩皇統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王給二品俸餘宗室以三品俸給之天德二年三師宰臣有一官兼數職者前此並給以俸令從一官其兼職之俸不重給大定二十六年詔以職務煩簡定分數給兼職之俸從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帥樞密使郡王開府儀同錢粟二百貫石麩米麥各三十稱石春秋羅綾各三十四匹絹各一百匹縣五百兩平章政事錢粟各一百九十貫石麩米麥各二十八稱石羅綾各二十五匹絹各九十五匹縣四百五十兩大宗正錢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十一

粟一百八十貫石麩米麥各二十五稱石羅綾同上絹各九十四匹縣四百兩正二品東宮三師副元帥左右丞錢粟百五十貫石麩米麥各二十二稱石羅綾各二十二匹絹各八十八匹縣二百五十兩從二品錢粟一百四十貫石麩米麥各二十稱石羅綾各二十四匹絹各七十五匹縣三百兩同判大宗正錢粟百二十貫石麩米麥各八十稱石羅綾各八十四匹絹各七十四匹縣二百五十兩正三品錢粟七十貫石麩米麥各十六稱石羅綾各十二匹絹各五十五匹縣二百兩外官錢粟一百貫石麩米麥各十五稱石絹各四十四匹縣二百兩統軍使招討使副使錢粟八十貫石麩米麥十三稱石絹各三十五匹縣百六十兩都運府尹錢粟七十貫石麩米麥十二

石絹各三十四匹繇百四十兩從三品錢粟六十貫石麩米
麥各四十稱石羅綾各十四匹絹各五十四匹繇百八十兩外官
錢粟六十貫石麩米麥各十稱石絹各二十五匹繇百二十
兩皇統元年詔三品致仕者祿俸僚人各給半正四品錢粟
四十五貫石麩米麥各十二稱石羅綾各八匹絹各四十四
縣百五十兩外官錢粟四十五貫石副統軍錢粟五十貫石
絹各二十二匹繇八十兩餘同下麩米麥各八稱石絹各二
二十匹繇七十兩許帶酒三十瓶鹽三石從四品錢粟四十
貫石麩米麥各十稱石羅綾各六匹絹各三十四匹繇百三十
兩外官錢粟四十貫石麩米麥各十稱石絹各十八匹繇六
十兩猛安錢粟四十八貫石餘皆無烏魯古使同大定二十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三

年省臣議各路運司儲積多寡不同宜令依舊支請牛頭稅
粟如遇凶年盡貸與民其俸則於錢多路府支放錢少則支
銀絹從之正五品錢粟三十五貫石麩米麥各八稱石羅綾
各五匹絹各二十五匹繇一百兩外官刺史知軍鹽使錢粟
三十五貫石麩米麥各六稱石絹各十七匹繇五十五兩餘
官錢粟三十貫石麩米麥同上絹各十六匹繇五十兩從五
品錢粟三十貫石麩米麥六稱石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四
縣八十兩外官錢粟二十五貫石麩米麥各四稱石絹各十
匹繇四十兩謀克錢粟二十貫石餘皆無正六品錢粟二十
五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七匹繇七十兩外官與從六品皆錢
粟二十貫石麩米麥三稱石絹各八匹繇各三十兩從六品

二十二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五匹繇六十兩烏魯古副
使同正七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麥四石衣絹各十二匹繇五
十五兩外官諸同知州軍都轉運判諸府推官諸節度判諸
觀察判諸京縣令諸劇縣令提舉南京京城規措河渠官諸
都巡檢諸酒麩鹽稅副諸正將錢粟十八貫石麩米麥各二
稱石絹各七匹繇二十五兩諸司屬令諸府軍都指揮俸同
上潼關使錢粟十八貫石麩米麥各一稱石絹各六匹繇三
十兩從七品錢粟十七貫石麥四石絹各十一匹繇五十兩
諸鎮軍都指揮使錢粟十八貫石麩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
匹繇二十五兩諸招討司勦事官諸縣令諸警巡副京兆府
竹監管勾五品鹽使司判諸部禿里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四

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諸河稅榷場使錢粟各十
七貫石麩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匹繇二十五兩會安關使
諸知鎮城堡寨錢粟十五貫石麩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
匹繇二十兩正八品朝官錢粟十五貫石麥三石衣絹各八
匹繇四十五兩外官市令諸錄事諸防禦判赤縣令諸劇縣
令崇福埽都巡河官諸酒稅使醋使榷場副諸都巡檢錢粟
十五貫石麩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繇二十兩烏魯古
判官俸同上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諸副都
巡檢使錢粟十三貫石麩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繇二
十兩諸司屬丞俸同上諸節鎮以上司獄諸副將錢粟十三
貫石衣絹各三匹繇十兩南京京城所管勾京府諸司使管

河橋諸關渡譏察官同樂園管勾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
錢粟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節鎮諸司使中運司柴
炭場使錢粟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從八品朝官錢粟
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縣四十兩外官南京交鈔庫
使諸統軍按察司知法錢粟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
縣四十兩諸州軍判官諸京縣丞諸次劇縣丞諸三品鹽司
判官漕運司管勾永豐廣備庫副使左右別貯院木場使錢
粟十三貫石麩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縣二十兩諸磨
忽諸移里董錢粟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縣十五兩
正九品朝官錢粟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六匹縣三十五
兩外官南京交鈔庫副錢粟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六匹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五

縣三十五兩諸警巡判官錢粟十三貫石麩米麥各一稱石
衣絹六匹縣十兩諸縣丞諸酒稅副使錢粟十二貫石麥一
石五斗衣絹各五匹縣十七兩市丞諸司候諸主簿諸錄判
諸縣尉散巡河官黃河埽物料場官錢粟十二貫石麥一石
衣絹各三匹縣十兩管勾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諸巡
檢俸例同上並無麥諸鹽場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副永豐
廣備庫判錢粟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諸都將隊將
錢粟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店宅務管勾錢
粟十二貫石絹縣同上京府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倉副
同管勾河橋諸副譏察錢粟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
諸州軍司獄錢粟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節鎮諸司

副中運司柴炭場副錢粟十二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從
九品朝官錢粟十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縣三十兩外官
錢粟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三品以上官司
知法錢粟十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司候判官錢
粟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諸防次軍轄俸同上諸權場
同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判錢粟十貫石衣絹各三匹縣六
兩諸京作院都監通州倉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九貫
石衣絹各二匹縣六兩諸府作院都監諸埽物料場都監錢
粟八貫石衣絹各一匹縣六兩諸節鎮作院都監諸司都監
錢粟八貫石衣絹各二匹諸司同監錢粟七貫石絹同上陝
西東德州世襲藩巡檢分例月支錢粟十貫石衣絹各二匹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六

縣十兩陝西西京原州世襲藩巡檢月支錢粟二貫三百九
文米四石五斗絹三匹河東北路葭州等處世襲藩巡檢月
支錢粟十貫石絹二匹縣十兩太后太妃宮每歲各給錢二
千萬緡二百段絹千匹縣五千兩諸妃歲給錢千萬緡百段
絹三百匹縣三千兩嬪以下錢五百萬緡五十段絹二百匹
縣二千兩凡內職正一品歲錢八千貫幣百段絹五百匹縣
五千兩正二品歲錢六千貫幣八千段絹三百匹縣四千兩
正三品歲錢五千貫幣六千段絹二百匹縣三千兩正四品
歲錢四千貫幣四千段絹百五十匹縣二千兩正五品錢二
千貫幣二千段絹百匹縣千兩尚宮左右夫人至宮正大夫
錢千五百貫幣十九段絹九十匹縣九百兩寶華夫人以下

至資明夫人錢千貫幣十八段絹八十匹縣八百兩有大小
小承御大小正六品錢五百貫幣十六段絹五十匹縣二百
近侍俸各異正六品錢五百貫幣十六段絹五十匹縣二百
兩正七品錢四百貫幣十四段絹十四匹縣百五十兩正八
品錢三百貫幣十二段絹三十匹縣百兩正九品錢二百五
十貫幣十段絹二十六匹縣百兩諸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
罷任過初五日者給當月俸或受差及因公幹未能之官者
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後官已到前官差出其祿兩支翹隨
直折價親王授任者祿從多朝官兼外者同六十以上及未
六十而病致仕者給祿半承應及軍功初出職未歷致仕雖
未六十者亦給半祿內外吏員及諸局分承應人病告至百
日則停給除程給假者俸祿半給衣絹全給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元百官俸例各品分上中下三等至元六年分上中下縣爲三等從一品六
定五定正二品四定五兩四定兩從二品四定三定五兩
三定五兩正三品三定五兩三定兩從三品三定二
定五兩二定五兩正四品二定五兩二定兩從四品
二定一定五兩一定兩正五品一定兩一定兩從五
品一定兩一定兩正六品一定兩一定兩從六品
一定兩一定兩正七品一定兩一定兩從七品一定兩
定正八品一定兩從八品四兩正九品四兩從
九品五兩太師太傅太保俸百四十貫米十五石諸議參軍
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長史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
石監修國史參軍長史同左右丞相俸百四十貫米十五石

平章政事俸百二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十二石右丞俸
減十貫米同左丞同參知政事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
米九石五斗參議俸五十九貫米六石郎中俸四十二貫米
四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
俸減六貫米同承發管勾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
石照磨省架閣庫管勾同回架閣庫管勾並同檢校官俸二
十八貫米三石五斗斷事官俸各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
米八石五斗十四員俸各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
一員俸四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五石五斗
六分六釐米四石 經歷俸二十三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
石五斗知事俸減一貫米同客省使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
三釐米三石五斗副使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直省舍人俸三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六部尚書俸七十八貫米八
石侍郎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石郎中俸三十四
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員外郎俸減六貫米同主事俸二
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戶部司計俸米同員外
郎工部司程俸十八貫米二石五斗刑部獄丞俸十一貫米
二石司籍提領俸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同提領俸
減一貫米五斗樞密院知院俸百二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
米十三石五斗同知俸百六貫米十一石副樞密俸九十五
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減五貫米同同僉俸
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
五斗參議俸二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

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減六貫米同照磨
 俸二十二貫米同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
 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
 減五貫米一石五斗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
 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右衛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
 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
 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
 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減五貫米一石五斗照
 磨俸又減二貫米同鎮撫使俸米同知事行軍官千戶俸二十
 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副千戶俸減五貫米一石五斗
 百戶俸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同彈壓俸十二貫六錢六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九

分六釐米一石知事俸減一貫米同弩軍官千戶俸二十貫
 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百戶俸減八貫米一石彈壓俸
 同百戶米五斗都目俸十貫米同屯田千戶所同弩軍官例
 左衛前衛後衛中衛武衛左阿蘇衛右阿蘇衛左都威衛右
 都威衛左欽察衛右欽察衛左衛率府宗仁衛西域司唐古
 司桂齊司並同右衛例忠靖侍衛都指揮使俸百貫副使俸
 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僉事俸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
 經歷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知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
 分六釐照磨俸減二貫行軍官千戶俸同經歷副千戶俸同
 知事百戶俸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彈壓俸十六貫六錢
 六分六釐知事俸減一貫弩軍官千戶俸同副千戶百戶俸

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彈壓俸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右手
 屯田千戶所千戶俸同副千戶百戶俸同弩軍百戶左手屯
 田千戶所同隆鎮衛右胡蒙古侍衛並同忠靖侍衛例諸臺
 司等官俸自一百八貫至四十八貫米自大都路達嚕噶
 齊俸百三十貫總管同副達嚕噶齊減十貫同知八十貫治
 中同判官五十五貫推官五十貫經歷四十貫知事三十貫
 提控案牘二十五貫照磨同並中統鈔行省左丞相俸二百
 貫平章政事百六十六貫右丞左丞同參知政事百三十三
 貫郎中四十六貫員外郎三十貫都事減四貫檢校同管勾
 又減三貫理問俸四十六貫副理問三十貫知事十六貫提
 控案牘同中統二年定隨路州縣官俸十貫總管同同知四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十

十貫治中二十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
 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下路達嚕噶齊俸七十
 貫總管同同知三十五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
 知事提控案牘俸同上路散府達嚕噶齊俸六十貫知府同
 同知三十貫判官一十八貫推官一十二貫提控案牘
 判官一十八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中州達嚕
 噶齊俸四十貫知州同同知二十貫判官一十五貫提控案
 牘一十八貫都目入貫下州達嚕噶齊俸三十貫知州同同知
 一十八貫判官一十三貫吏目四十貫上縣達嚕噶齊二十
 貫中縣十八貫下縣十七貫各縣戶同上縣丞十五貫主簿
 十三貫尉十二貫典史三十五貫巡檢十貫中下縣無丞及
 巡檢餘 又定提刑按察司官吏自經歷以下 廉訪使中統鈔
 十五貫僉事三十貫經歷二十七貫定轉運司依民官例於
 貫知事十五貫照磨十二貫 差發內支給 腹裏運使百二十貫同知五十貫副使三十五
 十三貫行省運使八十貫同知五十貫運副四十貫判官成
 三十貫經歷二十五貫知事十七貫提控案牘十五貫 宗大德三年詔益小吏俸米六石又定各處行省宣慰司致

用院宣撫司茶鹽運司鐵冶都提舉司淘金總管府銀場提舉司等官循行俸例腹裏宣慰使俸中統鈔五百八十貫同知五百貫副使四百六十貫經歷四百七貫都事百八十三貫照磨百五十貫行省宣慰使至元鈔八十七貫同知四十九貫副使四十二貫經歷二十八貫都事二十七貫七年加給內外官吏俸米凡俸十兩以下人員依小吏例每十兩給米一斗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每員給米一石餘上之數每俸一兩給米一升無米則驗其時直給價雖貴每石不過二十兩上郡大同隆興甘肅等處素非產米之地每石權給中統鈔二十五兩俸三定以上者不給至大二年詔隨朝官員及軍官等俸改給至元鈔而罷其俸米延祐七年命隨朝官吏俸以十分為率給米三分凡諸官員上任者不過初二日罷任者過初五日給當月俸各路官擅

大典通考卷二十八

三

割官吏俸者罪之諸職官病假百日及因病求醫親老告侍者不給祿後官已至前官被差其俸兩給隨朝官月給俸如告假事故當官立限者全給違限託故者追罰軍官差出者許借俸及王事者借俸免徵各投下保充路府州縣等官俸與王官等外官無職田者量給粟麥凡交代官芒種以前去任租歸後官以後去任前官分收後以爭競者多俸各驗其俸月為多寡

明制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以二百石遞減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百石遞減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縣主郡君及儀賓以二百石遞減縣君鄉君及儀賓以百石遞減皇太子

次嫡子及庶子既封郡王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及嫁然後歲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仁宗即位增給諸王歲祿時鄭越襄荆淮滕梁七王未之藩令暫給米歲三千石自後親王受封未之藩視此例正統十二年定王府祿米將軍自賜名受封日為始縣主儀賓自出閣成婚日為始宗室有罪曰庶人英宗時頗給以糧嘉靖四十四年定例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六分折鈔郡縣主鄉君及儀賓八分折鈔他冒濫多所裁減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至二千石歲出稍紆而將軍以下不能以自存矣初勳戚皆賜官田以代常祿後令還田給之本色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

大典通考卷二十八

三

伯千石至七百石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正從一二三四品自千石以百石遞減皆給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減五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減十石鈔皆九十貫正從七品視從六品遞減十石錢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減五石鈔皆四十五貫正從九品視從八品遞減五石鈔皆三十貫吏員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典史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典史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祿司等典史六斗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府州縣訓導月米二石凡內外官司提控案牘州吏目縣典史皆月米三石副使月米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開墾官月米一

石五斗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屬官給之宦官月米一石百官月糧正一品米八十七石從一至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之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數足相準也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米鈔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惟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米一石給鈔十貫永樂二年命公侯伯視文武官例米鈔兼支仁宗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禮部尚書胡濙掌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律

戶部請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為率七折與官絹絹一匹抵鈔二百貫正統中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六品以下米三鈔七是時鈔價日賤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至二十五貫而戶部尚書王佐復奏減之為十五貫焉正統六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日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間居之用其祿不應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教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成化二年從貪污德之無煎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成化二年從戶部尚書馬昂請又省五貫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銀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七年從戶部尚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估而給之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

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纒闊縣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三兩纒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曰本色曰折色凡二其本色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凡三月米不問官大小每月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凡二初米一石折鈔十貫後增至二十貫以為常此本色鈔也宣德六年始以承運庫生絹折在京文武官本色俸每匹折米二石及正統七年始以甲字庫布折俸此絹布折鈔也公侯之祿本折或中半或有差文武官俸正一

六典通考卷二十八

書

品者本色僅十之三由是以為差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七餘可推而知也日知錄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行而代以銀於其重者愈重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武職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其三大營副參遊佐官每員月支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參將等亦如之京營選鋒把總官月支米三石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糧九斗旗牌官半之凡因事別給者不在常祿之數

潘耒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

田春冬衣仗身大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常苦不給頃奉朝廷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仰見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教忠之一道哉

論曰成周錫祿之典自子輿氏已不得聞其詳更秦暴虐經籍燬燼而古法亡滅無遺矣漢書載王莽之世吏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奸受取賕賂以自共給愚以爲非獨莽時然也後漢之順桓季唐之僖昭皆因軍興國用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七

空虛裁損百官之俸然而于事無濟適以速其亡而已矣拓跋魏初起祿亦不設其後孝文行之未久遂議減薄彼夷虜之事耳固君子所不屑道至於明之折鈔行而百官宗室衣廩不給苞苴爭營政俗浸壞其事始于宣德極于正統而作俑者掌戶部胡濙也方是時少師蹇義力言其不可以爲仁宗在春宮久深閱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何可違之濙不聽卒白于帝而行之延至英宗鈔價愈賤官俸愈薄未久遂有蒙塵之變明之不爲東晉南宋者特一間耳嗟夫戶邑之封不充變而爲名號之爵錢粟之賜無餘減而行折支之法是皆亡國亂政苟且旦夕以濟其私而世之工言

心計者往往持是爲救乏之術經曰與亂同道罔不亡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其是之謂乎夫爲國者有百年之計有十年之計有不終日之計奪臣下斗升之祿以饒軍國無窮之用是猶人之形軀未敝而元氣先盡雖欲久存必不可得矣

六典通考

卷二十八

七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湖西閭鎮珩輯

祿制考

周祿田

吳江沈氏原本

王畿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田六十四萬井為夫五百六十七萬有不易有一易再易一易者二而當一再易者二而當一通三等約之為二百八十八萬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公田三十二萬若夫都邑以下之地大都含四都方八十里為方十里者六十四三分去一為田四千有九十六井為夫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通其等為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受田者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公田二千有四百八十八夫小都如一都方四十里為方十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為田千有二十四井為夫九千二百一十六通其等為四千六百有八夫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公田五百一十二夫家邑如縣方二十里為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為田二百五十六井為夫二千三百有四通其等為千一百五十二夫受田者千有二十四家公田百二十八夫若大都旁各加十里為方十里者三十六所加兼四旁及四隅法本康成小司徒註下並同則方百里方百里曰同小都旁各加五里為方五里者三十六則方五十里家邑旁各加二里半為方二里半者三十六則方二十五里所加皆曰加田如都邑之法而無國征地之曰成者皆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

二分去一者以其二為甸其去不及一者甸之外或為邱或為邑或為不井之田甸各方八里為田六十四井為夫五百七十六通其等皆二百八十八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家公田三十二夫邱各方四里為田十六井為夫百四十四通其等皆七十二夫受田者六十四家公田八夫邑各方二里為田四井為夫三十六通其等皆十八夫受田者十六家公田二夫井各方一里為田九夫為畝九百通其等皆四百五十畝受田者四家公田五十畝若畿內邦國之地上公方五百里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三分去一為田十六萬井為夫百四十四萬通其等為七十二萬夫受田者六十四萬家公田八萬夫侯方四百里為方百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為田十萬二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千四百井為夫九十二萬一千六百通其等為四十六萬有八百夫受田者四十萬九千六百家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伯方三百里為方百里者九三分去一為田五萬七千六百井為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通其等為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夫受田者二十三萬有四百家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子方二百里為方百里者四三分去一為田二萬五千六百井為夫二十三萬有四百通其等為十一萬五千二百家受田者十萬二千四百家公田萬二千八百夫男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為田六千四百井為夫五萬七千六百通其等為二萬八千八百夫受田者二萬五千六百家公田三千二百夫其都邑以下之公田法與數悉如畿內成亦有加凡

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等而約其夫數皆以二當一其地具三等者即界內而通之不具三等者并界內以通之凡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為廬舍實八十畝

王畿地方千里三分去一其井數夫數與康成載師註不合何也曰載師註計夫而不計井故方千里為九百萬夫去其三之一為六百萬夫今計井而後計夫則方千里而去其三之一止六十四萬井夫亦止五百七十六萬矣康成從王制今從漢書刑法志康成小司徒註亦計井而後計夫豈有異於漢書也曰漢書渾言畿內庶邦之井制未必不兼鄉遂公邑小司徒註則以井為專在都鄙也司馬法夫三為屋屋三為井見小司徒註屋在鄉郊則井可知鄉郊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三

有屋井則遂與公邑可知且六十四井為甸而甸師所掌之王藉在南郊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孟子亦云鄉田同井則鄉郊制井明矣故康成分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為鄉遂田不井之法匠人井間之溝成間之洫同閒之澮為都鄙井田之法亦非也蓋二法通行畿內與鄉遂郊野之制井相成云 都家之地三分去一亦有山澤林麓乎曰然山澤林麓所以資灌溉助食用使都家而無之則皆屬諸天子而鄉遂公邑之田供祿而給用者亦有所不足故大司徒之制都鄙兼辨山林川澤之名物王制惟山之名澤之大者不以盼其他無不盼也都家之田約止三之二有徵乎曰周頌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吳氏澄以為小

都之里數詳周禮考註夫小都里方四十而但云三十亦止三

之二也小都如此則大都與家邑可知詩云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何也曰小都之田四千六百有八夫每夫耕者一耦當九千二百一十六人云十千者猶三分方四十里之二當三十二里而云三十里舉成數也詩云駿發爾私而小都之田數則兼公得無異乎曰耦以十千則合公私田而耕之上下相成也康成以夏少康在虞田一成眾一旅為二夫當一夫則封邑亦專計田矣豈夏時畿內之法異於周之畿內乎曰一成者乃去三之一以為田止五百七十六夫或稍贏耳至眾有五百人蓋其田多不易而家受一夫者多也小雅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謂一成九萬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四

畝其公田萬畝以為公卿之祿則所封不皆田乎曰李文貞以此為述幽公舊俗不係於公卿則甫田乃幽公所關適一成無山麓川澤又皆不易之地故公田有十千也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大司徒謂凡都鄙受田者也註云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是都家之地皆三等矣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邑者家邑物主易不易而言本訂義黃氏度說則家有三等地之徵也邦國之都家其地亦如畿內乎曰縣師兼掌邦國之地域所謂凡造都邑者通乎畿外本訂義王昭而其地亦各有三等故康成謂齊國下大夫之邑三百家詳坊記疏蓋方一成而去三之一又通三等六百夫而

皆以二當一也本易論卦數三百凡地之三等亦相為贏

縮乎曰縣師既辨其物贏縮宜不相遠若商子謂方百里

而惡田處十二良田處十四見來民篇良田即不易一易

當一之率則良田贏然夏少康田一成眾一旅又不易之

等獨贏也詳見前周之所封宜亦如是 司勳加田謂田加

於賞地采地亦有加田乎曰晉語云官宰食加則采地亦

有加也庶邦如是畿內可知王制畿內國不過百里乃殷

周所同漢書刑法志謂百里為采地之大者專就殷周言

不及夏蓋夏時采地在畿外侯服也詳胡氏謂禹

指 故八十里者以百里為極等而下之則四十里者極

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皆八分采地之邊數

以其一為旁加之數蓋古法然也小司徒註雖不及加田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五

然百里而止為四都則所餘三千六百井固包加田於其

間下焉者亦如是耳所加無國征何也曰不以田稅四之

一入於王入稅法詳下卷司勳注云所以厚恩是也都邑未加田

則宰何食曰分其粟與之加田不及上土何也曰公卿大

夫必有大功而後加田上士則爵卑任輕未嘗有采地也

何況加田若受賞地與出封為附庸則有之司勳云凡賞

功白虎通考黜篇云元士有功者為附庸通典云天子元

士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四命但不進爵稱名與士同

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

王制有七十里之國註疏以為夏殷之制畿內有國始而

湯國七十里見孟子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

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孟子又殊何也曰王制別有所據然非周所定制其曰

田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則未去

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為皆實田誤也周制初定豈得

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

因之即武王分上惟三之義也詳朱子語類周禮二卷周公別差

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蓋諸國自夏

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

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閒以藩衛王室

亦詳朱子語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

疏及訂義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故從減也 大司徒

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六

里男方百里其封疆也又云其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

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如其說田多

者不過地之半今以三分去一之外皆為田則其說不可

從歟曰然三分去一見於王制及漢書刑法志乃三代畿

內外所通行食貨志述魏李悝之言悝言地方百里山澤

六百畝且在戰國井田未變此制亦未變豈周家方行井田

而已紛更也若謂即食者去其三之一則田且益寡而男

更無以為國且諸侯非牧正帥長及有德者未之輕錫而

所錫亦在封疆之外本康成註故知公侯等之田必有三分之

二也然則經所云食者必從康成地貢輕重之說歟曰地

貢者市美物以貢王室特食者之一耳食者則并畱穀五

詩國以待王之用本東萊呂氏說詳馬氏通考田賦第三卷凡王行及使於諸

侯及諸侯見王使於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

皆在其中詳下故不曰貢而曰食食讀去聲如孟子食人

之食益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云云自地之可食者言

此則自有其地者之食人言也三分去一之文周官何以

無之曰此司空之事冬官亡故無之 公田一夫去二十

畝為廬舍漢書食貨志云也於經有徵乎曰中田有廬詩

言之矣孟子云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漢志云八家各

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二說其小異乎曰否孟子略漢志

詳至各受與同養事亦相因耳八十畝之稅入幾何曰九

穀以粟為主見倉人註十斗曰斛見聘禮及漢律麻志中地歲常得粟百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六十斛何以徵之曰魏中地也見詩甫田疏李悝云治田百畝

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按周官中地家六人中歲

日隨每月食一石九斗二升歲食二十三石有四分六人

歲凡食百三十八石二斗四升則以百五十五石食六人尚

餘十二石弱悝復言供五人不足者上孰其收自四中孰

兼賦稅及凡費用計之乃當時法

自三下孰自倍張晏註云大孰收六百石中小饑則收百

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斛亦稱石宋以前皆然近代

為八十畝故減四十斛至上下地歲入之常則加減七者

之所收以通其率而數亦無不得矣管子治國篇云常山

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按戰國策常山之東為趙河汝

之間即魏中畝二石乃其上也兼饑孰通計之歲常得

三百石也禁藏篇云兼歲美惡畝收一石粟與米同乎曰

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為米五斗禹貢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即為米故食貨志百畝歲收粟百

五十石也百六十斛當今幾何石曰三十二石蓋漢之量

與周同詳律呂新書而漢量有容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

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之十當今之二也本閩

疏孟子生卒年月考容六升者形親見而較之古之百畝當今幾何畝曰古者百

步為畝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大於古者四十

步大畝始於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古

步先師何學士云意秦但行之西陲漢乃遍於天下也

步六尺今步五尺漢之尺與古同今之尺以一尺當古一

尺三寸五分五尺當古六尺七寸五分故今二百四十步

當古三百六十四步強百之為三萬六千四百有六十四

步其萬步為古之百畝以三百六十四步強除之得二十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數也朱子語類周禮卷云古百步

畝當今四十一畝形按宋步弓之長短略同於周故但每

畝加百四十步計之也四十一畝下不云三分畝之二舉

成粟之外有入乎曰閒師縣師有草木鳥獸布帛之貢草

木布帛皆出邑宅田廬之所樹鳥獸則豕犬雞畜於宅馬

牛羊畜於休不耕之地詳見形周禮小疏無一不關公田而邑宅

復與田廬相表裏故常有入也穀之入十取其一草木鳥

獸布帛亦十取其一平曰草木布帛與豕犬雞即載師園

廩之征當二十而取一馬牛羊即載師遠郊牧地之征當

二十而取三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畜牧自遠郊

天子之官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

士食邱下士食邑其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在內諸侯則公之

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孤卿之大夫士食如之大夫之士食亦如之親王子弟之卿大夫士食如公次疏者之大夫士食如孤卿次更疏者之士食如大夫若在外諸侯則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內諸侯之加田則其宰各以其爵分食之外諸侯孤卿大夫之加田亦如之凡所食皆取諸公田天子之公田三十二萬夫公三人人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夫孤卿十四人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凡七千一百六十八夫中下大夫三百三十七人人食百二十八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九

夫凡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夫上士千一百五十人人食三十二夫凡三萬六千八百夫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人食八夫凡三萬五千九百六十八夫下士萬九千五百有七人人食二夫凡三萬九千有一十四夫庶人在官者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人食五十畝凡萬有八百五十一夫上士十一人食三百五十二夫中士千有八人食八千有六十四夫下士五千有二十九人食萬有七十八夫又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以五官食數去其公孤及鄉遂郊野官之食公孤去七千六百八十八夫鄉遂官十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夫郊野官去萬八千四百九十四夫存三萬五千有三十夫而五分取一以例之當食七千有餘夫庶人在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以五官在官庶人之食例之當食二

千一百七十夫通計二十萬六千七百四十餘夫常祿之總數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及國中之法用皆於是給焉其外九萬二千七百七十餘夫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以給國中及鄉遂郊野之法用亦分在所封都邑中若內諸侯之公田公二千有四十八夫王食者五百一十二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卿二人食六十四夫下大夫五人食四十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三十三人食十六夫五十畝凡百三十六夫五十畝存千有八十一夫強孤卿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八夫自食者八十夫其大夫二人食十六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八人食四夫凡三十四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十

夫存二百七十夫大夫百二十八夫王食者三十二夫自食者二十夫其上士二人食四夫下士七人食三夫五十畝凡七夫五十畝存六十八夫強凡所存皆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與給國中縣鄙之法用其所加之公田皆食其宰與給縣鄙之法用若外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王食者四萬夫自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卿六人食七百六十八夫下大夫二十三人食七百三十六夫上士百一十七人食九百三十六夫中士六百七十六人食千三百五十二夫下士三千有五人食千五百有二夫五十畝凡五千八百有六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有七十三夫強侯五萬一千二百夫王食者萬七千有六十六夫強自食

者千二百八十夫其卿五人食六百四十夫下大夫十七人食五百四十四夫上士八十七人食六百九十六夫中士四百四十四人食八百八十八夫下士千九百六十九人食九百八十四夫五十畝凡三千七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一百夫強伯二萬八千八百夫王食者九千六百夫自食者如侯其卿五人下大夫十七人上士八十七人食並如侯國中士三百七十二人食七百四十四夫下士千六百一十一人食八百有五夫五十畝凡三千四百二十九夫五十畝存萬四千四百九十夫強子萬二千八百夫王食者三千二百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卿四人食百二十八夫下大夫十一人食八十八夫上士五十七人食百一十四夫下士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士

三百有五人食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凡五百四十四夫五十畝存八千七百三十五夫強男三千二百夫王食者八百夫自食者如子其卿四人下大夫十一人上士五十七人食並如子國下士百五十一人食七十五夫五十畝凡四百有五夫五十畝存千六百七十四夫強凡所存以給他祿食及法用與在所封都邑中悉如王畿凡外諸侯食王自九貢而外皆供王行及使於諸侯及諸侯見王使於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與內諸侯之入稅殊若畿內賞地加賞田及致仕官進士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並無常數則減省攝官試官封邑官之食足以當之畿外國亦如之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

田任置地家邑即縣註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即縣即都專以大小註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四都註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小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註兼九命言自大夫而上以策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以數爲之等詳見形周禮小疏明制祿多寡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而殊其命數明矣疏云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命數同雖爵異有采地之封者今乃封於畿外也而祿亦同故孤卿六命皆食都中下大夫四命皆食縣若封邑者之所食以報其功德其公田之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未封者則無地貢而祿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士

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殊也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由大夫食縣而差之每上以四則每下亦以四自邑至都止五等四其都亦止六等而孤在卿上大夫有中下僭本八等故孤卿同六命中下大夫同四命并爲六等是田與爵之適相當者也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其卿以下之僭等如男國則食亦如之孤卿之大夫士大夫之士其食並如公不嫌乎曰孤卿之官已受公一等大夫之官已殺公二等雖同無嫌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八十里地有加同食百里稍疏者與孤卿同食四十里地有加同食

五十里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里地有如同食二十五里本大宰及則其官之食當亦如公孤卿大夫之官矣王子弟之食何以不列曰王子弟非官其為官者則公孤卿大夫中已該之 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命各半於王國則其食當亦降於王國降止一等者以降二等則下士將不得祿也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則其祿亦皆如之士之一命上中下同乎曰卿三命半王之卿大夫再命半王之大夫其上士之命適半王之中士而中下士不得命矣且卿三命比王之上士大夫再命比王之中士則一命而比王之下士者上士也凡卿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七

之食縣下大夫之食甸有微乎曰左傳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見襄二鄭志以為邑方二里免餘辭邑之言當據古法故如此釋之杜氏解左傳謂一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乘之邑則據當時階級說也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 易訟卦邑三百戶鄭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見坊記 小當作大惠定宇云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之疏百戶於采地為至薄苟自藏隱守至薄之祿而不敢與五為敵則无膏也但采地三百戶在大國誠至薄在小國未嘗不厚小字成去三之一即甸也若未封者之食與已封者同亦如畿內耳晉語叔向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即不易者也時雖多所變更猶有周官遺制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子男無中士故上士降食邑而卿大夫之食之遞降明矣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食既降王國一等而小國又降大國次國一等何也曰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皆降大國次國一等此亦以命數殊其祿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此次國指七十里之國則卿以命於其君而祿有降或亦夏殷舊法非周制也王制又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西

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內史贊王制祿註全引其文亦皆夏殷舊法歟曰未可知也要其足註周官者惟卿四大夫祿與君十卿祿耳中士以上倍以為差或試官攝官致仕官之食如是豈正爵之常祿乎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百畝固周室庶邦所通行然不言公私各五十畝又不言王畿之下士加一等則亦疏矣在官庶人食并不殊於王畿而下士之祿不殊庶人在官者亦所謂禮窮則同也庶邦孤卿大夫之宰各分加田而食如之何曰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

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之卿之上士亦食邑矣子男之卿之宰亦上士而食邑何以知之曰以子男之卿再命與公侯伯之大夫同廩人掌九穀之數穀為通稱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即匪頒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廩人註云匪頒謂遺人之職諸委積也大宰稍食則食之小者廣韻訓稍為小蓋本膳夫稍事註廩人之大者惟分頒則稍食其小者也註云稍食祿稟折義本是藏米於廩藏粟於倉積委積於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畝與垓通玉篇引風俗通云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萬官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形謂議內之田實不及九畝取所入以食官實不止一經觀射父皆約舉大數言之耳詳中卷正謂是也稍食與祿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五

有異乎曰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方氏析疑云宮官字之誤也馭夫為中士下士宮中則師圍府史以下易氏祓云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見訂義司士職之士多不命其稱祿當即自下士以上又婦官之食不稱祿而稱財內人女宮皆稱稍食略見內宰經內人女宮註上卷內宰經之內觀宮正食官府之眾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氏之說誠然而疏以稍食為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民有多寡歲有豐凶而穀之數不得齊則其給若之何曰王之圖國用也以民數而進退之倉人之待邦用也穀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二者雖不專言祿而祿在其中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饑三穀不收謂之饑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上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一凶則損五分之一三饑

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此蓋周官凶年亦如此若穀土多化瘠為沃而公田大增將亦均所增以益官之祿乎曰否公田大增由受田者稠也受田者稠則郊野之官當亦大增而朝官且必有加彼其祿皆取給於所增之公田又何以益舊官之祿況舊官之祿已足也其給以歲乎月乎曰宮正會稍食宮伯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亦然大宰註云祿若今月俸蓋漢亦承周法也人給之乎給於其長乎曰王與之謂官長各受給而分之所屬也見訂義觀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註以為計其用舍人職按古者穀幣貨賄通謂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穀之數按古者穀幣貨賄通謂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他可例推矣穀之外有草木鳥獸布帛之給其孰掌之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六

曰委人斂凡畜聚之物而以縣都之聚待頒賜所聚謂草木頒者分頒則草木之給掌於委人也大府受九賦九功貨賄之入而以家削之賦待匪頒此賦此匪頒專指貨賄主粟米者異詳內府又受諸大府以待邦之大用所謂大見形周禮小疏註以大用為朝覲賄者布帛本大則布用者分頒在其中註以大用為朝覲賄者布帛本大則布帛之給掌於大府內府也惟掌給鳥獸者無徵庶人在官者食井井公田百畝通率二而當一則五十畝也五十畝不足以代耕則其家更食私田五十畝載師註蓋本古是也府史胥徒之所食其差若何曰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七人六人五人

八人同則是上上地家八人上上地即不易之地周官府地等名三而實四詳中卷府史胥徒之食蓋適如地所養之等與孟子王制以次農以下四等等庶邦府史胥徒之食亦同耳若府史胥徒之家不止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何食乎曰此別有餘子弟之田每人通受四十畝實二十畝也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五口謂餘子弟蓋士與工商別為業如府史胥徒之在官其食當亦如之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載師士田下當有工田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其費田則包商言之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畝師註則府史胥徒之餘子弟其受田當亦然士工商之所食其差若何曰鄉遂賢能入國學而升司馬者皆離農而未官類於府史則當食

大典通考卷二十九

七

府史之食工商在官者類胥食當視胥不在官者其所獲當亦近胥之入富商大賈晚周乃有之如周官法固無其弊管子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見治謂此等也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眾子而為進士學士者食亦當如府史獨其家不受私田以父祿厚也詳見後賢能在鄉遂則士猶農也載芟有依其士謂農夫之子弟甫田烝我髦士若王制所云選士爾雅釋言云髦選也即農夫也故必入國學升司馬而士與農始判矣農夫自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而外其餘子弟當受田幾何曰以士工商家餘子弟推之亦二十畝孟子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也若遂人之餘夫謂餘子弟之成家而至五人六人七人者本王氏應電傳

謂農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是誤合二事為一也凡食公田百畝實八十畝在官庶人與內外諸侯下士之食五十畝減十畝之入乎曰減之則雖受私田而代耕仍有不足況在官庶人食各有差而罪隸之家且不得受田乎此必皆全給五十畝不與祿多者同罪隸為盜賊之男子其女子已入春桑而所食亦五十畝乎曰罪隸豈無弟若司隸云帥其民蓋包此弟子言少則食宜減多宜增亦五十畝以中者通其率也 郊自里宰以下野自鄒長以下皆以無爵而無祿此與遂之鄉長皆受田如農民而去其役賦則如庶人在官者也土冠禮疏云府史胥徒皆去役賦補置之遂郊野無爵之官各任

大典通考卷二十九

六

其職亦其地之賢能為之寧不得與在官庶人比乎其役賦之去矣若曰凡治城郭涂巷溝渠轉委積與會同師田行役令夫家出民徒備馬牛車輦旗鼓兵器斧斤版築之屬坊記疏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詳方氏周官辨惑五析疑縣師職及形井田軍賦說以至其所而給徭役皆役賦也則無不去也惟縣師稍人作民徒車輦之屬當帥而至是為無爵之官之職非役也遂之鄉長郊之里宰野之鄒長固無爵中之稍尊者而不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曰在官者不得食其祿在田者不必代其耕且三者之官約四萬人鄰長萬五千人郊里宰二千八百人苟給以庶人在官者之祿當去公田二萬夫而他法用將有所不足 不及攝者曰員備不及試者曰位

定不及祿食之增減者曰常祿常祿增減數不可知故必
自員備位定者言之凡所增若實地加實田所減則試者
攝者之祿食也在官庶人亦有攝與試而減其食者乎曰
士官事無攝本孟子而淮南子主術訓亦云古者士不兼官則在官庶人亦如之
蓋上職要而下職詳則煩且難惟分任則不勞而有功
且下之食微亦不患眾給而財傷也若試在官之事而食
減於在官者以進士試官之祿例推當亦有之司士以德
詔爵以功詔祿下士以上之祿也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進
士試為官之祿也試官降於正爵則食不宜同且以久而
奠則未久不奠是試官之祿減也夫子論管仲官事不攝
焉得儉儉不在祿之寡乎是攝官之祿減也若公卿大夫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九

而封邑王子弟封邑而為公卿大夫則無庸別賦祿而復
有所減也 孟子王制言君十卿祿謂庶邦之君也差而
上之王之三公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則王當食二萬有四
百八十夫矣公自食三百二十夫王自食不當三千二百
夫子曰否公所自食十其卿之全祿則王所自食當亦十
其公之全祿王制百里之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
千八百八十人固段周畿內外通行之制而八十里之國
當亦無殊也八十里即畿內百里國之去加田以一夫食者故祿制亦當如畿外百里國
九人推之食二百八十八人當三十二夫食二千八百八
十人當三百二十夫非一卿之全祿而君十之歟 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饔人共王及后之六

食內宰會夫人以下之財用會內人之稍食宮伯行王宮
士庶子之秩並在宮中而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
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亦該之故知皆於王所自食中
給也然則宮正比官府之眾寡內宰分居王內之人民皆
給之稍食何以不列也曰宮正之眾寡內宰之人民即庶
人在官者王宮士庶子之食視府史而家不受田與公卿
以下子弟之為進士學士者同三夫人以下統於后之養
未官未封之王子弟統於世子之養其所食要無幾耳女
給事自外而入役宮中其非刑女有家者當視在官庶人
自力役而外在國中者舍人有賓客之饌簋之實車米
筥米喪紀之飯米熬穀春人有饗食之食米藥人有內外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十

朝宄食者之食折疑云謂之宄食者以其人自有廩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為食而官供之也
廩人有羣臣之賜賜其在國中及鄉遂郊野者遺人有鄉
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有凡賓客會同師役道路
之委積掌固有眾庶守城郭溝池樹渠之稍食凡此諸條
非人數不定則為期無常其歲用夫數皆不若力役之可
稽然要必以萬計矣力役之所用幾何曰小司徒之土地
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
六萬家通三等地之率俱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責任二百五十六萬人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任豐
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如康

一畝旬為均而通其率則每年役二日共役五百一十二萬日人食米通上中下年之率日六升四合二日斗二升八合畿內二百五十六萬人役五百一十二萬日共食米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斛以中地中年一夫入一百斛之數除之則用千六百三十八夫強所入也如近日方氏冬役三旬之說析疑云十月納禾稼日至而土功畢公私可用之期不過一月公旬用三日蓋九日也則豐年用九日中年六日無年三日通其率則每年役六日共役千五百三十六萬日皆三康成之數其食米視前數亦三之四時之田其用幾何曰田不給食小禽私之既各有以自界獲者取左耳上復計功而賞之州長遂師主田之賞罰故遺人頒委積廩人治糧食皆專在會同師役而不及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羊

田蓋三代之制國用也孟冬視民數歲杪視年之豐耗又以其均節詳審如此則

生之國凡四都一部之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入於王公食王五百一王百二十八夫非一縣一甸之公田歟若公所十其大夫大夫自食都家稱君稱國朝大何也曰諸男之地封諸男故稅入於王亦

諸男孤卿大夫之入稅於王又自公例推之則左傳所謂卑而貢重者甸服見昭十三年此是也其食王不及加田何也曰加田非采地之正其正者八十里四十里二十里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故公田八百夫而王食四萬夫也侯之地方四百里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皆參之一故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者王食萬七千有六十餘夫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者王食九千六百夫也子之地方二百里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皆四之一故公田萬二千八百夫者王食三千二百夫公田三千二百夫者王食八百夫也若其所自食皆所謂君十卿祿也孤卿大夫之采邑其入稅於君幾何曰如畿內之公孤卿大夫下

六典通考 卷二十九

羊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實殺中士四之三亦五者之所獲實百畝則其家亦別受私田五十畝若入人而有餘子弟其受田亦五口當農夫一人矣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則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惟上士耳上士即元士故元士之適子眾子並學於諸樂官適子常在成均眾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宮詳析疑若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猶國君之士之子之耕也子男之大夫祿不過王之中士公侯伯之上士其子若

何曰大夫之子於國家祭祀爲舞人則學於樂官而已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耕者實百畝不別受
田蓋晚周士世其官則庶人在官者亦世其職而子弟皆
不復業農又或鄙鄒之官不必盡存存者不必皆以士致
食祿者少而公田亦有餘故其制如此 掌客云王巡守
殷國按疏殷國即殷同形謂國當作同字之誤也方氏云
殷國殷同即巡守而會諸侯于方嶽詳析疑大行人掌客
二則國君膳以牲饋令百官百官皆具則米禾之具不必
言矣大宰九式無軍旅蓋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
畿則侯國供其資糧左傳鄭申侯見齊桓曰師出於陳鄭
之間供其資糧扉屨是小國於大國且然況諸侯於天子
乎崧高之詩云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棖式邁其

大典通考卷二十九

圭

行周語稱王使爲過賓則膳宰致殮廩人獻餼皆官正莅
事聘禮云使者若過邦餼之以其禮註云賓介米皆百筥
夫諸侯於鄰國聘使之過猶供其米則其供鄰國君見王
使於王過邦之食可知矣大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
示祭五嶽四瀆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嘉禮
以賑膳親兄弟之國以賀慶親異姓之國大行人春朝夏
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覲歸賑小行人春入貢秋
獻功又云若國札喪則令賙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大司徒亦云大荒大札
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若國師役則令檣禴之若國有既
裁則令哀弔之皆治其事夫令鄰國之諸侯治者必使其
國有濟則於邦國之憂之大者并以食王者救之可知矣

凡進士之任官必試故試官最多士官事無攝公孤卿
大夫則皆有攝官詳鄭氏伯謙太平經國書葉氏時禮經
會元及訂義陳及之說三家語亦各有
未當官有封邑封邑爲官亦多有之三者減省常祿實大
以當賞地而下數者宜亦無不足也賞地所自食有幾曰
王食參之一則自食參之二經云凡頒賞地又云惟加田
無國正則參之一爲國征而食之必在頒地之王矣白虎
通云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養之以其祿之
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食元士以下若其家
則別受田五十畝耳何以徵之曰致仕者去官而居宅其
家所受田謂之宅田亦半於農人見載師及士相見禮經
註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

大典通考卷二十九

圭

當更足之以五十畝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
蓋仕之時祿厚子爲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
孫不才者將不免於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然則仕者不
世祿乎曰惟受采地及賞地之官得世其祿未受地者養
之沒身而已守固士庶子之食奚視曰視王宮士庶子原
略有其節惟
小注仍舊
論曰三代致治之盛莫尚乎井田井田者所以治天下
之君子小人而使之各明其分義者也貴極於公卿賤
逮乎庶人莫不有田以裕其身家而終歲食用之入大
抵待農夫之力以成故農者尤養人之急務貴與賤均
不能舍是以爲生而先王因於此寓勸導之術焉彼出

其身以為公卿大夫而與我共治斯民非苟然都其車服豐其廩秩而已也一夫或受其飢猶已飢然一夫或受其寒猶已寒然彼其朝夕所以贍給身家者絲毫皆出於民力而曾不能為民分災捍患俾躋於衽席之上是則耕夫織婦之不若而可以晏然坐享其食乎且農夫勞力者也公卿大夫勞心者也以此之心易彼之力豈惟曰互相酬答亦各修其職而已矣故小人胼手胝足以事君子而不敢稍懷怨望君子與利除害以濟小人而不敢自矜功伐兩相須而兩相成蓋上下各事其事然後分義明而勞逸均焉此先王以田制祿之深意也方是時上之所取下之所供不過布縷粟米二端而

六典通考卷二十九

五

一切金玉玩好珍奇怪麗之物無與焉崇本而抑末進約而退奢即間有怙侈滅義者亦不至多藏以厚其亡而成隕家覆族之禍焉是故子孫象賢則舉授以官不賢則世保其田里封邑非有大故未嘗輕奪孟子所謂故國必有世臣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者是也及秦商鞅滅王道廢井田高爵以賞戰士厚幣以來貪夫於是人私據所有廣田宅規便利一身既備膏腴之奉而復為子孫圖無窮之安然傳業未幾遂已蕩然為墟焉故觀於秦漢以來武臣宿將敗不旋踵然後知古世祿之法之可貴而以田制祿之義尤深遠而不可棄也

六典通考卷三十

湖西閣鎮珩輯

祿制考

歷代職田公麻田官田

古者大國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

六典通考卷三十

一

可食一百四十四人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潔也士田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惟士無潔田也王制曰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凡藉田之法以一里之田凡九頃分授八夫則家得一頃其餘一頃以八十畝均付八家以為公田家得十畝借民力而治之公則好惡取於是不復侵人所自治之田也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餘二十畝二家共得五畝以為廬舍秦漢之間不詳其制王莽同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

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之皆聽留之其官第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職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五頃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少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

六典通考卷三十

二

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持鋏冗從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菜田十頃駙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特給菜田八頃駙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光祿大夫給菜田六頃田駙六人尚書令太子太傅少傅給田駙並同光祿馬端臨曰孟獻子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夫既存俸粟不當與民爭利也漢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可謂富矣而復效富人廣畜田園極膏腴之類是也漢時亦未嘗為之制至晉武詔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欲為之限得古意矣然所謂城中有往來之地近郊有芻藁之田則似王制所謂湯沐之地

且所限止於京城則王戎所謂田園水確周徧天下者固未嘗為之限何耶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戶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候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鋏冗從武賁命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

六典通考卷三十

三

丈絲三兩絲八兩祿絹八尺祿絲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江左四朝並同東晉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田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日知錄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秫晉書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魏制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傳賣者治如律後齊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

代遷戶執事官一品已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
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
墾田者名爲永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
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
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制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
限制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部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
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
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
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
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

六典通考 卷三十

四

以供用

唐武德元年制文武官吏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
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
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一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
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
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
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
一頃五十畝三衛郎中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
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
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
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

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漕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外
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凡京諸司各
有公廩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
十二頃太常寺二十頃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
六頃吏部戶部各十五頃兵部內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
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頃尚書都省門下省太
子左春坊各十一頃工部一十頃光祿寺太僕寺祕書監各
九頃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各八頃御史臺國子
監京縣各七頃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頃衛尉寺左右驍
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
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

六典通考 卷三十

五

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
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
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
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縣公職事
官三品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四品十
二頃子職事官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
二頃五十畝八品九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
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
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
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
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製

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
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廩
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
公廩本錢以番官取息貿易計員多少為月料校尉以下在
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諸職
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
後人以後上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各前人自
耕未種後人翻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
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
並取情願不得抑配 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之地子是歲以水
早復罷之開元十年六月勅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
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所給職田止從今年
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准令給授

六典通考卷三十

六

復用舊制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於是分
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南
北職田兼稅桑有詔公廩職田有桑者毋督絲課自大麻以
來關中既
竭時物騰貴內官不給乃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
俸每歲通計文武正員外官及內侍省閑廐五坊南北衙
宿衛并教坊內人家糧
等凡給米七十萬石德宗時減王公以下永業田郡王職
事官從一品田五十頃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
職事官從二品田三十頃縣公職事官正四品田十四頃職
事官從四品田十一頃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廩本錢初捉錢
者私增公廩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為姦可督者私之外
以捕官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
不得踰官本其後兩省捉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間鬻茶鹽

以撓法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為差
宋咸平中令館閣檢校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及遠年逃亡
田充悉免其稅佃戶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州
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
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刺史州二十頃及軍監
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
十頃兵馬都監押砦主釐務官錄事參軍判司等比通判幕
職之數而均給之景德二年七月詔諸州職田如有災傷準
例蠲課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請天下納職
田以助振貸帝曰奇未曉給納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外
官占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

六典通考卷三十

七

無告遂罷奇奏因下詔戒飭之天聖中上慮職田有無不均
吏或多取以病民詔罷天下職田悉以歲入租課送官具數
上二司計直而均給之朝廷方議措置未下仁宗閱具獄見
吏以賄敗者多惻然傷之詔復給職田毋多占佃戶及無田
而配出所租違者以枉法論又十餘年至慶厯中詔限職田
有司始申定其數凡大藩長吏二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頃
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頃幕職
官三頃五十畝凡防禦團練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
判官三頃五十畝幕職官三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
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頃五千戶以上
五頃不滿五千戶並四頃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頃五千戶以

上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二頃錄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
 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發
 運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
 判大藩府都監比本府判官黃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
 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至軍監諸路走馬承受并若主都同
 巡檢提舉捉賊提點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鎮判官在州
 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不得過簿尉
 自此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者視昔為庶幾焉
 至熙甯間復詔詳定凡知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
江寧府延秦揚杭潭廣州
 二十頃節鎮十五頃餘州及軍淮陽無為臨江廣德興國
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興化
 十頃餘小軍監七頃通判藩府八頃節鎮七頃餘州六頃雷

大典通考卷三十

八

守節度觀察判官藩府五頃節鎮四頃掌書記以下幕職官
 三頃五十畝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頃令丞簿尉
 萬戶以上縣令六頃丞四頃不滿萬戶令五頃丞三頃不滿
 五千戶令四頃丞二頃五十畝簿尉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錄
 參視本州判官餘視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視萬戶縣簿尉
 餘視不滿萬戶者發運轉運使副視節鎮知州開封府界提
 點視餘州發運轉運判官常平倉司提舉官視藩府通判同
 提舉視萬戶縣令發運司幹當公事視節鎮通判轉運司管
 幹文字提刑司檢法官提舉常平倉司幹當公事視不滿萬
 戶縣令蔡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幹機宜文字府界提
 點司幹當公事視節鎮判官總管視節鎮知州路分鈐轄視

節鎮知州安撫路分督監州鈐轄視節鎮通判藩府都監視
 本州判官諸路正將視路分都監副將視藩府都監走馬承
 受諸州都監都同巡都大巡河並視節鎮判官巡檢堡砦都
 監若主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
 並視幕職官巡轄馬遞鋪監堰并縣鎮砦監當並視本縣簿
 尉諸路州縣教授京朝視本州判官選人視本州曹官又詔
 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以本路職田令逐州軍歲以子利稻
 麥等拘收變錢從本司以一路所收錢數又紐而為斛斗價
 直然後等第均給自熙寧三年始知成都府一千石轉運使
 六百石鈐轄二員各五百石轉運判官視鈐轄通判二員各
 四百五十石簽判節推察推知錄幹當糧料院監軍資庫都

大典通考卷三十

九

監都巡檢巡檢以大使臣走馬承受京朝官知縣各二百石
 內職官係兩使支掌以上資序者同監商稅市買院交子務
 如係初等及權入者各一百五十石係京朝官或視職官城外巡檢排岸十縣巡檢使臣者各一
大使臣充者視職官城外巡檢排岸十縣巡檢使臣者各一
 百五十石司理司戶司法府學教授係初等及權入者各一
正授者監甲仗庫各一
 百石知眉蜀彭雅邛嘉簡陵州永嘉軍視成都通判其通判
 減三之一知威黎茂州視眉蜀通判其都監監押駐泊都巡
 檢係大使簽判推判官係兩使職官并
支掌以上資序知錄京朝官并職官
 知縣監棚口鎮係京朝官視成都職官監押巡檢同巡檢駐泊係
班使
 初等職官或權入職官錄事參軍縣令試銜知縣視成
 都城外巡檢司理司戶司法諸縣主簿尉應監當場務選人
 監稅監鹽巡轄馬鋪係三班使臣視成都曹官應諸縣令佐係職

御史中丞呂誨御史知雜劉述奉詔同定成都梓潼夔四
 路職田等以成都路歲收子利稻麥桑絲麻竹等物逐處
 不同遂計實直紐作稻穀一色每半中價百有二十自成都
 都府以官屬等第均定及再詔詳定而三路數少均分不足
 用定到成都路數目以開元豐中詔熙河涇原蘭州路州軍
 中書再行詳定而有是詔元豐中詔熙河涇原蘭州路州軍
 官屬職田每頃歲給錢鈔十千以其元給田及新造之區募
弓箭手及畱其地以為營田
 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變
 兩川之法均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
 法變而均給士大夫貪冒者或窮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
 請屬以倖權攝奔競之風長廉恥之節喪乞復元豐均給之
 法以養士廉節從之建中靖國元年知延安府范純粹奏昨
 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卿為州諭意屬邑
 六典通考卷三十
 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汲力陳其弊郡守時彥
 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戶始脫苛斂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圭腴
 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或改易種色或遺子弟公阜監種
 貪污猥賤無所不有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大
 觀四年臣僚言圭田欲以養廉無法制以防之則貪者奮矣
 姦吏挾肥瘠之議以逞其私給田有限課入無算祖宗深慮
 其弊以提點刑獄官察之而未嘗給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
 公其心也近歲提點刑獄所受圭租同於他司故積年利病
 壅於上聞元豐舊制檢法官其屬也當視其長自元祐初併
 提舉常平司職事入提刑司兼領編勅遂將提舉官合給之
 數撥與提刑司參詳修立而檢法官亦預焉詔依舊法政和

八年臣僚言尚書省以縣令之選輕措置自不滿五千戶至
 滿萬戶遞增給職田一頃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
 所得亦復不齊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
 陰六百斛常之宜興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
 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荆湖之間少則有至二三十斛者一
 廣福建有自來無圭租處川陝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
 路歲入均給令固不得而獨有今欲一槩增給一頃豈可得
 哉詔應縣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者催促標撥宣和九年詔
 諸路職官各有職田所以養廉也縣召客戶稅戶租佃分收
 災傷檢覆減放所以防貪也諸縣多踰法抑都保正長及中
 上戶分佃認納不問所收厚薄使之必輸甚至不知田畝所
 六典通考卷三十
 在虛認租課聞之惻然應違法抑勒及詭名委保者以違詔
 論災傷檢放不盡者計贓以枉法論入己者以自盜論靖康
 元年詔諸路職田租存田亡者並與落租額紹興間懼其不
 均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標撥官多田少即於鄰近州縣通
 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閑之田為它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
 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無職田選人并親民小使臣每員月
 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者皆與補
 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覈實除其
 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凡職租不許輒令保正
 催納或抑折納見錢或無田平白監租或以虛數勒民代納
 或額外過數多取皆申嚴禁止之令察以監司坐以贓罪所

以防其不廉之害罷廢未幾而復舊拘借未久而給還移充

糧本轉收馬料旋復免行皆所以示優恩屬清操也若其頃

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謂三京穎昌京北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興仁陸德開德臨安府

秦揚潭二十頃發運轉運使副總管副總管知節鎮一十五

頃知餘州及廣濟淮陽無為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

邵武興化漢陽永康軍并路分鈐轄一十頃發運轉運判官

從舉淮南兩浙江南荆湖東西河北路鹽司官通判藩府八

頃知餘軍及監并通判節鎮州鈐轄安撫副使都監路分都

監將官發運司幹辦公事七頃通判餘州及軍滿萬戶縣令

六頃藩府判官錄事參軍州學教授並謂承務都監發運轉

運司主管文字滿五千戶縣令副將官節鎮判官錄事參軍

六典通考 卷三十 主

州學教授並謂承務轉運司主管帳司不滿五千戶縣令滿

萬戶縣丞餘州都監走馬承受公主管機宜文字同巡檢都

大巡河提點馬監四頃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藩府及節鎮

推官巡檢縣鎮砦都監砦主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

當餘判官學教授並謂承務軍監都監三頃五十畝軍監判

官餘州推官餘州及軍監錄事參軍巡檢縣鎮砦都監砦主

巡捉私茶鹽駐泊捉賊在城監當藩府及節鎮曹官州教授

請承直滿五千戶縣丞滿萬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

監當及監堰三頃餘州及軍監曹官及州學教授請承直不

滿五千戶縣丞滿五千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監當

及監堰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巡馬遞鋪縣鎮砦

監當及監堰二頃

金制正三品公田二十頃統軍使招討使副使公田二十五

頃天德二年省奏職官公田歲入有數前此百姓各隨公宇

就輸而吏或貪冒多取以傷民宜送之官倉均定其數與月

俸隨給從三品外官公田二十一頃正四品外官職田十七

頃公田十五頃從四品外官公田十四頃無職田正五品外

官公田十三頃職田十頃從五品外官公田七頃喬家部族

都鈐轄無職田正六品外官與從六品公田六頃從六品烏

魯古副無職田正七品外官自同知至潼關使均無職田從

七品外統軍司知事諸鎮軍都指揮使諸招討司勸事官諸

縣令諸警巡副京兆府竹監管句五品鹽使司判諸部禿里

六典通考 卷三十 主

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諸

河稅榷場使職田五頃會安關使諸知鎮城堡寨職田四頃

正八品外官市令諸錄事諸防禦判赤縣令諸劇縣令崇福

埽都巡河官諸酒稅使醋使榷場副諸都巡檢職田四頃烏

魯古判官無職田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諸

副都巡檢使職田二頃諸司屬丞無職田諸節鎮以上司獄

諸副將職田二頃南京京城所管句京府諸司使管句河橋

諸關渡護察官同樂園管句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無職田

從八品外官南京交鈔庫使諸統軍按察司知法諸州軍判

官諸京縣丞諸次劇縣丞諸三品鹽司判官漕運司管句承

豐廣備庫副使左右別貯院木場使職田三頃諸麼忽諸移

里田三頃正九品外官南京交鈔庫副職田三頃諸縣丞諸酒稅副使職田三頃市丞諸司侯諸主簿諸錄判諸縣尉散巡河官黃河埽物料場官職田二頃管句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諸巡檢無職田諸鹽場管句左右別貯院木場副永豐廣備庫判職田二頃諸都將隊將職田二頃店宅務管句上京府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判倉副同管句河橋諸副議察諸州軍司獄職田二頃從九品外官諸教授職田二頃三品以上官司知法司侯判官職田二頃諸防次軍轄無職田

元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嚕噶齊

六典通考 卷三十

十四

一十六頃總管同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嚕噶齊一十四頃總管同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嚕噶齊一十二頃知府同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嚕噶齊一十一頃州尹同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嚕噶齊八頃知州同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嚕噶齊六頃知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嚕噶齊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嚕噶齊三頃錄司同錄判二頃縣達嚕噶齊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歷四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二十一年定江南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嚕噶齊八頃總管同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

達嚕噶齊七頃總管同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嚕噶齊六頃知府同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嚕噶齊五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嚕噶齊四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嚕噶齊三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達嚕噶齊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丞下縣達嚕噶齊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錄事司達嚕噶齊一頃五十畝錄事同錄判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

六典通考 卷三十

十五

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句一頃
明太祖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日知錄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矣而但折俸鈔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明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諸王公主勅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職田邊田養廉田通謂之官田太祖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至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及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以威扞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祿歸賜田於官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宣宗

馬甯王權書拒其請灌城田為庶子耕牧以為灌城非荒閒
祖制庶子郡王亦未有撥賜土田之例也至英宗時諸王外
戚中官所在圍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
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放民田及奏請王畿內地然
權貴宗室莊田墳塋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
劉順進薊州草場進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喜甯始
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甯未央宮莊天順三年
以諸王未封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
仍歸官成化初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
此始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
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太監等官莊田二百三十有

六典通考 卷三十

六

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佃
戶家人占地土斂財物汚婦女民心傷痛入骨稍與分辨輒
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
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不能從命飭莊戶
而已武宗以後畿內皇莊至三百餘處諸王莊田幾徧天下
矣孝宗嘗用御史言斥仁壽宮莊還之草場且侵牧地者悉
還其舊又定制獻地王府者戊邊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東
宮皇莊戶部劾其違制命下之詔獄勅諸王輔導官導王奏
求者罪之然當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徽與衡岐四王多
至七千餘頃壽甯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予之武宗即
位踰月即建皇莊七其後日增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無

算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覈皇莊田自正德後投獻與
侵牟者俾復其故旋復多留用給事中張漢卿力爭之亦不
能聽然頗有給還民者戶部尚書孫交造新冊額減於舊帝
命覈先年頃畝原數以聞蓋宦戚輩中撓之而自是改稱官
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著為令且禁勸戚奏討姦
民投獻者已復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
所遺及東克開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卻
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部議但存封藩初原請莊
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十
三是時中官亦頗戢斂不敢橫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
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勳臣

六典通考 卷三十

七

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世宗時承天
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內臣又聽校舍兼併增八
百八十頃分為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併者還民又詔
宗室置買田地不輸役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勳臣
例雖請乞不乏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神宗賚
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
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湖廣
自景王搜括後無尺寸間土所括僅十一河南萬一千餘頃
盡膏腴王官諸閣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厠役廩食以萬
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時復更
定勸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論減者輒奉

高旨姑爾草也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甯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渥

日知錄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慮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買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

六典通考卷三十

六

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理宗紀言平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而平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內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浙江財賦府領籍沒朱張田以供中官元史天祿二年十月立稻田提領沒籍朱珍管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領宋親王及田提舉所錢氏日撥賜莊似非賜脫脫者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

其日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遊役損民乞追收所受豐書銀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瑯阿不刺郊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江大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

六典通考卷三十

九

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此固其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準此例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

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口官田之賦二口民田之賦金
 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
 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
 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
 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
 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贊之言將湖州府
 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
 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先是正
 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
 民田為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酌
 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以饒貧困俱行巡撫侍郎
 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家占據其能究竟其弊仍舊至
 是都復以為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敏均定嘉靖二十六年
 搭派敢有恃強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

大典通考卷三十

三

嘉興知府趙瀛勸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
 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
 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
 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
 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
 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
 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
 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十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
 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惟唐太常鶴徵作抑嘗論之自
 武進志極為扼要
 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
 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方之盈虛人

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
 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
 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慧出民愁而
 自亡其國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
 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分以下以銀半分
 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五分以下以銀半分
 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
 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
 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而況於沒入
 猶其遺禍也宋史謂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及
 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
 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
 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
 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隋書李德林傳
 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
 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科還價直則是

大典通考卷三十

三

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
 漢書漢元子瑛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
 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關自陳光武教所在而欲一切
 還元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
 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眾而損於國有王者
 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
 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場塗
 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槩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
 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
 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徵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今存
 衛所屯田學田勸或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
 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
 惟吳縣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論曰三代祿田之制後世變而為職田取逃民既失業

之產歲入其粟以供官吏之用雖不能如三代時之上
下均平然其意未嘗不與古合也蓋彼身莅仕版內有
父母妻子之養外有三族賓客之奉必使仰取俯拾綽
有餘裕然後從容盡意於簿書之務而不復爲米鹽瑣
屑之謀國之所以待其臣者既厚則臣之所以自待其
身者益不敢薄養廉恥之原杜貪污之徑蓋莫要於此
矣故宋之仁宗閔吏之以賄敗者多慨然詔復舊制而
眞宗亦嘗卻王奇之奏是二主者漢唐以後可謂賢明
之君也然其畱意田祿如此至明之廢之也史不詳其
年代大抵因其法久弊生一二惜小利昧大體之人遂
謀掃除而更張之而不知奪其恆產削其經賦勸士之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主

方既非忠信之意亦缺縱千百飢餓之虎狼聽其睥睨
於羣羊之側彼之磨牙而思試者豈能稍忍須臾哉宋
之中世始有官田之賦更元及明害未有已古者患豪
強之兼并也嚴爲法制以禁之後世暴君汚吏任意脅
奪其患乃百倍於古之豪強是以民竭其終歲之入而
不能免追呼之煩吏恃其敲扑之威而不肯蠲浮溢之
額至其極也徒手白挺奮爲盜賊平原沃壤莽爲荆棘
縣官之士田雖殷農夫莫肯過而問之如是而欲操空
籍以責無名之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宮政考

宮政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彰婦順故天子聽男治后
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
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昔在黃帝之興一后三
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內官其元妃西陵氏之子
也曰螺祖躬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禕而躬桑
乃獻蠶絲遂稱織紉之功以給郊廟之服其次彤魚氏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及媼母媼母貌惡德充帝賢而內之以爲屬女德而弗
忘與女正而弗襄雖惡何傷故世言賢妃者稱媼母云
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後句四星
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孝經援神契曰辰極
橫后妃四星端大妃光明故帝嚳氏則之爰立四妃上
妃有郃氏之女姜嫄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簡狄產
契次妃陳鋒氏之女產帝堯次妃嫫毘氏之女常儀產
帝摯堯娶散宜氏謂之女皇舜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嬭
禹興以塗山桀亡以妹喜商興以有娥紂殺以妲己周
之興有太任太姒邑姜其時刑于式化肇本躬修彤管
女史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

以輔佐君子哀窮寃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而險諷不行也其後康王晚朝關雎誌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于幽王箕服之謠作白華之刺興哲婦傾城京邑為墟自爾以來羣后僭亂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卒於羣支爭統冢嗣遊屯下逮戰國風憲逾薄溺情任欲顛倒名分破國隕身往往而是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之效也秦漢以降昏明迭代古今相較略同一揆宋都陽馬氏書述歷代后嬪詳矣茲不復著惟取經傳記載有關內治者通次為王宮之政係以婦職染采親蠶服飾及宮車儀從宿衛之制而東宮不別為立目姑附見

大典通考 卷三十一

二

其略焉總括往章增損文質來者取鑒儀式匪遠作宮政考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刑宮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憲謂表正歲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憲謂表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正歲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正歲之眾寡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者舍其為之版以待鄭司農云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所居守為之版以待鄭司農云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比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解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伏傳曰魯擊柝聞於都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既掌國子之伴國有大事則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辨外內而時禁外人內人禁其非時稽其功緒糾其德行稽猶考也計也功績其出入均其稍食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衣服持操及疏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數者稍食祿廩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也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衰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且寄宿衛之令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則會其行事行事也陳及之曰胡五峯云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又去其奇衰之民是妃嬪與官吏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不知宮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

大典通考 卷三十一

三

夫典婦功絲枲染人屨人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宮廬官署在內雖在宮中不應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內自後世而觀亦與宮嬪雜處耶稍有政事必有節制如胡氏之說則凡在外朝者悉士民可也凡在宮中者悉妃嬪可也魏了翁云次舍暫止之地今之客次吏舍亦此義左氏立二例謂一宿為宿再宿為信三宿為舍恐未然案直宿之士吏遞日番代各有定舍次者止也劉氏彝以為八次八舍是也魏氏客次吏舍之說義近於鑿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鄭戶籍謂之戶版元謂王宮之士謂王闕人掌守王宮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闕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內外為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舉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

路門一日畢門元謂雉門三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若喪服衰絰也凶器明器也潛服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者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持公家器出入者須使符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將以時啟閉盡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關干也內命夫卿大夫士之掌掃門庭當之地魏了翁曰昧爽以前二刻半屬晝黃昏以前亦有二刻半屬晝是晝六十刻則常有六十二刻半夜四十刻止三十七刻半蓋常明迫陰陰不能盡掩明古人謂高春而起三商而眠此也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爲其井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四

醫除其不蠲去其惡臭井漏井所以受水潦瀉滯也詩云吉蠲爲饋鄭司農云醫路廟也元謂受畜水而流之池共王之沐浴自潔清所以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鑑炭凡勞事勞事勞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從王適四所王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皆良貨賄所成第篋也鄭司農云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宮中在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宮中

禁宮門有簿籍今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一曰宮禁禁士師掌之小宰懸之宮中之刑非士師所得預故小宰從之受法以糾內人之奸慝焉內宰職云正歲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后宮統於小宰而司其禁者實內宰也

右王宮諸侯三寢夫禮書周官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女御御序於王之燕寢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書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襄公殯於大寢宋大尹盟於小寢之庭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內宰正歲令於王之北宮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人使蠶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宮喪大記曰大夫世婦卒於適室內子未命死於下室遷尸於寢上士之妻皆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五

死於寢士喪禮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蓋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夫人三宮亦正宮在前二宮在後其制如諸侯之三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諸侯三宮有東宮西宮則正寢在中可知退適小寢則小

寢在後可知魯定公時有高寢蓋變亂禮法而名其寢耳
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日高寢二日路寢三日小寢妄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

以居之版謂宮中閭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

吏祿廩也人民吏子弟分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

之使眾者疏謂均宿衛以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

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

宮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昏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禮

禮母戒女曰夙夜無違宮事禮謂諸侯來朝親凡喪事佐后使治

中宮文致后之賓客之禮及女賓之賓客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

命其夫后命其婦元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以正歲均其稍

食施其謂上妻亦為命婦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均猶調度也施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鄭鈔曰小宰所治王宮乃

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者王之六寢此所治內宮蓋后夫人所居之宮乃王之北宮夫

以王者尊嚴后夫人寵貴而中宮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

治而宰制之其意以為第稠既交則情與愛洽顏辭媚熱則

公為私奪故雖宮闈政令一以付之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

私謁之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或言王后或言

后通后出入則前驅道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

卿大夫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掌王之陰事陰事

內宮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

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

者以其掌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自九

之道是以下九九而御於王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

中廟門戶禱疾求疹也祠報福也疏婦人無外事無行與

中衛之等其能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內治之

而掌之逆內宮鈔考六書內令后之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政謂

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

使守而頒之而米出于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掌米粟

之出入辨其物九穀六米歲終則會計其政政用穀之多少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穀中黍稷稻粱菽大豆六者皆有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

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皆無米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

祭祀比其具戒也此大也具所濯澆及黍盛之饗鄭司農比

讀為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內宗

王后有事則從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王燕王卒食元凡大事佐太僕月令

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

之既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
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天子修男教父
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
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
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魯桓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同資當為齊之誤也
始議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行事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遠此則為瀆鄭文夫人芋氏姜
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芋氏楚子使師
緝示之俘馘師緝楚樂師也俘馘近也器物也言
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戎事不逾女器越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
物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人南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內有
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
王不出屏婦人禮送乃闕左闕填之以土去笄側
席而坐不婦去笄去飾也禮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
在其朝自其外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
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
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與百官考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
路門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合家事於內朝家大
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夫外朝子
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皆非吾所
敢言也

內政內事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
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闕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闕掌中門
禁內人之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非祭非喪不相授
器祭服喪遠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
後取之奠停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
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溷浴男子入內不嘯
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為叱也女子出門必擁蔽
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通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大戴禮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
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山皆慎始敬終
云爾素誠繁成朱子曰四字未詳恐有闕謹為子孫娶婦
新書作婚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
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
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鳴乎戒之哉無養
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
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
家志未變也程子曰初家道之始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
家者治乎眾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
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
法度閑之於 周襄王將以翟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
姻禍福之階也階梯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
矣樹利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摯疇二國任

之後太任之家也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 杞繒由太姒杞
詩云季仲氏任又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 齊許申呂由太姜四國皆姜
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 齊許申呂由太姜四國皆姜
後太姜之家太姜太 陳由大姬 陳媯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
王之妃王季之母 陳由大姬 陳媯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
而封諸陳公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 內利申固其家 昔鄆
之亡也由仲任 鄆姬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鄆夫人唐尚書
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 密須由伯姑 伯姑密須之女也
甲此則文王所滅而後世也 大雅云密須姑姓 鄆由叔姁
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姑姓 鄆由叔姁
鄭伯有善子節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先時由鄭
如人同姓相娶猶魯昭娶於吳亦其遺姓所以亡息由陳媯
息媯姓之國陳媯陳女為息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媯
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實媯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
侯怨因稱息媯之美於楚 鄆由楚曼 鄆曼姓楚曼鄆女為楚
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媯歸 鄆由楚曼 鄆曼姓楚曼鄆女為楚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而利其國遂 羅由季姬 羅熊姓之國季姬 廬由荆媯 廬媯
滅鄆而兼之 羅由季姬 羅熊姓之國季姬 廬由荆媯 廬媯
荆夫人荆楚也 是皆外利離親者也 不能親親以亡其國
翟隗姓也無列於王室 次位豺狼之德不可厭也 禮新不間
舊也 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
棄舊也 其無乃階禍乎王弗聽
右慎始 司馬遷曰夏之興也以塗山放也以末喜殷之
興也以有城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
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
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
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
慎與

九嬪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
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敘凡羣妃御見之法
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
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
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紀 賈公彥曰禮運三五而盈三五
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從著嚮微卑者宜
後也陽尊而陰卑月乃為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為
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
寢言掌御敘防上之專妒者於王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
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
於君 朝服展衣 雞鳴太師奏雞鳴於殿下 殿階也然後夫人
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析告辟也 辟啟也 然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後少師奏質明於殿下也 質正 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詩
小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鄭志小星傳謂禱被也箋云禱
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
為禱難古無名被為禱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
帳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
盈夫人也君也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
可以起之常禮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為
雞鳴則起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東
於常禮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
明則日將出矣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
盛也此再造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
子憎 蟲飛夜將旦而百蟲 正義曰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
禮云太師奏雞鳴夫人鳴玉佩告去則雞鳴當待太師告之

夫人自聽雞鳴彼言告御之正法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待告方起也 薛君章句曰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謂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又漢杜欽傳佩

玉宴鳴關雎歎之李奇注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數說皆魯詩之義

右御敘之節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開房不復出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三

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殿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總笄總角拂

髦衿纓綦履其往如朝也角衍字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御日也荀子曰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楊倞曰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內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慾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以前二月可成昏矣故朱子曰荀子本文與家語孔子對哀公語同

楊氏之說恐未必然然其言霜降閉藏十日一御者似亦有理故特存之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婦德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 劉向

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昔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其亡也以褒姒此其著者也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

化天下也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鳥獸尙然而況於人乎故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

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三者亂則亂此關雎以為詩首重人道之始於此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三

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居尊后夫人之行不伴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也窈窕幽閒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介也也言不以情欲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而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

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

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

與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

與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

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與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古

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畱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公游取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

使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壅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辮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安車及則已自經矣

右后夫人守禮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句踐女也昭王讎游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王樂游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游樂是以不敢聽命今君王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古

復禮國人為君王死何況妾乎妾願先驅狐狸於地下昔日口雖不言心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寢室夾殿也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日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寢室夫人婦嬪即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七月為節節者體天下之內政自諸太師持候以下同之也 賈誼新書應作有身寢室作寢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師替者宗伯之屬下大夫太宰膳夫也冢宰之屬上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樂為陽故在左飲食為陰故在右升所以對 新書升作斗此下有太卜持著龜而御職御於門內二句 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縹瑟而稱不習謂逆序若淫聲 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右胎教太任邑姜姬子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

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娠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妊者能謹於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識必過人矣此之謂胎教

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大戴無太卜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彘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也保受乃負之代士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禮當為有也禮以一獻之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義不相襲以勞辱事也上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家子則太牢天子世子也國君世子太牢皆謂冢子則皆降一等謂冢子之弟及眾妾之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特歸一處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無事不往為兒精氣散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髮所遺髮也世子世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子謂世子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使有司名之擯者傳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其首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食子者三年而出見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於公宮則劬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而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統之南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周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也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敦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

周室君子謂大任能胎教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妣氏之女也在邵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之所以教誨扶持十子者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常以正道檢柙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后曰邑姜太公之女也妊成王之時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佞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以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六

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太宰牛羊豕也以卜士負之士禮接夫人重適也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宗婦同宗之婦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義若孔子首象尼邱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取於父為類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以本國本國之名曰取於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不以畜牲畜牲之名也不以器幣幣玉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國言故以國則廢名故廢名不可易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其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

二山二山具散也魯獻公名具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謂同命之曰同

右生太子世子之禮 白虎通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

春秋傳曰王世子會於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

子尚書曰太子發升於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

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

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

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

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

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五

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取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

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

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

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 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

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

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

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

之俗失開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復以嫡長

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以此防

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 君在立太子者防篡煞歷臣子之

亂也君薨嫡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

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肖不可知

也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 王子朝曰昔先王之命曰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王不立

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

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言周典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

文王舍其適長伯邑微子舍其孫微仲 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

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

權也以武王賢故 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

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權者見機而作 故立制垂法順之為

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脫不順其法違而犯 公曰舍賢立聖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

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言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

於立 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

也脫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卜 子野卒立敬歸之姊齊歸

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 非適嗣何必

弟之子言子野

右立太子世子 漢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

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

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

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

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

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 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

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愛不滿容愛淺

也 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

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進必知親

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膳宰

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 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 嘗饌善

於前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

後亦復初復嘗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曰朝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

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愛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 王季復膳飲食 然後

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 食下問所膳問所 命膳

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

冠帶而養言常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

柔盛也家大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許悼公瘞飲大子止之

藥卒止獨進藥 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

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君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日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夫人歸擇立君日其卜二也

右世子事君父 韓詩外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

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易家人利女貞家人之事義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種女貞其正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也 男正位乎外謂五

人之家內而已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也謂五 男正位乎外謂五

本故先說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

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以相成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

行有恆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 六二

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

是以貞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

婦子嘻嘻終吝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

平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

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能以富順而處位故大吉

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

家道則下莫不化矣 象曰王假有家則勿

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故王假有家則勿

而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朱子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則從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則于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

家人之道尚威威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

知施於人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范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為主女正則家正矣要其利在

女之正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九二也男正位乎外謂

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

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

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

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

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

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

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

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行父

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

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順如此然後家

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

也舜事父母嘗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於媯嬭嬭於

虞而天下之為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于太姒

友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內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而成故文中子曰明內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爲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爲倡陽不爲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書

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敬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苴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嘗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芣于沼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以孽婦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以陽處陽居

下卦之上爲家人之長剛嚴者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其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詩曰之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書

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以陽居上處家人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變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威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威與見侮無非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宋哲宗七年中宮初建將行嘉禮給事中范祖禹以為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周易家人之卦聖人所以定天
下之本乃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為解義一篇錄進
以代奏事即此篇也後紹興二十三年張浚奏論內治
略曰竊讀易家人彖辭知致治之道必自內始復考象
辭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之譬則化也火之譬則禮也禮
修於身化行於外是為風自火出其言與范義相發明
故附著之

詩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
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不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美

注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
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
正則王化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知鳴鳩乃可以配焉 草蟲大夫妻能以

禮自防也呂祖謙曰草蟲為世婦作也婦人在家制於
父既嫁制於夫以禮自防警懼者終其身 齊

桓公葵印之會諸侯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

信公九年葵印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
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
之要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
子克莊王弟王子儀辛伯

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
初子儀有寵

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
匹嫡庶如兩政
命臣桓
耦國都如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晉獻公欲以驪
姬為夫人卜之不吉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

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祭之齊姜
太子

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輕敗而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
公子

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盍何不也重耳申生異
母弟欲使言見諸之意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
姬必誅也 曰然

則益行乎行猶
去也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
惡欲弑父者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

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
告也

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
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謂
奚齊 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

六典通考卷三十一

美

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則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
自皋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 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

受賜而死賜猶
再拜稽首乃卒 乃難告狐突
是以為恭世子也

言行若此可以為 魯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

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宗人禮
官也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
也

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
弗皇商宋也 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
娶文姜此禮也

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

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

人劉向日夫人成風也致之
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

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

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
體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也

曰非禮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一則以宗廟臨之而
子為後為其母是妾不為夫能明矣
後貶焉臣無臣君之義故於大廟去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
見正焉秦人來歸魯公成風之義不言夫人

右齊家 袁變曰男女之欲人情所不能免也溺於其所
愛而忘其為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古之人以為家不
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羣教飭有素端
本於宮壺之間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規警而此心之
明莫或蔽之矣

論曰昔成湯責己先以女謁之盛武王罪紂惟其婦言
之聽雌而雄鳴厥家必素猶與薰並其臭十年故坤者
乾之偶也無成而代有終月者日之妃也兩曜不能並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美

位順陰陽之序則萬物以成乖男女之倫則六沴交作
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傾城致災非徒然矣自秦溺
戎夷之俗世播牆茨之醜義渠逼處濁亂深宮不韋居
奇竊稱假父方在昭王新立政皆出自母后女主臨朝
之制古所未聞二居九五之位實萌于此漢有人擬之
弼劉氏不絕如綫莽倚元后之貴居攝遂曰即真故赤
符再興首黜配天今讀建武之詔書凜然春秋之大義
也然而前愆雖蓋貽謀不臧馬鄧令終猶多慙德閭竇
煽處幾搖國本至於何進袁紹之徒賈充成濟之事血
刃禁園干犯乘輿非有太后陰助于中其奚遽及此乎
魏黃初二年文帝欲封皇太后兩親陳羣以為推恩外

戚三代所無秦漢徇私覆轍相踵帝是其言遂寢不封
其後拓跋魏之季世胡靈太后知政尊崇厥考大建五
等於時綱紀陵替強臣跋扈東西分立元祚遂亡故婦
乘其夫母陵其子失黃裳之吉懷無陽之疑在六極曰
弱于家道為凶且唐太宗英武之君曾不再傳而遂遭
率武之逆宋宣仁垂簾之治雖云小康而實釀徽欽之
亂後晉之石重貴晚宋之瀛國公並隨太后稽首虜庭
每讀其書輒為廢卷是曰古者君薨子幼立同姓為攝
主負之斧辰輔以親賢母后雖尊不預幄謀誠恐盜鼎
之變基于中藉而履霜之漸預戒堅冰也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一

美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湖西閻鎮珩輯

宮政考

婦職

周自后稷歷世相傳其君子重稼穡之事有室家則躬織衽之勤上下相勉不忘艱難王業由此基焉詩首關雎次以葛覃言后妃志在女功而化天下以婦道也及幽王惑褒姒廢申后以階犬戎之亂而詩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葢稼穡織衽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是以遂成煽處之禍敬姜所謂人逸則淫淫則惡心生者是也秦漢而下掖庭之選動盈數千綺紈貢于外方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機杼輟于中府惟東京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和熹鄧皇后敦尚節儉不崇奢麗上方淫巧禁止勿作其餘葢罕有聞焉內職曠闕醜德彰聞淄蠶之患其來遠矣故先王詳列九職使嬪婦化治絲枲又立典功之官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自王后至於內人莫不相率以絲枲之事非徒防淫怠而懲不率亦欲以修本業而端化原也

內宰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衰展其功緒婦職謂織衽綉綉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論侈奇衰若今媚道展綉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左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蠶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

云云而功元謂典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婦功婦功謂婦功曰及秋獻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婦功婦功謂婦功曰及秋獻功劉宗日功者德行之實有德以飭其身而無功實以事其上雖有寵祿不足自固故有宗廟祭祀豆之濯既以致其潔有王后奉養膳羞之精雋以盡其心有祭服元黃歲功之所施以致其力有采盛饋食薦徹之實佐以盡其禮

婦功即內宰職所云作二事者劉氏以濯漑薦徹諸事當之乃經所謂禮事非婦功也鄭氏錡云教以婦功者欲其知蠶織視劉說為得之

女御以歲時獻功事絲枲成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

婦及內人女功之事婦式婦人事之模範法其用財舊數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齋為資杜子春讀為資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絲枲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

物書而揚之授當為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送之物不須獻功時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鄭司農苦讀為監謂分別其據帛與布紵之屬細皆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揚

之絲入謂九職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絲之貢少

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工外

宜繡帛清涼宜文繡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工外

女御凡上之賜予亦如之王以絲物賜人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當為苦字

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錄帛典宗掌布

總纒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總十五升布抽其

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樹而

多草葛頊之屬故書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樹而

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頒衣服

授之賜予亦如之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歲終則各以

稱賈亦、大宰以
工之意、日絲繭之已織者
之未織者化絲治以
帛方苞日此類婦節
與婦功職之類婦

間嬪婦所化治不知女

其事乎黃氏度謂九嬪

所謂內外工也諸侯遠在

奔走千里而效力於王宮大

內人女工責之亦非所堪必不

請之婦功布帛婦 曲禮納女於國

大曰備掃灑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

急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如是不足以配

國君掃灑家之事不如是不足以配大夫 月令孟夏

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

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 仲冬之月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

所親幸者天子 胡銓曰經云后妃獻則獻於王矣鄭據祭義謂

夫人不獻則后不獻案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夫人體敵

也不可以為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

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自獻無疑矣鄭又謂收外命

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帥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
必外命婦

皇氏侃云外命婦之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

自入以供造公家但收其繭稅耳孔氏謂祭服官家所

給故輸繭以供造恐未必然國語明言命婦成祭服則

非給自官家可知

祭義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

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

之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 及良日夫人緤三盆手遂布

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緤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

以出精也 昏義順婦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

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益藏室人謂女於女叔

人雖有善者不為稱夫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

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筆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侯與諸

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

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

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

皆水物陰類也魚為宗室宗子之祭無牲告事耳非

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 孔穎達曰祖廟未

毀謂與君為骨肉親廟有四高祖廟未毀欲嫁之女教於公

淫也沃肥美也不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王后

親織玄統謂統所以垂前後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

緝既緝又加之以紘也冕曰紘紘纓也卿之內子為大

帶無緝者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自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而獻功分祭

社也事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則有辟古之制也

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可成矣與君無

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二 九

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皆有宗族

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

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已父母者示婦與夫

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

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

咸盥漱櫛縱筓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

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

見異辭故設此也

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廢度日一月之中又得夜半必相從者所以省

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

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

也溫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

也溫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

韓詩外傳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

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

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

之言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騷

吾國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

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

道而死越兵畏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

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染采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二 十

虞書服十有二章衣曰作繪裳曰絺繡孔傳云五色備

為繡葛之精者為絺蓋古人尚質絺繡而繡之以為祭

服後代無用絺者記曰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

赤其祭服皆元上而繡下詩曰元袞及黼又曰元袞赤

舄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繡裳是也玉藻天子始冠元

冠丹組纓儀禮聘禮昏禮幣皆元繡束其簋則元被繡

裏其筓則緇被繡裏而周官方相氏所御元衣朱裳其

施於銘物亦緇上頰末陳氏禮書曰元緇所以體道丹

黃所以象事體道者在上象事者在下故易稱垂衣裳

以取乾坤天色元地色黃而繡者赤黃色也土寄位於

南方南方色赤故用繡焉染人職云夏元繡秋染夏夏

者大也言五色大備也先之以元纁者重法天地之色且尊祭服也十二章之數終以黼黻黼即斧也刃白而登黑有剗斷之義焉黻之文兩已相戾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是也唐六典載練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絳三曰黃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士採以時月皆率其屬而修其職焉

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盤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就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以給練練著研口綦握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冬獻功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纁作纁鄭司農云纁讀當為纁纁謂練也夏大也秋乃大染元謂纁元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元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滌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纁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關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秋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纁曰緇曰葛曰白曰希曰黼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掌凡染事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元謂湛讀如漸車淳而惟裳之漸熾也羽所以飾旌旗及玉后之車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緇緇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緇緇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賈公彥曰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案士冠禮注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若更以紺入黑則爲緇若

更以緇入黑汁則爲玄故云玄則六入與玄入黑汁則爲緇緇與玄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 幌氏凍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浼作滌鄭司農云滌水水也滌漚也楚人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宿諸井凍帛以欄爲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縣井中凍帛以欄爲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人渥管之渥以欄木之灰渥渥其帛也杜子春云渥當爲滌書亦或爲滌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履以魁拊之說曰魁始也周官亦有白盛清其灰之盛蜃始也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始今海旁有焉清其灰而盥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盥而沃之而盥之而塗之而宿之更渥明日沃而盥之朝更沃至夕盥之又更沃至旦盥之亦七日如渥絲也書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凍法有二一爲灰凍渥渥淫蜃是也一爲水凍暴日宿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井是也書以陽氣溫之夜以陰氣寒之二氣備而素功成焉禮服傳云有事其纁無事其布曰總無事其纁有事其布曰錫小功淩麻治去苧垢大功布則鍛治之功纁沽之自四等喪服至於純吉凍麻凍布法尤詳備然此記不著第舉絲帛之法而已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青與赤謂之文赤布宋之第次績以爲衣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士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用績以爲裳天子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鄭司農云爲圖耳子家駁曰天子借天意亦是也鄭火以圖形似火也元謂

山以章水以龍章讀為璋璋山物也在衣齊鳥獸
也所謂華也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明章
也類指用五采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為
以論語曰績事後素

物相雜謂之文畫績取其文備故曰雜五色木與金配
故青白相次火與水配故赤黑相次地為天配故元黃
相次乾居西北而天事武故黼之色白黑艮居東北而
成始終故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
故服章以黻終焉詩曰元袞及黼黻衣繡裳書曰麻冕
黼裳記曰諸侯黼大夫黻爾雅曰袞黻也皆舉其章之
末者以著其相終之義耳畫土以象地畫四時以象天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圭

天無形體隨四時而異色故曰天時變也馬氏云獐山
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然古人之象
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此記有獐有水大約因山
及獐因龍及水非棄本而遵末也鳥即鳥隼為旗之類
獸即熊虎為旗之類蛇即龜蛇為旒之類或繪於衣或
繪於旗常皆畫繪之事也素功者質也畫績者文也惟
白為能受采故素功為先畫績為後虞書十二章此記
惟言四章合黼黻僅六章又言天地不及日月星辰陳

氏禮書謂周服止九章無日月星辰頗與記合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棗蘆以權量授之
以待時而頒之時染夏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

用則正曰五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
或差貸也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及章識也
爾雅一染謂之縹今之紅也再染謂之頰赤三染謂之纁纁終
青謂之蔥青淡黑謂之黝黝黑貌周禮曰斧謂之黼形因名云
邢昺曰一染一入色名縹今之紅也說文云縹黃赤色喪服
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縹緣是也再染名頰即淺赤也
三染名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
云三入為纁鄭玄云染纁者三入而成禹貢云厥篚元纁是
也淺青一名蔥玉藻云三命赤黻蔥衡是也黑色名黝以白
黑二色畫之為斧形名黼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書曰黼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西

黻絺繡是也
染采有正有間用兩色間織之是為黼黻文章象四隅
也用一色專織之是為黑黃蒼赤象五方也祭服用專
色為旗章四正用正色四隅多用雜色東之南則青多
於赤南之東則赤多於青其餘方隅可以類推

典瑞纁藉五采五就纁有文采所以為玉木為中餘用草
也一就賈公彥曰凡言就者或兩行為一就此上下文是也
或一而二行為二就聘禮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就即等也雜
記三采六等注云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
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也 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
五十有二玉笄朱紘疏五采藻十有二謂合五采絲為藻纁
十二道為十二纁也

二各棟一施而言五色玉貫於藻纒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
十二玉則十二寸以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王并朱
紱者以玉并貫之又以諸侯之纒旂九就璫玉三采白蒼朱
朱紱爲纒旂結之也諸侯之纒旂九就璫玉三采白蒼朱
皇氏曰五采玉飾依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
次黃次元五采玉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
色者先朱後綠

藉玉以纒其長珉玉采象德之文就象文之成內貞剛

而外柔順又有文焉乃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

過五也公侯伯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大夫

聘亦二采禮窮則同也

玉藻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韞此元端服之韞也天子諸侯元

弁服皆素韞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君紳帶上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五

以未下以緣終之大夫紳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一命

士紳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一命

細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繡衡繡赤黃之繡色所

衡也繡謂爲鞞黑士不衣織織染絲織之無君者不戴采

大夫去位宜衣正色裳閒色謂冕服元非列采不入公門采

服正義曰大夫士去國三月內服素衣素裳三月後別服元

端元裳采色之中元天色故爲正纁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閒

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閒色綠紅碧紫駢黃是也

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東爲木木色青木剋土土黃並以

所剋爲閒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南爲火

火赤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西

爲金金白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

爲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駢黃

是中央閒中央爲土土剋水水黑故駢黃之色黃黑也雜

記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韞純以素紉以五采

素生帛也紉施諸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細帶

爵韞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韞爲韞其

爵同不以元冠名服將冠者采衣童子之節也細布衣錦緣

者是爲細布冠陳之將冠者采衣童子之節也細布衣錦緣

錦紳並細錦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細袍從者畢玄端

髮皆朱錦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細袍從者畢玄端

尚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纁宗彝藻火山龍諸侯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六

作纁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

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纁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

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顧命黼純

華玉華玉五色玉也釋器藻數重豐席畫純畫純以雲畫之

爲數重筍席筍析竹也元粉純爲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

元也蟻謂色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形裳纁色也

禮書書言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皆麻冕蟻裳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形裳孔安國曰蟻裳元形裳纁詩曰毳衣如

璫又曰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蓋裳以纁爲主纁

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託於火故也若夫元裳素裳之類

各象其事而服之孔穎達曰書之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也

故元裳太保太史太宗執事者也故彤裳其說是也

詩幽風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玄黑而有赤朱深縹

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 箋凡染者春暴練 夏縹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正義曰考工

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緌注染纁者

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緌禮記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緌凡元色在緌緌之間其六入者與染

元入數禮無明文鄭約之以為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蓋黑

而兼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凡染終一入謂之纁再

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染朱入數書傳無文鄭

約之以為四入蓋三入為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毛萇所

云朱深纁是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素白也紵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七

制正義曰古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

予有英飾闕宮傳云朱英為飾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

惟組紉耳若線則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

總以素絲而成組紉亦組之類則素絲可為組紉矣 小雅

朱芾斯皇有瑋璫珩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璫珩也正義曰言

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

天子之服言之也諸侯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一命緌鞅鞅

珩再命赤鞅幽珩三命赤鞅璫珩據諸侯言也芾從裳色故

知裳亦朱也 斯干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

侯黃朱一家之內或且為諸侯或采菽玄衮及黼玄衮也

且為天子皆將似朱芾煌煌然正義曰玄衮者元

與謂之黼也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衣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以龍

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絺謂刺之言絺刺之於衣

絺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絺衣以對袞畫衣絺在袞言衣者

衣總名也 王風大車檻檻毳衣如芟芟也 箋也 蘆之初生者

績而袞縹皆有五大車嘽嘽毳衣如珞珞也 疏再染謂

色焉其青者如縹正義曰毳衣之色衣則畫繪為之裳則刺繡

為之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縹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

當有袞冕驚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績若絺冕則衣刺粉

米惟用績元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績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驚

其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績繡

皆五色其青者如縹其赤者如赭故二章各舉其一耳鄭志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六

大車傳以莢為縹箋以莢為亂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縹復

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荅云縹烏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

者如縹 唐風素衣朱襮襮領也 諸侯縹丹朱中衣 箋

以縹縹為領素衣朱縹是縹也 疏縹得為縹者縹是畫縹

丹朱為純也素衣朱縹是縹也 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縹初刺

一色即是作縹之法故縹為刺名傳言縹縹者正義曰釋器云

縹領謂之縹孫炎曰縹刺縹文以縹領是縹為領也郊特牲

云縹縹丹朱中衣大夫之偕禮也知諸侯當服之衣者朝服

祭服之裏衣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

純之以絲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不

以縹縹為領唯諸侯乃得服之郊特牲注縹讀為綃綃繪名

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縹為縹以其縹之與縹共

作中衣之領按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故破繡為綃綃是繪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則綃是繪綺別名於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為衣領乃名之為褱知褱為領之別名也秦風終南錦衣狐裘錦衣采色也狐裘衣繡裳五色備謂之繡正義曰錦者雜絲為文故云絲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為裘加錦衣以為褱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褱也錦文太著上有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曹風其帶伊絲其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九

弁伊騏騏騏文也弁皮弁也 義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 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騏當作璩以玉為之禮書詩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為士之齋冠綦組纓為世子佩詩以綦巾為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為之則士弁無玉飾 康成讀玉璩為綦以綦為結是臆說也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麤裘則素衣其衣素積其裳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君大夫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

火畫黼黻火畫火也黼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昭其文也章明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 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正義曰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其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也子太叔曰為九文謂龍華蟲藻火粉米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白赤與黑元與黃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孔曰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日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青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者服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

六典通考卷三十二 十

衣紅紫不以為褻服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 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禮書青赤元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剋者相生為正色相剋為間色故甲己合而為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剋土故也丙辛合而為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剋金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剋木故也丁士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剋火故也孔子曰君子不以紺緌飾淮南子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黑色也禮文緌或作爵說文緌為青赤色紺為深青色則紺黑於緌矣鄭賈之徒謂緌入黑則為紺紺入黑則為緌不可考也說文又曰緇黑色綠青黃色絳大赤也纁淺絳也緌赤黃色紅赤白色緌蒼艾

色紫與紫青赤色紫青赤色而與緋色不異其說誤也然則考工記績事則青白赤黑元黃而對方績事則青赤赤白黑黑青而比方向也績陽事也輕清而在衣績陰功也重濁而在裳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陰則親而不尊故比方而不對

明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藍靛所於儀真六合種靛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緞疋有賞資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徽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褐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

大典通考 卷三十二

三

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絲緞七千疋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厚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濶於淮以供費正德元年尚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並胸背斗牛飛仙八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侍瑄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借冒章服者濫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

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松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細絹帛山西潞絀皆視舊制加丈尺二三年閒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畱軍國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兼司姦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杭織造閒行閒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造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為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閒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為常例

大典通考 卷三十二

三

染人一職秦以後或曰平準或曰司水至隋煬帝始合織染為一署以令丞兼掌之唐宋相因不改自明迄今上方服用多取給於吳越天地之氣由北而南而物產之盛衰應之非獨人功專巧妙契天成抑其水土之所變化精華之所凝結窮美極妍絕出他方之上考工記所謂遷地弗能為良者是也舜典述古人之象十二未嘗有天地之色至周人作記始有土象方天時變之說由今日觀之東南黼黻文章之盛遠過於西北豈非東方而時變者乎

王親耕故后妃親桑以為天下先勸眾民也

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

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

功以勸戒之

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禮書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藉而有壇則躬桑有壇矣掌

次掌凡邦之張事而異時有宿幕于耕壇之上則桑壇亦

張幕歟曲薄也植槌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間謂之曲或謂之趨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

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

之槌齊謂之牂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

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

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禱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占之

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

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

出緒也

夫人自纁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

則夫人推一人而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之以天子有

吉者纁纁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

以為繡蔽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禮書正義曰近川而為之取其浴蠶種便也七尺曰仞仞

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

閉也又曰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

同者按馬質云禁原蠶彼注天文辰為馬引蠶書曰蠶為

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仲春始蠶

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之有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桑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

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桑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

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

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穀

梁曰天子親耕以共桑盛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

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

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為之以其

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

蠶也其始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

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黃履

車以翟車月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嚮時氣也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師也及藹成夫人副禘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禘受之而三盆手可知躬桑后夫人之事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內外相成之義也故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也躬桑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禘重繭之成也繭必三盆手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玄黃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晉制後乘載鉤筐後周皇后採桑三條公主五條鄉縣以下九條北齊及隋亦如之然則採桑三條與三推同其載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五

鉤筐以後車與親載耒耜不類是不純乎古也後漢蠶于東郊晉蠶于西郊宋齊蠶于西北而漢制后乘鸞輅載龍旂于乘萬騎鼓吹鉦鉦莫不咸備晉后著十二拜步搖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而女尚書著貂蟬佩璽後周之時后乘翠輅皆非古制

漢儀皇后春蠶于東郊衣用青手采桑以繅三登璽藝文類聚引此文作三盆羣臣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麻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于璽觀皆賜從採桑者絲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時衣各一襲李賢注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一晉書職官志有五時朝服蓋

官令丞諸天下官下法皆詣蠶室與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治文帝十三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桑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令立耕桑禮制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木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爲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成帝建始四年谷永對曰皇后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宜齊戒避寒以深自責平帝時孝元王皇后爲太后春幸蘭館上林苑有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六

禮以少牢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闥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宮按谷永對子皇后蠶桑之日貴人助蠶服純繅上下深衣制大手結璽則漢桑亦用四月貴人助蠶服純繅上下深衣制大手結璽璽瑁又加璽珥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室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隋志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津氏亦有其禮矣晉武帝太康六年詔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

耕藉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
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
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藉以供桑盛后夫人
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
蠶禮不修由中閒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
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
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祭草定其儀先蠶
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
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
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
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驄馬女尚書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七

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
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
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躬桑日皇后未
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頒
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
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
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座公主以
下乃就位設享宴賜絹各有差

宋先蠶壇如晉制臺城西白石里為蠶所設光城大孝武帝
大明三年詔曰古者薦鞠青壇聿祈多慶分蘭元郊以供純
服來歲可使六宮妃嬪修親桑之禮四年王皇后率六宮躬

桑於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
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仁蹕觀禮綠纓既具元
統方修庶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賜

後齊為蠶坊於京城北之西方千步蠶宮九十步牆高丈五
尺被以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佐史
皆宦者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陛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
壇東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陛廣五尺外禱衣黃履以供
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
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桑壇備
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
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八

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
桑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七條祿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
切之授世婦灑一薄頒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
改服設勞酒頒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妣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
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
昭化嬪亞獻淑嬪終獻因以躬桑

隋制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
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祭訖就桑位於
壇南東西向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
依班採五條九條而止世婦以授蠶母受切桑灑訖還依位

皇后乃還宮自齊及周時其典法多依晉儀亦時有損益

唐制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一日於正寢一日於正殿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蠶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資引內命婦陪位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請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上水二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佩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皇后即御坐六尚以下侍衛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皇后降坐乘輿入室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齋於齋室諸預享者皆齋前享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其後俱南向守官設外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九

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以下於南壇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重行異位東向北上陳饌幔於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內壇之內唐先蠶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三尺周週三十步諸女工各位於縣後右校爲采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幃於外壇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足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墜位於西南當墜培西向亞獻終獻位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重行異位西向北上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司贊位於樂縣東北掌贊一人在南差退西面又設司贊贊位於埋培西南東面南上典樂

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司樂位於北縣之間當壇北向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絕位重行異位西向北上外命婦位於中壇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東西當內命婦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如公主重行異位相向北上又設御采桑位於壇上東向內命婦采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北向西上執御鈿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內外命婦執鈿筐者位各於其采桑位之後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壇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於南壇之外道西如設次設酒尊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幣篚於壇上尊站之所脯後內謁者帥其屬以尊站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十

洗篚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北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五刻司設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聽夜行其應采桑者四人各有女侍者進篋鈿載之而行其日未明四刻搥一鼓爲一嚴二刻搥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一刻搥三鼓爲三嚴司資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北上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厭翟車於閣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進鈞司製進篋載之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從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不鳴鼓角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其日三刻尙儀及司醴帥屬入實尊壘及幣太官令實諸
筮豆簋簠等內謁者帥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殿內駕
將至女相者引享官內典引外命婦俱就門外位駕至大
次門外迴車南向尙儀進車前跪奏稱尙儀妾姓言請降車
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繼扇尙儀以祝版進御署出奠
於姑尙功司製進受鈎筐以退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
俱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尙儀典正及
女史祝史與女執尊壘簠鬯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向西上
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尙儀以下皆再拜就位司樂帥女工
人入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實引內命婦內
典引引外命婦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尙宮立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三

十一

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尙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入自東門
主版位西向立尙宮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尙宮曰有司謹具請行事樂三成尙宮曰再拜
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尙儀跪取
幣於篚興立於尊所皇后自壇南陞升北面立尙儀奉幣東
向還皇后受幣進北向跪奠於神座少退再拜降自南陞復
於位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壘東門
之外皇后已奠幣乃奉毛血入升自南陞尙儀迎引於壇上
進跪奠於神座前皇后既升奠幣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
陳於內壘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饌引饌入至階女祝
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陞以出饌升自南陞尙儀迎引於

壇上設於神座前皇后詣盥洗尙儀跪取匱與沃水司言跪
取盤與承水皇后盥司言跪取巾於篚進以脫受巾跪奠於
篚乃取爵於篚興進受爵尙儀酌鬯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
司言授巾皆知初皇后升自壇南陞詣酒尊尙儀贊酌醴齊
進先蠶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立尙儀持版進於神
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皇后再拜尙儀以爵酌上尊福酒西
向進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尙儀帥女進饌者
持饌進神前二牲胙肉各置一俎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
一籩尙儀以飯過胙俎西向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乃
跪取爵遂飲卒爵興再拜降自南陞復于位初皇后獻將畢
典贊引貴妃詣盥洗盥手洗爵自東陞升壇酌盃齊于象尊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三

十一

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再拜尙儀以爵酌福酒進貴
妃再拜受爵跪祭遂飲卒爵再拜降自東陞復位昭儀終獻
如亞獻尙儀進神座前跪徹豆司贊曰賜胙掌唱曰眾官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尙宮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尙宮請就望座位司贊帥掌贊就座壇西南
位皇后至望座位西向立尙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曰北陞
降壇西行詣瘞壇以幣置于壇司贊曰可瘞壇東西各四人
實土半壇尙宮曰禮畢請就采桑位尙宮引皇后詣采桑壇
升自西陞東向立初皇后將詣望座位司實引內外命婦采
桑者執鈎筐者皆就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各一人皇后既至尙功
奉金鈎自北陞升進典製奉篚從升皇后受鈎采桑典製以

謹受之皇后采三條止尚功前受鉤典製以謹俱退皇后初采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采桑訖內外命婦以次采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采五條二品采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采桑者以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澆一簿止尚儀曰禮畢尚宮引皇后還大次內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齊所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太宗貞觀元年三月癸巳皇后親蠶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先蠶高宗永徽三年三月制以先蠶為中祀后不祭則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三 主

皇帝遺有司享之如先農有司言案周官宗伯后不祭則蠶得攝行之伏以農桑乃衣食萬人之宜獨闕先蠶之祀無已則皇后遺有司享之如先農可也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親蠶總章二年三月癸巳皇后親蠶上元元年二年皇后皆親蠶通典先天二年皇后王氏自嗣聖以後廢闕此禮至開元初始重行焉肅宗乾元二年三月己巳張皇后親蠶苑中儀物甚盛宋初定開寶通禮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前享五日諸與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真宗景德三年詔祀先蠶依先農例造官攝事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言古者王后親率嬪御以祀先蠶是以開寶通禮郊祀

錄並有親蠶祝辭蓋由中宮未嘗親祭所以有司闕而不舉又通禮義禁后親享先蠶貴妃為亞獻昭儀為終獻若攝事則尚宮為初獻尚儀為亞獻尚食為終獻又周禮大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簋徹蓋薦徹豆籩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唐會要云農桑衣食萬人之宜獨闕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攝祭可也臣以謂攝之命婦未若歸於有司望詔有司參定其禮院又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於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約附故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一壇二十五步祀禮如中祠慶曆用羊豕各一攝事獻官太尉太常光祿卿不用樂元豐詳定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氏唐月令注以先蠶為天駟案先蠶之義當是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為瘞坎於壇之王地而郊祀錄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禮儀羅又以享先蠶無燔柴之儀則先蠶非天駟星明矣今請就北郊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三 古

為壇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餘如故事政和禮局言禮天子必有公桑蠶室以興蠶事歲既畢則奉餉而縲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郊廟之祭服今既開藉田以供桑盛而未有公桑蠶室以供祭服尚為闕禮請倣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度地為宮四面為牆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構殿一區為親蠶之所倣漢制置繭館立織室於宮中養蠶千薄以上度所用之數為桑林築采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陛凡七事置蠶官令丞以供郊廟之祭服又周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為尊則蠶為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詔從其議命

殿以無教為名又詔親蠶所供不獨衣服凡施於祭祀者皆用之宣和元年二月皇后親蠶即延福宮行禮其儀季春之月太史擇日皇后親蠶命有司享先蠶氏於本壇前期殿中監帥尚舍設坐殿上南向前楹施簾設東西閣殿後之左右又設內命婦妃嬪以下次於殿之左右外命婦以下次於殿門內外之左右隨地之宜量施帷幄於采桑壇外四面開門設皇后幄次於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其日有司設褥位壇上少東東向設內命婦位壇下東北南向設外命婦位壇下東南北向俱異位重行西上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又設從采桑內命婦等位於外命婦之東南向以內命婦一人充詣蠶室授蠶母桑以食蠶設從采桑

大典通考卷三十三

五

外命婦等位於外命婦東北向俱異位重行西上設執皇后鈎箱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向功執鈎司製執箱內外命婦鈎箱者各位於後典製執鈎女史執箱又於壇上設執皇后鈎箱位於皇后采桑位之北稍東南向西上前出宮一日兵部率其屬陳小駕鹵簿於宣德門外太僕陳厭翟車東偏門內南向其日未明外命婦應采桑及從采桑者先詣親蠶所幕次以俟起居各令其女侍者進鈎箱載至親蠶所授內謁者監以授執鈎箱者前一刻內命婦各服其服內侍引內命婦妃嬪以下俱謁殿庭起居訖內侍奏請中殿少頃又奏外辦皇后首飾鞠衣乘龍飾肩輿如常儀障以行帷出內東門至左昇龍門內侍跪奏具官臣某言請降肩輿升厭

翟車訖俛伏與少退御者執綬升厭翟車內侍詣車前奏請車進發出宣德東偏門執事者進鈎箱載之車至親蠶所殿門降車乘肩輿入殿後西閣門侍衛如常儀內侍先引內外命婦及從采桑者俱就壇下位諸執鈎箱者各就位內侍奏請中殿少頃奏外辦皇后首飾鞠衣乘肩輿內侍前導至壇東門華蓋仗衛止於門外近侍者從之入內侍奏請降肩輿至帷次內下簾又內侍至幄次請行禮導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東向立執鈎箱者自北陛以次升壇就位次內侍引向功詣采桑位前西向奉鈎以進皇后受鈎采桑司製奉箱進以受采桑位前西向奉鈎以進皇后受鈎采桑司製奉箱俱退復位初皇后采桑典製各以鈎授內外命婦皇后采桑訖

大典通考卷三十三

六

內外命婦以次采桑女史執箱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采五條二品三品各采九條止典製受鈎與執箱者退復位內侍各引內外命婦退復位內侍詣皇后前奏禮畢退復位內侍引皇后降自南陛歸幄次少頃奏請乘肩輿如初內侍前導皇后歸殿後閣內侍奏解嚴初皇后降壇內侍引內命婦詣蠶室向功帥執鈎箱者以次從至蠶室向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授內命婦蠶灑一薄訖內侍引內外命婦各還次皇后還宮宣和重定親蠶禮外命婦宰執并一品夫人升壇侍立餘品列於壇下六年閏二月皇后復行親蠶之禮焉紹興七年始以季春吉日享先蠶視風師之儀

紹興七年王湛言請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不果行乾

道中升爲中祀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趙大麟嘗有策述古公桑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之初制勸中宮做古親蠶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明初無親蠶禮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以爲常與嘉靖時都給事中夏言請改各官莊田爲親蠶廠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公桑園令有司種桑柘以備宮中蠶事九年復疏言耕蠶之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勸天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下自今歲始朕親祀先農皇后親蠶其考古制具儀以聞大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學士張璠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以道遠爭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宮中宜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做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於是禮部尚書李時等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大典通考卷三十三 七

言大明門至安定門道路遙遠請鳳輦由東華元武二門因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條上四事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後令內臣自北郊捧獻宮中仍於宮中量立蠶繭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織室行三盆之禮以終蠶事二定壇壝之向先蠶采桑二壇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悉準九農耕田先蠶壇北向采桑壇東向如唐開元之制三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定采桑之器唐制向功奉金鈎夫親桑以識女工之艱難金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鈎侈矣能鈎宜如民剛器用毋過雕飾四擇掌壇之官中宮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出知禮儀擇司理監帝從其言命自元武門出內使陳儀衛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老成謹厚者掌之軍一萬人五千圍壇所五千護於道餘如議三月工部上先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蠶壇圖式帝親定其制壇方二丈六尺壘二級高二尺六寸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四出陛東西北俱樹桑柘內設蠶宮令署采桑壇高一尺四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寸方一倍三出陛變駕庫五間後蓋織堂牆圍方八十丈禮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部上皇后親蠶儀蠶將生欽天監擇吉巳日以聞順天府具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蠶母名數送北郊工部以鈎箔筐架諸器物給蠶母順天府

以蠶種及鈎筐一進呈內官捧出還授之出元武右門置絲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輿中鼓樂送至蠶室蠶母受蠶種浴飼以待命婦文四品武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三品以上俱陪祀攜一侍女執鈎筐皇后齋三日內執事並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司贊六侍等女官及應入壇者齋一日先一日太常寺具祝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版祭物羊豕籩豆各六黑帛送蠶宮令是日分授執事女官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日未明宿衛陳兵備女樂司設監備儀仗及重翟車俱候元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武門外將明內侍詣坤寧宮奏請皇后服常服導引女官導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出宮門乘肩輿至元武門內侍奏請降輿升重翟車兵衛儀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仗及女樂前導出北安門障以行帷至壇內墀東門內侍奏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請降車乘肩輿兵衛儀仗停東門外皇后入具服殿易禮服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出至壇司贊奏就位公主內外命婦各就拜位祭先蠶行三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大典通考卷三十三 六

獻禮女官執事如儀迎神四拜賜福昨二拜送神四拜凡拜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跪興公主內外命婦皆同禮畢皇后還具服殿更常服司賓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引外命婦先詣采桑壇東陛下南北向尚儀奏請皇后詣采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桑位東向公主以下位皇后位東亦南北向以西爲上執鈎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者跪進鈎執筐者跪奉筐受桑皇后采桑三條還至壇南儀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門坐觀命婦采桑三公命婦采五條列候九卿命婦采九條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訖各授女侍司賓引內命婦一人詣蠶室尚功率執鈎筐者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從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以授內命婦內命婦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食蠶漚一箔訖還尚儀奏禮畢皇后還坐具服殿司賓率蠶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母等叩頭訖司贊唱班齊外命婦序立定向儀致詞云親蠶禮通考親蠶之禮也金俱不行故不列祀典

既成禮當慶賀四拜畢賜宴命婦並賜蠶母酒食公主及內

命婦於殿內外命婦文武二品以上於臺上三品以下於丹
屏尚食進膳教坊司女樂奏樂宴畢公主以上各就班四拜
禮畢皇后還宮導從如前詔如擬其年三月皇后親蠶於北
郊祭先蠶氏禮部言先蠶之禮出於創見命婦倉卒入壇恐
德禮度請以所給采桑圖授之俾先期肄習故
定命婦牙牌式視陪祀官殺三四月蠶事告成行治繭禮選
之一至日皇后出郊行親蠶禮
蠶婦善繅絲及織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宮導從如常儀至
織堂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布於織婦以終其事蠶官令
送尚衣織染監局造祭服其祀先蠶止用樂不用舞樂女生
冠服俱用黑十年二月禮臣言去歲皇后躬行采桑已足風
勵天下今先蠶壇殿工未畢宜且遣官行禮帝初不可令如
舊行已而以皇后出入不便命改築先蠶壇於西苑明會典
壇高二

大典通考卷三十三 九

尺六寸四出陸廣六尺四寸以甄石又為壘坎於壇右方
深取足容物東為采桑臺方一丈四尺高二尺四寸三出陸
鋪設如壇制臺之左右樹以桑壇東為具服殿三間前為門
一座俱南向西為神庫神廚各三間右宰牲亭一座壇之北
為蠶室五間南向為門三座高廣有差左右設蠶官署於
為廂房各五間後為從室各十間以居蠶婦
宮左置蠶宮令一員丞二員擇內臣謹恪者為之四月皇后
行親蠶禮於內苑明會典初建先蠶壇於北郊以歲春擇日
明會典初建先蠶壇於北郊以歲春擇日
內苑致祭行親蠶禮一齋戒前期三日尚儀奏致齋三日內
執事并司贊六尚等女官及應入壇者各齋二日一省牲羊
二豕一鹿一兔一陳設先蠶氏之神羊二豕一登一筵豆各
六盤盤各二帛一筐一酒尊三爵三酒盞三十祝案一正祭
先一日蠶宮令陳樂女生位於壇南設皇后拜位於壇下北
向次公主次內命婦次外命婦拜位俱異位重行北向設內
贊位於壇南設司贊位於壇南設皇后拜位於壇下北
命婦班之北東西相向皇后至壇所入具服殿少憩司贊先
引外命婦列於先蠶壇下東西相向以北為上尚儀詣皇后
前奏請皇后躬行親蠶禮出殿門將至壇內贊唱樂女生就位執
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女官導皇后至拜位司贊奏就位次公
主次內命婦次外命婦各就位內贊唱瘞毛血迎神樂

樂止司贊奏四拜公主以下同內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樂
作執事官捧帛爵跪於神位前各奠訖樂暫止內贊唱讀祝
詞贊奏跪皇后跪公主以下同讀祝詞女官跪於神位前右讀
祝樂作司贊奏與皇后與公主以下同讀祝詞贊唱行亞獻
禮樂作執事官捧爵跪奠於神位前訖樂止內贊唱行終獻
禮儀同亞獻執事女官跪奠於壇東西向唱賜福酒司贊奏跪
皇后跪執事女官以福酒跪進於皇后右奏飲福酒皇后飲
訖執事女官以酢跪進於皇后右奏受酢皇后受酢司贊
奏與皇后與司贊奏二拜公主以下同內贊唱徹饌樂作執
事女官詣神位前徹饌訖樂止內贊唱送神樂作司贊奏四
拜公主以下同樂止內贊唱讀祝詞女官捧帛爵各
詣座位樂作樂止司贊唱禮畢皇后還具服殿更常衣行親
蠶帝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
導十一十二年皇后皆親蠶其後因事輒不舉至十六年始
詔罷之仍命進蠶具如常歲遣女官祭先蠶二十八年女官
亦罷四十年
並罷所司奏請史云三十八
年罷親蠶禮今據實錄改正
論曰幽風稱有鳴倉庚女求柔桑於時為仲春之月而

大典通考卷三十三 十

月令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其月則在季春二說不同以
禮經考之二月為浴種之期內宰所謂中春始蠶是也
三月為採桑之始祭義所謂大昕卜吉是也二者王后
皆與其事焉降北宮之尊而一歲再往臨莅所以帥厲
天下慎重蠶事非苟焉為文具而已古者卜郊于北義
取嚮陰漢晉以還改用東郊西郊違戾古義自為曲說
其謬大矣且禮嚴先蠶之祭后必躬親而北齊使公卿
代李唐遣有司攝大抵狃于嬖寵驕貴之習而不知上
供冕服下帥臣妾仁孝風勸之道于是存焉夫陰教不
修其來已久千金之家一命之婦相率而為安佚若體
性固然者況于九重之伉儷乎故自南渡紹興以後斯

典放廢不能復舉金元起自偏荒贅襲帝統餘分閏位

固不足道至有明太祖躬英傑之才經營冊作頗稱明

備而於蠶禮猶有闕焉世宗中興乃銳意復古當時禮

官建言以為皇后躬祭採桑足以風勵天下然舉行不

過數年因事輟止特歲遣女官致祭先蠶而已及嘉靖

三十八年並女官亦罷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於魯不視

朔必謹而書之以志其荒政之漸公桑之禮豈有輕於

視朔哉而季世之主非有文景貞觀之賢鮮克遵用禮

文豈非富貴淫溢玩視女事之過與明臣夏言之疏曰

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

宜偏廢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倦倦之愚所以不已於今

六典通考卷三十三

三

日也自紹興逮嘉靖禮廢幾四五百年帝首稽古而憲章之亦斯言有以發其端哉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宮政考

服飾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榆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司農云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
于東房榆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
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禮與
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沙也素沙赤衣也元謂狄當為
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
質皆備成章曰翟王后之服刻細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
以為文章禕衣畫章者禕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二者
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闕翟翟祭羣小祀
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
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禮禮之言宜直誠也詩國風
日此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十一

德當神明又曰玼兮玼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稅
衣榆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禕衣言禕者甚潔字或作稅此
緣衣者實作禕衣也禕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禕
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禕衣展聲相近緣字之
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榆狄青禕衣元婦人尚專一
袍制以白縛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
公彥曰王后六服無文鞠衣象麴塵其色黃禕衣與男子禕
衣同其色黑二者為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水色黑禕衣
象之水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
也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
闕翟象之火生於木木色青翟狄上有榆狄象之天色元禕
衣最在上象天色婦人衣裳連非袍而云袍制者取衣複不
單與袍制同漢時有圭衣刻為圭形綴於衣由周禮有二翟

別刻縉綴於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漢時殺衣有沙縠之名出於周禮素沙也

后用六服惟北齊與周制同漢則服二而已入廟紺上

皂下蠶與朝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云魏蠶服以

文繡晉入廟純皂蠶純青後周雖用六服其名詭異隋

則四等唐后服三禕衣深青織成而畫受冊助祭朝

鞠衣黃羅為之不畫禮衣用雜色亦不畫燕見賓宋

存此三名而不用但服龍鳳珠翠冠霞帔耳章獻明肅

皇太后謝太廟始服禕衣乘輅又制袞衣以行禮如天

子咸宗彝皇太妃皇后則服禮衣以緋羅為之皆異古

制其冊后則禕衣如唐之禮明制禕衣翟衣皆深青鞠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衣紅色而親蠶用禮服僅見于嘉靖之時則周之六服

後世罕能兼用其來久矣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內命婦之服鞠衣九

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也則

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綠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

平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之鄭鏗曰或謂在內有公卿大夫

士在外有公侯伯子男三等之衣上不及王公之妻外不及

諸侯之妻何也竊以為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

妻不可以常制論以君子偕老之詩觀之衛侯爵耳詩人言

夫人之服則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

展其下王后一等無禕衣而已三公之妻蓋如是方其在朝

屈於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服子男之妻闕狄耳出封則

宜加禮記曰夫人屈狄又曰夫人副禕屈狄者指三夫人言

之副禕者指上公之妻或又謂九嬪而上有三夫人自夫人

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止三服何也竊以為三夫人之服自

禕衣而下二等有時榆狄亦有時闕狄經列九嬪世婦女御

於內官而無三夫人之職蓋尊之也故中宮有后則夫人屈

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中宮或闕

則夫人伸而服榆狄與侯伯出封其妻則服榆狄之服同然

婦人以純素為本故皆素紗 凡祭祀賓客其后之衣服及

九嬪世婦凡命婦其其衣服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

雖微者猶序平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他則否命婦之服助祭於后與夫相后見賓客他則否玉藻

曰諸侯元端以祭裊冕以朝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雜記曰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命婦之服禮亦如之 玉藻王后禕

衣夫人榆狄禕讀如暈榆讀如搖暈榆皆翟名也刻縉而

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禕

衣士祿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縉為翟不畫也此子

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

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

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

次之士次王氏詳說曰玉藻云惟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從

男子鄭氏以意約而解之謂世婦命以奠醢之文宜在夫人

次之言禕衣則知榆之為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
屈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
服榆狄祭羣小祀服闕翟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緣衣 崔靈恩謂王后三翟
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
數於理或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
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嬪婦取中焉后
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無事乎飾一
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緣則
循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體貴至正以上達為循緣
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榆翟君命屈狄再命鞠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六

衣士祿衣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坊記曰大夫不稱君則其妻不稱女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榆狄上公之
夫人禕衣記稱夫人副禕是也再命鞠衣則至於四命可
知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
大夫展衣士祿衣而改禕為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
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榆
狄可知玉藻言夫人榆狄則三夫人榆狄可知明堂位言
魯夫人副禕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禕可知少牢大夫
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祿衣之袂
不侈 爾雅曰赤緣謂之祿內司服言緣衣玉藻言祿衣
士喪禮製服亦言祿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祿

祿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祿衣御于王之服亦
以燕居男子緣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赤緣
謂之祿祿之言祿以表袍也士冠陳三服有玄端無祿衣
士喪陳三服有祿衣無玄端則祿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
端之裳三祿衣連衣裳玄端無緣祿衣有緣此其所以異
也子羔之襲商衣裳與稅衣纁神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
鄭氏曰稅衣若玄蓋丈夫祿衣緣以赤婦人祿衣緣以纁
古文祿為緣鄭氏亦曰祿之言緣則祿衣未嘗無緣也特
赤與纁正間之色異耳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祿衣鄭氏
以士之祿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而證之此臆論也士
昏禮女次純衣纁神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神鄭氏曰凡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七

婦人不常施神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復衣不以神明非
常也然純衣祿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
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神則明凡祿衣皆有神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
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曰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
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
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衛維持冠者
春秋傳曰衛統紱元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
象若今步紱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
今假紱矣服之以桑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服之
以見王后之燕居亦纁笄而己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
璋其下以統懸璜詩云璜兮璜兮其也璜髮如雲不眉
鬢也玉之璜也之謂也笄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
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
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髻衣侈袂特牲
饋食禮曰主婦纁笄緇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纁神喪大記

人爵弁以迎多袂袿衣之袂凡諸 賈公彥曰王之祭服六首
 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服皆冕后之祭服三首服皆副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祿衣
 祿衣首服次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以禮朝見於王
 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接御見王則祿衣與次也燕居
 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時齊國風雞鳴毛傳云東方明則夫
 人纔笄而朝此經注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
 著次自然著纚笄而毛云以朝必別有所見 王昭禹曰后之
 一當二副配禕揄編 明堂位夫人副禕立于房中 副者飾
 配副禕次配展祿 副禕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上服
 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
 祭統夫人副禕立于東房 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翟子男
 夫人副袞秋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
 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云夫人東酌魯尊則知在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八

謂維持冠者愚意左傳言衡直是指笄而周禮衡笄連文亦
 謂笄橫貫在頭上故名之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以
 固髮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也
 侯夫人無考珈說文云婦人首飾毛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
 鄭箋云珈之言加也孔云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絲副既
 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
 之有六據此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季云笄本婦
 人之常飾唯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妻所無也
 錢氏云今人步搖加飾以珠飾之少者六多者倍徒至二十
 六據詩云六珈然則古玉數凡六也按後漢書輿服志云皇
 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九

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纓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纓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纓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妾不笄士姆纓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纓總此不可考孔穎達曰王后衡笄皆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垂瑱若編次則無衡於笄言珈以玉飾之惟后夫人有焉夫人六珈后之多寡無文漢之步搖以金為鳳下有鴟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搖動魏晉因之隋改為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袞冕十二旒司馬續漢志云步搖有黃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糾八雀九華赤雉天鹿笄獸翠羽為飾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儀禮士昏禮女次純衣纓神立于房中南面大首飾也今時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於元則此衣亦元矣神亦祿也神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其象陰氣上在也凡婦人常施神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其象陰氣上在也凡婦人常大記曰復衣不以神明非常姆纓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纓髮笄今時簪也纓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詩以綃為綃也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以女從者畢於元纓笄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女從者畢於元皆元被纓備在其後也纓神也周禮曰白與黑謂之繡卿大夫之妻刺繡以為領如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姆纓特牲饋食禮主釋繡于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姆纓特牲饋食禮主婦纓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衣染之以黑其繡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少牢饋食禮主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被錫讀為髮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為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纓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稍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

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祛尺八寸今文錫為錫衛風碩人其頤衣錦髮衣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願願然髮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

右宵衣景衣 禮書玉藻士祿衣或作稅衣曾子譏子羔之襲稅衣纓神則女次純衣纓神者祿衣也昏禮之姆特牲禮之主婦皆纓笄宵衣則宵衣不以純矣少牢禮之主婦與贊者一人被錫衣侈袂則錫衣非宵衣矣玉藻曰王被衾士昏禮曰女從者畢於元纓髮被纓備孟子曰被衿衣則被者服之也鄭以被為首飾以少牢之被錫為髮髻以詩被之僮僮為髮髻誤矣且其釋追師則以侈袂為侈祿衣之袂釋少牢則以侈袂為侈宵衣之袂釋昏禮謂姆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宵衣以稍為領釋特牲謂主婦宵衣以稍為衣禮文殘缺鄭氏自惑學者據經可也禮有錫衰錫冪史有阿錫蓋錫布之細者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不亦宜乎詩云素衣朱襖爾雅繡謂之襖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繡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繡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繡繡於領上假盛飾也然論語曲禮皆曰衿絺綌孟子曰被衿衣則衿設飾也說文曰裝絲也泉屬繡與裝絲通用則衿衣者設飾以元也繡繡者頤泉為領而刺繡也立而繡領此表衣耳與繡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與昏禮婦人從者均於畢於元鄭氏以衿為同曲禮曰衿絺綌鄭氏又以衿為繡是自戾也 士

昏禮女次純衣乘婦以几姆加景乃駢鄭氏曰景之制蓋

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乘

車加之以景猶衣錦加之以駢也景以禦塵駢以晦其文

玉藻曰禪為駢則景亦禪歟衣錦尚綱夫人始嫁之服庶

人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唐志景

內司服后之喪其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內則婦事舅

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并今替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帨刀

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續施繫表大觶木燧繫小囊也繫表言施明為

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履其往如朝也角衍字

右內具衿纓禮書紛帨詩曰無感我帨內則曰女子設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帨於門右昏禮姆施衿設帨內司服注內具紛帨之屬則

帨佩巾也佩巾女子之事男子亦有之故禮曰子事父母

左佩紛帨鄭氏曰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蓋

自巾言之謂之紛與帨同義先儒曰巾謂之帨自拭物言之謂之

帨與拭同義儀禮既祭皆拭手唐制天子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

四寸色如緞皇太子公服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

如綬羣臣進賢冠者紛廣四寸長六尺六寸色如綬此又

因以為飾者也纓曲禮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婦事舅姑

衿纓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衿纓皆佩容臭詩曰親結其

縞士昏禮女嫁母施衿結帨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縞縞

綌也又曰衿謂之褱邵璞曰縞香纓也褱邪交落帶繫於

體又曰褱衣小帶也蓋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是也帶

結而垂曰縞爾雅所謂縞纓是也鄭氏曰衿猶結也則詩

所謂親結其縞為衿纓可知也孔穎達曰縞帨巾也然詩

言縞纓維之爾雅作縞縞亦曰縞纓也則縞非帨巾矣內

則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

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

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

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為之

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繫表鄭云小囊也表言

施明為箴管線續有之內司服注內具繫表之屬熊氏曰

表刺也刺表而為囊故曰繫表然則士昏禮所謂衿繫者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蓋此也鄭氏以衿繫為盛帨巾之屬然內則左佩帨巾右

佩繫表而帨巾不聞有繫唐志婦人帨巾亦不施繫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舄黃總青句素屨葛

屨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履各有屨也履下曰屨下曰

屨屨古人言屨以通於履今世言屨以通於履履語反與

屨屨有絢有總有純者飾也總司農云赤總黃總以赤黃之

絢為下絢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總總純禮家說總亦

謂以采絢其下元謂凡屨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

端黑屨青絢總純素積白屨縹絢純縹并縹屨黑絢總純

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

韓侯元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

下皆履耳向當為狗聲之誤也狗總純者同色今云赤總黃

總青絢雜互言之明屨屨眾多反覆以見之凡屨之飾如縞

之赤舄皆黑飾必有絢純言絢亦有總純三者相將王及后

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白屨白飾凡屨之飾如縞次也黃履白

士爵弁纁履黑絢純尊祭服之履飾從纁也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為履明有用皮時郝敬曰服履禮服之履王用赤舄象陽后用黑舄象陰纁身底接處以小纁綴其際為飾王赤舄赤纁象純陽矣后黑舄黃纁雜象陰也絢以縹著履頭為鼻拘束行履也王與后舄絢用青象東方帝出之生氣也青黃赤黑四者四方之正色故王與后吉履用之白不用近凶周所勝色也素履燕居之履無纁絢文采之飾葛履當暑王后皆用之 辨內外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命夫之命履纁履命婦之命履黃履以下功履次命履於孤卿大夫則白履黑履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履為功履女御士妻命履而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履者唯大祥時

右履 禮書古者衣象裝色禪象裳色而土冠禮三履皆大典通考卷三十四 古

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履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元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為纁次青赤白黑黑青比方者為纁次而冠禮黑履青絢純白履緇絢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履黑絢純絢純在履頭總縫中絢即緣也蓋尊祭服之履故飾從對方之色爵弁不曰釋而曰韎皆尊祭服則凡舄之飾如纁次履之飾如緇次可知也絢之故也則凡舄之飾如纁次履之飾如緇次可知也絢之故也 青緇黑而纁純如之則纁從絢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絢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絢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絢純后之吉服六而舄履各三元舄配禕衣而黃絢純青舄配揄狄而白絢純纁純赤舄配闕狄而黑絢純黃履配鞠衣而白絢純

言舄止于赤黑言纁止于赤黃言句止于青有素履而無飾履有葛履而無皮履鄭氏謂雜互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鞠衣則纁履爵弁而上之履也黃履鞠衣之履孤卿大夫之功履白履黑履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與孤妻內子功履亦白履黑履以其服展衣祿衣故也女御士妻以黑履為命履所服唯祿衣故也

楊氏復內司服圖說見前 禮書 禕衣 揄狄 闕翟 鞠衣 展衣 祿衣 從王祭 從王祭 從王祭 暨則服 以禮見 燕居及

大典通考卷三十四 古 先王則 先公則 羣小祀 之 王及賓 御于王 服之 服之 則服之 客服之 服之 色元 色青 色赤 色黃 色白 色黑

裏素沙詳見前 裳連衣裳 詳見前注

首副	副	副	編	編	次
三翟首	以副配	以副配	鞠衣展衣	首服皆編	祿衣首
服副	禕衣謂	謂其六			服次
	之副禕	謂其六			
		謂其六			

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申重其制遂絕齊國舊有三服官服後以貢禹言罷之宣帝初立皇太后賜御府衣迎之御府屬少府主天子之衣皇后及宮中所衣皆取給焉光武帝紀更始諸將皆服婦人衣諸干繡襪注引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字書無繡字續漢書作襪並音其物反揚雄方言曰襪袿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襪襪部璞注云俗名襪袿此即繡于上加繡襪如今之半臂也

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手髻七鏡蔽髻黑瑤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鏡世婦三鏡諸王妃長公主大手髻七鏡蔽髻其長公王得有步搖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世婦以下夫人紺繒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撻長一尺為簪珥其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

晉依前代皇后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黑天鹿辟邪南山豐大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待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花皇后謁廟依漢制服早上縹下隱領袖緣元康六年詔以純青服助蠶之服純縹為上下自公主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緹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阜絹上下助蠶者緇絹上下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衣

宋依漢制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鼈幘皇后親蠶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十二鏡步搖大首髻公主會見三夫人首髻七鏡蔽髻公夫人五鏡世婦三鏡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太后皇后入廟服袿屬上袿下屬大衣謂之袿衣公主會

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為緹帶各如其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為朝服按漢日古者天子至于士皇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皇后至命婦所佩玉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

齊因宋制公主會見大首髻不易舊法袿屬用繡為衣裳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

陳因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並如開國公侯太夫人夫人大首髻七鏡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鏡世婦三鏡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幘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撻長一尺為簪珥皇后謁廟袿屬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大衣皂上皂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貴妃金章龜鈕紫綬佩于闐玉獸頭鞞九嬪金章龜鈕青綬獸頭鞞佩采瑣玉婕妤以下銀印珪鈕艾綬獸頭鞞美人等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鞞寶林佩水蒼玉餘同開國公侯夫人獸頭鞞餘同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鈕紫綬佩山元玉獸頭鞞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緹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鏡八雀九華內命婦以上蔽髻唯以鏡數花釵多少為品秩二品以上金玉飾三

以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鏡二品五鏡蔽髻四品三鏡五品一鏡又有宮人女官第二品七鏡蔽髻三品五鏡四品三鏡五品一鏡七品大首髻八品偏髻髻郡長公主七鏡蔽髻女侍中五鏡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禮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髻皇后助祭朝會以禕衣祠郊祿以榆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祿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緹帶內外命婦以上從五品以上金章紫綬服榆翟雙佩山玄玉九嬪視三品銀章青綬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銀印青綬展衣八十一御女視五品銅印黑綬祿衣又有宮人女官服翟闕三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祿衣七品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郡長公主王國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三

太妃繡朱綬章服珮同內命婦一品郡長君玄朱綬闕翟章珮與公主同郡君縣公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九嬪服縣主青朱綬餘與良娣同女侍中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綬餘與女侍中同鄉主鄉君素衣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服闕翟三品服鞠衣四品展衣五品祿衣內外命婦宮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帶鞶囊皆准其夫公服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衣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

後周制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皆以命數爲節三妃三公夫人以下各依其命一命再命俱以三爲節后

應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祿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單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禴衣祭羣小祀受獻爾則服鷩衣探桑則服鳩衣音色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鵠衣音色音食命婦歸甯則服翬衣音色俱十有二等以翟翟爲領標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著衣春齋及祭還青衣夏齋及祭還朱衣探桑齋及還黃衣秋齋及祭還素衣冬齋及祭還玄衣自青衣而下標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九等俱以榆翟爲領標各九自禴衣以下鷩鳩翬知朱黃素玄等九也自朱衣而下標領亦用相生之色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八其翟衣八等俱以翟爲領標無禴衣諸伯夫人自鷩衣而下七其翟衣七等俱以鷩翟爲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三

領標又無鷩衣諸子夫人自鷩衣而下六其翟衣俱以鷩翟爲領標又無鷩衣諸男夫人自翬衣而下五其翟衣五等俱以翬翟爲領標又無鷩衣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鷩衣鷩衣知衣青衣朱衣黃衣素衣玄衣緋衣其翟亦九等以鷩翟爲領標各九三孤之內子自鷩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鷩翟爲領標各八九嬪六卿之內子自翬衣而下七翟皆七等以翬翟爲領標各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御婉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宮六尚緹衣諸命秩服曰公服餘常服曰私服

隋制皇后首飾花十二樹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婦並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

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四品以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五樹女御三樹自皇后以下小花並如皇后祿衣鞠衣大花之數并兩博鬢也皇后祿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祿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暈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沙內單黼領羅縠襍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緞為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綠革帶青襪烏舄以金飾白玉佩元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准祿衣親蠶服也青衣去花大帶及佩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皇太后同於后服三妃服揄翟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織成紫綬金縷獸頭鞶佩于闐玉九嬪服闕翟金龜鈕文從其職金縷織成佩采瓊玉婕妤銀縷織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三

成他如嬪服美人才人鞠衣銀印珪鈕獸爪鞶佩水蒼玉餘同寶林服展衣艾綬鞶佩玉同婕妤承衣刀人采衣皆祿衣無印綬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佩水蒼玉艾綬諸侯王太妃妃長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揄翟繡為九章佩山元玉獸頭鞶綬同夫色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揄翟繡八章從親桑同鞠衣自此以下佩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揄翟繡為七章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刻赤繡為翟綴衣上為六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繡同鞠衣

唐尚服掌供六內服用朱章之數凡皇后之衣服一曰祿衣二曰鞠衣三曰禮衣首飾花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

博鬢祿衣深青織成為之文為蠶雉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素沙中單黼領羅縠襍色皆用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緞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組絢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鞵烏俱加金飾白玉雙佩元組雙大綬章采尺寸與乘輿同受冊助祭朝會則服之鞠衣黃羅為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鞵烏隨衣色餘與祿衣同唯無翟親蠶則服之而鈿釵禮衣十二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雙佩小綬去舄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內命婦之服花釵施兩博鬢寶鈿節翟衣青質羅為之綉為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而下第一品花鈿九樹寶鈿准花數下准此翟九等第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第三品花釵七樹翟七等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三

第四品花釵六樹翟六等第五品花釵五樹翟五等並素沙中單黼領朱襍亦通用羅縠蔽膝隨裳色以緞為領緣加以文綉重翟為章二等一品以下皆同大帶組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組絢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青鞵烏佩綬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則服之鈿釵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小綬絢履第一品九鈿第二品八鈿第三品七鈿第四品六鈿第五品五鈿內命婦常參見則服之凡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及女官之服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首飾綬七品以上有大事則服之尋常供奉則公服去中單蔽膝革帶九品以上有大事及尋常供奉並公服女史則半袖裙襦凡外命婦之服若花釵翟衣受冊從蠶朝會婚嫁則服之第一品花釵九樹翟

九等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三品花釵七樹翟七等四品花釵六樹翟六等五品花釵五樹翟五等其服並素紗中單繡領朱襖襖膝青衣革帶青釵釵禮衣朝參辭見及婚會則服之並通用雜色制與翟衣同加菱珮小綬去易加履凡婚嫁花釵禮衣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兩博戲任以金銀雜寶飾禮衣則太袖連裳青質素紗其次花釵禮衣中單朱襖襖膝大帶以素衣帶革履等節連裳青庶人嫁女則服之質以青衣帶革履皆自製也凡婚嫁之服若資蔭高者皆從高廟見以後准常親王孺人服衣本品五品已上媵降妻一等妾降媵一等凡婦人常服五等已上諸親女婦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已終則不給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吉

革帶以青衣之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小綬三閒施玉環三青鞵烏舄加金飾受冊朝謁景靈官服之鞠衣黃羅爲之蔽膝大帶革舄隨衣色餘同律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同并兩博鬢冠飾以九釵四鳳榆翟青羅綉爲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繡領羅毅襖襖膝隨裳色以緞爲領緣以搖翟爲章一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餘做皇后冠服之制受冊服之天聖元年詔服太常禮院言開寶禮皇太后當祿衣以青衣革帶青質素紗中單繡領羅毅襖膝大帶隨衣色以緞爲領緣以搖翟爲章一等大帶隨衣色受冊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隋制后服朱衣以緞爲領緣以搖翟爲章一等大帶隨衣色以緞爲領緣以搖翟爲章一等大帶隨衣色加鞞膝革帶大帶繡裝綬佩金飾履悉如衣之色常視事去鞞膝革帶大帶繡裝或衣鞠衣則以黃羅爲之亦用寶裝綬大帶命內侍周文質如所議以製明道元年詔講籍田禮及皇太后謁廟儀講官議謂皇太后宜準皇帝衮服減二章衣

去宗衮去去下似劍金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左以衮衣爲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皇太后乘玉輅服禮車服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衣冠儀天冠皇太后乘重翟二株花釵太廟行中興仍舊制其龍鳳花釵冠大小花二十四株應乘輿冠梁之數博鬢冠飾同皇太后皇后服之紹興九年所定也其服后惟律衣禮衣妃禴翟凡三等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領長裙霞帔玉墜子背子生色領皆用絳羅命婦花釵冠皆施兩博鬢寶鈿飾翟衣青羅繡爲編次於衣及裳自一品至五品花釵及翟數同唐制並素紗中單繡領朱襖襖膝通用雜毅蔽膝隨裳色以緞爲領緣加文繡重雉爲章二等下准此大帶革帶青鞵烏舄佩綬受冊從蠶服之年命婦計以金爲首飾及爲鈿參鈿羅耳環毋得爲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吉

凡帷幃幔帳簾旌床榻毋得純錦編繡皇祐元年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一尺梳長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爲之先時宮中尙白角梳入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故禁焉止遼祭山儀皇后御絳帑絡縫紅袍懸玉佩雙結帕絡縫烏靴皇帝皇后御鞍馬羣臣在南命婦在北服從各部旗幟之色小祀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鞞臣僚命婦服飾各從本部旗幟之色金制皇后花珠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絹襯金紅羅托裏用九龍四鳳前面大龍銜穗毬一朶前後有花珠各十有二及鴻鸞孔雀雲鶴王母隊人仙浮動插辦等後有納言上有金帶金兩博鬢以上並用銷翠滴粉纓金裝珍珠結製下有

金圈口上用七寶釧窠後有金釧窠二穿紅羅鋪金款幔帶
 一裱衣深青羅織成暈翟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襟襖並紅羅
 織成雲龍中單以素青紗製領織成補形十二標袖襖織成
 雲龍並織紅縠造裳八副深青羅織成翟文六等襟襖織成
 紅羅雲龍明金帶腰蔽膝深青羅織成翟文三等領緣緞色
 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長五尺闊一尺黃赤白黑襟緣
 六采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間七寶釧窠施三玉環上碾雲
 龍捲金線織成大小綬頭紅羅花襯大帶青羅朱裏紕其外
 上朱錦下綠錦鈕約用青組然金線織成帶頭玉佩二朶每
 朶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墜子各二並玉碾縷金打釵獸面篋
 鈎佩子各一水菓子眞珠穿綴青衣革帶用縷金青羅裏造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美

上用金打釵水地龍鷲眼銚尾龍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
 襯金釘腳抹帶二紅羅青羅各一並明金造各長丈五寸烏
 以青羅製白綾裏如意頭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眞珠裝
 綴繫帶鞞青羅裏綴繫帶犀冠減撥花樣縷金造上玉簪
 一下玳瑁盤一宗室外戚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期親雖
 別籍女子出嫁並同五品以上官母妻許披霞帔唯首飾霞
 帔領袖腰帶許用明金籠金間金之類其衣服止用明銀象
 金及金條壓繡正班局分承應帶官人雖未出職係班其祖
 母及母妻子孫之婦同籍兄弟之妻及在室女孫姊妹並同
 又禁私家用純黃帳幙若曾經宣賜鸞輿服御日月雲肩龍
 文黃服五箇鞞眼之鞍皆須更改

元命婦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渾金四品五品服金搭子六品
 以下服銷金并金紗搭子首飾一品至三品許用金珠寶玉
 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耳環用珠玉同籍不
限親疏
期親雖別籍
并出嫁同

明皇后禮服其冠圓匡冒以翡翠飾翠龍九金鳳四中一龍
 銜大珠一上有翠蓋下垂珠結餘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
 片大珠花十二小珠花數如之三博鬘飾以金龍翠雲皆垂
 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釧花十二翠釧如其數托裏金
 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卑羅額子一描金龍
 文用珠二十一翟衣深青織翟文十有二等間以小輪花紅
 領襟襖襖織金雲龍文中單玉色紗爲之紅領襟襖襖織鞞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美

文十三蔽膝隨衣色織翟爲章三等間以小輪花四以緞爲
 領緣織金雲龍文玉縠圭長七寸刻其上珠穀文黃綺約其
 下韜以黃縠金龍文玉革帶青綺鞞描金雲龍文玉事件十
 金事件四大帶表裏俱青紅相半末純紅下垂織金雲龍文
 上朱緣下綠緣青綺副帶一綬五采黃赤白縹綠縹質間施
 二玉環皆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玉佩二用玉珩珩各一珩
 二衝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一珠飾雲龍文描金自
 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二璜相觸有聲
 上有金鈎有小綬五采以副之縹質織成青鞞烏飾以描金
 雲龍皁線純每烏首加珠五顆皇后常服冠用卑鞞附以翠
 博山上飾金龍一翅以珠翠鳳二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

生色畫絹起花妝飾金墜子六品七品衣銷金小雜花霞
生色畫絹起花妝飾金銀墜子八品九品衣大紅素羅
霞帳生色畫絹妝飾銀墜子首飾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
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鍍銀間用珠一品禮服
用山松特髻翠松五珠金翟八口銜珠結正面珠翠翟一珠
翠花四朵珠翠雲喜花二朵後鬢珠梭毬一珠翠飛翟一珠
翠梳四金雲頭連三釵一珠簾梳一金簪二珠梭環一雙大
袖衫用真紅色霞帳褙子俱用深青色紵絲綾羅紗隨用霞
帳上施蹙金繡雲霞翟文鍍花金墜子褙子上施金繡雲霞
翟文常服用珠翠慶雲冠珠翠翟二金翟一口銜珠結鬢邊
珠翠花二小珠翠梳一雙金雲頭連三釵一金壓鬢雙頭釵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辛

一金腦梳一金簪二金腳珠翠佛面環一雙鋤釧皆用金長
襖長裙各色紵絲綾羅紗隨用長襖綠襪或紫或綠上施蹙
金繡雲霞翟文看帶用紅綠紫上施蹙金繡雲霞翟文長裙
橫豎金繡纏枝花文二品特髻上金翟七三品特髻上金孔
雀六口銜珠結正面珠翠孔雀一後鬢翠孔雀一霞帳上施
蹙金雲霞孔雀文鍍花金墜子褙子上施金繡雲霞孔雀文
餘同二品常服冠上珠翠孔雀三金孔雀一口銜珠結長襖
綠襪看帶或紫或綠並繡雲霞孔雀文長裙橫豎縹並繡纏
枝花文餘同一品四品特髻上金孔雀五五品特髻上銀鍍
金鴛鴦四口銜珠結正面珠翠鴛鴦一小珠鋪翠雲喜花二
朵後鬢翠鴛鴦二銀鍍金雲頭連三釵一小珠簾梳一鍍金

銀簪一小珠梳環一雙霞帳上施繡雲霞鴛鴦文鍍金銀鍍
花墜子褙子上施雲霞鴛鴦文餘同四品常服冠上小珠翠
鴛鴦三鍍金銀鴛鴦二挑珠牌鬢邊小珠翠花二朵雲頭連
三釵一梳一壓鬢雙頭釵二鍍金簪二銀腳珠翠佛面環一
雙鋤釧皆用銀鍍金長襖綠襪繡雲霞鴛鴦文長裙橫豎縹
繡纏枝花文餘同四品六品特髻上翠松三株銀鍍金練鵲
四口銜珠結正面銀鍍金練鵲一小珠翠花四朵後鬢翠梭
毬一翠練鵲二翠梳四銀雲頭連三釵一珠綠翠簾梳一銀
簪二大袖衫綾羅細絹隨所用霞帳施繡雲霞練鵲文鍍花
銀墜子褙子上施雲霞練鵲文餘同五品常服冠上鍍金銀
練鵲二又鍍金銀練鵲二挑小珠牌鋤釧皆用銀長祿綠襪

六典通考 卷三十四

辛

看帶或紫或綠繡雲霞練鵲文長裙橫豎縹繡纏枝花文餘
同五品七品禮服常服俱同六品其八品九品禮服惟用大
袖衫霞帳褙子大衫同七品霞帳上繡纏枝花鍍花銀墜子
褙子上繡摘枝團花通用小珠慶雲冠常服亦用小珠慶雲
冠銀間鍍金銀練鵲三釵銀間鍍金銀練鵲二挑小珠牌銀
間鍍金雲頭連三釵一銀間鍍金壓鬢雙頭釵二銀間鍍金
腦梳一銀間鍍金簪二長襖綠襪看帶並繡纏枝花餘同七
品命婦團衫以紅羅為之繡重雉為等一品至七品等數同
前代其冠一品用金事件珠翟五珠牡丹開頭二珠半開二
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釧
花八金翟一口銜珠結二二品至四品用金事件珠翟四餘

一品二品霞帔子俱雲霞翟文鍍花金墜子三品四品雲霞孔雀文餘同上五品六品冠用抹金銀事件珠翟三珠牡丹開頭二珠半開五翠雲翠牡丹葉數同一品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抹金銀翟一口銜珠結子二五品霞帔翟子俱雲霞鴛鴦文鍍金鍍花銀墜子六品雲霞練鵲文鍍花銀墜子七品至九品冠用珠翟二珠月桂開頭二珠半開六餘與五品同七品霞帔墜子翟子與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繡纏枝花墜子與七品同翟子繡摘枝團花

論曰雕文以傷農事纂組以害女紅飢寒之患必中於民故王者敦崇節儉中宮后嬪勤於織紉爲天下先所以鼓勵臣庶整齊風俗者也詩美后妃之德曰薄汚我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三

私薄瀚我衣東漢馬鄧二氏躬衣大練浣濯以朝上方織室珍怪奇麗之物一切屏而勿用著在前記後世稱賢焉故自三古以來主德將興莫不留意於內助之選彤管女史記功書過服御有度起居惟時先事而杜其汰侈之萌應機而導以禮義之旨是曰惟薄聿修宴私不作禁闔以內秩秩如也爰及衰世政由內出惡僕而喜奢厭德而黷貨金玉文繡所以盛威儀也而濫假於僕妾之賤府庫帑藏所以充國用也而糜棄於土木之工人主溺其所私羣下莫敢進言矧積於蕭牆之中而禍應於萬里之外至斯而國不卽亡者特其幸耳往在明祚中衰天子耽意內寵綺紈之飾窮極工巧脂粉之

費動盈累萬宮中一日所需不啻竭中人數十百家之產生民焉往而不窮盜賊何憚而不熾傳曰家齊而后國治故古之昏主亂朝其家庭醜德必多矣災變之應雖有遲有速然未有能保身長世者也

六典通考卷三十四

三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宮政考

宮車命婦

中車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續總安車彫面
為總皆有容蓋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續總安車彫面
蓋之不龍其章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為
總或作繁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總當為總書亦或為總為
首為見為之為翟總者青黑色以緇為之總者馬勒直兩耳
與兩總容謂翟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元謂未總總
其施之如翟總車衡亦宜有焉續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
也皆有容蓋則重翟厭翟謂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
原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
去節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
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
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一

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連車組
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輔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 連車組
輓有翟羽蓋連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
小蓋為翟日也故書翟為駟杜 詩衛風翟芾以朝 翟翟車
子春云當為翟書亦或為駟 詩衛風翟芾以朝 翟翟車
以翟羽飾 正義曰夫人以翟羽飾車芾車蔽也婦人乘車不
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芾因以翟羽為之飾
齊侯使公子無虧成曹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正義曰詩
云象弭魚服此云魚軒蓋其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
云以魚皮為飾陸璣毛詩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
背上有斑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為弓鞬步又者也其皮雖
乾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
晴則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

也

禮書先儒謂重翟當玉路后從王祭祀先王先公羣小祀
所乘者也衛侯夫人始嫁翟芾以朝蓋厭翟也則王后始
嫁重翟可知厭翟當金路后從王賓饗諸侯者也王姬下
嫁於諸侯車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
與侯伯夫人乘厭翟可知安車后朝王之車諸侯夫人亦
應乘此以朝君翟車王后出桑及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
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象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
夏纓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妻攝乘乘亦墨車非攝
則棧車而已諸侯以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及朝君皆可
知也輦車無面飾無蔽幄漆之而已說文曰有輻曰輪無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二

輻曰輪鄭氏釋巾車曰輦車輪釋雜記曰輦崇蓋半乘
車之輪 重翟重其羽而不厭厭翟次其羽而不重翟車
則不重不厭以羽飾之而已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避
王也二翟言翟而不言車不車不足以名之也孤言夏象
卿言夏纓至墨車以下然後言車是亦飾盛者以飾名飾
者以車名也重翟錫面厭翟勒面安車彫面翟車貝面
鄭司農曰錫馬面錫鄭康成曰勒面如玉龍勒之韋為當
面飾然則錫面者錫飾馬面勒面彫面貝面蓋亦若此勒
面以韋則錫面彫面貝面以韋可知錫必鑲之則彫面亦
鑲錫可知錫面彫面以金貝面以貝則勒面有錫亦可知
鄭司農曰為總青黑色以緇為之總者馬勒直兩耳與兩

鑑康成曰朱總續總其施之如鷲總車衡轆亦宜有焉詩曰朱幘鑣鑣毛氏曰人君以朱纒鑣肩汗且以爲飾此朱總也組總則纏總而已非必扇汗也施之直馬耳與衡轆不可知朱色純續色雜鷲色青黑安車之轡取象於鷲者以其在涇在沙而安故也三車取飾於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翟車有帷無容蓋輦車有髮蓋無蔽安車無髮無蔽輦車無面飾無蔽帷漆之而已婦人不立乘謂之安車則五路皆安車特於無髮無蔽者命之曰安車以其不飾羽與四者異

漢皇后駕輅青羽蓋駕四馬施九旂 後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皆御金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絡帷裳其非法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三

駕則乘紫屬輅車雲橫文畫輅黃金塗五末五末轆一轆二轆三轆四轆五轆

蓋施金花駕三馬左右駢應劭漢官儀明帝永平元年光烈

族九旂前有方相鳳凰車此因前漢舊制也長公主赤屬輅車大貴人貴人公王

王妃封君油畫輅車大貴人加節畫輅皆右駢而已公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

交路帷裳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輅輅車銅五

末

漢中太僕掌皇太后與馬皇太后遊宮中所駕輅車謂

之小馬車漢廐有果下馬高二尺以駕輅師古曰小馬

可于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宋書志云輅車或使人

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

就外戚駟貴亦輦并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并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僭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輪傳玄子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輅車輅車即輦也

晉皇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絡青帷裳雲橫畫輅黃金塗五末蓋瓜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駢其廟見小駕則乘紫屬輅車飾及駕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輅車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駟馬魏淺黑色油畫兩輅安車駕五駟馬爲副又金博山駢紫絳屬輅車駕三駟馬三夫人油駢車駕兩馬左駢其貴人加節畫輅三夫人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屬輅車九嬪世婦乘輅車駕二長公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四

主赤屬輅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皆油駢車駕兩馬右駢公

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屬輅車駕三爲副王太妃

三夫人亦加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

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

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車駕三諸郡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

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絡安

車儷駕郡縣公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

車皆左駢皂交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王妃特

進夫人封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駢車駕兩馬右

駢

宋皇后法駕乘重翟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嘉中東宮儀

中宮僕御重翟金根車大明元年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行副車定數下應同十二乘通公主安車以赤絳屬駟車為副駕三九嬪世婦駟車駕一王妃特進夫人封君皂交絡安車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駟駕二右驂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

齊皇太后皇后重翟車金塗後具白地人馬錦帖相隱膝後戶白牙的帖金塗面釘漆畫輪鐵鑄金塗後容後路轅師子轄抗橋皆施金塗螭頭及神蓋金塗龍雀等諸飾銜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巴首蓋瓜支子黃二十八青油依碧絹黃紋蓋漆布裏碧旂九旒榮戟公紫頭筆黃紋隨陰碧毛外上施絳紫系絡碧旂九旒榮戟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乘油駟畫安車其貴人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正副皆依漢晉

大典通考卷三十五

五

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榻幢通帳車榻幢涅帳為副綵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榻幢車以涅帳為副侍女直乘涅帳一乘

後魏熙平中有司蘇紹議皇后之輅其從祀則御金根車親桑則御雲母車歸甯則御紫屬車游行御安車弔問御紺屬車並駕四馬

北齊皇后車依魏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車車中飾用金塗及純銀

後周皇后之車十二等一日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禘高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祀陰社三曰翟輅以採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五曰雕輅以歸甯六曰象輅以臨諸道法

門六輅皆錫面朱總金鈎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元輅五時常出入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續總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鈎雕駟駟輅皆勒面刻白黑韋當為顯續總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雕面刻漆韋當為顯翟輅總著如朱總一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象輅而下五鞶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象輅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勒面續總夏象

夏纓黑車輅車皆雕面鸞總三妃三孤內子自朱輅而下八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夫人孺人自元輅而下五下媛婦夫人孺人自夏象而下四女御婉士婦人自

大典通考卷三十五

六

隋開皇初李德林奏用後魏熙平蘇紹議皇后之輅後著令制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裏通帳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鸞在銜鍍錫鞶纓十二就金鍍方鉞插翟尾朱總駕蒼龍受冊從祀郊禘

百廟則供之厭翟赤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帳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餘如重翟駕赤駟親鸞供之翟車黃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車則飾以翟羽黃油幢黃裏通帳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餘

如重翟駕黃驕歸甯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飾紫通幃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鞶金飾同於蓬輦通幃班輪駕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二十六乘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損車紫幃朱網絡五品以上命婦並乘青幃與其夫同

唐內僕令掌中宮車乘凡皇后之車有六一曰重翟受冊從祀高廟則供之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通幃青油燻朱裏朱絲絡網綉紫裕帶綉紫帷入駕在衛鑾轡十有二有金鏤二曰厭翟公桑則供之赤質金飾諸末朱輪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盤油通幃紫油燻朱裏朱絲絡網紅綉帶紅綉帷餘如重翟駕赤驕內命婦三曰翟車歸甯則供之黃質金飾諸末朱輪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盤油通幃黃油燻朱裏朱絲絡網白紅綉帶白紅綉帷餘其車以翟羽黃油通幃黃油燻黃裏白紅綉帶白紅綉帷朱絲絡網其餘如重翟駕黃驕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也

大典通考卷三十五

七

四曰安車臨幸則供之赤質金飾紫油通幃紫油燻朱裏朱絲絡網紫帶朱絲絡網駕四馬五曰四望車拜陵臨弔則供之朱質青油通幃青油燻朱裏朱絲絡網紫帶朱絲絡網駕赤驕六曰金根車常行則供之朱質青油通幃紫油燻朱裏朱絲絡網夫人乘厭翟車九嬪乘翟車婕妤以下乘安車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一品乘白銅飾轎車青油燻朱裏通幃朱絲絡網二品以下去油燻絡網四品有青偏幃

宋皇后車輿之制重翟車青質金飾諸末問以五采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四面施雲鳳孔雀刻鏤龜文頂輪上施金立鳳羅葉青羅幃衣一紫羅畫雲龍絡帶二青絲絡網一紫羅畫帷一青羅畫雲龍夾幔二車內設紅褥及坐橫轅上施立鳳八香匱設香爐香寶香匱飾以螭首前後施簾

長幃三施以鳳頭青絹裏素駕青馬六馬有銅面插翟羽鞶纓攀弓鈴拂青屈青包尾若受冊謁景靈宮則乘之初制箱蓋四角由欄盤兩壁紗窗通文金鳳翅前有虛圓香爐香寶緋綉衣格帶門簾三轆鳳首畫梯推竿行馬緋綉裏素駕六馬金銅面鑿鑿鈴攀非履駕士三十人武弁緋綉衫常出止用正副金塗銀裝白藤輿各一上覆櫻欄屋飾以鳳鞶官服同乘輿平厭翟車赤質其箱飾以次翟羽紫幃衣紅絲絡網紅羅畫絡帶夾幔錦帷餘如重翟車駕赤驕四若親蠶則乘之翟車黃質其車側飾以翟羽黃幃衣黃絲絡網錦帷絡帶餘如重翟車駕黃驕四安車赤質金飾問以五采刻鏤龜文紫綉衣錦帷絡帶紅絲絡網前後施簾車內設褥及坐長轅三飾以鳳頭駕赤驕四凡駕馬鞶纓之飾並從車質四望車朱質青幃衣餘同安車駕牛二金根車朱質紫幃衣餘同

大典通考卷三十五

八

安車駕牛三自重翟車以下備鹵簿則皆以次陳設籐輿金塗銀裝上覆櫻欄屋以龍飾常行之儀則用之龍肩輿一名櫻檐子一名龍檐子昇以一竿故名南渡後所制方質櫻頂施走脊龍四走脊雲子六朱漆紅黃籐織百花龍為障緋門簾看窗簾朱漆籐坐椅踏子紅羅襪褥輾屏夾幔隆興二年皇后受冊畢擇日朝謁有司具儀物之乘肩輿龍檐製造所受給使臣尹單發納中宮金塗銀葉櫻欄朱漆紅黃籐織百花龍杆子碌牙壓貼鏤金雕木膏花泥版龍檐子一乘金塗銀頂子龍頭六走脊龍四走脊雲子六貼絡龍四十貼絡雲子三十鐸子八插拴坐龍四環索金鈸遮那一副檀香龜背紅紗窗四扇紅綠紅羅門簾一瀝水全看窗簾一朱漆籐

面明金雕木龍頭椅一脚踏一紅線條結一朱漆小几二紅羅褥全紅羅綠肩膊席褥一十六繫帶全金塗銀鐵胎杆銅四魚鉤四火踏一朱漆梯盤全朱漆衣匣一全塗銅手把葉段拓又二金塗銅叉頭花泥行馬二金塗銀葉杠子二紅茸扁條四紅羅夾輦屏風夾幔各一襯脚席褥靠背坐褥及踏床各一紅帽十字吧一竿袋四魚鉤吧二紅油十字吧竿袋魚鉤吧數同上兜地吧一圍裙一大安輦眞宗咸平中爲萬安太后制輿上設行龍六乾興元年詔皇太后御坐檐子名大安輦神宗嗣位詔太皇太后行幸依治平元年之制而皇太后皇后常出止用副金塗銀裝白藤輿覆以樓欄屋飾以鳳翥官服同乘輿平頭輦之制於是詔太皇太后后出入所乘如萬安太后輿上設行龍六制飾率有加龍輿皇太后所乘也哲宗尊朱貴妃爲皇太妃出入許乘檐子有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九

司請用牙魚鳳爲飾徽用青元祐三年有司尋釋典故檐子飾以龍鳳徽用紅九年羣臣議改檐子爲輿上設行龍五出入由宣德東偏門哲宗以皇太后諭旨令太妃坐六龍輿出入進黃徽由宣德正門於是三省議皇太妃坐龍鳳輿徽紅黃兼用從皇太后出入止用紅紹聖元年太常寺言皇太妃太后又不可不逮於中宮今參以人紹興奉迎皇太后詔造情再加詳定伏請供進龍鳳輿從之龍輿其制朱質正方金塗銀飾四竿竿頭螭首楮窗紅簾上覆以樓加走六龍內設黃花羅帳褥朱椅踏子紅羅縹巾二內外命婦之車銀裝白藤輿檐內命婦皇親所乘白藤輿檐金銅犢車漆犢車或覆以瓊或覆以樓內外命婦通乘遠祭山皇太后升總轡車永壽節皇太后乘小輦冊承天皇

太后儀皇太后乘平頭輦赤質金塗銀青轡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用馳公主下嫁以賜之古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遺意歟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縣鐸後垂大瓊編以牛上載羊一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亦賜公主

金皇后之車六曰重翟車青質金飾金塗銅鍍花葉段裝釘耀葉二十四明金立鳳一紫羅銷金生色寶相唯一青羅青油轡衣各一朱絲絡網紫羅明金生色雲龍絡帶各二兩廂明金五彩間裝翟羽二金塗礪石長轅鳳頭三橫轅立鸞八香爐香寶子一副宜男錦帶結朱紅漆杌子踏床各一扶板扶魚一副紅羅明金衣褥紅羅襪褥一青羅行道褥四青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十

羅明金生色雲鳳夾幔一紅羅明金綠紅竹簾二金塗銅葉斷行馬二朱紅漆金塗銀葉裝釘胡梯一青羅胡梯尋儀褥二踏道褥十青絹褰大麻索二油蒙帕一二曰厭翟車赤質倒仙錦帷一紫羅紫油轡衣各一朱絲絡網宜男錦絡帶各二餘同重翟惟行道夾幔尋儀褥羅及褰索等褥用紅三曰翟車黃質金飾葉石葉段裝釘宜男錦帷黃羅油轡衣礪石長轅鳳頭三而無橫轅立鸞餘同厭翟而羅色用黃四曰安車赤質倒仙錦帷紫油轡衣朱絲絡網天下樂錦帷絡帶礪石長轅鳳頭三無橫轅立鸞及香爐香寶子餘同翟車而色皆用紅五曰四望車朱質宜男錦帷青油轡衣轅端螭頭二餘並同安車六曰金根車朱質紫羅紫油轡衣朱絲倒仙錦

絡帶各一踏床褥用紅綾衣尋儀褥踏道褥並用綾餘並同
 安車後復改造圓輅重簷方輅五華亭頭平頭六等之制增
 製九龍車一高二丈廣丈一尺長二丈六尺五鳳車四各高
 一丈八尺長廣如之圓輅車方輅車重簷車各一高丈七尺
 長丈八尺廣八尺皆駕馬四駕士各五十人並平巾幘生色
 青緋黃三色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平頭輦一五華輦
 亭頭輦各高一丈九尺廣丈五寸長三丈昇士各九十六人
 作兩番代並生色緋寶相花衫餘如前製管押三十五人長
 脚幘頭紫羅窄衫金銅帶車駕馬繫纓涼履鈴拂包尾皆從
 車色金銅面插翟尾朱轡朱總龍車合用紅羅傘一傘子二
 人用本服錦帽幘帶偏扇制如仙人羽扇行障六扇各長八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十一

五尺八寸有奇紅綵四柱檻座上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
 片前左右有門高四尺五寸有奇廣二尺四寸有奇門旁沈
 香色線金菱花榻各二下條環板有明杖抹金銅鍍花葉片
 裝釘後紅綵五山屏風戲金鸞鳳雲文屏上紅綵板戲金雲
 文中裝雕木渾貼金鳳一屏後紅綵板俱用抹金銅鍍花葉
 片裝釘亭底紅綵上施紅花琰紅錦褥席紅綵坐椅一靠背
 雕木線金五采裝鳳一上下香草雲板各一紅福壽板一并
 褥椅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黃綺帷幔或黃外
 用紅簾十二扇前二柱戲金上寶相花中鸞鳳雲文下龜文
 錦輅頂并圓盤高二尺有奇抹金銅立鳳頂帶仰覆蓮坐垂
 攀頂黃線圓條四盤上紅綵下四周沈香色描金雲文內青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十二

車蓋高四尺四寸紅髹方柱四上裝五彩
花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門高三尺七寸有奇廣二尺二寸有
奇門旁紅髹十字榻各二後三山屏風屏後壁板俱紅髹用
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亭底紅髹板上施紅琰紅錦褥四周
施黃綺帷幔外用紅簾四用車蓋用紅髹抹金銅寶珠頂帶
蓮座高六尺四角抹金銅鳳頭用攀條四竝紅髹木魚蓋施
黃綺瀝水三層銷金鸞鳳文鳳頭下垂紅粉踏其踏梯行馬
懸衣與輅同行障坐障皆以紅綾爲之繪升降鸞鳳雲
文行障繪瑞草於瀝水坐障繪雲文於頂太皇
太后皇太后輅及安車制同皇妃車曰鳳輅其制青頂上抹
金銅珠頂四角抹金銅飛鳳各一垂銀香圓寶蓋并彩結轎
身紅髹木匡二面篋織紋簾繪以翟文抹金銅鍍花葉片裝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三

釘紅髹摺飾以抹金銅鳳頭鳳尾青銷金羅緣邊紅簾并看
帶內紅交牀并坐踏褥紅銷金羅轎衣一頂用銷金寶珠文
瀝水香草文看帶并幃皆鳳文紅油絹雨轎衣一自皇后以
下皆用行障二坐障一第別以彩繪皇妃行障坐障俱紅綾
爲之繪雲鳳而行障瀝水繪香草東宮妃車亦曰鳳輅小轎
制同皇妃行障坐障亦同親王妃車名同東宮妃惟鳳輅衣
用木紅平羅小轎衣一一用簪紅素紵絲一用木紅平羅行
障坐障制同東宮妃公主車制同親王妃郡王妃用翟轎制
與皇妃鳳輅同第易鳳爲翟行障坐障同親王妃而繪雲翟
文

東宮車服

巾車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實同姓以封隋志禮窮則
上也故天子乘之接賓宴同姓諸侯受而出封是以漢太子
諸王皆乘金輅及安車并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賦文畫
藩青蓋金華旒棟朱畫轂金塗飾非皇子爲王不錫此乘皆
左右駢駕三馬旂九旒畫降龍皇孫乘綠車亦駕之魏晉制
太子及諸王皆駕四馬

漢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飛輪青蓋金花倚虎伏鹿
文畫轎吉陽箭文金塗五末旂九旒降龍皇子爲王錫以乘
之皇孫綠車以從皆左右駢三馬名皇孫車

魏因漢制文帝問東平王有輅爲是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
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與天子同乘金輅非特賜

晉因魏安車而駕二馬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
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黃金漆塗五末其副車二乘形制如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四

所乘但不畫輪耳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并駕二左右駢東
晉安帝時乘後山安車制如金輅

宋因晉制皇子爲王亦錫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綠車亦因
舊法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冬朝賀合著衰

冕九章不儀曹郎邱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衰冕以下鄭注衰
冕以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

公尚得服之皇太子以倅副之尊率士瞻仰愚謂宜式遵盛
典服衰九章以朝賀詔可

齊皇太子象輅校飾如御旂
九旒降龍於宮內得乘小輿太子妃厭翟
車如重翟
飾微減遠游冠太子所冠朱纓翠羽綵珠節

梁因齊象輅制鸞輅駕三左右駢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賦九

降龍青蓋畫幡文軒黃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爲副常乘畫
輪則衣書車爲副其書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繩絡兩箱
裏飾以金錦有五時朝服自天監之後則朱服在上省則
鳥帽承福

陳因梁制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三百一朝服遠遊冠金博
山佩瑜玉翠綵垂組朱衣絳紗袍阜緣白紗巾衣白曲領帶
鹿盧劍火珠首素革帶玉鈎變獸頭筆囊其大小會祠廟朔
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若釋奠則遠遊冠玄
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袷女烏講則著介幘又有三梁進賢冠
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鞞赤舄
絳鞋若加元服則中舍執冕從

大典通考卷三十五

五

後魏乘金輅朱蓋赤質駕四馬

北齊因魏制皇太子妃假髻步搖九鎮璽綬同皇太子服揄
翟從鸞則青綬紗公服太子良娣服飾同九嬪太子孺子同
世婦太子家人同御女

隋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橫文鳥獸黃屋伏
鹿軾龍軻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畫輪朱牙左建
旂九旒右載闌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綵駕赤騮四八
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鏡方鈿插翟尾五焦鑣錫鞞纓九就從
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輅車金飾諸末紫通幟朱裏
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官出入行道則乘之四望車金
飾諸末紫油幢通幟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皇

太子袞服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
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襪裾革帶金鈎鞞大
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鞞隨裳色火山一章玉具劍火
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綠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
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
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鞞赤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
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內單阜領襪
襪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襪舄其革帶劍佩綬與上
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廟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
單衣革帶金鈎鞞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
同其綬金鑣鞞鞞履五日常朝則服之皇太子妃服揄翟

大典通考卷三十五

六

衣九章金璽龜鈕素紗內單黼領羅襪色皆同朱蔽膝二章
大帶同禕衣青綠革帶朱襪青舄舄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
獸頭鞞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柔則用鞠衣珮綬與揄
衣同良娣鞠衣銀印青綬獸爪鞞鞞餘同

唐皇太子之車三金路者從祀朝賀納妃所乘也赤質金飾
末重較箱畫芭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軻金鳳一在軾前設
鄣塵朱黃蓋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闌戟旂首金龍
銜結綬及鈴鑣八鸞二鈴金鏡方鈿樹翟尾五焦鑣錫鞞纓
九就輅車者五日常服朝饗宮臣出入行道所乘也四望車
者臨弔所乘也二車皆金飾末紫油纁朱裏通幟皇太子之
服六袞冕者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紅絲

紅為纓犀簪青纒充耳黑衣纒裳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
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襪裾革帶金
鈎釧大帶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纒紺為純長一
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黻隨裳色有火山二章白鞮赤
舄朱履加金塗銀釧飾鹿盧玉具劍如天子遠遊冠者謁廟
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以具服遠遊冠三梁加金
博山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纒翠綉犀簪導絳紗袍紅
裳白紗中單黑領襪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
膝白鞮黑舄朔日入朝通服袴褶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
至受朝之服也遠遊冠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鈎釧假帶
瑜玉雙佩方心紛金鏤鞞囊純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七

如大綬烏紗冒者視事及燕見賓客之服也白裙襦烏皮履
并服者朔望視事之服也鹿皮為之犀簪導組纒九璣絳紗
衣素裳革帶鞞囊小綬雙佩自具服以下皆白鞮烏皮履平
巾幘者乘馬之服也金飾犀簪導紫裙白袴起梁珠寶鈿帶
鞞進德冠者亦乘馬之服也九璣加金飾有袴褶常服則有
白裙襦皇太子妃之服有三褕翟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
服也青織成文為褕翟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
縠標襪蔽膝隨裳色用緞為領緣以翟為章一等青衣革帶
大帶隨衣色不朱裏青鞮舄加金飾佩綬如皇太子鞠衣者
從翟之服也以黃羅為之制如褕翟無雉蔽膝大帶隨衣色
鈿釧襪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九鈿其服用襪色制如鞠衣

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首飾花九樹有兩博鬢

宋皇太子車輅之制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莖文鳥
獸黃屋伏鹿軾龍軻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
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闕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綬八
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鏤方鉉插翟尾鏤錫鞞纒九
就從祀謁太廟納妃則供之輅車金飾諸末紫油通幃紫油
纒朱裏駕馬一四望車金飾諸末青油通幃青油纒朱裏朱
絲絡網駕馬一輅車四望車以次列於鹵簿仗內皇太子妃
則有厭翟車駕以三馬出入亦乘檐子中興簡儉惟用藤檐
子頂梁昇杠皆飾以玄漆四角刻獸形素藤織花為面如政
和之制皇太子之服三袞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鈿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六

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白珠九旒二纒貫水晶珠青羅衣
繡山龍雉火虎雉五章紅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
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襪裾革帶塗金銀鈎釧瑜玉
雙佩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鈿花飾青羅襪帶紅
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鈿花玉鏢首白羅襪朱履金塗銀鈿
從祀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鈿花飾犀簪導
紅絲組為纒博山政和加附蟬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
裏卑標襪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卑標襪
白羅方心曲領羅縠黑舄革帶劍佩綬餘同袞服抹帶勒帛
執桓圭受冊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卑紗折上巾紫公服通
犀金玉帶太宗至道元年太常禮院言南郊皇太子充亞獻合著祭祀服準制度衰冕以緞為纒色如其纒青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九
色餘與禴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
遼皇太子金輅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用之冊皇太子儀乘黃令陳金輅
輅車五日常朝享宮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飾紫幟朱裏駕一馬四望車弔臨用之金飾紫油纒通轡駕一馬皇太子遠遊冠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纒翠綵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標襪襦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佩綬鞵烏與上同後改用白鞵黑烏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冊皇太子儀皇太子冠遠遊服絳紗袍常服進德冠九琪金飾絳紗單衣白裙襦白鞵烏皮履
金皇太子金輅旗旂首及應用龍者更以麟爲飾省去鄧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九
等物上用金輅名件色數依上公以九爲節減四分之一上用輅軾前有金龍改爲伏鹿軾上坐龍改爲鳳旂十二旒減爲九駕赤駟六減爲四及簾褥用黃羅處改用梅紅餘並具體成造其制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簾文鳥獸黃屋軾作赤伏鹿龍輅金鳳一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九旒右載闕戟旂首銜金龍頭結綬及鈴綵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駟四金鏤方鉉插翟尾鏤錫鞶纒九就皇帝輅自頂至地高一丈七尺今綱四分之一爲一丈三尺二寸脩廣之綱亦如之皇太子冠服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纒青纒充耳犀簪導袞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標襪裾革帶塗金銀鈎釧

六典通考卷三十五
三
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鞵朱烏烏加金塗銀釧謁廟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爲纒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烏餘同袞冕冊寶則服之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爲二稜太子入朝起居及與宴則朝服紫袍玉帶雙魚袋其視事及見師少賓客則服小帽皂衫玉束帶
明皇太子金輅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廣八尺九寸轅長一丈九尺五寸輅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平盤滴珠板輪輻輪輞悉同玉輅輅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紅髹四柱長五尺四寸轅座上四周線金五彩香草板前左右有門高五尺有奇廣二

屏風青地上雕木貼金龍五間以五彩雲文屏後紅髹板皆
抹金銅銀花葉片裝釘紅髹匡軟座紅絨墜座大索四下垂
蓮花墜石上施紅毯紅錦褥席紅髹椅一納板一井褥椅中
紅織金綺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紅羅帷幔外用青綺緣邊
紅簾十二扇椅雕貼金龍彩雲下線金彩雲板一亭內編紅
線條輅頂并圓盤高二尺五寸有奇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
覆蓮座高九寸垂攀頂紅線圓條四盤上丹漆下內外皆青
地繪雲文以青飾輅蓋亭內周圍青斗拱承以丹漆匡寶蓋
關以八頂冒以紅綺頂心繡雲龍餘繡五彩雲文天輪三層
皆紅髹上雕木貼金邊耀葉板七十二片內飾青地雕木貼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三

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彩雲龍板七十二片四周黃銅裝釘
上施紅綺瀝水三層每層七十二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
之飾與大輅同第圓條用紅線輅亭前一字闌干一扇後一
字帶轉角闌干一扇左右闌干二扇內嵌五彩雲板皆丹漆
計十四柱柱首制與大輅同亭後建紅旗二以紅羅爲之九
旂每旂內外繡升龍一左旗腰繡日月北斗竿用抹金銅龍
首右旗腰繡徽字竿用抹金銅戟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其
踏梯行馬之屬與玉輅同帳房用青木棉布竿首青綠蹲猊
餘同乘輿帳房東宮妃車亦曰鳳輦小輦制同皇妃皇太子
冕冠元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每旒五采纒九就貫
五采玉九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金簪元統垂青纒充耳用青

玉亦以白玉瑱朱紘纓玉圭長九寸五分以錦約其下并韜
袞服九章元衣五章龍在肩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
皆織成本色領襍襪裾繡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二
幅後四幅不相屬共腰有襍積本色縹褐中單以素紗爲之
青領襍襪裾領織黻文十二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
黻本色緣有紉施於縫中上玉鈎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
一琚一衝牙一璜三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一珠雲龍文描金
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上有金鈎小綬四采赤白以副
之繡質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縹上縹以朱下縹以
綠紐約用青組大綬四采赤白繡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
龍文皆織成襪烏皆赤色烏用黑鈎純黑飾烏首陪祀天地宗廟社稷

六典通考 卷三十五

三

及大朝會受冊納妃所服皮弁冒以烏紗前後各九縫每縫綴五采玉九
縫及冠武弁貫繫纓處皆飾以金金簪朱纓玉圭如冕服
內制絳紗袍本色領襍襪裾紅裳如冕服內裳制但不織章
數中單以素紗爲之如深衣制紅領襍襪裾領織黻文十一
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紉施於縫中其上玉鈎二玉佩如冕
服內制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大帶大綬鞞烏赤
色皆如冕服內制朔望朝降詔降香進表外圍朝貢朝覲所服其常服洪武元年
定烏紗折上巾永樂二年定冠烏紗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親王郡
王及世袍赤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玉帶鞞
子俱同袍赤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玉帶鞞
以皮爲之皇太子妃九翬四鳳冠漆竹絲爲匡冒以翡翠上
飾翠翬九金鳳四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九樹

小珠花數如之雙博髻飾以鸞鳳皆素地透用雲襪用深衣
玉色帶青表綠裏綠緣履用阜綠結白鞵

大典通考卷三十五

幸

大典通考卷三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宮政考

宮中儀從鹵簿儀仗

周制巾車掌王后五輅內小臣后出入則前驅內宗王
后有事則從內監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漢制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皇后當法駕出中
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大長秋卿一人中
宮出則從其親屬則車府令設鹵簿公卿百官命婦乘
車以從詳見親太子有洗馬官員十六人出則當直者
在前導威儀又有中盾衛率各一人主門衛士及周衛

大典通考卷三十六

徵循魏晉至隋皇后東宮各有鹵簿儀衛史文闕略勿
克詳備今可徵據者惟唐宋金元明五朝類次如左

唐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出尙服負寶內僕進車于閭外尙
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太皇太后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
內命婦從出門太皇太后升車從官皆乘馬內命婦宮人以
次從清游隊旗一執者一人佩橫刀引夾皆二人佩弓箭橫
刀騎次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佩橫刀弓箭領旗四十亦佩
橫刀夾折衝執稍二十人持弩四人佩弓箭十六人持褰稍
刀二人次虞候飲飛二十八人騎佩弓箭橫刀夾道分左右
以屬黃麾仗次內僕令一人在左丞一人在右各書令史二
人騎從次黃麾一執者一人夾道二人皆騎次左右廂黃麾

仗廂皆三行行百人第一短戟五色斨執者黃地白花綦襖
第二戈五色斨執者赤地黃花綦襖第三鎗五色旛執
者青地赤花綦襖左右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
左右領軍衛各三行行二十人每衛以主帥六人主之皆豹
文袍冒執鎗石裝長刀騎唯左右領軍衛減二人每衛果毅
都尉一人被繡袍各一人從左右領軍衛有絳引幡引前者
三掩後者三次內調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
少監二人騎分左右皆有內給使一人從次內給使百二十
人平巾幘大口袴緋襦襜分左右屬于宮人車次偏扇團扇
方扇皆二十四宮人執之衣綵大襖裙襦綵衣革帶履分左
右次香燈一內給使四人舉之居重翟車前次重翟車駕四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六

二

馬駕士二十四人次行障六次坐障三皆左右夾車宮人執
之服同執扇次內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執御刀服如內給
使夾重翟車次響舉一執者八人團雉尾扇二夾舉次大繖
四次雉尾扇八左右橫行爲二重次錦花蓋二單行次小雉
尾扇朱畫團扇皆十二橫行次錦曲蓋二十橫行爲二重次
錦六柱八分左右自響舉以下皆內給使執之次宮人車次
絳麾二分左右次後黃麾一執者一人夾二人皆騎次供奉
宮人在黃麾後次厭翟車翟車安車皆駕四馬駕士各二十
四人四望車駕士二十二金根車駕牛駕士十二人次左
右廂牙門各二每門二人執四人夾皆赤綦襖黃袍冒騎次
左右領軍衛廂皆一百五十人執受赤地黃花綦襖冒前屬

于黃麾仗後盡鹵簿廂各主帥四人主之皆黃袍冒執鎗石
裝長刀騎折衝都尉二人檢校受仗皆一人騎從次衙門一
盡鹵簿後受仗內正道每門監門校尉二人主之執銀裝長
刀廂各有校尉一人騎佩銀橫刀往來檢校御馬減大駕之
半皇太子出左庶子負璽詣閣奉迎僕進車若輦于西閣外
南嚮內率一人執刀立車前北嚮中允一人立侍臣之前贊
者二人立中允之前前一刻諸衛之官詣閣奉迎宮臣應從
者各出次立于門外文東武西重行北嚮北上左庶子版奏
外辨僕升正位執轡皇太子乘輿而出內率前執轡皇太子
升車僕立授綬左庶子以下夾侍中允奏請發車動贊者夾
引而出內率夾車而趨出重明門中允奏請停車侍臣上馬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六

三

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
侍臣皆騎中允奏請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內
率升訖中允奏請發車動鼓吹振作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
車訓從出延喜門家令先導次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太師
皆輶車備鹵簿次清游隊旗一執者一人佩橫刀引夾皆二
人亦佩弓箭橫刀騎次清道率府折衝都尉一人佩弓箭橫
刀領騎三十亦佩橫刀十八人執稍九人挾弓箭三人持弩
各二人騎從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騎佩橫刀弓箭領
清道直盪及檢校清游隊各二人執纛稍騎從次外清道直
盪二十四人騎佩弓箭橫刀夾道次龍旗六各一人騎執佩
橫刀戎服大袍橫行正道每騎前後二人騎爲二重前引後

護皆佩弓箭橫刀戎服大袍次副竿二分左右各一人騎執
次細引六重皆騎佩橫刀每重二人自龍旗後屬于細仗稍
弓箭相間廂各果毅都尉一人主之次率更丞二人府史二
人騎從領鼓吹次誕馬十分左右執者各一人次廢牧令一
人居左丞一人居右各府史二人騎從次左右翊府郎將二
人主班劍次左右翊衛二十四人執班劍分左右次通事舍
人四人司直二人文學四人洗馬二人司議郎二人居左太
子舍人二人居右中允二人居左中舍人二人居右左右論
德二人左右庶子四人騎分左右皆一人從次左右衛率府
副率二人步從次親勳翊衛廂各中郎將郎將一人皆領儀
刀六行第一親衛二十三人第二親衛二十五人皆執金銅

大典通考卷三十六

裝儀刀纁朱綬紛第三勳衛二十七人第四勳衛二十九人
皆執銀裝儀刀綠綬紛第五翊衛三十一人第六翊衛三十
三人皆執鍮石裝儀刀紫黃綬紛自第一行有曲折三人陪
後門每行加一人至第六行八人次三衛十八人騎分左右
夾路次金路駕四馬駕士二十三人僕寺僕馭左右率府率
二人執儀刀陪乘次左右衛率府率二人夾路各一人從居
供奉官後次左右內率府率二人副率二人領細刀弓箭皆
一人從次干牛騎執細刀弓箭次三儀衛刀仗後開牙門次
左右監門率府直長各六人執鍮石儀刀騎監後門次左右
衛率府廂各翊衛二隊皆騎在執儀刀行外厭角隊各三十
人騎佩橫刀一人執旗二人引二人夾十五人執稍七人佩

弓箭三人佩弩隊各郎將一人主之次繼二人執雉尾扇四
夾繼次腰帶一執者八人團雉尾扇二小方雉尾扇八以夾
腰帶內直郎二人主之各令史二人騎從次誕馬十分左右
馭者各一人次典乘二人各府史二人騎從次左右司禦率
府校尉二人騎從佩鍮石裝儀刀領團扇曲蓋次朱漆團扇
六紫曲蓋六各橫行次諸司供奉次左右清道率府校尉二
人騎佩鍮石裝儀刀主大角次副路駕四馬駕士二十二
人駟車駕一馬駕士十四人四望車駕一馬駕士十人次左右
廂步隊十六每隊果毅都尉一人領騎三十人戎服大袍佩
橫刀一人執旗二人引二人夾二十五人佩弓箭前隊持稍
與佩弓箭隊以次相間次左右司禦率府副率各一人騎檢

大典通考卷三十六

校步隊二人執纁稍騎從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每色九行
行六人赤綦襖冒行騰鞞鞞第一戟赤鞞六人第二弓箭六
人第三儀鈇六人第四刀楯六人第五儀鏗五色楯六人
第六油戟六人次前仗首左右廂各六色每色三行行六人
左右司禦率府二人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六人主之次
左右廂各六色每色三行行六人左右衛率府副率二人果
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六人主之左右司禦率府主帥各六
人騎護後率及副率各一人步後廂有絳引幡十二引前者
六引後者六廂各有獨揭鼓六重重二人居儀仗外仗內
皆赤綦襖冒行騰鞞鞞左右司禦率府四重左右衛率府二
重次左右廂皆百五十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八十六人左右

率府各六十四人赤褙襖冒主受分前後居步隊外馬隊內各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一人主之各一人騎從廂各主帥七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四人左右衛率府各三人騎分前後次左右廂馬隊廂各十隊隊有主帥以下三十一人戎服大袍佩橫刀騎隊有旗一執者一人引夾各二人皆佩弓箭十人持稍七人佩弓箭三人佩弩第一左右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第二第三第四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第五第六第七左右衛率府果毅都尉主之第八第九第十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皆戎服大袍佩弓箭橫刀次後拒隊旗一執者佩橫刀引夾路各二人佩弓箭橫刀次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一人領四十騎佩橫刀凡執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六

六

稍二十人佩弓箭十六人佩弩四人騎從次後拒隊前當正道受仗內有牙門次左右廂各有衙門三第一當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衛率府步隊前第二當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前第三當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衛率府步隊前每門二人執四人夾皆騎赤褙襖黃袍冒門有監門率府直長二人檢校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各二人檢校諸門各一人騎從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各二人檢校仗內不法各一人騎從次少師少傅少保正道乘路備鹵簿文武以次從若常行常朝無馬隊鼓吹金路四望車家令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師少保少師又減隊仗三之一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輅車而已二傅乘犢車導從十人太傅加清

道二人皇太子妃鹵簿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分左右為二重佩橫刀弓箭次青衣十人分左右次導客舍人四人內給使六十人皆分左右後屬內人車次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分左右宮人執者間綵衣革帶次行障四坐障二宮人執以夾車次典內二人騎分左右次厭翟車駕三馬駕士十四人次閣帥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夾車次六柱二內給使執之次供奉內人乘犢車次繳一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皆分左右各內給使執之次戟九十執者絳褙襖冒分左右五代漢乾祐中始置主輦十六人奉足一人掌扇四人持踏牀一人並服文綾袍銀葉弓脚幞頭尚宮一人寶省一人高纓紫衣書省二人紫衣弓脚幞頭新婦二人高纓青袍大將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六

七

二人紫衣弓脚幞頭童子執紅絲拂二人高纓青衣執犀盤二人帶鬚頭黃衫執翟尾二人帶鬚頭黃衫雜冠二人紫衣分執金灌器唾壺女冠二人紫衣執香爐香盤分左右以次奉引

宋因之太宗太平興國初增玉輦二十四人改服高脚幞頭簪頭一人衣紫繡袍持金塗銀仗以督領之奉珍珠七寶翠毛華樹二人衣緋袍奉金寶山二人衣綠繡袍奉龍腦合二人衣緋銷金袍並高脚幞頭執拂翟四人鬚頭衣黃繡袍舊衣綾袍紫衣者悉易以銷金及繡復增司簿一人內省一人司儀一人司給一人皆分左右前導凡一十七行每正至御殿祀郊廟步輦出入至長春殿用之其乘輦則屈右足垂左

足而憑几蓋唐制也皇太后出入儀衛御龍直都頭二人長行二十五人骨朵子直都頭二人長行四十人弓箭直都頭二人長行二十五人弩直都頭二人長行二十五人殿前指揮使兩班各都知一人行門各二人長行各一十人帶器械皇城司禁衛一百人寬衣天武一百五十人打燈籠子親事官八十人入內都知御藥院官各一員內東門司使臣二員御葷院短燈教駿攏馬親事官入內院子諸司并入內侍省祇應內品人數不定神宗嗣位詔太皇太后儀範已定皇太后合設儀衛御龍直骨朵子直差都虞候都頭副都頭各一人十將長行各共三十人弓箭直弩直差指揮使都頭副都頭各一人十將長行各共二十人皇城司親從官一百人

大典通考卷三十六

八

執骨朵寬衣天武官百五十人充圍子行宮司人員共一百人入內院子五十人充圍子皇城司親事官八十人打燈籠短燈馬攏馬親從官金銅車樓車隨車子祇應人擎褥子供御葷官執擎從物等供御次供御并下都輦直等人數不定都知一員御藥院使臣二員內東門司使臣二員內酒坊御厨法酒庫儀鸞司乳酪院翰林翰林院車子院御膳素厨化成殿果子庫並從遇出新城門添差帶器械內臣元祐元年添御龍骨朵子直三十六人御龍弓箭直四十五人御龍弩直四十五人皇城司禁衛五十人馬隊三百五十人東西班茶酒班殿侍共一百人快行增至二十人軍頭引見司監官二員並將帶承局等子依隨駕例祇應鈞容直并勳樂殿

侍則候開樂取旨紹興奉迎太母儀從器物惟塗金與前用扇二黃羅暖扇二朝謁景靈宮太廟則用禁衛諸班直天武親從五百人其前引中道圍子同上皇儀衛而差省焉皇太妃出入儀衛龍鳳扇二十侍從官入內省都知或押班一員內侍省都知或押班一員皇城司御藥院內東門司各一員帶御器械內侍八員引喝內侍一員殿前指揮使三十二人內人員二人御龍直三十三人骨朵子直三十三人弓箭直二十三人弩直二十三人天武官一百五十四人皇城司禁衛一百人入內院子五十人行宮司一百人輦官供御六十二人次供御四十九人下都五十八人燭籠七十諸司御燎子茶牀快行親從四人崇甯元年約聖瑞皇太妃之制出入由宣德正門增龍鳳扇二十御龍直十一人御龍骨朵子

大典通考卷三十六

九

直十七人御龍弓箭直十二人御龍弩直二十二入殿前指揮十三人皇城司禁衛二十人快行親從官四人執燭皇城司親從官金銅車并樓車隨時定數供須行幸藥加一坐句當官吏人二員封題一員藥童二人擡藥架輦官十一人秤庫子親事官量差人數祇應禮部太常寺奏典禮準聖瑞皇太妃例侍從官入內內侍省都知或押班一員皇城御藥內東門司官各一員御葷院輪官隨從諸司御燎子茶牀帶御器械內侍十人引喝內侍一人輿用龍鳳繖紅黃兼用出入由宣德東門今欲出入由宣德正門龍鳳扇二十柄今添作三十柄輦官供御六十二人次供御四十九人都下五十八人御龍直三十三人今添作四十五人御龍骨朵子直三

十三人今添作五十人御龍弓箭直三十三人今添作四十
五人御龍弩直二十二人今添作四十五人殿前指揮二十
二人今添作四十五人內臣二人皇城司一百人禁衛今添
作一百二十人天武官一百五十四人行官司一百人入內
院子五十人快行親從官四人今添作八人執燭皇城司親
從官金銅車并樓車隨時內中批出合要數供須行幸藥架
一坐句當官一員吏人二員封題一員藥童三人擡藥架
輦官十一人秤庫子親事官量差人數祇應皇后出入朝謁
宮廟用應奉御輦官一員人吏三人供應六十三人內人員
十五人頭帽紫羅四袂單衫金塗銀柘枝腰帶肩擊輦官四
十八人幞頭緋羅單衫金塗海捷腰帶紫羅表夾三襜緋羅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六

看帶次供應十四人內人員一人服同上惟海捷帶輦官一
十三人服同肩擊官惟行獅帶都下五十四人內人員一人
帽服同前輦官五十三人服同上輦官惟雲鶴帶皇后鹵簿
之制清游隊旗一執一人引二人 金吾衛折衝都尉一員騎
執儀稍領四十騎執稍二十人弩四人橫刀一十六人次虞
候仗飛三十八騎次內僕內僕丞各一員 各書令史
黃麾執一人夾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左右領軍衛左
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等各三行並依唐制果
毅都尉各一檢校步從一人 左右領軍衛絳引旗引前掩後各
六次內謁者監四人給事內常侍內侍各二人並騎內給使
步次內給使一百二十人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次香

燈一次執輦內給使四人 在重翟 次重翟車駕青馬六駕士
二十四人行障六坐障三夾車並宮人執次內寺伯二人騎
領寺人六人分左右夾重翟車次腰輿一人與土團雉尾扇二
夾輿次大輿四大雉尾扇八錦花蓋二小雉尾扇朱畫團扇
各十二錦曲蓋二十錦六柱八扇 自腰輿以下次宮人車次
絳麾二各一次正道後黃麾一 執一人夾次供奉宮人次厭
翟車駕赤騶翟車駕黃騶安車駕赤騶各四駕士各二十四
人四望車耕根車各駕牛三駕士各一十二人次左右廂各
置牙門二 每門執二人夾四人一在後黃麾後次左右領軍衛每廂各
一百五十人執受帥兵官四人檢校次左右領軍衛折衝都
尉各一員檢校受仗騎各一人 次後受仗內正道置牙門一每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六

門監門檢校二人騎每廂各巡檢校尉一員騎來往檢校前
後部鼓吹金鉦擗鼓大鼓長鳴中鳴鑊吹羽葆鼓吹節鼓御
馬並減大駕之半皇太子鹵簿之制家令率更令詹事各乘
輅車太保太傅太師乘輅各正道威儀鹵簿依本品次清游
隊旗執一人引二人 並正道清道率府折衝都尉一員領二十
騎執稍一十八人弓矢九人弩三人二人騎從折衝次左右
清道率府率各一員領清道直盪二十四人騎次正道龍旗各六
操稍各二人次外清道直盪二十四人騎次正道龍旗各六
執一人前二人 副竿二人 執各一次正道細仗引為六重每重
二人自龍旗後均布至細仗稍與弓箭相間並騎每廂各果
毅都尉一員領次率更丞一員次正道前部鼓吹府史二人

領鼓吹竝騎擗鼓金鉦各一人執各一人夾二帥兵官一人次
大鼓三十六橫行長鳴此帥兵官八人長鳴三十六帥兵官
二人鑊吹一部鑊鼓二後部鑊節鼓準此簫笳各六帥兵官
二人擗鼓金鉦各二帥兵官二人次小鼓三十六帥兵官四
人中鳴三十六帥兵官二人以上竝騎次誕馬十每匹二人
慶牧令丞各一員各府史二人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員領班
劔左右翊衛執班劔二十四人通事舍人四人司直二人文
學四人洗馬司議郎太子舍人中允中舍左右諭德各二人
左右庶子四人竝騎自通事舍人次左右衛率府副率各
一員步從親勳翊衛每廂各中郎將郎將一員竝領六行儀
刀第一行親衛二十三人曲折三人第二行親衛二十五人
六典通考卷三十六
曲折四人第三行動衛二十七人曲折五人第四行動衛二
十九人曲折六人第五行動衛三十一人曲折七人第六行
翊衛三十三人曲折八人曲折人以上三衛竝騎次三衛
一十八人騎中郎將二人夾輅在六行儀刀仗內金輅駕馬
四僕寺僕馭左右率府率一員駕士二十二二人夾輅左右衛
率府率各一員各步從次左右內率府率各一員副率各一
員竝騎各步從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矢三衛儀刀仗後開牙
門次左右監門率府直長各六人監後門竝次左右衛率府
每廂各翊衛二隊竝次厭角隊各三十人執旗二人引二人
執稍一十五人弓矢七人弩三人每隊各郎將一員領次正
道繖二雉尾扇四夾繖次腰輿一輿士八人圍雉尾扇一小

方雉尾扇八夾執各次內直郎令史各一人騎從檢校次誕
馬十典乘二人府史一人騎從次左右司禦率府校尉各一
人竝騎領團扇曲蓋次朱團扇紫曲蓋各六執各次諸司供
奉官人次左右清道率府校尉各一人竝領大角三十六鑊
鼓二簫笳各六帥兵官二人橫吹十節鼓一笛簫鶯栗五帥
兵官二人竝次管轄指揮使二人檢校次副輅駕四馬駕士
二十人輅車駕一馬駕士十四人四望車駕一馬駕士十
人執旗一人引二人步二十五人前一隊執稍一
隊帶弓矢以次相間左右司禦率府左右衛率府次左右司
禦率府副率各一員檢校步隊各一人執輅稍騎從次儀仗
六典通考卷三十六
左右廂各六色色九行行六人前第一行戟赤髦第二行弓
矢第三行儀鉞并毘第四行刀盾第五行儀鎧五色幡第六
行油戟次前仗首左右廂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禦
率府各一員果毅都尉各一員帥兵官各六人領次左右廂
各六色色三行行六人左右衛率府副率各一員果毅都尉
各一員帥兵官各六人領次盡後兩簿左右廂各六色色三
行行六人左右司禦率府副率各一員各一人果毅都尉各
一人帥兵官各六人領左右司禦率府率兵官各六人護後
竝騎每廂各絳引幡十二執各一人引前揭鼓十二右司禦
率府四重左右次左右廂各一百十人左右司禦率府各
率府各六竝分前後在步隊儀仗外馬隊內前接六旗後盡
十四人

兩簿曲折至門每廂各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一員檢校各一人從每廂各帥兵官七人並騎左右司禦率府各三人次馬隊左右廂各十隊每隊帥兵官以下三十一人旗一人執一人引二人執稍十六人弓矢七人弩三人前第一隊左右清道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二第三第四隊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五第六第七隊左右衛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第八第九第十隊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各一員領次後拒隊旗一人執一人引二人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一員領四十騎執稍二十人弓矢十六人弩四人又二人騎從次後拒隊前當正道及仗行內開牙門次左右廂各開牙門三前第一門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率府步隊前第二門左右

六典通考卷三十六

古

衛率府步隊後司禦率府儀仗前第三門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衛率府步隊前每開牙門執旗二人監門率府直長各二人並騎次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各一員騎來往檢校諸門各一人騎從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各三人仗內檢校并糾察各一人騎從次少師少傅少保正道乘輅威儀鹵簿各依本品次文武官以次陪從皇太子妃鹵簿之制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次青衣十人次導客舍人四人內給使六十八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人並宮行障四坐障二夾車典內二人騎厭翟車駕三馬駕士十四人次閣帥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夾車六柱二扇內給使執次供奉內人乘犢車次繼一正道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執扇各內次戟九十南

渡後皇太子出行皆乘馬止以宮僚導從有繼扇而無圍子用三接青羅繖一紫羅障扇四人從指使二人直省官一人客司四人親事官二十人輦官二十人翰林司四人儀鸞司四人厨子六人教駿四人背印二人步軍司宣效一十人步司兵級七十八人防警兵士四人朝位在三公上扈從在駕後方圍內皇太子妃出入惟乘轎子三接青羅繖一黃紅羅障扇四人從以皇太子府親事官充輦官前執從物轎子前小殿侍一人抱塗金香毬先驅則教駿兵士兩止金皇太后皇后鹵簿用唐宋制共二千八百四十人天德二年海陵立后皇后乘龍飾肩輿有司設二步障於殿之西階設扇左右各十繖一皇太后導從六十人傘子不在數內並

六典通考卷三十六

古

服簇四盤周團花紅錦襖金花幘頭塗金銀束帶永壽永甯宮導駕各三十人傘子各二人皇太子止用千人太子常行儀衛導從六十二人傘子二人並服梅紅繡羅雙盤鳳襖金花幘頭塗金銀束帶凡從物鏤羅唾盂水罐等事並用銀金飾傘用梅紅羅坐麒麟金浮圖椅用金鍍銀圈雙戲麒麟椅背紅絨繡結殿庭與宴掖用繡羅間金盤鳳卓衣則用繡羅獨角間金盤獸東宮視事朱髹飾椅塗金銀獸嚼紅絨繡結明金團花椅背案衣則用素羅色皆梅紅蒙帕踏脚同諸妃嬪導從四十人幘頭繡盤蕉紫衫塗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諸嬪各十四皆宮人執服雲脚紗帽紫四襖衫束帶綠鞞大傘各一傘子二人就用本服繡襖帶大長公

主導從一十二人皇妹皇女一十人並服紫羅縐背葵花
夾襖盤裏幪頭大佩銀腰帶牙仗各二其諸宗室女各以親
疏差降之傘制皇太子三位妃皆青羅表紫裏金浮圖親王
公主王妃金鍍銀浮圖郡主縣主夫人銀浮圖皆青表紫裏
諸臣下母妻各從其夫子勳封品級用傘

元宮內導從警蹕三人以控鶴衛士爲之並列而前行掌鳴
鞭以警眾服見儀衛篇天武二人執金鉞分左右行金兜鍪金甲
蹙金素汗胯金束帶綠雲鞞舍人二人服視四品主服御者
凡三十人舒庫爾齊也執骨朵二人執幢二人執節二人皆分左
右行攜金盆一人由左負金椅一人由右攜金水瓶鹿盧一
人由左執巾一人由右捧金香毬二人捧金香合二人皆分

六典通考卷三十六

夫

左右行捧金唾壺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執金拂四
人執升龍扇十人皆分左右行冠交角幪頭服紫羅窄袖衫
塗金束帶烏鞞劈正斧官一人由中道近侍重臣攝之侍儀
使四人分左右行佩弓矢十人國語曰和爾齊分左右由外道行服
如主服御者佩寶刀十人國語曰伊勒都齊分左右行冠鳳翅唐巾
服紫羅縐線襖金束帶烏鞞中宮導從舍人二人引進使二
人中政院判二人同簽中政院事二人簽中政院事二人中
政院副使二人同知中政院事二人中政院使二人皆分左
右行各服其本品公服內侍二人分左右行服視四品押直
二人冠交角幪頭紫羅窄袖衫塗金束帶烏鞞小內侍凡九
人執骨朵二人執葆蓋四人皆分左右行執繖一人由中道

行攜金盆一人由左負金椅一人由右服紫羅團花窄袖衫
冠帶鞞如押直中政使一人由中道捧外辦象牌服本品朝
服宮人凡二十二人攜水瓶金鹿盧一人由右執銷金淨巾
一人由左捧金香毬二人捧金香合二人分左右捧金唾壺
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執金拂四人執雉扇十人各
分左右行冠鳳翅縷金帽銷金緋羅襖銷金緋羅結子銷金
緋羅繫腰紫羅衫五色嵌金黃雲肩璫玉束帶

明皇后儀仗洪武元年定丹陛儀仗三十六人黃麾二戟五
色繡幡六戈五色繡幡六鐙五色繡幡六小雉扇四紅雜花
團扇四錦曲蓋二紫方繖二紅大繖四丹墀儀仗五十八人
班劍四金吾杖四立瓜四臥瓜四儀刀四鐙杖四骨朵四斧

六典通考卷三十六

七

四響節十二錦花蓋二金交椅一金腳踏一金水盆一金水
罐一方扇八宮中常用儀衛二十人內使八人色繡幡二金
斧二金骨朵二金交椅一金腳踏一女十二人金水盆一
金水罐一金香爐一金香合一金唾壺一金唾盂一拂子二
方扇四永樂元年增製紅杖一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儀仗與皇后同
儀仗洪武元年定門外中道設龍旗六其執龍旗者並戎服
黃旗一居中左前青旗一右前赤旗一左後黑旗一右後白
旗一每旗執弓弩軍士六人服各隨旗色殿下设三十六人
絳引幡二戟斨六戈斨六鐙斨六羽葆幢六青方繖二青小
方扇四青雜花團扇四皆校尉擊執殿前設四十八人班劍
四吾杖四立瓜四臥瓜四儀刀四鐙杖四骨朵四斧四響節

十二金節四皆校尉擊執殿門設十二人金交椅一金脚踏
一金水罐一金水盆一青羅團扇六紅圓蓋一皆校尉擊執
殿上設六人金香爐一香合一唾盂一唾壺一拂子二皆內
使擊執永樂二年禮部言東宮儀仗有司失紀載視親王差
少宜增製金香爐金香合各一受二義二傳教告止信幡各
二節二幢二夾稍二稍刀盾各二十戟八紅紙油燈籠六紅
羅銷金邊圓繖紅羅繡圓繖各一紅羅曲蓋繡繖紅羅素圓
繖紅羅素方繖青羅素方繖各二紅羅繡孔雀方扇紅羅繡
四季花團扇各四拂子二唾盂唾壺各一鞍籠一誕馬八紅
令旗二清道旗四嚙弩一白澤旗二弓箭二十副從之皇妃
儀仗紅杖二清道旗二絳引幡二戈斃戟斃儀鎧斃吾杖儀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六 太

刀班劍立瓜臥瓜燈杖骨朵金鉞各二響節四青方繖四紅
繡圓繖一繡方扇四紅花團扇四青繡圓扇四交椅一脚踏
一拂子二水盆一水罐一香爐一香合一唾盂一唾壺一紅
紗燈籠四東宮妃儀仗紅杖二清道旗二絳引幡二儀鎧斃
戈斃戟斃吾杖儀刀班劍立瓜臥瓜燈杖骨朵金鉞各二響
節四青方繖二紅素圓繖二紅繡圓繖一紅繡方扇四紅繡
花團扇四青繡圓扇四交椅一脚踏一拂子二水盆一水罐
一香爐一香合一紅紗燈籠四親王妃儀仗紅杖二清道旗
二絳引幡二戟斃吾杖儀刀班劍立瓜臥瓜骨朵金鉞各二
響節四青方繖二紅素圓繖一青孔雀團扇四紅花扇
四交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紅紗燈籠四拂子二公主

世子妃儀仗俱同郡王妃儀仗紅杖二清道旗二絳引幡二
戟斃吾杖班劍立瓜骨朵各二響節二青方繖二紅圓繖一
青團扇二紅圓扇二交椅一脚踏一拂子二紅紗燈籠二水
盆一水罐一郡主儀仗紅杖二清道旗二班劍吾杖立瓜骨
朵各二響節二青方繖一紅圓繖一青團扇二紅圓扇二交
椅一脚踏一水盆一水罐一紅紗燈籠二拂子二

論曰古者婦人不預外事送迎不出門閭惟歲享于太
廟春蠶于北郊二者后必躬往其往也必有車騎徒從
之盛以肅道路臣庶之觀瞻周禮巾車內小臣諸職是
其事也然而抗尊九重深居簡出一歲之中固不數數
然矣自春秋以來列侯驕淫無度其妃妾嬪御率皆化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六 九

而效之內崇臺榭之美外極遊衍之樂至魯桓公微弱
不振恣其夫人文姜為禽獸之行卒釀弑逆之禍是以
齊人傷其事而歌刺焉做笱之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
雲又曰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載馳之詩曰魯道有蕩齊
子發夕又曰魯道有蕩齊子朝翔夫以母儀一國之人
而挾其姪嬖婢妾之眾相與馳騁於二境之上固宜問
巷之所驚駭道途之所指目而沉重以淫亂之事中黃
之醜乎莊公在魯非有大無道之行徒曰內不能秉禮
以防閑其母外不能伸大義以復先君之仇是以春秋
詩人交致其譏貶之詞幾與鄭莊許止無異然則人
主宰於柔道不自振興惟欲經營於車馬儻從之麗與

夫篤賞賚子之繁以求博母后旦夕之一娛是之謂不能奉承其母而陷親于不義之途如魯莊公之事乃萬世之大戒也後唐同光之末兩河大永百姓愁怨號泣道路而帝方與其后日荒于遊畋後宮皇子畢從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賁民供給民不勝其擾明年宰相請出庫物賞賜軍士后執不許未幾而有魏州之變帝死于亂中后亦出奔爲尼以歿故夫快目前之欲忘久遠之患至于府庫告竭師旅薦臻舉天下以爲亡國傾城之妖莫大乎是而其人方憫然自以爲無窮之樂古今敗亡有同一轍噫其可哀也哉

宮政考

宿衛

中宮天極帝者所居環之匡衛十二星元戈居其左上將拱其右聖人則之植戟懸楯以戒不虞其法始於黃帝至周官彌加詳備焉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皆統屬於太宰其勢不外隔故賢否得以別擇其權不下移故政令得以專行至於虎賁之虎士掌於司馬四夷之兵隸掌於司寇而虎士八百人爲王親兵則散寄於司馬其實司馬司寇亦聽命太宰而已上下相制脈絡

貫通此宮府內外所以聯爲一體也漢制以期門羽林等扞護宮禁與衛尉所掌宮門之屯兵謂之南軍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中尉之兵謂之北軍及武帝增置八校尉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南軍自在三輔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故周勃入軍遂安劉氏是爲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是爲南軍制北軍之效宋之衛官號曰三衛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故皇城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而宿直諸班禁

衛則無所統攝殿前司雖統攝諸班禁衛亦不問皇城之事其猶漢以南北軍互相維持之意乎唐設南衙北衙而府兵之法壞於開元其後浸以中官為軍容使大庠建中之交政出樞密國柄倒持神策六軍反為禍本明立二十六衛而錦衣一衛專掌詔獄奸佞藉勢恣虐非幸故北寺之威重而鈞黨之禍成焉嘗試論之漢南北軍隸三公太尉宋禁軍屬樞密院猶與周人之制相近至唐明季世宰相不得與聞內事而宦寺專擅恣橫難制其由來者漸矣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二

農云故謂禍災令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元謂故凡非常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俸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為之者令宿之事蓋亦有焉 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待其所為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

在版者庶子宿衛之職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秩

稟也敘才等也作徒 授八次八舍之職衛王宮者必居四

也鄭司農云庶子宿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若邦有大事作宮

為舍元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若邦有大事作宮

眾則令之邦有大事或選當行於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

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 禮書鄭司農以庶子為夏官

致餘子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 禮書鄭司農以庶子為夏官

之諸子康成固不取之諸吏之適子或未為士康成以士為諸吏之適子亦誤也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俸未為士者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者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徵候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內外察矣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諫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護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三

至於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揚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為子

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用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

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為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

帳幕而已唐為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

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

學士序宮中之事士師掌五禁之法一曰宮禁漢中郎將

分掌三字郎入掌門戶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牧守及公車

分掌三字郎入掌門戶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牧守及公車

特從者亦允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
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凡郎官皆主更直
執戟宿衛諸殿門惟議郎不在直中故事光祿勳選三字
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廉吏六
人為長理劇後代親衛之府曰親府勳衛之府曰勳一府
曰勳二府翊衛之府曰翊一府曰翊二府凡五府武德貞
觀世重資陰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
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
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
府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一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四

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
士居前後雖
羣行亦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止
宿處開柱在國
則守王宮衛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之難
要在門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虎士從
使者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
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春
秋隱公七年冬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旅賁
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夾王
車趨也
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服而趨也
王車趨也
會同賓客王亦齊服齊服元衰
喪紀則衰葛執戈盾士尚輕武軍
旅則介而趨介被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
守王之門外且蹕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
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故書隸或作肆鄭
可禮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
謂為隸師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保氏使其屬守王闈闈宮中
之巷門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
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
也物衣服兵器之屬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
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野舍王行
所止舍也禁
例也 罪隸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今按此文
官屬屬隸
蠻隸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
禁 閭隸今按此職當有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
如蠻隸之事十四字誤脫在罪隸之下夷隸其
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其守王宮者
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右虎賁旅賁夷翟四隸之衛 禮書古之守衛王宮者不
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
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五

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
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
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周之時以南方
為遠尤貴其來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日
以雅以前記 則周人之意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四中四
日晉鼓而 則周人之意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四中四
角而虎士五隸之所直於經無見漢之衛士於周垣下為
區廬而張衡有八屯之說則先王之制蓋亦如此漢衛尉
及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而不常置張衡
西京賦曰衛尉八屯李善曰衛尉率吏士周宮外於四方
四角立八屯隋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以監門尉掌宮內
屯兵唐龍朔二年改為司衛寺正卿咸亨中復舊唐之宿

衛以府兵番上給弓矢橫刀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中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彊騎自是諸府士各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選士人皆恥為之十三年始以彊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教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

大典通考卷三十七

六

于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而人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竊發皆不能受甲矣

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文王武王虎賁綴衣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顧命成王

不憚乃同召太保爽苒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

尹御士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

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伯大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太保以家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

門之內四人禁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惠三隅子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衛也堂廉曰凡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戰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鉞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齊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禮陛楯或環以推埋器俾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釋也晉文公獻楚俘於王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虎賁三百人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楚穆王立潘崇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國語天子有

大典通考卷三十七

七

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訓教也禦禁也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

鄭伯謙曰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其為政令有四居有

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為環列腹心之衛宮正

宮伯所掌是也出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視朝在路門之右虎賁士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

朝在路門之左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門及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有

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環列腹心之

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

隸則以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行而飭

整駟從此宿衛之別也然腹心之衛尤重且急故稽其功

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去其淫怠與其奇
表之民使之不為放僻邪侈有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
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養人心之善而護
廉恥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宮中之徒
役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為善又禁其為惡則凡
居王之左右前後與備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諒多聞之士
哉其餘宿衛之兵則大司馬教之宿衛正之司隸令之師
氏帥之內外相統彼此相持觀于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
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擅發召公雖得以制
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專行內之夾階
兒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秋之際雖僭竊如楚而環列之尹大師得以掌之猶有太
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及猶有賢者是德
行道藝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漢興南北軍隸於
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
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
明行修者為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
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略
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人財者皆得補郎而郎
選始衰期門羽林伏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為天子私人
而兵衛始變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射士征西羌而禁
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

八校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
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閱更戍
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所親寶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
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
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
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
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埃凡胡衛及
府伏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
多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
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也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中尉主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之中尉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
卒皆屬焉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
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皆屬焉期門羽林皆宿
衛官故屬南軍期
門掌執兵送從服度日與期門下以徵行後遂以名官東方
常侍武騎及待詔騰西北地良家子能騎武建元三年初
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武帝建元三年初
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
名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秩比二千石虎賁舊作虎奔言如
虎之奔走也王莽輔
政以古有勇士孟
賁故以奔為賁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鵝
尾鵝尾之為中果勁者每有擣搥應爪推碎尾上黨所貢紗
也後漢崔鈞為武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鵝尾擣音纒紗
殺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
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羽林掌送從

次期門蔡質漢儀曰羽林府次虎賁府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宣帝令中郎

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上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以為之

一名樓郎言其禦侮燧除之下後漢志曰言從游獵還宿殿為殿郎取其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左右監一人主

羽林孤兒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諸屯衛使司馬十二官皆附焉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元康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十 元年冬置建章衛尉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諸廟

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漢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掌京師兵衛四

夷屯警文帝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罷衛將軍軍徐天麟曰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

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役一軍百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

人而秩比郎亦古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六百虎賁之遺意與

侍郎比四郎中比三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靈帝時三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中郎有五官左右

三將謂五官中郎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帝曰主車日車郎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

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於三公諸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

山郎謂以賞財為郎也山者或至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做倣楊惲字子為中

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

然同聲其後遂以為常衛宿衛文帝時以戲車為中郎將戲車然同聲其後遂以為常謂能左右趨乘也景帝幸上林詔宿

始高帝為漢王二年六月還櫟陽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及帝崩陳平畏讒固請得宿衛高后二年齊哀王

遣弟章入宿衛於漢封朱虛侯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十一

皆宿衛長安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王臧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張安世輔政宿衛十有三年封富平侯元后詔曰博山侯

為傅相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奉車都尉甄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

真德秀曰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

轡之諫益日侍左右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

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媠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以禮遇之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

重者存乎其人耳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
親宦官官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
鞠躬屏息播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
密者皆嬖佞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莽而
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眸表遠在雲霄之上
勢分隔而情意日疏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
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
謹乎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
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左右中郎將主五官郎並領三
署郎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三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
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左右中郎將主五官郎並領三
署郎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
黃琬字季子
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每與議事舊
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入大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諸日欲
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同用志士故蕃琬皆為權
富郎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
有中郎侍郎郎中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並計黃
中郎將置官屬以副丞虎賁中郎將有左右僕射左右陞
相位在魏國諸侯王上
長各一人僕射掌虎賁郎習射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
餘同西京制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馬援孔融並
為虎賁中郎
將遷何書建恒隋字伯緒為羽林中郎將無員主羽林郎未
漢
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為羽林郎無
東中郎將盧植為北中郎將曹植為南中郎將
員掌宿衛侍從羽林七王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主羽
林中有材者作右監主羽林右騎各有丞一人騎都尉無員

掌宮門衛士南宮衛士令掌南宮衛士北宮衛士令掌北宮
衛士左右都候各一人掌劔戟士微循宮胡廣曰衛尉循行
宮外相北軍中候一人掌監五營屯騎校尉越騎校尉射聲
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均掌宿衛各有兵司馬一人又有
胡騎司馬一人掌宿衛主烏桓騎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
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
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林垌曰漢制南軍有郎衛兵衛之別三署諸郎羽林期門
皆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皆兵衛也北軍有調兵募
兵之分三輔兵卒是調兵而衛中尉屬官左右京輔都尉
北尹坐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八校胡騎越騎則募
殿秩則京輔兵卒番上北軍明矣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三

兵而衛入校尉皆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此漢人南北軍之
制也朱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
郎卻慎夫人之坐日磔入侍縛莽何羅之逆王國侯國拘
不得入漢制王國侯國不得入宿衛冀勝為同族犯法限
楚王常侍後三舉孝廉不得宿衛
不得與漢制同族犯法不得宿衛冀勝為雖以冀勝蕭
甲科為郎後坐弟犯法不得宿衛
望之之賢甯從退免則宿衛之選任嚴矣然始以南北軍
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自武
帝疏遠外庭衛尉之職領於將軍王莽以大將軍城門之兵
領於司馬成帝世陽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往往以
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尉
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

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矣至東漢以來五官

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後漢

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羽林虎賁中郎將羽林監以職

屬光祿大夫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議郎謁者僕

射常侍謁者分屬之後政令不行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

議郎不與執戟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唯議郎不在宿直

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

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實武說太

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耳今乃及何進誅宦者

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我奈何與士人共

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古

少府屬多其流禍至是也

魏武帝為漢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

為中領軍以史渙為之與護軍韓浩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

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以曹休武衛將軍無

員初魏王始置武衛中郎將文帝踐祚改為衛將軍主禁旅

其羽林監依漢制

晉光祿勳屬官有羽林郎將羽林左右監品第五銅印墨綬

武冠絳朝服其侍陛殿著鷩尾冠紗縠單衣哀帝時桓溫執

政省羽林中郎將唯置一監初文帝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

將軍武帝初分中衛置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為左衛趙序為

右衛置佐吏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殿內宿衛號三部司馬置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分隸左

右二衛江右初員十人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

開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孝武太元中改選以門閤居之

初武帝重兵官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統宿

衛七軍宋志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號騎七軍營

衛帝承嘉中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

改日中領軍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

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出者略盡皆

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宿衛武帝始建

東宮置衛率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

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加前後二衛率晉志凡太子出前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古

左右二率從使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執刀其

服并視左右衛將軍山公啟事曰太子左率缺侍衛威重宜

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篤有文武河東太守焦

勝清貞著信義皆其選也劉下為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

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下曰東宮舊又如林四率

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

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恒懼禍甚又

非所能賈后微聞遷下為雍州刺史下恐終露服禁自卒

成都王穎為太弟又置中衛率是為五率秦曰衛率漢

宋領軍將軍掌內軍護軍將軍掌外軍與左右二衛驍騎游

擊將軍謂之六軍與服志驍騎車衛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

章青綬朝二衛各領營兵每營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

九十人中領軍將軍掌內禁兵大駕出則御軍在前住則守

舊制輿駕出行則與護軍將軍更日直領隊於上軍門內太

子左率衛七人右率衛二人二率職如二衛

齊以二衛左右四軍前後左右將軍五校即漢之驍騎游擊

身帶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
黃之中郎將穴從僕射宋志穴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穴
穴從僕射職官要錄曰本期門之職漢桓帝羽林監武騎常
侍謂之西省左衛領管五十司馬二十五人右衛領管四十
司馬二十人衛尉府置丞掌宮城管籥宮城諸卻敵樓上本
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鐵磬

梁武受禪于齊侍衛多循其制正殿便殿閣及諸門上下各
以直閣將軍等直領又置刀鈿御刀御楯之屬直御左右兼
有御仗鈿稍赤警角抵勇士青警衛仗長刀刀劍細仗羽林
等左右二百七十六人以分直諸門行則儀衛左右又有左
右夾殺蜀客楯劍格獸羽林八從游盪十二不從游盪直從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六

細射廣察刀戰腰弩大弩等隊凡四十九隊亦分直諸門上
下行則量爲儀衛東西抵端大司馬東西華承明大通等門
又各二隊及防殿三隊雖行幸不從又有八馬游盪馬左右
夾殺左右馬百騎等各二隊及騎官閱武馬容雜伎馬容及
左右馬騎直隊行則侍衛左右分爲警衛車駕晨夜出入及
涉險皆作函鹵溝應宿衛軍騎皆執兵持滿各當其所保護
方位天明及度險乃奏解雨搥鼓而依常列天監六年置左
右驍騎領朱衣直閣并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首爲此
職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
驍騎曰雲騎太子二衛率視御史中丞左率領七營右率領
四營

一 流中領軍與吏部尚書爲一流又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
爲驍騎將軍素有名稱每大
事恆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永定二年詔云左右驍騎宜
通文武文官則用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
衛率

後魏有領軍護軍二職若侍臣
帶者加中又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永
光初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品從二千牛衛備身掌乘輿
御刀取莊子庖丁爲惠文君解牛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硯
之意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謝綽宋拾遺錄有千牛
刀卽人主防身之刀也奚
康生有勇力以其子難爲千牛備身又揚保宏農人爲千牛
備身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七

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
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
深根固本之計也太后初從
之後復止太子衛官曰左右衛率北齊謂
之左右
衛率
後齊宮衛之制左右各有羽林郎十二隊又有持鈿隊鈿槩
隊長刀隊細仗隊楯鐵隊雄戟隊格獸隊赤警隊角抵隊羽
林隊步游盪隊馬游盪隊又左右各武賁十隊左右翊各四
隊又步游盪馬游盪左右各三隊是爲武賁又有直從武賁
左右各六隊在左者爲前驅隊在右者爲後拒隊又有募員
武賁隊強弩隊左右各一隊在左者皆左衛將軍總之在右
者皆右衛將軍總之以備警衛其領軍中領將軍侍從出入

武威熊渠鷹揚等備身三隊皆領左右將軍主之宿衛左右而戎服執仗兵有斧鉞弓箭刀稍旌旗皆巋首五色節文飾悉赭黃

後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分在前侍之首並金甲各執龍環金飾長刀行則夾路車左右中侍掌御寢之禁皆金甲左執龍環右執獸環長刀並飾以金次左右侍陪中侍之後並銀甲左執鳳環右執麟環長刀次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並銀甲左執師子環右執象環長刀次左右後侍掌御寢北門之左右並銀甲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大

左執犀環右執兕環長刀左右騎侍立於寢之東西階並銀甲左執雁環右執熊環長刀十二人兼執師子形楯列左右侍之外自左右侍以下刀並以銀飾左右宗侍陪左右前侍之後夜則衛於寢庭之中皆服金塗甲左執豹環右執貔環長刀並金塗飾十二人兼執師子形楯列於左右騎侍之外自左右中侍已下皆行則兼帶黃弓矢巡田則常服帶短刀如其長刀之飾左右庶侍掌非皇帝所御門閣之禁並服金塗甲左執獬豸環右執獬環長劍並金飾十二人兼執師子形楯列於左右宗侍之外行則兼帶皓弓矢左右勳侍掌陪左右庶侍而守出入則服金塗甲左執吉良環右執猊環長劍十二人兼執師子形楯列於左右庶侍之外行則兼帶盧

弓矢巡田則與左右庶侍俱常服佩短劍如其長劍之飾諸侍官大駕則俱侍中駕及露寢半之小駕三分之一餘詳儀衛東宮有司武司戎司衛等員

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各領親衛煬帝改親衛所領軍名驍騎加置親衛并領勳武左右武侯府大將軍三衛改三衛為三侍非親衛府無三侍軍一人將軍二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巡夜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大業三年改衛所領軍名伏龍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一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煬帝改將軍為郎將各一左右領左右府煬帝改為左右衛身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九

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從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名豹騎其備身府別置焉又改左右領軍為左右屯衛所領兵為羽林太子左右衛率兼有副率二人左右率副率各一人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左右監門率各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監門將軍改衛率為侍率置副率二人唐左右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以督其屬之隊凡親勳翊五中郎將府及折衝府所隸者皆總制焉凡大朝會率其屬以黃質蓋甲鎧黃弓箭黃刀黃楯黃纒黃麾麒麟旗角端旗赤熊旗之類為左右廂之儀仗每月親勳翊五府三衛及折衝府之驍騎應番上者各受其名簿以配所職凡

宿衛內廊閣門外分爲五仗一日供奉二日親仗三日勳皆坐於東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則立於兩階之次在正門之內則以挾門隊坐於東西廂承天嘉德二門之內皆大將軍守之諸門及內廂宿衛之仗無將軍者則以中郎將一人權代其職若大駕行幸則如鹵簿之法以從親府勳一府勳二府一府勳二府等五府隋左右親衛勳衛翊衛各置開府一人謂之左右親勳翊衛中郎將各中郎將掌領其府校尉旅帥親衛勳衛翊衛之屬以宿衛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若夫朝會及巡幸則如鹵簿之法以領其儀仗凡五府之親勳翊衛應番上者則以其名簿上大將軍配於所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親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廂及城門給廩食執扇三衛三百人擇少壯肩膊齊儀容整美者本衛印臂送殿中省肄習仗下每番三衛一人爲太僕寺引轡其後入官路雖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在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數年給祿左右驍衛大將軍唐初置左右驍衛大將軍武威衛神龍元年復爲左右驍衛掌如左右衛其異者大朝會建黃麾鳳旗黃旗吉利旗兕旗太平旗親府之翊衛外府之豹旗番上者則分配之在正殿之前則以胡祿隊坐於東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則以隊仗次立於左右衛下在正門之外則以挾門隊列於東西廂凡分兵以守諸門則知左廂諸門之內事右廂諸門之外事若在皇城四面宮城之內外則與左右衛分知助鋪之職左右武衛大將軍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

府唐四之光宅元年改爲朝會率其屬被白質鍔甲鎧執左右威衛神龍元年復舊朝會率其屬被白質鍔甲鎧執白弓衛白楯白積建鷲麾四色麾五牛旗飛麟旗馱旗駕旗犀牛旗駿驥旗驥驕旗蹕稱長唱警持鈸隊應蹕爲左右廂儀仗凡翊衛外府熊渠番上則分配之正殿前以諸隊次立於驍衛下在嘉德門內外以挾門隊坐於東西廊左右威衛大將軍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威衛別置左右屯衛光宅元年改爲左右豹衛神龍元年復舊名掌如左右衛朝會則率其屬被黑質鍔鎧執黑弓箭黑刀黑積建青麾黑麾黃龍負圖旗黃鹿旗駟牙旗蒼烏旗爲左右廂之儀仗次立武衛之下翊衛外府羽林番上者則分配之在正殿前則以諸隊立於階下在長樂永安門內則以挾門隊列於兩廊凡分兵主守則知皇城東西面之助鋪左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右領軍衛大將軍因隋屯衛名置大將軍將軍後改爲威衛改爲左右威衛光宅元年改爲朝會則率其屬被青質鍔甲左右王鈐衛神龍元年復故朝會則率其屬被青質鍔甲鎧執青弓箭青刀青楯青積建赤麾應龍旗玉馬旗三角獸旗白狼旗龍馬旗金牛旗爲左右廂之儀仗以次立威衛下凡翊衛外府射聲應番上者則分配之在正殿前則以諸隊立於階下在長樂永安門外則以挾門隊列於兩廊凡分兵主守則如皇城東西面之助鋪及京城苑城諸門之職左右金吾衛大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凡翊衛及同軌等五十府皆屬焉凡車駕出入則率其屬以清游隊建白澤旗朱雀旗以先驅又以元武隊建元武旗以後殿餘依鹵簿之法以從若巡狩師田則執其左右營

衛之禁凡翊衛府同軌寶圖等五十府曠騎衛士應番上者
 各配所職焉又置引駕三衛六十人並於左右衛取明閑隊
 仗法用兼能制彈事者充分為五番上下仍於
 諸衛翊衛隊正內取五人為主帥番別配一人檢校又置別
 駕伏飛六十五人於當衛簡取越騎射者充分為六番上下
 番別置主帥一人中郎將各一人掌領府屬以督京城內左右六街
 晝夜巡警之事左右郎將貳焉餘如左右衛左右監門衛大
 將軍掌諸門禁衛門籍之法凡京師應以籍入宮殿門者皆
 本司具其官爵姓名以移牒其官若流外官承脚色以門司
 并具其年紀顏狀以門司
 送於監門勘同然後聽入凡財物器用應入宮者所由以籍
 旁取左監門將軍判門司檢以入之應出宮者所由亦以籍
 旁取右監門將軍判門司檢以出之其籍月一換若大駕行
 幸則依鹵簿之法率其屬於牙門之下以為監守中郎將掌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三

諸監門及巡警之法凡宮殿門及城門皆左入右出其監門
 官司檢校者聽從便門出入左右千牛衛大將軍初為左右
 二年改為左右奉龍衛神龍元年乃改為千牛衛掌宮殿侍衛及供御之儀仗而總
 其曹務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執弓箭以宿衛主仗守戎服
 器物凡受朝之日則領備身左右昇殿而侍列於御座之左
 右若親射於射宮則大將軍將軍率其屬以從凡千牛備身
 左右考課賜會及祿秩之升降同京職事官之制中郎將掌
 供奉侍衛以貳將軍及諸曹之務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以
 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大將軍將軍率而領之而中郎將佐
 其職凡侍奉禁橫過座前者禁對語及傾身與階下人語者
 禁搖頭舉手以相招召者若有口敕通事舍人承受傳聲於

階下不聞者則中郎將軍告之曹曹掌甲仗之事凡御仗之
 物二百一十有九羽儀之物三百自千牛以下各分而典掌
 之其當上日執御刀御弓矢之外仍量備弓箭以入宿每月
 主仗當上則配其所職若在行從則兼其曹之任餘同左右
 衛左右羽林軍衛大將軍初名武衛所領兵為羽林別置左
 衛即歷代之羽林也掌統領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
 羽林軍之儀仗大朝會則率其儀仗以周衛階陛大駕行幸
 則夾馳道而為內使數職莫得知略之凡飛騎每月番上者
 皆據其名歷而配於所職其飛騎仗或有勅上南衙者則大
 將軍將軍承墨勅白移於金吾引駕仗引駕仗官與監門奉
 勅又降墨勅然後得入長史判諸曹事錄事參軍以下職如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三

左右衛凡飛騎宿衛將軍以下不得使其出外若番上須兵
 士則簡同華越騎充不足取步騎步騎不足兼取諸州越騎
 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
 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
 簡番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
 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宮禁宿衛金吾掌官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
 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
 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領故但十二衛五府謂親勳翊三衛
 外府折衝府也五府惟左右衛兼領之餘但翊衛二府而已
 初高祖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千騎
 睿宗時增至萬騎元宗以萬騎平韋氏亂號龍武軍肅宗時
 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貞元中改射生軍

曰左右神威軍詳見兵制左右龍武軍景雲元年置各有大將軍一人興元元年各置統軍貞元三年增龍武將軍一人左右神武軍開元二十六年分羽林置各有大將軍一人將軍一人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貞元二年神策軍置大將軍將軍十四年置統軍品秩同六軍始殿前左右神威軍有大將軍二人正二品統軍二人從三品將軍二人從五品元和初為一軍號天威軍八年廢以軍隸神策有馬軍步軍將軍及指揮使等以馬軍大將軍知軍事天復三年廢神策軍四年復置神策軍太子左右率府率副率掌兵仗儀衛凡諸曹及三府外府皆隸焉元日冬至皇太子朝宮臣諸方使則率衛府之屬為衛每月三府三衛及五府超乘番上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書

者配以職武德五年改左右侍率曰左右衛率府左右武侍衛率曰左右宗衛率府左右宮門將曰左右監門率府龍朔二年改左右衛率府曰左右典戎衛左右宗衛率府曰左右司禦率府左右虞候率府曰左右清道衛左右內率府曰左右奉裕衛左右監門率府曰左右崇掖衛武后垂拱中改左右監門率府曰左右鶴禁衛神龍元年改左右司禦率府曰左右宗衛府左右清道衛曰左右虞候率府景雲二年左右宗衛府復曰左右司禦率府開元初左右虞候率府復曰左右清道率府

林垌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衛至千牛皆典扈從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

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騎也正衙朝會釐鎧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於階長樂永安隊列於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於領軍京城烽埃之宜南衙番上之數則職於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於監門僕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於千牛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張延師之謹畏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唐職林張延師為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之清謹四十八年無有纖隙宿衛四十八年人比之金龐玉久典宿衛習知制度高祖願諸將多不閑儀檢日碑龐玉久典宿衛習知制度授玉領軍武衛大將軍使軍法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軍文德皇后之葬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則示以手詔志元日夜不能辨比且帝歎曰真將軍也

六典通考卷三十七

書

宿衛得人無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元微之行于季友右羽林將軍制曰李大亮細矣時李大亮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亮以冬官兼之變神策近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反時伯玉鎮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祿山朝恩以神策軍屯苑自是益分為左右廂大厯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蓋自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詳具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且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

軍唐十六衛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
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
南北軍其知之矣白集主元輔授左羽林衛將軍制而其元從禁軍亦猶
官制員外之置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衛衛兵為
南衛以備漢制豈不過與北衛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
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蕭復言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大重是曹政可委宮掖
參預上不之聽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敬宗視朝不時
南衛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雖悟而不能惜夫推原其
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北衛
中朝屬外朝而使宦官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衛
隸南衛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亂其視周人以禁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美

衛屬冢宰之意何止天淵哉

梁太祖始置侍衛馬步軍開平元年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
虎軍左右內衛為左右羽林軍左右監銳夾馬突將為左右
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
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二年置左右神捷軍
十二月改天武為龍虎龍虎為天武天武為羽林羽林為天
威英武為神武神武為英武前朝置龍虎等六軍謂之衛士
易其軍號
而無動舊
後唐長興三年勅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宜
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十指揮為一軍每軍置都指揮
使分為左右廂廣順元年改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

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清泰元年改捧聖馬軍
為彰聖嚴衛步軍為甯衛

晉天福六年改拱宸威和內直軍並為興順至八月改奉德
兩軍為護聖左右軍

後周廣德元年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
右軍顯德元年詔大簡諸軍取武藝超絕者為殿前諸班

六典通考 卷三十七

毛

宮政考

宿衛

宋禁衛之兵殿前侍衛二司總之最親近者號諸班直有都虞候指揮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驕院其將校則有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南渡後有殿前司言三衛舊制軍職大者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次各有都虞候次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第然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副都指揮使使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族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復初今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其名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皆非舊典所當法祖宗之舊正三衛之名改諸軍為諸衛改統制以下為都虞馬步軍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都指揮使其下有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軍使副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職隸於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侍衛親軍步軍所掌如殿前司所領馬軍自龍衛而下步軍自神衛而下各有左右四廂都指揮其下各有都虞候指揮使等官如殿前司中興復置主管侍衛馬軍步軍司其屬有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等員凡出入扈衛守衛以奉上開收閱習轉補以勦下各籍覈其在亡過則以法繩之諸衛上將軍大將軍有巡防勅應則各糾率差撥四廂隸焉諸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并為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為之隆興中置十六皇城司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宮門啟閉皆隸焉每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雷門右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

隨以時參驗而啟閉之總親從親事官名籍辨其宿衛均其番直人物偽冒不應法則譏察以聞凡臣僚朝覲上下馬有定所宰臣親王以下人從有定數揭榜止其喧闐中興初為所差主管官掌察出入行幸則糾察導從紹興元年改稱行在皇城司置提舉官提點官幹當官掌皇城宮殿給三色牌號稽驗殿前司領騎兵額三十七步兵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額三十五步兵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騎額四皇城司領步兵額二左右驕院領騎兵額二廂軍內屬侍衛司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為上軍汰老弱為贖員詔諸州長吏選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又以木挺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召募教習俟精練送闕下二年改左右驍捷左右驍武並為驍捷左右備征為雲騎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左右平遠為廣捷左右懷德為懷順四年命河東樂平縣歸降卒元威以下二百六十六人為效順指揮乾德三年改西川感化耀武等軍為虎捷九月上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騎兵為驍雄步軍為雄武隸侍衛司太平興國二年改簇御馬直曰簇御龍直鐵騎曰日騎龍捷曰龍衛控鶴曰天武虎捷曰神衛骨朵子直曰御龍骨朵子直寬衣控鶴曰寬衣天武雄威曰雄勇龍騎曰雄猛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日騎鏑直指揮為捧日鏑直驍猛為拱辰雄勇為神勇上鐵林為殿前司虎翼腰弩為神射侍衛步軍司鐵林為侍衛司虎翼威平二年詔定州揀中應子充雲翼第一至第三相州應子充雲翼第三至第四保州無敵充雲翼第五至第六忠銳充雲翼第

七威勇軍無敵充雲翼自第八至第九忠銳充雲翼第十靜
戎軍無敵密邊軍無敵北平塞無敵深州無敵並充雲翼自
第十一至第十四北面諸應管本城定塞指揮已下鎮定州
高陽關路都總管並充禁軍馬軍雲翼指揮大中祥符四年
永安縣永安指揮兵八千餘人以奉諸陵其西京本城廂軍
賜名奉先指揮升為禁軍八年置左右清衛二指揮在雄武
弩手之上散卒月給鐵錢五百以奉宮觀仁宗即位留神武
備始幸安肅教場命捧日天武神衛虎翼四軍為戰陳法拔
其尤者稍選補之由天聖至寶元間增募陝西蕃落廣銳河
北雲翼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
荆湖歸遠總百餘營康定初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八

三

雲翼有馬勁勇陝西河北振武河北京東武衛陝西京西壯
勇延州青澗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龍騎廣勇廣
捷虎翼步鬪步武增內外馬步凡數百營揀選之制自廂軍
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臨軒親
閱非才勇絕羣不以應召仁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之法
凡入上四軍者捧日天武弓九斗龍衛神衛弓七斗天武弩
二石七斗神衛弩二石三斗為中格恩翼員寮直驍捷軍士
選中四軍不復閱試自餘招揀中選者並引對凡員寮直閱
人則以選中上軍及龍衛等樣弓射七斗合格者充許選補
班直凡選禁軍自奉錢三百以上弓射一石五斗弩蹠三石
五斗及龍衛者並親閱以隸龍衛神衛凡騎御馬直闕小底

則閱拱聖驍騎少壯善射者充凡弓手內殿直以下選補殿
前指揮使射一石五斗御龍弓箭直選補御龍直御龍骨朵
子直東西班帶甲殿侍選補長入祇候御龍諸直將虞候選
補十將射皆一石四斗東西班散直選補內殿直捧日員寮
直天武神衛龍衛親從選補諸班直御龍骨朵子直弓箭直
將虞候選補十將御龍諸直長行選補將虞候射皆一石三
斗員寮龍御騎御馬直小底選補散直射皆一石二斗至和
七年樞密院奏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
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
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
二千慶厯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八

四

萬六千募兵浸多稍加裁制英宗即位詔諸道選軍士能引
弓二石強弩四石五斗送京師閱試第升軍額明年併萬勝
為神衛三年京師置雄武第三軍是時數詔諸路選廂軍壯
勇者補禁衛退其老弱益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
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云熙寧三年詔殿前虎翼除水軍一
指揮外存六十指揮各五百人總三萬四千人京東增廣勇
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二千人京東五萬一千
二百人兩浙四萬二千江西六萬八千八百湖廣八千
三百湖北萬二千福建四萬五千廣南東西二千二百川陝三
路四千四百人為額在京唯河北人數尚多乃詔禁軍以七
萬為額而京東增置武衛軍分隸河北四路七年詔頒諸將

班直禁軍名額捧日天武龍衛神衛爲上軍五百文已上料
錢見錢爲中軍不滿五百文料錢見錢并捧日天武第五第
七軍龍衛神衛第十軍驍猛雄勇驍雄威爲下軍熙甯禁
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六十一萬二千二
百四十三人大觀五年尙書省言古者六軍爲王爪牙羽林
則禁衛之總名今兵卒所居營分曰六軍而復有左右羽林
之名稱謂失當若將棟中六軍并六軍指揮改爲廣効內棟
中六軍作第一指揮左龍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神武第四
右龍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從之高宗南渡建御
營司未幾復併御營歸樞密院紹興四年改御前五軍爲神
武軍御營爲神武軍副並隸樞密院五年上以祖宗故事兵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五

皆隸三衙乃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兵柄始一建炎以來朝
元年秋騎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爲副雷
守三年秋仲荀以虜過京城糧儲告竭率餘兵赴行在其冬
上將航海避秋而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以元直入朝率眾
圍之出語不遜上怒誅十七人于明辨市除行門外盡廢其
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軍統制官辛承宗有眾
數千乃以元直之親軍將姚端舉獨盛上皆優遇四月上還
會稽乃選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嚴悉烏合之眾時趙元鎮初
秉政因爲上言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今諸將各總眾兵不
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咽而
廢食也上悟尋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
以爲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衙措置已而上謂輔臣曰一衛士
所給可勝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
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
以沂中兼管殿前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衙七年夏
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爲六軍十二將命劉信叔主之解
承宣滯與步軍如故自是三衙始復矣神武中軍舊止三部
自楊存中職殿前司始增爲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神奔神
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盜作因分置諸軍控制之如泉之
左翊類之右翊類之推鋒明隆興三年主管步軍司公事郭
之水軍皆隸殿前司總七萬人

振言本司在京日管軍額三萬九千五百人今來行在見管
止一千二百十九人乞招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刺充
神衛虎翼飛山林子弩雄武等指揮其請給物等依例詔依
乾道四年樞密院言殿前步軍司官人子弟多願投効其閒
不及等杖二三寸卻有膂力強壯之人詔令逐司遇有闕額
除及等杖外若低一二寸令射八斗力弓低三寸射九斗力
弓委承旨司審驗指試乾道二年馬司以三萬人步司以二
萬七千人爲額自南渡以來捧日天武已下權以三千人爲
額慶元時諸班直共二千二百五十二人立爲定額中興制
左右班御龍直骨朵直內殿直弓箭直馬直散員散指揮散
都頭散祿候金槍銀槍班茶酒新班西一班殿侍東五班散
直班二十四
班爲上軍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六

遼太祖分德呼原作部爲二宮衛以虛皇后舒嚕原作氏居
守摘番漢精銳爲舒新原作珊軍太宗益選天下精甲置皮室
軍合騎五十萬太祖以德呼部受禪分五院統以皇族而親
衛缺然乃立鄂爾多原作幹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強幹弱支
世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
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宏義宮正丁萬六千番漢轉丁
萬四千騎軍六千長甯宮正丁萬四千番漢轉丁萬二千騎
軍五千永興宮正丁六千番漢轉丁萬四千騎軍五千積慶
宮正丁一萬番漢轉丁一萬六千騎軍八千延昌宮正丁二
千番漢轉丁六千騎軍二千彰德宮正丁萬六千番漢轉丁
二萬騎軍一萬崇德宮正丁萬二千番漢轉丁二萬騎軍一

萬興聖宮正丁一萬番漢轉丁四萬騎軍五千延慶宮正丁
 萬四千番漢轉丁二萬騎軍一萬太和宮正丁二萬番漢轉
 丁四萬騎軍萬五千永昌宮正丁萬四千番漢轉丁二萬騎
 軍一萬敦睦宮正丁六千番漢轉丁一萬騎軍五千文忠王
 府正丁一萬番漢轉丁萬六千騎軍一萬自上京至南京各
 置提轄司重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宮宜
 與興聖延慶同舊史不見提轄司南京宏義長甯永興積慶
 延昌彰德崇德興聖延慶敦睦等宮及文忠王府各有提轄
 司西京宏義長甯永興積慶彰德崇德延慶諸宮及文忠王
 府與南京同奉聖州宏義長甯永興積慶彰德崇德興聖延
 慶諸宮及文忠王府同西京平州宮府提轄司同上中京延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七

昌宮文忠王府上京文忠王府各有提轄司凡諸宮衛丁四
 十萬八千騎軍十萬一千
 金殿前都點檢兼侍衛將軍都指揮使掌行從宿衛關防門
 禁督攝隊仗左右各有副都點檢兼侍衛將軍及副都指揮
 使掌宮掖及行從殿前左右衛各有衛將軍及副將軍掌宮
 禁及行從宿衛警嚴防守總領護衛左右宿直將軍掌總親
 軍凡宮城諸門衛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左右振簡掌妃嬪出
 入總領護衛導從本紀載衛之長拱衛直使司威捷軍隸
 焉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掌總統本直謹嚴儀衛所屬有
 鈐轄都轄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手曰控鶴曰傘子曰
 長行朔望常朝弩手百人分立兩階其親軍本於合扎謀勇

合扎者言親軍也近親所領故名焉真元遷都以太祖遼王
 宗幹秦王宗翰軍為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司舊常選諸
 軍材武者為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龍翔軍為神勇軍正隆
 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後於侍衛親軍四猛安舊止
 祖遼王秦王猛安凡三今日四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
 猛安未詳豈太祖兩猛安耶
 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置左右驍
 騎所謂從駕軍也置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都副指揮
 使隸宣徽院大定初親軍四千人二十二年省為三千五百
 尚書省奏上京既設皇城提舉官亦當設軍守衛上曰可設
 四百五十馬一百二十分三番更代異時朕至上京作兩番
 巡警限半年交替人日給錢五十米一升半馬給芻粟猛安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八

謀克官差年四十上下者軍士並取三十以上充章宗承安
 四年遞增至六千又有威捷軍增簽弩手千人凡選弩手先
 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等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
 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開習射六箭皆上垛內二箭中貼者
 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猛安謀克以名上兵
 部移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執兵仗
 取五品至七品子孫及宗室并親軍諸局分承應人身長五
 尺六寸者選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以備出入
 元制宮衛曰禁軍大朝會曰圍宿軍至元十六年命大都侍
 衛軍內復起一萬人赴
 大都以 大祭祀曰儀仗軍至元十二年祭告天地宗廟調左
 衛圍宿 右中三衛軍五千人為蹕街清路
 軍隨車駕巡幸曰扈從軍至元十七年發河守護帑藏曰看
 西軍士人備扈從

守軍至元二十五年以夜警非常日巡邏軍皇慶元年丞相

軍守都城外倉歲既幸上京於各宿衛中番衛士三百七十人以備巡邏今

歲多盜賊宜增百人以嚴守禦制可仍命樞密與中書分領

之歲漕至京師用以彈壓日鎮邊軍延祐元年樞密院官奏

八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石取日開洋前來直沽請預差軍

人鎮邊詔依年例調軍一千名命右衛副都指揮使巴延往

鎮邊太祖功臣博囉罕保爾濟穆呼哩齊拉袞時號都爾本

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

番直宿衛也凡宿衛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囉罕領之為第

一集賽即伊克集賽原作也薛博囉罕早絕太祖命以博索部

代之云伊克者言天子自領之亥子丑日保爾濟領之為第

二集賽寅卯辰日穆呼哩領之為第三集賽巳午未日齊拉

袞領之為第四集賽齊拉袞後絕其後集賽常以右丞相領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之凡集賽長子孫或由天子親信或由宰相薦舉或以次序

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及年勞既久遂擢為一品官而四

集賽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總之然不常設也其它預集賽

之職而居禁近者分衣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

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服官然一日歸內庭

則執事如故至子孫無改非甚親信不預也其主弓矢鷹隼

之事者曰和爾齊原作火實保齊齊哩克齊原作赤

書寫聖旨曰扎爾拉克齊原作赤主文史者曰筆且齊原作

赤親烹飪奉上飲食者曰博囉齊原作赤侍上帶刀及弓矢

者曰伊勒都齊原作赤庫特齊原作赤司關者曰巴喇噶齊

赤摩哩齊原作赤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舒庫爾齊原作赤

牧駱駝者曰特默齊原作赤牧羊者曰和尼齊原作赤

赤捕盜者曰呼拉干齊原作赤奏樂者曰浩爾齊原作赤

勇之士曰巴圖爾原作赤勇敢無敵之士曰巴圖原作赤

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集賽之制

而領於其長宿衛之士謂之集賽台亦三日分番入衛初數

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無事各執其事宿衛禁庭有事惟

天子指使比樞密各衛諸軍尤親信焉自太祖以後累朝所

御鄂爾多其宿衛未嘗廢每歲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

費敝於此焉奉之土為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

服御之政令法薛之長皆總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

近者雖官階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骨采於肩佩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環刀於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舞陛

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雖宰輔之日觀清光然有所奏請無

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錄奏文事

者內必有云都赤某某等以此之故余又究骨采守義當記宋

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為風肌俗音謂中統三年以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董文炳領武衛軍事命益都行省大都督

薩奇蘇驗民籍及總籍軍數每千戶內選練習軍士二人充

侍衛軍并海州東海漣州軍屬焉至元元年改為侍衛親軍

分左右翼置都指揮使八年改立左右中三衛掌宿衛扈從

十六年創置前後二衛置都指揮使又置武衛二十六年樞

密院官安巴奏以六衛六千人大都屯田三千人及近路萬

萬戶屬之東宮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三十一年復屬皇太后改隆福宮左都威衛使司至大三年選其軍八百人立千戶所一百戶翼八分局造作右都威衛國初穆呼哩奉太祖命收扎拉爾烏魯莽果諾海四投下為特默齊軍既平金隨處鎮守中統三年立蒙古特默齊總管府至元二十一年樞密院奏以五投下特默齊軍俱屬東宮復置官屬二十二年改蒙古侍衛親軍指揮使司後改隆福宮右都威衛使司唐古衛至元十八年阿實克烏蘇言奉命領河西軍三千人帶虎符金牌者甚眾若無官署何以防閑樞密院以聞遂立唐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二十四年立桂齊衛元貞元年立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衛侯直都指揮使司至元元年裕宗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十一

招集控鶴百三十五人三十一年徽政院增六十五人立衛侯司掌儀從金銀器物元貞元年皇太后復以晉王尉校百人隸焉大德十一年益以懷夢從行控鶴二百人升衛侯直都指揮使司至大元年復增百人總六百人設百戶所六泰定元年以控鶴六百三十人歸皇后位下左右阿蘇衛至元九年初立阿蘇巴圖達魯噶齊後招集阿蘇正軍三千餘復選阿蘇柴齊齊拉袞集賽台軍七百人扈從車駕掌宿衛禁城二十三年南攻鎮巢殘傷者眾遂以鎮巢七百戶屬之并前軍為萬戶隸前後二衛至大二年改立左右衛阿蘇親軍都指揮使司隆鎮衛睿宗在潛邸嘗於居庸關立南北口屯軍徵巡盜賊至元二十五年以南北口上千戶所總領之至

大四年改千戶所為萬戶府分欽察唐古桂齊西域左右阿蘇諸衛軍三千人并南北口大和嶺舊隘漢軍六百九十三人屯駐東西四十三處立十千戶所置隆鎮上萬戶府皇慶元年改為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左衛率府至大元年以中衛兵萬人立衛率府屬東宮時仁宗為太子曰世祖立五衛象五方也猶中書之六部命江南行省萬戶府選漢軍精銳者萬人為東宮衛兵立衛率府延祐元年改為忠翊府未幾改為御臨親軍都指揮使司又以御臨非古改羽林英宗為皇太子復隸東宮仍舊名右衛率府延祐五年以詹事圖們岱爾所管薩勒奇諾爾萬戶府及迤東女直兩萬戶府右翼屯田萬戶府兵合為右衛率府隸皇太子喇喀衛至大三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十二

年定喀喇軍籍驗實始得入籍及諸侯王阿濟格呼魯蘇所領特默齊屬喀喇氏者令樞密院遣人往置籍焉忠翊侍衛始至元二十九年大德中增軍數為大同等處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至大四年皇太子修五臺寺移屬徽政院以京兆軍三千人增入延祐元年改中都威衛使司至治元年改今名宗仁衛至治二年右丞相拜珠奏先圖卜特穆爾叛時沒入伊奇喇斯人一百戶與今所收蒙古子女通三千戶清州徹匠二千戶合為行軍五千戶請立宗仁衛統之命拜珠總衛事給降虎符牌如右衛率府置行軍千戶所隸焉右欽察衛至元二十三年立欽察衛至治二年分左右兩衛左欽察衛始至元中立衛設行軍千戶十九所屯田三所大德中置

濟爾噶朗特古納兩千戶所至大元年設四千戶所至是始分二衛天祿二年並屬大都督府龍朔侍衛天祿元年立親軍都指揮使司以左欽察衛騰吉斯等九千戶隸焉左翊蒙古右翊蒙古東路蒙古各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宣忠俄羅斯扈衛威武阿蘇衛各有親軍都指揮使司又有女直侍衛親軍萬戶府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管女直侍衛親軍萬戶府至元二年十二月增侍衛親軍萬人選女直高麗阿蘇一員仍選壯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及宣忠侍衛至元四年設東路宣忠司命於所管戶內以十等侍衛為率從上第三等戶僉選侍衛親軍千人百名若第三等戶不敷於第一等戶內僉補

輟耕錄云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三

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按鎮殿將軍即宋之殿前司金之殿前都點檢元諸衛官多稱指揮使司少有稱將軍者具見續通考
明上直衛親軍指揮使司二十有六曰錦衣衛旗手衛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是為上十二衛金吾左衛金吾右衛羽林前衛燕山左衛燕山右衛燕山前衛大興左衛濟陽衛濟川衛通州衛是為上十衛騰驥左衛騰驥右衛武驥左衛武驥右衛宣德八年置番上宿衛名親軍以護宮禁其京衛隸都督府者三十三曰留守左衛鎮南衛驍騎右衛龍虎衛瀋陽左衛瀋陽右衛隸左軍都督府曰留守右衛虎賁

右衛武德衛隸右軍都督府曰留守中衛神策衛應天衛和陽衛及牧馬蕃牧二千戶所隸中軍都督府曰留守前衛龍驤衛豹韜衛隸前軍都督府曰留守後衛鷹揚衛興武衛大寧中衛大寧前衛會州衛富峪衛寬河衛神武左衛忠義右衛忠義前衛忠義後衛義勇右衛義勇前衛義勇後衛武成中衛蔚州左衛隸後軍都督府明初置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之後改置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因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永樂間增設親軍諸衛名為上二十二衛分掌宿衛留守五衛舊為都鎮撫司總領禁衛後改為留守衛指揮使司專領軍馬守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古

禦各城門及巡警皇城造作城垣之事後又升為留守都衛統轄天策豹韜飛熊鷹揚江陰廣洋橫海龍江水軍左右十衛府軍前衛掌統領幼軍輪番帶刀侍衛洪武時府軍等衛皆有習技幼軍永樂十三年為皇太孫選幼軍置府軍前衛皆統所二十五金吾羽林等十九衛掌守衛巡警統所一百有二騰驥等四衛掌帥力士直駕隨駕統所三十二初太祖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洪武二年定為親軍都督府統左右中前後五衛軍而儀鑾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統軍所屬有南北鎮撫司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等掌直駕侍衛巡察捕緝恩功寄祿無常員已又擇公侯伯都督指揮之嫡次子置勳衛散騎舍人而諸衛各有帶刀官錦衣

所隸將軍初曰天武後止名將軍凡千五百人尤者曰大漢將軍選軀幹豐偉有勇力者爲之設千百戶總旗統攝自爲一軍下直操練缺至五十方補月精二石積勞試補千百戶亡故者許以親子弟魁梧勇力代無則取民戶充永樂中置五軍三千營又增紅盔明甲二將軍及叉刀圍子手之屬以備宿衛校尉力士僉民間丁壯無惡疾過犯者力士先隸旗手衛後改隸錦衣及騰驤四衛專領金鼓旗幟隨駕出入及守衛四門校尉初隸拱衛及儀鑾司後亦改隸錦衣衛堂樂執鹵簿儀仗曰鑾輿樂蓋扇手旌節旛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凡十司及駕前宣召官吏差遣幹辦三日一更直立總小旗領其眾而屬之公侯伯駙馬等官管大漢將軍及散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五

騎舍人府軍前衛帶刀官者一管神樞營紅盔將軍者四管五軍營叉刀圍子手者一凡六員大朝會及大祀誓戒冊封遣祭傳制用全直直三千人餘則更番常朝則殺之凡郊祀諸禮駕出錦衣千百戶三十六人擎鑪香前行侍衛將軍屬從至則護齋宮及諸守衛之役其御經筵則大漢將軍二十人東西侍文華殿車駕巡幸錦衣衛堂上官俱從居常則當直將軍朝夕分候午門外夜則司更共百人而五軍又刀官軍悉於皇城直宿掌領侍衛官輪直日更一員惟掌錦衣衛將軍及叉刀手者每日侍尤嚴收捕之令及諸脫更離直者總計錦衣衛大漢將軍一千五百七人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神樞營紅盔將軍二千五百把總指揮十六明甲將軍五

百二把總指揮二大漢將軍八五軍營叉刀圍子手三千把總指揮八勳衛散騎舍人無定員旗手等衛帶刀官一百八十洪武五年造守衛金牌以銅爲之塗以黃金長尺闊三寸以仁義禮智信爲號二面俱篆文一曰守衛一曰隨駕上直則佩下直則納之永樂中選民間子弟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充皇太孫侍從名曰幼軍武宗好武多畜勇士嘗以千把總四十七人俱注錦衣衛帶俸舍餘千一百人充御馬監家將勇士食糧騎操又令大漢將軍試百戶五年實授恩澤日濫宿衛稍輕矣嘉靖中錦衣衛匠餘陳岳輸金授本衛指揮僉事子孫襲一世給事中湯日新言國家錦衣之職非特恩不授無軍功不襲縣官即急財何至藉工匠餘資濫朝廷名器乃改岳千戶萬厯間直衛官軍多占役賣閒隱匿雇替於是定例離直不到者奪月精有差天啟元年帝御文華門有直駕校尉突出陳奏語多恣謬下法司鞫問因勅部院申飭守衛朝儀禁仗並諭錦衣衛嚴察旗尉名籍按驗明白方許執牌應役自後車駕出入警蹕倍整扈從人役無敢錯雜云皇城守衛舊用二十三衛卒始太祖選富民子弟充宿衛曰御中軍既即帝位置都鎮撫司隸都督府總牙兵巡徼而金吾羽林等十衛以時番上號親軍凡有請得自行部不關督府及定天下改都鎮撫司爲雷守設左右前後中五衛關領內府銅符日遣二人點閱夜亦如之所謂皇城守衛軍也永樂間諸衛各有分地自午門達承天門左右以逮長安

六典通考 卷三十八

六

也永樂間諸衛各有分地自午門達承天門左右以逮長安

左右門至皇城東西屬之旗手濟陽濟川府軍及虎賁右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衛自東華門左右達東安門左右屬之金吾羽林府軍燕山四左衛自西華門左右達西安門左右屬之金吾羽林府軍後衛通州大興四衛衛有銅符各門異製承安曰承東安曰東西安曰西北安曰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守衛官遇巡城官至合契而從事焉其各門守衛官夜各領銅令申字牌自一至於十六內皇城衛舍四十外皇城衛舍七十二俱設銅鐸按更巡警內皇城左右坐更將軍百每更二十人分直四門支更官八鈴印於籍爲驗日輪都督及帶刀千百戶各一人領申字牌直宿及點各門軍士後更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七

定五軍都督府命侯伯僉書焉凡朝參門始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入而後文武官以次入其上直軍三日一易朝罷辰刻更番凡內臣出入合符嚴索不合而放行者治以重罪有公差攜金幣出者驗視勘合歸時點對工匠出入搜索如內官以兵器雜藥入門者論如律失察者罪同民有事入及陳奏者不得固過車駕出行御史一人察視其衛士有事不得已者許上聞放歸事已復直無事欺設及當直離次或雇代者治之衛士家有婚喪疾病產子者得自言家無餘丁父母病許假侍養待愈而復太祖嘗詔中書省曰軍士戰鬪傷殘者不可備行伍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造廬舍以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

其後定十二衛隨駕軍上直者八給錢三百二十八元復於四門置舍使恩軍爲衛士考恩軍者得罪免死諸降卒也永樂中調羽林濟川濟陽燕山四衛軍相參宿直洪熙初更造衛士懸牌范金爲之時親軍缺伍衛士不獲代帝憫之選他衛軍守端直諸門尚書李慶言舊制無他軍守衛者禁直嚴不可不慮帝笑曰人主在布德施惠以屬眾心心不可屬即親信爲讐誠得其心又何患焉正統四年御史李匡言守衛官軍當辨色入朝邇者禁圍不嚴宜令御史點閱從之成化十年尚書馬文升言漢制南軍護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護京師征討之兵也太祖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其餘屬五府爲征討兵即漢兩軍相表裏之意文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六

皇帝設十二衛增置勇士數千屬御馬監上直而以心腹臣領之比者日廢弛勇士與諸營無異皇城之內兵衛無幾諸監門卒尤疲羸不任受甲非所以壯天室肅句陳也宜勅監官即見軍選練更番上直仍勅守衛官常嚴步伍譏察諸出入者帝然其言正德初嚴皇城紅鋪巡徼復令留守衛日輪指揮五員督內外夜巡軍而兵部郎中主事同御史錦衣衛稽閣母攝他務嘉靖中著令直宿官軍五年一給衣糧萬厯十一年以燕山左衛指揮使馬毅管理左東皇城內外及北安等門把總金吾前衛指揮僉事王國寶管理右西皇城內外及玄武等門把總把總之設自此始時門禁益弛衛軍役於中官或空伍賃市可以應點閱又刀紅盔日出始一人直

坐更將官皆納月鏹於所轄凡提號巡城印簿走更諸事悉廢給事中吳文偉乞復舊制不報末年有失金牌者久之始覺及挺擊事起一妄男子入殿庭無誰何者其後邊事棘用薛三才言諭九門提督內官察覈各門內外官軍天啟崇禎中亦屢申飭積弛難挽以至於亡京城巡捕古巡警院之職也太祖置兵馬司議察奸僞夜發巡牌旗士領之嚴城闔局鑄及踐吏者掌之中軍都督府永樂中增置五城兵馬司宣德初京師多盜都御史劉觀請增官軍百人協五城逐捕已復增夜巡候卒五百於諸門成化中始命錦衣衛指揮同御史督兵馬司巡捕末年撥團營軍二百捕賊弘治元年令三千營選指揮千百戶四員領精騎於京城外巡徼又令錦衣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九

衛官五員旗手等衛官各一員軍二十人畫地巡警巡軍給牌五年設把總都指揮專職巡捕正德中添設把總分畫京城外地南抵海子北抵居庸西抵盧溝橋東抵通州復增城內東西二員而選團營軍益之末年增選卒至四千人特置參將嘉靖元年復添城外把總分轄城內東西二路城外三路增營兵為五千擇其中精騎五百為尖哨增月精及俺答犯京師特命都御史尚大節領兵部巡卒督五城御史巡內外以備不虞又募技勇異等士倍其精令兼統之尋罷給事中巨岳等劾指揮樊經削其任而禁以軍馬私役騎乘者萬曆十二年從兵部奏京城內外賊發自卯至申責兵馬司自酉至寅責巡捕官屬後軍額倍增駕出及朝審錄囚皆結隊

隘巷口然實凋敝不足用捕營提督一參將二把總十八巡軍萬一千人馬五千匹盜賊縱橫竊內中器物竟不能得營軍多虛糜供役者僅半營馬多雇人乘坐失盜嚴限止於五日玩法卒如故崇禎中以兵部左侍郎專督捕務歲舉幼捕營將領以下汰選捕軍而以盜之有無賞罰焉四衛營者宣宗初有馬貴等三十餘人自迤北逃歸供養馬之役號曰勇士後多以進馬者充名隸羽林而聽御馬監提調軍卒冒支糧不可稽宣德六年乃專設羽林三千戶所統之凡三千一百餘人尋改武驥騰驤左右衛稱四衛軍設坐營指揮四員由本衛官推選督以太監是為禁兵中貴人往往占匿外臣不得而稽器械衣甲異他軍橫於輦下弘治末勇士萬一千

六典通考卷三十八

十

七百八十旗軍三萬一百七十歲支廩粟五十萬從廷臣之請內臣所進勇士必兵部驗送而後給廩五年籍其人數著為令冒濫為清武宗初中官甯瑾言四衛勇士旗軍逃絕者多所汰人名乞留供役尚書劉大夏曰四衛軍士多四方捕逃冒充禁兵耗費國用不貲先帝特命稽覈歲省金錢數十餘萬德音如昨莅事者輒敢壞沮之請治理等榮惑之罪不聽世宗嗣位詔自弘治十八年存額外並裁革替補必兵部查駁而御馬監馬牛羊令巡視科道官覈數未幾御馬太監閔洪矯旨選四衛官給事中鄭自璧劾洪欺蔽不報兵部尚書李承勳言營府一體請該選覈悉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而內臣以為非便帝命如承勳議二十一年御馬監言勇士多

逃亡僅存五千餘請令子姪充選以備邊警部臣言故額五千三百三十人八年清稽已淨其數此營本非備邊安得藉口帝從部議選補如舊制然影射占役虛名冒糧如故萬曆二年減坐營官二員其坐營官缺兵部擇用御馬監毋得預其後復爲中官所撓仍屬御馬監四十二年給事中姚宗文點閱四衛營言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僅及其半馬一千四十三匹則無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止四千六百餘馬亦如之乞下法司究隱冒帝不能問天啟末巡視御史高宏圖請視三大營例分弓弩短兵火器各若干隊加以訓練至莊烈時提督曹化淳奏改爲勇衛營以周遇吉黃得功等爲帥遂成勁旅得功軍士畫虎頭如阜布以衣甲謂之黑虎頭軍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八

三

論曰古之王者必簡忠信正直之士以爲左右侍御之臣入可與共心腹出可以備爪牙故武王以虎賁三千人克紂七十萬之師於牧野書所謂三千人惟一心者是也後世帝王專任詐力以爭天下強斃弱眾脅寡天下非能心服也徒畏而爲之下耳故天下既定朝夕兢兢謹管衛嚴防衛常若有寇盜姦宄之伺其側者自秦漢以來有衛尉光祿典司宮禁至唐遂有十六衛明初又增爲二十二衛其後更益以四衛以世道之薄而人心之多僞也雖聖賢不能自保其無患則先事而設之備蓋其宜矣願在立國之初法度修明號令誠信上下之交靡所扞格迨久而奸弊生焉名籍雖具而任事者

或無其實徒卒雖眾而攷察者每失其方養癰之患伏在無形一朝潰決遂不可救蓋唐自開元以後市人子弟多以貨贖名軍籍中及祿山犯蹕無一人能受甲者其後吐蕃之變魚朝恩舉神策軍扈迎天子負恃恩寵恣專威福由是內廷大柄操縱於宦人之手王叔文奪之而敗嗣覃王得之而又敗至昭宗反正六軍皆盡唐因以亡故歐陽修以謂措置之失困天下以養亂者此類是也當明中世衛卒空於內舍中貴橫於輦下影射占匿稽覈無從其末也大盜蜂起備禦無人宦豎啟關而請降禁卒不戰而自潰矣宋自眞仁以還注籍之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馬步禁軍八十二萬六千居天

大典通考

卷三十八

三

下三分之二可謂盛矣及宣和間存者不過三萬靖康之禍畢殲於敵高宗南渡禁旅單弱乃謀召募以充其額故兵之盛衰非係夫數之多寡也苟其名存實亡則臨事祇以資敵之俘而於國威奚有尺寸之補哉夫猛虎所以見憚於人者恃其爪牙之利人主之有禁衛猶猛虎之爪牙也平居因循偷惰廢弛不振左右旣靡忠義之人器械又非精良之具一旦夷狄盜賊乘間竊發不幸如靖康崇禎之已事吾不知執戈扈蹕之徒果可資以爲金城湯池之固否也傳曰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吁其可戒哉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周邦計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帝王養安羣生奉順天德治國裕民莫大乎財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古有軒轅氏權奇羨審通塞伐山取銅作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次則尊盧氏官天府物惟以幣用故錢書所記首尊盧氏之幣焉伏犧採天下之銅以為棘幣外員法天內方法地量輕重通有無世謂之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太昊幣亦謂之九棘幣神農氏與范金排貨以濟國用日中為市使民交易是以食足貨通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即位問於柏高曰吾欲陶天下有道乎對曰上有丹矸下有黃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下有鑿鐵上有蔥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於艾而時之則貨幣於是乎成乃燹山林破層藪楚萊沛以制金刀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財用作而刀棘顯其後有高陽氏為名罔保大澤制十等之幣以通有無曰權衡世傳有高陽金別種五等是也及伊耆氏作守歲之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御其大權燒山林楚沛澤

以通刀布乃為金三等禹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是為上幣汝漢石滂之金是為中幣泉貨為下幣勝禽獸之仇大夫隨之控財高下以衡民之好惡焉故管子曰堯舜之王北因禹氏之玉南貴江海之珠大夫散其財物而萬人受其流矣禹平水土因地制貢其世民有無飢而儷子者乃用歷山之金制幣贖焉及湯之世大旱積年民又有無飢而儷子者亦以莊山之金制幣贖焉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所謂金木水火土是也虞夏聖人通其變而為三品之制珠玉為上黃金為中白金為下皆因民所便而立之制班固桓譚不稽其原乃謂金布興於周代夏商靡得而記誤矣蓋在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上世有葛天軒轅之幣太昊九棘神農一金自黃帝少昊帝譽高陽迄於堯舜各有貨貝著名載籍周則太宰一官專制國用九府圖刀流通上下其生息有方其出入有度使生民交利俱贍而國自無匱絀之患焉秦漢以降物力之豐嗇視其人事之盛衰國計之貧富係夫君道之奢儉至於算盡秋毫焉及爵賞則民愈窮而國愈敝矣今總為邦計考四卷次泉貨次斂賒各二卷原出周官而通以後世之事俾覽者得以考見時變焉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

疏材九曰開民無常職轉移職事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
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磁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
鑄也元謂三農原野及平地九穀無稅大麥而有梁菰樹果
曰穀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
曰貨布帛曰賈婦人之美稱也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
材可食者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
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賦口率出
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
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
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未
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
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王與之曰周官制賦因地所有而斂
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王與之曰周官制賦因地所有而斂
之康成以漢法口率出泉當九賦是有田賦又有丁稅也孟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子稱粟米布縷力役之徵凡三粟米即田賦布縷即嬪婦所
貢而山澤之貢亦當邦賦至力役之徵成周止以六尺七尺
之上下均其多寡非如漢有更錢隋唐有庸錢也 以九式
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
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
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之物也工作器物者
也願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好用燕好所賜也 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
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祀貢犧牲包
絲麻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櫛櫛櫛
柏條蕩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綸紵也旂貢如圓游之游
旂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楛楸之屬 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

貳以均財節邦用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
田役喪荒亦如之法謂其禮法也戒具七事者令百官府共
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七事謂先四 宰夫掌治法以
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
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太
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
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
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 凡官府都鄙
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
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
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
稍秣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幣餘占賣國
之斥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凡萬民
之貢以充府庫之財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
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凡邦之賦用取具
焉賦用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
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凡王之獻
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爲王所作可
齊侯來獻我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 凡王之好賜其貨
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
大用大用謂朝覲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

入焉諸侯朝聘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

者侯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詳

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日問

后之服不會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

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

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

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

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都四郊去國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五

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於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敘幣比大

書使之入於職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

以時用之久藏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幣

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

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

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山林川澤童凡稅斂掌事者受法

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法猶數也應職內掌邦之賦入辨

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

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凡受

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謂

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

出鈞考之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鈞考今歲中餘見為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

計而考之其貳令而編存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

受式法於職歲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凡上之賜予以敘

與職幣授之敘受賜者及會以式法贊逆會助司會計

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幣謂給公

則邦財者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拊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

均皆辨其物而莫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也莫定

鄭司農云均之者今時為書以著其幣歲終則會其出凡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六

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轉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

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

者稟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

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

頒之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羈旅聚凡畜聚凡其

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為餘辭之誤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

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匪謂為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

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

豐計也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

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

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也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

守以法掌其出入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米

出於廩人其有少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別為書歲終則

會計其政之多少倉人掌粟入之藏以粟為主辨九穀

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

而頒之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春人掌共米物言非

一掌凡米事彙人掌凡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外朝司寇斷

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

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冗食詳見膳飲篇

司裘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

會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皮革歲乾久乃可用

入司裘給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用法作物所共其羃毛

為瓊以待邦事羃毛毛細絛者歲終則會其財齋財數及餘見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者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人

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已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

九御會內宮之財用下所用財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

其賈楬之續入謂九職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

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典泉掌布

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工而授齋半者白而細疏日

紵雜言此數物者以其類眾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

多草葛藟之屬故其類眾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

藏之以待時頒功其功亦入於典婦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

之授之授受頒者帛言待有司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天子

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官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孟冬祀司民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國用民眾則益

則損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也受其入征者

辨其物之嫩惡與其量數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

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守藏者玉府內府也受其入

青者之租稅也楬書其量數以著其物璽者印也既楬書入

楠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璽入

其要之於太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給治兵及

泉員也罰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

鄭伯謙曰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其出納移用

之權則盡總於太府自司會至掌皮不過糾察鈎考而已

然太府則下大夫而司會反以中大夫為之長何也蓋會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為太

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彼將聽命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察

姦欺乎若是沈溺掩蔽之弊生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橫

斂必自此啟矣是故聖人使之相臨以去其相黨之私由

司會而下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均之為理財也

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且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

府受財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焉司會之權不重

乎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鈎考得行於諸府之中至於典

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欺罔不生財用不缺則百度

無所虧可以備威儀興文物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

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皆安樂之矣向使司會於太府不

敢論曲直抗是非相蒙以爲欺相容以爲姦則財力殫屈
上下解散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不得而行之矣然則
重司會之權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謂
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尙書不知司農少府掌內
外之財而尙書特少府屬官耳糾察鈎考之權安得以其
屬而行於其長耶論者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出入
而不會計不知三者列於司徒特以事近於民耳其會計
則同出於司會也且百官之府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
會皆得以會之不應若尙書之卑而法不行於司徒之屬
也漢初蕭何爲相國張蒼爲計相計相正司會之職命名
曰相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鈎考爲甚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九

公惜乎其遷計相止於一月更計相而爲主計止於四歲
自後遂罷之矣司農少府各受天下之財而三公之屬又
有倉曹金曹分司農之財而會計之官無聞焉遂使鄭氏
猥以尙書充之每觀文帝問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以爲
請問治粟內史則錢穀自司農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
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時蕭望之爲御史大
夫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
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光武歸禁錢於司
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
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尙
藥太官御者鈎盾尙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

領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有與財計者矣唐
三司使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名
非不美然當時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乃三司使之屬
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勢爲不順宋三司使屬官亦
有磨勘司均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後南庫令宰相提領
雖稍異於他官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因宋之磨勘司唐
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權尊勢
重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國用其庶幾乎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十

王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
用度支經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
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率富有九年
之蓄出謂祭用數之仇算今年一歲經用喪用三年之仇大
所當給爲祭用數之仇之數用其什一喪用三年之仇大
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浩祭猶饒也祭豐年不
奢凶年不儉常用數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茶色食茶之色民無食茶之月令
仲秋之月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
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
猶成也禮器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
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眾
不匡與惟同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

差薄厚用年之豐凶也穀謂穀不熟區猶恐也言用之有節也

應鑄曰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此一定之數為天下大計而禮之大經定之矣至於大國貢重列國貢輕損用二簋萃用大牲其廣狹隨地所出厚薄隨天所生則有不足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雖大殺而眾不匡懼由上謹於制節則已約而國裕矣

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勸農二曰貨實用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用物旅葵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穀梁傳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不病也厲王說榮夷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十一

公榮國名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也專擅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天地之所載也地受天氣而或專之其害多矣謂惡害榮也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公者多也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皆將取用之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也極中猶日恍惚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列國邦計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解見泉貨篇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人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及百倍其本矣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

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重之時官為斂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鍾千萬錢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鍾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未耜器械種饑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十二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奪抑其利貧者其乏國有十年之蓄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以食制其事人無且君引鋸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耕墾之數君悉知計口受田足其家收藏也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趨趨也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為理人君不能散積聚均令豪富驅役細人益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也誦窮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

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載上如日月親君若
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
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
智有什倍人之功取以十愚有不廢廢猶也本之事然而人君不
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
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理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
利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
為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若
橋之粟貴則設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
重泉成之類是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若服魯梁桓公問曰不藉而
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三

春泰夏泰秋泰冬泰猶令之所止令之所發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所禁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
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
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廩藏也
之所要者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以幣為儀而管子對
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貨
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
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鄉州歲焉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曰某月日苟從責者責讀鄉決州決故
日就庸一日而決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貨
也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
故穀倍重其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

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結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
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
除其簿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
子曰請以令城陰里陰里齊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重
其事密而因使玉人刻石為璧刻其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具管子
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非齊之所出言
其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
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
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

杜佑曰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閒自漢興晁賈桑耿諸子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四

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
傳訛寫謬年代懸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
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
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一模楷則同刻舟膠
柱耳他皆類此

曹劌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民和而後神降之
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
違時器不過用用禮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
求福無不豐 駟頌魯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
用寬以裕民務農重穀牧於垆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
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魯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一書 2 三

之冠大布織布大帛厚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

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

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無禁利共與民亦無貪民所以幣更不用實以特牲務崇器

用不作車服從給足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王孫圉曰楚有鼓曰雲

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雲夢藪澤也連屬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水火

所以共幣謂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帛以實享於諸侯者也享獻園閭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

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灾

則寶之玉祭祀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憲法也取珠足以禦

火灾則寶之珠水精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以山林藪澤

足以備財用則寶之鬪且曰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

牛三頭公馬足以稱賦稱舉也賦兵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

實獻實費家貨足以共用夫也不是過也越王句踐困於

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范子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

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時知

所用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

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

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米賤則農人病米斗末

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則

農未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

物無息幣久停息貨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畱無敢

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

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

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

湖國語句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欲之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羅泌曰財者聚人之大本天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

者也故義炎之世不能舍是以為治不過所欲與聚所惡

勿施而已故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為天地主財以為君

又非以其所養者害人也上漏下溢割鼻削口豈聖人之

為哉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贊之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

也收漁之離耒耨之益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

坤者是主財為君之說收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為市

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強陵弱眾暴寡爭

鬪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

以除其敝故能長有其天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無
爲此乾坤之所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
舟牛致遠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又爲之擊析弧矢
以守之然後有財者獲其安而宮室棺槨可作此所以使
民養生送死無恨者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爲財不有以
決之不可也故書契之夫治百官察萬民是義炎黃帝堯
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言曰吾爲天下
守財爾夫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故因其情而爲
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又烏有不受者耶卻
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故曰爲君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七

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
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
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斂者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
田產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
界薄稅斂深耕易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
信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
勝用矣信能行此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不亦爲天地主
財者乎今也操譎飾纖詐一日百戰苟可以得之者萬
方俱試而曰口不言利吾不信也王衍之清談必不若魯
褒之能廉取之有道得之有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錙
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貫太倉之陳腐適足

重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於厥躬
而昧者往往藏舟夜半之壑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
樂之愛其子之說也

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故君子仕則不稼田

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

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以此坊民猶忘義而

爭利以亡其身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謂

國用公意蓋欲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

加賦以足用也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行徹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富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六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有人謂得眾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
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
而入者亦悖而出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
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國無遊民則
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
身發財仁者散財以得民不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以下則上好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茂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室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室有盜臣而不畜聚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苗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孟子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節用之無節故也史記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眇同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纏今山中紆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連同蓮鈴丹沙犀璠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旄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言出銅鐵之山方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蓋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辟開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邱

地瀉鹵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荀子等賦政事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賦稅有等及政事裁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徵阿察姦人而不徵稅也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繩水則禁及時則發非時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同饋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辟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閒僻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荒僻也絕遠之地不必至海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走馬吠犬今北之犬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犀兕之革曾青銅丹干丹砂也一名丹干同研或曰丹砂也西北方之美者有珠璣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紱魚鹽焉然而

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結當為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燭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 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貢貢梁州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絲也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田肥以易則實出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邱山不時焚燒無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圭

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蓄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置質猶言委質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蓄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因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也竄容多積財而羞無有也 重民任而誅不能任使民不能勝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間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修飾也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不顧廉恥傾身絕命而求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

國貧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蔽穀也窳密也掘地藏穀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貨財皆錢穀通名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六典通考 卷三十九 圭

邦計考

歷代邦計

秦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三分改帝王之制田租田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既收田租又出田賦官吏奪鹽鐵之利一歲之中人失其資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下戶貧人產田十分以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賈山至言昔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

漢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醇不雜也無醇色而將相或乘牛車駕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各取其所賦入朝之倉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中京廩府庫師諸官孝惠高后之閒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用賈誼言開籍田以為民勸晁錯復說上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其議景帝時復修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

縣官以除罪使造苑馬以廣用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

修矣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特其饒富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散幣於印焚以集之臨印屬焚焚屬健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

六典通考卷四十

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入穀外縣受錢內府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後連歲擊胡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天子言有司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雷蹕無所食蹕時也積也富人貯蹕積穀則貧者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武功爵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蔡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

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
 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
 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 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蘇林云牢盆直也今世人言
 名浮食奇客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
 之議不可勝聽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於是使孔僅東郭咸陽
 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其後用度益不足乃權酒酤鑄白金造
 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而桑弘羊官至御史大夫昭帝即
 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視作

六典通考 卷四十

三

然後教化可興弘羊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初武帝時
 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
 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
 徙民起第宅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及西羌之
 師起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
子故曰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禁錢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是時外戚費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
 錢多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北
地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
 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
 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

時天下亡兵革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哀帝即
 位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
 度大司農錢用度皆出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
 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示正路也今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非所以示四
 方也上不說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
 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
 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
 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百保養馬許死者不吏盡復以與民轉
百姓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蜂起漢

六典通考 卷四十

四

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
 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
 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
 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
 重怨無鬪志更始都長安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
 死則安堵復故
 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
 其連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
 寡取相給足部丞主帑藏太倉令主受郡國轉漕穀初世祖
 時師旅未解用度不足行什一之稅既而糧儲差給令郡國
 三十稅一如舊制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為不

可帝不從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述林前議便於國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一萬萬寶太后詔殺省珍費裁數千萬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桓帝時段熲言永初

六典通考卷四十

五

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靈帝中平二年始斂修宮錢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其失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緡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

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

常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

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導引也貢獻外有所入呂

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

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緡西園引司農之

藏中殿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

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獻帝卽位董

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時穀一斛五十萬

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作糜自臨

給飢民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爲餼糧建

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

六典通考卷四十

六

至尚書郎官自出采芻或不能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倉府充物宮闈增飾服翫於是王君夫武

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

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後洛中尚有錦帛四百

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

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困

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煙火人相啖食愍皇西宅餒

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麪

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淚元帝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賧布不

可恆準中府所儲布四千疋時石勒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

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唯

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翕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以足國用下及小民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以為常詳市政考 元帝寓居江左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不改

六典通考 卷四十

七

後魏太祖定中原兵革並起民廢農桑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立中山置八部帥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時戎車不息猶未足以久贍太宗神瑞二年勅有司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沒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蠶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蕃息自世祖平方難收穫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

鑲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鑲以白銀範圍擬載吐輝含真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縣布帛二十萬疋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天安皇興開頻年大旱師旅數動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凡品之制高祖太和十一年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機杼者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崔亮為度支尚書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世宗初邢辯上言明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王深觀古今

六典通考 卷四十

八

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矜奇綺至乃以紙絹為帳屐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四疆清晏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若不裁其分限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是時西域東夷貢物充於王府又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積靈太后令公卿以下任力負物而取之數賚左右所費無資而不能一丐百姓任城王澄表曰頃艱虞連接饑饉散亡收入之賦不增出夜懷憂者易日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

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
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雖太平之法難因然妨
民害財亦宜戒今雖推崇修廢庫崇崇列營造非供御切須亦
宜減減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宜而德昭寢卑室
而禹功盛意蓋難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明帝孝昌時
存亡之山灼然可視願畜力聚財以待時會
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
斷百官當給之酒一歲省米穀麴有差爾後寇賊轉眾諸將
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
分減一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
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又班入粟之制詳前及永安之後寇亂
實繁農桑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
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
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

六典通考卷四十

九

洛空竭遷都於鄴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
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入粟以充國儲諸州緣
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滄瀛幽青四州之境旁海煮
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
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諸將頻陷沒士馬死者數
十萬重以修創臺殿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戶口租調十
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
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制刺史守宰行兼者
不給幹以節費用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
遷於幽州范陽寬鄉處之百姓驚擾歲又不熟米糶踊貴廢

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髓等屯歲收數萬石自
是淮南軍防糧粟充足孝昭皇建中干州刺史嵇建議開
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
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
輸之勞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
玳瑁樓又於遊豫樓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
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
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
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
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顙
贊成之後主大悅以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

六典通考卷四十

十

焉未幾而亡
周太祖創置六官司倉掌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
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
之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復興之是時發山東諸州增一
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並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
東京六府
隋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謙司馬
消難相繼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
丁毀造宮室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
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
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為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

復以璫袋因笞所司為後誠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
官祿賜及賞功臣出於豐厚開皇九年陳平親御朱雀門勞
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酒之積達於南郭以次
頒給費三百餘萬段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
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
計每年賜用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之院構屋
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宜積於人無藏府庫河
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馬端臨曰古
富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富富國之術也蓋周之
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並罷之
者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
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分日則行蘇威之言也及
表初平給復丁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字內無
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

六典通考 卷四十

十一

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闕略如
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既而平陳又計江南嶺表之
反側者此十餘年開營營役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賦稅有
功無所愛平陳凱旋交遊布帛之積盈於三百餘萬段又
未嘗吝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康財
而賞賜復不吝則以爲帝躬儉約六宮服澣澣之衣乘輿
其說而不得則以爲帝躬儉約六宮服澣澣之衣乘輿
御有故者進香令謂加非禮鳴呼然後知易所謂節以制
乾節以禮者蓋進香令謂加非禮鳴呼然後知易所謂節以
不傷財而害民蓋進香令謂加非禮鳴呼然後知易所謂節
文師黃老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帝皆以恭儉富其國漢
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富遂倍
富商強兵效不煬帝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
婢部曲之課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
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入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
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園連接

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
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
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
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
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相屬千里不絕而東都
役使促迫僵斃者十四五月載死丁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
遼陽增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
樓船筏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船以
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
篋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
乏者譴至死又盛備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

六典通考 卷四十

十二

凡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為髦毳者皆責焉徵發倉
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
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
鷲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
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獲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死者十
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
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諸蕃往來相繼州郡疲於送迎糜費
萬萬明年帝北巡興眾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懸
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引沁水南
達於河通涿郡丁男不供吏以婦人代之五年西巡河右西
域請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於道左帝乃令武威張

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
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
死者十二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
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
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
有司奏兵馬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武
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
便斬於是馬匹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所在皆以徵斂供帳
軍旅百姓雖困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長吏先賤買之然後
宣下乃貴賣與人且募價數倍哀刻徵斂強者聚而爲盜弱
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課關中富人計資產出贖往伊吾河

大典通考 卷四十

三

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
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
路闕絕龍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
遼東聞之遽歸於高陽郡及玄感平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
討賊益遺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
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遇高麗送
叛臣斛斯政求降詔赦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雁門突厥
尋散遽還洛陽十二年帝幸江都時李密據洛口倉聚眾百
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
絹爲汲綆然布以裂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餓亦不
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振之百姓方蘇息矣唐馬周疏曰隋室附

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
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
李密未能聚大眾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
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度支郎中員外郎掌支度國用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
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入而支其所用開元二十
司繁冗及年支色役費用既廣茲爲日滋宜令中書門下與
諸司掌官量事停減冗官及色役年支雜物等總八十五萬
八千一百九十八官凡物之精者與地之近者以供御謂支
吏稍簡而費用省矣謂支農太府將作物之固者與地之遠者以供軍謂支諸都督都護府
少府等物皆料其遠近時月眾寡好惡而統其務焉凡金銀寶貨綾羅
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
實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旨爲準
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
勘會開元一十四年數以每年租耗雜支輕重不類令戶部

大典通考 卷四十

西

修長行旨修長行旨卷五諸州刺史縣令改替日並令遞相交付者
自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願行附驛遞送其支配處分
並依旨文爲定金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財貨之政令總京都
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
卿爲之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度量謂分寸尺丈二曰權衡
權重也金銀之屬謂之寶錢帛之屬謂之貨絹曰疋布曰端
衡平也縣曰屯絲曰絢麻曰緞金銀曰錢曰貫凡四方之貢百官
之俸秩謹其出納而爲之節制焉諸州庸調及折租等物應
錄狀奏聞每旬一奏納數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絹
分爲八等布分爲九等所以遷有無和利用也宋毫之絹復
河之麻黃州之黃並第一等鄭汴曹懷之絹常州之紵舒
蘇黃嶽荆之火麻廬和晉泗之貨並第二等滑衛陳魏相魏
德海泗濮徐兗貝博之絹揚湖河之紵徐楚龐壽之火麻
楚豫之貨並第三等滄瀋齊許濮仙棣鄆深莫洛邢恆定

之緡越杭浙密曲易申光唐隨黃之緡衢饒洪發之緡
 等類緡青沂密曲易申光唐隨黃之緡衢饒洪發之緡
 京北太原汾之貨並第五等益彭蜀梓漢鄒遂簡襄襄鄧
 之緡鄧江之緡襄洋同岐之貨並第六等黃眉邛雅嘉陵關
 之貨並第七等通巴蓬金均括撫陸欽皮吉溫之緡唐慈坊
 表之貨並第八等均開合與利泉建周之緡泉建周
 等金均合之貨並第九等 丞掌判寺事凡左右藏庫帳禁
 人之有見者若請受輸納人名物數皆著於簿書每月以大
 摹印紙四張為之簿而丞眾官同署月終留一本於署每季
 錄奏兼申所司凡元正冬至所貢方物應陳於殿庭者受而
 進之凡會賜及別勅錫賞六品以下即於朝堂給之主簿掌
 印省署鈔目句檢稽失凡置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
 府將作苑總監合七十隻與庫官合十五隻刻少府監字十
 四隻雄付少府監五隻刻將作監字四隻雄付將作監五隻
 六典通考 卷四十 五

刻苑總監字四隻雄付苑總監皆應索物雖留太府寺凡官
 私斗秤量尺每年八月詣寺校印署無或差謬然後聽用之
 禮記月令云仲春仲秋日夜分則 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
 全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兩 丞為之貳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
 御史監閱然後納於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贗良辨
 新舊也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錄其名數及請人姓名署印
 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印之庫而未給付若私物
 當供官之物或雖不供官而皆 凡藏院之內禁人然火及無
 故而入者院內常四面持仗為之防守夜則擊析分更以巡
 警焉高祖發迹太原因晉陽宮畱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
 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斂賦役務在寬簡貞觀

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
 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蓄息四
 夷降附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高宗即
 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甫侍中許敬宗用事役
 費並起永淳之後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
 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
 官為蠲使歲再遣之自開元以來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
 三青齊開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
 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租錢二百餘萬
 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緡百八十
 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天子驕於佚樂用物之數常過其
 六典通考 卷四十 六

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腹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
 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
 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
 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
 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
 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宋祁曰開元
 以言利得幸於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據卻四裔之心
 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贖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
 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
 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盡蠶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
 韋堅揚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衰刻進利下益上歲進羨緡
 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
 故重官累使尊顯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
 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為天
 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爭 尋而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

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營畜
十收其二謂之率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
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由江陵襄陽上津路轉
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
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
勝計商賈助軍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
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爲糧乞食
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
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
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

六典通考卷四十

七

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
少及吐蕃偪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
軍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
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
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
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同
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
酬以緜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
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萬餘緡而中官
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
帝復與載猜貳邊計兵食置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

爲表裏天子不能繼以法顧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圖膏度
支廩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
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
恩澤而諸道尙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
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
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
支者還之歲省費萬計及楊炎輔政始作兩稅法歲斂錢二
千五百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
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
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
韋都實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

六典通考卷四十

七

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
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棫長安
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
師豪人田宅奴僕之估裁得八十餘萬緡又取就櫃納質錢
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
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棫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
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
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是時諸道討賊兵在
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
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
而屯趙贊復請稅閒架算除陌語在雜徵篇 舊書趙贊司
國計徵項刻剝以爲國用不

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需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
 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
 資產以分數借之率相同為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時又
 配王公以下及富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
 怨然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窮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繻綉
 帝不能致別親王帶金而幣之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
 之外進奉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西觀察使
 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
 使王緯李琦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
 有進奉舊書貢人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圖亦曰羨餘節
 入其財者刻繹陳通津遠道者稅之時蔬藝果者稅之死亡
 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為進奉然十獻其二
 三餘沒入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
 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

六典通考 卷四十 九

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舊書柳渾
 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
 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陷時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奸伯
 強進狀請貸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問此門恐滋不逞討
 賊自有因計貸資能伴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
 罰亦可懲勸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延
 齡死而人相賀順宗即位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
 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
 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
 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
 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
 身服澣濯及劉闢李琦既平嘗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
 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

方鎮進獻因緣為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歎曰誠
 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
 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
 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運不繼
 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
 尹李脩號能聚斂乃以為宣歙浙江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
 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
 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異巡江淮覆州府上供錢穀
 異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買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是時
 河北兵討王承宗募人入粟投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
 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

六典通考 卷四十 十

有獻貨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
 賦論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
 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充兩鎮萬餘之眾而饋運
 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
 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
 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
 日增常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
 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
 百貨買遷有無通變不倦自大庠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
 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
 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

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庫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織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太和時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

六典通考卷四十

三

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尚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麩槐葉爲齋符初大水山東飢中官田令收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皆蠶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飢死遂以亡元和中西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十四萬比天寶德元後四之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萬至五萬兩兵九萬九千九百一十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萬緒歲之常稅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游宴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郭崇勳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勳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籍外財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輩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翰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翰時軍士皆不滿望始有離心矣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閔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

六典通考卷四十

三

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死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皆出之纒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陵初言乎帝以爲然軍士無厭猶怨望日知錄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宋史唐自天寶以後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

給故興利者進而徵斂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畱財賦自贍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有私焉

論曰古之善治天下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制民之產而錄其賦量歲之入而謹其用內清嗜慾外謹防限所以裕其國者皆準度乎大道而未嘗瘠下以肥上也其時馬牛車輦之數出於井田而公家無養兵之費賓客道路之供取於委積而府藏無頒發之煩自太宰所掌司會所計不過小民歲奉之恆額而山澤林藪弛以與民關市塵肆譏而不徵其取財可謂簡矣然或天災暴降寇旅騷動因變施制坐應從容未聞有一朝迫竭之

六典通考卷四十

五

患焉姬籙既終王運告盡人主起自草莽始皆盜賊焉而已因前代之所有順而撫之則安逆而爭之則危故校富強之業莫如秦隋論享國長久莫如漢唐後魏肇基荒裔而有中原之地大半其享國雖不及漢唐而積漸以成富強之圖方之秦隋盛時未有異也始皇之豪奢隋文之節儉所以爲治不同而同以其力混一天下世未再傳餘威頓息羣盜操挺隨而踣之蓋其事甚微淺君子往往不屑道焉若夫漢武帝唐元宗聰明雄毅傑出一世顧以在位日久肆心廣欲任聚斂之臣崇刻剝之計甘心賈怨於四海之人及其末也民不堪命盜賊四起或僅而得免或及身受禍迹其立法之煩斂豈

可以爲經常簡易之道哉後魏孝文帝恭儉寡欲有西漢文景之資而學道愛人過之當其經營四方改造洛邑民不加賦國用饒給用使吏修其職人安其業幾乎千載一時之美焉厥後幼主褻服孽后知政大開府藏恣其臣下取給俾人人各廢所欲而退是時飢民流離僵仆道路獨貨之惠曾靡纖毫未幾大亂作而內儲空矣於是從有司之議減百官酒肉之貲以佐軍國之急陋哉爲乎自古設法之鄙瑣未有甚於斯者魏氏君臣苟且支吾怒焉如不終日雖欲無亡得乎後唐莊宗同光之四年有星流於天棊占者謂御前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給六軍帝許之而劉皇

六典通考卷四十

五

后不欲乃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始出貲以資軍軍士負而誦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尋莊宗崩於難后亦挾其金玉寶器出奔死於洛陽寺中故婦人之智徒知私厚其一身而不顧天下之大計卒也捐府庫餘財而委諸寇盜之手如劉皇后之事古今往往而有其見殆出胡元靈太后下矣

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
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寔多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
稅以充歲用勿增賦斂景德初權務連歲增羨三司取多收
者為額帝慮培克詔自今總歲課為額有虧則計分數知州
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吏減專典一等論大臣及武
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陳傅良曰淳化五年初置諸州
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
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
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開奏省司進呈增虧
管領之法然國家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清臣各於起
發省司不究其詳魏羽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積弊不究名
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著落
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幽莽范雍又言自
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天聖至嘉祐四十
年開根括舉唐之文設而不用天下財物皆歸州郡祖宗之
深仁厚澤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
於此見矣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八百三歲一郊計緡錢五百餘萬半以金銀綾綺純紬平其
直給之天禧末上供錢帛增多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
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歲數不預
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又增二
十萬丁謂為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林特領使亦繼為之陳
良曰國初上供歲入無定制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茶河歲運
江准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
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
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
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
額其餘未始有條貫遂以前此最多者為額則銀綱自後每
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
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緡錢綱雖綱不可考以咸平
三年三司初降之太祖太宗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
寡而外無金縉之遺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

歲增縣官費數倍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
天聖初命有司取景德歲用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故事
上書寶用黃金及帝止用途金時洞真宮壽寧觀相繼災宰
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既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中外不
復修帝天資恭儉約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損不取民
有羨者厚利舍之無所愛罷貢賦珍異及山林川澤陂池之
利片以與民至州縣徵取蠲減不勝數寶元中陝西用兵調
度百出天昌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
兩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
六百餘萬石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天下
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脫有急計安所出於是議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
及近歲賜予日費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或欲損吏兵
奉賜帝不許尹洙在陝西請為鬻爵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
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為式於
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
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帝亦命罷左
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減郊祠所賜銀絹舊四
千者損一千千損三百二百初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入一
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百
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
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

又 冊 費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34 版 文 內

死貲錢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產為抵官預給錢約期以輸民多樂從凡供御膳及祀祭用者別其牢棧以三千為額裁省冗費十之四司農事皆布奏四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縱有侵欺無由舉發為弊滋多乞專置司駐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日子而天下無遺利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錢醋息房園洞廟之利謂之收簇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謂王安石曰古守臣窮東履有秦陳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謂王安石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取法初陝西用兵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細絹千二百萬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增虧凡數乃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為擾請罷而止詔三司帳司會計財用出入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七

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戶口人丁稅賦場務院治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錢穀出入歲比較增虧廢置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能否為黜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未幾罷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天下之財分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宜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散於五曹諸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先是患文帳之繁命曾布刪定布請選吏於三司額為一司司帳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設官吏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句磨

出失陷錢止萬緡遂罷帳司至是令戶部盡收諸文帳蘇轍以宋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因曾布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十二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不足即百端問難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與蓋始於此其後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中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麩商稅房副夏秋稅管額納舉鹽帳水脚錢物稅和糶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楫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馬草料等帳物稅和糶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籍歸轉運司而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副計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易得兼本道文帳不多易以詳悉自是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等言百官宗室之蓄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徵權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二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八

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乞檢會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千財用除特支如舊外餘多裁省自元祐改法裁損吏祿劉摯乞悉罷擬增吏祿然不果罷其後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冗濫者多革去矣及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六曹吏皆給見錢如元豐制先是罷導洛堆塚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內臣生事劾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法既而稍復講修財利等清臣因言錢穀艱窘戶部給官奉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指為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程

損祿廢為幾罪奪職於時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
後觀察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
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
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管緡
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大率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
一石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害左
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行為一百二十萬三省
密院吏員猥雜官至中大夫一身兼十餘俸時議者有奉入
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職秩繁委給廩無度侍御史
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
衰亂減省之計自是罕敢言者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培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剝橫賦以羨為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
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
粹中言近歲邊事日起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一切取足
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
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
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糶歲賦已納復
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奇欠民積者一路數十萬計假上供
而織文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詔令數下悉為虛
文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
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
抵當所雜收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供歲費而儲其餘以待

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鑿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
鄙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
繁富路分歲入不敷創置書局者比職官之數為多檢計修
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不可勝數若非裁減慮智
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置講議財利司講究條上
攸請內侍職掌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以貫時領右府
故於是無名之費悉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省六尚歲貢
後苑書畫局等月省十九萬緡歲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諸
色窠名兩浙路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淮南
路添酒錢並截節是時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
物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大數自宮禁所須及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
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尚書聶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中外
官品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千九百餘緡悉罷之靖
康元年詔曰朕念民惟邦本思所以安定之乃者減乘輿服
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為民除害
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獨有司煩苛之令詔到監司郡守悉
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便於民
者皆罷其後日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
矣崇觀以來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
之所末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
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闕竭力相奉
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
未及者加以平方服則加徵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高宗
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

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三年減婺州上供額
二萬八千匹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
王明清
潮州民王永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紹興四年免淮南州軍
用稍集卻之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
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雷以贖軍
都轉運使李
理財請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完推居其
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權監權酒及諸色軍名錢已三倍晏數
彼以千二百萬贖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
萬贖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
雖知寬額亦未敢除減但
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
之法朕以為可行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
知秀州孫大
雅置本州拘
備上供錢格日來上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請京師奏事今也
未嘗有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蓋法漢之大司農郡國
四時上計且見錢穀簿其速未畢各具列之意於是監察御
史張登實言一縣有一縣之計一郡有一郡之計天下有天
下之計三代遠矣自禹九州成賦因巡狩而大越登茅山
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周官天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官家宰之屬理財居其半言歲終則會者七十又十府之職
歲終則以貨賂之出入會之小宰歲終則令郡吏致事鄭氏
沈云若今之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張倉以列侯
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注云計者上計簿使
也元封五年制郡國上計者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又受計於
甘泉其後再受計於泰山之明堂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今
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罪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
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送
為定制正月且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
列置大司農掌天下計之存孫大雅所呈是也漢之大司農今之
戶部掌天下計之存孫大雅所呈是也漢之大司農今之
五而於一催之期會每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
呈而於一催之期會每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
於部取之內況今川廣之遠能如期畢至乎莫若歲終令
戶部取之內況今川廣之遠能如期畢至乎莫若歲終令
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詔戶部制丞相選差戶
部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詔戶部制丞相選差戶
下逐路監司及州郡依限催納歲終具常平收支并預期行
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
次年附進今欲立式循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歲合上供稟

名錄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終造冊須管次
年正月了畢請閱投進降付戶部參攷將拖欠州軍取旨點
責施行 是年宰執呈戶部收支數見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
二百八十餘萬漕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焯言鄂岳漢陽自紹
興九年所收財賦十分儲一充上供始十三年增二分鄂州
元儲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
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
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
以見徵立額後免遞增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
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
者聽兩不過三貫三百文兩浙江東四百十三萬八千六百
十二貫有奇並輸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諸路上供數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
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為始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
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細四
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匹絲九
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絲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
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徧牒諸路
視今所減定額起催葉適曰方大元帥建府河北張憲任饋
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汲汲以推貨自營而收舊經制
之議起矣加以大將殖私軍食自制轉運所至剗刷掣朝
延科降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提鄉戶號痛無告
賊貪之人因以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
和羅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莫今爲甚而財之乏亦莫
今爲甚也自後辛巳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不
可復減以租宗盛時所入比於漢唐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
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贖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

蔡京變鈔法比黑鑿又再倍矣王輔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大半不可鈔考漢江以至於今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自有天地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凡貨財不益則益之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 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曰內藏庫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平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帑藏盈溢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嘗謂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嗣位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令庫使翟裔等別造帳籍月中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後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帝謂左右曰朕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闕復賦率於民非以自供嗜好也頻歲支給有司計度所闕者籍其數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涸化後歲貸至三百萬久不能償則除其籍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五

景德四年以新衣庫為內藏西庫初劉承珪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出納造都帳屢加賞焉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增廣其地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四庫金銀一珠玉香藥一錦帛一錢一天聖以後多故費無常數三歲一資軍錢百萬緡緡緡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五十萬匹又歲入饒池江建新鑄緡錢一百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為常異時三司不足必請貸於內藏景德中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所貸錢帛九百十七萬太宗時三司所貸久不償至慶厯中詔悉蠲之益內藏歲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

十四其出以助經費不可勝數至儲積贏縮有司莫得詳焉神宗初詔立歲輸額謂輔臣曰內藏庫籍文具而已出入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籤計之凡名物不同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乃詔諸金銀輪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詔諸路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樁當輸內庫踰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陳傳良曰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定額照宣二年始命三司戶部判官張觀取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一

六

內庫餘福建廣東淮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間所入殊不等乃詔今後並合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撥金三百兩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為永額然元泰治平以前諸路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在後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場治課利並依久例畫數上供入內庫自是條制益嚴密皆王安石之為也初藝祖欲積練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更景德殿庫名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為二十庫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隸大府寺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謹局鑰塗窗牖安能鈎考凡數宜令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始詔編閱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皆有成法比歲官司侵蝕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

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磨雜稅之類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所向後有吳居厚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幣誘商賈以盜賊之道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賈陌飲人以不賞之酒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彙引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雖吳居厚蔡京亦差焉之至其急迫皇駭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趙月椿錢者始張者皆安焉以遺後人何其無恥之至是也

於紹興二年韓世忠駐兵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上供經制無額添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樁不於是郡縣橫斂江東西之封樁係息不係省錢是朝廷集名於是郡縣橫斂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寬贏錢充月椿減江東西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板帳錢亦軍興所創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今縣邑苦板帳錢太重收趁不及非法妄取納斛

六典通考卷四十一 九

斗則增收耗贖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賊而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消除而抑納乞令臣與諸郡斟酌合減之數奏聞去其太甚立為中制從之於是鎮江丹陽金壇歲減錢二千八百四十四貫平江常熟減一萬貫崑山吳江歲減三千貫諸路陳情亦優減馬端臨制月椿板帳等錢所取最無名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為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圓千切之坂至其地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誣朝廷耳

遼之初起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馬逐水草人仰漣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經費

日廣服御寢盛而食貨之用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初皇祖伊德實原實德為大德呼原府額爾奇木原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蘇呼原為裕悅原越節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糾轄疏遠分北達靈額原為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剋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為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強上深然之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聖宗乾亨六年霜旱災民飢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

六典通考卷四十一 三

興宗即位遣使通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為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為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眾田臚胸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乃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遼之農穀至是為盛雖累兵興未嘗用乏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為所有天祚播遷耶律迪里原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羣牧人戶運鹽澤倉粟人戶侵耗議沒

其產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馳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今盡償眾何以堪問者嘉之

金食貨之法三曰賦稅銅錢交鈔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錐多寡徵錢曰物力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牛頭稅宰臣納此稅庭陞間諮及其增減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其戶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

大典通考卷四十一

主

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各不同言事者謂其屬民命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卽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誠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遠不足莫詰其故焉至其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故斂無方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許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權以交鈔而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而二者弊甚於錢在官利用大鈔而民以出多

見輕在私利得小鈔而國以入多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繼又責民鈔納官以示必用自二十貫至千貫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區以地分而民疑日深乃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並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汔無定制而金祚訖矣初世宗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貧富賦役不均詔遣信臣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撥賜外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五年有司奏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二十二年始定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爲上中下三等先是

大典通考卷四十一

主

海陵時拘括馬畜富者倖免貧者盡入官大爲不均及是令覈實造籍有急按籍取之張汝弼梁肅奏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新富故皆不願肅對曰臣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頻歲推排以爲難爾二十七

課三十有二歲人之數惟天歷元年可考云歷日總三百一
 百八十五本計中統鈔四百五千九百八十一兩五錢計中統鈔
 錢契本總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
 九千一百一十四錢山場課總計鈔七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兩
 一錢審治課總計鈔九百五十六錢四錢門攤課總計鈔
 錢總計鈔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三錢四錢門攤課總計鈔
 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錢九錢門攤課總計鈔
 一千九百四錢食羊等課總計鈔一千七百六十六錢二錢
 七錢荻草課總計鈔七百二十四錢六錢岸攤課總計鈔
 鈔二千六百一十五錢二錢六錢查課總計鈔七十五錢二錢
 八錢六錢總計鈔三十七兩五錢五錢查課總計鈔七十五錢二錢
 兩四錢總計鈔三十七兩五錢五錢查課總計鈔七十五錢二錢
 省鈔一百四十三兩四錢四錢廣元路一兩一錢一錢內彰德路一兩五錢
 錢課總計鈔二十五兩四錢九錢江西行省一兩一錢一錢內彰德路一兩五錢
 十三兩懷慶路一兩四錢二十一兩一錢一錢內彰德路一兩五錢
 六兩七錢懷慶路一兩四錢二十一兩一錢一錢內彰德路一兩五錢
 六兩七錢懷慶路一兩四錢二十一兩一錢一錢內彰德路一兩五錢

六典通考卷四十一

五

論曰有宋一代之君臣汲汲以財賦爲事及崇甯以後
 卒用聚斂小人以亡其國至於南渡立基覆轍未遠而
 其臣日夜講求聚斂之術視蔡京童貫又加甚焉當時
 葉適趙汝愚馬貴與諸人各論其弊詳矣馬氏又謂經
 制板帳諸錢巧立名色遮蔽掩諱孰若考覈名實而明
 取之使州縣吏不得旁緣爲姦因議趙葉二說猶未免
 於書生之見固哉言乎可謂目見千里而不自見其眉

曉者也究馬氏之旨不過謂州縣之貪黠者借上供爲
 名多方刻剝以肆其害然所云坊場酒榷牙契增羨減
 俸諸色目孰一非出自吾民之膏脂乎既不能無取民
 之實而但欲正其所取之名吾見名愈多而害愈滋矣
 宋自二聖北狩中原板蕩所有裁東南一隅之地寬賦
 以紓民力猶懼其不我從也奈何苛徵橫斂反加倍於
 祖宗全盛之朝乎蓋計當時之爲民患者直以利孔太
 多名目太繁正其名與別其名同一取耳殺人以梃與
 刃何以異焉甚矣馬氏之爲書生之見且出於葉趙二
 子之下也金代言利瑣細苛碎與宋如出一轍而其末
 流之支絀困竭又有過之自古暴主豐殖厚斂以亡天
 下鹿臺鉅橋之事是也至金之亡朝不暇夕君臣相顧
 仰屋浩歎史氏謂其作法於貪弊將不救信矣哉元有
 中土九十餘年歲擅山海自然之利而未嘗有無藝之
 橫取以塗毒乎生靈方諸宋金其差優乎

六典通考卷四十一

五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湖西關鎮珩輯

邦計考

歷代邦計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田土官民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萬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餘石錢鈔五千餘錠弘治時田土官民總六百二十二萬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餘石本色鈔萬七千七百餘錠租鈔二萬二千五百餘錠稅鈔六百千五百餘錠秋糧米二千二百十六萬六千餘石租鈔萬八千八百餘錠萬曆時田土官民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四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二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萬七千六百餘錠租鈔三萬二千五百餘錠稅鈔七千六百餘錠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租鈔萬八千八百餘錠屯田地六十五萬餘頃及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通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地畝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歲入之數內承運庫收貯緞匹黃生素綾紗羅紵絲閃色織金錦羊絨纓金珠玉帶玉璣瑪瑙珊瑚寶玉象牙而金花銀最大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諸稅課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開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始折直省清糧歲以百萬為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折放武俸十餘萬兩之外皆為廣惠庫河西務七鈔關本色鈔二千御用所謂金花銀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九百二十八萬貫折色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天財庫內府司鑄庫亦名天財庫收貯錢鈔諸門鎖鑰正陽九門本色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折色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太倉銀庫正統七年置戶部太倉庫凡粟帛課稅折銀者皆入庫抄沒犯人家財變賣地土房產追收店錢按例上納者亦入焉專以貯銀又謂之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贖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棉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府部諸司祿俸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兩京五草場草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草折銀二十萬餘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遠東昌易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兩各鹽運提舉餘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萬六千餘兩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諸關鈔折銀十六萬餘兩贓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歷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件限銀十四萬餘兩各邊鎮北直隸山東河南麥米豆草鹽鈔折銀除改解太倉轉發外實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凡絲絹雜物條目繁瑣不具載所載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餘兩錢三百三十四萬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

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一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布折銀八萬二千餘兩出征防守官軍每年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共十四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并工作鹽糧折銀五萬餘兩御馬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萬八千餘兩諸邊及近京鎮兵餉宣府主兵屯糧折銀二萬二千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餘兩淮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四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大同主兵屯糧本折共十二萬六千餘石民運糧五十八萬六千餘石荒草銀二萬一千餘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三

石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餘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兩固原屯糧料本色三十一萬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餘石折色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餘兩遼東主兵屯糧料二十七萬九千餘石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鹽引銀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一萬六千餘石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餘石折色地畝馬草銀萬六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四

徑主兵屯糧萬四千餘石民運本色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雜費皆不具載內府供用庫收貯黃白蠟諸香芽茶葉茶白熟糙粳糯米等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承運廣盈廣惠廣積贖罰等凡十庫與內承運庫天財庫通曰內庫宮內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內庫裏庫皆為天子私財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色太僕則馬價銀歸之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隸府州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贖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查各運司皆有庫貯銀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五

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部部割之庫其原封識不擅發也至永樂時始委驗堪中方起解至部復驗乃進納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銀庫於南京正統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矣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為老庫兩廡為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二十二年特令金花籽粒銀應解內府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外加預備欵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內承運庫中官至以空割下戶部取之廷

巨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言每年礦金稅金皆收內庫而其他羨餘乾折鈔沒孝順之屬其名甚眾無不入內庫者金花歲百萬計三十年當數千萬況天產地生匯而滲於其中內庫充切若是尚言不足耶帝不聽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外又增買辦銀錢十萬兩以為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嘉靖中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初府庫各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提舉司贖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積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六

貯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周經以為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閩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太倉庫置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亦頗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遺四御史分行天下收括庫金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嚴郡邑歲增會銀進部上千戶何其賢請勅內官與已督之帝從其請由是外儲日耗日知錄中外之財皆歸於內府而宋元祐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於州郡而後藏於內府轉運司常足戶部不困自熙寧言利之臣欲求富國而先困內帑別藏積如邱山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師徒單克寧亦諫而止之余所見有明之庫盡外庫之銀以

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釋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藩司儲八十萬後止四十萬今不及十萬矣十年之閒積貯一空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敷每年以入爲出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大僕寺太僕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閒東至天啟中用操江范倭西峙所用於二帑者除二百萬故也

濟世策下勅督促之收捉靡有遺矣南京內庫祖宗時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天啟六年四月七日工部所費宏鉅今久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則大工必至乏議而邊疆何日救宣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所陳鑿鑿可據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盡行起解但所奏已久其銀兩尚未解到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朕聞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後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以上七宗照范濟世所奏事例清察速行起解有敢避嫌隱匿稽遲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經費莫大於祿俸兵餉洪武九年定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四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縣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半親王馬草料二十匹公主不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匹絹冬夏布各三十匹縣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未受封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者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四匹紵絲五十匹羅

紗各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縣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草料十四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匹於所在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庶子封郡王出閣每歲撥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及嫁與親王女同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及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諸子所生之子世守之二十八年詔量減諸王歲給以資國用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子孫食歲祿不任事職其始祿米盡支本色既而米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弘治間尙書倪岳請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二年御史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林潤言京師歲供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得自存民不可增賦而宗室蕃衍無休時可爲寒心宜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準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陳善後良策至四十四年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折鈔中尉六折鈔郡縣主縣鄉君及儀賓八折鈔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爲稍紵初洪武中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二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一石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

五三三

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旋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代之永樂中令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福建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支矣惟京軍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各衛軍有家屬者月糧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折鈔以為常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糧者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衛所官吏俸成取給焉民運者屯糧不足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成卒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人粟開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九

中商屯出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衰

顧炎武曰孟子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害於民者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鑪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而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數多軍需不之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

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聖祖不屑好貨之志可謂至深切矣自萬厯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

鬻爵

漢文帝從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十

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詳前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命篇級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止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第八等爵也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

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賞郎之見於漢史者惟張不得謂有久宦減仲產之歎相如亦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官亦不遠故貨產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黃霸傳馮胡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界之況徒以其家貨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後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綺營士各有差桓帝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綺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立庫以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財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故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出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侍者曰梅不為可至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自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公卿而今登其中平四年位天下矢望烈日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六年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馬端臨曰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蓋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貨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之於貧饑之公卿蓋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治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宋文帝令人入米五百石者除郡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庫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夫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置公廩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况屢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蕭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正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鄭昭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為務人多怨至德二年七月宣

諭使侍御史部叔清奏承前諸史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救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救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救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文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三

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救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內惟天下多虞軍用不充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惟為此制尋即罷停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二等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二百石與減一選救入蕃使不得與私覲正

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覲舊例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非與法故革之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覲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牛希濟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相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相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敕諸徽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西

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換授降使臣乃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授科取今復其戶不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窮也況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當責何人辦事況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驚駭同阜又弊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毋改該注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莅其毋得注紹興初嘗以兵革經用不足有司請募民入貲補官帝難之參知政事張守曰祖

宗時授以齋郎今之將仕郎是也知樞密院季回曰此猶愈科率於民乃許補承節郎承信郎諸州文學至進義副尉六等後又給通直郎修武郎秉義郎承直至迪功郎其注擬資考磨勘改轉蔭補封敘並依奏補出身法毋得注令錄及親民官和議之後立格購求遺書亦命以官凡歿於王事無遺表致仕格法者聽奏補本宗異姓親子孫弟姪文臣將仕郎武臣承信郎餘親上州文學或進武校尉所以褒恤忠義也又以兩淮荆襄其土廣袤募民力田凡白身勤民墾田及七十五頃者與副尉五百頃補承信郎孝宗即位命帥臣郡守郡守嘗任兩府及朝官等遺親屬進貢等第補授登仕郎將仕郎推恩理為選限淳熙三年詔罷爵除款歲民願入粟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五

振饑有裕於眾聽補官餘皆停自是進納軍功不理選限登仕郎諸州助教不許出官止於贖罪及就轉運司請解而已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飢詔許富民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兵興歲歉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飢民者視其人數為補官格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胥鼎請定權宜蠲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籍過此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二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司縣官進糧至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皆注見注闕

河東行省胥鼎言
潞州元帥府雖歲

諸爵恩例然條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庶一名若願輸許增磨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券糧者宜量數遷加三舉終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並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經未係班亦許進納遷官其有品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丞簿丞簿注縣令差使免一差掌軍官能自備芻糧者依職官例遷官如舊耀州僧廣息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鎮以上僧道官乞令納粟百石防刺諸副將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替之與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言覃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入粟委帥府書空名宣勅授之比年屢降覃恩凡羈縻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遷新覃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粟積遷詔從之哀宗天興元年賣官及許賣進士第京城民楊興人贊授延州刺史劉仲溫授許州刺史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六

元天祿三年郡縣旱災用太師達爾罕等言令富民依例出米無米者折納價鈔陝西石八十兩河南並腹裏石六十兩江南三省石四十兩實授鹽茶流官如不仕讓封父母者聽錢穀官考滿依例升轉陝西省千五百石上從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二百石從九品百石上等錢穀官八十石上中等五十石下等三十石旌表門閭河南并腹裏二千石上從七品千五百石上正八品千石上從八品五百石正九品三百石從九品二百石上等錢穀官百五十石上中等百石下等江南三省一萬石上正七品五千石上從七品三千石上正八品二千石上從八品一千石上正九品五百石上從九品三百石上等錢穀官二百五十石上中等二百石上下等先入粟遙授虛名再入驗其糧

數依品資實授茶鹽流官陝西一千石上從七品六百六十石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上從八品二百石上正九品二百三十石上從九品河南並腹裏一千三百三十石上從七品一千石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上從八品三百三十石上正九品二百石上從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上從七品二千石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上從九品先入粟實授茶鹽流官再入驗糧數加等升除陝西七百五十石上五百石上二百五十石上一百五十石上一百石上河南並腹裏一千石上七百五十石上五百石上二百五十石上僧道入粟三百石賜六字師號都省給之二百石四字一百石二字禮部給之四川富民能入粟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七

赴江陵者依河南省補官例

明英宗正統五年勅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按此之始嘉靖四十二年戶部尚書高耀奏勸鎮之糧乞開寬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論曰王夫之有言自古敝政多矣至於賣官鬻爵未有不亡者也予嘗推極其說以為國家之設官豈欲得愚不肖而已哉必將擇賢者能者而予之果賢者與三聘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六

再徵而後起果能者與歷試諸艱而後顯未有挾金錢以易告勅蠲糜粟以售簪紱而可齒於賢能之列者也古者大道為公士知自愛其身而無意於求仕後世則君貴而士賤矣其由細微起家而為吏者匪為於名即爭於利鷲名猶有自好之心爭利必無顧忌之意至於操技逐末之賤民其初孳孳焉惟富之欲得耳既富矣而貪利之心未已也以為農之利薄不如商之利厚商之利厚不如謀仕之利尤厚出千金而購丞尉居之不數年而千金之子母畢入矣脫萬金而僱令牧任之不定期月而萬金之加償倍從矣等是而上官愈尊即利愈厚其入之也務多其償之也彌速而又有輿馬之赫奕服用之豪華榮足以驕其妻妾勢足以動其親戚與其交游鄰里夫如是則愚且不肖者莫不齒齧心羨朝夕皇皇然惟恐其得之弗遽矣違自計其賢能與否哉今且就一行省言之為丞尉者百計此百人之羣大半虎蛇蝎之智也為牧令者數十此數十人之輩大半虎狼之喙也位下則潛試其毒憑高則哮怒而呼而國家之設法防此則又有道焉賊過寸金者黜罰過百金者抵死科條非不峻律令非不嚴然而徒文具焉耳小民之孱懦而無力者雖通賂千金其勢不得徑聞於朝廷幸而聞於朝廷矣大府必從而回護之何也大府不畏名而喜利其行與牧令丞尉無以異也安得而不為之回護

哉非特如是而已其平日逢迎之巧諂諛之工饋遺之厚必百倍於科第寒素之士大府利其然也則從而語於人曰是今日之賢者能者科第之才遠不如也即有從旁訐其贓污者則曰是嘗多出舉本以求息不取諸民將安取之是故計事受賕而使民不敢發其私善矣鬻獄執法而終身不致於敗露善之尤善者矣方且奏其課績揚諸薦牘曰是真賢者能者科第之才果不如也嗟乎古之所謂賢者能者祥麟威鳳也今之所謂賢者能者蛇蝎虎狼也聚千百蛇蝎虎狼而加諸生民之上勢不至盡人類而螫噬之不止矣昔在元至正之世有匿其姦事而輸粟得七品官者爲怨家所告中書司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九

郎中成遵以爲賣官已非令典况又假與姦淫之人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明嘉靖中匠餘陳岳輸金選部請授錦衣衛僉事給事中湯日新言縣官即亟財奈何藉工匠餘貲濫朝廷名器乃改岳千戶而奪部司官俸是二者固非盛世之事然如二子所論見大而慮遠其賢於今之持國計而昧政體者多矣斯後世願治之主所當取則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三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歷代泉貨

自書契以來封禪之君七十一家其文異制然其立貨幣以救時一也管夷吾述輕重之法溯自燧人以降而李洎亦稱古有葛天氏之幣焉至伏羲之世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五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戈矛所起刀幣因以興焉路史載寶鼎尉王鑄家有布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足間二分重六銖文作行昊乃帝昊字李彥所謂子旁斜畫者蓋疑

六典通考卷四十三

字也又董令昇家有布長寸八分頰廣六分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文昊幕文作爽皆大昊字也古幣圓內而方外爲脾睨之形取三才之義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坦之則人也皆以代號爲別文多不能辨錢書謂之奇品又謂之異布故幣文有作朱斤一金者太昊九棘也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文作舌芒又有作巫山舌者少昊貨也其長廣皆同至神農氏之幣世傳有二種一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圓面文六字皆一字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間八分重八銖有郭面七字縱橫又錢大圓

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
有肝字鈎畫甚精神字也而董氏譜又有慢由一金亦
屬之神農云宋羅泌之論曰黃帝氏自為黃帝之貨更
為軒轅幣故幣文有串者王存以為軒轅氏之幣也世
傳李涿之家有黃帝貨長二寸一分肩寸七分枝長六
分間四分半首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六銖文作曷豆二
斤金幕文作串文又一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
同但倒書之其串作中乃幣之最大者也天寶初李幼
奇得一種文作降陽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
首長廣各五分向上漸濶足支四分間廣三分背文如
八字又長平布中有作鬮以舌一反作允已倫陽平陽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工

弁疏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也又有長寸八分肩
廣寸一分足間五分圓形重十二銖無好郭帝嘗貨也
或謂史遷說幣止於唐虞魯褒論幣昉自黃帝遂疑貨
幣不出於上古其說非也蓋有熊高辛謂之貨陶唐氏
謂之泉夏商以來金為三品或黃或赤或白或錢或布
或刀或龜貝至周人立九府圖法始備焉秦用黃金銅
錢為上下二等漢為八銖或為英錢或作白金或作赤
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
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殺帛相質劉備以一當
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縷環之別王綱
解紐又有沙尾夾錫之異名目繁雜不能遍舉酌厥中

制五銖為最大小斤兩便於時用雖終古不易可已杜
馬二書各有錢幣考今取古幣泉貨為名而附以後世
變通之法曰唐飛錢曰宋會子曰金交鈔曰元鈔法明
則鈔格不行故弗著云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
讀為宣布之布其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
不偏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
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
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
易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
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
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
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
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
日貨左文曰泉直一也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
作布全銅無四年因物 廛人掌斂市欵布總布質布罰布
貴大泉以饒民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三

廛布而入於泉府詳見市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周官太府王
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圖
幣之官故云九府圖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圖
函方孔內 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為名布帛廣二尺二寸為
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名錢為刀以流於泉行
如布於布布於於東聚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

鄭氏樵云泉言其形金言其質刀言其器貨與布言其
用古文錢作泉古錢之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
故泉之文借為泉水之泉其實篆文泉字下體不從水
也據此則班史流於泉之說義近穿鑿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之子景王貴也錢者金幣之
名所以質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

後轉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作重幣以行其輕則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曰子以子質物物輕則子獨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幣重物輕雜而用之以重者質其貴以輕者質其賤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墮乎若置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汚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肉錢形也已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師古曰單旗雖有此言王終改韋昭曰唐尙

大典通考卷四十三 四

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久行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考之不詳耳管子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均制財物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君上不能均調其專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

利然則人君非能分并財利而調人事也則君雖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爲理乎君不能權其利門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聚富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周氏金起於女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楚莊王以爲

大典通考卷四十三 五

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爲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

秦以周顯王三十三年初行錢及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曰溢爲名上幣二十兩爲溢高祖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質如周錢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榆莢也重銖半一斤復周制更高后二年行八銖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也此復行六年行五分錢謂五分所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願租謂願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微謂精妙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報論也夫懸法以誘民使人陷罪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果積今公鑄錢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嚮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鑄形容謂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六

作錢模也 盜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人鑄錢者大抵必雜以鉛鐵黥人日繁一禍也偽錢無止錢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禍也采銅者棄其田疇鑄者損其農事五穀不為多則鄰於饑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類為災故人鑄錢不可不禁四禍也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則盜鑄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其禍五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矣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

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鑄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銅為兵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羨餘則官富寶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農人敦本倉粟實布帛有餘則招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所鑄文字與四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四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景帝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違竟案盡沒之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時方有事四夷又徙平民於新秦中出御府錢以贖不足而治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贖用而摧淨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不勝數錢益多而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銖磨錢漫面以錢磨錢取屑是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一作紫績繡繪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七

一第 冊 賣參四庫全書第 15 版文小

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或名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三曰復小指之其文龜直三百而長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周匝爲郭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劾之時張湯用事初帝既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與湯造白鹿皮幣以問大司農顏異對曰今王侯朝賀以蒼壁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會有人告異以他事議下湯理異異以容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於異不應徵反唇湯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脯遂誅於是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以赤其郭今錢見有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賦及者不知作法云何白金稍賤民不費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而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元帝時貢禹言鑄錢採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

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母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租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師丹傳有上書言古者以錢布帛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自孝武元符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葉夢得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百三十萬貫耳不足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錢少故夾錫當十等交其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爲書劉宇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

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
 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
 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
 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
 幼布么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
 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
 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亦
 惟凡貨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鏈錫
 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
 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八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憤亂其貨不

六典通考卷四十三

十

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眾
 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
 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
 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遂
 廢莽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
 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
 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
 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
 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
 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
 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

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
 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
 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
 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璫傳送長安鍾官鑄錢者愁
 苦死者十六七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
 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皇甫謐高
 奉過史湯送迎輒再屈腰泰一傳揖而去湯門時童謠曰黃
 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
 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井天下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三

十

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
 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
 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
 用不足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
 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
 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故
 人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
 廉劉陶議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議
 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
 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
 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
 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帝竟不鑄錢及靈帝作

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乃劫帝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罷之還用五銖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不改蜀先主、魏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皆歸于芝赴諸庫藏取、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

六典通考卷四十三

三

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 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人輸銀計等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問患之孫權令曰往曰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也私家有者並以輸獻計界其直勿有所枉

晉初用五銖錢元帝避江用孫氏赤烏舊錢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與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財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賣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元興中桓元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使百姓用力於為錢

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貨魏代制以嚴刑弗能禁也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致廢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計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斗儲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且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

六典通考卷四十三

三

又錢便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議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藏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取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代之益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可知矣近孝武之末時和年豐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人也愚謂救弊魚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元議不行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正以為段數絲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依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稱其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

開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
大錢當兩以防翦鑿何尚之議曰泉貝之興估貨為本數少
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
崇虛價者也凡制法宜順人情未有違重矯物而可久
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潰亂人泣
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夫錢之行大小多品直云大
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
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命旨慮翦鑿日
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人巧雖密要有蹤蹟用錢
貨銅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發覺者寡雖有懸金之
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息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古

矣中領軍沈演之以為採鑄久廢喪亂累仍廢散湮滅何可
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曾用今封略開
廣金鏹布洽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鑄鑄鑿銷毀滋繁刑
雖重禁姦弊方密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若以大錢當兩
則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
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
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鑄以充官鑄五銖范泰陳
曰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
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
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任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
實捐多益少願思可久之道願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

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廓形制如古五銖銅價無利
百錢不資盜鑄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
稍去四銖專為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
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空乏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
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
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雲起雜以鉛錫又翦鑿古錢以取
其銅雖重制嚴刑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
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
謂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
行新細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
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五

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
必待兩平不可二也人慾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
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不可三也況未見其利而
眾弊如此夫算當時取銷百代上不聽廢帝景和二年鑄二
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大小厚
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翦鑿者謂之菜子尤薄輕者謂之
芥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
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鷲眼錢劣如此者謂
之繩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
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始初唯禁鷲眼繩環餘皆
通用復禁人鑄官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輕錢弊盜鑄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磨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人不習淄染不復行矣所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六

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爲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疋纆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賃所上咸是見直東閭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捶質繫益致無聊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之域全以金銀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

銖三參一黍百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銖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後小東境謂之稚錢五銖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銖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分半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卽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七

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商旅姦詐因以求利自彼嶺以東八十爲陌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曰西錢京師九十爲陌曰長錢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未有兩柱錢及鷲眼錢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鷲眼輕私家多鎔鑄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爲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鷲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

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以不用錢

後魏初錢無所用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百官祿皆准絹給錢足為錢二百所在遺錢工備爐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永平三年冬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賈不通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周賁始行定銖兩之階齊桓循用以霸諸侯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漢鄧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河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六

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毀鑄隨時改易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臣聞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不入徐揚之市便於荆鄖之邦礙於兗徐之域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賄隔化之訟臣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皆所便用者雖有小大並得通行貴賤自依鄉價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太和五銖乃大甯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漢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師西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矣之則有乖通典何也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難之難錢之為用實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鎮其太和及新錢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冀限鑿依律

而禁河東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昔同禁約諸方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使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當重憲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備以他物交易錢不入市自後人多私鑄錢銷小莊帝初私鑄者益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直一千秘書郎楊侃表陳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得罪者雖多茲鑄者彌眾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為半兩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五

其始則一斤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况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鑄聽人就鑄乃出藏絹分遺人於三市賣之絹正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字道上表求鑄三銖錢曰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沒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臣今請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並行無損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後百姓私鑄體制

漸別有雍州青州梁州生厚緊錢古錢河陽生溢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貨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

之銅及錢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漸復細薄姦偽競起

武定六年文襄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秤錢一文重五銖

者聽入市用一百重一斤四兩二十銖餘皆準此為數其京

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

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

後聽用若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

若錢以中薄錢入市有人利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

錢皆聽用若以人為時教補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 文宣

受禪高永安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製造

其幣未行而私鑄已興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

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

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手

梁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私銅

至於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初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

五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

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獨資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

實因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加金銀飾其尺安息亦以而官

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更鑄大月氏亦同

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

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

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不聽出五年布錢漸賤而人不用遂

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後山東之人猶雜用

齊氏舊錢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

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

隋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

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魏

志云齊文襄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

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

千重四斤二兩當是時錢既雜出百姓或私有鑄鑄三年詔

是大小秤之差耳 四而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

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

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質易不止四年詔依

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

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

之錢皆須和以錫鐵錫鐵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主

約其年詔禁出錫鐵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

聽於揚州立五鎰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鎰錢郭取銅私

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倣倣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

諸州邸肆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

詔漢王諒於并州立五鎰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請

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鎰鑄錢又詔

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鎰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令有司檢天下

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

為吏所執有死者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私鑄復盛每千重二

斤後輕至一斤或剪鐵鑲裁衣糊紙為錢雜用之貨賤物貴

以至於亡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
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一銖四參積十錢重一
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二體通典開通元寶
給事中歐陽詢
製詞及書時稱其工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
左迴環讀之義亦通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日文德皇后
相一甲跡故錢上有相文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洛
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錢為古秤七銖以上
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鐘右僕射裴寂一鐘
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
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
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一銖六分以一當舊錢
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踴貴復行開
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三

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為
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羅
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
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清元年私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
正皆從坐造意人及勾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
及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
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毀
破并罰物等賞糾人同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
犯自首免罪依例酌賞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
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楸衡錢纔
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銘錫模鑄須臾百十開
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一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

江淮有官鑄錢偏鑄錢稜錢時錢遺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
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
并不通物價甚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
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日
古者作錢以通有無錢之所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人民
命本若本賤未貴則人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置嚴刑而
不懲誠鑄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
天下流通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
錢取勿拘其價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
一兩四參禁鞅頓沙澀蕩染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為市之
一兩一斤為錢八十二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
為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為錢以通賈易官鑄所入無幾
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三

甫河南少尹蕭昺秘書監崔沔皆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禁
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
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秩
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舍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
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
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
不可二也鑄錢不稜鉛鐵則無利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
人猶冒死況設陷弄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
利則去南畝者眾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
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
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鑄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政書類 卷四十三 三

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為輕錢銅之不贖在采
用者眾也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
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
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
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
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為不可禕議亦格其年十月六日
勅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為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未為
弊則深法效之則宜有變革自今以後所有莊宅口馬交易
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二十六
宣潤等州
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
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
廣陵丹楊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五

千二百斤銀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
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
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
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麻薄鎔破
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為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為相復
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
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
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濶既
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
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鐘像犯禁者愈眾鄭叔清為京兆尹數
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二

五

鑄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錢一
以當偏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以京錢
有鸞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緡之
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
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日行當
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
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
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
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緡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
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邠皆五洋州三
定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

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與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用工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淨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二年八月諸道鹽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錢交下粗惡者納官者三分纔有二分餘並鉛錫銅鐵不敷斤兩致使絹帛貴惡錢漸多訪聞諸州山野地害皆有私錢轉相貿易姦宄漸深今後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切加禁斷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帶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錢一千為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勅文除鑄境外一切禁斷十年六月勅今後天下鑄造買賣銅器並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美

不須禁止其器物約每斤價直不得過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長吏及巡院同勾當訪察如有銷錢為銅者以盜銅錢罪論十四年十二月鹽鐵使李若初奏諸道州府多以近日用泉貨數少緡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使課利有缺商賈不通請指緡見錢任其往來勿使禁止從之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鐵使李義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採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貨易錢十緡以

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治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為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錢皆廢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勅文武官僚公郡縣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私貯見錢不得過五千貫勅出後限一月市別物收貯違者白身處死有官人間奏科貶其贖貯錢納官五分取一充賞時京師區肆所積多方鎮錢王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地屋以變其錢而高貨大賈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敢劾問穆宗即位京師鑄金銀十兩墊一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美

兩羅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嚴法禁止之而所在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緡墊八十寶歷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鑰石烏油藍鐵唯鑿鑿釘銀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為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殺交易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鑄之鑄千錢為益售利數倍宰

相李珣請加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採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淨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亦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纒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論曰三古之時穀帛爲本歲有乏歉則行錢幣故象其流轉而謂之泉蓋將以通穀帛之窮而爲救時權宜之策也考于傳記禹採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幣周官司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夫

市作凶荒之布管仲相齊設輕重之法大率以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而已蓋穀帛多則人戀本錢幣少則人賤末鄉井皆土著之氓商賈無藏錘之室古之時風俗所以獨美者職此故也漢氏以來浸失古意至武帝定告緡之令推并兼之利權一歸于上而不軌逐末之民冒法抵禁蹈死不顧用是刑罰日積盜賊四起其不遂亂且亡者特文景之德澤未泯耳竊嘗論之古者俗樸而民純日用市易挾穀帛以從事而不聞有所爭競于其間至後世好巧煩生遂有濕穀薄絹之患是以魏明帝採司馬芝之論卒捐穀帛而行五銖可謂順時曰行權者矣夫俗之漸人也其勢積重而難變雖以萬乘

之威有時不能行于編戶之民又況利之所在趨者若鶩赴湯蹈火有所不辭而婢婢然恃法令以求勝其下則亦非君人者之體也唐之憲宗禁人貯錢過五千貫以上科以重罪而當時方鎮之錢藏在都市累百巨萬左右神策軍人庇隱豪賈之家有司莫敢過問玩法撓令自貴近始蚩蚩之眾其孰從而信之馬氏端臨以爲多開告訐之門適滋煩擾之害其言諒哉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三

夫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湖西閭鎮珩輯

邦計考

歷代泉貨

後唐同光二年敕京師及諸道禁斷雜惡鉛錫錢沿江州縣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惡錢換易好錢私載並收納天成元年令三京諸道州府城門見錢五百以上不得放出門下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宋史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四年制今後錢陌內捉到一文二文係夾帶鉛鐵錢不計多少納官科罪晉天福三年詔曰國家所資泉貨為重銷鑿則甚添鑄無聞宜令三京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仍禁鉛鐵雜鑄諸道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官不取課除鑄錢外不得別鑄銅器者兩量輕重鑄造不得入鉛錫及缺落不堪久遠流行四年敕天下公私鑄錢雜以鉛錫缺小違條今後祇官鑄造私禁如舊

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忌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日知錄梁武帝中大同元

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未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初京師用錢每貫除二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不一或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入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纒入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五文或八十五為陌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百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百遂為定制衰季之朝與亂時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如於梁也周顯德元年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鉞鐸之類聽畱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日知錄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命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李璟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日永通泉貨謀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錢有銅鐵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錢諸國割據者江南日唐國通寶又別鑄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鑄鐵錢每十錢以錢四而行

宋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鐵錢悉禁之限一月送官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闕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至一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

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冶鑄禁銅錢入兩川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錢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椎利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鐵錢十直銅錢一輪租即十取二舊用鐵錢千易銅錢四百自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賈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絹候銅錢多即漸令既而從轉運使劉度之請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罷之江南舊用鐵錢民勿便焚若水請于虔吉等州未有銅錢之地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羅穀麥又於饒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既不渡江益出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但輪常所通行錢官吏無得以奉錢換易天禧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甯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安南軍舊皆有監後廢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卬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眾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卬二州所鑄貫二十五斤八兩後以鐵重多盜鑄為器每二十五斤鑄直二千許申為三司度皮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銅鑄二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貫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揀弊不先自
 括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
 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亦以三方大錢之行有劉蕡
 叟者語人曰是與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
 而果然時興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韶州天興銅大發歲
 采二十五萬斤詔卽州置永通監皇祐中饒池江建韶五州
 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祐與三州鑄大錢二十七萬緡至治
 平中饒池江建韶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卽以率買
 鐵炭為擾停鑄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緡熙甯初同華二州
 積小鐵錢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償之四年陝西轉運副
 使盧公弼奏自行當一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
 盡鑄韶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天下神宗時詔京西淮南兩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五

浙江西荆湖五湖各置監江南湖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為
 額仍申熟錢斤重之限又以興國軍陸衡舒鄂惠州置監六
 通舊十六監增提點官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七
 年增三十萬及折二五十萬衛州黎陽監增折二五萬緡西
 京阜財監增市易本錢十萬緡興州濟眾監增七萬二千餘
 緡陝西三監各增五萬緡而陸州置神泉徐州置寶豐梧州
 萬州以多礦皆置監又詔秦鳳等路卽鳳翔府斜谷置監已
 而所鑄錢青銅夾錫脆惡易毀罷之洛南置三監維鄭權置
 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
 舊監為九以給改鑄永興鄭維河中陝去鐵治遠聽改鑄一
 年罷商洛南華號最近鐵治聽久置鄭州等五監候罷改鑄
 并其工作歸元豐後錢禁日弛銷毀與闕出境者多張方
 承與等四監平極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死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

事諸監鑄錢悉入王府歲出奇羨給之三司然自太祖平江
 南池饒成鑄百萬緡積百年宜乎貫朽於中藏矣比年公私
 苦乏人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安在自熙甯頒新救除錢
 禁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同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每
 貫收稅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自廢罷銅禁
 民間鎔鎔十錢得精銅一兩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爐每
 爐增數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元祐八年命公私專
 用鐵錢而官幣銅錢以時運致內郡商旅願於內郡入便錢
 給據加饒先是太祖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
 便換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詣務陳牒釐致左藏庫給
 以券至道末商人便錢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六

三萬貫至是增定加饒之數行焉熙豐間銅錢千易鐵錢千
 五百至紹聖初銅錢千易鐵錢二千五百元符二年詔陝
 西禁銅錢在民者盡送官而官銅悉就京西置監徽宗嗣位
 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
 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
 諸州錢監鼓鑄不已以無窮之錢供有限之用積滯一隅暴
 如邱山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河陝等路凡解鹽地州縣通
 行折二鐵錢流注無窮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鐵錢重
 滯難以齎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乃詔銅鐵錢聽民通行而
 銅錢止用權買建中靖國元年始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
 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錢以聖宋通寶為文并令舒

睦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募私鑄人爲官匠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發運司因請以官幣折一錢改鑄折十錢三年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改鑄折一錢爲折十命諸路轉運司隨宜增置錢監俾民所有折一錢納官改鑄折十錢二廣產鐵令鑄小鐵錢於潯州置監依陝西例鑄當一錢四年崇甯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緝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三之一詔頒式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畫分明御史沈畸奏曰古者軍興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無事之日哉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禁之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并畿內餘路悉禁尋詔鄭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質易爲一價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者折十錢幣既重一旦更令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內開封府許搜索舟車官司失察者停替而受納不揀選鎔私錢者以差定罪又以私錢多不能禁乃令外路一私錢計小平錢三在京以四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輒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淮入汴錢至京者依當十錢法大觀元年張茂直言州縣督捕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縣置木匱封鍵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當二當五錢亦多乘之江河請下諸路撈灑時禁京復相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名曰提舉京畿鑄錢司喬年鑄烏背澆銅錢來上詔以式頒行京初爲折十錢人不便帝亦知之故

後稍更其法及京再得政復行之會有告蘇州章錠盜鑄數千萬緡遂與大獄錠坐自流海島連坐十餘人 是歲京畿專鑄當十錢而小平錢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眞州錢監又令江池饒建州錢監鑄當十五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度越關津拒捏搜索者以違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又禁陝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爲走馬承受以鐵錢三折銅錢一事聞奎坐責卽罪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時禁京復罷政矣張商英爲相奏言當十錢爲害久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客旅得錢大半入中請鹽鈔收告牒而餘錢流布市井此上下交相養也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爲輕齎之物則告牒爲滯貨鹽鈔非得虛擡之息不行臣今欲令折十錢限民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錢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入官惡者鑄小平錢好者折三行用政和元年詔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用之幾十年法日弊而不勝茲民規利冒法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爲定制國史補國朝鑄錢五代及南唐故事歲額日增及元祐紹聖而廢弛漸甚初不及祖宗之數多矣魯公秉政思復舊額以銅少不能得因作大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爲親書錢文焉蓋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費鑄一錢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賤官吏運銅錢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則費一錢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其重三錢加以通流以其精細人作極精乃得大錢一是一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以其精細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錢既鑄薄製作粗惡大觀三年魯公既罷朝議改爲當三當三則折閱倍焉雖縣官亦不能鑄而初京主行夾錫錢鑄於陝西以一折銅錢一每緡大錢遂廢初京主行夾錫錢鑄於陝西以一折銅錢一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及京復罷政東南所鑄皆

罷明年并河北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惟河東二路存舊監政和元年詔陝西舊行鐵錢地依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童貫宣撫陝西以詔亟平物價帥臣徐處仁責其非坐貶錢印經略鄜延抗疏言宣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殆非人情徐處仁言雖未盡所見為長詔即妄有建明謫直備州尋亦罷夾錫錢且禁裁物價繼而童貫復請鐵錢並折二通行時關中錢甚輕夾錫又以重之其時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復得政條奏廣惠康賀衡鄂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且令諸路錢監改鑄夾錫遂以政和錢頒式而嚴擅易擅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質易弗受夾錫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陝西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九

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雜慮流轉諸路四年詔毋更行用劉正夫為相令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仍罷鼓鑄未幾諸路並罷止用舊法鼓鑄紹興初併廣甯監於虔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纔八萬緡鑄錢一千用本錢二千四百六年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得不償費罷鼓鑄十三年韓球為使復鑄新錢與廢坑冶至發冢壤舍籍治戶姓名以贍水盛時浸銅之數為額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贍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為贍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與利場信州鉛山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為銅然所場各有炭額所謂贍銅也鑄亦纔十萬緡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為鑄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為額復饒贛韶鑄錢監二十九年令命官畱見錢

二萬買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提點鑄錢公事李植言歲額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萬斤鉛二十萬錫五百斤僅鑄錢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今權以五十萬緡為額明年錢鑄十萬緡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費又一萬緡每當一錢千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鏗薄矣隆興元年詔鑄當一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道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乾道六年併鑄錢司歸發運司八年饒州贛州各置提點官九年江西湖廣間多毀錢夾以沙泥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十

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期兩月鑄於官每兩三十湖州舊鑄監至是官自鑄之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舊額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建四監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二年一郊以三百萬輪三司是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無所得焉自置市舶司船商往來錢寶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江海皆有禁馬葉適曰宋朝無時不鼓鑄以開元錢為準如太平天禧錢又過於開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錢最好自熙寧以後不甚佳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所以錢稍惡若乾道紹興錢又不及熙豐遠矣淮南舊鑄銅乾道初詔用鐵錢荆門地接襄峴亦用鐵錢先是和州舊有錢監舒州山口鎮亦有古監司農丞許子中以舒斬黃皆產鐵請各置監舒州同安監贛州新鑄折二錢以發運司

通領四監江之廣陵監與國之大冶監其大小鐵錢令兩准

通行淮民爲之大擾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以三十萬貫

爲額蘄州十五萬貫爲額如更增鑄優與權賞尋曰御史黃

洽言遂詔除之又以舒州水遠薪炭不便減額同蘄州數十

二年詔舒蘄並增五萬貫以淳熙通寶爲文江北銅錢一折

鐵錢四自乾道以來或以會子易銅錢其錢輸送行在及建

康鎮江嚴禁漏泄於邊界三里內立堠其易京西銅錢如兩

淮例京西湖北鐵錢取給於漢陽與國富民監後併富民監

於漢陽以二十萬爲額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以嘉

熙通寶爲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淳祐四年右諫議大

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發洩銅器鈔銷猶可上邊唯一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

求魯言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急於扶楮者至

嗾盜賊以窺人閭奧峻刑法以發人窖藏然患在於錢之荒

而不在于於錢之積香船巨艘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

異物而泄於外國家富貴之操柄以長沙一郡言之

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鷲羊山銅戶數百家錢之不

壞於器物者無幾今鑄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畿甸之近一

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鈔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

異物珍奇本無適用之寶服御示儉自上化下則漏泄之弊

少息矣詔從之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論曰財利者國之大權也人主失之而使臣下得之則

國弱中國棄之而使夷狄收之則國亡自漢唐已來夷

狄無時不與中國爭利願吾所以御之者何如耳投骨

於地羣犬信然起主人操挺而逐之則犬逃否則必

有噬臍之患當宋中葉契丹與吾爭強大西夏南蠻輔

之爲害於時三方之商民無日不來中國捆載錢幣紛

紛以去其後闢出於邊裔者日多矣而支絀之患形於

內當是時張方平蘇轍諸人屢用建議以爲憂然宋之

君臣卒拱手而莫之爲計也欲禁則力不能與絕則勢

不可是紛紛者聽其取攜一空而已夫天地之財生有

常數苟盈於彼必歉於此譬諸血脈在人終日已其力

相灌輸偶或一肢未周即壅遏偏枯之疾生焉今也流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通一身之間尙未能有餘而復攻之以酒色益之曰風

邪其疾且一發而不可療甯特獲過偏枯而已哉故自

元豐以後諸路鼓鑄之錢歲增億萬而國用益以空虛

至於靖康卒受蒙塵之禍豈非積漸之勢實然與犬爭

於前骨盡於後主人坐觀之而不能制勢不至反噬其

身而不止吾以爲靖康之事蓋是矣

遼先代色勒迪原作撒爲額爾奇木原作夷以土產多銅始

造錢幣太祖用之遂至富彊太宗置五冶太師總四方錢鐵

石敬瑭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鑄乾亨

新錢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大

平錢新舊互用統和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司開泰中詔諸

道貧民有典質男女日計備價十折盡還父母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甯中始用是時詔禁諸路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世錢四等曰咸雍太康大安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嘗詔楊遵勗徵戶部司通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繼拜樞密直學士劉仲爲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繼擢南院樞密使災沴則出錢振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至其末年鼓鑄仍舊國用不給海雲佛寺助之千萬受而不拒尋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無餘積

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未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遷都戶部尚書蔡松年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七

始議鼓鑄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鑪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曰利用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較整過之與舊錢通用大定元年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旋不行詔陝西行戶部并兩路通檢官詳究皆言民間鐵錢兼用實不爲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錢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一年禁私鑄銅鏡舊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十二年遣使諸路規措銅貨上與宰臣議鼓鑄宰臣曰所在金銀坑冶皆可採以鑄錢竊恐工費過於所得數倍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上問左右曰

亦有民自鑄錢者乎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以薄惡古所以禁也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斑駁黑澁不可用詔削主監者官兩階更命他官監鑄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十九年鑄至萬六千餘貫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用初新錢未行以宋大觀錢當五用之上聞上京修內所市民物不即與直又用短錢宰臣曰此小事卿等何不察也十一月名代州監曰阜通設監一員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以同知兼領丞一員勾當官一員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後上以阜通監鼓鑄歲久錢不加多乃設副監丞爲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上以中外皆言錢難欲令諸路官錢非屯兵處盡運至京丞相克甯曰民間錢固難得若盡歸京師民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七

益艱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變折輕齋章宗卽位鴈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以來有銅鑛之地雖曰官運其願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爲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相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願直既低又有刻剝之弊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十萬餘貫而歲費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也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大定間定制民間存留銅鑪器物若申賣入官斤給錢二百其棄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斤給錢百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價令運司佐貳檢校鏡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十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十七貫九百

七十一文擡級羅文東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一貫二百
九文鉞鈔鏡幣每斤一貫九百二文鈴杵坐銅者一貫七百
六十九文鎔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勅減賣鏡
價以防私鑄舊嘗逾天山北界外採銅監察御史李炳言有
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每歲過界遠採不惟多費恐生
邊釁若支用將盡止可於界內採煉上是其言遂不許出界
宰臣奏民間錢所以難得者以官家多積故也唐元和間嘗
限富家錢過五千者充官家錢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
令參酌定制官民之錢限見錢多不過二萬貫猛安謀克不
得過萬貫有餘盡令易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雷錢者奴
婢免爲良者出雜以
十之一賞餘皆沒入

元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錢曰至大通
寶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一文準至大通寶錢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五

十六歷代銅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依舊數明年仁宗
以鼓鑄弗給與銀鈔皆廢院監亦罷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
按辨錄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中曰錢用於
陽精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
漠君臨中夏宜用精弊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
靖遂絕不用後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議緯之
學然驗之於至正十年右丞相托克托欲更鈔法乃會諸臺
今果如所言
省院官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建言鈔法自世祖時撥支
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凡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
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失祖宗本意不與轉撥
故流轉者少偽鈔滋多遂准其所言行之及是僕哲篤與武
祺俱附合丞相請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
鈔爲母錢爲子眾皆唯唯集賢大學士呂思誠奮然曰中

統至元自有母子料爲母下料爲子豈有故紙爲父而以
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以虛換實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
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非
國之利也僕哲篤武祺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
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出亦然且至元鈔猶故戚也交鈔猶
新戚也人未識之僞反滋多祖宗成憲豈可輕改且自世皇
以來諸帝皆諡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欲錢鈔兼行
思誠曰錢鈔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道聽塗說徒
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托克托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
夫額森特穆爾言曰呂某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事終
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詔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六

云朕聞帝王因時制宜損益在乎通變世祖皇帝頒中統交
鈔以錢爲文雖鼓鑄未遑而錢幣已具後造至元寶鈔以一
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歲久法敝茲僞曰萌言采
輿論謂宜更張其中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
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並用至元寶鈔
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于是置寶泉提舉司掌鑄至
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行未久物價騰踊又值海內
大亂軍儲供給交鈔散滿人間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
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郡縣皆以物貨相質易公私積鈔
不行人視若弊楮而國用遂乏矣
明太祖初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

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即位鑄洪武通寶制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一曰小錢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小錢重一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為小錢寶源局錢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尋令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鼓鑄甚勞七年設寶源局鑄錢多盜鑄而商賈轉易錢重道遠頗不便七年設寶源局鑄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鼓鑄甚勞七年設寶源局鑄錢多盜鑄而商賈轉易錢重道遠頗不便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七

惠庫掌之在外衛所軍士月給給鈔各鹽場給工本鈔二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准米一石十二年詔更定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錢半之當三至當十准是為差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六年令大明寶鈔一貫准錢千文明年罷行用庫及寶錢局時兩浙民重錢輕鈔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閩廣江西亦然物價湧貴錢法益壞乃令有司悉收民間錢予以鈔用錢及埋毀者治罪日知錄寶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是造鈔後不過數年法已漸壞不行於是奸惡之徒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轉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後世與利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重

一錢三分且補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時禁用鉛錫薄劣諸錢民患錢少乃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折給俸糧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以三四十當銀一分後益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當銀一分窮瘁夾中不可辨乃以制錢與前代錢兼行上品七文當銀一分餘高下為三等下者二十一當銀一分制錢者國朝錢也小錢行久驟革之不便又出內庫錢給官俸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者皆以七文抑勒予民民益騷然屬歲大祲死者相枕籍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太

濫惡小錢竟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給事中殷正茂言兩京銅價太高鑄錢得不償費宜采雲南銅運至岳州鼓鑄費工本銀二十九萬兩可得錢六萬五千萬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言雲南地僻事簡即山鼓鑄為便乃敕撫臣以鹽課銀二萬為工本巡撫王昺言費多入少乞罷鑄越數年巡按王諍復以為言時部議錢法謂宣課司收稅七文當一分姦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濫惡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請自今準折不定文數而課稅官俸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穆宗初言者謂錢法不行由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也兵部侍郎譚綸則言欲富民必重布粟而賤銀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錢布於下權在市井

又識以年號壅而不通請咸鑄重錢以大明通寶識之直隸
巡按楊家相所請亦同議格不行會高拱再相言錢法紛更
小民今日得錢恐明日不用請從民便勿多為制帝然之錢
法稍稍通矣萬曆四年鑄萬曆通寶金背錢及火漆錢重一
錢二分五釐旋鑄鐵錢重一錢三分官俸錢糧皆銀錢兼
給雲南巡按部庭梧言自嘉靖開省局停廢民用告置滇中
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遂命十三布政司
皆開局以五銖錢為准用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銅鑄火
漆錢惡及租淳者罪之久之戶部言初鑄金背十直銀一分
今萬曆金背五嘉靖金背四直銀一分火漆錢邊亦如之僅
踰十年而輕重相半錢重物湧宜發庫貯以平其直從之時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九

王府皆鑄私錢吏不敢詰古錢阻滯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
源局拓地增爐而北錢視南錢昂直三之一天啟元年鑄泰
昌錢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略仿白
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詔南京停鑄且收大錢
發局改鑄日知錄嘉靖錢最精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
北方見多於宋年號錢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
啟崇禎始鑄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
兩惡旋鑄旋銷實泉二局祇為盜鑄之窟嘗論古錢凡
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昔時鑄眼
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備欲一市價
而裕民財其必崇禎元年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
用開皇之法乎崇禎元年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
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有奇其所鑄錢
皆以五十五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寶泉局銅本四十萬兩舊

例錢成還本太倉至是令永作鑄本三年御史饒京請遣官
各省鑄錢採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做銀礦法十取其
三帝從之是時鑄廠並開用銅愈多兩戶部尚書鄭三俊請
專官買銅戶部議擇原籍產銅之人駐鎮遠荆常銅鉛會集
處所謂採銅於產銅之地也既又採絳孟垣曲聞喜諸州縣
銅鉛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銅鉛畢集一年可四鑄
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四事即命大受專
督之定錢式重一錢每千銀一兩南都錢輕薄嚴飭定重八
分日知錄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
陰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
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為背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
者天啟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自啟禎新鑄出舊錢悉
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三

乘日以惡薄碎擲破碎百不盈寸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
而明亡初神宗從龐尙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錢糧贖罪鑄
用制錢啟禎時民間亦擯不用矣莊烈初給事中黃承昊疏
有銷古錢之語閣臣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民
不便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頓
盡
顧炎武曰莫善於明之錢法莫不善於明之行錢考之史
周錢蓋一變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
乾元重稜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
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白洪武
至正德十帝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曆而制益精錢式

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部周正字文明潔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重錢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于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于下亦收之于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為錢三千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為子贖死是罰鍰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萬稅四百是契稅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資與祿給慮無不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三

唐飛錢

唐憲宗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為保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頓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鑿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緡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質而易之然錢重幣輕如故憲宗為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如舊估十之一

宋會子 交子

宋真宗時張詠鎮蜀患鐵錢重不便質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質稍衰不能償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神宗熙寧初立偽造舉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置交子務于潞州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管幹通行交子所立偽造法通情轉用鄰人不告者皆舉之私造交子紙者徒配四年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三

令諸路更用錢引四川如舊罷在京及永興軍交子務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自用兵取湟廓西甯籍其法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新交子一當舊之四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而增造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復循舊法高宗紹興初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執關於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糶本多抑配而權貨務止以日輪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改

為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儲見錢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緡准東公據四十萬緡自十千至百千五等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當時會紙取於徽池臨安會子初行上兩浙後通行淮浙湖北北京西隆興元年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為文更造五百及二百三百文置江州會子務瀆熙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會子二百萬貯南庫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嘉定二年以會子數多稱提無策十一界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尚有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三

一萬二百餘萬貫十二界四千七百餘萬貫十三界五千七百餘萬貫詔封樁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兩為錢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千貫官告綾紙乳香每套一湊成三千餘收易舊會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以舊會二易新會一咸淳四年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前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百二十餘萬後三界通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為稱提瀆熙五年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再增實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有出無收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做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瀆祐令作七百七十陌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紹興末

會子未有兩淮湖廣之分其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兩淮其舊會聽對易隆興五年詔戶部給行在所會子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瀆熙七年詔會子庫造百萬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帥漕總領言乞印給一貫五百例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流轉道快經久可行從之

金交鈔

金貞元間行鈔引法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各有使副判一都監二而交鈔庫副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因有釐革年限不能

六典通考卷四十四

五

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從之交鈔字昏方換自此始交鈔之制外為闕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闕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割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范成大擬鑄錄本無錢惟揚王亮嘗一鑄正河南效中開楮幣於汴京置局造官會謂之交鈔擬見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而北過河即印錢不用鈔文大略曰南京交鈔所準戶部符尚書省批降檢會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貫至三貫例交鈔許人納錢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錢

流轉若赴庫支取即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一十五文候七年納換別給以七十為陌偽造者斬賞錢三百千前後有戶部管當令史官交鈔庫使承安二年宰臣奏舊立交鈔法以副書押四圍畫龍鶴有飾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若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買可令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許於官庫換錢是年改鑄銀名承安寶貨自一兩至千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五年罷之先是行三合交鈔至泰和三年廢不用六年印造五等小鈔散用各路七年勅在官毋得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五

時民間病貨幣屢變往往聚語于市乃令敢議鈔法者許人告捕賞錢三百貫戶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辨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持行權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時復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一分五貫例者餘並收見錢宣宗貞祐二

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室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民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阻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為善而金人不禁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五

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其年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興定元年造貞祐通寶行之凡一貫當千貫五年宰臣奏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今其弊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易之縣官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陞職一等或姑息致壅滯亦追降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集眾妄議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二年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銅銀鈔及餘鈔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寶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直銀三兩以下

不許用銀三兩以上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令下市肆盡閉商旅不行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印大興寶會於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元鈔法

元世祖中統元年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以絲鈔易千兩諸物直並從絲例又造中統元寶鈔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二三十五十以百計者三曰一百二百五百以貫計者二曰一貫二貫每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七

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仍給鈔一萬二千錠以爲鈔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十五年以釐鈔不便命罷印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文當中統鈔五貫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當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文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僞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益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五倍於至

元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詔罷銀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世常行焉凡鈔昏爛者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旋減爲二十文二十二年復故其貫陌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草木子元周漢之質制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錢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則以權錢爲之本如鹽之有茶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焉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若千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引爲母以錢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時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

論曰自唐置飛錢宋設交會子至金貞元正隆之間遂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夫

立交鈔之制然行之不十餘年而壅遏之勢已成轉爲國家生民之患其故何哉蓋鈔積于下錢贖于上楮敝而不暇更出多而無以償天下皆知其操虛券以從事而逆爲防之故雖嚴用銀之禁申告許之賞卒不能疏通其滯而導之使流也上之人知其無可如何乃又改大鈔爲小鈔改小鈔爲寶券用法屢變而民受其害國亦未有利焉明太祖洪武中嘗放至元鈔法行之是時吳越閩廣之人大率貴錢而賤鈔其壅遏不行與金之事無以異也至宣德開嘗嚴金銀之禁矣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賊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然民卒以銀爲利以鈔爲患再傳以後而一貫之鈔不能當一錢

之用由是上下積以為苦而無復有敢議行鈔者矣予
嘗論後代創舉之法期以苟便于一時則可耳時既過
而勉強行之雖有申商之智儀秦之辯不能以取信于
天下自唐宋以來行鈔法而獲利者惟至元一朝其餘
則紛紛然徒以亂政撓民而已蓋俗之積偽甚矣上之
人飾空文以附下下之人懷疑心以事上上與下交相
為市而又有舞文之胥乾沒之吏相與欺法于其間此
鈔之所以不流而國之所以坐困也願甯人戒後世興
利之臣慎無言鈔法諒哉言乎雖著為鼎彝可矣

六典通考 卷四十四

无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斂賒 平準均輸 預買市易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
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
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為難杜子春云
揭而書之物物為揭書書其買揭著其物也而時買者謂急
求者也抵故買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
後予之元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
過三月鄭司農云除賈也以祭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
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借本價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
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絲葛則以絲葛償元謂
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國屬
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
但計贏所得受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
息無過歲什一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
入餘於贖幣

葉適曰當周之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
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
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
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
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
日數償而已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

非周公誰爲之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閭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也

漢大司農屬官有均輸平準令丞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始武帝元狩中桑弘羊爲大處賣之饒者既使而官有利也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贖之元封元年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宏羊爲大農丞固已稍稍置均輸矣今遠方今既領大農故通行其法於郡國也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二

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准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均輸在郡國各轉于京師者也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轉輸者也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賈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卽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

侈則飢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慮所俘乃脩郵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魯裘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陸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三

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于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穡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合作布絮吏恣畱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問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

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
 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
 而使貢輸非以為吏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
 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
 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問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
 則賈貴則賈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
 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
 曰通其變使人不倦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實貨絕
 農用乏則穀不殖絕則財用匱故均輸者所以通委財
 而周緩急是以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并禁關市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四

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
 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
 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人以振故均輸之蓄
 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
 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
 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
 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葉適曰山
國之利故書懸遷有無化居則穀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
以國家之力故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
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國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
算船告緡之令照錄推斷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
夫則民交致其用而後治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
化與抑未厚本非正論也 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 易所謂理

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
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貨者與其有
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
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共其所屬吏定
價而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屋
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年之月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
出息五百也貨音士得反 傳記各有幹馬幹音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
 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
 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廣都縣臨淄
縣并治陽成郡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
 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
 丞一人工商皆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 皆自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五

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 諸司市
隱實於司市錢府也 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
 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
 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
 過平一錢起也 則以平價賣與入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
 自相與市以防貴賤者積物待時也 人欲祭祀喪紀而無
 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 祭祀無
 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
 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
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 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
 長督臨淄姓倬等倬姓名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薄簿計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葬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浸眾庶各不安生

馬融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貨實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蓄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六
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後漢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各一人掌知物價光武既平天下劉盆子來歸帝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終身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王者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羅南荆河州二百萬

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唐平準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為之貳凡百司不在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沒官物者亦如之開元初裴耀卿為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耀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遂絕傲欺之弊及天寶末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羅商人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七
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入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馬融曰均輸之說始于桑宏羊均輸之事備于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濬制器重之權未嘗虛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後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兩解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焉德宗建中三年趙贊上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備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

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律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貞元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

納愈多緡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庠之數再倍宰相陸贄上疏請革其弊帝不能用孔帖陸贄家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是時宮中取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是時宮中取物於是以中官為官市使兩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監估敝衣緡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齋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官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為然京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八

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官市為姦真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官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即位乃罷之馬端臨曰此輩進君之惡豈願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市之易市亦皆以為便百姓而行則名為效周公而識見乃此間之流耳憲宗元和八年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敕以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輕重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緡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清強官吏切加旬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事堪久經法可通行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細絹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緡配民織綾給其工直太祖不許陳傅良曰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薄而率買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謂之科率悉縱之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欵正龜殼等段正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者勿禁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九

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能改舊錄本朝預買緡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初因王恕知穎州時大飢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給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為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為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于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始于此以三書考先是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之當以范說為是

準詔課植桑棗額外唯產紵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市疋為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之自西邊用兵軍須細絹多出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兵罷其費乃減嘉祐三年始詔寬三司所輸數文獻通考初京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買務定詔中帝謂輔臣曰國朝德唐宮市之弊以京朝官內

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取於市擾人甚矣
乃申景祐之命使皆給貨直其後內東門市民問物或累歲
不貨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內出金帛欲
易錢者舊付雜買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諸皆
可之至嘉祐中復謂金帛付雜買場以神宗初京東轉運司
三司判官監稅平估以售母抑配小民
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貸民令次年輸絹疋為錢千隨
夏稅初限督之詔運錢於河北聽商人入中熙甯三年御史
程顯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細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疋疋
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為轉運使謂
和買如舊無抑配顯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
東盡力赴事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細絹錢五
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內帑右正言李常言廣淵以
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顯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
又言轉運司配細絹綿布於州鎮軍營等坊部戶易錢數多
乞獨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賣已給而抑配
者正之馬端臨曰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
苗則春散秋收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
是以有貿易之息至于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細絹而已息
錢應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以干錢配民謀利
一匹其後既細令餘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細絹之七年兩
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矣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償而發運
司復以移用財貨為名增預買細絹十二萬詔罷所增之數
陳傳良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
轉運使復加重罰旨禁絕之熙甯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備
有添起費陌不等之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細絹許假封椿錢
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朕錢

者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四年遣使
變運川陝四路司農物帛貿易糴糧儲於邊戶部上其數凡
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
奇紹聖元年兩浙絲蠶薄收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細絹
又令轉運司以所輸錢市金銀遇蠶絲多兼市紗羅細絹上
供元符元年尚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
歲市緡計緡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
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增雖名濟乏實聚斂
之術按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京東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
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萬疋兩又於例外增買請罷之
乃詔諸路提舉司勿更給錢俟蠶麥多選官置場崇甯中諸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路預買令準民貨力高下差給川陝路取元豐數最多一年
為額舊不給者如故江西和買細絹歲五十萬疋舊以錢鹽
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
卒無有民重困大觀初詔假本路諸司封椿錢及鄰路所掌
封椿錢各十萬緡給之其後提舉常平張根復言本路和買
未嘗給錢請盡給一歲蠶鹽許轉運司移運或民戶至場自
請而江西和買數多疋給鹽二十斤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
月前給之轉運司得鹽不足更下發運司會積歲所負給償
尚書省言大觀庫物帛不足令兩浙京東淮南江東西成都
梓州福建路市緡綾紗一千至三萬疋各有差二年令州縣
和買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期輸細絹六疋前期督促多

逃徙詔遞加其罪坊郭戶預買有加至四五百疋與仁府萬
 延嗣戶業錢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疋乃令減半均之兩
 浙和買并稅納絹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利錢四十例外約
 增數萬緡以分給人吏政和初詔罷市例錢諸路細絹布帛
 比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請稍增之度支以元豐
 例定其和不行如期給散而已江東和買幣纜給二百轉運
 司以重十三兩為則不及則準價補納兩準錢二百有餘宣
 和七年冬郊祀河北京東和買科取物帛絲綿等數並免所
 獨貸錢數百萬初預買細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煩民後或
 令民折輸錢或物重價輕民力寔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
 取益甚矣十二月詔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土

不以錢以它物不以正月以它月給者並論以違制靖康元
 年命轉運司以常平錢前一季預備如正月之期給之毋貸
 以它物而損其數京東州縣勿以遷移戶數科著業人建炎
 三年高宗初至杭州朱勝非為相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
 路上供和買夏稅細絹歲為疋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每
 疋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五月詔
 每歲預買綿絹令給見直又詔江浙預和買絹減四分之一
 仍給見錢紹興元年初賦州州和買折帛錢六萬緡以贍蔡
 兵以兩浙夏稅及和買細絹一百六十餘萬疋半令輸錢疋
 二千二年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
 荆湖折帛錢自此始陳傳良曰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買市尤為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

亦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
 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為七貫省七
 年入貫省至十七年稍損其價兩浙細絹每匹七貫內和買
 六貫五百綿每兩四百江東路細絹每匹六貫則科折之重
 至此四年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預和買絹
 請折輸錢朝廷欲少寬民力疋輸錢五十省比舊直已增其
 半較之兩浙時直疋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令折六貫足是欲
 乘民之急而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
 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絹疋折輸錢六十省
 願輸正色者聽是冬初令江浙民戶悉輸折帛錢是時行都
 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成之費令民輸細者全折輸絹者
 半折疋五千二百省折帛錢由此愈重十七年減折帛錢二
 十年詔廣西折布錢因張凌增至兩倍以上今減作一貫二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土

十九年中書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宜就近
 儲之詔除徽處廣德舊折輕貨餘州當折銀者輸錢願輸銀
 者聽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錢歲為
 錢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乾道四年減兩浙和買折帛錢之半紹熙五年詔兩浙江東
 西和買細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疋減錢一貫五百文慶
 元元年戶部侍郎袁悅友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
 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
 貫定敷一疋資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未產之民如
 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戶救弊之良策也悅友又
 奏買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司無所走弄而詭

挾者不能幸免故茲民頑吏立為異論以搖之詔令集議二
年吏部尚書葉翥等議請如帥漕所奏推行之葉適曰承平
患向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買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
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從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
財營運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
獨因於無策而莫之敢錫耳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踊至
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之於民是計始創為折帛其說曰寬
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于本
色既而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
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于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
且不可而況從大有為於天下乎均輸市易始熙甯二年制
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
不測而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可以多致而
不能贏年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
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四

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
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羅買稅斂
上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帑藏年支
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
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
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
石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
六路歲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幾何皆預降
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
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等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
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

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
用饒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措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
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
事今此論復興眾口紛紛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
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宏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
繩墨使得馳聘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
亦坐去官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
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
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徒言從貴
賈皆疑而不動以爲難不問言取貴然既已許之變易變
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
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
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令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稟

六典通考卷四十五

五

祿為貴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
及其賣也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
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繼
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乃惑於安石
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為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為
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託卿以東南賦入皆
得消息盈虛翁張斂散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
也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假官錢
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為本
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王安石為政汲汲以財利兵革
為先建議立均輸平準法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
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時欲移
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啟戒心又訪秦州小馬大馬
私買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隨之韓絳亦以去秦州

為非唯王安石曰古謂市易利害五年詔出內帑錢帛置
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則必無可慮五年詔出內帑錢帛置
市易務于京師文獻通考先是無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
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市易務監官二提
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
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業金銀充抵當五人已上
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
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賣物數先支官錢
賈之如願折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
除諸相及立一限或二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出息一分一
年出息二分以上不得納物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
蓄變轉亦委官司和博收買隨時估出賣其三司諸司庫以
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亦即一就收買以
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
本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
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
市易極苛細怨謗籍籍上諭安石以鬻冰市梳櫪等數事安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六

石皆辨解後帝復言市易果太煩碎罷之安石謂立法當
論有害于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六年詔置杭州市易務
以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度僧牒
五百置市易于黔州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
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
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獨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襍
賣場襍買務置市司估物價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
取決從之改提舉為都提舉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成都
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馬京曰曩因權
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願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彼以飢民眾
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臣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

駭擾後竟罷之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
究結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物頗害民業眾
言喧嘩布方引監市易務魏繼宗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
干賞商旅所有者收市肆所無者必索賤市貴鬻廣裏贏餘
是挾官府為兼井也王安石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
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疏惠卿
恣欺狀且言市易為虛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而嘉問奏遣
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此
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雖秦漢衰亂之世未有也
既而中書奏事已帝曰朝廷設市易司本欲平準以便民今
使中下之民失業宜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七

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
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
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
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
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提舉楚州市易蔣
之琦奏監務王景彰推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
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為
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即宜治舉時呂惠卿已參
朝政請令中書悉取案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
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甯出入錢物數以問帝方慮歲費
浸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鞠布所

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
襍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坐有差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
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
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
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糶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鳳
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
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
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
熙河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易例錢總收三十
三萬二千緡有奇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
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貨內帑錢歲償以息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六

二十萬緡鄭俠奏議云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
缺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
令行人眾出錢官爲預收買准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即
出賣不過收二分息特與免行所貴于行人不至于急時
枉用數倍之價至于破壞銀本此法固善若深合民心
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
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元豐元年以都提舉
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貨者許用金帛等爲抵收息毋過一
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
市易司請遣官以物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
二十萬緡以上三年敘及三分者比遞年推恩八分者理爲
任期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
財用李憲言蕃賈與牙僧私市其貨皆由它路避稅入秦州
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僧引蕃貨赴市易

務中買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久
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
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
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
貨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質遷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貨
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能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貸
歲約無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非舊戶惟用抵當質遷之
法詔下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斂而復散通所負毋
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經制熙河邊
防財用司會其所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九

請於新舊城內外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
當以便民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
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
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爲朕言者其令
民以限輸免其罰息七年改市易下界爲權貨務令諸州句
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
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畱其半以二
分爲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賈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
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除貸及寬贖錢爲
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
物貨宜易者亦聽變鬻八年罷諸鎮若市易抵當八月詔諸

郡抵當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與州縣市易並罷紹
聖四年從三省言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
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
案改為平準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
物擾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
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給之所崇
平準戶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為
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
併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二十

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
炎二年言者以為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
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
官買賣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
爐炭須胡桃紋鴉鳩色守臣王居正以為言上曰隆冬附火
取溫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之十七年蠲百姓見輸
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免行錢二十五
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小商敷於鄉村故也清
熙元年罷市令司詔臨安府及屬縣交易僧保錢減十之五
嘉定二年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舖戶無從得錢令未支
物價即日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者許陳訴嘉熙二年

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行舖計直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
不償胥卒並緣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
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瑣瑣之物販夫販
婦所資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商旅不行衣食路
絕望降旨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
馬端臨曰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甯之初然均輸卒不能
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所謂徒貴就賤用近易遠
者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
事也苟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裕國而不困民豈非理財
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
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三

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
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家貿易稱貸之事所為又遠
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概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
金錢為抵二也質遷貨物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然
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貨息抵當質遷之
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考熙
甯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
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收百三十三
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家之事且質
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
物價騰踊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于本未嘗相

稱也是豈得為善言利乎桑劉有知甯不笑於地下鄭介
甯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
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
準都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并須盡數押赴市易司
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不足以補商稅
之虧矣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救和市邊城毋至抑配貧民
有司請立價以買南征軍士所獲馬上恐失眾心因至敗事
不聽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
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願和買隨
即給價毋因吾民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凡有馬之家十匹內
和買三匹

大典通考卷四十五

三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願和
買擾害於民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
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以報是時官禁中市物視時估率
加十錢內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
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煩於是召商置買有舖戶之役
其始給直以時無他費受役者未病後率輸物於官乃給以
直有歲餘不給者而中官鋪墊費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以
不堪至神宗時僉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率賄中人營免官
司密勾若緝奸盜至熹宗商累益重日知錄古人制幣以權
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
言民有餘而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
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亦必有
萬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賦賦經百萬今

百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
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無以繼上
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
寒川原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
藏于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
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古
人其知之矣

論曰漢桑宏羊唐劉晏各抱心計之才而行均輸之法
其名雖曰平價以便民實則賤斂貴出專為國家牢大
利使豪商巨賈不得坐收贏息而已然自後世論之宏
羊不免為逢君之小人而劉晏獨著賢聲世之歎嚮其
術者往往目為救時之良佐豈非得君行政各隨其時
之所遭而行法之寬嚴固自不同乎當武帝之世張湯
峻法於上楊可告緡於下所在没人奴婢財產不可勝

大典通考卷四十五

三

計中家以上大抵皆破而宏羊起自賈豎特為斷趾棄
市之令以助天子之威虐使小民窮無所告訴其罪固
上通於天故卜式因早而請烹之非苛論也若夫唐在
肅代之間天下久困於兵國用不勝其乏劉晏於時出
官所積之鹽假貸商民俾轉鬻於四方其用心固非宏
羊刻薄之比而當世軍國巨費悉仰給於其中民不加
賦而用自足則其所補益者可不謂甚大乎宋之神宗
有武帝英明之略無肅代閭閻之資且又繼真仁以後
累世承平未嘗有安史吐蕃之劇變而其時聚斂諸臣
如薛向王韶呂惠卿之徒其才皆不逮桑劉二子遠甚
徒以附會執政輔勢作姦使小民不蒙尺寸之利而轉

滋胥吏無窮之擾是故荆舒誤國之罪方諸桑宏羊殆有過之而非可與劉晏並日而論也

六典通考 卷四十五

酉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湖西周鎮珩輯

邦計考

斂賒 歷代和糴

周官泉府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糴貴糴之意同泉府以錢易貨常平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以所儲供他用而不以濟民則唯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廣以是為富國之法失先王本意矣

旅師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因時施之 饑時收之 齊管仲相桓公通

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六

上令急于求米則民重米緩于求米則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民輕米輕米所緩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於市謂買人之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故萬乘

之國必有千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

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 藏穀也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官

為斂權人重之時官為散之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平準守平準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鐘千萬六斛四斗為一萬鍾千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藏鐘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耒耜器械種 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

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貴人君知其然故視

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則必積於某縣州里受公錢委公錢即積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郡縣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而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于縣邑幣當秋時下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之法上熟糶三捨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止于此今言其二之言者約中熟為準耳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理田土秦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于上矣言當春穀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重之相因時之化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歸於上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穀守穀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此人謂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終歲長四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三舍一也中熟自二餘三百石官糶二百石此為糶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官糶一百石此為糶一舍一也糶三舍一也糶二舍一也糶一舍一也石云下熟糶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飢則收百石平糶百石之收收百五十五石今中飢七十石收二分大飢三十石收五分中飢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言以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便是時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趙充國謂耿中丞糶二百萬斛羌人不能動矣中丞請糶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玉海平糶之令始于李悝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糶之制北齊築富人倉隋置監唐置東西之糶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糶之事至清化而天下之糶大備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布帛貴帝欲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

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成而上不收貧人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竭富商蓄米日增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敕使糴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歲豐淮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貨給使強壯轉運以贖老弱並未施行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六

四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園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帛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豫章王嶷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許解一百優許百取之

後魏太和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于倉時儉則糴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民足矣帝善之尋施行焉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李彪疏見委積考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

既康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齊家給人足抑止兼井宣通壅滯開元二年敕天下諸州年熟穀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減價出糴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所司支料奏聞十六年十月敕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糴易者為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句當天寶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六

五

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敕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糴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除糴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糴舊糴新不同別用其餘糴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便與折納文獻通考歲以錢六千萬糴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送餘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自貞觀開元以後邊士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如東都代宗大曆八年京師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

上郡乃量遠近費減至十萬石三十萬石已其價充關內加價和糴之用馬端臨曰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待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入關其至也甚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嘗移蹕就食于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闕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羅米粟于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人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德宗興元元年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貞元八年陸贄上言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六

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貧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為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中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和米今夏江淮水潦米價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值直又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

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帝感贄言其年十月敕諸軍鎮和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糶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腳錢充並支緡緡總綿勿令折估所糴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句當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七

別貯非承特敕不得給用文獻通考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別貯非承特敕不得給用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糶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時價或先數而後給直追集停糶百姓苦之及聞是憲宗即位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詔皆忻使樂輸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蹙迫鞭撻甚於賦稅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真為利

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羅價錢多是雜色匹緞百姓又輪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漁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緞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折羅之便豈不昭然由是以論配戶不如開場和羅不如折羅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間自為和羅之戶親歷覺促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羅之司親自轉運所不忍聞伏望詳察元和六年裴堪為同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羅遞年貯例從之長慶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羅擾人罷之四年詔于關內關外折羅和羅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飢糶寶曆元年敕度支於兩畿及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六

八

鳳州邠涇等道共和羅折羅聚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太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羅一百萬石冊府元龜卷一百一十七年敕曰數年江淮頗為飢歉今年秋稼稍似豐稔國家比為傷農是開和羅如開積弊雖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委戶部擇人深須政法尚節前弊必罪所司

宋初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羅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羅自是率以為常通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羅令有司咸平中帝嘗出內府綾羅綺綺計直緡錢百虛近倉以貯之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羅粟實邊計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羅廣

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羅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關兵食州縣括民家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羅之謂之對羅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羅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文獻通考河北舊有便羅之法聽民輸粟選州而京師給以緡錢錢不足移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香藥景德元年三司請令河北有輸粟入官者準便羅粟麥同給入分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廣信安肅河北粟麥悉以香藥博羅從之自有事二邊戍兵安廣饋運仰于博易有司務優物估陝西羅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六

九

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羅者前後不可勝數權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買和羅夏秋根草雖逐處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面添錢收買俟過時乘宮中急市即添價卻將羅者中賣致根草怯弱枉費官錢乞行下及早開場依見價時估越時羅買不得容偽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諸般根草準備軍需其中有物價高大根草低弱蓋因逐處官員自將收獲職田及月俸餘利或羅米買籠弱斗斛支羅互相容隱致虧損官錢軍人請得惡弱口糧或形嗟怨乞嚴禁絕從之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羅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遂詔寄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

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羅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羅縣官之費省矣熙甯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及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撥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依沿邊河羅例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別約價募入中者是歲河東并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廣羅積五年之蓄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羅三分以所羅虧羨爲賞罰而陝西和羅或以錢茶銀細絹羅于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十

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羅額草官雖量子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獨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於和羅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元豐元年陳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一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羅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略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羅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樁卽歲災以填所闕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爲然詔河東歲給和羅錢八萬餘緡並罷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略使呂惠卿復請除河外三州理爲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羅下有司議以歲和羅見數十分

之八爲額隨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獨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易其名曰助軍糧草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羅便司開封府界諸路關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贖鹽息錢並田水利等司所計置六年河朔豐成詔輔廣收羅是歲大名東西濟勝二倉定州衍積寶盈二倉與瀛之州倉皆成輔召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充實見儲糧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宣和中罷自熙甯以來和羅入中外有坐倉博羅結羅俵羅兌羅寄羅括羅勸羅均羅等名坐倉者熙甯二年令儲餘糧願羅入官者計價支銀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十一

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羅斗米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羅米以給次月之糧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羅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非臣所知也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人食不盡若官不羅取以供京師則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民無錢而官必使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每石增錢收羅仍聽行於河北河東陝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羅之弊詔禁止之博羅者熙甯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

增價博買秋成博糴崇甯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結糴者熙甯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君萬及高遵裕坐降黜有差崇甯初蔡京行于陝西盡括民財五年以星變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儀糴者熙甯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儀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六

十一

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椿即物價踴躍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歲豐補償紹聖三年詔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甯中蔡京合坊郭鄉村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儀多寡為官吏賞罰兌糴者熙甯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與本相當即許轉兌寄糴者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寄糴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冀二州糴數鉅萬而于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

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法行已久且近都倉運致非難卒不罷括糴者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粲請並邊糴買豫榜論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勸糴均糴者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郵延經略使錢即言勸糴非可久行均糴先入斛斗乃給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部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時又詔河北河東陝西均糴遂立均糴法推行諸路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已糴而不償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于均糴詔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荆湖南北並均糴以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六

十二

家業為差勸糴之法後寢及于新邊鄆州積石軍蕃部患之馬端臨曰平糴法始於熙寧時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己軍需之計未嘗仰此自唐始以和糴充餉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備儲大事熙豐而後名目頗多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中而奸商乘此以糴為名而糴之於民而不復墮軍需法合素寬致有此弊後懲其弊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糴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 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鈔引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撫州官臣劉汝冀餉兵不贖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贍科罪文獻通考四川有對糴米如稅甲家當輸

百石科糶百石糶倍正稅皆軍興後科配也紹興八年侍御
史蕭振言經制司糶米一例勸降數日如此則諸州不免拋
下諸縣科與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經制司止
為收糶如何擬與諸州乞別選官置場收糶從之
十三年

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糶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

糶命三總領所置場糶之舊制兩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

十九萬斛兩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百至是欠

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糶

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二十

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諸路糶米及糶場歲收四

百五十二萬斛二十九萬糶二百三十萬石以備振貸石降

錢二千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

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糶毋強配于民淳熙三年詔廣西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運司糶錢以歲豐歎市直高下增減給之實糶二年監察御

史汪剛中言革和糶之弊非禁科抑不可禁科抑莫如增米

價望飭所司奉行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

令和糶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民間合輸緡錢使輸

斛斗免令賤糶輸錢農亦有利此廣糶之良法也從之開慶

元年沿江制置司湖南安撫司兩浙轉運司各糶米五十萬

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

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十萬石淮安州

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廬州各十萬石以會子

發下收糶供軍餉咸濟中都省言和糶米除浙西永遠住糶

及四川制司就糶二十萬石椿充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

西廣西共糶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糶年分皆然

金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

秋熟命有司增價糶糶大定二年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

山東東西路收糶糶糶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

年謝宰臣日向令山東和糶止得四十五萬餘石自古水旱

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為二年之儲若遇水

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糶以足之京師所須之儲

其較戶部意為計五年賣宰臣曰積貯為國本當修倉廩以

廣和糶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

敕有司秋成之後可于諸路廣糶以備水旱九年正月諭宰

臣曰朕觀宋人虛誣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飭邊備以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糶以實倉廩詔州縣和糶

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詔在都和糶且使錢幣通流又詔秋

熟之郡廣糶以備水旱十六年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

邊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糶以備緩急十七年詔遣官詣復

州曷蘇館路檢閱官家蓄積增直以糶令近地居民就受糶

十八年命秦州所管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

平府慶雲縣霧鬆等處遇豐年多和糶明昌四年諭戶部

官聞通州米粟甚賤以平價糶之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

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差官爭糶恐市價

騰踊請俟秋收依常平倉條理收糶從之五年五月上日閱

米價騰踊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糶之其明告民不須

賞價私糴也貞祐二年命高汝勵糴於河南諸郡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摑奴申言汝勵所糴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為歸資而又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止得二百餘石何濟也詔罷之附近郡縣多糴于京師穀價騰踴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汾河諸津許販粟北度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糴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為便詔從之凡軍民客旅粟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夫

艱食販粟北渡者眾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于諸渡口南岸送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迴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奸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上封事者言比年屢艱食兼并之家乘賤多糴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為無利而實數倍飢民惟恐不得莫敢較及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故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敕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詔宰臣行之興定元年上問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戶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漳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糴賞格

元和糴之名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皆增直而市于民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民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中統二年以鈔一千二百定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三萬石四年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中京西京軍儲又命扎瑪里鼎糴糧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三年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四年命沔州等處中京官糧續還其直八年驗各路糧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十九年以鈔三萬定市糴隆興等處二十年以鈔五千定市於北京六萬定市於上都二千定市於應昌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入中糧以鈔四千定于應昌市糴發鹽引七萬道鈔三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七

萬定于上都和糴二十二年以鈔五萬定令茂巴爾斯和糴於上都詔江南民出秋成官為定例收糴二十三年發鈔五千定市糴沙靜隆興軍糧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糧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十兩增一兩延祐三年中糴和琳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鹽折草之法大德八年定則每年以河間鹽預備京畿郡縣之民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一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明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歲久滋弊穀

盡倉毀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糶儲以備荒上曰祖宗良法美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糶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佐官者授其散官成化十八年命南京糶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糶還倉嘉靖十二年戶部尙書許瓊言郡縣贖緩引稅多乾沒無稽宜令糶穀備賑從之

論曰和糶之法昉自管仲李悝昔人所謂救荒之善政也至唐開元中始用其策以實邊儲而軍士之遠戍者多取給焉宋天聖以後西北苦兵言利之臣依託其說裕國而病民益上而損下其入也強抑米粟之價直而農受其弊其出也坐收斛斗之奇羨而吏恣爲姦故宋

六典通考卷四十六

六

之和糶徒有省饋濟荒之名實則爲措克侵漁之資小人之行私者苟以便其身圖而已矣元立市糧折草二法中外交裕民亦不勞至明太祖以茶鹽召商人中俾粟帛流通于邊可謂一代良法惜乎其後奉法不篤致中官借呂濟其欲不免蠹國而妨民故同一法也或行之而收實利或行之而爲奇害亦各存乎其人焉耳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湖西閩鎮珩輯

膳飲考

膳飲通論

上古之世未有火化人民茹毛飲血食果蓏麻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殞其天年有聖人作教民取火以灼以煇以熟臊牲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疾又患木器液漏乃范土合金以爲釜甬作炷鬲甗甑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治焉後世聖人因制爲籩豆簠簋而飾之以文采宴饗之禮於是乎興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不已必流於訟是故有饗饗之凶有淫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酒之行有如沸如鷄以爲極有晝夜荒戲以爲娛未濟之象辭曰飲食濡首不知節也其戒之至矣昔儀狄酒美大禹懷亡國之懼象箒始作箕子發愁歎之聲及周王天下膳饗酒政各有專司非直備物將享而已設一定之程使奉者不敢過越受者有所限制正君心而遏邪欲道在是焉後世人主博采四方珍異之味恣供一己醉飽之權民有不勝其求而僵斃於道路者語曰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貪之爲害詎不大哉今錄集經傳膳飲之禮附益以後世之事析其目曰食曰燕曰饗而終之以燕兄弟蓋王者於飲食寓親親之義其在大宗伯則嘉禮之一端云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饋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清酒熟酒母炮豚炮脾膾珍漬熬肝管也醬謂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實以五畜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醢醢物六十實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六清水醬醢醢醢

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從臠臠臠已下皆出於牲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鴛為二十豆以其有牲及禽獸故云備庶羞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內則云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二

牛脩及爵鷄蜩范柶已下三十一物注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至天子羞百二十品則記者不能詳

凡王之稍食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食謂非日中大舉時而謂稍食有小掌后及世子之膳羞亦主其饋之歲終則會維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其願賜諸臣則計之庖人凡其死

生蠶麤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此計數之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王言共祭薦者謂以不喪為尊鄭司農云鮮謂生肉羹謂乾肉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詳官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如世子可以會之陳傅良曰王者以天下為家豈容一家自為分異王后君之體也世子君之別也

秦漢以後侈心太過乃以少府自主天子之食中長秋主椒

房之食家令主宮中之食是則不免有私妄用而后世子各得以自侈矣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醢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肆解肉也烹煮也煎和齊以物裁燔之屬百品味庶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役謂給役也木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爨辨膳羞之物鑊所以煮肉及魚膳之器既熟乃齊於鼎齊多少之

禮書小司寇禮祀五帝實鑊水士師祀五帝泊鑊水少牢饗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詩傳曰有足日釜又曰鬲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日鑊又曰鑊鑊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三

也鑊釜大口者又曰朝鮮謂釜日鑊鑊大釜也一日鼎上大下小若飯日鬲爾雅曰窵足謂之鬲蓋鑊也鑊也釜也鬲也鑊也鬲也鑊也鑊也皆烹飪之器也鑊有足者也鬲空足者也鬲大釜也鑊釜口大者也詩以鑊釜湘菜以釜

鬲烹魚為禮儀禮以鑊烹牲則鑊又大於釜矣 鬲人掌鑊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鑊政令謂受人教所王膳羞共餼醢后及世子亦如之餼醢醢之恬者凌人凡內外

饗之膳羞鑊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溫氣亦失味塵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珍異四時食物也將瘦癯腐敗為買之人膳夫之府所以紆民事而官不失實 籩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

內羞凡籩事掌之於其飲食以 籩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

鬻膏腸胃脂呂希哲曰上八珍者所謂珍用八物也據正文
滴熬也滴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穆也肝膏也注疏非
是

六牲六獸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
鄭司農云六獸鹿麋熊羆豕兔六禽雁鶩鴉雉鳩鴿元謂獸
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
禽於禽獸及六等宜為羔豚雁麋雉雁凡鳥凡用禽獸春行
羔豚膳膏香夏行肥鱠膳膏臊秋行犢麇膳膏腥冬行鱸羽
膳膏膻脂和之腥乾之魚膏臊也杜子春云膏豚也
犬膏豕腥豕膏鮮魚也羽雁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
也羔豚生肉而肥積與麋物成而充豚羶熟而乾魚雁水
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大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八

屬司寇金也羊 王安石曰膳用牛膏牛土畜也春木用事則
助養脾也膳用犬膏犬金畜也夏火用事則助養肺也膳用
雞膏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也膳用羊膏羊火畜也
冬水用事宜助養心也 內饗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
夜鳴則膾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臊臊鳥曠色而沙鳴狸
豕盲眦而交睫腥鳥黑脊而般臂蟻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
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曠失色不澤美也沙漸也交睫
腥腥當為星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屬
司農云膾朽木臭也蟻蟻蝻臭 魏了翁曰鄉在靖州人或告
也杜子春云盲眦當為望視 魏了翁曰鄉在靖州人或告
以屠所市豕肉不可食者問其故則云夜於星下飼豕則肉
上盡有星如米狀此不可食索而觀之信然 獸人掌豕田
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豕網也以網捕所

藥膏散漿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
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低經 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
獸生獸完者凡獸入於腊人之當乾 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
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 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
主犬司 內則獸用梅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
空主豕 內則獸用梅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
去首豚去腦陸佃曰腦腸直故去腸狗腎熱故去腎狸春上
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故去首 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
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
身踐也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為 少儀凡羞有俎者則於俎
內祭君子不食困腴於俎內祭者俎於人為橫不得祭於間
也 掌畜歲時共鳥物以四時來共膳獻之鳥 鶉鷩鷩鷩
鶉鷩鷩鷩之參飭鯁烝雉燒雉雉無蓼雞尾不盈握弗食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九

舒雁翠鴝鴞肝舒鳧翠雞肝雁腎鴝與鹿胃舒雁也翠尾
與脾也也舒鳧也鴝也 公膳曰雙雞雞之膳食者養人 更
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餽進食者養人 鄭
氏減其膳蓋虛 正義曰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鴨
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
野名耳其為鴨一也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
帝則洎饋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
禮書少儀曰君子不食困腴鄭康成曰惟煇者有膚則牛
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
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
牲故也既夕禮大遺奠少牢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士

腊進下異於生也其載之也上肩其舉之也以肩鄭氏六

於肩正脊終昏禮腊肫髀不升喪禮腊髀亦不升而少牢祝俎

體屬於尻有司徹腊辨無髀則腊之賤髀亦與牲同矣禮

器曰大饗三牲魚腊則天子之腊田獸在焉儀禮大夫腊

用糜鄭康成曰士腊用兔 郊特牲曰大饗尚臘脩少儀

曰以其乘壺酒束脩一犬先儒謂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

曰臘然則臘猶濁氏之冒脯也食貨志注臘析而段之脩

則其體長矣脯之於禮可輕可重可用之於前可羞之於

後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冠禮

三加有乾肉折俎始醮再醮則脯醢而已喪禮則大斂卒

塗朔月既夕士虞有牲體魚腊之俎小斂則特豚脯醢而

大典通考 卷四十七

三

已以脯之魚腊俎為輕故也大饗有腥熟尚臘脩以禮賓

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禮賓

執脯以賜鍾人又昏禮婦執臘脩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

師以脯於禮為重故也用之於前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

羞之於後則籩人加籩之實栗脯是也蓋脯割之也謂之

尹曲禮士虞所謂尹祭是也體之直也謂之脰士虞禮所

謂脯四脰是也脰亦作挺鄉飲禮曰薦脯五挺脰亦謂之

臠鄉射禮曰薦腊用籩五臠祭半臠臠長尺二寸鄉飲鄉

射大夫禮也故五挺士虞士禮也故四挺春秋時齊侯唁

昭公於野并以四挺脯蓋野禮之禮與曲禮曰以脯脩置

俎設於脯醢東胸在南

骨體

內饗辨體名肉物注見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 外饗

掌外祭祀之割亨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小子掌祭祀

羞羊肆羊豎肉豆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豔也羊豎

豎羊豎者所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也羞進也諸

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札少儀太牢則以牛左肩臂

膊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折

分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

禮書肱骨三肩臂肫也股骨三肫亦作膊胛亦作肱亦作肱

前後裳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脰骨三代脰長脰又曰

脰脰也正脊之前則脰也亦謂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

大典通考 卷四十七

三

右肱之肩臂肫與左右股之肫胛股而為十有二脊骨三

與左右脊骨六而為九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脊王公

立飫有房脊親戚燕飲有殺脊則全脊豚解也房脊體解

也殺脊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蹠兩肱肱脊既夕鼎

實羊左肱亦如之然則四鬣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

肱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

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士冠禮特豚載合升喪禮大斂亦

豚合升則豚於吉凶之禮皆合升也用成牲者然後升其

肱合升則髀亦升矣士喪禮載兩髀於兩端是也升其

髀則去髀矣既夕禮實羊豕左肱髀不升是也既夕升羊

豕左肱士虞升左肱公食大夫鄉射記少牢皆升右肱特

牲尸俎右肩蓋禮以右為貴而喪以左為上觀吉禮魚腹
 右喪禮魚左首則喪之反吉可知矣少牢尸俎羊豕體十
 一侑羊體四豕體三主人羊豕體各三主婦無豕體而羊
 體三侑則左肩而已特牲尸之牲體九祝三主人與主婦
 五佐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眾賓而
 下皆殺胥尸脊無中胥無前此尊卑之辨也祭統曰商人
 貴髀周人貴肩以周人之禮觀之胥貴中而賤兩端特牲
 長脊骨貴右而賤左貴前而賤後貴上而賤下貴上則祭
 不升髀以在體以左後故也賤下而苞取下體者以胥骨
 可以久藏故也貴前而祭不用胘者以非體之正故也士
 喪禮斂奠之俎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肋亞脊肺在中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古

少牢肩臂膾膊胙在兩端脊胥肺肩在上則俎之有上下
 猶牲體之有前後也肩臂膾在上端則膊胙在下端矣喪
 奠兩髀於兩端此喪事質猶用商禮故也特牲尸俎正脊
 二骨長脊二骨胙俎亦正脊二骨長脊二骨少牢脊三脊
 三背二骨以並蓋骨臂膾膊胙之骨不折所折者脊胥也
 脊二以並多為貴故也少牢脊則先正脊胥則先胘胥以
 屈而紳之故也士虞禮尸舉魚腊俎俎釋三箇特牲佐食
 盛胙俎俎釋三箇則士虞釋三箇者不盡人之歡也特牲
 釋三箇者將以改饌陽厭也少儀凡膳告於君子太牢以
 牛左肩臂膾折八箇少牢以羊左肩七箇植豕以左肩五
 箇膾以肩不以膊者貴其前也肩以左不以右者右以祭

也

鱸羹

敵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鱸羹以供王膳羞
 月命季冬命魚師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為鱸以
 笱承其空詩云敝笱在梁王鮪節之大者月令季春獻鮪於
 庭廟鱸生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鱸羹有五孟春鱸祭
 也乾乾也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鱸羹有五孟春鱸祭
 魚一也也季春鱸節二也也隨人秋獻龜魚三也也王制鱸祭魚是十
 後虞人入澤梁孝經接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鱸祭魚是十
 月取魚四也也潛之詩冬薦魚月令漁人季冬始鱸五也也是
 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宜公夏蓋於四淵以其非時里革
 諫內則魚去乙乙魚體中背人者名也今東海鱸魚有骨
 方慙曰爾雅魚腸謂之乙餒自腸始故魚去乙少儀羞濡
 魚者進尾辨之由後腹肉易離也乾魚冬右腴腹下也夏
 右筋氣在上祭膾膾大鱸謂鱸魚祭膾膾大鱸謂鱸魚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五

禮書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
 或進鬻春或進腴或右鬻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
 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
 寢右進鬻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鬻士虞亦進鬻少牢右
 首進腴蓋鬻者體所在腴者氣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
 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
 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鬻而喪奠與虞進鬻未異於
 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鱸魚曲禮鱸魚曰商祭鮮魚曰
 庭祭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鱸濡
 其說是也冬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躍而趨陽乎上故
 鬻美所向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者異矣儀禮魚

皆縮於俎而少牢獻祝魚一橫載之有司徹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蓋少牢祝俎所載非一物也故橫之有司徹之橫載鄭康成云彌變於神是也有司徹尸侑主人之魚皆加膾祭於其上少儀亦曰祭膾蓋膾大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則膾者特為大饗以備祭者也士虞用鮓鮓少牢魚用鮓蓋大夫用鮓士虞或鮓或鮓 曲禮曰鮓魚曰商祭鄭氏曰商猶量也然鮓魚曰鮓鮓曰商祭則鮓與商豈擊斂之謂與鮓人朝事之饗膾鮓魚鮓加饗之實菱芡栗膾則饗之所薦先魚而後脯矣

互物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六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物鄭司農云互物謂屬屬大始籍謂以叔刺泥中搏取之狸物龜鼈之屬自狸鼈伏泥中者元謂狸物亦謂龜刀含醬之屬祭兩雅刀魚鱉刀也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也蜃以授醢人蜃蜃也蜃蜃司農云蜃蛤也杜子春云蜃蜃也籍事 內則不食雞醢醢去醜醜醜伏乳者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賄父為客羞醢焉小賄父怒相延食醢辭曰將使醢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醢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楚人獻鼈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

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齊和之宜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醬百醯八珍之齊和謂凡食齊眠春時溫飯宜 羹齊眠夏時熱羹宜 醬齊眠秋時涼飲齊眠冬時寒飲宜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醬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凡會膳則曰棗栗餈蜜以甘之薑薑粉榆免槁滑瀧以滑之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會成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稻也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 依也 鹽人凡齊事鸞鹽以待戒令 齊事和五味之 內則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 芥芥脂用蔥膏用薤 脂肥者三牲用菘 菘菘菜黃也 漢律會和用醢 畜與家物獸用梅 亦野物用菘 菘菘為爾雅謂之菘和用醢 自相和也 獸用梅 亦野物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七

方慙曰蔥以氣達為蔥於春物生為宜芥以味辛為介於秋物成為宜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非性溫而生能久春所宜蓼性辛而氣能散秋所宜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菘之辛以散其毒焉和用醢謂三牲也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皆酸也和之以收其味而已 棗栗餈蜜以甘之薑薑粉榆免藁滑瀧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用調和飲食也 薑薑類也 冬用薑夏用薑 榆白曰粉免新生者藁乾也 秦人殺日滿者人滑曰瀧也少儀凡羞有滑者不以齊齊和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謂食也 齊和 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 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籩豆之實

籩人掌四籩之實其容實皆四升朝事之饗其實麩黃白黑

形鹽臚鮑魚鱸其容實皆四升朝事之饗其實麩黃白黑

日黑黍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以

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

虎者應腥生魚爲大樽鮑者於福室中糗幹之出於江淮也

也今河間以北海煮鹽麥實之名曰蓬饋食之籩其實栗栗桃

燕人薦魚方寸切其狀以昭所貴饋食之籩其實栗栗桃

乾稜榛實饋食薦孰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

饋食之禮乾稜乾梅也有桃諸加籩之實稜栗脯稜栗栗

脯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

籩入籩稜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稜芡脯脩

羞籩之實稜餌粉養羞籩謂若少牢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故書

養作芡鄭司農云稜熟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芡字或作養

謂乾餌餅之也元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凡祭祀共其籩薦

餅餅之曰養換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養之凡祭祀共其籩薦

黏者以粉之耳餌曰養養言粉互相足凡祭祀共其籩薦

羞之實曰薦皆進也未食未飲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

羞籩謂飯奠時凡籩事掌之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

其實韭菹醢昌本糜藟菁菹鹿藟苽菹麋藟醢肉汁也昌

之四寸爲菹三瓣亦醢也作醢及藟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

菹之雜以梁芻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

農云糜藟藟舒醢醢或曰糜藟藟也骨爲藟無骨爲醢藟

菹非菹鄭大夫謂藟藟爲芽芽菹芽初生或曰菹水草杜子春

之實醢食糝食謂醢食也內則云取稻米舉糝食菜餼蒸元

厨膏以與稻米爲糝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

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糝煎之

禮書掌客凡諸侯之禮夫人致禮八籩八豆侯伯夫人致

禮八籩八豆子男夫人致禮六籩六豆禮器有以少爲貴

者諸侯相朝無籩豆之薦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

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明堂位夫人薦豆籩儀禮

士冠禮再醢兩籩栗脯鄉射禮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薦

脯用籩五臧祭半臧橫於上臧長尺二寸脯用籩籩宜乾

士喪禮東方之禮兩籩無臧也聘禮有司堂上八豆設

於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非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豆

設於西墉下北上非菹其東醢醢屈公食大夫六豆上大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夫兩豆士昏四豆士喪既夕四豆士虞四豆特性

夫兩豆士昏四豆士喪既夕四豆士虞四豆特性

兩豆少牢四豆有司徹四豆周官籩人醢人有朝事饋食

之籩豆與加籩羞籩加豆羞豆凡二十有六祭祀如此則

饗食之禮豈過是哉禮器所謂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是也

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少牢大

夫四豆蓋大夫食於公與祭於己者異矣周官掌客上公

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而食皆稱之

先儒謂豆正羞食公食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聘禮致

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然則禮器之豆數用

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春秋時鄭享楚子加籩豆六品

晉享季孫夙有加籩蓋古者籩豆有加所以優尊之也豆

實醴醴者也而晏子豚肩不掩豆譏其用小牲非必以豆實豚也醴醴必乾折然後漬之非謂以豆實乾也鼎俎奇而籩豆偶而鄉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數不皆偶此視年高下而隆殺之非常禮也

酒式五齊三酒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巧月令曰乃命大酉種稻必齊楚必時湛醴必潔水凡為泉必香醴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公酒者亦如之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泛者成泛三然如今宜成醴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慈白色如今鄒白矣緹者成而紅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三

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禮記者益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式法未可盡問杜子春謂齊皆為桑又禮器曰緹酒之用元酒辨三酒之物一曰之尚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無事而飲也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醇酒也昔酒今之醇酒也久白酒所謂舊醞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后世子不言饌其饌食不必具設之五止用禮凡祭祀以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益副之也次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酌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謙之視元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元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桑醴在堂醴醴

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誅賞作酒酒人掌爲

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入於酒正之

飲之酒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

益齊酌酌凡酒脩酌儀儀酌有威儀多也說酌者說拭勻而酌也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酌也酌酌者以水洗勻而酌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醴在戶

醴三乃醴實以一獻之禮醴實不用酒者清其醴內則曰醴清凡醴事質孟子曰簞食壺漿詩曰或以其酒不以

其漿莊子曰十漿之家五漿先饋內則重醴稻醴清糟黍

醴清糟梁醴清糟三醴皆有清糟則糟醴之濁者也醴內

則所謂或以醴為醴醴內則所謂黍醴也醫內則所謂醴

也涼內則所謂醴也水涼之味薄非酒正之所辨酒在飲

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無水涼亦以其薄而略之也夫飲

之齊必寒飲齊風其設必重涉者為清醇者為糟糟用柶

清不用柶后致飲於賓客則醇者而已故酒正曰醫醴糟

則醫醴皆糟也夫人飲於賓客則有清焉故醫人曰清醴

醫則醴清而醫醴皆糟也夫人致三飲后致二飲屈於王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也漿人六飲始水玉藻五飲亦上水貴其本也六飲無酒

五飲有酒異代之禮也古者之於六飲用醴為多鄭氏曰

五齊正用醴為飲者醴恬與酒異也其飲四齊味皆似酒

其說是也

巾

辨人掌共巾巾可凡王巾皆繡武其用文德則繡可

特性饋食禮箋巾以給也繡裏幾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

者皆元被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削之巾以給為國君華之

巾以給而巾覆焉中裂之四折也史浩曰祭祀巾用

布則王巾可知堯舜飯土墀噉劍羹以天地宗廟之奉不過

陶匏而已後世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王所自奉者金

玉文繡也衛巾不用而龍鬣火浣進矣

禮書燕禮公尊彝用給若錫大射彝用錫若給士喪彝用

功布士虞祭用給鄉飲酒上昏特性彝皆用給少牢合尊

飲酒知之蓋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彝若錫冬夏

異也人臣卑也蓋鄉飲昏喪祭之彝用葛而已冬夏同也

然士冠禮禮賓饋禮婦聘禮禮賓皆用醴而無彝以醴

質故也醴用酒亦無彝從禮子之質故也燕禮君尊有彝

方壺圓壺無彝卑屈於尊故也昏禮尊於室內有彝尊於

房戶外無彝卑屈於貴故也若夫鄉飲與射則無所屈焉

故皆有彝大射之禮彝綴諸箭則異於他彝矣士昏醴醬

六典通考卷四十七

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士喪籩豆用布巾士昏笄緇被繡

裏聘禮竹篋方玄被繡有司微篋有蓋彝然則彝巾不特

施於尊彝籩豆皆有之也彝人凡王巾皆繡則諸侯

大夫士之巾不盡繡矣

獻賜

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

擊見者亦如之進其餘肉歸於王又云膳夫受之以給王

者亦受以給王膳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擊膳者入於

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好賜王所外饗師役

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其主帥曲禮獻米者操量鼓獻

執食者操醬齊量鼓量器名少儀其以乘酒束脩一犬賜

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以其

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大
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
牲體已詳可升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凡膳告於君子
於鼎加猶多也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
人又再拜稽首致福曰膳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
主言致福申其辭也展省具也

禮書左氏稱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於社
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
之大節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
賜伯舅胙齊侯下拜登受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
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膳焉孔子曰非祭肉不拜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美

之矣孟子曰孔子於魯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周禮膳夫
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於國家
宗人凡祭祀致福亦謂之致膳致膳以肩不以膊貴其前
也肩以左不以右以祭也用葷桃菊祓不祥也玉藻曰
有葷桃菊於大夫 拜送拜反重其禮也受而膳之同其福
去於於士去葷 拜送拜反重其禮也受而膳之同其福
也春秋書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穀梁曰石尙欲書春秋請
行賑貴復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稱官若字士稱名
石尙士也故名之行賑雖正然諸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
肉其能均乎何休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
藻言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
於桃菊鄭氏以膳為凡美食誤也致福致膳吉禮也

之胙則曰吉而已顏淵之喪饋羊肉孔子彈琴而後食此
吉肉也

論曰先王之為飲食也順天地四時五行之宜審水草
禽魚百物之性節其有餘濟其不足非獨以供一人口
腹之欲而已內自后世子外達於公朝之卿大夫下至
邦之耆老孤子莫不推王之所養以養之而又潔旨以
交於神明備禮以致諸賓客是以人神交暢上下咸和
有醉飽懽欣之趣而無疾疫災沴之患今大雅所載行
葷鳧鷖假樂諸詩是其應也後世帝王自養之意過多
養人之惠則少至宋王安石假周官以惑主動稱天子
百有二十品之文以為一物不備不可以食其後蔡京
秉政又援惟王不會之說以廣人主之侈心而耗天下
之物力故六經之書君子得之以行其道小人借之以
售其姦彼蔡京者固不足論如劉歆王安石皆湛然儒
者之經術而用心一偏害及生民得罪於天下後世斯
則先王制作之初所不及料也

六典通考 卷四十七

毛

膳飲考

食禮通論

公食大夫禮凡二十豆脚一牛雁也膳二羊雁也饔三豕雁也牛炙四也牛肉也四物為一行在最北從西為始醢五肉醬也牛載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四物為第二行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載十醢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為第三行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載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為第四行從東為始此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鷄二十四物為五行從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西為始此上大夫之加豆也諸侯燕食二十六物蝸一苾食二雉羹三麥食四脯羹五雞羹六折稊七犬羹八兔羹九濡豚十濡雞十一濡魚十二濡醢十三服膾十四四胾醢十五兔醢十六麋膚十七魚醢十八魚膾十九芥醬二十麋腥二十一醢二十二醬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諸侯庶羞三十一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屬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屬軒九雉芼十兔芼十一爵十二鷄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菱十七棋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楂二十八梨二十九蠶三十桂三十一天

于庶羞多不惟三十一物而已

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賈公彥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牛肉日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牛肉一牢分為三時故日中與夕奉以朝之餘膳也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餽食朝之餘卒也奏奏樂也卒食玄端而居天子服玄端燕居也諸侯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祭牛肉與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朔月少深夜祭牛肉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牛肉互相扶牢五俎四簋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子卯稷食菜羹則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 子卯稷食菜羹也日夫人與君同庖殺也孔穎達曰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此常食也若禮食則兼用簋數更多公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食大夫禮簋盛稻粱下大夫六簋上大夫八簋周禮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徧於廟中不云六簋二簋留之厭故也大夫祭則當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 肆師饗食授祭授實祭肺 疏饗者烹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烹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王祭可知故鄭云授實祭肺也禮書儀禮少牢舉肺祭肺三皆切之舉肺謂之離肺亦謂之臠肺祭肺謂之剝肺亦謂之切肺離與剝以制之名之也臠與切以所用名之也祭肺祭而不臠舉肺臠而必祭

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鄭氏曰
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彥謂
十三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

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牲盛饌曰舉王日一

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賈公彥曰聘禮注云任一牢鼎十

有二牢鼎九在西階前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

陪鼎三者內兼脚臠臠牢鼎之實即牛羊豕之類也陪鼎謂

庶羞在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案趙商問王日

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

月大牢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

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為正 王齊日三舉鄭司農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五

饒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凶年大札疫癘也天裁日月晦食地

刑殺也春秋傳日司寇行殺君為之不舉內養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取於錢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日香實俎日載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齎以五

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齎

齊菹醢醢醢人者皆須醢成味楚語王問於觀射父日祀牲何及對日祀

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

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

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 玉藻至於

八月不雨君不舉為早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

於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

雩禮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早明災成 穀梁傳大侵

之禮君食不兼味 左傳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去盛 白

虎通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

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微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

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

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日亞飯干適楚三

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禮保傳日王失度宰夫徹其膳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

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日二穀不升不備雞鶩

二穀不升不備三牲

右舉鼎俎 禮書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

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六

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後漢書日大夫羊

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周官膳夫王

日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殮

饗皆任一牢鼎九而殮腥一牢鼎七饗腥二牢鼎二七上

介殮饗皆任一牢鼎七而饗腥一牢鼎七眾介殮少牢任

鼎五大夫少牢五鼎士特牲喪禮三鼎既夕五鼎而掌客

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於王之數士既夕之鼎過於特牲

之制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庸禮也既

夕斯須禮也所謂陪鼎羞鼎皆銅鼎也銅鼎所以實羹祭祀賓客

共銅羹 銅羹所以具五味其芼則菹牛苦羊棧豕其臭

則脚 牛臠羊臠豕自羹言之日銅羹自器言之日銅鼎以

陪正鼎曰陪鼎以為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銅鼎四宰夫設四銅於豆南掌客上公銅四十有二諸伯銅二十有八子男銅十有八聘禮之賓飧饗之羞鼎皆三上介飧饗之羞亦三少牢佐食設羊銅豕銅特牲主婦設兩銅然公食大夫之銅多於王日食以公食者眾故也聘介之銅同於賓以王鼎殺故也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少牢饗在廟外之東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則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胥之鼎而羹納之銅登大羹在登則鑊者釜錡之總名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八

七

於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士饗禮陳鼎於寢門外西面士虞陳鼎於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於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

膳夫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祭謂刑祭示有所先品者每卒食以樂徹於造謂造作也鄭司農云造物皆嘗之道尊者也已食徹賈公彥曰玉藻云火孰者先君子鄭注云備火齊不置故處賈公彥曰玉藻云火孰者先君子鄭注云備火齊不得也故膳夫品物皆嘗之凡祭皆祭先造食者曲禮云殺之序編祭之天子徹食作樂樂章未聞惟祭祀雅以徹造後鄭云作也先鄭云徹置造食之處即廚也 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大食朔日月半以樂宥皆令奏鐘鼓宥食時也宥猶勸也 王制天子日食以樂

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 宋人謂天子大食奏鐘鼓常食無鐘鼓考左傳向魃之亂宋公欲召向巢聞鐘聲曰夫子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

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諸侯食禮七舉諸子食禮五舉舉謂也 論語亞飯干適楚亞次也次飯樂師也 三飯繚適禁四飯缺適秦包日三飯四飯樂章名也 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殿 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

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八

八

也而食嘗無樂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飲養陽當為禘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禘夏禘 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樂凡聲陽也疏夏家養老用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養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養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登下云養老之禮遂發詠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者亦用樂也

右樂侑 樂書古者飯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矣荀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於三禮之大成也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神應蓋本諸此文王言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而荀卿有宥坐之器釋者所謂宥與侑同則知大司樂與膳夫不害字異而實同也春秋傳饗禮

皆曰侑與此同意荀卿以三宥為三臯誤矣 禮書侑禮
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
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
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
鐘鼓侑亦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
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
侑飯多而侑寡蓋禮殺者儀變禮隆者儀紆故也賈公彥
謂請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也然以論語
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蓋有每飯之侑有
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禮之大者也

大典通考 卷四十八 九
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日

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九祭皆謂祭
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
當為延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
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
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受兼祭於豆
祭是也周禮甸人辨九祭之名辨九祭之名辨九祭之名辨
擗祭亦本同禮多者擗祭之禮略者絕則祭之共 玉藻唯水
祭不祭若祭為已俵卑為或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少
儀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俎於人為橫不 小子舉爵則坐
祭立飲具備禮容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離之不絕中
央少者使祭 羞首者進喙祭耳見也取俎進俎不坐以其有
尺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加之也燔炙也燔射
類 日責奠於薦西取肺坐絕祭 尸則坐日尸左執爵右兼取
左手臂之與加於俎坐執手

肝肺播於俎鹽振 曲禮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人
之餘日餼餘而不祭唯此類 朱子曰禮君賜腥則熟而薦之
以為榮若賜熟食則恐是餼餘故不以祭妻子雖卑於已然
既沒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 論語雖疏食菜羹瓜
祭必齊如也 孔曰齊嚴敬貌三 玉藻瓜祭上環食中棄所
操上環頭 朱子曰頭忖謂甕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
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污故以為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
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為手所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
之而不食也

右食祭通禮 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
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大典通考 卷四十八 十

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膳夫親徹胙俎胙俎
徹之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 賈公彥曰王與賓客
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為胙俎見於此矣 賈公彥曰王與賓客
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
有胙俎皆膳夫徹之也王與賓客相答酢故遣膳夫親徹其
餘明非王胙俎則其屬徹之可知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
禮食賓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俟於廂今此天子與諸侯禮食
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 郊
特牲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疏熊氏云太牢者掌客
禮食積積之等雖牢數 左傳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
多少有異皆用太牢 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 坊記子云敬則用祭
器祭器籩豆簋錫之屬也盛孟之屬為燕器 故君子不以菲廢

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菽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皆便食也穀骨體也菽切肉近也穀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穀切之外內也近醯醬處末末言末者殊也處醯醬之左酒漿處內 若漿耳兩有之則左祭右酒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便食也 屈客若降等執食與辭 辭者辭主人之臨已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復主人延客祭 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祭祀祭所先進 後主人所先進祭之如其次 殺之序徧祭之 謂殺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 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辨殺大夫禮魚腊酒醬不祭也 凡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俟主人也虛先食哉後食殺敬尊也 凡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俟主人也虛食殺辨於肩食肩則飽也 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俟主人也虛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八

十一

自敬以上其請不待主 呂大臨曰據此章所陳饌與辭遜之節雖與公食大夫禮少有不同其大略無甚異疑即大夫士與賓客禮之節也 玉藻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 祭者盛饌也 客祭主人辭以疏 疏者美主人之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徹主人也徹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 同事合居者徹其壹食之人一人徹 壹猶聚也為凡燕食婦人不徹 婦人禮也 凡脩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也 謙

右食賓客通禮 禮進食 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挾猶箸也今人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 副折也既削又四折之乃橫 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紵 華中製之為大斷之而中覆焉 夫累之不中覆也謂士寔之 不中覆而巳 庶人斲之 不橫

玉藻食棗桃李弗致於核 恭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 陰陽所也 火孰者先君子 不備火齊 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 雖見賓客猶不則正 先飯辨嘗羞飲而俟 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也君命之羞羞近者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嘗之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始也君未覆手不敢俟 覆手以循俎已君既食又飯俟 君飽 飯俟者三飯也 如是可也君先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前常親做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君盡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 灑如肅敬貌 二爵而言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八

十二

言斯言和敬貌 禮已三爵而油油 敬貌 以退 禮飲過三言斯斯猶耳也 禮已三爵而油油 敬貌 以退 禮飲過三可以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遠巡而退著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膳也今云味嘗膳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受爵者於君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君禮然也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字 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與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願辭 遂出 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遠巡與起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降猶下也 曲禮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概

者不寫其餘皆寫重汚辱君之器也謂陶梓之器不潔謂

御日左傳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擊臣族會今欲顯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於朝日旰不召旰而射鴻於圃

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既正義

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主國之君食

聘賓之禮也其食己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答拜之儀有

差降耳 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君賜生必齋之言先嘗或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

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周禮王日一

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舉膳夫授祭

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曲禮賜果於君前

祭而先飯若為嘗食焉不取當客禮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玉藻膳於君有鞶桃茹於

大夫去茹於士去鞶皆造於膳宰膳美食也鞶桃茹辟凶邪

鞶薑及辛菜也茹葵蒂也造於

膳宰既致命而授之鞶或為君

右君食臣禮實附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

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

黍者所以雪夫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臣知之矣然夫

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

祭祀不用不登郊廟臣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

教害於義故不敢 晏子聘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

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

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王無教臣不敢削臣非不知也

曲禮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降席拜受敬也長

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盡爵曰酬燕

禮日公卒爵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謂侍食於長者俱宜

而後飲也膳也辭之偶坐不辭盛饌不讓食不睡睡嫌有侍食於

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共飯不

飽謙也謂共羹也共飯不澤手為泔手不潔也澤謂接莎卒

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謙也自從也齊謂屬也相者

卒食北面取梁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不聽親徹疏此

與辭以降也 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為卑者侍食之禮

少儀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所以毋放飯毋流歎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威也數唯毋為口容弄口容自徹辭焉

則止主人辭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謙

右侍食禮 國語魏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闔明叔襄在

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款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

食可以忘憂君子一食之間而三款何也同辭對曰吾小

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

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款

曲禮毋搏飯為欲飯器中人所穢毋流歎大歎毋

啞食嫌薄毋齧骨為有聲毋反魚肉為己歷口毋投與狗骨

為其賤飲毋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毋揚飯飯黍無以箸毋

食之物

嚙羹亦嫌欲疾也毋絮羹其詳於味毋刺齒其弄口毋

飲鹽亦嫌詳於味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歡醢主人辭

以實優者為其味故乾肉不齒決堅宜毋嘍炙為其食

牛舉盡特牲少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飡

以其待已及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田藉之圖新造幄成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良夫乘

衷甸兩牡衷甸一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祖裘不釋劍而食食而

不敬亦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

知也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汜祭遠散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

右失禮 檀弓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五

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屨也

明之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

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

公食大夫禮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

上介出請入告為問所以三辭為其先受實出拜辱拜使辱

大夫不答拜將命不答拜為人使實再拜稽首命大夫還

君實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為實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

聘於是朝服則初時右戒實實從記不宿戒

前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

前戒申戒為宿謂前

期一戒不速則從成者而來不復召實之乘車在大門

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

止北而卿大夫位當車前凡朝位賓

即位具主人也積者侯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羹定羹定

下以為節甸人陳鼎七常門南面西上設局鼎若東若

編為官統於外也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鼎蓋以茅為

今文局作鉞古文鼎皆作密

禮書考工記曰廟門容大局七箇闔門容小局三箇說文

曰局外門之闔也蓋鼎局之制取象於門局而廟門之度

取數於鼎局大局牛鼎之局也小局羊豕鼎之局也鄭氏

謂牛鼎之局長三尺脚鼎之局長二尺然脚鼎乃牛鼎之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六

陪者也以小局為脚鼎之局而不以為羊豕鼎之局以其

長止二尺故也局謂之鉉亦謂之甬易稱玉鉉金鉉說文

曰甬以橫木貫耳而舉之則木其質也金玉其飾也籍茅

為之長者束本短者編中陳鼎必於門外舉之則去籍然

後入既入則抽局然後加匕

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

樂匱在東堂下為公堂也公尊不洗小臣宰夫設筵加席

几設筵於戶西南而左公不實無尊主於食飲酒漿飲

俟於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也其俟奠於堂上也飲酒

也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

堂

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滂煮肉汁也大豆謂之羹宰謂太宰宰夫之長也有益者饌自外公設之於醬

西賓辭坐遷之亦東所宰夫設劔四於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於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於豆者於宰夫東面坐啟蓋會各卻於其西

右設正饌 記饗者盥從俎升俎其所 上贊下大夫也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於公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公再拜揖食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八 九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辨擣於甒上豆之間祭擣猶染也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擣又取稷辨反於右手與以授賓實

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贊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辨取之壹以授賓

也亦猶擣也古文壹作一實與受坐祭重性也實亦每肺與受祭於

也試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滷不祭不祭者非食也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於滯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西之以其東上也公與賓皆復初位

梁西膳進也進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為饗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膳大也唯膳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滂右執豆左執蓋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

人升設於稍南簋西間容人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稍南者明

者賓當從旁四列西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

臠臠牛炙臠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臠作香臠豕曰炙南臨以

西牛臠臠先設臠稱之以次也內則謂臠南羊炙以

東羊臠醢豕炙炙南臨以西豕臠芥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

用芥眾人臠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也授授先者一

右設加饌 記饗有益冪稍梁將食乃設出會於房蓋凡

炙無醬鹹和有

六典通考 卷四十八 十

贊者負東房告備於公復告庶羞具贊升實

席末取梁即稍祭於醬滷間即就也祭稍梁不以贊者北面

坐擣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實受兼壹祭之兼壹祭之庶

羞輕也自祭之於膾

涪醬每飲飲涪以殺穢食正饌也三飯宰夫執解醬飲與
其豐以進此進也非為卒食為將實挽手與受宰夫設
其豐於稻西活謂在東漿在西是庭實設皮實坐祭遂飲奠於
豐上飲

右實正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
發幣以幣之欲用深安賓也西實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
擯者進相幣為君釋幣實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
辭降拜當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國君
之當東楹者欲得退西楹西東面立侯主國君送幣也公壹
拜實降也公再拜實不敢拜介逆出以實北面揖執庭實以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出揖執者公降立侯實上介受實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
也今文日梧受

右侑幣

實入門左沒霑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公
辭止其拜使揖讓如初如初升實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國君之厚意省實降辭公如初將復實升公揖退於廂賓卒
揖介入復位賓降辭公如初實升公揖退於廂賓卒
食會飯三飲卒已也此會會飯三飲樂也會飯謂不以醬涪
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稅手與北面坐取
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涪或時後用稅手與北面坐取
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所當得也不以出者非東面
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公降再拜升堂明禮有終
右卒食

介逆出實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實不願初來揖讓而退不
進易退之義指者以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卷猶收也
賓不願吉公公乃還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無遺之辭
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魚腊不與俎無所釋
至也歸俎者實於俎它時有所釋故魚腊不與俎無所釋
故也禮之有餘無施惠不言賜謂庸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

右實出

明日實朝服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朝謂大
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

右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
加葵菹蠃醢四為列俎加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
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加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
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夫國之大夫也卿則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日上大大夫則日下大夫國之孤視子男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謂上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鷩

右食上大夫禮

記上大夫蒲筵加荏席其純皆如下大
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
羞可也於食庶羞宰夫以設酒漿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
首不親食若國君有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若親食謂主國君有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將命以豆實實於甕陳於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於筐陳
於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陳甕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
於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陳甕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
齊魯從焉籩米四今文並作併庶羞陳於碑內從焉上大夫

加鮮魚鮮雜免鷄庭實陳於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
駕不陳於室辟正儀庭實陳於碑外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
內牛羊豕陳於門內西方東上為其賤汚館實朝服以受如
受禮禮朝服食無償以己本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訝聽
命賜亦謂食備幣

右不親食

劉敞公食大夫義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
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象之也愛而弗敬
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
敬食為敬弗勝其愛又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
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
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三

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
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
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之誠也於廟
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
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
而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
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
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
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太羹然後宰夫設啟籩言
以身親之也賓備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
也賓三飯梁以消醬以君子之厚己也賓必親徹有報之

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之也公拜
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褻其餘
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
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故人者使人
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
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
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國
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為恐其不足於禮將由
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是故君子所不足
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三

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大夫相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迎賓於門外
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降盥受醬消侑幣束錦
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指者謂受醬受消受幣也
謂止階上賓止也主人三降賓執梁與滂之西序端於尊處
今文無束賓止也賓不從賓執梁與滂之西序端於尊處
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
從辭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
主人從辭謂辭其卒食徹於西序端亦親東面再拜降出亦
拜卒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
以侑幣致之之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賓受於

室無儗與受君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論曰古者君臣相得有筐篚幣帛之陳有酒醴笙簧之樂非獨於其本國然也雖他邦來聘之臣亦必委曲以將其敬綢繆以極其歡故方在食禮之未舉也醢醬之豆稻粱之簠君一一爲親設之所以嚴重其禮者至矣及其將食則君先退避於廂使彼從容而安坐體舒而意泰故陪貳之士得以忘乎上下相臨之分而工祝婉轉再三以致其勸勉加餐之詞此先王制禮所以曲盡夫人情之宜也後世楚成王之於令尹子文每朝羞之脯一束糗一筐漢高祖於劉敬鄴食其一言合意延坐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五

禮食是亦古者吐哺待士之意也故韓信謝蒯通自以爲漢王推食食我義不忍負而黥布自九江來歸飲食供帳侔於王者雖所以感結豪俊之心乎然其禮文不可謂非隆也自是以來伏日之肉太官之膳史冊侈爲異數迨及有明一飯之賜降自特恩當之者逡巡遜謝僕僕垂拜若幸出望外者然其或進禮九重奉觴上壽咫尺之間渺若帝天曾不聞少假須臾相與酬酢於几筵之上以寫其林杜飲食之思而使臣之勤勞鞅掌於萬里外者一朝面闕跪起趨出區區之誠默不得吐記曰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於下也今尊卑懸絕乃至如此則欲望其上下和親而不相怨甯可得乎昔者子

思厭鼎肉之煩已是以有犬馬畜倂之歎而秦風權輿之詩曰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蓋乾餼失德之愆自古而病之矣於魯侯之臺無餽獨何尤哉

六典通考卷四十八

六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膳飲考

燕饗通論

燕饗之禮與自虞夏至周人修三代之典兼舉而用之其數益繁其飾彌文蓋饗禮者享太牢以飲賓行之在廟其獻依命數燕禮者行之在寢其牲用狗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堂無算爵以醉為度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又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釋者謂享之為禮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徹乾而不食是以半解其體而薦之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相與共食而已故享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則君親獻燕則君不親獻此其隆殺之別也鄭注大行人云饗設盛禮以飲賓疏云饗有食有飲兼燕與食故云盛禮是燕不得為饗而饗又兼燕與食矣考之禮惟諸侯燕其臣及公食來聘大夫見于儀禮而饗禮久亡今以散見于周官戴記者輯次于燕禮之前而以儀禮及左傳所載春秋饗燕之禮及後代史事附焉

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實賜之殮牽與其陳數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委積謂牢餼也飲食燕饗也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禮飲客始至所致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禮飲客始至所致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三饗

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王制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

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詩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躋躋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飽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秦蕙田曰俾筵俾几則筵賓授几之酌之用飽則酌飲酢則之禮也執豕于牢則殺牲折俎之禮也伐木許

許醴酒有莢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甯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澆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甯適不來微我有咎伐

木于阪醴酒有行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矣何謂曰禮有饗有食有燕此詩言有肥牡有肥羜是用太宰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有飯有餼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醑我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是無算樂則同于燕兼是三者而有之禮之盛也

麗集傳曰此燕饗南有嘉魚通用之樂南山有臺此亦通用之樂

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秦蕙田曰春秋傳趙武賦則此詩燕饗用一獻之正禮也則禮人共七菹無氣葉然

其半禮文之不備者多矣蓋禮之類非為燕饗之用兔惟上大夫始有之毛鄭以為庶人之禮失之矣燕饗之品多矣鄭譜其用于樂於燕云強菜於羞云兔舉至燕者言之耳

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

歌鹿鳴合鄉樂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

禮原襄公周大 役烝烝升也升 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

之武士會 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則

半解其體而薦 宴有折俎皆解節折升之于俎物 公當享卿

之所以示共儉 宴有折俎皆解節折升之于俎物 公當享卿

當宴王室之禮也諸侯 周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工饗

之殺烝原公相禮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

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

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

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

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飲禘焉

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翟冒沒輕僂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

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

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

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共百邊修其盤盥奉其犧象

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彝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

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

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

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飲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

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

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

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蘇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

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

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晉卻至曰世之治也

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宴之禮享以訓

共儉宴以示慈惠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言宴享結好鄰國 孔

穎達曰聘禮記聘射之禮至大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

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此即享聘賓之禮所已教訓恭儉也

王朝饗禮饗禮有三天子享元侯一也兩君相見二也凡

若殺烝之饗 不得稱大饗

大司樂凡樂事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 典庸器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祭祀帥其屬而設筵陳庸器饗食亦如之設筵陳庸器

功器以 笙師凡饗共其鍾笙之樂鍾笙與鍾聲 職金旅

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餅金謂之版此 小宗

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賓客鄭司農云六尊尊象 司几

筵大饗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

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

几優至尊也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蒻展之編以諸

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諸

侯祭祀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

左形几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筵席于牖前元謂

也朝者形几 聘者形几

右饗禮陳設 禮書几筵之席莫貴于次席而次席黼純

畫之席莫貴于篋席而篋席亦黼純孔安國以篋席為桃枝席鄭氏以次席為桃枝席蓋有所傳然也王筵有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績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纒而無次純有績而無黼則蒲不如莞績不如紛紛不如畫而斷割之義又王之所獨也司几筵王席三諸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已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馬舉重數也公食大夫蒲筵常縹布純加荏席尋元帛純鄭氏釋聘禮謂蒲筵荏席筵上下大夫也莞筵纒席筵孤也公食大夫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鄭氏謂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五

蒲筵常荏席尋匠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縹布其明堂度九尺之筵 卷之也必自末其奉之如橋衡敷必請鄉升必由下主人敬客則請為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修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禮于客

莫盛 遵人賓客之事共其薦羞遵疏謂饗 鹽人賓客

共其形鹽散鹽形鹽鹽之 牛人饗食共其膳羞之牛羞進也

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事者與羞膳者 春人凡饗食共

其食米饗有食米則饗 饌人凡賓客共其簋簠之實饗食

亦如之 世婦祭祀比其具比次也具所灌 帥六宮之人共

盥盛帥世婦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其事同 舍人祭祀

共簋簠實之陳之方曰簋圓曰簠 賓客亦如之 掌客王合

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

莫飲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

肆師大朝親佐饋為承 共設匪饗之禮設于賓客之館公食

使大夫侑幣致之豆實實于密實實于篋匪其篋字之誤與

右饗禮共具諸職共賓客之饗已

司服饗則鸞冕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凡大賓客共

其衣服而奉之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 朝覲宗遇饗食

乘金路其馭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節謂王乘逆賓

之數上公九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日及出車送

右饗禮車服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謂諸侯來朝 闔人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燎地

蹕止行者廟在廟中門之外 內豎若有賓客之事則為內人蹕內人從世

廟者內豎為六宮蹕 大司樂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

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樂章名 大饗不入牲

其他皆如祭祀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

大僕賓客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詔告 小臣小賓客饗食

掌事如大僕之灋

右入廟即位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遵加爵之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

遵佐傳佐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大司馬饗食羞牲魚授其

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大饗亦如之 籥師掌教鼙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樂 籥師掌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司干掌舞器舞者既陳則受舞器既舞則受之既已受之 實饗亦如之

右樂舞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賓朝聘者

也明賓主之義發德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賈人聲也匏笙樂由

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所得 孔穎達

曰皇氏云左傳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于升歌一等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九

王饗燕元侯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

也元侯自稱饗亦歌頌合大雅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

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

也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間

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卒爵樂闋主人受酢之時作樂今

案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時不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

又曰卒爵而樂闋作樂三闋也一賓飲畢樂闋二主人受

酢飲畢樂闋三賓奠酬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今

案先後次第樂闋之中不得並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

升歌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

皇說非也皇氏又云天子燕饗已之臣子與燕合諸侯同

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

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匏笙也

竹篴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

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

膳夫凡王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詳食 小師徹歌於有司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雍振羽皆樂章也

右饗畢賓出 雜記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既

以厚之也 酒正共賓客之禮酒禮酒王所 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

而奉之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 肆師大朝觀

共設匪舊之禮禮不親饗則以禮幣 覲禮饗禮乃歸王或

以其禮 幣致之

右致禮幣 聘禮公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

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

者易以相親也致禮于卿使卿致禮于大夫使大夫致饗

夫非必命數也無償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 致饗

以酬幣亦如之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幣曰成賦

爵蓋天子 其介為介 饗賓有介者賓 凡致禮皆用其饗

之加邊豆 凡致禮謂君不親饗食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

嘉賓過則餽之 餽之生致其半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

言非者罪將執之也不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不

與尊者無饗者無饗禮 饗禮 饗禮 饗禮 饗禮 饗禮

一 朝饗之 饗大飲賓曰饗 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

王之王之親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

五 爵馬三匹非禮也 雙王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

以禮假人 侯而與公同 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宥 禮而行饗

六 典通考 卷四十九 士

禮酒又加之幣帛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 晉侯獻楚

俘于王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 已酉王

享禮命晉侯侑 既饗又命晉侯助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

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

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

上 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定王饗士會己見前不錄 享

雜 饗禮

外 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 酒正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為度 藥人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子弟宿衛王宮者 郊特

牲春饗孤子秋食耆老 疏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

侯國饗禮

司儀諸公相為賓饗食如將幣之儀 饗食速賓君如有故不

幣節幣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 言諸侯相饗 禮

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 五獻子男之饗禮也

缶大小未聞也易 明堂位反坫出尊 反坫反爵之坫也出

日尊酒盤二用缶 尊當尊南也惟兩君 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

為好既獻反爵于其上 仲尼燕居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

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 仲尼燕居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

六 典通考 卷四十九 士

也仁猶存也存此者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

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

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與陳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

和鶴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

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謂

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

于位也縣與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再作也下謂堂下

也象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

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

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 王

明象人情也清廟頌文王之德象武王之德象文王之德也 王

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 昌歆白黑形鹽 象虎

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嘉穀熟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其武也 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俱還上公賦成拜禮 嘉樂 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既而悔之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 公如齊齊侯請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于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三

夾谷孔邱相齊侯將享公孔邱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稅稗也用稅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屬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宋公饗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桑林殷天子之

樂名師樂師旌夏大旌也魁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齊侯朝于晉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之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受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 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饗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古

九獻用上公之禮九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加邊豆六品食物 加于邊豆邊 饗畢夜出文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為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右兩君相饗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

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國語公子過鄭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旅百

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饗食如將幣之儀 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也 公享晉六卿于蒲圖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五

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苟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賦節之卒章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鄧鼓父黨叔爲一耦 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燕有射也此云公

亦有不射法 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日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六

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兩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武子曰小國之市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難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晉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懸焉懸鐘也郤至將登金奏

作干下擊鼓而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

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

然言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

夫子微取禍之道也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合鄉仲尼使舉是禮也以

為多文辭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子木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七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 鄭伯享

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既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趙孟曰美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美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

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

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

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子其從之子

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

遊豆于幕下朝聘之制大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私于子產

曰武請于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

體薦穆叔賦鶉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

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

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

出曰吾不復此矣 楚遠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

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太

右饗聘問大夫

季武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入先君猶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之卒章而入 季武子如

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右饗其臣

郊特牲大夫而饗君非也其饗君由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

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明饗君左傳鄭伯

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樂備六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

東鄭伯享王也王以后之犖鑑與之后王后也犖帶而以鑑爲飾也

記曰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犖牲孕而勿食貴誠之義

也又曰天子無介益君臨天下率土皆臣諸侯莫敢爲

之主饗燕之禮將安用之春秋以來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失禮相沿匪一朝而然矣

秦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舍一

八乘爲人自雍及絳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

一故猶送其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衛

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黜而告之史黜曰

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

吾罪也君其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黜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哉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九

也驕其亡乎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

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溥公曰不可溥宗邑也乃

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

右大夫饗君 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大夫相

酒正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醢糟皆使其士奉之詳見膳

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而奉之飲篇

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內司服賓客共后之衣服

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唯王

服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

賓客 世婦祭祀比其具帥六宮之人共盥盛大賓客之饗

食亦如之 春秋莊公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

祝邱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 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

交爵交爵謂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侯而稱其夫人 其國未

聞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夫人之禮使人攝

右后夫人饗禮 禮記義疏陽之與穆爲當饗時殺之與

殺其君竊其夫人穆之臣民安然聽之一國之眾不敵一

夫非情也如異時而殺之必先滅其國然後君可得而殺

夫人可得而取若楚成滅息以息媯歸是矣此又非饗之

罪也且大饗有二馬兩君相見男女雜沓古有是禮乎無

也豈謂懲陽穆哉至廟中大饗古未有同爲國君而來朝

助祭者設或有是必其強弱大小萬萬不敵而後屈體事

六典通考卷四十九 十

之殺與竊惡乎敢萬一果殺與竊矣廟中之禮夫婦同之

所以備外內之官孝子所以饗親也馬或僨車而駕車者

不廢馬因陽穆而廢夫人之禮是懲噎而廢食也可乎哉

天子諸侯于國君云饗于臣云燕其實饗燕均有之掌

客云上公三饗三燕小雅鹿鳴序曰燕羣臣嘉賓也鄭

君作箋以爲飲之而有酬幣即饗所用是天子于諸侯

羣臣各有饗燕也左傳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成二年王以羣伯宴而私賄之是天子于聘問之賓

饗燕均有也司儀職凡諸公相爲賓致饗食左傳公與

晉侯宴于河上是諸侯相交饗燕均有也聘禮曰公于

賓再饗一燕魯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是諸侯于聘問之

賓饗燕均有也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于羣臣饗燕均有也其用樂則天子諸侯才國君饗燕同樂諸侯于其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賓入得奏肆夏故鄭注郊特牲云趙文子用肆夏僭諸侯左傳穆叔在晉聞工歌鹿鳴之三則拜是其事也其舞則燕禮云若舞乃勺所謂合鄉樂萬舞而奏之美大王功以勸其臣下也

六典通考 卷四十九

三

六典通考卷五十

湖西閻鎮珩輯

膳飲考

燕禮天子燕禮有六一燕諸侯來朝詩蓼蕭湛露是也也四燕臣有功詩彤弓是也三燕羣臣詩鹿鳴是也舊詩伐木是也六燕諸侯之聘客左傳王以文伯宴是也

膳夫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為獻主

臣莫敢與

酒正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多寡度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

當足也

太僕王燕飲則相其灋

王燕則諸侯毛

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

六典通考 卷五十

一

陳祥道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於膳夫見王所以為燕者非自為主也於太僕見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也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也於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也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詳故孔穎達曰天子燕禮已亡也

詩小序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申培詩說天子燕賓師之詩朱子曰君臣之分主嚴朝廷之禮主敬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

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

厚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言大學始效宵

雅肄三亦謂此三詩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 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

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

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 蓼蕭澤及四海也 何楷曰蓼蕭諸侯繼世嗣

六典通考 卷五十

朱子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其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箋燕謂與之燕飲也諸侯朝觀 形

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王于賜是乎 菁菁者莪樂育材

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申培說謂天子燕賓

與之 朱子曰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六月吉甫燕喜既多受

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

孝友 箋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疏天 桑扈天子

燕諸侯之詩 申培詩說天子 鴛鴦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申

說諸侯視 魚藻天子燕諸侯諸侯美天子之詩 申培詩說

南遊宴樂淮水之上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

君子憂傷作是詩也 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王以鞏伯宴而私

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也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魯壺所 王曰伯氏

諸侯皆有以饋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侯國燕禮 諸侯燕禮有五一兩君相燕司儀曰諸公相為

禮燕禮是也三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及因聘而還燕之詩

四牡勢使臣是也四燕四方聘客聘禮燕與時賜是也五

燕天子之使左傳周公問來 聘饗之有饗則亦當有燕也

禮燕禮 鄭曰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

禮小臣戒與者 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

飲酒以合會為歡也 右戒羣臣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

六典通考 卷五十

醴也 寢 樂人縣 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設洗篚于阼階東南

當東雷壺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 設此

其官饌也當東雷壺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 司

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筭

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 司宮天子

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于東楹

之西子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而尊元酒在南順君之面

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 疏曰唯君而尊元酒在南順君之面

用圖壺變于卿大夫也 疏曰唯君而尊元酒在南順君之面

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 疏曰唯君而尊元酒在南順君之面

西東上無加席也 筵席也席用蒲筵縹布純無加席燕

右陳饌器 記燕朝服于寢 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

韞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 亨于門外東方門外

臣所唯君面尊面猶鄉也燕禮日司宮尊于東門楹之西

射人告具告事具于君射人主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

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周禮諸侯昨席莞筵粉純加纁

先即事尊者後也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

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

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

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闕東左則由闕西公降立于

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退爾

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射人請實命當由公曰命某為賓某

也大夫猶北面少前射人請實君出也公曰命某為賓大

也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實者東面南顧反命射人以實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復射人反命實出立于門

外東面當更以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入小臣自阼階

下北面請執筯者與羞膳者執筯者執瓦大之筯也方圓乃

命執筯執筯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于西

東上元酒之筯為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膳宰請羞

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于卑

右即位命賓及執事者記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

燕亦大夫為賓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

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今文無則下無燕羞膳者與執筯

者皆士也尊卑于士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凡薦與

羞者小膳宰也謂于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

射人納賓射人為擯者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

北面而左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

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宰夫太宰之

其位在洗北西面君于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

敢仇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為獻主

右納賓見樂賓後章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

對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觶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觶于篚

與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主人卒洗賓

揖乃升賓每先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觶答拜降盥

將就瓦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觶

大酌膳執筯者主筯主人酌膳執筯者反筯君物曰膳膳之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賓也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

拜送爵賓既拜前受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

骨也卿飲酒記曰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

肺坐絕祭臍之與加于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末坐啐

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與主人答拜降席席西賓西階

上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

右主人獻賓記惟公與賓有俎可以無俎

賓以虛爵降主人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觶少進辭降主人東

面對西階西東面少進對今文從此以下觶皆為爵賓坐

取觶奠于篚下盥洗篚下主人辭洗文無洗賓坐奠觶于篚

與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

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事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

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主人坐祭不啐

酒正主也未不拜酒不告旨主人遂卒爵與坐奠爵拜執

爵與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筐崇充也不以酒

也賓降立于西階西不敢安盛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

面禮曰積者以命升賓

右賓辭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有象骨飾公

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

設折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公祭如賓禮射宰贊

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與凡異者君尊主人答

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筐

右主人獻公

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

賓賡爵于公通用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更爵者不敢襲至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筐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

面答拜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酌散者酌主人坐祭遂飲

賓辭卒爵拜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主人降洗賓

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而禮散主人酌膳

賓西階上其酌已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

祭酒遂奠于薦東送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主人降復位賓降

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于序內位爾尊也位爾尊者其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長使選卿大夫小臣作

下大夫二人媵爵不使之者為其尊媵爵者阼階下皆北

面拜稽首公答再拜再拜稽首媵爵者立于洗南西北面

上序進盥洗角解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

揖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與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

而反往來以右為上媵者皆坐祭遂卒解與坐奠解再拜稽

首執解與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待君小臣請致

者請使一人與二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致于筐阼階下皆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

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與公答再拜序進往來由

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

也大射禮曰媵爵者皆退反位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

小臣辭賓升成拜與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

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與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散公坐

奠解答再拜執解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筐易解洗君尊不

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于西階上及公反位

皆亦尊君空其文也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解下拜小臣辭賓

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數或君親

公答再拜拜于階上於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序勸卿大夫

飲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賓大夫之右

坐奠解拜執解與大夫答拜賓在右者賓坐祭立飲卒解不

拜謂而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更

于筮本筮後也大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

右公為賓舉旅記凡公所辭皆栗階栗階也謂越等凡

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凡

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積者階階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也請行酒于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公為卿大夫士舉旅通用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也飲酒成于酬也司宮兼

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

房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

加猶為其重累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

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主

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辭辭君也無辭獻卿主人以虛

爵降奠于筮今文無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

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席于階階

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階階

坐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膳爵者一大夫膳爵如初又請致者若命長致則

膳爵者奠解于筮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階下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洗象解升實之

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

再拜奠于薦南者于公所用酬賓解

右再膳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膳者之下解也若

解降奠于筮

右公為卿舉旅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

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

又薦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

之也不于上者上無其位也辭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乃薦略

后布席也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替陳歌凡

執技藝者稱工少半儀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

賤工也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而鼓執越內弦右手相

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四人者燕禮

而鼓者燕禮樂可鼓者在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為主也

相共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

人御侯十二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三者皆小雅篇也鹿
人皆同官 之實宴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
賓既來示我以喜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也四
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
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
采其更勞苦自以爲不及欲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
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工歌乃獻之賤者先
一人工之長者 薦脯醢 於大夫也 使人相祭 其祭薦祭酒 卒
也工拜于席 主人受爵 將復獻 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
爵不拜 主人受爵 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
當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筐 送猶因也古文

右樂賓升歌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言賜者君又彌
卒旅卑

六典通考 卷五十

右公爲大夫舉旅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
南陔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
之興也其有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
風切也其有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
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
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
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
五篇而已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
此其信也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
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
笙之長者也鄉射禮 眾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
日笙一人拜于下 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 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旨酒所以優賓
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
以禮下賢者賢者累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大

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
父母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今亡其 義未闕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
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
夫人之德采芣苢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芣苢言國君夫
能修其法度昔大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
興王業及文王而南之教始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于豐以
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
食也于時文王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
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
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因
君與其世下及四方之實燕用之合樂鄉樂者風也小雅爲
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
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
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
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升歌合頌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 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 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

六典通考 卷五十

右樂賓笙間合

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
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
受爵以下而樂闋 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鐘鐃播之鼓磬應
以敬也卿大夫有王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
事之勞則奏此樂焉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
逸篇也管之入 遂合鄉樂 鄉樂周南召南六 若舞則勺
三成謂三終也 遂合鄉樂 鄉樂周南召南六 若舞則勺
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樂王師遵養時晦又曰
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物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
也功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 命用爲司正

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爵賓飲酒更立司司正洗角解南面
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司正洗角解南面
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

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洗奠角解于中庭明其事
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

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解與坐不祭卒

解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還解南先西也必從解西為君
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

右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反奠虛解
不空位也

右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

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
親徹若君親徹然卿大夫

皆降東面北上以待賓反也

六典通考 卷五十

士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

安凡燕坐必說屨屨不在堂也禮者尚
羞席羞謂屨肝骨
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
相親之心也羞席羞謂屨肝骨
也司正

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

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
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

右燕記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羞道之實糝粉糝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獻士
用解

士賤也今
文解作解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
眾士

也亦升受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筯二人立于

解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
則上士其人數亦知之司正為上辯獻士士既

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祝
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次士獻之已不變
主人就旅食
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北面酌南鄉獻之于
略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
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
如鄉射之禮者為樂
射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
鄉射大夫亦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
鄉射大夫亦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

右射記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尊小
臣以巾授矢稍屬
揖矢不以樂志
敏也既發則小臣受
弓以授弓人
侯復發也不使
上射退於物一筈既發則答

六典通考 卷五十

君而俟若飲君燕則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
之如燕屨則又夾爵君在大

夫射則肉袒不獲稱于
本經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翺旌

獲白羽與朱羽棹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翺
旌獲尚文德也今文皮樹為繁豎絲為

無以

賓降洗升騰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此當言騰解剛之禮皆用解言解者字之實
謙也古者解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

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

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
今文曰洗象

右賓騰爵于公

公坐取賓所騰解與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與者明公崇禮受
不惟也今文解又為解

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
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唯
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司正命執爵者爵辭卒受者與以
酬士欲令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
拜士答拜與酬士者士立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
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士旅酌旅序也士以
酬無執爵者卒

右公爲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
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
即舞位使國子脩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
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土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
于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土陪于工後內小臣奄人
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于阼階上別于外內臣
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磨人鍾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
可知也凡
獻皆薦也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無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
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之以公命所賜
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席下席西也
再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歡在于飲受賜爵者與授執
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子其所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
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而也乃猶士不

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
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
皆辟命徹幕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
也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初大夫降而爵止無算樂升
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闈人爲大燭于門外宵夜也燭也
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闈人門人
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

右無算爵

賓辭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奏咳咳咳夏樂章也賓
節也凡夏以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遂出必賜鍾人
鍾鼓奏九夏今奏咳以節已用賜脯卿大夫皆出出也公不
以報之明雖辭不忘禮古文賜作錫卿大夫皆出出也公不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送賓禮說

右賓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燕異國卿大夫與曰寡君有不
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君使人戒
使人各以其爵算鮮也謂言少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
德謙也腆膳也上介出請入告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
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厚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謙不敢當也
敢者怖懼用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
勢決之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
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
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于見許爲得命致命曰
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
君貶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貶賜也猶愛也

者拜君之賜命
者謙不必辭也

右公與客燕

若有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

公即席小臣請執幕請羞者乃迎賓也賓為苟敬席于阼階

之西北面有胥不啻肺不啻酒其介為賓苟且也假也主國

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繁讓欲

以臣禮燕為恭敬也于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

實主國所宜敬也胥折俎也不啻啻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

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

公既獻苟敬乃降燕禮記若與四方

之賓燕膳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酌

之禮殺賓降洗升膳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辭之也對答

解于公答恩惠也燕禮記若與四方

公命答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

之也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風誦以事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其君

右燕四方之賓

聘禮公于賓燕與羞俶獻無常數羞謂禽羞雁鷺之屬成熟

新物聘義所謂時賜常數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由恩意也古文俶作淑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實不欲主君復舉禮

事已于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

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為賓亦大夫也雖為賓猶宰

夫獻為主人代公獻

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

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

也設賓主者飲酒致飲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

則尊與君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

大相近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

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

立功是以國安而君甯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上

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

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甯禮之用也此

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言聖人

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謙惠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

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

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

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

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

也庶子謂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伴

諸子謂代父者也戒令致于太子之事教治備德學道位朝

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

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

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凡國之政事國

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

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

是以義載此以為說古者以下本在篇首今依通

解珍圖
篇末

列國燕禮

魯頌閔宮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箋傳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

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 國語四牡君之所以章使

臣之勤也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君造使臣之樂也 左傳介葛盧來以其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燕禮也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

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

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

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晉侯

與諸侯燕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晉侯見鄭伯有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六

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澠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與亦

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

中僑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疆禦卒乘競

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

以齊侯出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

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鄭子來朝公與

之宴 右兩君相燕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

故言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

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賦之其

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

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命

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為敏 右燕鄰國大夫

衛侯為靈臺于藉蒲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獲而登席

古者見君解職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

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酒上壽惡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九

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莛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

以不獲從君克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

肥乎飲酒不樂 晉荀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

樂餽宰屠蒯越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

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

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虜何痛如之女弗聞而

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以旌

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

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

酒 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賁

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
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
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
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
曰調也君之喪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
飲何也曰曠也宰夫也非刀七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
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解公謂
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
之杜舉

右燕其臣

晉韓宣子來聘既享燕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王

宿敢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
以及召公 晉既克楚于鄆陵使卻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
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
子譽諸朝 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
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

右大夫燕聘客

季氏飲大夫酒臧穆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
曰子之 迎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使與之
通行為旅

右大夫私燕

燕禮雜錄

檀弓朝不坐燕不與朝燕于寢大夫坐
于上士立于下 少儀凡祭于室中
堂上無跪燕則有之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為歡也凡
燕所算在堂將燕降殿乃升堂
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
不辭不讓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實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客
君使宰夫也未執曰難此皆為宵言也不讓不辭
不歌以燭 小雅桑扈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箋兕觥爵也
古之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
正義曰七月云朋酒斯饗稱此兕
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
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
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酬無算爵則饗未亦有旅酬
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王

曹大夫興拜舉兕觥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
禮不言其有過之事 賓筵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
或佐之史立酒之監
佐酒之史 正義曰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
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
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
而不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
禮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此君子謂庶
人之有賢行
者其農功畢乃為酒樂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
成先與父兄室人酌飲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 有兔
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
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
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飲酒之禮既奏酒于有兔斯
賓乃薦羞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有兔斯
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
主人也兔之鮮者毛炮之

柔者笑之有苑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箋主人
乾者燔之有苑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既卒酢
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循今俗之勸酒朱子曰此亦燕飲之詩今依毛鄭定
作庶人燕禮

論曰燕禮略分而言情故天子以膳夫諸侯以膳宰使
賓主之分相敵而無所拘闕于其間是以上下各得其
歡心焉然古者設觥以罰不敬而賓筵亦有立監佐史
之文則安舒之中未嘗不寓嚴謹之意非獨尊卑之分
無敢踰越亦將以杜其流湏之失而已春秋以來大臣
擅權公叔向魍之徒設享禮以召其君而陳靈衛獻遂
因飲酒以致大亂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故陳
公子完以君成禮君子美之非以其弗納于淫之故哉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孔穎達曰敬仲羈旅之臣且知禮者必不
召公臨已知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膳飲考

歷代膳飲

秦置六尚有尚食馬天子之又置太官令丞
漢少府屬官有太官湯官導官太官主膳食湯官主諸令丞
胞人長丞胞人主掌宰割又有太官獻食丞陳湯太官獻丞
主貢向食後俱并干食監霍光及御羞兩丞御羞地名土肥
進上林苑中昆明池鑄池牟首諸池取魚龍給祠祀用魚龍
千枚以上餘給太官上林苑中以養百獸禽鹿嘗祭祠祀賓
客用鹿千枚麋兔無數飲飛具繒繳以射鳧雁應給祭祀置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酒每射收得萬頭以上給太官皇后五日一上食食賜上左
右酒肉留宿明日平旦歸中宮太官尚食用黃金鈿器中官
私官尚食用白銀鈿器漢舊儀齊則食文二人旋太官職在
典司王饗掌六清之飲陳八珍之饌慎口實之御防有敗之
奸正百官之羞納四菜之供揚雄太官箴時惟漢以正月旦
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醞耐丁孚漢儀耐金律文帝所
名耐酒四合諸太子食官令丞各一人命文帝鍾愛太子景帝
侯助祭貢金太子食官令丞各一人命文帝鍾愛太子景帝
以賜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馘無切肉又不
置楮條侯心不平願謂尚席取楮尚席掌武帳帷帳者食
所用武帝以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
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

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

冠謝上笑賜酒一石肉百斤昭帝時鈞得蛟長三丈帝曰此

魚鱗之類命太官為鮓骨肉青紫食之甚美帝更求之不獲

珍羞紀要曰鮓也昌邑王居喪道上不素食在道上帝食

以鹽米醱魚肉為之昌邑王居喪道上不素食在道上帝食

制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沈沔

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

太官趣具無闕食監闕由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

詔殿門內以為常內入也令每

後漢太官令秩六百石掌御飲食尚書陳忠奏太官宜著兩

大冠白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太

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置酒皆提繡蔽膝樂官令六百石主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春御米及作乾糲丞一人太宰令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

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丞一人諸陵食官令六百石掌望

晦時節祭祀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鴈鷺之類西漢屬

左馮翊韓延壽為馮翊奏蕭望之在中興屬河南尹魯國陳

正叔為光武太官令時黃門郎宿與正叔有隙因進食以髮

貫炙中光武見髮救斬正叔正叔曰臣有當死罪三熾以爐

炭增治吐炎焦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拔出佩刀砥礪

五石虧肥截骨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而

視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赦之收黃門獻帝興平二年

李催移乘輿幸北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

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御脯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

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侍中楊琦諫止之

魏太官令如漢制魏略時苗為壽春令遷官太官太祖禁酒

而人竊飲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武帝上九

臣縣故令南陽鄧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

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日

其清酒亦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嘗善

病今謹文帝以張登為太官令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

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在當得此吏又與羣臣詔曰新

城孟太守道蜀肥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飽密陳

王製馳蹄為羹一甌值千金號七寶羹

晉太官令屬光祿勳何曾字穎考廚膳滋味極於王者每燕

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太子上食官令職如太官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令太子家令主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武帝太康中詔曰

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是時尚書

郭奕有疾日賜酒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石崇崔亮母疾

賜清酒粳米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半惠帝到華陽河間王

遣使上甘果甘舖二百幡帝還洛陽道間於客舍作飲食官

人有持升餘秬米飯澆以供至尊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

以為珍饈項上饈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呼為禁饈

丙

宋太官令丞一人毛修之嘗為羊羹薦魏尚書以為絕味獻

封南郡公太樂官令丞各一人掌春御米樂擇也擇米令精

書云導一莖東宮掌侍臣常食唱飯二人初高祖為宋公至

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樂景離蟬欲靜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噫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蔥隴西舐肯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鼓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及即帝位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盞盤江夏王義恭須求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與人後魏太祖至彭城求酒并甘橋孝武帝致螺杯雜櫻文帝宴於武帳堂上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之苦

大典通考 卷五十一

四

齊太官令一人丞一人屬起部亦屬領軍明帝儉約太官進餅帝曰我食此不盡雷充食官局酒吏一人高祖置酒為樂羹膾既至崔祖思謂此味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鱉膾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轉羹豈關魯衛之說上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明帝尤好鱉膾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梁太官令屬門下省太子舍人所屬有食官局置有司以承其事武帝時高昌國遣使貢刺蚤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刺蚤是鹽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曰其年風災刺蚤不熟故爾帝問杰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

城羊刺有葉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蜜之偽焉

後魏分太官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屬光祿卿毛循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封南郡公常在太官主太宗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繆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北齊光祿寺掌諸膳食帳幕器物統太官掌食肴藏掌器物

清漳主酒釀二萬等署署各有令丞太子家令領食官其

官又別領器局酒局一丞殿內典膳局監丞二人武成時

河南王孝瑜特蒙禮遇帝在晉陽手救之曰吾飲汾酒二盃

勸汝鄴酌兩盃崔瞻在御史臺極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有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便

大典通考 卷五十一

五

往造馬騶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筋裴坐觀膳食罷而退明日

自攜七筋恣情飲噉乃謂裴云我初不與君食亦不共君

語君遂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鴛鴦

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

後周小膳部下大夫上士內膳外膳上士中士典庖典館酒

正館藏掌醢司鼎俎掌冰中士下士

隋門下省有尚食局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鑿四人光祿寺

統太官肴藏良醢掌醢等署各置令太官三人肴藏良醢丞各二人良醢四人又有監膳十二人掌醢五十人掌醢十

人太子典膳局置監丞各二人食官局令一人丞二人煬帝

增設殿內省統尚食局置奉御二人直長六人又有食醫等

員大業十二年六月吳郡獻太湖鯉腴膳四十坩純以鯉坩

為之計一坩鯉用鯉魚三百頭肥美之極冠於鱸鱖

唐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總大官珍羞良醞掌醞四賢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濯漑若三公攝祭則爲之終獻朝會燕饗則節其等差量其豐約以供焉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爲之貳凡祭之日則自卿詣諸厨省牲鑊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火以供爨帥宰人以鑿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帥進饌者實簠簋設於饌幕之內凡冬至圍丘之祀昊天上帝遯豆各十二簠簋甗各一配帝亦如之五帝遯豆各去其二大明夜明又去其二內官中官遯豆各二簠簋甗各一外官眾星遯豆各一簠簋甗各一孟春祈穀祀於昊天上帝配帝五方帝如冬至之儀孟春雩祀昊天上帝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六

配帝五方帝如祈穀之儀五帝遯豆各用八簠簋甗各一五官遯豆各二簠簋甗各一季秋享明堂如雩祀五郊迎氣正坐配坐遯豆各十二簠簋甗各一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五官遯豆各二簠簋甗各一蜡祭大明夜明遯豆各十簠簋甗各一神農伊耆遯豆各四簠簋甗各一五星已下凡九十八坐遯豆各二簠簋甗各一邱陵以下凡八十五坐遯豆各一簠簋甗各一朝日夕月遯豆各十簠簋甗各一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遯豆各八簠簋甗各一夏至方丘祭皇地祇遯豆各十二簠簋甗各一配帝亦如之神州遯豆各四簠簋甗各一嶽鎮已下遯豆各二簠簋甗各一邱陵已下遯豆各一簠簋甗各一孟冬祭神州遯豆各十

二簠簋甗各一配帝亦如之太社太稷遯豆各十簠簋甗各一配帝亦如之馬祖馬社先牧馬步遯豆各八簠簋甗各一時享太廟每室遯豆各十八簠二簠二甗二鈔三鈔二七祀及配帝功臣每坐遯豆各二簠簋甗各一舊制遯豆十四年加遯二帝社先蠶遯豆各十簠二簠二甗三鈔三配坐亦如之司寒遯豆八簠簋甗各一五龍祠每坐遯豆各八簠簋甗鈔各一釋奠於孔宣父遯豆各十簠簋甗各二甗鈔各三配坐亦如之從祀八十六坐遯豆各二簠簋甗各一釋奠於齊太公遯豆各十簠簋甗各二甗鈔各三配坐亦如之凡遯之實有形鹽魚脯棗栗菱芡白餅黑餅餌粉養豆之實有醯醢飽食糝食豚胸簠簋之實有黍稷稻粱甗實太羹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七

銅寶肉餼凡祭有牲者皆豚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屬後代肅二背二骨以並脊凡朝會燕饗九品已上並供其膳食凡供祭祀致齊之官則皆視其品秩爲之差降若國子監春秋二分釋奠百官之觀禮亦如之左右南衙文武職事五百餘供中書門下供奉官及監祭御史每日供具三羊六參之日加一羊焉行奉從官奉六羊釋奠觀禮具五羊冬月則加造湯餅及黍糜夏月加冷淘粉粥寒食加餠粥五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餅正月十五日加餠粥五月五日加餠粥七月七日加餠餅九月九日加餠十凡行幸從官應供膳食亦有名數其南北衙從官宏文崇文館史官集賢殿凡書院學士及修撰校理官吏並供五品宿衛當上及命婦朝參燕會者亦如之珍羞令掌供庶羞之事丞爲之貳以實遯豆陸產之品曰榛栗脯修水物之類曰魚鹽菱芡辨其名數會其出入以供祭祀朝會燕饗之禮良

禮令之職掌供邦國祭祀五齊三酒之事丞爲之貳五齊一曰汎齊二曰醴齊三曰醢齊四曰醢齊五曰沈齊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郊祀之日帥其屬以實尊罍太尊爲上實以汎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醢齊象尊次之實以醢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犧尊次之實以三酒配帝著尊爲上實以沈齊犧尊次之實以醢齊象尊次之實以登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尊實以沈齊其內官之象尊實以醴齊中官之壺尊實以沈齊外官之概尊實以清酒眾星之散尊實以旨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尊若享太廟供其鬱鬯之酒以實六彝若應進者則供春暴秋清醑醑桑落等酒內有鄂州春酒本因其州出美酒初張去者爲刺史進其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八

法後乃取鄂州人爲酒匠以供御及時燕賜掌醢令掌供醢醢之屬而辨其名物丞爲之貳一曰鹿醢二曰兔醢三曰羊醢四曰魚醢和其麴菜視其多少而爲之品齊凡祭神祇享宗廟用菹醢以實豆燕賓客會百官用醢醬以和羹糜犧令掌薦犧牲及黍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昊天上帝之牲以蒼黃白雉宗廟之牲以騂黃白鹿海濱先農先蠶前代帝王孔宣父齊太公廟等皆以太牢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及五龍祠司水高太子廟皆以少牢其餘則以特牲凡冬至園丘加羊下各九夏至方丘羊系各五郊迎氣羊凡大祀養牲各各二腊等禮農伊耆已下方別各用少牢在滌九句中祀三句小祀一句其牲方色難備者以純色代之凡告祈之牲不養凡祭祀之犧牲不得捶扑傷損死則埋之病則易之凡籍田所收九穀納于神倉以供粢盛及五齊

三酒之用若有餘及穰粢供飼犧牲焉凡供別祀用太牢者則三牲加酒脯及醢羊猪各一酒二凡大祭祀則與太祝以牲就勝位太常卿省牲則北面告脯乃率牲以投太官而用之尚食奉御掌供天子之常膳隨四時之禁適五味之宜春肝夏心秋肺冬腎四季之月脾皆時王不可食五味酸鹹甘苦辛當進食必先嘗凡天下諸州進甘滋珍異皆辨其名數而謹其儲供直長爲之貳凡元正冬至大朝會饗百官與光祿視其品秩分其等差而供焉其賜王公已下及外方賓客亦如之若諸陵月享則於陵所視膳而獻之諸陵須上食陵別殿中省主膳三十人分番上下每季差官相監於陵所進食供進食醫掌和齊所宜主食掌率主膳以供其職正字通唐少府監御餽用九盤裝果名九內侍省尚食掌供膳羞品齊總司膳司醢司藥司館凡進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九

食先膏司膳二人掌烹煎及膳羞米麴薪炭凡供奉口味皆種別封印典膳掌膳各四人掌調和御食温涼寒熱以時供進則掌之有女史司醢典醢掌醢各二人掌酒醴醢飲以時進御女史司館典館掌館各二人掌給宮人饋食薪炭皆有等及受付則旬別案記女史東宮典膳郎掌進膳嘗食丞爲之貳每夕更直於厨龍朔二年改典膳監曰典膳家令寺家令一人從四品上掌飲膳總食官祭祀賓客則供酒食食官令掌膳飲之事丞爲之貳凡爲酒醴以辨其麴蘗黍稷秬稻之宜陶器水火之用以成乎沈浮清濁之良凡爲膳羞必辨其牲牢禽獸之名物割烹煎和之制度以協乎五味五香之正然後可以供其享獻焉凡四時之令節供進及設食得專

營造不用啟閱其六品已有官於家令厨食者元正冬至寒食亦供焉左右廂牙前坐日職事官三品以上供十盤宮臣六參日二十五盤其食有餘賜左右春坊供奉官詹事司直若非坐日供三盤丞判署事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擇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太子內官司饌二人掌進食先嘗總掌食女史四人掌食三人掌膳羞酒醴燈燭薪炭器皿女史四人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凡非因大禮不得獻食若因大慶獻食及所司儀進並不得用犢若特羊至厨生羔者放長生若大齋日皆進素食其應王已下常食料各有差每日細白米二升梗米梁米各一升五升粉一升油五升鹽一升醋二升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十一

密三合粟一斗梨七顆酥一合乾粟一升木樨十根炭十斤蔥韭蒜薑椒之類各有差每月給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魚三十頭各三品已上常食料九盤每日細米二升二合梗一尺酒九斗四分醬四分醋四分瓜三顆鹽四分蔥薑蒜韭之類各有差木樨春二分冬三分五釐炭春三斤冬五斤四品五品常食料七盤每日細米二升三合酒一升半及決四日停肉給油一合小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常食料五豆三合三品已上亦同此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常食料五盤每日白米二升麵一升一合油三勺小豆一合醬三合凡諸王已下皆有小食料午時粥料各有差復有設食料設會料每事皆加常食料又有節日食料謂寒食麥粥正月七日九日煎餅十月一日黍糜皆有等差各有配食料蕃客在館食料五等蕃客設食料蕃客設會料各有等差焉初高祖朝諸宰臣於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侍郎張文

權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名譽元宗置趙清潭砌以銀瓶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賜當制學士蒲萄酒之前代時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代宗時李泌請里閭釀蒲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帝悅乃著令宣宗賜章澳孫宏銀餅餃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腴之所為懿宗迎佛骨入內道場薦瓊膏乳訶陵國所獻也

周顯德二年八月甲寅內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以下數爵而止四年二月辛酉詔文武百官今後凡遇入閣日宜賜廊食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既罷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焉命黃門閱視酒饌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十一

無不精腆宋膳部郎中員外郎掌牲牢酒醴膳羞之事凡所用物前期計度以關度支若祭祀朝會宴享則同光祿寺官視其善否酒成則嘗而後進季冬命藏冰春分啟之以待供賜分案七置吏九殿中尚食局掌膳羞之事尚醴局掌酒醴之事太常寺廩犧案掌歲中祠祭牲牢羊豕滌室光祿寺卿掌祭祀朝會宴享酒醴膳羞之事修其儲備而謹其出納之政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凡祭祀共五齋三酒牲牢鬱鬯及尊彝邊豆簋簠鼎俎銅登之實前期飭有司辨具牲饌視滌濯奉牲則告充告備共其明水火焉禮畢進胙於天子而頒於百執事分案五置吏十政和六年監察御史王桓奏祭祀牢醴之具

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視請大祠以長貳朔祭及中祠以
永簿監視宰割禮畢頒胙有故及小祠聽以其屬攝從之及
中興後廢併入禮部太官令掌膳羞割烹之事凡供進膳羞
則辨其名物而視食之宜謹其水火之齊祭祀共明水明火
割牲取毛血牲醴以爲鼎俎之實朝會宴享則供其酒膳景
時契丹初來貢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齋本國異
味就尙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凡給賜視其
品秩而爲之等元祐初罷太官令二年復置崇寧三年置尙
食局太官令惟
掌祠法酒庫內酒坊掌以式法授酒材視其厚薄之齊而謹
其出納之政若造酒以待供進及祭祀給賜則法酒庫掌之
凡祭祀供五齊三酒以寶尊彝內酒坊惟造酒以待餘用大
官物料庫掌預備膳食薦羞之物以供大官之用辨其名數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而會其出入翰林司掌供果實及茶茗湯藥牛羊司供應所
掌供大中小祀之牲牲及大官宴享膳羞之用乳酪院掌供
造酥酪油醋庫掌供油及鹽蔽外物料庫掌收儲米鹽雜物
以待膳食之須凡百官頒給者取具焉仁宗語近臣昨嘗不
日何不取索日
恐遂爲制耳司農寺掌供籍田九種大中小祀供豕及蔬
果凡苑囿行幸排比及薦饗進御頒賜植藏之物戒有司先
期辦具造麩槩儲薪炭以待給用園苑四玉津瑞聖宜春瓊
林苑掌種植蔬蒔以待供進都憩院掌造麩以供內酒庫酒
醴之用及出嚮以收其直水磨務掌水磴磨麥以供尙食及
內外之用
遼北面御蓋局曰御蓋郎君南面尙食局曰尙食奉御崇祿

寺本光祿寺避太宗諱改歲正旦國俗以糲飯和白羊髓爲
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
外五月重五日午時君臣宴樂渤海膳夫進艾糕九月重九
日天子率羣臣部族射虎少者爲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
卓帳賜番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爲鸚鵡舌爲醬又研茱萸
酒酒門戶以檜穰冬至日屠白羊白馬白鴈各取血和酒世
宗曰亡遊日屠食三百
亦豈能盡食徒傷生耳
金尙食局元光二年參用
近侍奉御奉職掌總知御膳進食先嘗兼管從官
食世宗諭之曰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
不可獨奉徒爲虛費自今止進可口者數品而已直長一
世宗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尙食局直長言臣聞
老母病劇私心憤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
嘉其孝都監三生料庫都監同監掌給受生料物色茶果直長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都監果子都監同監各一員掌給受進御果子本局本尙醞
把四人尙醞
署令丞掌進御酒醴直長酒坊使掌醞造御酒及支用諸色
酒醴市買司天德二年更爲市買局使掌收買宮中所用果
實生料諸物內官尙食一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司膳司醴
司館事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
皿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司醴二
人典館一人掌館二人女史二人掌宮人食并柴炭之事皇
后位下掌儀奉儀各一員掌飲食湯藥酒醴蔬果之事世宗
卽位詔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時夏使貞元殿故事外
賜食上察其食不精曠日何以嘗謂宰臣曰女直官多謂朕
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嘗謂宰臣曰女直官多謂朕
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爲美事况朕年高不欲

屠宰物命貴為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又曰朕常日御膳亦從減省常有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當直官皆目睹之若欲豐腆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大定二十七年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蔥及太府監日進時果日蔥果應用幾何徒勞人耳惟上林諸果三日一進東宮

典食令丞承奉膳羞掌飲令丞承奉賜茶及酒果之事志舉子本朝奉膳羞飲生料庫本把謂之正班局分向食局厨子果子厨子食庫車本把謂之雜班局分貞元元年制向食局厨子授府州

元宣徽院掌供玉食凡稻梁牲牢酒醴蔬果庶品之物燕享宗戚賓客之事尚食尚醞局隸焉光祿寺掌起運米麴諸事領尚飲尚醞局沿路酒坊各路布種事至元十五年罷都提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古
點置寺設卿及少卿主事等員二十三年復為光祿寺卿大都尚飲局中統四年始置設大使副使各一員俱帶金符掌醞造上用細酒至元十二年增設副使二員上都尚飲局皇慶中始置提點一員大使副使各一員大都尚醞局掌醞造諸王百官酒醴中統四年立御酒庫設金符宣差至元十一年始設提點上都尚醞局至元二十九年始置大都醞源倉掌受香沙蘇門等酒材糯米鄉貢麴藥以供上醞及歲賜諸王百官者至元二十五年始置上都醞源倉掌受大都轉輸米麴并醞造車駕臨幸次舍供給之酒至元二十五年始置尚珍署掌收濟甯等處田土子粒以供酒材至元十三年始立十五年罷入有司安豐懷遠等處稻田提領所掌稻田布

種歲收子粒轉輸醞源倉定置提領二員尚食局掌供御膳及出納油麴酥蜜諸物至元二年置提點領進納百色生料二十年省併尚藥局為尚食局報晰錄國朝日進御膳例用一羊以歲計別置生料庫本局置提點大使副使直長等員之為數多矣大都生料庫至元十一年置生料野物庫隸尚食局二十年別置庫擬內藏庫上都生料庫掌受宏州大同虎賁司農等歲辦油麴大都起運諸物供奉內府放支宮人宦者飲膳提點大使各一員副使二員大都大倉上都大倉掌內府支持米豆及酒材米麴藥物至元五年初立設官二員俱受制國用使司割付十二年改立提舉沙糖局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貢果木至元十三年始置十七年置提點一員永備倉至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古
元十四年始置給從九品印掌受兩都倉庫起運省部計置油麴諸物及雲需府所辦羊物以備車駕行幸膳羞豐儲倉大使掌出納車駕行幸支持膳羞滿浦倉掌收受各處子粒米麴等物以待轉輸京師至元二十五年始置龍慶栽種提舉司管領緡山歲輸梁米并易州龍門淨邊官園瓜果桃李等物以奉上供至元十七年始置提舉司延祐七年緡山改為龍慶州因以名之典飲局大使副使掌醞造酒醴以供內府及祭祀宴享賓客賜頒之給初置嘉醞局隸家令至大二

年改典飲兩都分置皇慶元年撥隸中宮儲膳司卿四員少卿二員掌皇太子飲膳之事天歷二年立典膳署丞各二員桑齊二十五人掌內府飲膳之事至元十九年始立隸家令

司三十一年改掌膳隸內宰泰定元年復改為典膳洪濟鎮
 提領掌辦納鴈隻隸典膳署嘉福局至元十七年立掌飲局
 大德十一年改掌飲司延祐六年降司為局至治三年罷泰
 定四年復立天歷二年改嘉福局有提點大使副使各二員
 明禮部精膳司分掌宴饗牲豆酒膳之事凡御賜百官禮食
 曰宴曰酒飯為上中下三等視其品秩蕃使土官有宴有下
 皆辨其等親王之藩王公將軍來朝
 亦如之凡膳羞酒醴品料光祿是供會其數而程
 凡厨役僉諸民以給使於太常光祿年深者得選
 克王府典膳凡歲藏冰出冰移所司謹潔之光祿寺卿少卿
 其屬典簿應典簿錄事各一人太官珍羞良醞掌醞四署各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置正一人卿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率官屬辨其名數
 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凡祭祀同太常省牲天子
 親祭進飲福受胙薦新循月令獻其品物喪葬供奠儀所用
 牲果茶物取之上林苑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其直
 季支天財庫四方貢獻果鮮厨料省納惟謹器皿移工部及
 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筵宴酒食及外使降八具差其
 等而供給焉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廷官一員察
 其出入糾禁其姦弊歲四月至九月凡御用物及祭祀之品
 皆用冰太官供祭品宮膳節令筵席如春明夢餘錄大宴之外
 同子四月初八日佛誕日用不落英端午涼糕糉子重陽糕
 頭起宴畢復一拜三叩頭而出嘉靖十四年四月上諭夏言
 日內殿遺儀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其賜百官不落英亦當改

已復論曰禮記月令謂是月麥先熟... 宣徽院設院使同知院判典簿尚食尚醴二局大使副使洪
 武元年改為光祿寺所屬尚食尚醴二局又移太常寺司供
 需庫隸之二年設直長遇百官賜食御前者則令供事四年
 設內酒坊孳牧所法酒庫八年改寺為司主簿為典簿置太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官等署漸罷庫所坊局九年革去酒庫孳牧所尚食尚醴局
 十年革內酒坊三十年復改為寺正統六年裁四署冗員是
 本寺卿奈亭以供應事繁奏十二年裁司牲司牧二局副使
 增各署官至是又奏裁之
 嘉靖中革司牲局萬厯二年添設銀庫大使字
 為司牲局
 通明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醴祭果用品用簇釘工滋費孝
 宗命改散裝曰奉天格祖在誠敬不在侈美後以為例
 官尚膳監司寫字監工及各牛羊等房廠監工無定員掌御
 膳及宮內食用併筵宴諸事酒醋麵局掌宮內食用酒醋糖
 醬麵豆諸物與御酒坊不相統轄司苑局掌蔬菜瓜果御酒
 房提督太監掌造御用酒御茶房提督職司供奉茶酒瓜果
 及進御膳牲口房提督收養異獸珍禽甜食房掌造辦虎眼
 窩絲等糖及諸甜食隸御用監女官尚食局掌膳羞品齊之

數凡以飲食進御尚食先嘗之司膳典膳掌膳女史各四人
掌割烹煎和之事司醞典醞掌醞女史各二人掌酒醴醢飲
之事司饌典饌掌饌各二人掌廩餼薪炭之事明初上供簡
省郡縣貢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為勞民卻之仁宗初光
祿卿并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
不遠政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
大信耶宣宗時罷永樂中河州官買乳牛造上供酥油者
以其牛給屯軍命御史二人察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多支及
索者執奏英宗初政三楊當軸減南畿孳牧黃牛四萬糖
蜜果品膳脯酥油茶芽稗糯米藥材皆減省有差撤諸處
糖魚官卽位數月多所撙節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萬七千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六

有奇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營
膳所造以進宮中食物尚膳監率乾沒之帝令備帖具書如
數還給景帝時從于謙言罷真定河間採野味直沽海口造
乾魚內使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萬八千餘
斤增舊額四之一成化初詔光祿寺牲口不得過十萬明年
寺臣李春請增禮部尚書姚夔言正統間雞鶩羊豕歲費三
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請從前詔後二年給事中
陳越言光祿市物概以勢取負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
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過額侵漁妄費也大學士彭時
亦言光祿寺委用小人員放假公營私民利盡為所奪請照
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

一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初光祿俱預支官錢市物
行頭吏役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價遂有游手
號為報頭假以供應為名抑價倍取以充私囊御史李鸞以
為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
所蓄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
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
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自成化
時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
常費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舖戶價直不時給市并負累
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
萬武宗之世各宮日進月進數倍天順時厨役之額當仁宗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九

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世宗初減至四千一
百名歲額銀撙節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額派不
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元供司府依數增派於是帝
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帝復降旨詰責
乃命御史稽覈月進揭帖兩月間省銀二萬餘兩自是歲以
為常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
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
商賈匿迹穆宗朝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獸罷寶坻魚
鮮凡薦新之物傾於光祿寺勿遣中官皆從太監李芳請停
徵加增細梗米白青鹽命一依成弘間例御史王宗載請停
加派部議悉準元額果品百七萬八千餘斤牲口銀五萬八

千餘兩免加派銀二萬餘未行而神宗立詔免之

賜酺

秦始皇二十五年五月天下大酺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

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正義曰天下歡

樂大飲酒也秦既平韓趙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漢文帝初即位賜民酺五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

五日十六年得玉杯令天下大酺

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令天下大酺五日章帝元和二年令

天下大酺五日賜洛陽人當酺者布戶一疋城外三人一疋

唐貞觀二年九月賜天下大酺三日慶有年也

宋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眾共樂所

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

宜令士庶之情共慶休明之運可賜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

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

往來御道又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音樂雜

發觀者溢道縱士庶遊觀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畿甸

耆老列坐樓下賜之酒食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詔許羣臣士

庶選勝宴樂御史臺皇城司毋得糾察四年二月甲申上御

五鳳樓觀酺宗室近臣侍坐樓前露臺奏教坊樂召父老五

百人列坐賜飲於樓下後二日上復御樓賜宗室文武百官

宴於都亭驛賜諸班諸軍將校羊酒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詔

應致仕官並令赴都亭驛酺宴御樓日合預坐者亦聽又詔

朝臣已辭未見並聽赴會凡賜酺命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

於乾元樓前露臺上設教坊樂又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

樓者二分載鈞容直開封復爲輶車二十四每十二乘爲之

皆駕以牛被之錦繡繫以綵紉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中

衢編木爲欄處之徒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駢布競以綵

幄鏤版爲飾上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樓下傳旨

問安否賜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則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

郎給諫上舉觴教坊樂作二大車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旱船

四挾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鷲並往復日再焉東距望春

門西連閭闔門百戲競作歌吹騰沸宗室親王近列牧伯泊

舊臣宗室官爲設綵棚於左右廊無士庶縱觀車騎填溢歡

六典通考卷五十一

呼震動第二日宴羣臣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親王宮第二

日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於

都亭驛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

於外苑上多作詩賜令屬和及別爲勸酒詩禁軍將校日會

於殿前馬步軍之解是歲東封泰山所過州府上御子城門

樓設山車綵船載樂從臣侍坐本州父老進奉使蕃客悉預

兗州駐驛仍賜羣臣會於延壽寺天禧五年以畿縣追集老

人疲勞之故止召兩赤縣坊郭父老預會其不預名亦聽給

以賜物天下賜酺各令州府會官屬父老邊州或遣中使就

賜又詔開封府賜酺日舉人酬酒而不傷人者咸釋之再犯

論如法後賜酺皆準此

方觀承曰周禮地官族師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豈非卽酺飲之禮乎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据此則祭酺卽賜酺之始無疑故秦漢以來都行之但相沿而轉失其實或不必祭酺而直賜之大酺五日耳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一

三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湖西閻鎮珩輯

膳飲考

歷代宴饗

漢高帝四年十一月西人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留四日五年夏五月帝置酒雒陽南宮六年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禮畢置酒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岳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雷止張飲三日武帝建柏梁臺羣臣能賦七字者賜上座王尊傳成帝卽位尊劾奏丞相匡衡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有詔弗治

後漢季冬饗遣故衛士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
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問
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闕罷遣
勸以農桑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
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
樂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安帝永初三年十二月詔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桓帝延熹
元年五月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先主初入蜀於涪大會置酒作樂
魏武都鄴正會用漢儀後文帝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
狹小元曰於城南立瓊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
依漢舊事甘露元年二月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仲中荀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二

顯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
遂言帝王優劣之差

晉武帝更定元會儀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
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
小會明帝太甯改元臨軒停享宴之禮懸而不樂二年亦如
之

宋明帝泰豫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不朝會

齊高帝建元元年秋九月車駕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公以
下賦詩二年春三月車駕幸樂游苑宴王公以下賦詩武帝
永明二年八月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四
年閏正月以藉田禮畢車駕幸闕武堂勞酒小會五年三月

車駕幸芳林園禊宴九月詔曰九日出商飈館登高宴羣臣
梁武帝大同十年春三月幸同賓亭宴帝鄉故老太清元年
五月與駕幸德陽堂宴羣臣設絲竹樂
陳武帝永定二年冬十二月高祖於太極殿東堂宴羣臣設
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宣帝太建四年冬十二月與駕幸
樂游苑采甘露宴羣臣七年閏九月甘露頻降樂遊苑復駕
幸宴羣臣

後魏永興四年四月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五年十一
月大饗於西宮神瑞二年二月大饗於西宮太常七年二月
車駕還宮大饗於西宮太武始光二年九月永安安樂二殿
成大饗以落之文成太安四年九月太華殿成饗羣臣孝文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三

太和九年正月大饗羣臣於太華殿班賜皇詔十年正月帝
始服袞冕朝饗萬國十六年正月饗羣臣於太華殿十月太
極殿成大饗羣臣十七年正月饗百寮於太極殿十八年夏
五月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饗
羣臣於太極前殿出帝永熙二年正月朝饗羣臣於太極殿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十一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
殿朝宴羣臣並命賦詩

後周明帝武成二年春正月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
三月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
賜錢帛各有差武帝天和元年春正月路寢成幸之令羣臣
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三年春三月大會百寮及四方

賓客於路寢建德六年夏四月復大會

隋高祖開皇二年二月宴百寮十二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宴百寮頒賜各有差煬帝大業十一年正月大饗百寮

唐令節宴會儀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二舞入立於縣南尚舍設羣官升殿者坐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南向介公

鄴公在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上又於其後朝集使都督刺史藩客三等以上座如立位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

羣官解劔席於縣之西北橫街之南尚食設壽尊於殿前序之端西向設坫於尊南加爵一太官令設升殿者酒

尊於西廂近北設在庭羣官酒尊各於其尊之南皆有坫俱障以帷吏部兵部戶部主客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二

四

舍人引就朝堂前位又引非升殿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

辦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即御座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諸客使以次入就

位侍中進當御坐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諸公王等升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制延公王等

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在位者皆再拜應升殿者詣東西階至解劔席脫舄解劔升上公一人升階少東西

面立於座後光祿卿進詣階間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羣臣上壽侍中稱制曰可光祿卿退升詣酒尊所西向立上公詣酒

尊所北面向尚食酌酒一爵授上公公受爵進前北面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進置御前上公退北面跪稱某官臣某等

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某等不勝大慶謹上千秋萬

歲壽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立於席後侍中前承制退稱敬舉公等之觴在位者又再拜殿中監取爵奉進皇帝舉酒在位

者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帝舉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授尚食尚食受爵於坫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中典儀唱再拜階下

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上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俱就座歌者琴瑟升坐笙管立階間尚食進

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與階下贊者承傳坐者皆俛伏起立於席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酒進皇帝舉酒太官令

又行羣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指笏受解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座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二

五

皇帝舉酒尚食進受虛爵復于坫觴行三周尚食進御食食

至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與階下贊者承傳坐者皆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按尚食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

行羣官按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皇帝乃飯上下俱飯御食畢仍行酒遂設席羞二舞作若賜

酒侍中承詔詣東階上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坐者皆起再拜立受解就席坐飲立授虛爵又再

拜就座酒行十二遍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上下皆起降階佩劔納舄復位位於殿庭者仍立於席後典

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若有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宣制又再

拜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與御輿入
自東房東西面位者以次出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宴羣臣賜
帛各有差八月設宴三品以上賜雜綵各有差二年二月宴
羣臣臨奏九部樂賜錢各有差極歡而罷二年八月宴羣臣
奏九部樂於庭賜布帛各有差四年七月宴羣臣奏九部樂
於庭帝舉酒屬百官極歡乃罷賜錢帛各有差五年正月幸
昆明池宴從官三月宴羣臣賜帛各有差六年二月幸昆明
池宴百官四月改通義里舊宅爲通義宮置酒高會賜從官
帛各有差七年四月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八年三
月宴羣臣於元武門陳倡優爛熳之伎四月赤雀巢於殿門
宴五品以上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五月宴五品以上及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六

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
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引
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婕妤解盤今見常侍登牀五月詔司
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賜宴各賜膜皮高宗永
徽三年二月宴三品於百福殿帝舉酒極歡賜綵錦各有差
是月降甘雨相率宴樂兼奏倡優百戲帝御安福門樓以觀
之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官柳捲以辟
惡四月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
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令馬上口摘置酒爲樂又幸隆慶池結
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樂元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降誕
日讌百寮於花萼樓下此聖節設二十五年正月望日命有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七

外戚於內殿賦詩賜綵極歡而罷貞觀元年宴羣臣始奏秦
王破陳之曲二年九月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二年
正月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獅子於庭賜帛各有差四年
七月宴羣臣於芳華殿奏九部樂於庭帝大悅親舉酒以屬
羣臣羣臣奉觴稱慶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六年太宗行幸
慶善宮宴羣臣於渭水之濱賦詩十韻其宮卽太宗降誕之
所車駕臨幸每特感慶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起居郎
呂才以御製詩被之管絃名爲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
佾皆進德冠紫袴襦爲九功之舞十八年二月詔三品以上
賜宴於元武門帝工隸書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遂
觸類增長精妙絕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啟請是日帝

司於勤政樓前樹燈宴羣臣於樓下正月望日二十八年正
月望日御勤政樓讌羣臣連夜燒燈會大雪而罷因命自今
常以二月望日爲之天寶四載二月敕今月十四十五十六
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諸司文官四品以上郎官
御史節度採訪使等並於花萼樓下宴德宗貞元四年正月
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舞馬上賦詩一章羣臣屬
和九月詔曰比者卿士內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庶務
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
節日宜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爲樂每節宰相及常參官
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軍
每廂共賜錢五百貫文金吾英武威遠諸衛將軍共賜錢二

百貫文客省奉事共賜錢一百貫文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
 付承為常式其月賜宴曲江亭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
 臣羣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紆為上等鮑防于召為次
 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惟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
 詩不加優劣六年二月百寮會宴於曲江亭上賦中和節羣
 臣賜宴七韻中和節名始此三月宴於曲江亭上賦上已詩一篇十
 年九月九日以雨罷宴明日方會宴十二年二月寒食節帝
 御麟德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勳戚子弟會毬兼賜宰臣饌
 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魏名相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
 於下宰臣各賜錦綵百疋銀瓶盤各一具其從官直省各有
 差十四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寮先是上制中和樂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八

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罷比詔二月一日中和節宴以雨雪
 改用此日上又賦仲春麟德殿宴羣臣詩八韻頒賜羣臣有
 差聖節上元之宴始於元宗歲時令節之宴備於德宗自後諸帝皆踵行之今不悉著穆宗長慶三年
 時韋綬為太子侍讀綬之在書府遇重陽日百官有曲江之
 宴特請與集賢學士等別為一會從之文宗開成二年三月
 罷曲江宴京兆尹薛平封奏上巳日曲江宴緣初遇雨公
主出臨臨力不辭請改日帝曰去年重陽改就九
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意今上巳八月敕慶成節宜令京兆
日改取十三日可于融受命而退尹準上已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權停十
 月慶成節賜羣臣宴於曲江武宗會昌二年五月敕慶陽節
 百官率醪外別賜錢三百貫以備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供
 帳用追集坊市樂人

秦蕙田曰唐時宴饗羣臣見於舊唐書及冊府元龜者多
 矣元旦冬至朝會大宴也正月望日及晦日德宗改二月朔名中和節
 上已寒食重陽及誕聖節俱有賜宴節宴也若無事而宴
 宰臣及三品四品五品以上不為定期即宋之曲宴也開
 元禮及唐書禮樂志惟有元至及千秋節饗會儀注其餘
 皆無之

後唐同光元年八月以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宴大臣賜
 酒差十月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又宴崇元殿
 十二月宴羣臣於嘉慶殿二年四月宴羣臣九月兩明宗天
 設宴十月十一月各三宴
 成元年五月宴文武百寮於長春殿二年二月宴武臣於長
 春殿三月朔幸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共進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九

錢絹請宴四月幸會節園召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八月
 宴宰相學士及勳臣於長春殿九月宴在京藩侯郡守於長
 春殿各有頒賜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宴樞密使及在
 京節度使內諸司使等於長春殿十月帝在汴宴宰臣學士
 諸將校等於玉華殿清泰二年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
 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疋請開宴
 晉高祖天福六年二月停買宴錢五月宴羣臣於永福殿七
 月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統軍行軍副使於永福殿八
 月宴文武百官於武德殿九月宴文武百官於武德殿諸道
 進奉使來朝者亦與焉十月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
 統軍行軍副使於畫堂十一月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

史統軍行軍副使諸軍指揮使於文思殿諸道進奉使亦與焉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三月嘉慶節羣臣入相國寺齋賜教坊樂入朝侯伯高行周以下以皇帝初舉樂獻銀縑千計請開御筵謂之賀宴羣臣於永福殿入觀諸侯貢獻上壽內樂百戲日宴而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宴羣臣於廣政殿四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未時還宮五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二年正月朔朝賀畢御永福殿百寮稱觴獻壽舉教坊樂世宗顯德元年七月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五年五月宴文武於廣政殿是月帝謂侍臣曰向來御厨造食各分等差今後賜宴羣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十

臣食物並須類從所食不得更有分別閏七月宴文武百官於廣德殿九月賜宰臣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於玉津園張教坊樂先是帝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復以是歲秋成又念內臣之勞故有是命

五代時羣臣例有賀宴錢晉高祖嘗停止至後漢復行之本史及冊府所記一歲或數宴事近煩猥今皆不著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遇大災大札則罷天聖後大宴率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羣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牀司天雞唱臚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帟垂香毬設銀香

獸前檻內藉以文茵設御茶牀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羣臣醴尊於殿下幕屋設宰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三司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待制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朵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將軍以上分於兩廡宰臣使相坐以繡墩曲宴用机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屬毯曲宴樞密使副並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緋緣毯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起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十一

百官入宣徽閣門通唱致辭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奉酒或傳旨命酌卽搯笏起飲再拜曲宴多或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舞蹈拜謝而退建隆元年大宴於廣德殿酒九行而罷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是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並設秋宴於大明殿以長春節在二月故也太平興國之後止設春宴在大明書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立於庭其宴契丹使亦於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淳化四年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饗宴者所

以省福福而觀威儀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近年內殿賜宴羣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嘩過甚者並令糾舉又飭賜以寵武夫大烹故為盛饌一飯所費可數人屬厭而將校輩或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潔豐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飭賜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殺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使巡察從之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御史臺言大宴起居舍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三

人司諫正言三院使御史並坐於殿廊自今移升朵殿餘依舊翰林學士梁灝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為四圖頒下閣門景德二年九月詔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肅不得喧嘩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內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禮者委閣門彈奏其軍員令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轄但虧禮容即送所司勘斷訖奏仍令閣門宣徽使互相察舉本紀四年八月書門下言莊穆皇后祥除久秋宴詩舉樂不允中書門下再表請秋又允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內宴臣寮軍員并祇候使臣等務遵儀制違者密具名聞其軍員有因酒言詞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又詔臣寮有託故請假不赴宴者御史臺

糾奏天禧四年直集賢院祖士衡言大宴將更衣羣臣下殿然後更衣更衣後再坐則羣臣班於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仁宗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言大宴宗室先退允為得禮自今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姪同赴再坐時卑者先退慶歷七年御史言大宴賜花並須戴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糾舉神宗熙寧二年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數中書二十二入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軍節度使兼侍中曹佺三人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以上至節度使并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百七十八人御厨六百人儀鸞司百五十人祇候庫二十人內衣物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內弓箭庫三人鈐轄教坊所三人鐘鼓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三

樓十六人御藥院八人內物料庫九人法酒庫十六人內酒坊八人入內內侍省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十一人灑掃親從官人員以下一百人兩廊觀步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十人快行親從官十一人支散兩省花後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受行首八人四方館職掌二人閣門承受行首已下十八人七年九月詔大宴親王皇親使相樞密使副使宣徽使駙馬都尉並於殿門外幕次就賜酒食舊制會食集英西廊廡下喧嘩為甚權發遣宣徽院吳充奏其事故有是命元豐七年二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率百官廷賀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

同之時王未出閣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大宴不用兩軍妓
女用教坊小兒舞至是王拱辰請以女童代之故事大宴前
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獨看修國史范祖禹請罷之元祐三
年二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預宴官
酒餼於閣門朝堂升殿官雖假
使不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馬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
使副學士步軍都虞候以上三師三公東宮三師三少以下
官任中書門下徽宗大觀三年議禮局上春秋大宴儀其日
預宴文武百官詣殿庭東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雲殿閣門
內侍管軍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鳴鞭殿中監以下通
班起居殿中監少監升殿通喚閣門官升殿攝左右軍巡使
鞞笏起居訖繫鞵執杖侍立餘非應奉官分出次鐘鼓樓節
緩就位四拜起居次舍人通喚訖分引羣官橫行北向東上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古

閣門官贊大起居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辭訖俛伏興復位羣
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贊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
向立朵殿兩廡官立於席後有導使則舍人引大遼舍利西
入大起居贊各就坐贊再拜贊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傳事
引從人分入四拜起居謝坐並同舍利儀教坊使以下通班
大起居看酸人謝升殿再拜內侍進御茶床殿侍酌酒訖次
贊天武門外祇候東上閣門官詣御坐奏班首姓名以下進
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
東上閣門官接引詣御座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醖授班
首少監啟醖以酒注之班首奉詣御前進訖少退虛跪興以
樂授殿中監出笏東上閣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

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東上閣門官接引
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授樂奉詣御前西向立樂作皇
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東上閣門引班首接
醖退虛跪興授酸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
贊各賜酒羣臣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酒
初行羣官搢笏授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皇帝再舉酒
中監少羣臣俱立席後樂作飲訖贊各就坐復行羣臣酒飲
訖皇帝三舉酒皆如第一之儀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設羣
臣食樂作賜祇應臣僚酒食贊謝拜訖復位皇帝四舉酒
御進樂工致語羣臣皆立席後致語訖贊百官再拜就坐樂
作皇帝五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詞樂作舞隊出東上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圭

閣門奏再坐時刻俟放隊訖內侍舉御茶床皇帝降坐鳴鞭
羣臣退賜花再坐前一刻御史臺東上閣門催班羣臣戴花
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又再
拜就坐內侍進御茶牀皇帝舉酒殿上奏樂庭下作樂皇帝
再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前致語樂作出皇帝三舉酒四
舉酒皆如上儀若宣示醖即隨所向閣門官以下揖稱宣示
醖躬贊就坐若宣勸卽位席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
牀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再拜舞蹈又再拜訖分班出閣門
官側奏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集英殿飲福儀初大禮畢皇
帝逐頓飲福餘酒封進入內宴日降出酒三行泛賜預坐臣
僚飲福酒各一酸羣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後贊再拜謝訖

復坐飲並如春秋大宴儀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陳設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五月閤門修大宴儀注孝宗乾道八年十二月詔今後前宰相到闕如遇赴宴賜茶其合坐墩机非特旨並依官品又行門禁衛諸色祇應人依紹興例並賜絹花南渡無春秋二宴甯宗開禧二年以用兵罷瑞宗咸淳九年以襄陽陷罷乾會節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臨宴或宴大遠使副於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秘閣皆預太祖建隆元年親征澤潞宴從臣於河陽行宮又宴韓令坤以下於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馬乾德三年七月詔皇弟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泛舟後苑新池張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六

樂宴飲極歡而罷是歲重陽宴近臣於長春殿太平興國九年三月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司臣各賦詩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三年十二月大雨雪帝御玉華殿詔宰臣及近臣謂曰春秋未嘗飲酒今得嘉雪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咸平二年二月晦賞花於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遂射於水殿盡歡而罷自是為定制四年十一月御龍圖閣曲宴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及畫景德六年七月詔輔臣觀

粟於後苑御山子觀御製文閣御書及嘉禾圖賜飲天禧四年七月詔近臣及寇準馮拯觀內苑穀遂宴於玉宸殿十月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天聖三年上元節朝謁景靈上清宮啟聖院相國寺還御正陽門宴從官觀燈次日太后詔命婦臨觀及春秋大宴歲為常夏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並宴從官或射不為常皇祐五年後苑寶政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不易也自是幸觀穀麥惟就後苑春夏賞花釣魚則歲為之嘉祐七年十二月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於閣數日再會天章閣復宴羣玉殿酒行上曰天下無事樂與等之宜盡醉因召韓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七

琦至御榻前賜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熙寧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君命召不俟駕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錫宴而有託辭不至者非恭上之節請自今宴設羣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得託辭二年八月實錄書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似未齊一請自今曲宴翰林學士與雜學士並赴從之紹聖三年十一月進神宗實錄畢曲宴宰臣執政文臣侍郎武臣觀使以上并修國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詔受寶畢宴宰臣以下於紫宸殿大觀三年議禮局上曲宴儀皇帝視事畢東上閤門進呈

坐圖舍人奏閣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殿後閣諸司排
設備東上閣門附內侍奏班齊皇帝出閣升坐鳴鞭三公直
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橫行
北向立定班首奏聖躬萬福舍人贊各就坐再拜訖分引詣
東西階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下常起居次看酸人
謝升殿次內侍進御茶床殿侍酬酒訖閣門詣御坐躬奏班
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班
首奉酒躬進樂作皇帝飲訖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
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
作樂後準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令設羣官食酒五行若宣
示酸即隨所向閣門揖稱宣示酸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六

後躬飲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橫行
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上已重陽賜宴儀其日預宴官
以下並赴宴所就次諸司排設備預宴官以下詣庭中望闕
位立次中使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官皆
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
再拜中使退預宴官分東西升階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
樂止酒五行預宴官並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預宴
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
樂止酒四行而退蔡京保和殿曲宴記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燕王侯臣楚王似臣嘉王楷臣剛漢王仲理臣童貫臣馬照載臣蔡攸臣蔡條臣蔡翰宴保和殿天子歲時游豫則上元幸集禧觀相國寺御宣德門觀燈首夏幸金明池觀水

嬉瓊林苑宴射大祀禮成則幸太一宮集禧觀相國寺恭謝
或詣諸寺觀焚香或至近郊閱武觀稼其事皆不一焉三元
觀燈本起於方外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夜開坊市門
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大內正門結綵爲
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陳百戲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樓
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
列於樓下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
悉起三棚張樂陳燈皇城雉堞亦徧設之其夕開舊城門達
旦縱士民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宋游觀及觀燈之宴紀志所載事述甚繁以非宴饗之正故略而不敘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六

遼太宗天顯四年春正月朔宴羣臣及諸國使觀俳優角觝
戲五月謁二儀殿宴羣臣會同三年五月以端午宴羣臣及
諸國使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諸使觀之穆宗應歷
十四年冬十一月日南至宴飲達旦十六年秋九月以重九
宴飲夜以繼日累日乃罷十七年夏五月罷重五宴十八年
正月朔宴於宮中不受賀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
亦市酒縱飲三夕景宗乾亨四年三月清明與諸王大臣較
射宴飲聖宗統和三年閏九月重九駱駝山登高賜羣臣菊
花酒五年春三月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歡
宴累日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應聖節上太皇太后壽宴羣
臣命婦四年十一月行再生及柴冊禮宴羣臣於八防殿時
正旦冬至生辰清明重五重九皆有宴又仿宋制有賞花釣
魚宴又有頭魚頭鷄宴及再生柴冊禮成宴則國俗所有也

金曲宴儀皇帝卽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僚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出班謝宴舞蹈五拜各上殿祇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僚右出次引宋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使從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立官並再拜接盞畢候進酒官到位置坐者再拜坐卽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聞鼓笛時揖臣使并人從立口號絕坐宴并侍立官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閣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人從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三

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閣坐果床入坐立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引出聞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宴舞蹈五拜分引出世宗大定三年五月以重五幸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上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爲常二十八年三月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奉觴上壽上歡甚章宗承安元年七月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敕有司以酒尊置通衢賜民縱飲三年正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宋一花宴殿上不設餽饌至其歇時乃備於廊下今花宴上賜食甚爲拘束若依彼例可乎且向

者人使見辭殿上亦嘗有酒禮今已移在館宴矣有司奏曰曲宴之禮舊矣彼方酒一行食一上必相須成禮而國朝之例酒既罷而食始進至於花宴日宋使至客省幕次有酒禮而我使至其幕則有食而無酒各因其舊不必相同古者宴禮設食以示慈惠今邊更之恐遠人有疑失朝廷寵待臣子之意乃命止如舊四年七月敕宣徽院官天壽節凡致仕宰執悉召與宴宣宗貞祐三年正月曲宴羣臣宋使定文武五品以上侍坐員遂爲常制元之有國肇興朔漢朝會宴饗之禮多從本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爲多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三

輟耕錄天子凡宴享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眾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眾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盞沿襲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弼未考其義明制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洪武元年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三品以上陞殿餘列於丹墀遂定正旦冬至聖節宴謹身殿禮二十六年重定大宴禮是日尚寶司設御座於奉天殿錦衣衛設黃麾於殿外之東西金吾等衛設護衛官二十四員

於殿東西教坊司設九奏樂歌於殿內設大樂於殿外立三舞雜隊於殿下光祿司官設酒亭於御座下之西膳亭於御座下之東珍羞醴醑亭於酒膳亭之東西設御筵於御座之東西設羣臣四品以上位於殿內之東西設羣臣酒尊食桌於殿外設五品以下位桌於東西兩廊司盥尚食各供乃事引禮引羣臣殿外東西相向立儀禮司跪奏請陞座駕興大樂中橫班北向立五品以下官列於殿外丹墀北向立樂作贊四拜樂止光祿司官進御筵大樂作捧案至御前樂止進花樂作進訖樂止光祿司官開爵注酒捧詣御前進第一爵酒教坊司跪奏一奏炎精開運之曲贊內外官皆跪教坊司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二

三

跪奏進酒飲畢贊眾內外官俯伏興樂作贊四拜平身樂止贊各就位序班隨進羣臣桌散花樂作散訖樂止序班即進羣臣盞第二爵酒教坊司跪奏二奏皇風之曲樂作光祿司官斟酒御前序班隨斟羣臣酒教坊司跪奏進酒候皇帝舉酒羣臣以次舉飲訖樂止光祿司官進湯鼓吹響節前導至殿外鼓吹止殿上樂作羣臣起立光祿司官進湯御前羣臣復位序班即供羣臣湯樂止教坊司跪奏進湯樂作候皇帝舉箸羣臣次舉皇帝進湯訖贊饌成樂止武舞入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第三爵酒教坊司跪奏三奏脊皇明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跪奏撫安四夷之舞舞畢出第四爵酒教坊司跪奏四奏天道傳之曲樂作進湯

如前儀食畢教坊司跪奏車書會同之舞舞畢出第五爵酒教坊司跪奏五奏振皇綱之曲進酒如前儀飲畢教坊司跪奏百戲承應舞畢出第六爵酒教坊司跪奏六奏金陵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教坊司跪奏八鸞獻寶進呈舞畢出第七爵酒教坊司跪奏七奏長楊之曲進酒如前儀教坊司跪奏採蓮隊子承應畢出第八爵酒教坊司跪奏八奏芳醴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食畢教坊司跪奏魚躍於淵承應畢出第九爵酒教坊司跪奏九奏駕六龍之曲進酒如前儀飲訖光祿司官收御前爵序班隨收羣臣盞光祿司官進湯進大膳大樂作羣臣起立進訖復座序班隨供羣臣飯教坊司跪奏進膳食訖贊膳成樂止光祿司官收膳訖教坊司跪奏百花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二

三

隊舞承應舞畢出鳴贊唱徹案序班撤羣臣桌訖光祿司官即撤御案贊宴成羣臣皆出席北向立序班即撤羣臣坐殿外官皆詣丹墀北向立贊鞠躬樂作贊四拜興平身樂止羣臣分東西立儀禮司跪奏禮畢駕興大樂作鳴鞭百官以次出中宴常宴凡中宴禮儀同大宴但進酒七爵凡常宴同中宴但百官一拜三叩頭進酒或三爵或五爵而止續定大宴儀是日陳設如前儀駕自右順門至奉天門丹陛大樂作陞座鴻臚寺官贊拜百官四拜興平身樂止光祿司官進御筵內官捧案進膳樂作設案畢樂止內官進花進膳樂作進訖樂止教坊司跪奏一奏上萬壽之曲倍食樂作內官斟酒捧爵至御案前鴻臚寺贊跪文武百官皆跪教坊司跪奏進酒

鴻臚寺官贊俯伏興平身樂止贊各就位百官就坐簪花訖
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教坊司跪奏二奏仰天
恩之曲樂作內官斟酒捧爵至御案前教坊司奏進酒進酒
畢樂止殿外導湯樂作至殿內迎湯樂作內官捧湯至御案
前教坊司奏進湯樂作鴻臚寺官贊饌成內官撤湯樂止教
坊司奏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舞畢奏撫安四夷之舞舞
畢教坊司跪奏三奏感地德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教
坊司跪奏車書會同之舞舞畢教坊司跪奏四奏民樂生之
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殿外導湯樂作至殿內迎湯樂作
內官捧湯至御案前教坊司奏進湯樂作鴻臚寺官贊饌成
內官撤湯樂止教坊司跪奏表正萬邦之舞舞畢教坊司跪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奏五奏感皇恩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殿外導湯膳樂
作至殿內迎湯膳樂作內官捧湯膳至御案前教坊司奏進
膳樂作鴻臚寺官贊饌成內官撤湯膳并御筵樂止教坊司
跪奏天命有德之舞舞畢奏繼鞭德勝蠻夷隊舞承應畢教
坊司更進致語畢鴻臚寺官贊四拜興平身樂止鴻臚寺官
跪奏禮畢凡大祀天地次日慶成大宴文武百官及四夷使
臣土官人等其位次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武
職都指揮使以上陞殿東西侍坐學士坐於文職四品官之
上翰林院左右春坊經筵官六科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尚
寶司卿少卿司丞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國子監司業翰
林院帶俸參議太常寺寺丞鴻臚寺少卿寺丞順天府治中

欽天監監正監副太醫院院使院判神樂觀提點道錄司知
觀等官中左門序坐皇親都指揮同知僉事達官都指揮同
知僉事署都指揮僉事皇親正副千戶百戶所鎮撫兵馬都
指揮外國副使野人都指揮等官中右門序坐翰林院修撰
等官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陪祀郎中員外郎五
府經歷都察院經歷都事照磨檢校司務翰林院帶俸官太
常寺典簿博士等官犧牲所千百戶詹事府主簿通事舍人
鴻臚寺署丞主簿序班欽天監五官等官太醫院御醫達官
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千戶副千戶百戶所鎮撫外國人等丹
墀東序坐指揮使指揮同知陪祀指揮同知僉事外國人等
丹墀西序坐其遇朝覲各布政使方面行太僕寺卿運使知
六典通考卷五十二

府官員陪祀者與宴方面官列於中左門班次卿運使知府
列於東丹墀班次衍聖公張真人與宴列於二品文官班次
其餘真人領宴及以事故者亦領宴其法王佛子國師禪師
僧官喇嘛俱於大慈恩寺宴內官一員侍宴先期禮部官行
各衙門開與宴官員職名畫位次進呈仍懸長安門示眾宴
之日糾儀御史四人二人立於殿東西二人各於丹墀左右
鋪衣衛鴻臚寺禮科亦各委官糾舉永樂元年以郊祀禮成
大宴十九年以北京郊
祀成凡正旦冬至萬壽聖節大宴並如慶成儀宣德
正統間朝官不預宴者給賜節錢鈔錠各處進表官亦令預
宴免宴則通賜節錢宣德正統以後遇節令文武官及外夷
人員并國師以下除有宴外其餘官吏人等俱照例關支節

錢官并監生鈔一錠儒士知印吏典僧道樂工二貫若奉旨
免宴關與節錢大小官員各鈔一錠遂爲定例凡立春元宵
四月八日端午重陽臘八日永樂間俱於奉天門賜百官宴
用樂其後皆宴於午門外不用樂立春日賜春餅元宵日團
子四月八日不落莢嘉靖中改不落莢爲麥餅端午日涼糕糉重陽日糕
臘八日麪俱設午門外以官品序坐宣德五年冬久未雪十
二月大雪帝示羣臣喜雪詩復賜賞雪宴羣臣進和章帝擇
其寓警戒者錄之而爲之序皇太后聖誕正統四年賜宴午
門東宮千秋節永樂間賜府部堂上春坊科道近侍錦衣衛
及天下進箋官宴於文華殿宣德以後俱宴午門外上桌按
菜四色點心一碟壽麵一梳酒三
鐘中合桌同壽麵二梳酒六鐘凡祀園丘方澤祈穀朝日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美

夕月耕藉經筵日講東宮講讀皆賜飯親鸞賜內外命婦飯
纂修校勘書籍開館暨書成皆賜宴閣臣九年考滿賜宴於
禮部九卿侍宴凡宴命婦坤甯宮設儀仗女樂皇后常服陞
座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亦常服隨出閣入就位大小命
婦各立於座位後丞相夫人率諸命婦舉御食案丞相夫人
捧壽花二品外命婦各舉食案於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
前大小命婦各就座位奉御執事人分進壽花於殿內及東
西廡酒七行上食五次酌酒進湯樂作止並如儀

秦蕙田曰三代以後封建廢而饗燕之禮亦亡惟天子宴
羣臣之禮累代相承不廢猶有鹿鳴天保之遺意焉漢魏
有元正朝會晉有冬至小會唐以後乃有聖節朝會皆於

稱賀之後備設筵宴謂之大宴其立春上元寒食上巳四
月八日重午七夕中秋重九諸節亦有賜宴而或宴或否
代各不同其天子特宴宰輔侍從諸臣無常期謂之曲宴
至如國有大慶及大禮告成宮室落成之類亦多設宴雖
未必盡合於古禮而可以通上下之情示慈惠之意亦太
平盛事也至於宴蕃國主及使臣則入賓禮凱旋勞軍閱
武饗射則入軍禮巡幸宴犒外官見辭幸勳戚第之類皆
不常有且非宴饗之正故不及云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二

毛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湖西閻鎮珩輯

膳飲考

燕兄弟

王者親親之禮有族燕有族飫傳曰王公立飫則有房
烝親戚燕饗則有敬烝燕以致其愛故牲體折節而殷
烝飯以致其嚴故牲半解而房烝然燕之禮有時燕有
因祭而燕國語曰時燕不淫在詩則棠隸湛露是也坊
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在詩則楚茨行葦是也蓋先
王以孝弟治天下未嘗一日忘其親戚宗族是以飲食
之禮隆焉且非特天子諸侯為然楚茨云諸父兄弟備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言宴私此卿大夫祭祀之詩也儀禮特牲祝告利成徹
庶羞設於西序下注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
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
族人飲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書傳云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出而不止是
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惟如是而後兄弟之道備
焉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
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也文王世子曰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猶
正也
為穆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合謂合之宗子之
家序昭穆也異姓

請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
名耳際會昏姻交接之會也
烝殊之禮而不殊異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
君位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文王世子若公與族燕則異
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謂同姓無
相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
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謂疏者稀公與族燕則
以齒而孝弟之道遠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與族
以齒以至尊不自異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於親之列殺差也
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饗恩也言罷者此用禮
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
樂者不用
逸禮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詩
小雅常棣序常棣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
作此詩焉兄弟者其父之親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推而廣之同姓同族皆是也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莫如兄弟莫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
義之類亦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春令在
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每
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價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陳飲私也不脫
與親戚燕則尚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湛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正義曰飲
私釋言孫炎曰飲非公朝私飲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飲又
曰立成禮烝而已飲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
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屣乃升堂少儀云堂上
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屣明飲立則不脫矣故云不

脫屣升堂謂之飫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三

三

未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云爲將餞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尙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祭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性是宗子之祭禮族人與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盥宗婦贊豆是宗婦與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祭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宗之燕可知矣

秦蕙田曰王與族人飲食之禮有二一曰族燕族食平居無事則爲燕以申好大傳所謂合族以食大戴記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是族燕也又因祭而燕楚茨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中庸燕毛序齒是亦族燕也一曰族飫國語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而已注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滿物而已又曰歲飫不倦時燕不淫據此則燕禮主於親愛而和好飫禮主於嚴肅而整齊嚴肅者易倦親愛者易淫故國語云然此詩傳箋正義敘燕飫之禮頗詳然傳以第六章儗爾籩豆爲飫私又曰王與親戚燕則尙毛是一章而飫與燕兼之箋直據國語之文以證飫私之義疏遂以上二句爲飫下二句爲燕竊謂毛鄭特泥飫字而爲此解耳此詩上五章備言兄弟當親愛之故至此乃入燕飫正文極道其和樂之情飫字第寫其醉酒飽德之意非所謂圖非常議大疑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三

四

之事也又六章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亦申言飲食宴樂兄弟和好之義似亦不專指宗婦內宗燕於房者言故先儒說詩多不從箋疏今以其論燕飫之禮頗詳姑存之然亦不甚明晰

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思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箋九族自己上至親也 朱子詩傳此祭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敦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內相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 箋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肆無近俱揖族而進之年穉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 設席重席也歌者比於敦弓既堅四琴瑟也徒擊鼓日嘏 敦弓既堅四

錄既鈞舍矢既均序實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錄四錄如樹
序實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
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秦蕙田曰常棣行葦二詩古盛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弟之實際也常棣為燕飲之樂將以深致其莫可喻之情
而反極之急難禦侮以著其非良朋所得而擬而復道其
燕會歡飲室家好合以感動其天性之良骨肉之愛體貼
精到而反覆長言之者無以加矣行葦由物理以察人倫
維葉泥泥戚戚兄弟之詞懇款親切惻然惟恐傷之干載
而下猶能使人興起聖人篤親親以化平天下其精意固
如此矣至于禮樂性體之盛威儀節次之詳又有可考焉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五

先之以肆筵設几筵有席几有御陳設之備也繼之以獻
酬奠等賓主之禮也考燕禮諸侯燕其臣以膳宰為主人
主人獻賓賓卒爵賓洗爵酬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
卒爵公酌酬主人主人卒爵於是主人酌以酬賓賓奠而
不舉詩之或獻或酬洗爵奠等正與禮合文王世子云族
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是也其牲牢酒醴則有醢有
醢有燔有炙正饌之外有嘉餼脾臠籩豆而從獻加爵之
禮行矣至於合樂以道和序射以辨賢而凡敬老乞言頌
禱之事無不舉焉可謂盛矣蓋其合也禮樂之美兼有饗
食之儀文而將之以親愛本之宗廟之昭穆而聯之以歡
樂所謂別之以禮義而孝弟之道達者與飲食之禮見於

禮經者甚略今詳疏其辭義以補逸禮所未備云

小雅湛湛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饗豐草

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陳祥道曰夜飲

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

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私者何既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

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

據而言之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

庭閭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 楚茨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箋祭禮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醕樂具入奏以

綏厚祿爾般既將莫怨俱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

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祭時之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六

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骨肉安女之
節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人看
乃飲嗜君之飲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詞也 中庸燕毛
所以序齒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

禮書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

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父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

言燕私坊記曰因其祭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

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王皮

而曰有煩者弁則皮弁也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

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餼烝所以合好也其

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

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

屢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

小雅頌弁序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故作是詩也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為不能宴

宴樂即不能親睦親睦由於宴樂以經責有頌者弁實維伊

何爾酒既旨爾發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

松柏未覓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侯朝服天子諸

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女酒已美矣女飾已美矣何以不

用與族人宴也王所當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

與王無他言至親刺其弗為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

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故憂而心奕奕然若已得見幽

王諫止之則庶幾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餽既時

其改變意辭懌也大典通考卷五十三 七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柄

柄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方觀承曰頌弁集傳謂燕兄弟親戚之詩不從傳專言同

姓然禮族燕必以異姓為賓異姓古稱曰甥舅則雖宴同

姓固有異姓之實在且角弓之詩曰兄弟婚姻亦兼異姓

為言序主九族傳從之是序說原未可廢第傳曰宴序曰

刺不宴樂意若相反然詩曰爾酒既旨曰君子維宴安在

其非宴乎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情不迫

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成歡故詩人傷心於集

霰以著交瘵之漸迨胥遠胥傲斯角弓與悲而葛藟有終

遠之誚杜抱獨行之感焉傳表其事序推其微文殊而

義一也然則角弓諸詩為不合族者示戒頌弁之詩又為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飲食之於人不蒸重乎伐木之詩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又非特兄弟族姓間為然矣

周語定王謂晉隨會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

房烝禮之立成親戚燕饗則有餽烝餽烝升禮節折今女

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欲以貽女余

一人敢設餽醴焉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

程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

備物而已飲以顯物燕以合好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時燕不

注敬王十年莒引欲城周衛彪後見單穆公曰昔武王克

殷而作詩作此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大典通考卷五十三 八

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 公父文伯之母祭悼

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寘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

昭謂立日既坐日燕言宗具則與繹繹而欲公父文伯之

不盡飫禮而退恐有辭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

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禮書古者合族之禮方其平居無事則有燕以申好及其

有大疑謀則有飫以圖事燕則脫屣升堂坐而不立其牲

體折節而餽烝所以致愛飫不脫屣升堂立而不坐其牲

體半解而房烝所以致嚴周語曰王公之有飫禮立成禮

烝而已又曰歲飫不倦然則飫以圖事非必歲為之也國

語言歲飫時燕蓋明其疏數之異而已衛彪後曰武王克

商作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以其戒慎尤在於厭飫之時也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繹不盡飫而退則飫非燕禮之多儀也

漢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吳楚反後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秦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昭帝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宗室子錢人二十萬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三 九

後漢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和帝永元十五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朝賀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正月辛未車駕在懸弧朝饗羣臣初帝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燭至公卿辭退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

王宗室欲成此夜飲熙平二年八月戊戌宴太祖以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

北齊宴宗室禮皇帝常服別殿西廂東向七廟子孫皆公服無官者單衣介幘集神武門宗室尊卑次於殿庭七十者二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與宗室伏皇帝坐乃興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爲上八十者一坐再至進絲竹之樂三爵畢宗室避席待詔而後復位乃行無算爵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征遼還幸定州時太子監國處定州詔定州管内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室老人同賜宴會文宗開成元年十二月帝於禁中會宴諸王因命講讀劉仲武每雙月入內對諸王仍令尙書供食三年四月甲午帝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三 十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生辰御嘉慶殿召諸王家宴極歡而罷二月帝在鄴己巳擊毬於行宮之鞠場諸王弟從臣等供奉賜定州王都金鞍御馬鞠罷宴王都於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樂陳百戲俳優角觝夜漏一鼓方罷甲午文思殿宴王都頒賜有異夜久方罷戊子宴於思政殿二月帝在鄴戊戌宴於內殿丙午帝擊毬於行宮之鞠場皇弟存霸皇子繼岌預焉毬罷宴於迎春殿明宗天成二年秦王從榮自鄴中至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歡樂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伎樂及行從人等乘輿歸內

四年潞王至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開內宴壬午宴於長春殿

宋太宗雍熙二年庚戌重九召諸王宴射御苑中眞宗景德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鳳樓觀餽宗室近臣侍坐樓前露臺奏教坊樂後二日上復御樓賜宗室宴於都亭驛十月詔皇太子宗室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宴宗室於親王宮又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有司上都亭驛餽宴位圖皇從姪孫內殿崇班守節與從姪右衛將軍惟敘等同一班上曰族子諸父安可同列乃命重行設位眞宗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宴宗室射於苑中七月丙子幸瑞聖園觀稼宴射於水心殿九月丁卯宴宗室射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三

十一

於後苑天禧四年冬十月丙午召皇子宗室近臣王宸殿觀稻賜宴仁宗天聖八年三月壬申幸後苑遂宴大清樓八月丁亥召近臣宗室觀祖宗于龍圖天章閣又觀瑞穀於元眞殿遂宴藥珠殿慶歷四年九月丁亥宴宗室太清樓射於苑中五年九月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於太清樓遂射苑中十一月丁亥冬至宴宗室於崇政殿七年冬十月甲子幸廣親宅謁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賜器幣有差遼聖宗統和四年六月乙卯皇太妃諸王公主迎上嶺表設御幄道旁置景室御室率羣臣進酒陳俘獲於前遂大宴金世宗大定十六年正月辛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每進酒上立飲之十七年五月尙書省申奏

皇家祖免以上親宴饗班次並從唐制禮官言案唐典皇家周親視三品大功親小功尊屬視四品小功親總麻尊屬視五品總麻祖免以上視六品上合以此制爲班次二十四年二月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宴勞鄉閭宗室父老五月己丑至上京戊戌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各有差宗戚皆露醉起舞竟日乃罷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宴妃嬪親王公主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四月丁丑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總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三

十二

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沈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敘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視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

元太宗六年春會諸王宴射於斡兒寒河夏五月帝在達蘭達葩之地大會諸王八年春正月諸王各治具來會宴萬宮落成

明永樂六年令帝王生日先於宗廟具禮致禮然後敘家人

禮慶賀筵宴

方觀承曰饗禮鄭氏以爲無正文然禮薦饋烝立以卒事其文具在則族飫之禮其卽饗禮乎族食其卽食禮乎族燕之有賓主卽燕禮而又曰族飲者蓋卽賓主以爲言曰族燕不卽賓主以爲言曰族飲非二禮也若公與族私飲酒或卽詩與書傳所言燕私謂燕卽族燕而以私爲厚解如君之私於寡君人人以爲孟嘗私己者似燕與私爲一事尙覺未安何也燕不可混於私也周禮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注云稍事是小事與臣飲酒大事則有燕饗也故只設薦脯若此則王與族人圖大事設族飫其小事則私飲酒是在外臣有稍事之飲而在宗族卽謂之私飲酒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三

然則禮於異姓有饗有食有燕飲有稍事之飲而在同姓則有族飫族食族燕飲以及私飲酒之儀相配以成文禮文雖缺義可互參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奄寺考

歷代奄寺

禮曰國君不近刑人鄭康成以爲夏殷之制是也然易稱艮爲閹寺而石氏星經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故天垂象聖人則之周公制禮因備置其數焉寺人掌女宮內豎掌通令下逮小臣閹人之屬一切統之於太宰凡以給灑掃之役供使令之事外得制內內不得以預外尊得馭卑卑不得以犯尊蓋其範情以禮遏亂未萌意良深遠矣自幽王信讒而巷伯作歌諷刺著在小雅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一

之篇其在列國則豎貂禍齊伊戾覆宋至嬴氏初起臣下因寺人以見其君及其末也趙高與李斯爭寵幽二世於望夷之宮秦遂以亡東漢唐明之季權由內出廢立任其喜怒搢紳恣其指喉狐鼠熏天之威卒焉與城社俱燼故綴其犖犖大者以爲世戒述奄寺考三卷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刑女之在宮中者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

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有司謂春官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

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從世婦所弔若哭

廢也廢而必詔相之者出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后

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若

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

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器以從遣車詳官考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命謂使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擯為后

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謂后受尸之儀飲於房中之爵后於其親族所善掌王之陰事陰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使往問遺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闔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後其出入以時啟閉詳官考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掌掃門庭詳官考凡宮中者門庭門相當之地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祭統闔者守門之賤者

大典通考 卷五十四 二

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疏古者夏殿之世月令仲冬之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

王之內政宮令議出入及郝敬曰周禮奄人之制最善卿大夫至庶人在官者不下七萬有奇而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為官長者宮宰之制掌之內宰宮伯皆士大夫為之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一書以奄為尹內宮之事無有不禁權不已重歟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曰奄尹直以闔為尹內宰宮正之職移而屬之奄矣秦風首章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是見君必由寺人也司馬欣奏事七日不得見之兆形矣貴戚近習無不禁已開趙高柄政之漸君子見微知著可不謹哉

林駟曰周之盛時外朝槐棘森列臣民咸造而內庭之祕統於冢宰之職治朝百司星環庶尹日侍而燕朝之暇無非師保之官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浴之襲而隱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微而預防其奢用亂政之原漢初猶識此意宰相監宮中大臣劾閹宦三公有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九卿有少府尚書主吏民章報於時廷臣奏事者得致桀紂之諫排闥直前者躬獻社稷之忠以士人任中常侍之官以郎將卻內夫人之座凜然有周人之風自侍中為加官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大司馬為內朝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諸吏居中執法

大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而御史中丞之權始分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尚書之職盡廢自是事權下移霍氏秉政主鹽鐵之議丞相括囊不言廢立昌邑王丞相不得與議及恭顯用事孝元儒不能制望之力爭終不復回陳咸為中丞欲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而為顯所排京房行考課欲通籍殿中以防壅弊而亦為顯所沮進退大權盡出中書謁者之手兩府大臣不敢過而問焉王氏弄權外總軍馬內領尚書入侍椒房出植邪黨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大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推其由皆武帝親內朝疏外朝之過也東漢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而宰相疏隔於外

大典通考 卷五十四 六六九

六典通考 卷五四

六典通考 卷五四

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
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
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蓋嘗論之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
離則衰懲末流之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歟
國家外朝內朝脈絡貫通韓琦為宰相治都知姦邪之罪
傅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此周冢宰統內庭
之意也王宸殿宴息之所或召近臣觀書小閣秘密之地
且召學士觀文此周人師氏居寢門之意也中禁密勿或
入夜請對便殿祕殿或非時召語詞臣至深宮忘岸幘之
便士人為御藥院供奉之官貂璫之夫統於兩府衣冠之
流侍於內庭雖成周不是過也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四

小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疏巷伯是內
官於宮中為近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開道也
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宮中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
之長人主於宮中者親近者疏遠奄人中此官最近人
主故謂之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箋寺人
之伯長也寺人復曰若孟子 瞻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
者自為將去此官也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也寺人內小臣
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寺人
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寺人
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
則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費龍漏洩
桓公軍事為 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雍巫雍人名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有

者權寵而立公子無虧 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
勃鞞寺人勃鞞也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
姬之讒爾射子於屏內困子於蒲斬子衣袂又為惠公從子
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子子於伯楚
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初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
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
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
之世蒲人翟人予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
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管仲賊
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
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令名今君之德字何不寬裕也惡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五

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
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
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
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汝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
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
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柳宗元曰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媀近以泰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
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
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政書類 13 反文外

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侯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典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是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倍其所以興蹟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哉

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寺人養馬者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惠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六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內莫共其外伊戾爲太子內師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語而與之語語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

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闢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闢以刀弑之公羊傳闢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闢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刑人不自慎而用刑闢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蓄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穀梁傳闢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闢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闢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闢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疏稟二須五常之性備然後爲人闢者虧形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復齊於人以主門晨昏開闢謂之闢以是奄豎之屬又謂之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七

寺人吳過以解蔽蒙禍餘祭以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邇怨害身故不可狎敵近怨也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秦孝公有寵臣景監商鞅因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請復見孝公善之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趙惠文王時有宦者令繆賢王

求人可使報秦者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趙強燕弱君乃亡趙走燕畏趙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幸得脫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秦昭王見范雎於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周宣王時呂不韋進嫪毐於太后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太后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始皇八年封嫪毐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八

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更為毒國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事驗未發說苑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禍隨日大此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妻人子何敢乃與我秦王之雍邱毒恐禍起乃與其黨亢所與開者走白始皇謀發兵攻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宦者秦之官者無拜爵之法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能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追斬毒於好時其黨衛尉竭力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衛尉內史之名始見於此魏有中大夫須賈則弋漢武帝改爲非齊秦有之矣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伏飛掌弋射者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

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及奪爵遷蜀者乃奪爵四千餘家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其宮之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教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三十七年行次沙邱道崩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輶轎車中可奏事趙高留所賜扶蘇璽書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九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故願小而忘大後必有害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聞不及謀慮繼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今上崩未有知者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

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訕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闕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觀指而視歸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斯乃聽高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十

於是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大子二世既立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丞相李斯至宮門上謁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曰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夫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

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始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十一

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下李斯於獄以屬趙高治之斯具五刑腰斬於咸陽市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楚虜王離等而章邯軍數敗自關以東盡畔秦吏應諸侯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

夷宮欲祠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境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許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

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其三族

論曰秦之強始於商鞅成於李斯鞅之見孝公也因變人景監爲內主斯之立二世也聽宦者趙高之邪謀二人者終於不保其身而斯之被刑尤酷秦亡天下斯有罪焉然非獨斯之過也始皇阿順太后之旨寵任嫪毐封之以高爵而不吝名之以假父而不慚斯年之亂可以爲殷鑒矣然猶信趙高之強敏而赦其罪復其官夫奴僕薰腐之餘心泯盡豈復可與共國計哉是以沙邱之變矯詔行事廢賢而立不肖李斯既受告聞之詐二世復蒙鹿馬之欺至於望夷見逼悔已晚矣自開關以來人主受禍之烈未有若是者也方始皇鞭笞六國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不數年開盡其君而俘虜之可謂雄傑兼人之材身死未幾社稷無續而首禍者乃出於隱宮之子刑僇之隸孔子曰女子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始皇尙爲其所惑況二世之下愚哉

漢承秦制有少府官中書謁者黃門史游爲黃門令勤鈎盾心納忠有所補益尚方御史丞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置中常侍官銀珪左貂給事殿省宦官尙食比中郎漢注省中有五尚而內高帝病臥禁中獨枕一宦者臥焚噲見官婦人有諸尚也上流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惠帝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

邑師古曰諸中宮凡閣人給事於中者皆署各有令丞呂太后稱制張卿數言事得

幸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王葛戶侯亦卿之有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尙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文帝卽位有北宮伯子趙談頗親倖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盜曰君厭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乘盎伏車前曰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古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孝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宣帝世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卽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法亦與車騎將軍史高爲表裏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會稽鄭朋性傾邪待詔華龍

行污穢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

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數詣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它罪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帝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議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古

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且求活不亦鄙乎遂飲鴆自殺天

子聞之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傅召顯等貴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時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紫纒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京房傳中書令石顯權顯友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不肖必亂必亂之上曰然也房曰君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易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亂也房曰齊桓公之君各賢其臣令得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向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通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開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

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事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編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中二千石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荀日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矣平直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敷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覆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覆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覆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覆其真然後授其罰然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通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開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

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丞一人中宮僕一人
主馭謁者令一人謁者三人主報中章尚書五人主中文書
私府令一人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
人丞巷令一人主宮人丞一人黃門冗從僕射一人主中黃
門冗從丁字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爲
羽林將虎署令一人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複道丞
一人主中閣道藥長一人永平中置中常侍四人呂強爲中
疏諫爭靈帝知其忠而不能小黃門十人迄於延平增中常
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和帝永
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
鉤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六

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
用權自此始矣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眾爲鄴鄉侯眾與中
常侍蔡倫等皆乘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延光
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爲都鄉侯李閏爲
雍鄉侯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等扇
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豐等遂共譖震收震
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鴆而卒延光三年秋九月江京樊
豐等譖太子保廢爲濟陰王明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
卽皇帝位有司奏樊豐等擅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
薨閭顯及江京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召諸王
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

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是爲順帝封孫
程等爲列侯是爲十九侯陽嘉二年夏六月洛陽宣德亭地
折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
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
聲勢振天下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
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
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
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
上覽對以李固爲第一宦者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固棄
官歸桓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
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六

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
通皆收繫死獄中永興中朱穆爲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
以傲謁穆穆辭不相見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璆
璠玉篋偶人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
屬帝聞大怒召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詣闕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穆居家數年
召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
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
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
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愚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
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諫復

口陳曰漢家舊與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竊因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侍單超徐璜小黃門史唐衡左悺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非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逮雲送黃門北寺獄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於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管霸曰李雲野澤愚儒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十一月以單超為車騎將軍明年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金銀屬耗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為姬妾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族或買蒼頭為子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超弟安河東太

守弟子匡濟陰太守璜弟盛河內太守悺弟敏陳留太守瑗兄恭沛相所在蠶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示百姓璜於是訴冤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實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瓚瑨罪當棄市太尉陳蕃上疏曰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小人道長營惑聖聰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書奏不納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秉因奏曰侯覽兄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

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實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琰兄沛相恭賊罪徵詣廷尉琰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臨朝陳蕃竇武同心輔政天下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尙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爲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旁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

之使冰奏收長樂尙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使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瑁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開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脇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並殺勳等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尙書門樓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面責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之間費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哉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

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召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尚書魏明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曹節遷長樂衛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書

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人為關內侯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勳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祿薄品卑人賤詭譎媚主侯邪微寵有過高之禍未及被殺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侯陰謀垂刺除荒蕪人用不廉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違所以曰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省改此一止光和二年王甫曹節等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以繩連其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

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時甫休沐里舍頽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頽及中常侍滂于登袁赦封舅等罪惡幸已悉收甫頽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流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筆扑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頽亦自殺乃僣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處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可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書

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位登臺鼎天下瞻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邵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等共白帝曰邵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劉邵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靈帝崩皇子協卽帝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輔政使黃門令收蹇碩誅之用袁紹策請太后盡罷中常侍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美

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燎毛髮耳便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更召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龍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不宣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並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南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

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怨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寶氏矣進於是以前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繫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案捕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嬪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還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美

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爲寶氏事竟復起耶讓使人潛聽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尙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閣閉虎
 賈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
 同繞南宮九龍門欲以習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
 兵反燒宮攻尚書閣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
 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北道窗下仰數段珪珪
 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
 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忠等斬之吳匡等
 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
 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仇乎士卒皆流涕曰願致
 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部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
 紹遂閉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

大典通考

卷五十四

夫

有無鬚而誣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
 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
 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惟尚書盧植河南中
 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
 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又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
 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
 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
 中機事顯露王允迺奏侍中黃
 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
 郎家一人為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

論曰自宣元之世恭顯用事外戚乘之炎祚遂衰中興

以來內庭悉用閹人不復他調至閹竇秉政強臣跋扈
 姦人藉其名以清君側之惡冒功覬寵忝竊茅土遂專

有虎符之威順桓之際凶饑益張雕琢大臣刻剝黎甿
 忠賢誼士無辜而橫死於牢戶者尤不可勝數漢之元
 氣於是盡矣陳寶扼腕於前袁董奮戈於後及醜類既
 殲而天下亦不能為漢有也蓋古者宮府一體嬪婦閭
 寺之屬皆以冢宰領之自光武不任三公而委其權於
 尚書尚書秩卑因與宦官相表裏而百官之進退由之
 范氏所謂口含天憲手握王爵非復掖庭永巷之職者
 是也至若兵刑二者國之大典而中官主禁衛之軍黃
 門掌北寺之獄廢立之變鉤黨之禍胥由此而作焉夫
 刀鋸之餘必無良士其形已穢其氣不全豈復可以忠
 盡大義責之哉終漢之世惟黃門令史游中常侍呂強

大典通考

卷五十四

夫

竭情盡規小有補益其餘貪猾悖虐盡國妨民者比比
 皆是也然而世主每甘心焉者徒以房閹之地公卿不
 預朝夕所接惠信易固苟便私圖何暇遠慮故西漢宦
 官之盛始於呂太后之愛大謁者而極於武宣明盛之
 世東漢宦官之暴始於鄧皇后之增設內使而成於沖
 質閹弱之朝斯二者皆女主稱制為之也蓋女子小人
 其象為陰自以其氣類相感召後魏之劉騰宋之雷允
 恭明之馮保皆依恃太后狎近之恩浸以致異日腹心
 之患履霜堅冰其來有自嗚乎可戒也哉

魏文帝命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
 室蜀師正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
 至貴操弄威權正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 吳孫皓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
各奏其闕失廷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加威刑小
者輒以為罪質部上疏諫曰自登位以來
中宮內豎分佈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

日知錄諸葛孔明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宮中
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禱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
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
丞可以為行周禮之效矣

宋前廢帝時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竿戴
法與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
諸而道路之言謂法與為真天子帝為應天子願兒因此告
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與是一人
後魏正平元年以宗愛為秦郡公景穆監國愛多行非法景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穆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
太武頗聞之三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
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
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
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
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
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
猶預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
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
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
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

為大司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馬翊王
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
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
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文明太后時中官用事而張祐
寵幸冠諸閹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其後有劉騰賈粲
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
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
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
軍元又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突康生之謀殺也靈太
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
不安陛下宜視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
前御德陽還閉宮門晝夜常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
太后於宣光殿

六典通考

卷五十四

三

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
常侍賈粲假言持明帝書密令訪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
權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閹共裁刑賞騰遂
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
又騰之手八座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
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遍奪鄰居廣開室宇
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葬閹官
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
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
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
北齊宦者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閹

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實業至長秋卿勅又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侍伯郭沙彌鄧長暉及實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暉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實業及勒又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暉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隨宮鍾馗趙野又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受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恆出入門

六典通考卷五十四

三

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御廳諸閣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羣馬塵必盈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升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暉為太府卿焉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奄寺考

歷代奄寺

唐制內侍省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內侍職掌侍奉出入宮掖宣傳制令總掖庭宮閤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為之貳內給事掌判省事凡羣官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之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內謁者監掌內宣傳凡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命婦下車則引入內謁者掌諸親命婦朝集班位內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一

典引掌命婦朝參出入監引之事內寺伯掌糾察諸不法之事五局一曰掖庭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司其除附功桑養蠶會其課業二曰宮閤掌侍奉宮闈出入管鑰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親王府若有官及經解免應敘選者得令長上其小給使學生五十人其博士取入品已上皆總其名籍給其糧廩三曰奚官掌奚隸二役官官品命四曰內僕掌中宮車乘出入引導五曰內府掌中宮藏寶貨給納名數初太宗定制內侍省長官階止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宦官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久崇

重宮禁中官稍稱旨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榮戟故楊思勳蔡
敬仁尹鳳祥等並號貴寵而高力士尤專恣楊則持節討使
黎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供奉監軍入替教坊功德
主書皆為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修
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帝城甲第畿甸上田果園
清宮中官參半於其間四方進奏文表先呈高力士然後進
御事便決之帝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時宇文融李林
甫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踵至將相自餘承
恩附會不可計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
皇諸家尊曰蕃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
從南節度使得之隴州迎還帝為封越國夫人而遺贈其父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二

廣州大都督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喪亡伯
獻續經受弔河開男子呂玄晤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揮刀
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車徒
相望不絕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佞者至二十扣
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禮日儼三百斛直帝初置內侍
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及袁思藝為之帝幸蜀力士從進
齊國公時李輔國侍太子扈從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
以圖興復肅宗即位擢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賜
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任從幸鳳翔授太
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開慶五坊宮苑營田
裁接總監等使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郡國公食實封五百

戶宰臣百司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官吏有
小過即加推訊府縣案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出則甲
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見
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輔國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李
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峴必審覆
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皇亦
開至大明宮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
立奇功自固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
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
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畱十
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帝屬疾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三

輔國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
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
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
輔國欲何事使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
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
皆再拜輔國轉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
才數十皆老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漆州力士配流黔中
道兩京作片賣五籍無人采夷夷雖不同氣味終不改自是
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
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
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求宰相帝遣日觀望未一如何

輔國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密遣請華使喻止冕張皇
 后數疾其顯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
 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伏兵凌霄門
 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
 殺之官殿代宗立輔國愈跋扈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
 皆由我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冊進
 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彭體盈右武衛
 子昂代其任賜輔國第於外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乃
 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自輔國徙太上
 皇帝在東宮積不平至是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
 首溷中殊右臂告秦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後梓州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四

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時元振專權自
 恣人畏之甚於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
 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瑒不從及元振擢樞密使
 入朝瑒遷延不至元振欲報私怨誣瑒之罪竟坐誅宰臣裴
 冕為書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元振
 遣乃發小吏賂私賊施州刺史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元振
 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詔徵諸道兵莫有至者中外咸切
 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陛下疏元功委近習
 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陛下始出都百姓
 填然奪府庫相殺戮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
 入關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危耶臣聞良醫療
 疾當病飲藥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必欲存宗廟社稷
 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

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
 西赴朝廷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
 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第削其官爵放歸田里車
 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為御史所彈
 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時有駱奉先者監僕固懷恩軍恃恩
 使掌殿內兵權滔熾然承泰初吐蕃數驚
 京師始城郭奉先為使悉毀殿外廬舍永泰元年吐蕃十
 萬眾至奉天京城震恐魚朝恩請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
 皆衣皂圍結為兵城門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寶而逃
 朝恩欲奉上幸河中恐羣臣異議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
 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
 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五

事者獨厲聲曰勅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
 召天子棄宗廟社稷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初肅宗時
 九節度圍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
 朝恩始肅宗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朝恩監
 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代宗幸陝朝恩舉兵與
 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京師平遂以兵歸禁中然尚未得
 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分左右廂居北
 軍之右矣朝恩性凡劣恃勳自伐時引輕薄文士於門講授
 作文粗能把筆自謂文武才幹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使
 赴視事特詔宰臣百寮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
 樂大臣羣官二百餘人皆備章服充附學生列監廊下每視

後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凡
部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雖元載辯強亦拱
以動遣又謀將易執政乃會百官都堂言宰相者和元氣輯
寧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
相何以輔之宜亟退避賢路宰二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
之因曰陰陽不和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卒不散故天
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屯軍十萬饋糧所以不足軍容爲之宰
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
會澤某款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
然朝恩自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初神策都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六

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爲朝恩暱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
王兵馬使王駕鶴亦封徐國公希暹風朝恩置獄北軍陰縱
惡少年橫捕富人考訊中以法錄資產入之軍萬年吏賈明
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
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養息令微者尚幼
爲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
下願得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帝不悅元載乃用
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凡朝
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朝恩朝恩始
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元載與溫及
皓密謀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寒食宴禁

中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
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悖傲
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實錄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更
嚴刑朝恩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盡釋朝
恩黨與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賜死而賈明觀
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自
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德宗卽位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
勳豪民賂補爲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以名籍請給而
已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無至者唯竇文場霍仙鳴率諸
宦者從行志貞貶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德宗還京頗
恩宿將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則文場仙鳴分統焉貞元十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七

二年特立護軍中尉中護軍各兩員以文場爲左神策護軍
中尉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張尙進爲右神策中護軍焦
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臺
省清要多出其門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匹令爲僧齋以祈
福十四年倉卒而亡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
數十人文場表請致仕許之十五年以後楊志廉孫榮義爲
左右軍中尉亦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多附麗之宦官復
盛順宗卽位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
美人受旨於帝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欲奪宦
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宦官俱文珍劉光錡薛
盈珍皆先朝舊人疾叔文等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

衛次公李程王涯入殿草制立太子是為憲宗文珍從義父
 姓曰劉貞亮憲宗之立貞亮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內常侍
 呂如全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閩鄉自殺郭曼醉觸
 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宴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
 職由是莫不惴畏時吐突承璀為左軍中尉王承宗叛詔以
 承璀為行營兵馬招討使內常侍宋惟澄為館驛使內官曹
 進玉劉國珍馬江朝等分為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
 疏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
 仲之激切憲宗不獲已改充招撫處置等使承璀出師經年
 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為解奏昭
 義節度使盧從史累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八

將烏從胤謀執從史送京師承璀還仍為禁軍中尉段平仲
 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為軍器使俄復為左衛上
 將軍出為淮南節度監軍使李絳數論承璀之過帝欲還承
 璀罷絳宰相召為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憲宗晚年好
 方士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
 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
 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王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
 和殿絳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
 穆宗殺吐突承璀及濫王惲敬宗初立游戲無度染習工張
 韶與卜者蘇元明為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
 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寵右軍中尉梁守

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左神
 策中尉馬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
 后比至而賊已斬開入清思殿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
 全將軍何文哲等討賊詔及元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
 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車駕還賜存亮
 實封戶二百進守謙開府儀同三司存亮功最高乃推委權
 勢求監淮南軍新書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惟存亮西門李
 左嚴遊美三人遊美父季寔為掖廷局博士
 大中時存亮官人謀殺宣宗季寔直成宣門下入射殺之擢北
 衙副使遊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衙供奉官以勝衫給事
 今若遊美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
 上性褊急宦官小過輒捶撻皆怨且懼會夜獵還宮與宦官
 劉克明田務澄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酒酣入室更衣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九

殿上燭忽滅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克明矯旨命翰林學士路
 隋草遺制以絳王惲權句當軍國事克明欲易置內侍之執
 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
 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討賊盡斬之克
 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江王遂立是為文宗初
 元和中守澄為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為煮黃金服一
 刀圭可愈痿弱重聽之疾能反老成童守澄服之頗效及知
 樞密薦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文宗即位注復得幸依倚守
 澄大為姦弊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心常憤惋翰林學士宋
 申錫嘗獨對請漸除其偏帝用為宰相謀未果為注所察守
 澄令人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

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宏志屢謀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雖死不承命士良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授其子肩故庸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宏志云宣宗即位諸道歲進闕兒號私白闕嶺最多後皆任事時謂闕為中官區蔽僖宗初為王與田令孜同臥起及即位政事一以委之時國用耗盡令孜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來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訴者皆杖死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左拾遺侯昌蒙言暨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黃巢陷東都令孜奉帝西幸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白馬載帝馳舍駱谷時陳敬瑄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至成都帝見蜀陋稍鬱鬱時時北望流涕令孜伺閒開釋呼萬歲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賞勞將士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尊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眾士誠大願也令孜怒密以酖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

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曰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盡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臣百官棄若路人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於驀頤津賊平令孜以王鐸儒臣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舊書中元下兵馬都監王重榮為東面招討使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溫以所部降賊將李翔守華州與寇益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雁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陲自攝遷以來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諭鄭公詔到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太原太原以兵從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之及收京城復光功烈居多復光善撫士卒死之日欲歸重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復光部下故將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偃已故薄其賞會復光死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慈者頗沈鷲不屈賊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眾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眾由是益自肆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王建等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令孜授以諸衛將軍因養為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胡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

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國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使即自兼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帝和解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克用偪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啟開遠門出奔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半水遂次陳倉令孜請帝幸興元不從遂以兵入寢殿偪帝夜出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帝次梁洋稍引而南令孜懼人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劔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乃走他道僅能至興元重榮表誅令孜安慰羣臣詔以令孜為劔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率羣臣表令孜願國燭禍請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古

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始帝入蜀諸王徒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疆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自署劔南監軍使馳入帝都固表解官謂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故璋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璧州刺史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書召建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自絕朝廷苟改圖父子如初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令孜召見養為子名彥實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

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為縵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既死而色不變復恭既立昭宗有功賜鐵券稍攘朝政宰相韋昭度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帝亦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后族不可封拜帝乃止瓌聞怒甚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陰勒利州刺史覆瓿舟於江帝知復恭謀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守立為天威軍使勇武冠軍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召守立入見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與復恭爭恨相中傷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古

帝豐然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耶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賞賂皆盡緯僅免復恭之致仕詔可遺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時候復恭於其第或誣告與復恭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攻之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舉兵以討順節為名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復恭挈其族將奔太原至乾元縣為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內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不要

進奉吾於荆榛中拔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為右軍中尉李茂貞初併山南強盛干預朝政宰相杜讓能與重遂等謀誅之為茂貞所敗重遂被誅乃以內官駱全瓊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茂貞王行瑜以兵入朝殺宰相韋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率師討汾岐二帥全瓊與茂貞宿衛將閻圭劾天子幸岐州茂貞誅全瓊閻圭以自解新書克用率師討茂貞同州節度使王行瑜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謀故全瓊帝行及景宣子繼景縱火刺昭宗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暮出沙城徙駐石門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王博懼危時事嘗奏曰今中官怙寵道路目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六

之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胤知博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曰王博姦邪不可在相位二年貶官賜死道弼務修亦賜死以劉季述王奉先為兩軍中尉季述矯詔以皇太子監國廢昭宗居東內奪傳國寶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宮嬪數人隨行幽於東宮季述手持銀搗盡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不從我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錫錮其屬錫時方凝冽嬪御無被哭聲聞於外穴牆通食者兩月季述等誅戮立威夜鞭笞畫出尸十輩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帝衣晝服夜浣至紙筆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季述以責胤胤曰姦人偽書季述易之不與盟胤

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曰季述使我為兩面人李振言於全忠曰聞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奉先眾辱之連株甚眾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密丸通意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擲奉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齊僱死井中出其尸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七

斬之季述等夷三族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胤怒約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嬰敬思領之胤請盡誅中官全誨左右滿言謂胤封事官人更求麗妹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詞胤謀多露全忠取同州全誨等泣奏曰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全誨偪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繡袍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議和已決中官復沮

罷他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至公主夫人皆聞日食今又將竭柰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於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官豎數傳援軍至百姓笑曰給我乎全誨等素譎險爲全忠所憚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乃定計歸全忠三年正月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往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元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彥弘恨甚逮食不能捉七帝召韓偓執手涕泗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皆死繼筠繼誨彥弘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準處廷等二十二人全忠迎駕還長安崔胤爲相奏曰高祖太宗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寢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樞密內務百司皆歸宦者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搆扇藩方此不翦其本根終爲國之蠹賊內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於是詔第五可範以下並賜死諸道監軍使及管內居停內使隨處誅夷準故事量畱三十人賜黃絹衫一領不得養男其左右神策軍並停廢是日諸司宦官二百餘人皆斬於內侍

省宮人宋柔等兩衛僧道與內官相善者並笞死自是京城無宦官而全忠之勢遂張唐遂以亡

論曰漢之武帝唐之元宗皆號爲英哲之主然宦官竊柄實萌芽於其朝豈所謂聰明蔽於私愛溺惑而不能振者與夫文移章奏者四方所以進達於其上凡民之利病官之用舍皆於是係焉古者以宰夫御僕分掌其事而專決之於冢宰至二主一以委諸奄豎之手威權既失綱紀斯替故戚畹豪貴甘附子姓之列方鎮元戎類緣賄賂以進帝居雖尊僅同守府積玩致驕漸萌異圖是以元振輔國之流駸駸君父動搖宮寢雖其後身首異處而曾不足償其辜也猾虜外驚乘輿數遷而魚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朝恩遂借其資以奪北軍之權自是而後威擅天下宰相之進退任其喜怒天子之廢立在其掌握憲敬遇弒而崩文宗邑邑成疾僖皇偏辱昭后幽囚天假巨盜之手盡其種類而殲夷之而唐室亦遂以亡蘇子瞻喻之以癭瘤謂癭去而人必死豈不信哉總漢唐敗亡之轍大約相同始之以專政終之以握兵自古兵歸宦人其國未有能存者也觀劉蕡對策之言往復深切雖賈生劉向無以過厄於羣小一第淹蹇而當時士大夫已譁然歎其屈況於千載之後讀其書而想見其人者乎

梁太祖誅唐宦者七百餘人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北史 宦者皆以本圖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 出自樞匠人曰樞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 而宦者多

為諸鎮藏匿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後唐莊宗立詔訪求故唐時宦者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初莊宗將即位於魏州宦者張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恥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凶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臣唐家一老奴耳願見大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五 三

聽承業仰天大哭曰吾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莊宗乃用張居翰為樞密使其後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未至莊宗遣人詔殺之詔書誅衍一行居翰以為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是時宣徽使馬紹宏頗見信用誣殺大臣驥貨專威以取怨於天下紹宏初與孟知祥同為中門使莊宗即位後居州一軍張居翰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紹宏失望常讒劾日崇韜崇韜乃置內刊之日令天下錢穀簿悉委裁遣明宗自鎮州入觀莊宗疑其有異志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自魏而反禍由紹宏始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疑之崇韜之死皆宦者為之及明宗入立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屠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

捕而殺之都亭驛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卿因以用事漢卿本鎮州王時小醫明宗即位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乃謀以兵入宮大臣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明宗以此飲恨而終漢瓊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事又與之結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漢瓊先入殿門奏於明宗即自介馬召禁軍秦王既誅漢瓊馳騎召閔帝於鄴閔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後閔帝如衛州漢瓊西迎廢帝於潞廢帝惡而殺之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五 三

宋初後廷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內侍都知押道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為僮子又縱卒略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太宗以王仁睿典宮闈出納決杖配流掃班申詔戒厲之太宗以王仁睿典宮闈出納之命最親近道化中王繼恩為昭宣使李順亂成都命率兵討平之朝議賞功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乃命學士張洎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出入奏音樂僕使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太宗知之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上大怒以拱辰惑眾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案行山陵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自是寵遇莫比士大夫輕薄

好進者從之交往有潘閻者能詩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上惡其朋結黜為右監門衛將軍籍沒貲產神福侍真宗為崇儀副使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咸平二年閻兵東郊以神福為大內都部署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佑石知顛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器幣給齋初真宗議封泰山以劉承珪掌發運使會修玉清昭應宮以承珪為副使時周懷政亦為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天禧大禮又為修奉寶冊都監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附會者頗眾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多人其家有朱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能者賂懷政親信得見妄談神怪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遂造作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朝臣屢言其妄真宗漸疏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四年七月與弟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翌日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鞠訊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於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杖配貲產沒官僕使親從並杖配海島遠州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實

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得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州真宗崩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雷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勢橫中外後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仁宗初宰相呂夷簡怨郭后因與閻文應相結時楊尚二美人有寵尚美人於仁宗前語侵后后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屢示執政夷簡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為之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為之弊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璵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既而仁宗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實文應為之也諫官劾其罪請並其子士良出之仁宗以張惟吉任事久頗見親待而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惟吉日事于典悉須問宰相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為非時蓋繼宗亦諫自祥符間至徽宗授者纔三人焉帝欲嗣英宗任守忠居中建議撥立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語言誕妄交亂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罪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赦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漸州安置取空頭赦填與之即日押行守忠久寵幸用事人不敢言及貶中外快之神宗熙豐之間

銳意邊務以中人李憲為將屢立戰功時五路出師討夏憲
領熙秦軍復蘭州城之帝詔憲領兵直趨興靈董種亦稱欲
往已而憲不能至靈州擅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
彌責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況諸路皆至
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從之憲督饋
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
之役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顧一夫吏往偏呼輒毆擊解州
至城縣令以督之不能集李舜舉入奏其事乃罷兵舜舉退
王珪題勞之日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雷後無西顧之憂
矣等語曰公當國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
之任問者代注備夏人入蘭州破西關憲以蘭州乃西人必
爭地相羊不進乃增城守塹壁樓櫓明年冬夏人大入圍蘭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五

五

州步騎號八十萬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諜阿里骨結等選
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哲宗立劉摯論
憲貪功生事降宣州觀察使摯又論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
與憲為四凶先是吐蕃圍茂州中正率陝西兵援之自石泉
至茂州謂之隴東路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言縣至縣與
茂道里均而隴東安有都巡檢可倚仗請割石泉隸縣而窒其
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得遣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昭宣使復
往郵延度經制邊事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之問罪西夏以
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
期士卒多死自請罷省職坐貶秩元祐初言者再論其罪貶
秩兩等用臣敏給善傳詔令同列悉藉以進權勢振赫元祐

初謫監太平州酒稅得一神宗時管幹皇城司初蘇利涉嘗
廟卒還報不皆以聞及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劉摯言其
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殘刻縱選者張昇設網以無為有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
語朝上暮入狴狴相顧以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初神
宗以高居簡幹當御藥院御史張唐英言其檢巧中丞司馬
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
於是罷為供備庫使時宣仁皇后聽政陳衍領御藥院其後
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
結戚里進退大臣引所私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
宰相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已而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
起獄誣元祐諸大臣云結衍輩謀廢立張士良嘗與衍同在

大典通考 卷五十五

五

宣仁后問自郴州召至使實其說士良言宣仁彌留之際衍
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惇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
龍內侍十餘人於外剪除人主腹心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
詔處死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以供奉官童貫主之貫少出
李憲門蔡京既相策取青唐力薦貫命王厚專圖而貫監其
軍師出復四州置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
自茲始累遷武康軍節度使加檢校司空恃功驕恣選將吏
為捷取中旨不關朝廷政和元年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為上
國無人乎帝曰契丹間貫破羌故欲見之使還請其國
山以太尉為宣撫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傅涇國公人稱
不為公相貫為媼相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偏之

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賈隱其敗以捷聞百官皆切齒莫敢言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賈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禁卒逃亡不死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又造平燕之謀選將卒刻日發會方臘起改江浙淮南宣撫使討平之以復燕山功加封徐儉西國宣和七年封廣陽郡王金人遣使告興兵賈厚禮之使者勸賈速割兩河以謝賈氣褻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止之賈怒叱曰宣撫非守土也君留賈何爲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臨事乃蓄縮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賈入都欽宗已受禪以賈爲東京留守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賈在西邊募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擁之自隨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三

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賈使親軍射之中矢踏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議者益起乃貶左衛上將軍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赦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莅斬之函首梟於都市賈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動息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遂死賈狀魁梧頤下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閩人餉結內左右婦寺譽言日間寵煽翁赫岳收輔粥多出其門廝養僕固官諸使者數百輩窮姦稔禍雖植醢不償責也初崇寧中楊戩有寵勢與梁師成埒由檢校少保至太傅謀撼東宮有杜公才者獻策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

地及淤流之處皆勸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所築山濼古鉅野澤縣互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置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比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宣和三年歲死而李彥繼其職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寇帶操笏迎謁馬首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馬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勗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皆責辦於民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輾輒間如龍麟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穎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刊蘇軾詩

六典通考卷五十五

三

文於石爲十惡令勒停當時謂朱勗結怨於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削官賜死籍其家梁師成者善逢迎希恩寵帝以謀人畜之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軾文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稍出王黼父事之蔡京亦諂附焉人目爲隱相黼造謀伐燕師成薦譚積爲宣撫燕山平策勳進少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日侍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李彥括民田所至屈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言者懼而止家居與黼鄰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怒朱勗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益緦欽宗立師

成留京師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疏其罪指為李輔國且言
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帝迫於公議詔舉其罪實為彰化
軍節度副使次八角鎮縊殺之

六典通考 卷五十五

一夫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湖西閩鎮珩輯

奄寺考

歷代奄寺

高宗即位藍珪康履俱恃舊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劉光世
等多曲意事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履無所忌憚與
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俄遷內侍
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從行者惟履等五
六人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鳥為樂比至杭觀潮中官
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
爾邪傅募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十一

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
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鬻者皆
殺之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
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
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傅等
官以安之傅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
時希孟曰中官為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遣人
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
其首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
州行一程追斬之傅等誅召珪等還中書舍人季陵言中官
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益張中外切齒不報

宋史有與履同
姓者名請為內

侍省押班亦親信用事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同時馮益
劾請與內侍陳承錫受其金力爲營救言官劾之
幹辦皇城司侍舊恩驕恣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
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爲追寢前詔內廢舊有駙驥院
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趙鼎等皆
患之會劉豫搗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
俊請斬益以釋誘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官加罰先是
僞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爲王貴妃季女帝遣益驗視益爲所
詐遂以眞告事覺益坐送昭州編管初帝將卽位元祐太后
遣邵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
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成章上疏條具
潛善伯彥之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久之帝思成章忠直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於帝曰邵九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
之於洪州金人聞其名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
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
殺遣之金帛而去當紹興間張去爲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
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相懼去爲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
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爲以作士氣先是去爲取御馬院西
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
去爲致仕孝宗乾道中甘昇親信用事時嘗親以使弼領京
祠王并以知閤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爲入內押班相與盤結
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
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

市節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抵罪籍其資淳熙中
陳源頗有寵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
軍政遂罷源恃恩頌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爲源掌家事不
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所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
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宮使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後
謫建州居住籍其貲嘉王卽位王德謙爲內侍省押班驕恣
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鎧籠自奉爲人求官職巨
萬泄其事者禍立至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謹德謙求爲節
度使先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
草引天寶同光爲比參政何澹不肯署宰相京雖復以爲言
命遂寢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德謙屢以計勝侂胄擠之詔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與外祠尋臨安尹劾其賊濫僭擬臺諫復言其姦詭德謙遂
坐廢斥以死初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
建儲以安人心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
奏太皇太后未獲命而侂胄退與閔禮遇禮知其事卽入宮
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太后悟命禮傳諭汝愚約明日太
后垂簾上其事嘉王遂卽皇帝位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禮
不以功自居乞致仕免推恩皆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
成章與禮云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董宋臣贊帝遷
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不報言者論宋臣不
置帝崩爲諭解庇之祕書少監湯漢上封事言宋臣十餘年
來聲能薰灼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凶渠以致大禍中外

惶惑切齒而陛下為之辨明大臣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疏人不省

論曰宋祖懲唐季之禍制待宦者最嚴及太宗用王繼恩平李順言者稍附會其功欲遂裂土疏爵帝雖抑而不許而朋黨徇私之漸已成焉真宗好道家言篤信妖書之祥巧佞邪辟因緣干進是以周懷政倒持大柄乘倦勤之期圖肘腋之變事雖無成而其用心與輔國季述無以異宋之宗社岌岌乎殆哉仁宗恭儉小心最號誼主而廢嫡立庶之謀姦相倡導於外幸奄蠱惑於中其為盛德之累者多矣神宗以專閫之寄委任李憲橫挑強敵大啟邊隙至於童貫梁師成卒釀靖康播越之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四

禍考宋世中官為害始於景德天禧而極於崇甯政宣之際自括田令行東西二京之人朝夕惴惴不保生業是以金虜大舉深入循河而北望風響應豈不以小人貪取無厭而結怨於民心者素深哉南渡區區僅延一綫而珪履去為之徒憑穴城社威燄赫濯雖其後或誅或寬而康邸既其舊寵猶未能秉義以割恩也邵成章貞志謹行感通朔夷宸聽不聰竟以諸廢給宋一代祇此一人迹其所蹈殆小雅巷伯之倫乎

遼睿知皇后南征所獲十歲以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闔為豎王繼恩在焉通書及遼語聖宗親政遷內庫都提點繼恩不喜權利市書至萬卷每宋使來聘繼恩多

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統和中趙安仁為黃門令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奔南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今為思親而亡亦孝子用心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開我母子耶安仁無以答

金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官不可用然唐莊宗委張承業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五

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皆出民力當糾察姦弊自是宦者始與政而梁琬委任尤重丞相張浩曲意事之與均禮海陵欲伐宋琬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海陵大喜及南征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海陵至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琬曰聞汝與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邪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可疑必與琬同謀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遇弒二人為亂軍所殺章宗時梁道勸帝納李妃後宮宣哀時有宋珪潘守恆珪名乞奴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鏡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許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鏡戲何看耶宣宗杖之二十既而悔之哀宗放鶴後苑

鶴逸去勒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鶴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索之不與予之直乃得哀宗聞欲送其人付有司乞奴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爲變殺從官三百餘人珪陰與奉御謀誅官奴并其黨皆殺之蔡城破哀宗自縊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皆從死守恆知書規益甚多哀宗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恆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咨嗟久之

元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當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子孫而宦官不得竊政於其間世祖平江南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六

故宋小黃門李邦甯入見因給事內廷見親任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甯辭曰臣奄腐餘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臣不敢奉詔帝大悅大安閣有故篋帝問邦甯此何篋也對曰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示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甯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宜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命邦甯爲大禮使仁宗即位賜邦甯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勅邦甯致祭殿戶方

闕忽大風起殿廡燭盡滅邦甯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弟邦甯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甯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保布哈原作朴不花高麗人事順帝皇后奇氏得幸帝在位久后謀禪位皇太子而使布哈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既而太平罷去獨吹斯戠爲丞相時帝益厭政布哈乘閒用事與吹斯戠爲表裏四方警起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氣燄薰灼內外百官趨附者十九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布哈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七

驕恣無上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眾人所共知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早賜奏聞投之四夷以快眾心帝大怒國鳳祖仁等皆左遷時魯達實執其事頗力皇太子與后惡而譖之帝以魯達實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復以布哈爲集賢院大學士崇正院使魯達實至大同畱博囉特穆爾軍中吹斯戠保布哈患之遂誣博囉特穆爾與魯達實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博囉特穆爾怒不奉詔朝廷畏其彊詔數二人壅蔽之罪屏吹斯戠於嶺北竄保布哈於甘肅然皆畱京城不行未幾博囉特穆爾遣其將以兵向闕言必得吹斯戠保布哈兵乃退帝不得已執兩人畀

之保布哈遂為所殺

明初置內使御用二監令丞洪武六年置紀事司以宦者張翊為司正專糾內官失儀及不法者末年頒祖訓定為十二監曰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都知司二曰鐘鼓惜薪局庫九曰兵仗局內織染局針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麵局內承運庫司鑰庫內府供用庫又置銀作局各立使副領之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用為耳目則耳目蔽用為心腹則心腹病馭之當使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故定制內侍毋許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

大典通考 卷五十六

八

銜及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老闕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嘗用杜安道為御用監帷幄計議皆與知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而退太祖愛之然亡他寵異有趙成者以內侍使河州市馬而司禮監慶童等亦以市馬出然不敢有所干竊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偏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為忠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遂多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命鄭和率兵二萬行賞西洋古里滿刺諸國世所稱三保太監者也八年勅王安陸都

督譚青等軍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李達使西域迤北則海童西番則侯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宦官專斷蓋自此始明職官志洪武二十五年命聶慶童往河州教諭茶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有私役應天工匠者立命錦衣逮治中官四出實始永樂時及洪熙元年以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敕王安鎮守甘肅而各省鎮皆設鎮守矣宣德四年特設文書房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用是多通文墨委寄益重然犯法輒置極典時袁琦令阮巨隊等出外採辦琦磔死巨隊等皆斬裴可烈不法立誅之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王振狡黠得帝權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宣德七年賜金英及范弘免刑部都察院獄囚築壇大理寺金英張黃蓋中坐導帝用重

大典通考 卷五十六

九

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振振撫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至荷校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駙馬都尉石璟嘗其家奄振惡賤己同類下璟獄怒霸州知州張需禁飭牧馬校卒逮之並坐需舉主王鐸又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於長安門所忤恨輒加罪謫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帝方傾心嚮振常以先生呼之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榛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諂擢本部侍郎兵部尚書徐晞等多至屈膝其從子山林至廕都督

指揮私黨馬順郭敬陳官唐董等並肆行無忌久之構釁瓦刺振遂敗瓦刺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師也先貢馬振滅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廷臣交諫弗聽至宣府大風雨復有諫者振益熾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尚書鄭瑄王佐忤振意罰跪草中其黨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諫振終弗從八月己酉帝駐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道紫荊關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躪鄉稼後改道宣府軍士紆迴奔走王戌始次土木瓦刺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爲亂兵所殺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鑑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及王毛二中官邸王命櫛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王山於市並振黨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英宗復位振門下曹吉祥以奪門功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官都督封昭武伯門下廝養冒官者千百人朝士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石亨埒未幾二人爭寵有隙御史楊瑄張鵬劾之吉祥乃復與亨合乘間懇帝帝下瑄等詔獄而逮治閣臣徐有貞李賢等承天門災帝命閣臣岳正草罪已詔語激切吉祥亨復懇正謗訕帝又謫正久之帝稍覺其姦及李賢言奪門非是始大悟疏吉祥無何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欽問客馮益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天順五年七月欽私

掠家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命錦衣指揮遂杲按之降敕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時甘涼告警帝令懷寧侯孫鏗西征未發吉祥謀以庚子昧爽令欽擁兵入而已以禁兵應之因召諸達官夜飲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泰順侯吳瑾瑾趣孫鏗由長安門隙投疏入帝急繫吉祥於內而敕皇城及九門皆閉欽中夜馳往遂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又殺都御史寇深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鏗遣二子召西征軍擊欽欽先攻東長安門道殺瑾復縱火燬門火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鏗勒兵逐欽斬鉉鏘欽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鏗督諸軍大呼入欽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投井死盡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於市黨皆伏誅英宗始任王振繼任吉祥凡兩致亂云成化初御馬監太監汪直用事帝設西廠以直領之列官校刺事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鬪雞狗瑣事輒實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眾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大學士商輅與萬安劉珏奏其狀帝震怒命懷恩覃吉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言疏出誰意輅口數直罪因言臣等同心爲國除害慷慨泣下恩據實以奏頃之傳旨慰勞翼日尚書忠及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御史戴縉窺帝旨盛稱直功詔復開西廠直欲愈熾未幾令東廠

官校誣奏項忠且諷言官論忠違法帝令三法司錦衣衛會問勒忠為民而左都御史方賓亦失直旨褫職大學士輅罷去一時九卿尚書劾罷者數十人以所善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陳鉞為右都御史巡撫遼東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前箠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褻鞮迎謁至遼東陳鉞郊迎廚傳尤盛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而密奏直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方撫諭遼東直至不為禮又輕鉞被陷坐戍直年少喜兵陳鉞諷直征伏當加立邊功直用撫寧侯朱永總兵而自監其軍師還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祿米又用王越言詐稱亦思馬因犯邊詔永同鉞西討直為監軍再加祿米遼東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主

巡按強珍發鉞姦狀直右鉞謫珍於是惡直者指王陳為二鉞一日優人於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人問之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帝忻然而笑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忌之且怒銘不告銘懼廉得所洩禁中祕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疏直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禦敵敵退徙鎮大同給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擾大同巡撫郭鏗復言直與總兵許甯不和恐誤邊事帝乃調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尋降直奉御褫逐其黨王越戴縉吳綬等陳鉞已致仕不問韋瑛後坐他事誅然直竟良死懷恩高密人憲宗朝掌司禮監時梁芳聿興等用

事恩班在前忠鯁為諸奄所憚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西馬房傳奉者恩聞大罵曰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政今甫欲正之又為汝壞天雷擊汝矣敏愧恨死進寶石者章瑾求為錦衣衛鎮撫恩不可尚書王恕以直諫名恩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恩固爭帝不憚斥居鳳陽孝宗立召歸仍掌司禮監勸帝逐萬安用王恕正人榮進恩力也同時覃吉以老奄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憲宗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亟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佛書誕不可信也弘治世君德清明吉有力焉梁芳者憲宗內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主

侍也貪佞與聿興比妖人李孜省僧繼曉由芳進共為姦利取中旨授官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蠟至太僕卿者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陝民哭送之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久之帝視內帑金七窖俱盡謂芳及聿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憚芳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會泰山累震占者言應在東朝帝懼乃止孝宗立謫芳居南京尋下獄興亦斥退弘治初何鼎為長隨疏請革傳奉官為儕輩所忌又奏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大不敬無人臣禮皇太后激帝怒下鼎獄問主使為誰曰孔子孟子后竟使太監李廣杖殺之時中官出鎮者福建鄧源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

府劉清皆廉潔愛民而司禮太監蕭敬諸習典故帝嘗語劉大夏曰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獨李廣蔣琮得帝寵後二人俱敗而敬以壽終武宗即位劉瑾掌鐘鼓司瑾本子依中官劉姓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談氏竝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日進鷹犬歌戲導帝微行帝大懼樂之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孝宗遺詔罷中官監及各城門監局瑾皆格不行而勸帝令內臣鎮守者各貢萬金奏置皇莊增三百餘所外廷諸大臣連疏請誅瑾帝不得已使司禮太監陳寬王岳至閣議遣瑾居南京大學士劉健持不可力欲誅之岳素嘗直與太監范亨徐智嫉八人具以健等語告帝而吏部尚書焦芳馳白瑾瑾大懼夜率永成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古

等伏帝前環泣帝心動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掌東廠大用掌西廠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淨軍瑾勢日益張顯擅威福悉遣黨奄鎮各邊敘大同功擢官校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授錦衣官數百員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等竝撫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餘枷死者無數府丞周璽五官監侯楊源杖至死源初以星變陳言罪瑾者也瑾奏事必偵帝戲弄時帝厭之麾去曰吾用若何爲乃溷我自此專決不復白寧王宸濠賂瑾求復護衛瑾予之濠反謀遂成瑾不學每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

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瑾權擅天下公侯勳戚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瀟率屬跪謝乃已二年夏御道有匿名書詆瑾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內臣所爲始釋諸臣而主事何錢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賜死是日酷暑太監李榮以冰瓜啗羣臣瑾惡之太監黃偉挺身自承曰柰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榮開住而逐偉南京時東廠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瑾復立內行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又悉逐京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古

師密備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輦下洶洶幾致亂都給事中許天錫欲劾瑾懼弗克懷疏自縊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遺給事御史分道盤察劾尚書顧佐侶鍾韓文以下數十人浙江鹽運使楊奇通謀死至鬻其女孫而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彥下獄枷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爲民潘希曾等皆杖斥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黃景尙書秦紘家逮捕一家鄰里皆坐或跋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時內閣焦芳劉宇吏部尚書張綏兵部尚書曹元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皆爲瑾腹心變更舊制令各巡撫入京受敕輪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綏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都指揮以下求遷者瑾第書片

紙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復奏遂將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又遣其黨文邊塞屯地誅求苛刻邊軍不堪焚公廨守臣諭之始定瑾以謝遷故令餘姚人毋授京官以占城國使人亞劉謀逆獄裁江西鄉試額五十名仍禁授京秩瑾又自增陝西鄉試額百名為芳增河南額九十名以優其鄉士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請編瑾行事著為令五年安化王寘鐸反檄數瑾罪瑾始懼匿其檄而起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之初與瑾同為八虎者當瑾專政所請多不應永怨之瑾又欲逐永永以請免及永出師還次靈州與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清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人乎不如以計誅之因為永畫策永大喜楊一清傳知永與瑾有隙乘間言曰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六

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從府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今功成奏捷請論事因發瑾姦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公益極用悉為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上前泣請死剖心以明不妄士必為公勤荷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時瑾兄景祥死京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時瑾兄景祥死京師籍籍謂瑾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適永捷疏至將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並禽永永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及夜永出寘鐸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遂執瑾繫於茶廠遣官校封其內外私第次日降瑾奉御謫居鳳陽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獄具詔

磔於市梟其首逆黨皆伏誅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釐正如舊制張永欲自封侯為廷議所格乃辭免恩澤寧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兵先行時王守仁已禽宸濠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縱宸濠於鄱陽湖俟帝至與戰守仁不可至杭州詣永永拒不見守仁叱門者徑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議國家事何拒我永為氣懾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大悟乃曰永來欲保護聖躬耳指江上楹車曰此宜歸我守仁即以付永而與永偕還江西時張忠等已至南昌方窮治逆黨永至促忠同歸江西賴以安忠等屢請守仁賴永解獲免世宗立御史蕭准奏谷大用邱聚輩蠱惑先帝為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七

竊並及永詔永閒居張忠霸州人為御馬太監與司禮張雄東廠張銳並侍豹房號三張忠結大盜張茂為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怨其父拒不見同儕勸之乃垂簾杖其父然後相抱泣其無人理如此銳每緝事先令選卒誘人為姦乃捕之得賄則釋三人並通宸濠受贓賈錢等賄寧王反忠勸帝親征時有吳經者尤親暱從帝至揚州夜燃炬逼衛偏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許以金贖貧者多自經武宗崩世宗用御史言三張及經等治罪有差世宗懲正德之禍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故終嘉靖

朝奄勢少殺穆宗初立李芳以持正見信任奏革上林苑監
增設阜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爲同類所嫉而是
時滕祥孟冲陳洪方有寵爭飾奇淫以悅帝意作鼇山燈導
帝爲長夜飲芳切諫帝不悅祥等復媒孽之遂勒芳閒住二
年復杖之下刑部禁錮工部尙書雷禮劾祥傳造採辦器物
及修補壇廟樂器多自加徵糜費巨萬帝不罪祥而令禮致
仕冲傳旨下海戶王印於鎮撫司論成納輔國將軍縉熾賄
越制得封肅王洪允貪肆三人所糜國帑無算帝享太廟
三人冠進賢冠服祭服以從爵賞與六卿埒時馮保提督東
廠不悅於帝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掌司禮監保
嫉之乃與張居正相結會居正亦欲去拱兩人交益固穆宗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
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亦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穆
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
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司禮監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
拱諷給事御史交章數其姦保匿其疏亟與居正定謀遂逐
拱去初穆宗崩拱於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
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
太子聞之亦色變慈聖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挾持帝時
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
爲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又數進奇巧物帝深
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

帝罪已詔詞過摺損帝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
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
兵仗局周海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錦衣指揮徐爵內
官張大受爲保居正交關語言且數用計使兩人相疑旋復
相好兩人皆在爵術中大臣亦多與通爵夜至禁門守衛者
不敢詰居正之奪情及杖吳中行等保有功焉已而居正死
其黨益結保自固居正遺疏薦其座主潘晟入閣保即遣官
召之臺臣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辭內閣張四維擬旨允之
保時病起詰曰我小恙遠無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
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廢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
得今日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之吏部尙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時太后久
歸政保失所倚帝又積怒保東宮舊奄張鯨張誠陳其過惡
請令閒住帝曰若大伴上殿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
入會御史李植等彈章入遂謫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
張鯨太監張宏名下也內豎初入宮必投一既譖逐保宏遂
掌司禮監而鯨掌東廠宏卒張誠代之久之誠以聯姻武清
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鯨在東廠兼掌內府
供用庫印其用事司房邢尙智招權受賂御史何出光劾鯨
及其黨鴻臚序班尙智與錦衣都督劉守有相倚爲姦罪當
死者八尙智守有坐削職餘黨法司提問法司奏鯨等贓罪
尙智論死鯨被切責尋復爲御史所奏乃令閒住自馮張相

繼獲罪其黨不敢大肆帝亦惡之有缺多不補晚年東廠獄中生草帝常膳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雲獨辦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採樵者帝實縱之虐民致禍亂云諸礦稅太監詳見阮治篇是時提督東廠陳矩號平恕數決大獄多所平反矩薦王安為皇長子伴讀安亦賢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太監勸帝行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稱之及光宗崩西宮李選侍與心腹閹李進忠等謀挾皇長子自重安發其謀乃給選侍抱皇長子出擇吉即位選侍移別宮去熹宗既立德安言無不納安為人剛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數見帝魏忠賢始進用忠賢肅宦人少無賴與羣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三

後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初隸太監孫暹夤緣入甲字庫求為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諂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亦善遇之長孫乳媪客氏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及忠賢入又通焉長孫嗣位即熹宗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忠賢兄釗俱錦衣千戶天啟元年賜客氏香火田及帝大婚廷臣多請遣客氏出帝不忍舍曰皇后幼賴媪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顧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奄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而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為之羽翼人莫敢忤忠賢勸帝選武闕鍊火器為內操密結大學士沈淮為援又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刑部主事劉宗周首

劾之帝大怒賴救得免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廷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向宰輔大臣被彈擊輒引疾去吏部郎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挺擊紅丸移宮二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目為邪黨天啟初廢斥殆盡及忠賢勢成其黨謀倚之以傾東林而徐大化霍維華孫杰首附忠賢劾去劉一燝及尚書周嘉謨二年敘慶陵功廕忠賢弟姪錦衣衛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淮交通客魏被譴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時忠賢讒隱所致修撰文震孟太僕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俱黜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廣微為大學士令御史郭鞏許宗建一燝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國宗建與御史方大任交攻鞏及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三

忠賢皆不勝忠賢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之又以計墜皇后張氏胎帝由此乏嗣四年給事中傅櫬結忠賢甥傅應星誣奏中書汪文言並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鎮撫獄將行羅織掌鎮撫劉僑忤忠賢意削籍而以許顯純代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為剖析體乾等翼之帝遂溫諭畱忠賢而下漣疏嚴旨切責時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顧秉謙因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賢王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幾工部郎中萬燝疏刺忠賢立杖死時罷斥者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于廷及楊

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而矯中旨以朱童蒙郭允厚為太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為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為給事中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為御史又起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等未幾復用擬成崔呈秀為御史呈秀造天鑒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為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於是御史張訥倪文煥給事中李魯生工部主事曹欽程等競搏擊善類為報復而汪文言下獄拷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及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於獄又殺廷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圭

弼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而特召丁詩教劉述祖等為御史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輒糜爛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慘甚至剝皮割舌所殺不可勝數其年敘門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事擢傅應星為左都督以魏良卿僉書錦衣衛掌南鎮撫事六年使其黨李永貞奏逮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死獄中顧秉謙等修三朝要典極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毀講學書院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屏息喪氣遼陽男子武長春有妄言許顯純掠治云長春且為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勅詔封忠賢姪長卿為肅寧伯賜田宅頒鐵券從尚書王紹徽請贈忠賢四代如本爵忠賢又

矯詔遣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敘功廕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楨奏請為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頌功德諸祠自此始矣御史門克新誣吳人顧同寅孫文身誅熊廷弼坐妖言律斬又逮侍郎王之案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問達何士晉程討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賊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體乾等外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濬夫李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孫兒四十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心忌張皇后誣后父國紀縱奴不法矯中宮旨冀搖后帝為致以法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六

圭

而誚讓國紀忠賢未謙復使順天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發國紀罪狀並言后非國紀女王體乾沮之乃止其冬三殿成進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由肅寧侯晉寧國公食祿如魏國公例再加恩廕錦衣指揮使同知各一人忠賢又自奏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七年春以崔文昇總漕運文昇故侍光宗藥為東林所攻者也諸督撫大吏爭頌德立祠下及武夫賈豎無賴子亦各建祠攘奪民田廬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父配啟聖公初潘汝楨首上疏御史劾之待會彙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不具

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天下章奏輒
頌忠賢稱厥臣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票旨亦
曰朕與厥臣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像以聞立極等票
旨云厥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前後賜獎救無算詔
命皆擬九錫積廕錦衣指揮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屬皆至左
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魏撫
民從錦衣改尚寶卿而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崇煥奏寧遠
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封其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從子良棟
東安侯加良卿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呈秀為兵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獨黜崇煥功不錄時鵬翼良棟皆在襁保
中而良卿至代天子饗郊祭太廟人皆疑忠賢竊神器矣帝

大典通考卷五十六

忠

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輒奏事
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以是忤威福歲數
出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鏡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
錦衣玉帶鞞袴握刀者夾左右馳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
屬以數萬百司章奏置急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
伏至呼九千歲客氏居宮中稱持皇后殘虐宮嬪偶出歸私
第騶從赫奕望若鹵簿忠賢故駭無他長其黨日夜教之七
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其黨自危主事陸澄原錢元惡員
外郎史躬盛交章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
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茂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
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陵民十通關節疏上帝

召忠賢使內臣讀之忠賢大懼以重寶陷信邸太監徐應元
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而斥之遂安置忠賢於鳳陽
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與李朝欽偕縊死詔磔其屍懸首
河間笞殺客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棄市
籍其家得宮女八人於客氏家崇禎二年定逆案革體乾職
籍其家蓋將效呂不韋所為太監章奏入永貞先鈐識竅要白忠賢議行崔呈秀所獻諸
錄永貞置小冊袖中遇有處分別出冊告曰此某錄中人也
故無得免者文輔掌御馬監奪寧安大長公主第為解署曰
戶部總工駙從常數百人部郎以下皆廷參勢欲出羣閣上
時有劉若愚者善書有文永貞取入內直房主筆札忠賢敗

大典通考卷五十六

忠

若愚坐充孝陵淨軍御史劉重慶劾李實誣高攀龍等七人
事實疏辨言係空印紙忠賢偪取令永貞填書者帝驗疏墨
在朱上遂誅永貞若愚坐大辟久之乃釋帝鑒忠賢禍敗盡
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乃
思復用近侍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
府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西監視軍馬而以張彝憲鈞校戶
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輔故事彝憲按行兩部歸尚書上工部
侍郎高弘圖不為下削籍去主事孫肇與劾其誤國罪至遣
戍工部尚書周士樸不赴彝憲期被詰罷去時中璫勢復大
振王坤至宣府劾巡按御史胡良機落職給事中魏呈潤爭
之亦謫外坤狂躁劾修撰陳于泰盜竊科名語侵周延儒給

事中傅朝佐言坤安干彈劾之權必有陰邪險人主之意指溫體仁帝置不問時流賊大熾命太監陳大金閣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監八營而高起潛監視靈錦諸軍已而諸監多侵剋軍資臨敵輒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八年盡撤諸鎮內臣九年七月復遣太監李輔國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武劉元斌防馬水河時兵部尚書張鳳翔出督援軍宣大總督梁廷棟亦引兵南特命起潛為總監給金三萬以大璫張雲漢韓贊周副之明年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十七年李自成將犯闕帝命起潛監靈前諸軍而以杜勳鎮宣府動至鎮即降賊事聞廷臣請急撤城守太監時忽傳旨云杜勳驛騎難子廢詞未幾動從賊至自成設黃帳坐廣寧門外秦晉二王左右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美

論曰自古君子之與小人其勢各不相下小人得行其

富既降賊勒其貨撻死

席地坐動呼城上請入見諸璫繼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及勢勤帝自為計出復語守城諸璫曰吾曹富貴固在也賊圍都城急帝召王承恩令急整內官備親征尋內城陷帝崩於壽皇亭承恩縊其下先是方正化出鎮保定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為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刀斫殺之其從者皆死內豎殉難者更有高時明李鳳翔張國元四人初內臣奉命守城已有異志令士卒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使有聲格擊則折及賊入即以其杖驅馮廣寧門之啟或曰太監曹化淳獻之及賊敗將遁下令盡逐內豎無貴賤老弱皆號哭徒跣走出血被面賊遂捆載其金帛珠寶西去督東廠太監王之心家最

志則君子不幸而遇禍然其為禍之烈未有如前明者也始於王振極於魏忠賢舉天下之正人君子日在刀鋸鼎鑊之中而士氣幾於盡矣然非獨奄人之罪也方成化以前士大夫愛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暴橫猶不屑與之比附及正德中劉瑾用事焦芳首以內閣諂附之由是九卿科道藩撫大吏莫不往來通賄於其門至於神宗之末門戶之爭如水火小人依託逆奄以復私仇而顧秉謙魏廣微為之倡是三人者皆明之翰林學士也彼所謂文學之極品科目之上選而其人行事乃如此不亦甚可笑乎世徒見衣冠屠戮之慘成於諸璫之手而不知相傾相軋揚其波而助之流者其平日

六典通考卷五十六

美

固儼然以士大夫自命徒以貪竊祿位冒利忘恥遂不惜屈意於腐身熏子之徒而因以快其惡直醜正之心此世道之大變而國社之所以淪亡也史稱劉瑾從子將死歎曰吾家所為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莊烈帝定逆案以其事付大學士韓爌等因慨然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夫鄙夫之初心患得患失而已充其所為何所不至是故陽冒士大夫之名而陰結奄寺之權以圖詭遇之富貴若然者其人雖有文章學術猶不足道況於並此而無之哉焦芳傳翰林尚文學獨芳相陋無學

芳子黃中亦傲狠不學以附瑾授翰林院檢討權編修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胡西閩鎮珩輯

醫政考

醫政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
 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
 溼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選
 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
 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
 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
 咎獨何氣使然邪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眾耀

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述異記太原神釜陶

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上
 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草中有千種藥草山上
 記神農以緒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搜神
 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上藥一百

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
 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
 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
 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
 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病者本下經三
 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
 成一歲博物志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鍊形六
 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二

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
 所以利病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病也違其藥失其應
 黃帝命雷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
 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漢書黃帝內經
 十八卷外經三
 卷十七 四氣調神大論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
 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而
 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
 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
 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
 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
 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
 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
 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
 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養泄奉
 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
 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
 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
 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
 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
 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
 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
 節白露不下則苑彙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
 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唯聖人從之故身無

奇病萬物不失主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
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
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
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
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
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
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
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
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
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疾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
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鑄兵不亦晚乎五常政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三

大論曰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
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
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
靜順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
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
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帝曰
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
德周行陽虛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曲直
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
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
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

音角其物中堅其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
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
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
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
其養血其病咽噎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備化
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脩其氣平其性順其
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其候溽蒸其令溼
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
長夏其蟲裸其畜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
音宮其物膚其數五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
化宣明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類金其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四

政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其
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白其
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靜順
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成整其氣明其性下其
用沃衍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
其藏腎腎其畏溼其主二陰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
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色黑其養骨髓其病蹇其味鹹
其音羽其物濡其數六故生而勿殺長而勿罰化而勿
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委和之紀是謂勝生
生氣不政化氣迺揚長氣自平收令迺早涼雨時降風
雲並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

斂其用聚其動練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藏肝其果棗李
其實核殼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
蟲毛介其主霧露淒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
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其
病支廢癱腫瘡瘍其甘蟲邪傷肝也上宮與正宮同蕭
颯肅殺則炎赫沸騰膏於三所謂復也其主飛蠹蛆雉
迺爲雷霆伏明之紀是謂勝長長氣不宜藏氣反布收
氣自政化令迺衡寒清數舉暑令迺薄承化物生生而
不長成實而穉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
其用暴其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實
絡濡其穀豆稻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畜馬彘其蟲羽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五

麟其主冰雪霜寒其聲微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
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傷心也凝慘溼冽則
暴雨霖霖膏於九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沈滄淫雨卑監
之紀是謂滅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迺愆收
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枇也其氣散
其用靜定其動瘍滯分潰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
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
犬其蟲保毛其主飄怒振發其聲宮角其病雷滿否寒
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
同其病贅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膏四
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迺用生政迺辱從革之紀是謂

折收收氣迺後生氣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庶類以
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鏗禁督厥其發欬喘其藏肺
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
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明曜炎燥其聲商徵其病噫欬
剝剝從火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
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霰膏於七其主
鱗伏虺鼠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
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草
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動堅止其發燥
槁其藏腎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
色齡玄其畜豕牛其蟲鱗保其主埃鬱昏翳其聲羽宮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六

其病痿厥兼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
同其病癰閉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膏於一
其主毛顯狐貉變化不藏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
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發生之
紀是謂啟敝土疏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迺隨生氣
涓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
掉眩顛疾其德鳴靡啟圻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
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
經足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
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
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

邪迺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蟲羽鱗其物脈濡其病笑瘡瘡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瘞上徵而收氣後也暴烈其政藏氣迺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煙埃朦鬱見於厚土大雨時行溼氣迺用燥政迺辟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并穡其德柔潤重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七

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蒼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藏脾腎其蟲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泄四支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同成收氣繁布化治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其令銳切其動暴折瘍疰其德霧露肅颺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畜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蟲介羽其物殼絡其病喘喝胸憑仰息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稿邪傷肺也

流行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謚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零其變冰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墨丹其味鹹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藏腎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故曰不恆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恆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八

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湊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帝曰其於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為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

其氣天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天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告火見燔病革金且耗大暑以行欬噫刺衄鼻窒瘡瘍寒熱肘腫風行於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迺溇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暴熱至土迺暑陽氣鬱發小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子稟流水不冰蟄蟲迺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九

見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迺膏寒清時舉甚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噎乾善渴刺噫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迺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土迺潤水豐衍寒客至沈陰化溼氣變物水飲內積中滿不食皮癢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肘腫身後癰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水起迺昏土用革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火縱其暴地迺暑大熱消爍赤沃下熱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膏喘噎寒熱噫刺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地迺燥槁淒滄數至脇痛善太息肅殺

行草木變太陰司天溼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腫痛動轉不便也厥逆地迺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堅少腹痛時害於食乘金則止水增味迺鹹行水減也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岐伯曰六氣五類有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不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保蟲耗羽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太陰司天保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在泉保蟲育鱗蟲不成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保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十

蟲耗毛蟲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保蟲育在泉鱗蟲耗保蟲不育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已勝天氣制勝已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也根於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類五色五宜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

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溼不同其化也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蒼丹陽明在泉溼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溼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黔耜厥陰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甘其氣熱其治甘鹹其穀黔耜化溼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十一

之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制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柰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

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瘳柰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眾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天元紀大論云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味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柰何合之鬼與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十二

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紀綱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與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期日非獨

主時也帝曰願問其所謂也鬼與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廖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剛曰柔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與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應天為天符承歲為歲直三合為治帝曰上下相召柰何鬼與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三

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有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與區曰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期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

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與區曰至數之機迫進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故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真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曠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與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柰何鬼與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六

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溼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一書顯煩數萬言知非詳后之舊矣然精微與博語多至道其亦緩而學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疔瘍亦謂禿也身傷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食全

愈也或以失四為下者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
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 癘疾春時有疝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
嗽上氣疾 嗽疾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癘作見以五味
五穀五藥養其病 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
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 以五氣五聲五色其
死生 三者制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
用也五色而貌青赤白黑黃也察其盈虛兩之以九竅之變
休王吉肉可知宿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 驗竅之變謂開
參之以九藏之動 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
不至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凡
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 凡
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治之 場醫掌腫瘍潰
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為後治之戒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五

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 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
瘍疏跌者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 凡療瘍以五
注謂附著藥劑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凡療瘍以五
毒攻之 毒之藥作之合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
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
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
之以五味節之 當既刮肉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凡藥
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
竅 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
竅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
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藥 孟夏聚畜百藥 古者有災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
弔死問疾憂以巫鑿匍匐以抹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先乎矜
寡孤獨及疾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者葬埋之

日知錄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
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
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
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
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
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為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
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
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
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柰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為其人雖
死而不出於我之為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六

所以亡唐也 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
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此
疾如蠱 蠱惑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惑女色 良臣將死天命
不祐 良臣不匡救君過故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
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五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
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 於是
煩手淫聲悖理心耳而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
鄭衛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 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
之聲 物亦如之 樂不可失節 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
舍則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 為心之節儀
生疾 謂陰陽風 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
有六氣 謂陰陽風 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
發為五色 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徵為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
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 徵為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

黃帝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六氣曰陰陽風雨晦
 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過則爲節
 陰淫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手疾手四支也
 淫腹疾雨淫之氣晦淫惑疾晦夜也明淫心疾明晝也
 勞生疾勞道常夜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
 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蓄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
 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將死趙孟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文皿蟲爲蠱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七

文字也皿器也器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在周易女
 受毒害者爲蠱飛蟲名曰蠱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
 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
 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
 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
 邪氣蓄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瘞而死扁鵲曰
 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
 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清光侍謁於前
 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
 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

液體灑鑿石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
 刺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撲荒撲荒也爪幕以爪決其滿
 流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
 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六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爲方
 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
 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
 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
 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六

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
 活無先生則棄捐墳溝壑耳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
 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經緣緣
 繞胃也中經維絡十二經脈十五絡脈別下於三焦膀胱是
 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
 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
 陽入陰支蘭藏者生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以陰入陽支蘭
 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素問

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有間太子蘇乃
陽明也五會謂百會刺會聽會氣會膻會也
 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慰兩脇下分
之熨者謂熨之令溫煖之氣入五分也
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
 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
 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
 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
 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九

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
 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
 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
 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
 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
 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
 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
 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
 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
 變

史記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
 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
 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
 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
 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
 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
 之數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
 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
 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臟主藏
 榮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腎有兩枚
 六典通考 卷五十七 二十

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二銖盛精
 汁三合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
 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
 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
 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
 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
 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
 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
 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
 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
 寸九節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

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

六典通考卷五十七

三

五度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湖口閻鎮珩輯

醫政考

歷代醫政

秦有大醫令李醜自知能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百始皇焚書不去者醫藥卜筮之書有欲學者以吏為師漢初太醫令丞屬奉常後立太醫監屬少府文帝時詔問故太倉長淳于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十一

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任有帶之脈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名曰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秋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素問云病得於夏則絡脈有過病大則絡有過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經主病和者其病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資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癆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境界脈候所主云從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二

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小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癆腫腹及足也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高病使人煩慙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飲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病心氣也濁際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邊心主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元操云手心主總絡也自齊已上至帶隔

為中故煩慙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經云右手寸脈無五藏氣右口謂右手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涌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涌疝中熱故湧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聞而身寒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三

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而活也腎氣有時開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脾亦作胞勝言風痺難於大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涓涓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脈經云堅病出浮之而大緊者有似切切名曰緊病主在腎腎切於腎

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齋
 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即告
 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謂山跗家適近所特財
 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
 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
 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
 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而緩秋肺此五藏高之
 金玉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而滑此五藏高之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素問云血氣易處日不
 平脈候動不定日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
 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
 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令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四

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
 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
 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
素問云乳下故絡絕開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
 陽明胃絡也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
 如病小腹痛脈經云脈急痛
 云犬狗魚鳥不
 熟食之熱痲麻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痲也反龍魚
 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澀血死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也
 是脾氣也素問云疾病生於五藏五藏合於六府肝合氣於
 合氣於膀胱
 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痲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

日死三陰俱搏者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如法不俱搏
 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澀血如前止陽
 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
 風風疾洞徹五藏
 故曰迴風也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
 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
 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
 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
 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
 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
 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五

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入中出及灑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眾醫皆以為風
 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
 膀胱難於前後澀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
 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
 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
 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
 澀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王乳
 母自言足熱而瀝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
 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

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
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新法謂於舊方伎
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案當今之四千七百
貫也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
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
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
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
夫病齋齒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
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
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葷蕪藥一撮以酒飲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六

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
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
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
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
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
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
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
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
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
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即蠅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

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
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
四月死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
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
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
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
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
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
君要齋痛不可挽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
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
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七

謂腎脾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
情方言東齊之傳見建家京下方石廩之屬即弄之建亦欲効
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轉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
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
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
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
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其脈曰內寒月事不下
也即蜜以藥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脈時切之腎脈也膏而不屬膏而不
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
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

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人腹中短蟲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

循之戚戚然臣意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

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為蠱臣意所

以知寒溼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其

尺索刺羸而毛美奉髮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羸是婦是蟲

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

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如病得之

飽食而疾走瀉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

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

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

索隱曰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八

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

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

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

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

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

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

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

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

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

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

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

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

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當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

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臄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

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

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

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待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

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

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

邪氣辟矣辟聚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

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陽動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九

為重困於愈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

缺盆死缺盆人乳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

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眾醫皆以為歷

臣意診脈以為瘰癧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

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

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

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

病若沓風風病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

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

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

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公乘官名

臣意診脈曰壯而壯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
慎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踔要履寒汗出多即嘔
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言明日之即死病得之內
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脈病之名曰番陽者番陽
入虛裏處日死一番一絡者壯也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
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
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
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論愈所
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
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
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
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宣帝時有
女醫淳于衍成帝時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醫藥劉向錄而奏
之故有方技略方技凡四家醫經家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
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周度箴石湯火
所施箴所以刺病石謂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
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瘵為劇以生為死瘵與愈經
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
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
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
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同

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為後世方脈之祖

後漢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人藥丞主
藥方丞主藥方又有醫工長太醫丞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
和帝時有太醫丞郭玉學方診六徵之技多效應而醫療貴
人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狀對
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
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
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
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
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帝善其對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魏太祖積苦頭風每發目眩心亂召華佗鍼之隨手而差佗
常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病數日失期太祖累書呼之佗
恃能厭事猶不肯至太祖大怒逮詣許獄考驗殺之佗出書
經與獄吏吏不敢受索火焚之
晉太醫令史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初屬宗正江左
省宗正以太醫給門下省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命
宋置太醫令丞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有物高二尺許射
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人昨夜為劉涓子所
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
未至問擄藥聲遙見三人一一人臥一一人問書一人擄藥即
聲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道一瘰癧方並一日藥涓子得之從
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晉代以上手醫子弟代習者令助教
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醫令秦承祖奏置醫學以廣教授

至三十年省

齊太醫令丞各一人屬起部又屬領軍東莞太守徐文伯兄弟皆善醫藥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左所稱

梁門下省令監典御藥太醫令屬焉東宮置中藥局諸王國

置典醫丞陶宏景字通明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裁後方為一百卷世所施用多姚僧垣為太醫正武帝嘗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

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病篤元帝嘗有心

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

遂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亡入周

後魏太醫博士正八品中太醫助教正九品中周滄為太醫令明元嘗苦

頭眩眩瀉療得愈由此位特進獻文置病人於幕中使徐饗隔而脈之深得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病形兼知色候文明太后時問經方孝文幸縣瓠有疾大漸

乃馳驛召饗至診省有大驗帝乃為饗設太官珍膳因集百

官特坐饗上席徧陳簡牘命左右宣饗救攝危篤振濟之功

下詔褒美

北齊門下省統尚藥局典御二人徐之範為尚藥典御以侍醫術見知位太常卿

御師四人尚藥監四總御藥之事又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

藥局典御二人丞二人中謁者僕射二人總知中官醫藥之

事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武明皇太后不豫徐之才療

之應手便愈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自云初見空

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

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

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

後周太醫小醫下大夫醫正上士中士主藥食醫醫正並下

士醫生三百人武帝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能

視一足短縮又不能行姚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

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

愈未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宣帝初在東宮常

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

撰集驗方十二卷行記三卷行於世

隋尚食局食醫四人尚藥局典御二人侍御醫直長各四人

醫師四十人太醫署有主藥二人醫師二百人藥園師醫博

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各二人煬帝時置尚藥奉御二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人直長四人又有侍御醫司醫醫佐等員太醫又置醫監五

人正十人

唐尚藥奉御掌合和御藥及診候之事直長為之貳凡藥有

上中下之三品上藥為君養命以應天中藥為臣養性以應

人下藥為佐療病以應地遞相宣攝而為用凡合藥宜用一

君三臣九佐方家之大經也必辨其五味三性七情然後為

和劑之節五味謂酸鹹甘苦辛酸屬肝鹹屬腎甘屬脾苦屬

心辛屬肺三性謂寒溫平七情謂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

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其用又有四

焉曰湯丸膏散視其病之淺深所在而服之診脈辨寸關尺

三部以調四時沈浮滑澀之節而知病之所在在胃膈者先

食而後服藥在心腹者先服藥而後食凡合和御藥與殿中
監視其分劑藥成先嘗而進焉合藥供御門下中書司別長一人與殿中監尚藥奉御等監視藥成醫佐以上先嘗然後封印寫本方後具注年月日監藥者編署名具奏御藥之日尚藥奉御先嘗次殿中監侍御醫掌診候調和司醫醫佐嘗次皇太子嘗然後進御掌分療眾疾主藥藥童掌刮削擣篩按摩師咒禁師所掌如
太醫之職藥藏局藥藏郎掌和齊醫藥之事丞為之貳凡太
子有疾命侍醫入診候以議方藥應進藥命藥僮擣篩之侍
醫和成之將進宮臣監先嘗如尚藥局之職太醫令掌諸醫
之法丞為之貳其屬有四曰醫師鍼師按摩師咒禁師皆
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諸醫鍼生讀本
草者即令識藥形而知藥性讀明堂者即令檢圖識其孔穴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古

曰耳目口齒五曰角法諸醫既讀諸經乃分業教習率二三人學少小二人學耳目口齒一人學角法體療者七歲博士掌教鍼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沈瀉滑之候又以九鍼為補瀉之法一曰鏡鍼取法於布鍼長一寸六分大其頭銳其末令不得深入主熱在皮膚者二曰圓鍼取法於絮鍼長一寸六分主療分間氣三曰鍤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二寸半主邪氣出入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長一寸六分刃三隅主決癰出血五曰劍鍼取法於劍令其末如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決大癰腫六曰圓利鍼取法於釐直圓銳長一寸六分主取四支癰暴痺七曰豪鍼取法於豪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痺在胎者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九曰火鍼取法於鋒長四寸主取火氣不出關節凡此九鍼以法九州九野之分九鍼之形及所主疾病畢矣凡鍼疾先察五臟有餘不足而補瀉之人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津液以成四支九竅十六節三百六十五部必先知其病之所在凡鍼生習業者教之如醫生之法鍼生習業者經業成者試素問四條黃帝鍼經明堂脈訣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各二條按脈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風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溼五曰飢六曰飽七曰勞八曰逸凡人支節府藏積而疾生導而宣之使內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損傷折跌者以法正之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為厲者有道禁出於山居方術之士有禁咒出於釋士以五神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營目四曰

掌決五日平印皆先禁食葷血齋戒於疆場以受焉凡諸州
 每年任土所出藥物可用者隨時收採以給人之疾患皆預
 台傷寒時氣瘡痢等藥部內有疾患者隨須給之州郡醫學
 博士掌療民疾貞觀三年置博士及學生開元元年諸州置
 故二十七年復置醫學博士掌州境巡療永泰元年復置醫學
 博士三都督府上州中州各有助教三都學生三十人都
 中州下州十人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博士同錄事
 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九月御撰廣濟方五
 卷頒天下自後諸州府應關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
 試取人藝業優長堪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
 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准
 恆式吏部更不須選集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選
 相染比許允宗每療皆愈或謂曰何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六

不著書以貽將來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
 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然後識病
 之於藥有正指當者唯須單用一藥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
 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醫之於微不識
 免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
 也如此療病不亦疏乎既不可言故無著述
 宋尚藥局掌和劑診候之事置醫師御藥院句當官掌案驗
 祕方以時劑和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典八人藥童
 十一人匠七人太醫局有丞有教授有九科醫生額三百人
 歲終則會其全失而定其賞罰熙寧九年以知制誥熊本提
 舉大理寺丞單驥管幹後詔勿隸太常寺置提舉一判局二
 判局選知醫事者為之科置教授一選翰林醫官以下與上
 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合格者三百人
 為額設三科以教之曰方脈科鍼科瘍科凡方脈以素問難

經脈經為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方為小經鍼瘍
 科則去脈經而增三部鍼灸經大學律學武舉生諸營將士
 疾病輪往治之各給印紙書其狀歲終稽其功緒為三等第
 補之上等月給錢十五千毋過二十人中者十千毋過三十
 人下等五千毋過五十人失多者罰黜之受兵校錢物者論
 如監臨強乞取法三學生願預者聽受而禁邀求者崇寧開
 改隸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四員分科教導糾行規矩立上
 舍四十人內舍六十外舍二十齋各置長諭一人其考試第
 一場問三經大義五道次場方脈試脈證運氣大義各二道
 鍼瘍試小經大義三道運氣大義二道三場假令治病法三
 道中格高等為尙藥局醫師以下職餘各以等補官為本學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七

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醫官有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
 夫舊為軍保安大夫保和舊為西保和大夫翰林良醫舊為
 翰林醫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保和舊為軍器保和郎翰林良醫舊為
 翰林醫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翰林醫官翰林醫效翰
 林醫痊翰林醫愈翰林醫證翰林醫診翰林醫候翰林醫學
 舊諸司使副有醫官使及副使自太醫丞直院轉醫官副使
 敘遷年格一同武官政和初醫官十有四階和安大夫親推
 易使以上翰林良醫視醫官使和安郎以下視東副使醫官
 副使以醫正易之紹興中復置醫學以醫師主之翰林局醫
 生並奏試人並試經義一十二道取六通為合格乾道三年
 罷局而存御醫諸科後更不置局而存醫醫學科令每舉附

省闈別試所解發太常寺掌行其事淳熙十五年命內外白
身醫士經禮部先附銓闈試脈義一場三道取其二通者赴
次年省試經義三場一十二道以五通為合格五取其一補
醫生俟再赴省試升補八通翰林醫學六通祇候其特補薦
並停紹熙二年復置太醫局局生以百員為額餘並依前例
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為頒慶厯善救方知雲安軍
王端請官為給錢和藥予民遂行於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
太醫和藥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
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獨公
私橐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脈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疾
狀予之無使貧民為庸醫所誤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安濟坊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
手麻以書所治瘥人歲經考其數為殿最諸城寨鎮市戶及
干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安濟坊
遼太醫局有都林牙珠勒呼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南
醫給侍嘗撰脈經諸鍼灸書行於世
面內侍省有湯藥局置都提領句當湯藥
金太醫官舊止七階天眷制立為十五階從四品上保宜大
夫中保康大夫下保平大夫正五品上保頤大夫中保安大
夫下保和大夫從五品上保善大夫中保嘉大夫下保順大
夫正六品上保合大夫下保沖大夫從六品上保愈郎下保
全郎正七品上成正郎下成安郎從七品上成順郎下成和
郎正八品上成愈郎下成全郎從八品上醫全郎下醫正郎

正九品上醫效郎下醫候郎從九品上醫痊郎下醫愈郎尚
藥局提點使副使掌進湯藥太醫院提點使副使判官掌諸
醫藥總判院事管句隨科至十人以術精者充正奉太醫
一百二十不第副奉太醫不第長行太醫不第十科額五十人
日升除不第院提點直長掌進御湯藥明昌五年設以都監不限同
親信內侍人充院常惠民司令掌修合發賣湯藥舊設丞一員大定三年
有司言惠民歲入息錢不償官吏俸上曰設此本欲濟民官
非人念於監視藥物財費何所計哉可減員而已立直長及
都監凡醫學十科大興府學生三十人餘京府二十人散府
節鎮十六人防禦州十人每月試疑難以所對優劣加懲勸
三年一次試諸太醫雖不係學生亦聽試補紀天錫註難經
五卷大定十五年

六典通考卷五十八

元太醫院掌醫事製奉御藥物領各屬醫職中統元年置宣
差提點太醫院事給銀印後改為尚醫監尋復為太醫院御
藥院掌受各路鄉貢諸蕃進獻珍貴藥品修造湯煎至元六
年置御藥局掌兩都行篋藥餌至元十年置大德九年分立
行御藥局掌行篋藥物本局但掌上都藥倉之事廣惠司掌
修製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
至元七年始置提舉後定置司卿少卿司丞等員大都上都
回回藥物院二掌回回藥事至元二十九年置至治二年撥
隸廣惠司詹事府典醫監領東宮太醫修合供進藥餌至元
十九年置典醫署後改掌醫署大德十一年立典醫監達魯

噶齊二卿三太監少監各二丞二吏屬十八人其屬司一局
 二廣濟提舉司掌修合藥餌以施貧民行典藥局掌供奉東
 宮藥餌典藥局掌修製東宮藥餌司局各有達嚕噶齊大使
 副使直長等員徽政院掌醫監領監官達嚕噶齊各一員卿
 四太卿太監各五少監六丞二修合司藥正司掌藥六人掌
 修合御用藥餌行篋司藥局掌供奉御用藥餌廣濟提舉司
 掌修合藥餌以濟貧民大都惠民局掌收官錢經營出息市
 藥修劑以惠貧民受太醫院劄上都惠民司提點司令各一
 員醫學提舉司掌考校諸路醫生課義試驗太醫教官校勘
 名醫撰述文字辨驗藥材訓誨太醫子弟領各處醫學提舉
 副提舉各一員官醫提舉司掌諸醫差役詞訟諸路總管府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醫學教授一員惠民藥局提領一員初太宗九年始於燕京
 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庫庫太醫王璧齊楫等為局官給銀
 五百定為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開局四年復
 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
 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
 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調所設良醫上路二名下
 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給鈔本亦驗民戶多寡以為等差
 七百八十一定河開行省二百七十定湖廣行省一千一百五
 十定遼陽行省二百四十定四川行省二百四十定陝西行
 省二百四十定江西行省三百定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
 五定雲南行省真財一萬一千五百索甘肅行省一百定
 明太醫院院使一院判二其屬御醫十八人吏目一生藥庫
 惠民藥局各大使副使一人以掌醫療之法凡醫術十三科

醫官醫生博士專科肄業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
 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
 摩曰祝凡醫家子弟擇師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試再試三試
 而黜陟之凡藥辨其土宜擇其良楛慎其條製而用之四方
 解納藥品使副收貯生藥庫時其燥溼禮部委官稽察之診
 視御脈使判御醫參看校同會內臣就內局選藥連名封記
 藥劑具本開寫藥性證治之法以奏烹調御藥院官與內臣
 監視每二劑合為一候熟分二器一御醫內臣先嘗一進御
 仍置歷簿用內印鈐記細載年月緣由以憑考察王府請醫
 本院奉旨遣官或醫士往文武大臣或外國君長有疾亦奉
 旨往視其治療可否皆具本覆奏外府州縣置惠民藥局邊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關衛所及人聚處各設醫生醫士或醫官俱由本院試遣歲
 終會察其功過而嚴最之以憑陟黜明初即設醫學提舉司
 置提舉同提舉副提舉醫學教授學正官醫提領等官尋改
 為太醫院設少監監丞吳元年改監為院設院使同知院判
 典簿等官洪武三年置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六
 年置御藥房於內府十四年改定品員設御醫吏目如文職
 授散官二十二年復院令為院使丞為院判嘉靖中改御藥
 房為聖濟殿詔御醫殿中輪直供事內侍省御藥房提督太
 監正副二員近侍醫官無定員掌御用藥餌與太醫院官相
 表裏南京太醫院院判一人吏目一人惠民藥局生藥庫各
 大使一人醫學府正科一人從九品州典科一人縣訓科一

人洪武十七年置設官不給祿

論曰古之帝王察天地二氣五行之變遷與生人飲食
腹胃之強弱於是嘗百草而辨其味知其剛柔寒溫輕
重緩急分爲上中下三品以延壽命以祛傷害至於身
歷艱險而不解神農之一日遇七十毒是也黃帝以來
遂有成書後之單究其業者謂之經方至於今相傳而
不廢周人立三師之官使變理陰陽陰陽既和百穀以
時民無疵癘天札之患至矣醫師所掌專以治邦之疾
病疴瘍者而其籍藏在故府其法守在官司大抵三代
之所承用黃帝之所以療濟生人者也語曰上醫醫國
其次醫人三公論道治亂於未形是謂醫國醫師守術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三

遇疾於方萌是謂醫人二者皆默與造化之消息相通
非苟焉以一職一技自效者故均名之曰師焉周衰有
扁鵲秦和之徒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其於古聖人
立法之意蓋猶十得其七八及漢魏以降元氣日削災
疫頻興上之人往往遣醫賜藥以拯一時之急其特書
於諸帝本紀中者不一而足矣至唐作六典所述醫官
方藥尤詳由宋及明有惠民之局有廣濟之司史冊志
之以爲美談夫生生之道係於治化未可以小數言也
古之人君修身建極以順五行之序是以民皆老壽康
強有五福而無六極後世則不然宰相不知調變於上
百司弗克承宣於下不幸而天降之戾則汲汲焉遣醫

官布方藥民雖被其惠而死者已不可勝數是亦梁惠
王移粟兩河之故習耳惡足以知王政之大體哉孟子
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齊宣王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曰吾不忍其觳觫以羊易之推是心遂
足以致王今歷代所行之法雖不能遠比於先王然亦
可稱仁術之一端孟子所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
也若夫前史所傳良醫多矣或隨方士所宜而未必不可
通行於天下或僅利一人一家而未必能周暨於無窮
故悉略而勿論云

六典通考

卷五十八

三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民政通論

上古之世禽獸多而人民少爪牙不足以自衛衣食不足以自奉有聖人作為之宮居而粒食教之尊尊而親親萬物同宇而處各明其分使相安而不爭有秩而不亂由是政之名生焉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民非后何戴后非民罔與守邦故自有天地以來上勞心以治下下竭力以奉上事勢相須而成莫之能易也尚書記堯之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黎民於變時雍雍和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舜既受終文祖巡行方國同律度量衡十有二牧各述

民事於是旁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僉曰伯禹作司空禹代鯀為崇伯帝曰

兪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數者皆民

政之大端也禹奠九州厥功告成天乃昇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次三曰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次三曰

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殷之時司

徒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徒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迨周因之遂建六官司徒曰教官司馬曰政官自比閭族黨飲食喪紀師田禮射至於山陵原隰川澤溝涂

之務無一不統於司徒焉者故其名雖曰教官而實兼政官之任焉及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遂雄東海九合諸侯晉文公棄責薄斂通商寬農政平民阜財用不匱二公者春秋以來之賢主也其成功如彼其勤民如此自戰國并爭政道陵夷秦益暴虐棄禮義任刑罰不二世而亡其國漢有天下四百年享國久長後世差與之並者唐宋及明而已考四代立國之初君臣上下銳精求理與民更始及其衰也政亡而國隨之作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民政考一曰民數二曰農政三曰田制四曰賦稅五曰

征役總國計之盈虛通人事之盛衰於是焉在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

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遠吏八曰禮賓統所以合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

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爵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陂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

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

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

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

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

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有四十養於鄉五十異

日獨恤貧貧無財業粟貸之寬疾若今癘不可事以本俗六

安萬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

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本猶舊也媿善也謂約採攻堅風

者生相近死相迫聯屬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

以道藝者同師日朋同志日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

不得頌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

日樹藝三日作材四日阜蕃五日飭材六日通材七日化材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三

八日斂材九日生材十日學藝十有一日世事十有二日服

事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

工飭化人材通材謂商賈阜蕃謂畜牧蕃鳥獸飭材謂百

事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開闢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

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土均掌平土

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元謂生材養竹木者地均掌平土

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地均掌平土

貢之九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見官法篇御史掌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大布粗布大帛厚繒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

器敬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

百乘革車趙宣子為國政制事典典常正法罪輕重辟刑

獄辟猶董通逃也董督由質要要用也質治舊滄治理本秩禮

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

國以為常法 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 逮鯨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

役止通責 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私欲舉不失職官不

易方民無謗言 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

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

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

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四

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十二土分野

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 鄰長掌相糾相

受相糾相 凡邑中之政相贊相補助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從猶隨也 旅師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

授猶付也 惡為之等新阡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

為之等七人以上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以地嫩惡

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徵地稅而文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

焉 王制司空執度地度丈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煖燥

溼沮 量地遠近制邑井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凡居民材必

因天地寒煖燥溼使其材藝廣谷大川異制謂其民生其間

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性情緩急五味異和謂香鹹器械異制之謂用務衣服異宜謂旃裘絺紵脩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政謂刑禁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足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

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書周官司空掌邦

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詩小

雅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

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書曰天將有立父鴻雁于飛集

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居也究窮昔

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五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管仲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

以爲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之爲終而慎用其六柄焉

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

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對曰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

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

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

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此其善惡巨莫從事施於四方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輶

馬服謂牛服車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

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市以賴也賴相陳以

知價物價知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

爲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芟

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也既至挾其槍刈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六

耨鉤耨鉤也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

茅蒲身衣襪襪茅蒲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

支之敏敏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夫是故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

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伏退

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公曰善

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

周法工商之鄉六工商各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公

帥五鄉焉五鄉萬人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

按以爲三官參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工立三族

族屬市立三鄉也市商澤立三虞之官虞度也山立三衛周禮有山虞林衡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帥也下政縣帥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忘而不聽治者

秦孝公十二年商鞅招誘三晉之民使入耕其地大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鞅著來民篇曰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鄰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而非處土不足以生其民而民不西者秦民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七

務苦而復爵重也今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

漢高祖九年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

中與利田宅十一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太上皇思

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孝景即位詔曰聞者歲比不

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墮無所農桑繫

甯饒謂墮墮謂廢也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

不得從深謂日莽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宣帝初以水

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孝元永光四年上為初陵詔勿置

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平帝元始二年郡國

大旱蝗民流亡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官起寺市里募

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後漢章帝詔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悉聽之到

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賞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

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魏太祖時衛覲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

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荒亂人民流入荊州

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甯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

將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

必有後憂宜置使者監賣鹽以其直市犁牛有歸民以供給

之遠民聞之必日夜競歸太祖從之詳鹽政篇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八

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甯

陳時政曰昔中年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

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隴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

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

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并兼之

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

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理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道燕見襄

良史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

綠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

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西京大遷

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

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寧人綏
 理猶有未遑及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
 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爾迄今漸用頽弛
 雜居流寓閭伍不修自非改調無以濟理請依庚戌土斷之
 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
 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
 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人居晉
 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在併省杜佑曰家足不在於
 效逃稅則土不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廉而國貧昔東晉之
 宅江南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
 土斷之科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
 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九

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謨為雍州刺史雍土多諸僑寓元謨上
 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省并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愴其亡失鄉土
 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
 土斷之例自晉元帝寓居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
 人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其
 無貫之人不樂州縣
 編戶者謂之浮浪人

後魏太祖定中山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十萬餘家以充京都
 各給耕牛計口授田世祖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
 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
 收其貨物以實庫藏
 北齊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
 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一宗近將萬室比屋連居

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反河南侯氏幾為大患
 時宋世良獻書以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
 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卒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
 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時宋孝王撰
 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為亂及漢高
 徒諸大族齊田楚景之輩以實關中蓋所以強本弱末之計
 也其言為
 元魏所發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十

唐制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官以間月達之
 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
 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
 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
 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武后證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

曰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
 避徭役浮衣寓食積歲淹年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
 課調虛蠲闕於恆稅抑且誘動愚俗堪為禍患臣以為宜令
 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
 之為制限以一之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為保遞相覺察每糶
 一人隨事加賞使知勸沮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當賑於乏
 少助其修營缺賦懸徭舍而不問其應還家而不能致者乃
 給程糧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心樂所住
 情不願還聽於所在籍名即為編戶若逃亡者多當計其戶
 等設富者令還貧弱者令住檢責已定然後嚴為防禁與人
 更始所謂限制者逃亡應自首者以符到百日為限限滿不

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開元中御史中丞宇文融上言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請從寬鄉有贏田州作法竊計有贏田減三四十州取其贏田通融支給其贏地者三分取一以下其浮戶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并爲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鄰不失丁別給五十畝以上爲私田任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給一頃爲公田每丁一月役功三口計十丁一年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之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二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年還出兩丁以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十一

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爲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其狹鄉無曠地客多許移窄就寬不須畱住若寬鄉安置得所則二兩年後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益水旱無憂矣廣德二年勅浮客願請射逃人物業者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任別給授大厯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

之性苟非難窘豈至流亡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爲申奏百

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徵稅減剋料錢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鄉村檢會桑田屋宇等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稅有餘官爲收貯待歸還給付如少即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以後二年不歸復者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永業大中二年制所在逃戶桑田屋宇等多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折及願歸復多已蕩盡今後如有此色勒村老人與所由並鄰近等同檢勘分明送縣入案任鄰人及無田產人爲佃與納稅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便

六典通考卷五十三

三

任佃人爲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五年內不得毀除斫伐違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並科所由等不檢之罪文獻通考光啟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居民不滿百戶乃於麾下選十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十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授之田又選諸書計者十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五年後戶口皆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後周顯德二年勅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年內本戶歸業者其桑土不以莖熟并莊園交還一半其承佃戶自出力蓋造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年後歸業者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佃戶無力佃蒔仰交割與歸業戶其近北諸州陷番人戶來

歸業者五年內三分還二十年內還半十五年內三分還一
此外不在交還之限有冒佃逃戶物業不納租稅者其本戶
歸業時不計年限並許總認

宋太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言京畿二十三州
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十無五六復有
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
書累下許民復業然鄉縣擾之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
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
民之流徙始由貧困亦既亡逃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
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用以輸稅或取以償逋生計蕩
然還無所詣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許令別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三

置版圖便宜從事其逃民歸業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
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候
三五年生計成立量田輸稅若民不足官借糴錢秋成償直
依時價折納以成數關白戶部帝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
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授田州縣未得議其
差役其田為三品上田人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
並五年後十收其三家有三丁加授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
丁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
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蕪梨棗榆柳種藝之地十丁
給百五十畝七丁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不及三丁
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耕餘悉蠲課仁宗聞天下廢

田多民罕土著詔流民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
減舊額之半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又與流民限百日復
業蠲賦役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
而流者又蠲復緩其期招之建炎用兵所在多逃絕之田戶
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
充職田者並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
還買占者論如律紹興四年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歸
業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
閑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
以廣招徠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實言中原士民奔迸南州十
有四年卒未能歸望詔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七

為始再期五年如期滿無理認者見佃人依舊承佃從之通
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
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閑田許人割
佃戶部議以二年未墾者乾道元年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
即如所請京西路如之貧乏者散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廣逃亡未歸無人收穫
詔諸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科擾之知鄂州李椿奏州
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又招人請射免
稅三年三年之後為世業三分為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
分又三年全輸歸業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孫言施黔
者別以荒田給之等州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
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為客戶者許
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
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為地凡客戶身故其妻

改嫁者聽自便女聽自嫁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
可以經久清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
並用皇祐舊法從之清祐二年勅曰四川累經兵火官以其
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
券界至分明州縣屯官隨即歸還違戾者重罪之

金大定二十年以女直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奴婢致耕田者
少遂以貧乏詔禁之又謂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
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爲保聚農作時
令相助此亦勸相之道也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復慮騷動
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
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歲飢賦役不息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五

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

元至元十二年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大德十年逃民
復業者免差稅三年

明初移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產者四千餘戶耕臨濠給牛
種車糧以資遺之三年不徵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
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民給田
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
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戶
部郎中劉九皋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
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
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山東他郡民於東兗

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成祖嚴太原平
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
凡逃戶明初令州縣官給行糧還本籍復業成祖令所在官
司給地耕種凡流民英宗令勘民籍編甲互保分屬所流地
里長管轄之又從巡撫于謙奏免流民復業者稅糧後荆襄
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璿爲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死
者無算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州縣之法言
宜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憲
宗命原傑任之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閑田建郡縣統治河南
巡撫張瑄亦請輯西北流民帝從其請正統時設撫民州佐
貳官天順成弘間添設撫民參議參政副使流民歸原籍者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六

給以口糧牛種

鄉邑之政

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
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
爲鄉使之相實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
者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
去則出之及云調當爲糾謂糾其惡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
受寄託也則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小司
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論車董辨
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登成也成猶定也眾
寡謂民數之多寡物
家中之財歲時入其
數若今四時言事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比謂使天下更簡
閭民數及其財物也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

令師田以起政役見官聯考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

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犂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

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與井也可食

謂今年所當耕者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

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

功事掌其政令禁戒聽其治訟功事九職之事凡為邑者以民所以為功業

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見官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

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祭祀祭 以時數其眾庶而察

其媿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鄙長各掌其

鄙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九

事校猶也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凡歲亦存焉有司遂大夫

時之戒令皆聽之行之受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

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邑猶也以歲時合耦於耨以治稼穡趨其

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賦見農 鄉長

掌刑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徒於他邑則從而授之註見

士師掌鄉合州黨族國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

安相受以比追背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鄉合鄉所合也 鄉士掌國

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

民數而糾其戒令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

方士掌都家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政令

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並見都 尚書大

傳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

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州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

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經世圖譜古之為保伍將以安民後之為保伍將以厲民

書王啟蓋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

婦合由以容言上下共由此道以相容也故自五家為比

至於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使之更相親愛同其憂樂然後

軍旅田役貢賦追胥從而出焉其本在大司徒而小司徒

其末也然後世授田法廢民失其養凡大司徒所謂相保

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實者皆無有矣獨軍旅力役貢賦

追胥之事與有罪奇衰則相及者獨存耳故民不獨疾視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十

其上而保伍之害更相傾軋爭鬪之獄日煩為上者不自

反其法之不善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其去先王之意遠

矣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

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

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

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

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帥帥內十五

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為邑邑十為卒卒十為鄉鄉三

為縣縣十為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

軍政焉而齊遂霸

秦用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馬端臨曰秦人什伍之法與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相率而爲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相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

亭長符二尺板以核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西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置郵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率其鄉非吏也鄉戶五千則置有秩百石掌一

鄉人風俗通曰秩則田間耆夫其職爰延爲外黃鄉耆夫仁

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其職爰延爲外黃鄉耆夫仁化大行民但聞耆夫不知郡縣而朱邑自舒桐鄉耆夫官至

大司農及死其子葬諸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二君游徼三老掌教化耆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微

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皆秦制也葉適曰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自周衰國大者難百里之狹自爲制延疑苦煩民然三老耆夫游徼各有職掌

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然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然獨以

征取爲事則又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

五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爲善置以爲

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

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

老常員遺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疋武帝元狩元年遺謁者

賜縣三老帛人五疋鄉三老人三疋六年遺謁者循行天下

謁三老孝弟以爲民師日知錄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

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

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成三

老董公述說漢王爲義帝發喪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

之冤皆爲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

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

後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遜財救患

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閭以興善行鄉置有秩游

徼其鄉小者縣置耆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

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

鄉主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里魁

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

告監官明帝卽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高后紀元年

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尊其秩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

本然則三老鄉各一人孝弟力田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則

晉制縣戶五百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三鄉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萬以上四鄉鄉置夫一人鄉戶千以下置治書吏一人千以

上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史一人佐二人縣率

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

戶戶千以上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六部尉

江左建康亦六部尉餘大縣二人次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

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後魏文帝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勅三長之制准古五家立

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人強幹者鄰長

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

則陟用之一等太后善之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等曰冲

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

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

元丕曰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俟秋冬閒月於事爲宜沖日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五百家爲族黨一黨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十四人領五百家至城邑一坊僑居或千戶以上唯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三

隋文帝頒新令五家爲保伍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議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一鄉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纔出可改乎然高頴同威議遂置之十年度慶則奉使巡省關東諸道還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公行貨賄乃廢之唐令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鄉爲縣三家爲保每里置正一

人若山谷險阻地遠人掌案比戶口課置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入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景雲二年監察御史一員關先撥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敵也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三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鄉村以百戶爲閭團選大戶爲耆長凡民家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每及三載卽一如是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拍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免充金初令民以五家爲保泰和中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乃改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置坊正村社隨戶眾寡爲縣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里首巡警賊盜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

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

元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長百家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社地遠人稀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立社長官司長教督農桑不率教者籍其姓名授提點官責之其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大書所犯於門俟其改過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充本社夫役凡為長者復其身

明制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日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

大典通考 卷五十九

五

任者理其鄉詞訟若戶婚田宅鬪者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謂之越訴洪熙元年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多用非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輒令充應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土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謂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州縣官皆實諸法江知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公正者剖斷以後里老往往保畱令丞宣德七年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朝廷因而許之尤為弊政

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四年詔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勝例懲治天順八年詔軍民有為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嚴其所可得乎愚故為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巡檢古之游徼宗大為九年升巡洪武中特賜之敕定為考課之法及江夏侯周

大典通考 卷五十九

美

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弘治以來多裁革存者不及曩時之半

論曰自黃帝畫井始立鄉邑之制至周而王畿之內置六鄉焉每二鄉以公一人統之外此里有宰鄒有長黨有正鄙有師其人皆天子之命士大夫所謂入為長吏出為軍帥者是也考其時飲射讀法實賢與能以至師田喪祭禮樂吉凶之數無一不出於鄉而其處地近故維繫者周其列職繁故責任者一此三代王化之盛所以使窮僻幽隱之區無一夫不得其所也周道既衰王政不行諸侯各務變古以自便然管仲為敖子產之倫區置田里整齊風俗尚知遵周之舊軌及秦孝公任商

鞅變法而鄉秩亭長多出于古未嘗盡廢漢氏因之遂有三老嗇夫孝弟力田之名慎擇宿德率先教化俾與縣令丞尉相輔爲治而朝廷尊禮三老歲有常秩當時賢人君子往往側身於其間是以漢治之美幾與三代無讓焉後魏之初三長不設太和中李冲始建議文帝善之下詔曰鄰里族黨之制所由來久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臂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均平義興訟息事既施行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以爲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屬皆當審擇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開皇十五年始用虞慶則李德林之議盡罷州郡鄉官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考

武德承隋復古未遑於是里正鄰長僅存虛名而無董勸化導之實景龍以後鄉職日益輕賤有逃避而不肯爲者流及汴宋其分彌卑其任尤瑣敲朴呵叱以臨之犬馬奴隸以使之其勢不足以得善人長者而貪黠蚩昏懦鄙頑鈍無恥之徒爭趨焉自是以來元有社長明有老人號爲得周漢之遺意然行之未久姦弊叢生豈其法固不善哉抑由時變使然也夫成周尙矣兩漢之俗去古未遠其選擇而吏於土者尙知廉潔自愛不肯曲庇其所私是以理得而事均後世俗之僞薄甚矣人私其愛憎家黨其恩怨賄賂恣行是非倒置故隋蘇威奏建五百家鄉正使理詞訟而李德林以爲剖斷必不

能平徒滋擾害後卒如其所云明初太祖置糧長歲時召見與老人並重數傳而後其人大爲鄉里患苦卒從吏議而罷之故老人之設亦猶是爾而崑山顧氏猶斷然歎羨於有明之初法且譏隋文師心變古是豈知代有升降俗有隆陂固不可一槩而圖理哉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考

六典通考卷六十

湖西閭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民數

自兩儀剖判亭毒萬彙標枝野鹿之俗卽有圓顛方趾之徒含氣而生並域而處甘其食美其服老死不相往來遐哉厥軌其詳莫得而稱也及黃帝畫九州建萬國始有井牧桑麻之養蚩尤作五革五兵於是有刀鋸斧鉞之刑共工氏折天柱絕地維荼毒之暴流被生靈自此以還天機鑿於嗜欲關訟階於几筵一切瘥札天癘之患往往而有也孔子刪書斷自唐堯又稱舜禹之德

六典通考卷六十

一

巍巍後王莫及然考其時地不過數千里君臣歌德黎庶向風下至喘蟬之物肖翹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能存者三千餘國耳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周武王討商辛之罪方岳之后不期而會如林之眾倒戈而向戎衣一舉天下大定於是制五等之封爲國千七百七十又三比於湯時減千三百國人眾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

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尙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暴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考蘇張之說計及山東六國戎卒尙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尙當千餘萬秦

六典通考卷六十

二

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重以長城五嶺成役繁興男子耕種不足於轉輸女子紡績不足於蠶桑死亡屬路人聊生陳項奮其白梃隨而踏之新安之院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生人幾於盡矣嗣是以來方內多故無數十年無小變無百餘年無大變水火荒札之害盜賊夷狄之凶其喋血於鋒刃而捐瘠於溝壑者蓋無世而無之焉逃亡之籍日多一日生齒之數代減一代豈惟天運抑緣人事昔杜君卿之論曰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墮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職事委於羣胥貨賄

奴產子猶云 悉發以擊之明年項羽入關兵號四十萬沛公
家生奴也 秦時三萬餘戶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數十裁二三先時民略在

楚者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及天下既定乃令各歸其縣

復故爵田宅 通典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

高帝九年徙豪族關中十餘萬戶文帝即位勸農桑減租稅

蓄積歲增戶口浸息孝景時天下承平民各樂業守閭閻者

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倉氏庚氏是也至孝武之

初六十餘年人眾大增其後征伐亟起法制煩苛百姓貧困

失業者什二三元狩中山東被水災徙民於關以西及充朔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戶 本紀云七十萬五千口元封四年關東流

六典通考 卷六十 五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屬以巫蠱之獄死者累萬人

京師流血武帝末年追悔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

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嘉名 孝昭承奢侈餘敵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

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

和親百姓充實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是時王成爲

膠東相流民自占八萬餘口黃霸為潁川守戶口歲增治爲

天下第一元帝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過八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

不過百餘疋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

工官官費五千萬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蕪疋百姓重

困請從省儉又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給之
宜免為庶人帝多采納之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

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

盛矣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

漢有口賦戶賦詳賦稅考

後漢建武十五年詔諸郡檢覈戶口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

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

遵奉建武制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戶口滋殖永平十八年

戶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

十一章帝元和二年詔曰令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

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章和

六典通考 卷六十 六

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

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自永平建初以來天下無事至於孝

和民戶增衍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

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安帝延光四年戶

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

百八十九及永和元初之間民人復損至孝桓頗增於前永

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

六郡國志注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 冲帝永

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

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 馬

隋日沖質二帝亭國各止一二年無大兵革飢饉而永嘉戶數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戶數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曉其後姦豪竊柄盜賊恣起靈帝遭黃巾之擾獻帝時董卓興亂大焚宮廟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撤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割剝庶民三十餘年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應劭漢官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八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紀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日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眾舍永嘉多徵永和少良不可解

桓帝永嘉二年東都民數極盛之時郡國志注與世紀所載其數並同通典則以為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五百三十八萬有奇口多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杜氏

六典通考卷六十

七

何據

魏武據中原張繡傳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劉備據巴蜀孫權盡有江

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魏氏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陳羣青龍中上疏曰今承喪亂人民至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按漢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時不能如是多也晉太康三年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大漢昭烈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

九千四百四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王鳴盛曰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按古人用兵皆不盡用之曹操謂惟孔明知不然一蜀可得三十萬故為大州以實數調發也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雷四萬以為更代之其亡尚不過二萬耳吳赤烏三年戶五十二萬男女口年之開所折不過二萬耳

二百三十萬吳亡時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劉昭曰魏景元四年與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按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對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三萬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且可供役裁足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編戶

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是歲魏滅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千八百三十三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八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

六典通考卷六十

八

何據

魏王在邲故事以河北魏汲等十二郡並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暉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於關中

平燕定蜀之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諸路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路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文帝勸精勤民元嘉之治比於文景國富兵彊更務遠

略師徒覆敗江左虛耗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卻改籍書終無得實以何科算能革斯弊虞

玩之上表曰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
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卻歸
縣吏貪其賄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卻彌多賂愈甚而答愈緩
自秦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卻七萬一千
餘戶於今十一年矣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尙或如此
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
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使官長審自檢校切
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
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眾
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
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

六典通考 卷六十

九

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
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人或抱子并居
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爲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不
行自然競及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
帝省表納之通典齊氏六主年代
短促其戶口未詳

梁武之初亦稱治後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纔三年便至
覆滅墳籍同燼戶口莫究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道兩年
黃籍不上帝用沈約議詔御史中
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大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撰
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宋劉
湛始撰百家譜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
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
域州有四十二郡惟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宣帝

末年窮兵遠略吳明徹全軍不返至後主亡時隋家所收戶
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
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按晉武
元年平吳後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
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餘者是其盛時則戶有
至五百萬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遂分爲東西二國戰爭不息
人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多散棄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
千三百六十八其時以爭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千戶
以下復通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
已高歡秉政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至
崇化二年爲周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

六典通考 卷六十

十

十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主俱以弑崩武帝恭儉節用考覈明實五六年
內平蕩燕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
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五十萬煬
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
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時高穎奏文帳出沒
無定簿難以推校乃定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
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
從之自是姦無所容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
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墮紊姦僞尤滋高

頽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
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
其信後行其令悉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備於天下人
俗康阜頽之力焉大業五年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
人不少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
賦役是時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
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曰前代無賢才致此
周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

唐制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
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以籍呈於州州呈於省
戶部總而領焉諸造籍起正月畢三月所須紙筆裝演軸帙
皆出當戶內口別一錢計帳所須戶別一錢
凡戶量其資產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於省每定戶以
中年子午酉造籍以季年辰戌丑未州縣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

六典通考 卷六十

十一

比凡戶之兩貫者先從邊州爲定次從關內次從軍府州若
住者各從其先貫焉辨天下之四民使各專其業凡習學文
武者爲士肆力耕桑者爲農工作貿易者爲工屠沽與販者
爲商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市食祿之家不得奪下人之利貞
觀初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
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戶八千四十六口
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正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
進戶一十五萬高宗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
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上幸汝州
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開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問隋有幾
戶正倫奏大業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

萬戶總章元年司空李勣破高麗收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
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武后神龍元年戶六百三十五萬六
千一百四十一開元中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
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
以攝御史分行括實得客戶八十餘萬至二十年戶七百八
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二百六十
五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諸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
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無夫者
爲寡妻妾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
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繼處
有母在雖小亦難析出諸戶欲出戶口爲戶及首附口爲戶
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
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十四

六典通考 卷六十

十二

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
萬九千二百八十四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
不課口四百二十四口總七千九百九十八唐之極盛也
通典自
課口八百二十四口總八千二百九十八唐之極盛也
通典自
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
書混一至大業二年凡百三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
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
人戶總比於隋氏蓋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乾元三
年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五不課戶總一百十七
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不課
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
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
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三萬八千七
百三十三至大曆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廣德二年戶二百九

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建中初命黜陟使檢比諸道戶口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七十六杜佑曰自建中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額分命黜陟重為案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貧弱之吏莫得生姦校猾之賄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又曰計諸道簿帳所收計天下除有兵馬多處食鹽是知見在之數者採晉隋舊典制置可得五百萬戶矣以五百萬戶共元和中時李吉甫撰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縣一千四百五十二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靈鎮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目每歲賦入倚

六典通考卷六十

三

辦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率以兩戶資一兵六年制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損為殿最故有析居以張虛數或分產以係戶兼招引浮客用為增益使人心易搖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詣實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聚斂受諸道貢賦百姓難乎其阜蕃矣長慶時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寶曆時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

十三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三會昌五年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初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周廣順三年勅天下縣邑有戶口眾寡不齊宜立成規除赤縣京畿次赤次畿外三千戶以上為望縣二千戶以上為緊縣一千戶以上為上縣五百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令所司據戶口數定等奏聞於是戶部據縣戶數目定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顯德六年春諸道使臣簡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五月關南平凡得州五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

六典通考卷六十

四

宋制男二十為丁女不預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湖南平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十七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馬端臨曰八年以前戶數出通鑑長編只二百九十八萬與會要不合詔更定縣戶四千以上為望次為緊為上為中為下凡五等太平興國三年閩平得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年北漢平得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以唐末兵起版籍亡失故也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備史戶五十五萬七
百兵十一萬五千
天禧五年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
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詔州縣招來戶口
及開墾荒田者依格申入戶口籍無以客戶增數天聖七年
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
二百三十八慶曆八年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
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嘉祐八年戶一千二百四十四
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
十一治平三年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熙寧八年戶一千五百六
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
十五元豐三年中書奏四京十八路戶主一千一十萬九千

六典通考 卷六十 五

五百四十二客四百七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口主二千
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
百九十五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六
年天下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
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山堂肆考三代以上天運主於西北
故戶口莫盛於西北舜禹分天下為
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為
於東南故戶口莫盛於東南漢元始當天下十之一東漢
建安當天下十之二西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
下十之四宋元豐元祐六年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
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元符二
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
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崇寧元年升戶三十萬三千

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
戶二千零一萬九千五百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
九政和三年蔡攸言天下戶口數多不實以河北二州言之
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
十五霸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口纔三萬四千七
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戶版刻隱乞申嚴法務
在覈實淮南轉運副使徐閔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戶
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詔諸路提刑提
舉司參考六年戶部言通知令佐任內增收漏戶八百戶升
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戶免試三千戶減磨勘一年七千戶減
二年一萬二千戶減三年從之紹興三十年天下戶一千一

六典通考 卷六十 六

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
八禮部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
癘水旱或去為盜賊存者十無二三姦臣誅求過數丁鹽細
絹最為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又多不舉乞守令
滿日以生齒增減為殿最乾道二年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五
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紹熙
四年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
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嘉定十六年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
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五百朝野雜記西漢戶口至
十八口有奇東漢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中次自本
唐人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
朝元豐至紹興率以十戶為二十一戶蓋詭名子戶漏口者
眾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為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

以十戶為二十日刑罰人生前非盛於東南者謂中無丁賦漏者少附

葉適曰為國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是以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山越之眾以為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眾然則因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時然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或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夫有民必

六典通考 卷六十

七

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居可以為役出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鷲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且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耀而民常患夫升斗之不給其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所以上不得而用之也昔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才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獨為東南之望亦古所未有且其土地之廣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

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透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利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慮不自聊賴竊恐二者皆病也

遼諸宮衛共二十萬三千戶丁四十萬八千騎軍十萬一千臨潢遼陽中京丁籍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戶為多析津大同丁籍八十萬六千七百五京民丁約一百一十萬七千三百兵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宮丁大首領諸部族中京頭下等州屬國之眾不與焉戶丁之數無考道宗咸雍時遣使括三京隱戶馬人望為三司度支判官會檢括戶口未三旬而畢同知畱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人戶

六典通考 卷六十

六

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聖宗統和元年耶律善補招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歲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無夫為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為丁戶主推其長充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以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凡沒入官良

人隸官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為民初遼人佞佛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其事故十七年省奏咸平府一千六百餘戶自陳皆女直人特免之遼時發為獵戶移居於此乞釐正詔從之二十一年奏猛安謀克戶口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口內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在都宗室將軍司戶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刺唐古二部五紮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口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一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

六典通考卷六十

九

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明昌元年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為四十四日之食北京等路免二稅戶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六年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遼遼女直契丹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餘謂之雜戶泰和七年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增於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及衛紹王時軍旅不息宣宗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為虛矣

元太宗七年籍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憲宗二年增戶二十餘萬續通考時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是賦斂世祖至元七年又增三十餘萬及平宋全有版圖南大減北之戶總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文宗至順元年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九視前又增二十萬有奇

六典通考卷六十

十

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里編一冊冊首總為圖經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役亦為時管一冊冊首總為圖經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役呈送後湖度藏後湖部主事督監生清校遠誤其後黃冊只虛文而別有司徵稅編凡戶三等曰軍曰民曰匠而內地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若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為斷漏口脫戶許自首禁數姓合戶附籍其人戶避徭役私徙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寇他徙者曰流民有故出僑於外曰附籍正統時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離原籍千里者許匠籍者發還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



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
 十二弘治四年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
 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麻六年戶一千六十二萬
 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
 當兵燹之後戶口顯極盛其後休養生息反不及焉續通考
 四年天下承元之亂殺戮流竄不滅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
 十餘萬口五千九百餘萬至三十五年戶減二萬七千有奇
 口減三百五十七萬有奇靖難兵起准以北鞠為茂草其時數反增於前
 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為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周忱
 謂投倚於豪門招誘於異教冒匠引舟居四處莫知其蹤
 理或然也

論曰三代以前丁口莫蕃於西北自戰國并吞斬殺動
 六典通考 卷六十 主

以萬數生人惴惴朝不保夕其後漢有赤眉董袁之禍
 晉有劉石羯胡之亂中原板蕩所在為墟於時東南僻
 遠稍休靖無事及元帝渡江衣冠文物隨之遷徙故凡
 民之生長食息於其間者沾仰王化視周秦舊畿無以
 異也隋文帝因陳主之孱庸順人心之愁怨用兵不旬
 歲拱手而取建業唐祖既定關中遣一旅遂收江淮其
 後安史變起中國士大夫轉徙傾側多避地於大江之
 南自是以來戶口常居天下之大半宋太祖平南唐下
 偽漢吳越閩海相繼歸誠數百年間無大兵革民得
 以優遊而涵煦老身而長子由是東南富庶有天下三
 分之二雖往日西北全盛之時未有以大過也元氏失

政寇賊蜂起荆楚以南屠戮尤慘土著之遺十無二三
 當時擊家而來處者往往皆豫章南康之人故里俗有
 江西填湖廣之謬自明迄於我朝苗夷荒壤成隸版
 圖日引月長種類繁滋故今日湖楚之全境頗有土狹
 人滿之患而有司所以畜養而生全之者尙未能樹久
 遠無窮之利此不可不慎慮也

六典通考 卷六十 主